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五七册目次

皇明詔制十卷（二）

〔明〕孔貞運輯

明崇禎刻本

皇明詔制十卷（二）

〔明〕孔貞運輯

明崇禎刻本

一鹽糧國用所資近年以來欽賞數多及被內外勢要之人奏討奏買存積常股并盤割私鹽餘鹽斤搀越支賣夾帶私販以致上損國課下奪民利詔書到日各該巡按巡鹽御史卽查前項鹽課除已支賣外其餘未支掣者俱各住支還官今後行鹽各照地方不許越境販賣各邊開中引鹽及糴買糧草俱不許勢要及內外官員之家求討占窩領價上納亦不許巡撫管糧等官徇情受囑違者巡按御史糾舉

一在京各營在外各邊及各處軍衛有司騎操孳牧寄養走遞馬騾驢牛并種馬馬駒四戶馬自成化二十一年十二月終以前一應虧欠被盜埋沒等項并有例停候買補者悉皆蠲免若有已補在官者照例起解交收該管人員敢有交通作弊事發治以重罪

一成化二十一年十二月以前各處拖欠稅

糧馬草秋青草束屯糧子粒農桑絲絹門攤商稅戶口食鹽米鈔諸色課程銀課魚課差發金銀供用廚料菓品并上林苑監牲口等項并一應歲辦買辦物料藥材除已徵在官者照舊送納未徵之數盡行蠲免

一各處一應歲辦坐派拖欠生漆桐油翠毛藍青烏梅槐花梔子魚油翎鰾折納黃白麻銀硃生熟銅鐵金箔銅絲紅花苗草棕毛圓藤杉楠檀椴榆槐等木猫筆等竹軟篾荆條箬葉綠麻連包芒苗菀蒂竹篩箒藁楷麥穩稻皮松香沙葉白硝雜皮驢皮前截羊毛羊角水牛底皮黃真牛皮水和炭煤炸灕沙土硝磁末毛纓白猪鬃雲母石野味魟餅鐔頭等紙黑鉛青碌等項顏料并福建浙江歲辦課鐵自成化二十二年十二月以前未徵者悉皆蠲免已徵者照數起解該部另項收貯以備別用敢

有將巳徵揑作未徵者治以重罪其明年
歲辦之數以十分爲率量免五分以寬民
力
一官吏軍民人等原犯眞犯死罪充軍逃回
不首例該仍照原問死罪處决者并原犯
雜犯死罪以下充軍逃回例該枷號三箇
月改發極邊衛分充軍者俱免處死枷號
改調仍各發充軍衛分着役
一成化二十二年十二月以前各處鹽運司

鹽課提舉司拖欠鹽課悉與除豁其有被
水渰沒鹽課曾經風憲官勘實及折罰鹽
糧年久追徵未完客商失落截角退引亦
皆免追
一內外各營各衛所各關在逃官旗軍舍人
等并輪班官軍來遲脫班者俱限兩箇月
以裏赴官出首俱免問罪罰班仍發原處
管事差操若過期不首者照舊問罪罰班
補操

一成化二十三年各處奏報災傷水旱曾經
巡撫巡按都布按三司官具奏勘實者該
納糧草備開戶部即與停徵若勘報狀同
妄免稅糧事發治以重罪
一各處衛所歲造軍器并有司該造弓箭弦
條自成化二十二年十二月以前拖欠未
完者悉免補造其有司收過物料准作以
後年分該辦之數敢有因而侵欺者治以
重罪

一易州山廠管工官員夫頭人等自成化二
十年以前領運柴炭價銀被攬頭誆拐在
逃本身巳死負累家屬監追年久曾經奏
告者查勘明白悉免追賠
一在京在外各衙門見監囚犯有監追贓物
未完者除侵盜係官錢糧誆騙强索入財
物應該還官給主者照舊監追外其餘彼
此俱罪一應入官之贓悉免追徵事未發
覺者以後事發俱照此例其强盜追無贓

仗年久不得結正及人命無屍檢驗幷累訴冤枉者具實奏聞區處

一各處地土山場湖蕩軍民開墾管業已久近年以來多被權豪勢要之家及奸詐無籍之徒侵占投獻雖有禁約事例多不遵守以致小民受害無伸詔書到日限一月以裏退還敢有不遵幷今後仍前侵占投獻者許被害之人告理照例治以重罪如有賣絕立契明白者不在此例

一陝西山西河南等處軍民之家先因饑荒逃移及將妻妾子女典賣與人者詔書到日有司曉諭所屬富家但有買到收留婦女幼男許令受官審實籍貫官給原價贖取聽其歸宗完聚無主及願留者聽如有隱匿不行疎放者治罪其有拋荒田地該徵稅糧悉皆停免聽有力之家耕種代納原主復業即便退還不許占悋

一各處織造紵絲紗羅綾紬等項除額辦歲造幷工部奏派之數照舊解運外其餘蘇杭嘉湖幷應天府等處差人坐守織造者悉皆停免已織完者照數起解未完者幷徵物料交與所在官司准作歲造內支用差去內外人員即便回京違者罪之

一天順八年正月以後官吏監生承差人等爲事充軍例該止終本身及問發口外爲民者所司查勘明白放回原衛原籍爲民隨住

一在外鎮守分守守備內外等官近年假以進貢爲名僉取民間皂隷出辦銀兩貽害地方今後不許額外進貢沿途擾害軍民皂隷革罷

一各處軍解領批違限一年之上例該充軍者悉宥其罪照舊起解再違者仍發充軍

一近年軍民舍餘人等有例許於陝西山西河南等處納粟與做軍職就註彼處衛所支俸一石果有經隔原籍路遠者聽其告

改附近衛所以省邊儲

一兩廣雲南貴州福建遠處武職子孫有因人文不曾到部已經過十年之外例不該襲者果係赴部查照相同即與冠帶名為冠帶舍人仍於原衛所收操俱支月糧一石有功照例陞賞

一江西浙江福建湖廣等處未獲强盗除首惡外其脇從者詔書到日許自首免罪有能綁出首惡照不係應捕人員功次陞賞

仍量給本犯財產

一兩京文職官員自成化十一年以後至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初六日以前除被劾并特旨降調外給事中御史有因言事及公錯并公事詿誤特旨降調者吏部通查調者陞一級降者對原品調任為民者冠帶閑住充軍者放回為民其有司因考察報稱貪酷黜為民者亦與冠帶閑住

一京營官軍拱護朝廷所係甚重近年多因做工疲勞已極合候修陵畢日專一操練敢有擅便奏討做工者聽科道官劾奏

一騰驤等四衛餘丁今後不許泛濫投充勇士正軍虛費糧賞其各衛所餘丁止許充本衛所軍不許妄投各監局人匠脫免粗軍及內外正軍不許投充將軍試量身力不及者發回當差不許充校尉違者罪之

一各衙門住坐軍民人匠有因事故在逃并

輪班人匠先因災傷流移及出贅過繼年幼紀錄埋沒并遺失勘合等項以致拖欠班次者詔書到日限三箇月以裏許於所在官司首告給與明文赴部免其問罪住坐者送原役衙門上工輪班者自今年八月以前俱免罰班其當該罰班者一體寬免止當正工三箇月

一在外給由官吏因公致罪紀錄過名吏部悉與除免照例陞用收考其吏典三考滿

日考試不中者給與冠帶閑住其寄名聽
取中間有老疾者聽所在有司正官從公
揀退爲民堪用者聽候取用
一給由給假起復等項官吏人等除例限外
有違一月之上者雖無文憑免其問罪其
吏典或因地方災傷及告上納糧草違限
例該重歷者悉免重歷已發重歷者聽撥
實歷
一內外文職官員署職試職悉與實授後不

爲例
一自天順八年正月以前內外武官功陞試
職署職遇例實授該世襲者子孫仍照舊
例世襲其未實授及以後功陞試職署職
并署總小旗悉與實授後不爲例原支俸
一石者給與半俸應襲替者子孫照見奏
行例仍試職署職支俸
一官吏人等有被人告訐并招攀贓私罪名
照提未到年久逃躲不肯出官者悉免其

罪官吏仍革職役爲民其見行勘提仍間
明白奏請發落
一各處布政司并南北直隸處所軍民詞訟
除謀逆并盜賊攻陷地方重情外其餘一
應輕重事情須要自下而上陳告若有驀
越來京奏告者法司照例問罪將所奏情
詞類行原籍官司問理干礙司府衛所州
縣者行巡按御史或巡撫都御史問理不
許輒便擬奏差官提勘攪擾軍民

一薊州臨清鎮守四川管銀課江西燒造饒
器廣東新添守珠池內官悉令四京提督
大嶽太和山瀋記浙江市舶提舉司林槐
并原守珠池內官各照舊俱不許分守地
方
一武臣與內臣同守一方一省者皆名鎮守
掛印武臣得名總兵官副參皆名協守副
參武臣同守數城若大關者皆名分守其
餘武臣與內臣同守一城者皆名守備已

有定例體統不齊兵部查有僭稱鎮守并總兵官名色及妄請關防符驗者悉令改正繳還原有關防者換與鎮守等官奏帶家人頭目止許五名多者查取回京

一各處守備漕運把總有以指揮照都指揮體統行事者俱與署都指揮僉事以後果有軍功仍從舊級陞用遇有更替俱由兵部推選其餘非軍功者照舊不許擬陞

一近年以來天下軍民財力困竭各處一應

造作除城垣墩臺關隘倉廒運河等項例該修理及有修理未完者所司指實具奏定奪外其餘內外衙門修建寺塔菴觀廟宇房屋墻垣等項一應不急之務悉皆停止不許擅自移文與工差去蓋造襄府內外官員着同巡撫官提督布按二司委官照舊制修蓋其在外軍衛有司非奉

朝廷明文一夫不許擅役一錢不許擅科違者治以重罪

一慶豐等四閘事簡官多今後慶豐閘官吏止留各一人通管四閘其餘送吏部調撥內懷慶人夫八十名路遠應役不便每名一年許辦納銀七兩類解工部交收雇夫應用

一內外官員軍民僧道人等今後不許指以古蹟輒便奏討修蓋寺觀名額護勅因而占奪軍民地土如有已經奏准未修蓋者即便停止違者治以重罪

一在京武職除近選軍政并保會將材外其餘有願註選外衛所者許告送部訪察行止擬選相應地方見任雜差每衛一所不過三員如材堪軍政聽巡撫巡按等官考選

一各處帝王陵寢及名臣賢士墳墓有被人毀發者所在有司即時修理如舊令附近民人一丁看護免其差役其餘墳墓但有露棺暴骨者悉與掩埋

一給事中御史職當言路凡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病許直言無隱文武官員貪暴奸邪者許指陳實跡糾劾不許假以風聞挾私妄言違者依律治罪

一在京在外官員先因有過被劾及致仕冠帶閑住者聞喪之日止於所在官司舉哀不許指以進香爲由赴闕營求再用違者罪之

一舉用賢材爲政首務天下有司官員中有

材行超卓屈在下僚許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上及各該巡撫巡按官舉保聽吏部量材擢用

一以上恩典詔書到日有司卽便奉行如有延緩者以違制論許巡按御史察究問罪

於戲

祖宗

皇考大經大法啓佑我後人者纖悉具至繹思體行在于眇躬尚賴遐邇宗親內外忠良同德一心恪恭乃事以輔予之不逮誕告多方咸使聞知

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初六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自昔帝王功德隆盛皆有美謚以昭垂於
萬世此不易之令典也洪惟
皇考大行皇帝
英資神聖
至德寬仁早主鬯以繫人心繼定位而正
天序緝熙聖學躬勤政敎法
祖敬

天尊
親致養恩誼篤于宗室惠澤溥于黎元舉賢能而疏
遠無遺愼兵刑而威德宣布歷年二紀治底雍
熙華夏戎夷罔不歸戴揆玆功德邁古帝王遠
矣不幸奄爾
上賓臣民慟慕顧于哀疚彌切敢緩追崇謹命在廷
文武羣臣稽古禮文議薦謚號博采輿論允協
至公乃於九月十九日祗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奉
冊寶恭上
皇考大行皇帝尊謚曰
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至孝純皇帝廟
號
憲宗嗚呼
乾坤高厚曷能擬其形容
日月光華尚同顯於悠永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成化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孝莫大於尊親政必先於正名禮典俱存
古今攸重朕恭承丕緒統御華夷務惇敍於天
倫式恢弘於化理仰惟
懿德配
皇祖母聖慈仁壽皇太后
天慶鍾
先帝茂隆國祚保育朕躬

聖母皇后貞靜柔慈含弘光大賢踰樛木愛軼螽斯
肆予克底有成寔賴二聖撫廸擁佑所致也厚
德深仁罔極莫報允惟兼養以天下則必各極
其
尊稱纘紹之初舉行敢後謹於本月初九日率領文
武臣工賚奉
金冊金寶尊上顯號
皇祖母曰
聖慈仁壽太皇太后
母后曰
皇太后乃若相禋助養必資內德之賢爰冊妃張氏
爲皇后內襄用治表正中宮大禮既成湛恩斯
溥所有合行事宜條示于後
一自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初六日以後內外
衙門問擬囚犯除死罪并已發落外其餘
犯該徒流以下詔書到日悉宥其罪文職
官吏監生生員承差知印陰陽醫生有犯
貪淫及武職有敗倫傷化例該爲民及帶

俸差操者俱照原擬發落充軍者爲民該
立功調衛俱發原衛帶俸差操其未到官
者仍提問擬明白俱照前例發落原奉旨
勘問奏請定奪
一內外武職總小旗有因奏言不干已事并
供指參稱致罪降級改調閑住等項不係
黨與者各還職役回衛帶俸差操文職自
成化十二年以後有因緝訪詿誤不係貪
淫改調外任及致仕者該部查奏定奪其

奉特旨調任降級者果有才識超卓量才
舉用
一在京各衛所有軍民舍餘人等冒支軍糧
事發問擬明白監追關過月糧冬衣布花
等項未完者悉皆放免
一在外倉場官攢人等有虧折糧草監追年
久除侵盜虛出等項照舊監追外其有浥
爛損折者悉免追陪後不爲例
一內外軍職緣事革去見任五年以上有能

改過自新者在內從該部在外從巡撫巡
按官訪察得實具奏許赴見任
一軍職先年降調發遣兩廣等處病故者子
孫爲因路遠不能承襲許令原衛承襲帶
俸差操
一內外衛所軍士月糧多被該管官旗假以
公用爲名扣除尅減以致軍士不得全支
及在外沿邊收糧官攢人等通同勢要親
屬包攬插和沙土糠粃虛出通關致令倉
廒空虛所在風憲官訪察拏問追究治以
重罪
一朝廷憫念小民凡事減省今後不輕差人
出外買辦採辦物件有司不許仍前指以
均徭公用爲由科歛銀兩罰取財物因而
尅落入已司府州縣官員亦不許額外多
僉皂隷侵濫小民但有違者巡撫按官體
訪參奏拏問
一各邊空閑田地曾經踏勘丈量造冊在部

爲屯田徵納子粒者後又改將子粒爲買
補官馬花費戶部行令改正照舊徵納其
有釋放軍伍遺下屯糧負累官旗賠納者
巡撫巡按官查勘除豁
一農務至重有司務加課督所在陂塘宜預
修築以備旱澇其田畝有因大水衝決虛
賠稅糧許具告勘實照例除豁其有泥沙
壅積荒閑田土開墾成熟許自首起科不
許隱占違者罪之

一軍民之中有懷材抱德堪爲任用隱于山
林者許府州縣正官從公舉送吏部以憑
覈實考用不許徇情濫舉
一府州縣官有廉能公正撫字勤勞者巡撫
巡按并布按二司官具奏旌擢罷軟老疾
不能任事者考察放回致仕闒任貪暴者
拿問如律兩京國子監并在外學官中有
才識堪任風憲并府州縣正官者吏部照
舊推舉毋得偏徇好惡黜陟不公

一各處有等主文書算皂隸快手總甲門[illegible]
庫子人等久戀衙門說事過錢把持官府
起滅詞訟洒派稅糧賣放强盜誣執[illegible]
陷害良善者巡撫巡按布按二司官訪察
拏問發邊遠充軍
一軍民之家有五世以上同居共爨不分者
有司勘實奏聞旌表以勵風俗詔書到日
先給羊酒獎勸
一天下祀典神祇所以保庇生民有司務在
誠敬奉祀壇廟損壞隨卽修理
一各處學校有司宜加勸勉其廪膳生員累
考文理不通者及增廣年至二十五六在
學六年無進益者照例黜退別選俊秀作
養務期成材
一沿邊各處强盜不時侵掠生發所在軍衛
有司須量力以時修築城池樓櫓用備不
虞
一各處分守守備兵備管糧內外官員自天

順元年以後添設數多可併省者該部查
奏取回別用
一天下大小衙門政務如有利所當興弊所
當革者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
一前後詔書寬恤恩典及合行政務有司卽
當遵行不許視爲故事
於戲立愛惟親德教弘敷于四海正家有道皇
祚茂衍于萬年誕告多方咸知朕意
成化二十三年十月初十日

皇帝敕諭文武羣臣

朕嗣承

祖宗大統三年于今雖夙夜孜孜究圖化理而績效未著心恒歉然茲者

上天垂戒彗星見于天津朕甚憂之循省咎徵莫測所自豈朕德凉薄行事乖違天特示異以警之歟抑邪慝將萌兆驗先見天故動威朕思所以消弭之歟抑亦政多缺失軍民困苦朕與爾文武羣臣交修之道未至而惠下不敷歟惟事關

朕躬者朕已齋沐告

天省已修德期消變異而爾等食朕之祿寔同休戚可不痛加警省歟今各宜修舉職業毋或因循懈惰廉慎節操毋或背公徇私凡軍民利病時政得失可以興革張弛者爾文武大臣并科道官仍條奏來聞務在切實可行於國有益庶幾

上下協盡交修之道而人心欣慰

天意可回矣其勉之慎之故諭

弘治二年十二月初四日

皇帝敕諭文武都察院大理寺

朕惟刑以輔治用之貴得其平刑平則善有所勸惡有所懲而人心服天道和不平則不足以懲惡勸善而人心不服天道乖災變之來誠有不能免焉曩因天道示異嘗勑天下諸司審錄重刑發落過情可矜疑及准辯者奚翅數十百人雖曰勿拘成案原官亦不坐罪此特廣仁愛之意欲全民命爾其間實有訊鞫不真而失入可罪者然亦有無可矜疑而强爲出脫者要之皆非

大中至正之道茲當萬物發育生長之時朕體

天地好生之德以爲刑者民命所繫與其寬之於終孰若謹之於始故特戒勑爾等各加謹慎仍行南京三法司及天下大小問刑衙門今後問刑之際務必存心以仁恕持法以公平察詞辯色詳審其情罪所當重者重之以懲惡毋務姑息而不顧縱惡長奸之非罪所當輕者輕之以宥過毋事苛刻而致有抑鬱稱冤之嘆其或證驗無憑情隱難明者尤當加意推究毋或偶致於

一時而冀不坐罪於他日如此庶不背古聖人
欽恤之訓而於朕刑期無刑之治亦有裨益焉
爾等其欽承之毋忽故諭

弘治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承
祖宗鴻業君主華夷於今四載深惟德有惟修澤靡
下究無以安養元元恐負
祖宗之付託用是夙夜憂勤勉圖化理罔敢怠遑茲
者荷蒙
上天錫祐福慶駢臻
祖考垂休本支茂衍乃於今年九月二十四日皇后

正宮誕生元子
神人胥慶遐邇同懽上有以慰
聖祖母之心下有以副中外臣民之望惟人心之和
輯世道斯隆惟
宗社之靈長國本愈固詔告天下咸使聞知

弘治四年十月十二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帝王統御天下必立儲副以定國本繫人
心斯能長治久安而綿鴻業於無疆也朕繼
祖宗天序登極五年夙夜憂勤恭膺
天眷元子厚照粹龍鑣秀資表異常福慶攸鍾華夷
均戴茲者皇親公侯駙馬伯文武羣臣累表率
衛勸請立儲朕俯鑒悃誠仰承
慈訓皆謂主器不可以久虛輿情不可以固拒事在

當舉理難終辭爰擇日祗告
上下神祇授厚照以冊寶立爲皇太子正位東宮益
增
九廟之光丕衍萬年之祚國家大典中外同歡宜敷
茂恩用慰顒望所有合行寬恤事條開示于後
一自弘治五年三月初八日昧爽以前官吏
軍民人等有犯除謀反叛逆子孫謀殺祖
父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主蠱毒魘魅
毒藥殺人强盜人命黨惡及十惡死罪者
不赦外其餘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
正罪無大小咸赦除之敢有以赦前事相
告言者以其罪罪之
一文武官吏監生知印承差生員旗校軍民
人等有爲事見發立功運磚運灰運炭納
米拘役枷號罰馬做工擺站煎鹽炒鐵嘹
哨反充軍伴儀從膳夫等項悉皆放免各
還職役寧家隨住軍職例該帶俸差操者
悉照原擬不許管軍管事文職官吏人等

有犯貪淫酷暴及行止有虧者悉放原籍
爲民見被提問該發立功等項者仍俟歸
結一體免罪發落
一文武官吏軍民人等自成化二十三年九
月初六日以後爲事問發充軍編發爲民
者除黨逆强竊盜賊搶奪失機人命贓私
左道亂政盜關內府財物擾置王府及其
犯死罪者不赦外其餘悉與宥免各還原
衛原籍寧家隨住其爲民者文職非脫逃

犯贓罪及行止有虧武職非犯在逃敗倫
傷化者俱與冠帶閑住
一各處拖欠稅糧馬草秋青草束屯田子粒
農桑絲絹門攤商稅戶口鹽鈔魚課茶課
差發銀兩折糧諸色顏料并供用廚料菓
品等項除已徵在官外其小民拖欠未徵
者自弘治二年十二月以前盡行蠲免見
今差去催儹主事等官就着回京其去歲
各處奏報災傷曾經覆勘明白戶部奏准

照例遞免仍令徵納者俱照巡撫巡按等
官勘定分數悉與除豁以甦民困其有已
徵在官者准作本戶下年之數有司官吏
敢有將已徵捏作未徵者治以重罪
一各處弘治元年十二月以前各鹽運司提
舉司拖欠鹽課悉與除豁若有被水消折
曾經風憲官員勘實及折罰鹽糧年久追
徵未完客商失落截角退引並皆免追其
竈戶煎辦艱苦有司不許科派雜犯差役

一在京各營在外各邊并順天府南北直隸
河南山東各處軍衛有司騎操孳牧寄養
走遞馬騾驢牛并種馬馬駒自弘治元年
十二月以前一應虧欠倒失被盜埋沒等
項并有例停候買補者悉皆蠲免若有已
補在官照例起解交收該管人員敢有通
同作弊者事發治以贓罪
一各處額辦派辦物料除軍需供應器皿外
其餘硃漆油蘇銅絲銅青銅鐵等絲翎鰾

梔子槐花烏梅藍靛翠毛箬葉圓藤芒苗
茹竹掃等箒黃穰棕毛荊條薊稭蘆葦蒲
草麥穰稻皮松香沙葉粿麻　茜草白水
通草杉松栢榆槐檀椴棗等木筆水長節
實心苗等竹軟篋板枋白硝雜皮水牛底
等皮皂綿鈔水膠墨煤雜草羊毛羊角牛
筋牛角煤砟瀝沙磁末毛纓白豬鬃雲母
石餅鐔高頭白榜等紙白礬紅燒造缸等
土油椿磨板黑鉛紅黃銅響銅細銅生熟

鐵金銀錫箔青碌等顏料野味幷運河樁
草灰石等項自弘治二年十二月以前拖
欠未徵者悉與蠲免已徵在官者仍解本
部幷本處收貯以備別用
一內外衙門近年坐派柴炭數多軍民出辦
艱難明年以十分爲率量減三分有司衛
所解到夫價止收正數不許分外多收
一各處先年爲因災傷小民拖欠稅糧草束
馬匹物料等項有司畏罪捏作已徵及虛

文起解後雖遇赦例以在官之數仍前追
徵不與分豁者詔書到日巡撫巡按官務
要用心查勘是實者悉免追徵
一在京在外各衙門見監囚犯有監追贓物
未完者除侵盜包攬係官錢糧及誆騙強
索人財物應該還官給主者照舊監追外
其餘一應贓物不多者悉免追徵果係家
道貧乏別無產業追徵者所司具實奏請
定奪

一在京宣課司監收商稅官員近年收受太
重以致商販阻滯人情不堪今後只照舊
例監收不許分外搜求有傷治體
一光祿寺應供牲口各該司府州縣有遠年
拖欠除追徵見在官者仍令解納其餘未
完者自弘治元年十二月以前悉免追徵
及順天府磨戶拖欠光祿寺白麵見奏監
追未完果係單身貧難幷逃亡死絕者悉
皆蠲免

一浙江福建等處辦銀課近年以來礦脈微
細亦有盡絕者累及百姓辦納十分艱苦
詔書到日所司踏勘明白應除豁者即與
除豁應減免者量數減免仍將新舊礦穴
塡塞禁約私採以弭弊端
一各處王府及鎮守巡撫巡按幷司府州縣
但有私自僉報菜戶魚戶柴夫屠戶等項
終歲供辦負累小民者詔書到日即便放
免若有例該僉者所司具奏定奪順天府

所屬人民多有私自投充陵戶海戶及勇
士校尉厨軍躲避差糧負累見在人戶貧
難者所司查出除本役外戶下人丁悉照
舊例納糧當差以後不許私自投充
一山東河南陝西等處人民近年以來有因
饑荒逃往荆襄等處深山潛住不行復業
者詔書到日聽各回原籍復業其撫治都
御史行令沿途有司量給口糧原籍官司
務加存恤優免糧差三年公私債負不許

追取違者罪之
一各處衛所歲造軍器幷有司該造弓箭弦
條自弘治三年以前拖欠未完者悉停免
其關過已徵在官物料聽巡按分巡官查
盤見數行令如法收貯准作以後年分歲
造之數
一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初六日以後給事中
御史有因言事及公錯註誤降調外任者
各巡撫巡按官查勘果有不改初心別無
違犯者具名奏行吏部仍照原任京職事
例量加擢用
一武職總小旗自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初六
日以後爲事調衛者除盜關內府財物擾
置親王及事關邊情特旨降調者不宥外
其餘悉以原職并降定職役回還原衛帶
俸差操係近侍衙門者改調在京衛分
一住坐軍匠民匠在逃詔書到日限三箇月
以裏首官與免本罪俱還原役衙門上工

若單丁六十以上及六十而篤廢疾不堪
工作者所司驗實疏放丁盡戶絕者卽與
具奏除豁其輪班人匠除假班外自成化
二十三年以前失班者悉皆寬免弘治四
年十二月以前失班者俱免罰工止當正
班
一近年以來內外營造土木之工大繁勞人
傷財軍民嗟怨今後不得已工程責限修
理其餘在得已幷不急工作俱停止

一各處巡守守備等官中間有拈揮以都指
揮體統行事者量與署職以便行事
一
太廟配享開國功臣追封王爵者俱係輔佐
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有大勳勞之人今其子孫有
不沾寸祿與編民無異者該部查勘明白
具實以聞
恩典俾奉其祀
一兩京文職五品以上以禮致仕年及七十

者進散官一階三品以上被聞任年及七
十者令致仕
一文武官試職署職年半以上者與實授不
及年半者扣至年半亦許照例實授以後
試署者不在此例
一各處土官子孫襲替除十年之外纔方具
告不准外若十年之內曾在本處二司具
告展轉駁勘以致遲延雖在十年之內公
文到部如果保勘明白別無詐冒者亦准

承襲其不准承襲掌印土官應否改設流
官鎮巡二司等官會奏定奪
一內外各衙門問發重歷吏典詔書到日悉
免重歷起送該部照例辦事滿日撥補京
考以後違限者仍照例重歷
一內外衛所在進官軍人等限三箇月以裏
赴官自首與免本罪復還職役差操有應
罰班補操者悉與宥免
一勳戚勢要之家有例不許霸占關廂路口

橋梁水陂及開設鋪店販賣鈔貫抽要柴
薪勒措擺渡牙保水利等錢侵害小民違
者許巡城巡按幷該管地方官員參奏治
罪行之年久人心玩易其再與申明嚴加
禁約
一兩京甲字等十庫各有額設庫夫使用今
後遇有交盤庫藏進納寶鈔幷夏月晒晾
物件等項止許照舊例於各庫見在庫夫
內互相借用不許再行順天等府僉泒人

夫科擾害民

一在京在外文武官員總小旗吏典有因事住支俸糧者幸照例關支

一民年七十以上者與免一丁侍養八十以上者有司給與綿布二疋綿花二斤九十以上者給與冠帶榮身仍一體優免一丁侍養若有鰥寡孤獨之民有司依例存恤毋致失所在京養濟院收養者人給米四斗

一各處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曾經旌表人在者所司各賜米一石布一疋其孝子有出仕者除在任外若有致仕閑住等項及在監監生各衙門典吏亦照例給賜見在聽選官監生內有係旌表孝子者吏部查勘是實不拘資次即與選用後不為例

一各處納粟義官有司須要以禮相待不許擅便差使及肆凌虐多般勒罰擾害以致人心不肯尚義如或有犯除重罪外其餘徒杖以下止問以應得罪名不許革去冠帶以勵將來

一福建兩廣雲南貴州等處近年有未獲賊徒逃避山澤者許出官自首悉免其罪有司仍加撫恤俾安生理其執迷不復者聽鎮巡總兵官勦殺

一天下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

於戲元良建而萬邦以貞治隆熙皡解澤降而率土斯潤化治纖洪詔告多方咸使知悉

弘治五年 月 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祗承

天序嗣

祖宗鴻業一紀于茲宵旰憂勤罔敢逸豫而位育之

効猶有未臻累歲以來災異相仍近者清寧宮

之火其變尤甚朕心兢懼若切淵氷意必人事

下乖斯

天道上應其或舉措違宜刑賞靡當時弊滋積民隱

莫伸或賦役頻繁侵漁太急困窮鰥寡日不聊

生以致然歟朕深居九重雖慮周天下而耳目

有不逮恩澤有未宣服念踰時益增悔艾已勑

文武羣臣同加修省茲特誕敷渙號普及黔黎

俾覆幬之區均沾德惠庶慰渴懸之望永祈

眷佑之休所有寬恤事宜條列于後

一自弘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昧爽以

前官吏軍民人等有犯除謀反叛逆子孫

謀殺祖父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主蠱

毒魘魅毒藥殺人強盜人命失機并事干

邊情及十惡罪至死者不赦外其餘已發

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罪無大小咸赦

除之敢有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

之

一文武官吏監生生員知印承差將軍力士

旗校軍民人等自弘治五年三月初八日

以後至弘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以

前有爲事問發立功瞭哨運磚運炭運石

運灰納米枷號罰馬做工擺站煎鹽炒鐵

充儀從軍伴膳夫等項悉皆放免各還職

役肄業寧家隨住其軍職例該帶俸降級

革職文職官吏人等例該爲民革役者各

照原擬發落見被提問該立功等項者仍

復歸結一體免罪發落

一文武官吏監生知印軍民人等自弘治五

年三月初八日以後有爲事問發充軍者

除黨逆強竊盜喇唬搶奪聚衆行搶失機

人命持刀傷人指以各衙門打點誆騙財
物左道亂政撥置王府及真犯死罪不赦
外其餘悉與宥免發回原籍原衙門寧家隨
住文職有贓者爲民
一各處拖欠稅糧馬艸秋青草屯田子粒農
桑絲絹門攤商稅魚課茶課鹽鈔棗子差
發銀兩折糧諸色顔料并供用厨料菓品
牲口藥材等項除已徵在官外其小民拖
欠未徵者自弘治八年十二月以前盡行

蠲免有司官吏敢有將已徵捏作未徵者
治以重罪其弘治十二年稅糧以十分爲
率俱免二分
一順天府拖欠買辦措辦麥麵香油紙筋等
物弘治八年以前俱免查追各府及各布
政司除額辦軍需外其餘拖欠荆條藕稭
翎鰾梔子槐花烏梅藍靛翠毛箬葉圓藤
芒苗苕竹稀等箒黄穰櫻毛蘆葦蒲草麥
穩稻皮松香沙葉白通草榆槐根棗等木

長節苦竇心水等竹軟篾水膠墨烟羊角
牛筋牛角毛纓白猪鬃雲母石等項自弘
治五年十二月以前小民拖欠未徵者悉
皆蠲免已徵在官者仍解該部并本處收
貯以備别用
一山東山西順天眞定保定等處每年額僉
易州山廠砍柴夫拖欠夫價撫巡等官查
勘如果小民出辦不及未曾徵收在官者
自弘治五年以前俱與分豁其順天府霸

州等處徵收葦價九江等處催徵蘆柴銀
兩曾經奏告者該部委官踏勘明白具奏
減免
一各處水坍沙壓等項田地稅糧負累人戶
賠納曾經具奏者巡撫巡按官查勘明白
照例除豁各處衛所有釋放軍伍遺下屯
糧負累官旗賠納者亦與查勘除豁
一在京各營及各處軍衛有司騎操孳牧寄
養走遞馬騾驢牛并駒自弘治五年十二

月以前一應虧欠倒失被盜埋没等項并
有例停候買補者悉皆蠲免中間有該納
價銀已徵在官之數照例起解該管官吏
敢有通同侵欺作弊者治以贓罪
一弘治元年十二月以前各處鹽運司并提
舉司拖欠鹽課悉與除豁其有被水渰没
及消折鹽課曾經風憲官勘實及折罰鹽
糧年久追徵未完客商失落截角退引亦
皆免追

一內外官司監追贓罰三年以上一應入官
給主者盡行蠲免其侵盜係官錢糧正犯
身死家貧無追及因查盤糧草腐朽浥爛
虧折數多問罪監追者俱具奏定奪
一強盜人命等項死罪重囚曾經法司并巡
撫巡按等官原奏情可矜疑未得寬免及
行再問者詔書到日覆審是實俱免死照
例充軍若累經伸訴果有冤枉者毋拘成
案即與辯理爲疾犯該死罪見監者悉皆

宥免免死充軍逃回仍照原問死罪處决
者發極邊衛分充軍以後逃者仍决以死
一陝西山西河南先因成化十九等年地方
災重百姓逃竄至今未全復業遺下稅糧
負累見在人戶賠納巡按御史查勘明白
有人承佃者每糧一石折納銀二錢五分
草一束折納銀三分無人承佃者各減半
以蘇民困

一軍職總小旗自弘治五年三月初八日以
後有爲事降級調衛者除宿娼行止有虧
失機并誣奏十惡以上及舊例該載者不
宥外其餘悉以原職并降定職事回還原
衛帶俸差操
一在京在外官員有因言事及公錯并公事
詿誤降調爲民充軍者除近日有旨斟酌
陞用外其餘吏部通查調者陞一級降者
對原品調任爲民者冠帶閒住充軍者放
回爲民

一各處逃軍逃匠逃囚人等自詔書到日為
始限三箇月以裏於所在官司首告與免
本罪軍還原伍匠仍當匠民發寧家上操
違限官軍免罰班補操弘治十年以前失
班人匠俱免罰班
一各處軍衛有司有管解逃軍軍丁赴衛違
限一年之上解人例發附近逃軍軍丁該
發邊遠衛所充軍者悉皆宥免解人發回
原籍當差逃軍軍丁仍發原衛着役

一內外文武官員住俸戴罪者悉皆宥免照
舊關支任事
一給由官吏因公罪紀錄過名俱與除免吏
典見發重歷者免其重歷
一各處分守守備等官有指揮以都指揮體
統行事者量與署職以便行事
一兩京文職官員署職試職理刑者與實授
歷任未及考滿者與應得誥勑俱不為例
其曾奏准給與誥勑未曾關領因事降調
非貪淫酷刑者俱與原給誥勑
一舉用賢才為政首務兩京科道部屬等衙
門官堪任方面知府者各部都察院堂上
官各舉一二人在外府州縣等衙門官并
教官有才行卓異屈在下僚堪任京職者
巡撫巡按及布按二司正官各舉一二人
俱從吏部斟酌奏請不次擢用無拘資格
不許徇私濫舉
一武備以將領為先近年累行天下舉保將

材舉到者少詔書至日不分軍民職官人
等但有諳曉韜略熟閑弓馬勇力過人堪
為將官者巡撫巡按官訪取試驗以禮起
送兵部再考擢用
一山林遺逸之士有懷才抱德經明行修衆
所推服者許本府州縣正官保舉從巡按
及布按二司官覈實奏送吏部量才擢用
如所舉不當保勘官員一體叅究
一南京浙江蘇松等處織造各色花樣段匹

紗羅以十分爲率暫且停止五分以蘇民
困
一甘肅至遼東一帶守邊官軍弘治十二年
該關支折糧銀兩於時價上每石加與一
錢以濟貧苦不爲例
一各處鰥寡孤獨之民有司依例存恤毋致
失所其貧難下戶例該優免者不許一槩
編當差役
一法司問囚近來條例太多人難遵守中間

有可行者三法司查議停當條陳定奪其
餘冗瑣難行者悉皆革去
一天下軍民利病時政缺失有可興可革者
許諸人直言無隱
於戲虞書以好生爲德尚體
天心夏訓以固本爲言必先民事詔告中外咸悉朕
懷
弘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惟我皇明誕受
天命爲天下民物主
祖宗列聖鴻規大訓傳在子孫
皇考嗣統十有八年深仁至德覃被海內治化之盛
在古罕聞間復惆念民窮厲精新政訪求利弊
方將大有興革
綸音未布遽至

彌留叩地籲天無所逮及天下之慟矧于一人比
者親承
遺命謂主器不可久虛而宗親文武羣臣軍民耆老
累箋勸進拒之至再情益懇切永惟
宗社重寄不敢固辭謹以是月十八日祗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即皇帝位顧國家創造之難眇躬負荷之重惟
正道是遵惟古訓成憲是守率

皇考未終之志擴而行之康我兆民登于至治其以

明年爲正德元年大赦天下與民更始所有合

行事宜條列于後

一自弘治十八年五月十八日昧爽以前官吏軍民人等有犯除謀反叛逆子孫謀殺祖父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主採生殺割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蠱毒魘魅毒藥謀殺鬪毆殺人并十惡至死者及強盜失機事干邊方夷情不赦外其餘已發覺未發

覺已結正未結正罪無大小咸赦除之敢有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

一自弘治十六年十二月以前一應造作及年例坐派買辦採辦金銀銅錫等箔楡槐核椴鐸木楠棗等木茴筀長節水箬等竹顏料生漆油麻銅鐵銅絲翠毛牛觔羊角燒造土票榜紙軟竹篾黃藤白圓藤松香臙脂銅青石花菉黑鉛水膠魚線膠肥皂通草蒲草獐腦黛赭石紫英石缸罐土硝蔔稭蘆蓆明礬紙觔棕毛鉋沙姜黃馬尾麩麥穩稭皮磁末白綿無名異槐花黃白蠟蚺蛇殼課鐵魚油翎鰾藍靛烏梅梔子紅花紫草荊條箬葉縈麻黃白麻蓮包芒苗芀帚掃帚沙葉白硝雜皮驢皮前截水牛底皮黃熟牛皮水和炭烘炸毛纓雲母石野味高頭紙黃穰蔴沙缸砌等土油椿磨板鹿皮爐木馬連根草針條青花綿布石黃青甘土雜草雜木鎗桿綿花等項民間

拖欠未徵者悉皆蠲免已徵在官者仍起解赴部敢有將已徵捏作未徵者治以重罪

一文武官吏監生生員知印承差旗軍匠役勇士力士舍餘人等有爲事問發立功瞭哨運甎運灰運炭追罰牛馬做工納米擺站煎鹽炒鐵充儀從軍伴膳夫并例該枷號等項悉皆放免各還職役寧家隨住其官吏監生生員知印承差行止有虧敗倫

傷化者原籍爲民原擬爲民者仍於原衛
所帶俸差操
一弘治十六年十二月以前各處拖欠稅糧
馬草秋青草束屯種子粒農桑絲絹門攤
商稅戶口食鹽米鈔銀課魚課茶課差發
金銀供應黃白蠟馬牙速香黃速香廚料
菓品牲口藥材等項及一應歲辦採辦物
料除已徵在官者照舊送納中間有被水
火盜賊所在官司告有堪信文憑到部者

悉與除豁未徵之數盡行蠲免敢有將已
徵揑作未徵者治以重罪其正德元年該
徵戶口食鹽錢鈔不拘存留起運盡行蠲
免
一鹽糧以濟邊餉國用所急近年以來欽賞
數多及被內外勢要罔利之人奏討奏買
存積常股并盤割私餘及風雨消折等項
鹽斤攙越支賣夾帶私販以致鹽法阻壞
商賈不行詔書到日各該巡鹽巡按御史
即便從實查理除已支賣外其未支與者
俱各住支還官今後行鹽各照地方不許
越境販賣各邊開種鹽引及糶買糧草俱
不許勢要及內外官員之家求討占窩領
價上納巡撫管糧等官徇情受囑者許巡
按御史指實糾舉
一各處織造紵絲紗羅綾紬等項除額辦歲
造并工部奏派及准作之數照舊解運其
蘇松杭嘉湖并應天府等處改織并差人

坐守織造者悉皆停免已織完者照數起
解未完者并已徵物料交與所在官司准
作歲造內支用
一各處衛所成造軍器并有司歲造弓箭絃
條自弘治十七年以前拖欠未完者悉免
補造其各徵收過物料准作以後年分該
辦之數敢有因而侵欺者治以重罪
一在京營衛并在衛所官軍近因災傷做工
及官員科害因而在逃限兩箇月以裏在

京赴兵部在外赴本衛所首告照舊食糧
差操免其問罪一應罰班補操等項盡行
宥免
一原問眞犯死罪免死充軍逃回不首例該
仍照原問死罪處決囚犯并原問雜犯死
罪以下充軍逃回例該枷號改發極邊衛
分者免其處死枷號改調仍各發充軍衛
分

一錦衣衛校尉專爲直駕而設非臣下所得
役使近來內外官員多有奏討投託濫占
跟用因而令其幹辦私事挾勢害人該衛
盡行查明取回今後敢有仍前奏討借用
及該管官員徇情撥付一體重罪不饒
一各處鹽運司提舉司鹽課司自弘治十六
年十二月以前拖欠未完并風雨消折鹽
課及折色鹽糧銀布等項詔書到日風憲
官嚴勘是實悉與除豁以蘇灶丁貧苦客
商失落截角退引亦皆免追

一順天南北直隸山東河南州縣并內外衛
所寄養孳牧馬牛驢倒失虧欠等項該追
本色價銀京營各邊官軍倒死騎操馬疋
該追椿頭明銀及各處牧馬草場地畝子
粒銀兩自弘治十六年十一月以前除已
徵外未完之數悉皆蠲免
一各處盜賊多有饑寒困苦流離失業脅從
逼迫嘯聚爲非詔書到日各該官司通行
出榜曉諭許其自首免罪軍還原伍民還

原籍各存恤一年免其差徭其有能擒捕
首惡并黨類首官者照例陞賞仍給犯人
財產
一强盜人命等項死罪重囚曾經法司及巡
撫巡按等官原奏情可矜疑并人命辜限
外身死未得寬免及行再問者詔書到日
覆審是實俱免死發邊衛永遠充軍累經
申訴果有寃枉者毋拘成案即與辯理奏
聞區處篤疾犯皆死罪見監者悉皆宥免

一內外各衙門近年坐派柴炭數多軍民採
運艱苦宜撙節明年以十年分爲率量減
三分
一各處水𣙜沙壓等項田地稅糧負累人戶
賠納曾經具奏者巡撫巡按官查勘明白
照例除豁
一在京在外文武職官有因緣事及公錯并
公事詿誤等項特旨降調幷爲民充軍者
該部通行查出調者復還原職降者俱照

先任原品各外用爲民者冠帶閑住充軍
者放回爲民其應考察黜退冠帶閑住者
致仕爲民者冠帶閑住
一自弘治十八年五月十八日以前文武職
官監生生員吏典知印承差軍民人等爲
事發遣充軍者除失機搶奪撥置喇唬侵
盜係官錢糧指以各衙門打點誆騙財物
打死人命及事干邊情私役軍人甚者不
宥外其餘幷口外爲民初犯者悉放回原

衛原籍寧家隨住武職調衛帶俸差操
一各衙門住坐軍民人匠有因事故在逃幷
輪班人匠先爲灾傷流移幷遺失勘合等
項失誤班次者詔書到日限三箇月以裏
於所在官司首告免其問罪照舊應役其
該發班者一體免宥止當正工
一浙江杭嘉湖幷蘇松常鎭府分及裏河儀
眞直抵通州一帶沿河軍衛有司設有蘆
葦茭茅夫價及閘壩泉溜洪淺等夫辦納

椿草等項價銀及贖役等項銀兩自弘治
十七年十二月以前軍民拖欠未徵未完
者該管官員查實悉皆蠲免其已徵在官
者存留所在官庫收貯以備水利修河等
項支用南京工部燒窰蘆柴該徵本色折
色自弘治十六年十二月以前拖欠未徵
者悉與除豁其已徵在官者行該管郎中
查實起解
一官吏人等有被人告訐若招攀賍私罪名

照提年久逃躱不出官者悉免其罪官吏
仍革職役爲民其見行勘提情重者贓証
欠明有碍歸結者具實奏聞區處
一皇親勳臣及勢要之家有例不許受人投
獻地土包攬錢糧霸占關廂渡口橋梁水
陂開設舖店停勸客貨販賣鈔貫抽要柴
薪占奪窯口指勒牙保水利等錢侵奪民
利違者許科道及巡按巡城并該管地方
官員參奏治以重罪行之年久人心玩易

都察院其再申明嚴加禁約
一在京在外文武官吏監生旗役人等有因
事住支俸糧者詔書到日悉與關支
一明年漕運糧米以十分爲率內二分照例
折收銀兩以蘇軍民困苦後不爲例
一各處災傷頻仍賦役繁重百姓甚是艱難
近來有等無籍之徒將軍民祖業徵糧地
土捏作拋荒無主及水渰沙壓不堪耕種
等項名目朦朧投獻王府并內外勢要之

家聽信撥置奏討占奪以致貧苦失業詔
書到日限一箇月以裏退還改正如違許
被害之人赴官陳告從公斷理若係用價
典買契書明白者不在此例
一河南鈞磁二州并真定府曲陽縣燒造餅
罈遞年拖欠者自弘治十五年十二月以
前悉皆蠲免若有燒造見存准作以後年
分應解之數江西饒州府燒造磁器除各
年起運外弘治十八年以後暫停二年以

蘇民困
一國家財賦有限近來冗食人員日漸增多
以致俸糧等項不勾支給未免掊尅小民
公私俱困該部通行查議奏請裁減
一各處欽賞庄田有業主自行管業收受子
粒者多被管庄人等倚勢生事分外需索
逼迫小民逃竄失業今後悉照戶部奏准
事例有司照數徵收送用不許違例奏擾
一各處兵備守備并勸農捕盗水利等項一

應文武官員添設數多該部通行查議具
奏裁減
一各馬房倉庫及各門等處添設管事內官
數多
先帝已有成命該部通查具奏裁減其各處添設守
備等項內官不係舊額者一體查奏取回
一南京馬快船隻遞年輸運頻繁負累軍民
今後搬運物件或有在京給料可以自造
者進鮮品物或有北方出產優於南方者

其大船難入裏河或可改撥小船逃亡重
僉人夫或可停免及一應省費便民事宜
南京兵部逐一查奏定奪以蘇軍民困苦
一求才宜廣在京在外官員有才行超卓屈
在下僚者許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
三品以上官及各巡撫巡按布按二司正
官舉保民間有懷才抱德經明行修之士
許府州縣正官薦舉俱聽吏部量才擢用
一舉人出身教官歷任六年以上果有才行
出衆者吏部訪察的實照例取選除科道
等官及州縣正官其九年考滿有志會試
者但係舉人不拘署職實授及功跡有無
俱許入試
一給由官吏紀錄過名悉與除免照例陞用
收考吏典該重歷者俱免重歷
一近日行取私自淨身人五歲至十五歲起
送禮部揀選者詔書到日即便停止該管
官司照例管束不必起送

一近日查選南京并各布政司及各王府額
外多餘精通樂藝樂工詔書到日即便停
止不必查選
一各王府及鎮守等官貢獻財物勞擾沿途
軍民今後除舊例外其餘不急之物悉皆
停止
一凡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病許諸人
直言無隱
一內外問刑衙門今後問擬囚犯罪名律有

正條者俱依律科斷律無正條者方許引
例發落亦不許妄加參語濫及無辜
一內外官司監追侵盜係官錢糧正犯身死
家貧無追及因查盤糧草腐朽浥爛虧折
數多者具奏定奪其餘彼此俱罪一應入
官之贓悉免監追
一各營操練軍士本以拱衛京師近來往往
借撥做工負累疲弊已有旨停止除山陵
所用外今後敢有仍前奏討者許該部及

科道官糾劾治罪其種菜種藍等項軍士
并各監局人匠止令應當本等差役若有
逃故照例清解不許遍令衛所官員包賠
月錢違者一體究治
一各處武職有因私役軍人不及五名例前
問擬降級者守邊失誤被賊搶擄人民不
及五名情輕律重降級者俱復還原職其
軍人常川守哨者亦免守哨
一在京在外緝獲強盜妖言姦細等項多有
貪功圖利及無賴獵翻之徒妄拿拷打誣
陷重罪累有詔旨禁例多不遵守今後問
刑衙門務要從公研審的確果有冤枉即
與辯理不許扶同害人其妄拿報功人員
照例從重處治
一各處解納錢糧到京內外管事人員刁蹬
需索使用之數多于本物以致上納不敷
重復徵解貽累小民該部申明禁約許被
害人指實奏告治以重罪

於戲
天位至大民事多艱尚賴中外臣僚協心匡輔以裨
朕之不逮用克紹業共保億萬年無疆之休誕
告萬方咸使知悉
弘治十八年五月十八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惟帝王大行受大名考德定謚薦于宗
廟播于無窮者古之制也洪惟我
皇考大行皇帝以聖德膺
天命嗣大歷服越十有八年敬
天法
祖尊
親睦族親賢愛民之心靡所不至用是民生乂寧海

宇寧謐治理之盛超軼往古於
前烈有光焉乃者
昊穹降割龍馭上賓中外臣民銜戀
恩德攀號莫逮顧于冲人肇續
鴻業時方在疚禮樂之事多所未遑茲當視朝之初
首稱殷禮謹命在廷文武羣臣稽古儀薦
謚號博參衆論協于至公於六月初七日祇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奉
冊寶恭上
皇考大行皇帝尊謚曰
建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
廟號
孝宗於戲
天地之無窮也而有高明博厚之稱惟是
盛德難名舉其大者用上配
列聖永貽億萬年

廟饗之休布告遐邇並宜知悉

弘治十八年六月初十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承
皇考遺德誕嗣丕基夙夜兢兢懋圖化理顧治本於
孝雖至貴必有所尊粤稽古昔聖帝明王暨我
祖宗列聖罔不率而行之予何敢後恭惟
聖祖母皇太后深仁厚德母儀天下徽音令聞亘古
罕比予冲人獲底成立實維
慈訓是賴

聖母皇后德天賦道合坤元內治允修克儷
皇考用集無疆之慶鍾於眇躬非各極
尊稱何以申罔極之報茲卜以八月初二日率籲文
武臣工謹奉
冊寶恭上
聖祖母尊號曰
慈聖康壽太皇太后
母后曰
皇太后庶情文兼至孝思惟則以成隆古之治以紹

我
祖宗列聖之鴻休所有推恩事宜條列于後
一宗室降爲庶人者各賜米十石絹十疋其
子女各米五石布五疋年及婚配者所司
具名以聞照例選婚量助嫁娶之資
一軍民之家有年七十以上者許一丁侍養
免其雜泛差役八十以上者仍給與絹一
疋綿一斤米一石肉十斤九十以上者倍
之其男子八十以上有爲鄉里所敬服者

加與冠帶以榮其身
一文職官員五品以上以禮致仕在家者各
進階一級其二品以上大臣年及八十者
有司備綵幣羊酒問勞九十以上者具實
奏來遣使存問
一文武官員署職試職者俱與實授
一兩京文職官員七品以上者未及三年考
滿俱與應得誥勑若父母見存先已授封
其子官職遷轉者服色許與子同後不爲

例

一各處分守守備等官有指揮以都指揮體統行事者量與署職以便行事

一軍職犯罪調衛有因公事詿誤被人逼迫棄印在逃曠職半年以上并守衛單人點不及數同僚不和原犯情斷輕者俱令回還原衛後不爲例

一在外文職官員有親老告回侍養者親終之日仍許赴部聽用

一在京各衛帶俸官有願出外衛者許自陳照例註與相應地方衛所管事差操

一監生有衰老不願出仕者但係聽選之數俱照例量受職銜吏員官帶聽選願告不仕者照資格授與職銜其原籍者許各赴司府衛門陳告類冊繳部一體給授

一各處學校廩增生員有親老無人侍養願告侍親者聽親終復學其累舉不第年五十以上有願告退閑者許與衣巾終身仍

免本身雜泛差役

一內外衛門見問囚犯除死罪并已發落外其餘犯該徒流笞杖及枷號者詔書到日悉宥其罪官吏監生生員知印承差陰陽醫生校尉行止有虧敗倫傷化例該爲民充軍等項仍照例發落照提未到者公罪住提其餘仍提問擬明白俱照前例發落奉旨勘問者奏請定奪

一兩京陰陽醫生有年六十以上不能供役願告回家者審實放回旗校軍匠厨役人等老疾者亦許告替俱免雜泛差役其在外衛所老疾軍人已替役者不許重役虐害

一軍民之家有五世同居共爨不分異者有司具實奏聞照例旌表詔書到日先給羊酒獎勸

一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有司具實奏聞照例旌表其已旌表年及六十者男子冠帶榮

身婦人年八十以上照例給賜絹綿米肉

一各處僧道有父母見存無人侍養不問有

無度牒俱令還俗養親

一各處軍民人等有因刀潑害人曾經問發

充軍爲民遇例放回者許該管官司特加省

諭務令改過自新若仍蹈前非起滅詞訟

誣害良善挾制官府事發枷號三箇月仍

照例問發邊遠充軍

一各處衛所新增屯田子粒弘治十七年分

除已徵收外未徵者悉與除豁

一弘治十七年以前各處庄田子粒曾經勘

係災傷小民拖欠者悉與除豁

一在京在外有鰥寡孤獨廢疾不能生業者

即便收入養濟院照例給與衣糧毋令失

所已收養人各賜米三斗

於戲立愛惟親成一人之達孝施恩有序得萬

國之歡心誕告多方俾咸知悉

弘治十八年八月初四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自古帝王法天立政布德明刑不可偏廢

朕嗣位以來仰荷

上天

祖宗託付之重勵精圖治越五六年念惟世久承平

人多玩法振起綱維剗革奸弊期與斯人登于

至理而有司不能悉體朕心奉行遇當虛懷徒

切和氣弗臻乃自今春以來亢旱爲厲時雨愆

期風霾屢作異星迭見四川湖廣等處寇盜縱

橫撫捕未定而陝西寧夏都指揮何錦等戕害

守臣拒殺官兵屠戮居人謀立安化王寘鐇爲

主出給印信票帖招誘諸路索要軍馬地圖各

鎮官員連日奏報具有實跡爰下皇親廷臣會

議僉謂寘鐇悖逆

天道得罪

祖宗朕不敢赦祇告

太廟革其封爵削其屬籍命將出師正名討罪誅勦

首惡分釋脅從撫定軍民安靖邊境尤念兵戎
事重供億甚勞加以逋負相仍科徵未息在在
皆然方欲省刑薄斂任賢使能培養元氣掃除
災孽以保我國家億萬年之祚所有寬恤事宜
條列于後

一正德五年四月二十六日昧爽以前官吏
軍民人等有犯除子孫謀殺祖父母父母
妻妾殺夫奴婢殺主毒藥殺人蠱毒魘魅
強盜人命失機十惡至死者不宥外其餘

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罪無大小
咸赦除之敢有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
罪罪之

一各處屯田等項地土見今差官清理未完
者悉皆停止原差官員俱各取回

一各處軍衛有司錢糧馬疋布絹鹽課料物
等項歷年拖欠應該追徵帶徵者悉皆停
免待豐收年歲每季帶徵一分文武官吏
倉攢人等除侵盜外查出浥爛虧折監追
賠補者並皆饒免

一各處王府郡王將軍中尉犯罪革祿除毆
殺人命敗倫傷化外其餘全革者准給一
半三分一二者照舊全給儀賓除犯贓罪
人命不宥外其餘充軍者放回為民者給
與冠帶閒住

一軍職子孫襲替仍舊例十年以裏人文到
部者俱准與襲替以外不准

一文武官有犯充軍除贓罪失機不宥外其

餘悉皆放回原籍為民軍民人等充軍哨
瞭除盜賊人命撐駕大船興販私鹽包攬
錢糧正犯并投獻地土撥置王府偽造印
信兇器傷人指稱打點嚇騙財物捏詞越
奏誣害良善代寫詞狀不宥外其餘悉皆
放免

一寧夏反逆事情除何錦周昂丁廣首惡不
宥外其脅罪効順者與免本罪不能自相
擒斬者量為陞賞擒斬首惡者不次陞用

一陝西湖廣四川江西兩廣等處連年災傷
人民艱窘各該有司加意賑卹流民復業
者免其賦役三年其嘯聚山澤流刼鄉村
者仍照節次占意出榜曉諭有能悔過自
新悉與免罪自相擒斬者量爲陞賞擒斬
首惡者不次陞用

一文武職官罰納米石除已納外其上納未
完并未納者悉與饒免因事住俸罰俸者
照舊支給

一各項充軍人犯病故不係永遠充軍者家
口並行放免

一各處逃軍逃匠逃校逃囚人等自詔書到
日爲始限三箇月以裏許於所在官司首
告與免本罪軍還原伍匠仍當匠民放寧
家

一各邊軍職今後有犯失誤事情除被賊虜
五人以下降一級十人以下降二級甚者
充軍三人以下量加罰治其餘見罰俸者
許其照舊支俸待事寧之日來說提問者
免其記罪

一差去各處採買物件及緝訪事情等項內
外官員旗校人等詔書到日卽便回京

一各處巡按御史并布按二司遷官去任者
各許離任今後新任官員初到任凡事勘
合卽當就完有先年前官舊遺下未完勘
合令接管官員逐年帶完

一各邊官糴糧米量添價銀本處軍民互相

糴買者亦從其便

一各處商人先年報中糧草已納在官未給
鹽銀者照數給與見監未結者悉皆釋免
並免追賠

一武舉官舍人等先年分撥寧夏延綏甘肅
三邊聽調殺賊者各回原衛

一今後內外問刑衙門問理囚犯悉依大明
律科斷發落其有律輕情重舊例該枷號
決打者仍從其舊

一兩京法司死罪重囚中間應有寬抑各具招由開奏定奪

於戲用兵者如不得已用刑者必求其生方與問罪之師大布同仁之政播告中外咸使聞知

正德五年四月二十六日

奉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自冲年以來嗣守

祖宗大位惟敬

天勤民睦族用賢是祈是念期于至治邇者寘鐇窺伺神器與寧夏叛賊何錦等謀逆殺害鎮巡重臣荼毒兵民僞置官屬招誘各路軍馬反形已著朕祗告

太廟命官致討罪人既得已下廷臣鞫問得實救天下諸王議寘鐇罪犯其餘逆黨明正典刑及逆賊劉瑾負朕委任矯托命令揑寫旨意專權賣法

累朝成憲變亂殆盡官吏軍民並受其害利入私門歸怨公府激變地方又包藏禍心私蓄兵器僞造寶印懷刃入朝謀爲不軌待時爲變亦下廷臣鞫實以正典刑數月之間二變交作兩功並成實賴

天地眷佑之恩

祖宗底覆之德邦家底定中外咸和但念四海蒼生皆吾赤子或徵科苛急或刑罰刻深非徒變亂之愆抑有奉行之過歲年屢易姦弊滋多揆厥所由皆非朕意已令所司查革改正載申恩典以慰羣情通將前後事情復告于
廟然後行事所有寬䘏條件開列于後

一正德五年九月十八日昧爽以前官吏軍民人等有犯除謀反叛逆子孫謀殺祖父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主採生折割殺

一家非死罪三人蠱毒魘魅毒藥謀故鬬毆殺人并十惡至死者及强盜人命失機不赦外其餘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罪無大小咸赦除之敢有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

一祖宗成法自有定制近因劉瑾專權納賄挾私恣意紛更變亂非止一端已令各該衙門查革改正其有未盡者通行查改務復舊規

一自弘治十八年五月十八日以後至正德五年九月十八日以前軍官總小旗將軍力士校尉舍餘民人等項有爲事發遣各處充軍爲民立功瞭哨除失機謀逆黨類强竊盜人命外其餘悉還職役文職官員發遣充軍者除贓罪外其餘悉皆放回原籍爲民爲民者冠帶閒住冠帶閒住者與致仕其與劉瑾事情相干已有旨發落并提問未結者俱不在此例

一文武官吏監生生員知印承差將軍力士旗校軍民人等自弘治十八年五月十八日以後至正德五年九月十八日以前有爲事問發立功瞭哨運磚運炭運石運灰納米枷號罰馬做工擺站煎鹽炒鐵充儀從軍伴膳夫等項悉皆放免其軍職舊例該帶俸革職文職官吏人等舊例該爲民革役者各照依擬發落見被提問該立功等項者仍候歸結一體免罪發落

一軍職子孫襲替新例五年以上人文不到部及考文理不通者不准以後俱照舊例十年爲限并免考收選

一内外軍職自弘治十八年五月十八日以後至正德五年九月十八日以前除問刑衙門照依舊例問罪降調外有因新例降級調衛者兵部查奏定奪

一各邊屯田地土近因新例差官查理所至騷擾人心嗟怨已有旨停止續行巡撫等

官分撥者悉令照舊耕種其文冊已未繳部者盡行燒燬

一四川寶寧夔州湖廣荊襄漢沔陝西漢中等府地方近年因被流賊刼掠動調兵糧自正德四年以前拖欠稅糧除已徵在官及奏留彼處軍餉支用外其餘小民拖欠不拘起運存留及各項物料不必帶徵盡行蠲免

一内外文職近因劉瑾挾私廢黜數多自正德二年正月以後至正德五年九月十八日以前有因勘事勘地等項差錯遲誤及公差給假丁憂養病違限致仕爲民者各復原職吏部查訪年力未衰才識可用不係犯贓罪者酌量起用其以訪察爲名及不時考察黜退者吏部會同都察院從公查訪仍將歷年巡撫巡按官考語參對果有虧枉奏請復其原職不許一槩濫用

一各處商人報中糧草近因新例不給價銀

及追賠原價已令該部給價免追詔書到日俱照舊例報中上納照數給價原欠者陸續補給官糴糧米盡行停止

一河南山東解納京邊一應錢糧價銀不敷各於本布政司借過寄庫修河香錢銀兩未還官者悉與蠲免

一福建等處歲辦銀課近年以來礦脉微細累民賠納所在官司曾經查勘具奏者免其開辦仍將礦穴封閉以絕弊端

一各處軍衛有司虧欠倒失馬騾牛驢例該
追徵銀兩并京營各邊官軍倒死騎操馬
疋例應買補徵收租銀及備用馬疋草場
租銀拖欠之數自正德二年以前除已徵
在官外未徵之數悉與蠲免
一各衙門住坐軍民人匠有因事故在逃并
輪班人匠失誤班次者限三箇月以裏許
赴所在官司首告免其問罪照舊應役其
該罰班者俱免罰班

一各處兌糧養馬地土內有水栅沙壓等項
負累人戶包養累納具奏者令巡按御史
查勘明白具奏除豁
一在京并各邊輪班操備官軍有因地方災
傷上班來遲例該罰班補操者俱免罰補
一各處清理起解逃故等項軍士有違批限
一年之上軍發邊衛解人發附近衛所充
軍者俱與寬免軍還原衛解人寧家當差
其有違限在逃未結者一體寬免

一應天并直隸蘇松浙江杭嘉湖府近遭水
患民不聊生該年一應錢糧各該巡撫巡
按官從公查勘量加蠲免以蘇民困
一通州直抵儀真及直隸蘇松浙江杭嘉湖
等府沿河軍衛有司蘆葦茭草夫價及閘
壩泉溜淺等夫辦納椿草等項價銀及曠
役等項銀兩自正德三年十二月以前軍
民拖欠未徵未完者該管官司勘實蠲免
一各處拖欠稅糧馬草秋青草屯種子粒農

桑絲絹布疋門攤商稅戶口食鹽錢鈔供
應等項物料自正德二年十二月以前除
已徵在官外其拖欠未徵及帶徵之數盡
行蠲免有起解中途被水火盜賊當赴所
在官司告有明文到部者查勘是實量與
除豁
一近來犯罪不係叛逆抄沒房產者俱給還
原主住種其已經變賣銀兩入官者所在
官司給價取贖

一在京在外緝獲強盜妖言奸細等項事情
各該問刑衙門務要從公研審的確果有
冤枉卽與辯理
一內外問刑衙門有監追侵盜及一應還官
錢糧年久家產盡絶及正犯身死家貧無
追者具奏定奪
一文武職官有閑住爲民充軍非犯贓罪律
例不該追奪誥敕而追奪在官者悉皆給
與其致仕閑住等項曾經奏准未曾關給

者亦准關給
一各處歲貢生員赴部違限例該壓考送問
者暫免今次其三年以上者查無違碍亦
與收考
一各處逃軍逃校逃厨人等詔書到日限三
箇月以裏許赴所在官司首告悉免本罪
各還原役
一兩淮兩浙長蘆四川各鹽運等司近年查
追拖欠遠年鹽課將灶丁逼追逃竄或有
淹禁致死者除已經開中有引照舊煎辦
給商及存積在官聽候中賣外其餘自正
德四年以前未經開中額數拖欠或存積
年久風雨消折等項巡鹽御史勘實一體
蠲免遇有納剩餘鹽或小民自行煎辦鹽
斤不多者仍照例許令本處貿易不在興
販私鹽之例
一各處盜賊多因饑寒困苦流離失業脇從
逼迫嘯聚爲非詔書到日各該官司再行

出榜曉諭許其自首免罪軍還原伍民還
原籍各存恤一年免其差徭其有能擒捕
首惡并黨類首官者照例陞賞仍量給犯
人財產
嗚呼天地以好生爲德人君以法
祖爲心方當釐正之時載布寬仁之澤播告中外咸
使聞知
正德五年九月十八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恭承
天命統治萬民夙夜孜孜恪遵
祖訓惟以敬
天勤民爲首務期于民物阜康天休滋至顧以宴安
易溺舉措有乖未合
天心致生災變五行愆度千里蜚蝗隕霜雨雹之非
時地震天鳴之迭見水旱相繼饑饉荐臻人民
困窮盜賊充斥兵馬之調發騷動遠近芻粟之

轉輸役及婦女疲羸餓殍塡委溝壑戰鬭死亡
身膏草野勤勞或未盡甄賞義烈或未盡表揚
邑井蕭條室廬楚蕩流者無所寄命歸者無所
安居加之姦吏舞文貪官黷貨優恤之旨每下
而廢格不行蠲免之命屢頒而催科如故朕處
深宮之中念慮有所未周見聞有所未及以致
民隱不能上達恩澤不得下流官民乖隔道路
怨咨禍變可虞

上天示警乃於正德九年正月十六日復有乾淸宮
之災
累朝經營一旦煨燼望之慼額言之痛心
九廟震驚
兩宮憂切凡我臣民罔不疑懼咎徵所自實在朕躬
已齋心虔禱于
天地
宗廟
社稷

山川跼蹐敬畏惟圖自新復諭令羣臣同加修省
極陳時政冀以消弭禍端仰答
天譴尤念天之視聽皆自我民民心獲安
天意乃順特稽舊典用布新恩惠此下民固我邦本
將以延
宗社萬萬年無疆之休所有寬恤事宜條列于後
一自正德九年正月二十八日昧爽以前官
吏軍民人等有犯除謀反叛逆子孫謀殺
祖父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主採生折

割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謀殺故殺蠱毒魘
魅毒藥殺人強盜妖言黨惡人命失機并
事干邊方夷情及十惡至死者不赦外其
餘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罪無大
小咸赦除之敢有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
其罪罪之

一文武官吏監生生員知印承差軍民人等
自正德五年九月十八日以後有爲事發
遣充軍者除黨逆妖言強竊盜失機左道

亂政打死人命搶奪喇唬撥置投充害人
持刃傷人侵盜係官錢糧妄拿平人爲盜
因而致死爲從指稱打點誆騙財物包攬
錢糧投獻地土僞造印信及事干邊情不
宥外其餘并口外爲民初犯者悉放回原
衛原籍寧家隨住中間例該調衛等項者
仍照例施行

一文武官吏監生生員知印承差將軍力士
勇士旗校軍民匠作舍餘人等自正德五
年九月十八日以後至正德九年正月二
十八日以前有爲事問發立功瞭哨運磚
運炭運石運灰納米納料枷號拘役追罰
馬牛做工擺站煎鹽炒鐵發充儀從軍伴
膳夫等項悉皆放免各還職役復業寧家
隨住其例該帶俸調衛革役爲民者各照
原擬發落見被提問該立功等項者俱候
歸結一體免罪仍照例發落

一武職總小旗自正德五年九月十八日以

後有爲事降級調衛者除黨惡及撥置親
王奉特旨降調敗倫傷化事關軍機者不
宥外其餘悉以原職并降定職役回還原
衛帶俸差操係近侍衙門者改調在京別
衛

一正德七年十二月以前各處拖欠未徵及
虛文倒解夏稅秋糧馬草屯田子粒農桑
絲絹商稅課程戶口食鹽歲辦物料等項
巡撫巡按委官保勘是實明白具奏盡行

蠲免其災傷被盜地方已節有詔旨蠲免
多被貪官汚吏通同糧長大戶攬頭人等
埋沒案卷不與除豁或將已徵已解揑作
未徵未解侵欺分用小民不沾實惠撫按
官俱要查勘追理准作原納人戶以後年
分該徵之數官司勘理不實雖無贓私亦
要起送吏部降級敘用
一各處逃亡人戶遺下田地沙壓瘠薄無人
承佃負累里甲包賠糧草正德八年十二

月以前拖欠未完者巡撫巡按衙門委官
保勘是實悉與除豁保勘不實聽撫按官
問罪黜革
一各處逃移復業人戶有司加意存恤不許
里書人等逼取拖欠錢糧及私債等項反
致逃移仍免本戶該納稅糧一年雜泛差
徭三年極貧下戶人量給牛具種子
一各處鹽運提舉等司查追遠年拖欠鹽課
將竈丁逼追逃竄或有淹禁致死者除已
經開中有引照舊煎辦給商及存積在官
聽候中賣外其餘未經開中額數拖欠或
存積年久風雨消折等項巡鹽御史及鹽
法官查勘明白奏請蠲免遇有納剩餘鹽
或小民自行煎辦鹽斤不多者仍照舊例
許令貿易生理不在與販私鹽之例
一各王府親王郡王將軍中尉犯罪革祿除
毆殺人命敗倫傷化外其餘全革者准給
一半三分一二者照舊全支儀賓有因成

婚年遠不曾赴京謝恩參奏者悉皆宥免
一各處王府有應得齋郎廚校等項例該各
州縣僉補及已經僉補在役情願應當者
聽從其便其有不願應役及新僉補者許
赴本布政司陳告查照直堂皂隸事例每
名追銀十兩交與該府教授收領顧人代
役不許一槩拘禁重爲民害
一近年各處盜起有貞烈女婦被賊殘害志
節不屈行跡顯著者巡撫巡按官查勘是

實明白具奏俱與旌表門閭

一各處用兵地方軍民職官有歿于戰陣未蒙優恤者巡撫巡按及紀功官查勘明白奏請定奪軍民死於鋒鏑無人收埋者所在官司俱與掩埋毋致暴露

一各處衛所軍人自正德九年正月二十八日以前逃故者許原逃正身或戶下人不以詔書到日爲始限三箇月以裏赴官自首改編附近衛所充軍仍行原衛開豁其過限不首者滿出照舊解發原衛補伍其逃校逃厨逃囚人等亦限三箇月以裏首告免罪各還原役民發寧家

一各處孳牧寄養馬疋先被流賊搶刼曾經告官勘實執有明文并提督撫按等官兌與征勦官軍騎去不曾給還者除巳買補外其未買補之數巡撫及太僕寺分管官勘實悉與蠲免不許捏故濫報事發重治

一正德八年以前京邊上班官軍先因流賊

生發防守地方失誤班次應該送問罰班補操者盡皆宥免今後再誤重治不饒

一南北直隸山東河南等處軍民人等先被流賊脇虜巳經撫散各該地方務要加意存恤不許羅織舊事以致驚疑不安違者重治不饒

一江西四川等處地方盜賊首惡雖巳擒斬餘黨尚未盡平詔書到日總制提督等官出榜曉諭果能改悔投順誠心向化者俱免本罪仍各照籍貫發還本土責令該管里甲戶長拘管生理不許聚居一處生事爲非仍令所在官司一體加意存恤共有名雖聽撫陰實爲盜者上緊督兵勦捕不許姑息蒙蔽重貽後患

一在外問刑衙門問擬囚犯除真犯死罪外徒罪但有力者止許納米穀贖罪收入預備倉以備賑濟不許折收銀兩希圖侵尅違者聽巡撫巡按官訪察糾舉坐以贓罪

杖罪以下一體發落

一原問眞犯死罪免死充軍逃回不首例該仍依原問死罪處决因犯并原問雜犯死罪以下充軍逃回例該枷號改發極邊衛分者免其處死枷號改調仍各發原充軍衛分着役其編發口外爲民逃回者免其問罪仍發口外爲民

一强盗人命等項死罪重囚曾經法司及巡撫巡按等官開奏情可矜疑并人命辜限

外身死未得寛免者詔書到日覆審是實俱免死發邊衛永遠充軍其經五年之上累次執訴寃枉者所司審勘果有寃枉卽與辯理若干證人逃躲事難决斷與人命無屍可檢强盗贓仗不明及年久無贓人死無證者原問衙門備開矜疑原由具奏定奪

一在京在外緝獲强盗妖言奸細等項各該問刑衙門務要從公推審的確果有寃枉卽與辯理

一内外問刑衙門有因正犯在逃監禁家屬日久無獲　　候挨拿

一近年京城内外土木工程數多除緊急工程應修葢者照舊修葢外其餘一應不係緊急工程悉皆停免有會計物料等項俱送該衙門收貯不許

一先該工部具奏差官二員清理各處逃故人匠拖欠段疋卽今地方兵荒俱暫取回

逃故人匠拖欠段疋仍行布按二司及府州掌印官員督造清理補解其輪班住坐人匠有因貧難逃回及失班損失勘合者除假捏班次外俱限三箇月以裏首官與免本罪并免罰班

一各處近年坐派各色物料數多困累地方今後務要斟酌節省其已坐派者除年例額辦軍需外但係不急工程每年派出物料若已徵在官者照數起解未徵及小民

拖欠者俱各停免各該巡按御史仍要着
實查究明白以沾實惠
一各處兵荒相仍軍民困苦今後非奉明文
一夫不許擅起一錢不許擅科巡按御史
按察司嚴加察訪但有違者即便拿問情
重者指實具奏從重治罪
一內外文武官員住俸戴罪者悉皆宥免照
舊關支管事
於戲天惟顯思仁愛實存於譴告民亦勞止子
皇明詔赦 六八 正德六年 九十七 十三
惠必先於困窮惟德政之交修庶天人之協應
播告中外咸使聞知
正德九年正月二十八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恪守
愼終之禮將崇
升祔之儀聽廷議之僉同儼
天心之鑒格爰循舊典上薦
徽稱仰惟
皇祖妣大行慈聖康壽太皇太后
淑德至仁本乎天性配我
皇明詔赦 六八 正德十二年 九十八 十三五
皇祖考憲宗純皇帝
母儀天下餘二十年
內言不出於宮闈
美化自行於中外我
皇考克承
慈訓既增
嗣服之光予一人獲守
丕圖亦賴
詒謀之善顧

未報奄
養之終進況當摧割之中舉是追崇之典自非
鴻名之稱實曷揚盛美於將來已於三月初三
日祇告
天地
宗廟
社稷恭上
尊謚曰
貞莊懿恭靖仁慈欽天輔聖純皇后嗚呼
明詔赦 六八 正德十三年 九十九 一〇二九
德難名罔極終天之念
徽音不巳尚垂來裔之休布告萬方俾咸知悉
正德十三年三月初七日

皇明詔制卷七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承
皇天之眷命賴
列聖之洪休奉
慈壽皇太后之懿旨
皇兄大行皇帝之遺詔屬以倫序入奉
宗祀内外文武羣臣及耆老軍民合詞勸進至於再

三辭拒弗獲謹於四月二十二日祗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卽皇帝位深思
付託之重實切競業之懷惟我
皇兄大行皇帝運撫盈成業承熙洽勵精雖切化理
未孚中遭權姦曲爲蒙蔽潛弄政柄大播凶威
朕昔在藩邸之時已知非
皇兄之意茲欲興道致治必當革故鼎新事皆率繇
乎
舊章亦以敬承夫
先志自惟凉德方在冲年尚賴親賢共圖新治其以
明年爲嘉靖元年大赦天下與民更始所有合
行事宜條列于後

一自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昧爽以前
官吏軍民人等有犯除謀反逆叛子孫謀
殺祖父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家長殺
一家非死罪三人採生折割謀殺故殺蠱

毒魘魅毒藥殺人强盜妖言姦黨失機幷
事干邊方夷情及人命至死罪者不赦外
其餘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罪無
大小咸赦除之敢有以赦前事相告言者
以其罪罪之

一弘治十八年五月十八日以後正德十六
年四月二十二日以前在京在外内外大
小官員人等有因忠直諫諍及守正被害
去任降調陞改充軍爲民等項及言事件

旨自陳致仕養病等項各該衙門備查明
白開具事情奏請定奪死忠者諭祭修墳
廕敘降調陞改致仕養病閑住充軍爲民
者起復原職酌量陞用大臣量進階級并
與應得恩廕人夫月米相應起用者有缺
推用已故者加贈
一正德十四年文武官員人等爲因諫止巡
遊跪門責打降級改除爲民充軍等項該
部具奏起取復職酌量陞用被打死者情

尤可憫各追贈諭祭仍廕其一子入監讀
書內有充軍故絕者一體追贈諭祭查訪
親屬量與優養
一王府冊封朝廷大禮今後該部務照舊制
一年一次舉行
一各處王府應得祿米有缺少者各該巡撫
都御史督率所屬查催完納
一各處郡王將軍府子女有應請名請封選
婚者本府即與保勘奏請承奉長史等官

不許刁蹬其有年已長成未曾婚配貧難
無力者所在官司量爲助給
一各處郡王將軍中尉有因事革減祿米者
除毆殺人命敗倫傷化外其餘自詔書到
日爲始俱照舊支給儀賓有因成婚年遠
不曾赴京謝恩叅奏者悉皆宥免
一自正德元年以來諸色人等傳陞乞陞大
小官職盡行裁革吏禮兵工四部各將查
革過傳陞乞陞文武僧道匠藝官員名數

類奏查考其皇親及公主所生子孫原無
出身正途朝廷推恩陞授者不在此例
一兩京五府見任掌印僉書管軍管事公侯
伯都督及都指揮六部等衙門見任文職
四品以上官并各處巡撫官俱聽自陳去
留取自上裁武職內有傳旨管事者革去
管事照舊帶俸文職五品以下兩京吏部
照例會官考察
一內府各衙門見任官員有侍從年久供事

勤勞顯告優閑者許各具本陳請取旨定
奪
一給事中御史職當言路今後凡朝廷政事
得失天下軍民利病許直言無隱文武官
員有貪暴姦邪者務要指陳實跡糾劾在
外從巡按御史糾劾
一官吏軍民人等犯罪自正德九年正月二
十八日以後已問結立功哨瞭運灰運炭
運磚運石做工納米納料納鈔擺站煎鹽
炒鐵充儀從軍伴膳夫及罰班重歷拘役
枷號等項悉皆放免中間若係行止有虧
敗倫傷化例該帶俸差操革職役爲民者
仍各照例發落
一武職官降級調衛者除失機事干邊情不
宥外其餘俱復職回衛內原係錦衣衛者
調在京別衛文職因公錯并公事註誤降
級者復原職內原係京官者對品別用其
因事革罷爲民者除事干行止有虧敗倫

傷化外悉與冠帶閑住原係冠帶閑住及
京官調外任致仕者各照原職致仕
一各處武職有因私役軍人不及五名例前
問擬降級者守邊失誤被賊搶虜人民不
及五名情輕律重降級者俱復還原職其
各邊軍人因失事饒免發遣常川守哨者
亦免哨
一正德十五年十二月以前各處實徵稅糧
馬草農桑人丁絲絹布疋絲綿花絨屯田
皇莊莊田子粒牧馬草場子粒租銀及甲
丁二庫蠟茶銅漆銀硃鹽課廚料戶口食
鹽猪羊鷄鵝備用孳生馬騾山廠柴夫後
府柴炭軍器沿河軍衛有司蘆葦芟草夫
價及閘壩泉溜洪淺等夫并椿草等料及
曠役等項銀兩一應歲派歲辦奏派但係
該納官錢糧物件拖欠未徵者盡數蠲免
以蘇民困已徵在官該起解者照舊起解
准作本戶以後年分該納之數各造冊奏

繳查考敢有將巳徵捏作未徵侵欺盜用
者許諸人首告巡撫巡按及按察司官察
訪拏問重治造冊官吏叅奏提問戶工二
部差去催徵官員卽日回京
一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并南北直隸嘉靖元
年分內除漕運糧斛四百萬石照舊徵兌
起運其餘夏秋稅糧馬草農桑人丁絲絹
布疋絲綿花絨屯田皇莊莊田子粒牧馬
草場子粒租銀及甲丁二庫蠟茶銅漆銀

硃等料不分存留起運以十分爲率俱免
五分以蘇民困
一京通二倉水次倉皇城各門京城九門各
馬房倉塲各皇莊等處但係正德年間額
外多添內臣司禮監照弘治初年例查奏
取回
一近年差出取佛買辦織造燒造等項及腹
裏地方并各邊各關但係正德年間新添
分守守備內臣詔書到日卽便回京其各
處分守守備內臣將官有正德元年以後
員缺改作鎮守分守及副總兵等項名色
并分外多管地方加添責任者兵部俱查
奏改正換給勑書
一自正德年來兩京各衛所容令無籍之徒
冒籍投充并新添旗軍校尉勇士力士軍
匠并內府各監局招收軍匠等役辦納官
錢私役占用不下八九萬餘歲支錢糧百
萬餘石以致京儲虧耗歲用不繼關係非

輕論法都當拏問追究但旣遇赦姑容改
正詔書一出但係正德年間冒籍投充并
新添及私自頂補額外招收等項人役并
有名無人該衛所官按月支糧包辦月錢
者卽便各回原衛原籍隨住當差該衛所
卽將名伍開除回報戶部具數奏聞敢有
揑奏存留設計影射仍前冒支官糧者事
發都押發遼東鐵嶺衛永遠充軍該衛所
官吏拏問調煙瘴地面安置

一騰驤左等四衛勇士除弘治十八年兵部
并科道官查出見役正數并事故外其餘
詭冒名籍未經裁革仍又貧緣回衛虛掛
名額者各照原擬舍餘發原衛民丁發在
京缺軍衛分各充軍役食糧差操以後勇
士替補照例開送兵部驗軍官處驗過方
許收糧
一權勢中鹽侵奪民利并客商中鹽增價轉
賣俱問罪入官律有明禁近年以來姦商

投托勢要每遇開中盡數包占轉賣取利
甚至奏開殘鹽減價中支每米一石支鹽
四引任場買補夾帶私鹽阻滯正課以致
鹽法大壞邊儲告乏罪雖宥免鹽當追沒
詔書到日巡鹽御史并各運司官即便查
訪鹽糧勘合內坐到巳支未掣并未派未
支鹽課但係商人投託勢要詭名占中賣
窩買窩及河東運司鹽課例該宣府中納
被勢要奏討買窩別處開中并奏開殘鹽
減價報中者悉照大明律裁革入官不許
放掣派支敢有將勢要中鹽賣窩買窩情
由設計隱瞞仍舊冒支官鹽掣賣者許諸
人首告給賞正犯追完鹽課發邊遠充軍
干礙勢要奏聞處治巡鹽御史運司官吏
知情容令掣支各治以罪其見堆皇鹽并
各處已賣銀兩未賣鹽斤盡數入官各項
入官鹽課巡鹽御史作急回奏戶部查照
邊儲急缺去處開中本色糧料以濟急用

一在內御馬倉天師庵中府二草場在外壩
上等十九馬房倉吳家駝褁外牛房司牲
司司牧局今年合用糧料草束於原會數
內減去一半坐派以蘇山東河南北直隸
小民困苦以後年分還着巡視科道官備
查馬匹牛羊實在數目照數會計以免冒
濫
一近來抄沒犯人莊田園圃戶部委官從公
查勘如有倚恃權勢侵奪霸占者審證明

白歸還本主管業若係原有及兩平置買價直無虧者照依時價變賣銀兩送太倉銀庫交收備邊若地畝數多離京五十里之外者行令該管州縣召人佃種照例起科

一抄没犯人玄明宫地土原係軍民住居墳墓該給主者該部會同科道官逐一查審明白給主管業

一近年各處鎮守協守分守守備等官違例

奏帶人衆到於地方科歛財物奪占功次所在不才官員因而乘機指一科十貪利成風以致百姓受害深可痛心詔書到日例外奏帶人員卽便各回原衛原籍閑住當差違者許撫按并按察司官察訪叅奏拏問官舍旗軍調邊衛差操民發口外爲民書辦省祭等官革職不叙今後敢有仍前奏帶人多及帶軍民職官錦衣衛旗校者該科卽時劾奏究治其鎮守等官中貪

刻顯著壞事有名者各該巡按御史指實具奏取回司禮監從公推舉平素廉靜老成之人奏請更替仍照舊例寫勑不許干預錢糧詞訟侵越諸衙門職掌亦不許假以進貢爲名僉取皂隸科歛銀兩擾害軍民額外進貢一切停止

一漕運官軍債負糧儲經年累歲不得休息貧苦可憫正德十四年以前京通二倉若有掛欠糧米席皮板木脚價一切赦免其

南京并臨德徐淮水次拖欠者不在此例

一漕運官軍借欠債負利上生利爲害百端自正德十五年以前借者不拘多寡俱不許還以蘇漕運官軍困苦以後再借再放者聽漕運都御史巡按巡倉御史查例叅奏重處

一各處徵糧養馬地土内有水衝沙壓坍江等項負累人戶包養累經具奏者巡撫巡按官查勘明白具奏除豁

一各處解納錢糧到京內外管收人員刁蹬需索使用之數多於本物以致上納不敷重復徵解貽累小民該部申明禁約許被害之人指實奏告治以重罪

一南北直隸山東山西陝西湖廣浙江江西等處地方大軍經過及雖無軍兵經過但奉有明文取辦供應軍需等項所司動支官錢糧應付者各該撫按官查勘明白准作正支銷不許復行徵補重困小民

一內府多餘宮人着司禮監逐一查審有親屬者各令的親家屬領回任其婚嫁無親屬者官與婚嫁務令得所

一在京抄沒犯人錢寧等并江西逆賊宸濠等入官財物除金銀并器皿首飾珍寶及違禁之物外其餘紗羅紵絲綾紬布絹鋪蓋衣服靴帽家火器玩等件若貯庫年久不無浥爛損壞可惜着戶部科道各差官二員查盤見數估計鈔貫明白補放文武衙門官員正德十三十四十五年各上半年折俸之數若有多餘挨年行補

一各處無籍姦人遊食術士及無名內使私自淨身人等多有投托王府因而撥置害人甚則貽累宗室詔書到日許令自新各還本務各該撫按官仍要嚴加禁治不許故縱容留以稱朝廷親親之意

一文武官員有因事住俸罰俸回話者悉皆宥免

一南京內府各監局軍匠有丁盡戶絕名伍不除冒支月糧者南京戶兵工三部盡行查革

一近年以來內府各監局官員內使增添太多供用浩繁甚非
祖宗舊制司禮監便逐一查選照依弘治以前員數存留供事多餘之數俱以本等職事聽用如遇各王府及南京各監局缺人奏請撥去應用其原係海戶僉緣驟人者仍舊革

充海戶見充海戶者禮部盡數發回原籍
爲民當差不許在京潛住其原係樂工淨
身收入内府者亦盡數革退發南京
孝陵衛充軍
一私自淨身人多有在京潛住希圖收用着
錦衣衛緝事衙門巡城御史嚴加訪拏究
問今後各處軍民敢有私自淨身者本身
幷下手之人處斬全家發煙瘴地面充軍
兩鄰及歇家不擧首者俱治以罪

一宸濠之變都御史孫燧按察司副使許逵
伏節死義幷一時被害不屈之人日久尚
未褒錄都御史王守仁倡義督兵平定禍
亂幷同事協謀有勞之人亦未及論功行
賞該部即便會官議擬奏來定奪
一問刑衙門有抄提在官人口犯該反叛應
連坐未給配安置者奏聞定奪其有律不
該載者悉皆放免原沒官房屋田産給還
住種照舊納糧當差

一正德元年以後在京在外官旗軍舍人等
但係例外奏帶及稱報效在各邊各處或
一人數處或一時兩三處報功及併功陞
授官旗者除原祖職役照舊其餘盡行除
革該衛所各將革過名數造册送戶兵二
部查考敢有受財隱避不革及抗違妄奏
者俱問發邊衛充軍其諸色人等冒認錦
衣衛官員戶下舍丁致陞官旗者限三箇
月以裏許各官旗自首與免本罪冒籍之

人革去職役過限不首該部查出或被人
告發通行治罪發遣
一正德十二年十月内大同應州功次極爲
冒濫内有傳陞文職者吏部查奏軍職除
本邊官軍自斬首級例該陞級外其餘陞
者不分已未領受兵部查奏裁革
一近年軍職人等在各邊不曾斬有首級巧
立當先衝鋒等項名色及各處斬首不及
數該部照例擬賞奉旨陞級世襲者兵部

通行查革
一武職并舍人舍餘旗校納銀等項授職并
冠帶者獲功止許於實授職役上加陞
一賜姓人員及見犯罪冒姓者各復本姓在
京者各照原有本等職役開住隨住當差
在外取到留用者不分官職大小各回原
衛原籍帶俸閑住但因賜姓義子廕陞職
爵并與做勇士等項食糧名色者兵部盡
行查革原係在外官員罷閑并原跟犯罪

勢要無名籍惡黨俱不許在京潛住違者
錦衣衛巡城御史五城兵馬司挨拏遞解
窩家送問
一在京武職除近選軍政并會保將材外其
餘有告願調改外衛者該部查勘相應具
奏改調仍聽撫按官照例考選管事
一軍職病故子孫告襲扣算年月但在十年
以裏該衛查勘明白保送到部者即與收
選免其駁查

一錦衣衛校尉專係直駕人役近年多有奏
討投托濫占跟用因而令其幹辦私事脅
制害人該衛盡行查明取回
一南京年例通解馬快船隻舊例每起不過
三隻正德元年以來違例撥給比舊加多
攬載客貨沿途攪擾本等廪給夫役之外
勒要銀兩數多甚為民害兵部出榜通行
禁約今後進鮮船隻務照舊例撥給經過
地方不許分外生事勒要折乾銀兩違者

巡按巡河等官指實參奏不許故縱
一順天保定河間三府各州縣自正德三年
以來寄養馬匹俱各年齒衰老節次兌軍
揀退不堪負累小民餧養兵部行文太僕
寺分管官督同該府州縣管馬官勘實果
係老馬變賣價銀轉解太僕寺貯庫輳補
買馬支用
一法司錦衣衛見監罪囚中間或鍛鍊成獄
或拘泥文案多有枉抑今後問刑務要法

當其情不許深刻所問犯人及在外問成解來人犯伸訴寃枉或調別衙門或多官會審務要從公推問實情果有寃枉即與辯理不許拘執成案逼勒招認符合前問官吏致令枉抑無伸違者罪之

一凡問囚犯今後一依大明律科斷不許深文妄引叅語濫及無辜其有奉旨推問者必須經由大理寺審錄毋得徑自叅奏致有枉人近年條例增添太繁除弘治十三

年三月初二日以前曾經多官奉詔會議奏准通行條例照舊遵行外以後新增者悉皆革去

一江西并各處地方先因宸濠反逆事敗及因人告報謀反妖言等項事情一時追捕餘黨急於撲滅不暇審辯未免有跡涉疑似被誣逮繫者經該問刑衙門務要嚴加詳審果係誣枉即與釋放若係逼勒順從者問擬明白奏請定奪毋得寃抑淹禁

一內外各衙門見監死罪重囚犯在赦前罪不該宥內有情可矜疑曾經奏請未得饒死及毆傷人延至辜限外身死照例仍擬死罪者詔書到日覆審事實俱免死發邊衛永遠充軍若有辯問罪不至死者即行查照發落

一見監與宸濠謀反事情有干正德十四年就陣擒獲及續拏人犯三法司錦衣衛先行會問明白其真正共謀逆賊并臨時脅

從及先年交通不曾與謀者各依律議擬應得罪名再會多官覆審相同具奏定奪毋致輕縱寃枉

一各處盜賊多因饑寒困苦流離失業脅從逼迫嘯聚為非詔書到日各該官司遍行出榜曉諭許其自首免罪軍還原伍民還原籍各存恤一年免其差徭其有能擒捕首惡并黨類報官者照例陞賞仍量給犯人財産

一官吏軍民人等自正德九年正月二十八
日以後至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以
前有為事問發充軍遷發為民者除原係
真犯死罪僥死及事干謀反逆叛姦黨失
機強盜撥置侵盜係官錢糧指稱打點誆
騙者不赦外其餘悉皆放回原衛原籍寧
家隨住若有赦前逃回不首原係真犯死
罪僥死充軍例該照依原擬處決幷原係
雜犯死罪以下充軍例該枷號改發極邊

衛分者免其處決枷號改發仍各發原充
衛所着役其遷發為民者免其問罪仍發
原編配所
一內外各衙門因犯該追贓物係還官給主
銀貨至五十兩以上幷入官至一百兩以
上監追一年之外及正犯身死拘禁家屬
各勘無家產堪以變賣賠納者開具所犯
情罪奏請定奪其不及前數監追半年之
外及正犯身死各勘無家產幷例該追罰
馬牛等項悉與宥免查照發落若係埋葬
銀正犯見在者仍依律追給
一內外各衙門有問完官吏軍民人等罪犯
已經奏請未曾奉旨發落應該宥免者即
行查照發落其有監候行勘未報人犯罪
該宥免者幷正犯在逃監禁家屬證佐不
係事干謀反逆叛劇賊者悉令保候歸結
一近年節次奏開生員納銀入監事例積累
數千餘人大壞選法今後再不許奏開違

者吏部該科即時奏劾究治已開未納者
即便停止至於額設吏役亦須得人近年
納銀收充阻塞正途之人致令歇役革退
雖有考選事例繁復不一吏部便查會典
開載選撥吏役舊例申明遵守行令各布
政司直隸府州凡遇缺吏從公考選徑自
收叅納銀人役務令習學字書通曉文移
方許收叅若願告改撥衛所事簡衙門者
聽俱開報巡按御史查照訪察內有選撥

不公或被人告發或按問得實依律究治
一各營書辦人員除大營額設員數外其餘
實緣額外添設者幷各夷方遠年不用小
通事冒濫保補者通行查革
一工部供應內府各監局內官內使人等年
例柴薪靴料皮張冬衣鋪陳紵絲綾紬紗
羅等項近年以來增添數倍該部往往借
貸別項官錢轉用動經數萬累及官民終
非經久之計着司禮監會同該部查照永

樂至天順年間人員數目關給則例通融
處置除見有本色物件外不敷之數將近
年抄沒犯人贓物銀兩兩平估折相兼俵
散准作正德十五十六年年例之數少寬
民力
一兩京各監局等衙門近年額外增添器物
如龍船戰車神像店房等項數多管事人
員乘機作弊將物料工作任情冒泒侵尅
害民今後除舊額器物房屋應修理成造
者俱照會典所載舊定數目從實會計除
本衙門并各庫會有外會無者量爲從省
泒辦不許隱匿冒濫改舊添新并招買那
借貽害小民違者治罪
一內府禁密之地不許蓋造離宮別殿載在
祖訓萬世當遵近年以來節被左右近倖之人獻諂
希恩在內添蓋新宅佛寺神廟總督府神
武營香房酒店之類在外添蓋鎮國府總
督府老兒院玄明宮教坊司新宅石經山

祠廟店房等項便着內官監工部錦衣衛
科道官逐一查勘但有不係祖宗者或拆
毀改正或存留別用或變賣還官官匠人
等有因蓋造陞官者亦就查革改正在外
者聽撫按官一體查勘改正變賣還官不
許隱匿
一近年南京駕到各樣船隻數多俱在通州
張家灣停泊勞人看守日久損壞無用着
內官監工部便去會看除年例黃船照舊

存留聽候外其餘烏龍船發送南京兵部
改作擺江船黃船發送南京工部照舊看
守聽差黑樓等船發送杭州府等處聽候
進鮮進龍衣等項公用免派民間修造其
餘魚船等項變賣價銀收貯監部以備修
造正支

一荊州杭州蕪湖三處抽分廠專爲打造糧
船成造供應器皿而設以省科派小民之
討近來兩京各監局相沿具奏差人赴蕪

湖廠支取杉楠等木數多又有內官監差
官中半抽分二年有餘致將造船銀料不
敷支給累及運軍出利揭債缺船運糧躭
誤國計今後南京各監局合用竹木聽於
本處龍江瓦屑等抽分廠支取在京各監
局合用竹木聽於內官監神木廠拜真定
盧溝橋等抽分廠支取其內官監原差抽
分太監李文等詔書到日即便回京以後
不許援例奏差

一天下司府州縣抽分稅課衙門俱有定額
近年以來凡橋梁道路關津有利處所私
自添設無名抽取數多甚爲民害詔書到
日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分巡官通行查革
有司嚴加禁約不許坐視故縱

一河防木利小民衣食之源關係最重各有
專官管理該管官員務要躬親巡歷嚴督
所屬修築圩岸疏濬溝渠但有權豪刁潑
之家修建池亭設立碾磨阻壞水利坑陷

錢糧者並聽自首拆毀改正與免本罪若
有抗拒官府執迷不首者許鄰佑之人告
舉究治所在官司容情故縱者事發一體
治罪

一易州山廠柴炭今後悉遵先年舊額派納
惜薪司近年新添加耗之數俱改正照舊
其有攬頭指稱打點多勒價銀許被害之
人首告管廠侍郎痛加改革不許仍踵前
弊如違治以重罪

一自正德年來劉瑾錢寧江彬相繼擅權在
京在外各該衙門弊政多端詔書該載不
盡者許逐一自行議奏裁革
一近來冒濫玉帶蟒龍斗牛飛魚服色數多
除五府九卿堂上官外其餘庶官雜流并
各處將領頭目諸色人等但係貪緣奏乞
傳賜者俱不許穿用內府各監局官員司
禮監查奏裁革武職甲官僭用公侯服色
花樣者一體禁約

一浣衣局近年抄沒婦女法司逐一吊查原
卷評究事由情可矜宥者具奏釋放
一錦衣衛旗校人等除弘治年間編軍冊內
見在數目外其餘詭名頂補僉補在逃故
絕等項人役冒濫食糧者戶兵二部各選
差屬官會同科道及本衛公正官查議裁
革
一豹房各處積年收貯并近年抄沒犯人銀
兩司禮監查記明白數內運送數百萬兩
於太倉銀庫收貯以備折放官軍俸糧等
項支用
一正德元年以後各衙門官軍旗校人等緝
捕妖言姦細并不係臨陣對敵強賊一應
陞授職役者通行查革以後各該衙門照
舊年終類奏兵部查議陞賞
一正德元年以來傳陞乞陞法王佛子國師
禪師等項禮部盡行查革各牢固枷釘押
發兩廣煙瘴地面衛分充軍遇赦不宥近

日奏討葬祭一切停革其中有出入內府
住坐新寺誘引蠱惑罪惡顯著見在京者
禮部通查明白錦衣衛還拏送法司問擬
罪名奏請定奪
一先在軍門辦事指揮張璽張倫及掌案寫
字等項人員宮勳趙貞殷大安王縞王縝
陳貴龐璽晁用鄭曦賈銘高濙朱鳳翔管
皇店千戶趙謹姚俊俱倚勢生事蠹政害
人內外軍民怨入骨髓本都當處死姑從

寬各連當房家小押發兩廣烟瘴衛分永
遠充軍其餘跟隨辦事管店助惡有名小
班答應旗校人等錦衣衛還拿送法司究
問中間罪惡顯著者一體押發兩廣煙瘴
衛分永遠充軍家小隨住俱遇赦不宥
一回夷寫亦虎仙交通土魯番與兵搆亂攪
擾地方以致哈密累世受害罪惡深重曾
經科道鎮巡官勘問明白既而夤緣脫免
錦衣衛還拏送法司查照原擬開奏定奪

一回回人于永出入豹房誘引蠱惑情罪深
重錦衣衛拏送都察院追問明白議擬罪
名奏請處治
一今後照依舊例給事中有缺於進士內考
選奏補御史有缺進士與行取人員相兼
考選除授
一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病許諸人直
言無隱
一已上興革政令詔書到日有司即便奉行
如有延緩者許巡按御史按察司訪察究
問俱以違制論
嗚呼君人之道在昭德以塞違繼世之規惟更
化而善治特頒渙號用慰輿情弘施大賚之恩
永錫太平之福四方臣庶咸使聞知
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自古人君功德施於當時咸有顯號隆名
以耐於廟饗傳諸萬世我朝
列聖相承率由兹典有不可易者恭惟
皇兄大行皇帝以
英武之資
剛徤之德嗣登
寶祚十有七年於兹矣

任賢圖政
節財阜民克詰戎兵屢平僭亂
淵慮弗遑於寢食
皇威昭布於遐邇真有安不忘危持盈保成之志用
是宇內咸乂邊陲晏然治理之典方有望於今
日夫何不幸
龍馭上賓天下臣民攀號莫逮顧予涼薄肇纘
鴻基允惟
付託之艱方深在疚之慟追慕
遺烈率遵
舊章謹命在廷文武羣臣參稽禮文議爲謚號博采
衆論協於至公乃於今年五月初八日祗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奉
冊寶恭上
大行皇帝尊謚曰
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宏文思孝毅皇帝

廟號
武宗嗚呼
盛德法乎乾剛實揄揚之莫罄
徽稱薦夫殷禮尚昭顯於無窮布告萬方咸宜知悉
正德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自古帝王以孝治天下尊親之禮其來遠
矣仰惟
聖母慈壽皇太后敬相
皇考孝宗皇帝訓育
皇兄武宗皇帝含弘光大蔚有顯聞
皇兄奄棄臣民之日中外岌岌賴我
聖母上念

宗社大計擁翊冲人入繼
大統及剪除兇逆潛消禍變呼吸之際安定家邦
功德並隆揄揚莫既不舉尊崇之典曷伸孝敬之
誠
皇嫂皇后巽順含章安貞應地克儷
宸極表正宮闈母儀有年名稱宜異丕念
聖祖母貴妃聖善慈仁靜專明哲事我
憲祖贊理內庭燕禖兆祥澤隆佑啓
本生父興獻王聰明天授仁孝夙成河間好禮東平
樂善餘慶流衍垂裕後人
本生母興獻王妃莊敬持身儉勤治內媲德姬姒遠
嗣徽音誕育眇躬丕承
前烈雖傳序之統義有所專而天性之恩自不容已
用是遠稽載籍博采公言率籲文武羣臣謹奉
冊寶上
聖母尊號曰
昭聖慈壽皇太后
皇嫂曰

莊肅皇后又奉
聖母懿旨上
聖祖母尊號曰
壽安皇太后
本生父母曰
興獻帝
興國太后大禮既舉洪恩誕敷所有合行事宜條列
於後
一宗室有年七十以上者各賜米一十石絹

十疋凡一應禮儀有衰病不能自行者子
爲代行以示優老之意
一宗室爲庶人者各賜米八石絹八疋其子
女人賜米五石布五疋年及婚配者所司
具名以聞照例選婚量助嫁娶之資俱令
有司辦給
一鳳陽高牆庶人還查原犯情罪輕重來看
一軍民之家有年七十以上者許一丁侍養
免其雜泛差役八十以上者仍給與絹一

疋綿一斤米一石肉十斤九十以上者倍
之其男子八十以上有爲鄉里所敬服者
加與冠帶以榮其身
一軍民之家有五世同居共爨不分異者有
司具實奏聞照例旌表詔書到日先給羊
酒奬勸
一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有司具實奏聞照例
旌表其已旌表年及六十者男子冠帶榮
身婦人照八十以上例給賜絹綿肉米

一各處帝王陵寢名臣賢士墳墓有被人毀
發者所在官司卽時修理如舊令附近民
人一丁看護免其雜泛差役其餘墳墓但
有露棺暴骨者悉與掩埋
一近年各處盜起有貞烈女婦被賊殘害志
節不屈行蹟顯著者撫按官查勘是實明
白具奏俱與旌表門閭
一各處用兵地方軍民職官有没于戰陣者
撫按官查勘明白具奏定奪軍民死于鋒

鏑及凍餒死亡無人收埋者所在官司俱
與掩埋毋致暴露
一弘治十八年以後內外大小官員死忠者
及正德十四年文武官員人等因諫止巡
遊已經各衙門奏請追贈廕敘者其父母
妻室不拘存没俱得受封贈親老寡妻無
人侍養者有司量加優恤
一文職致仕一品未受恩典者有司月給食
米二石歲撥人夫二名應用二品以上年

及八十者備綵弊羊酒問勞九十以上者
具實奏來遣使存問五品以上以禮致仕
年七十以上者進散官一階其中廉貧不
能自存衆所共知者每歲仍給米四石以
資養贍不許狗情濫給
一兩京文職官員未及三年考滿者俱與應
得誥敕若父母見存先已受封其子官職
遷轉者服色許與子同後不爲例其曾經
奏准給與誥敕未曾關領因事降調非貪

淫酷刑者給與原給誥敕
一武職應得誥敕已經請給年遠未曾撰黃
謄黃官上緊查撰兵部奏請關軸書寫給
散
一各王府官有年老願致仕者進散官一級
其歷俸三年以上父母見存該授封者給
敕封不爲例
一軍官老疾不能任事告替職者准令兒男
赴部替職免其自來

一弘治十八年以前軍職有紀功核實曾經
查革者兵部還查奏定奪
一軍職先年降調兩廣等處病故子孫爲因
路遠不能承襲許令原衛承襲帶俸差操
一將軍年及五十歲侍衛二十年以上者不
拘在役退閑俱與冠帶以榮終身
一吏部給由等項聽選官取選未到願告致
仕者俱陞職一級致仕監生不願出仕者
已有授職事例今後還填註衙門給與散

官吏員冠帶聽選願告回家不出仕者照
依資格填授衙門職名閑住在原籍者俱
各赴該司府衙門告勘給授仍類冊奏繳
部以憑查考
一內外衛所軍士月糧多被該管官旗假以
公用爲名扣除尅減不得全支老幼無所
養贍在外沿邊收糧官攢人等通同勢要
親屬包攬插和沙土糠粃虛出通關致令
倉庫空虛支給不時軍士困苦令所在風

憲官員訪察拏問追究治以重罪
一各處府州縣預備倉糧賑濟饑荒有例見
行官吏人等奉行不至多無實效今後務
要設法措置驗時豐凶斂散年終收除實
在數目開奏有能多積至數萬石以上者
量加旌擢巡按守巡官時常往來督理
一各處僧道有父母見存無人侍養不問有
無度牒願還俗養親者聽
一在京在外有鰥寡孤獨廢疾不能生業者

即便收入養濟院照例給與衣糧毋令失
所已收養者人各賜米三斗其各州縣貧
難戶丁例該優免者不許一槩編當差役
一詔書內各項恩典軍衛有司務在着實舉
行不許虛應故事
嗚呼愛由親始廣孝必因乎心恩以序推爲治
可運於掌詔誥天下咸使聞知
嘉靖元年三月十五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君理外治后理內治天下之大義也自古
聖帝明王彝章具載朕繼承大統夙夜孜孜敷
求賢哲共圖治理近者
聖母昭聖慈壽皇太后念內治之重特諭所司簡求
令淑作配朕躬朕勉遵
慈命乃敢詔告
天地

宗廟於嘉靖元年九月二十八日冊立陳氏爲皇后
正位中宮以共承宗祀奉養
四宮用衍本支萬萬年之慶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嘉靖元年十月初一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恭膺
天命嗣承
皇兄武宗毅皇帝大統祗奉
宗祀惟我
皇考孝宗敬皇帝神謨聖政是繼是行夙夜孜孜圖
惟化理以治本於孝故雖天子必有所尊仰惟
聖母昭聖慈壽皇太后擁翊之功至大莫罄名言

本生父母
興獻帝
興國太后鞠育之恩至深罔殫報稱
尊稱未極恒用歉然爰稽舊章祗告于
郊廟
社稷率文武羣臣恭奉
冊寶加上
聖母尊號曰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
興獻帝尊號曰
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
興國太后尊號曰
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義專隆於
正統禮兼盡夫至情既舉縟儀肆彰大慶合行推恩
事宜條列於後
一宗室有年七十以上者各賜米十石絹十
疋凡一應禮儀有衰病不能自行者子爲
代行以示優老之意

一各處王府應得祿米有缺少者各該巡撫
都御史督率所屬查催完納
一各處郡王將軍子女有應請名請封選婚
者本府卽與保勘奏請承奉長史等官如
有刁蹬延捱致令子女年過二十以外猶
未成婚者撫按官查舉治罪
一各處郡王將軍中尉有因事革滅祿米者
除毆殺人命敗倫傷化外其餘自詔書到
日爲始俱照舊支給儀賓有因成婚年遠

不曾赴京謝恩叅奏者悉皆宥免
一軍民之家有年七十以上者許一丁侍養
免其雜泛差役八十以上者仍給與絹一
疋綿一斤米一石肉十斤九十以上者倍
之其男子八十以上有爲鄉里所敬服者
加與冠帶以榮其身
一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有司開具實跡奏聞
以憑旌表不許里書人等勒指刁難致令
展轉無由上達若守節年久果有貞烈實

跡例應旌表而身故者一體奏聞舉行其
以旌表年及六十者孝子冠帶榮身節婦
照八十以上例給賜絹綿米肉
一軍民之家有五世同居共爨不分異者有
司具實奏聞照例旌表詔書到日先給羊
酒獎勸
一兩京文武官員七品以上未關誥敕者若
父母見在先與誥敕封之不爲常例
一軍職先年降調兩廣等處病故者子孫爲
因路遠不能承襲許令原衛承襲帶俸差
操
一內外官員有父母在家願分俸助養者准
令分俸於原籍關支
一軍官老疾不能任事告替職者准令兒男
赴部替職免其自來
一在京各衛帶俸官有願出外衛者許自陳
照例註與相應地方衛所管事差操
一各處小民有因衣食不給流移他鄉者詔

書到日各還本土有司務要加意撫䘏俾
遂生業仍免糧差一年違者許巡撫巡按
官究治
一朝廷憫念小民凡事減省今後不差人出
外買辦採辦物件有司不許仍前指以均
徭公用爲名科歛銀兩及因小故罰取財
物因而尅落入己其司府州縣官員亦不
許額外多僉皂隸侵漁小民但有違者許
巡撫巡按官體訪叅奏治以重罪

一各邊軍士比之腹裏勞苦尤甚爲鎭守總
兵等官者不肯撫卹反行尅害有財者占
納月錢有力者役使耕種其不役占者不
免重差軍士受害如此豈有銳氣禦寇今
後該管內外官員務要改過自新不許仍
前役占
一監生有衰老不願出仕者但係聽選之數
俱照例量授職銜吏員冠帶聽選願告不
仕者照資格授與職銜其在原籍者許各

赴司府衛門陳告類冊繳部一體給授
一各處軍民人等有因刁潑害人曾經問發
充軍爲民遇例放回者該管官司時加省
諭務令改過自新若仍蹈前非起滅詞訟
誣害善良挾制官府事發枷號三箇月仍
照例問發邊遠
一在外文職官員有親老告回侍養者親終
之日仍許赴部聽用
一各王府官有年老願致仕者進散官一階
其歷俸三年以上父母見存該受封者給
與誥敕封之不爲例
一將軍年及五十歲侍衛二十年以上者不
拘在役退閒俱與冠帶以榮其身
一在京在外文武官員有因事罰俸住俸者
詔書到日照舊關支
一內外衛所軍士月糧多被該管官旗假以
公用爲名扣除尅減以致軍士不得全支
及在外沿邊收糧官攢人等通同勢要親

屬包攬插和沙土糠粃虛出通關致令倉
廩空虛所在風憲官訪察拏問追究治以
重罪
一各處衛所官軍月糧有經年累月不得關
支者撫按官督率司府等官量爲處給以
甦民困
一內外衙門見問囚犯除死罪并已發落外
其餘犯該徒流笞杖及枷號者詔書到日
悉有其罪官吏監生生員承差知印陰陽

醫生校尉行止有虧敗倫傷化例該充軍
爲民等項仍照例發落照提未到者公罪
住提其餘仍提問擬明白俱照前例發落
奉旨勘問者奏請定奪

一兩京法司及在外問刑衙門近年以來軍
民詞訟不行即時問理又聽犯人展轉攀
扯以致淹禁日久因而瘦死者往往有之
寃抑不伸致傷和氣今後務要上緊問結
毋致枉濫

一各處有等主文書筭快手皂隷總甲門禁
庫子人等久戀衙門說事過錢把持官府
起滅詞訟灑派稅糧賣放強盜誣執平民
陷害良善者巡撫巡按二司官訪察
拏問發邊遠充軍

一天下祀典神祇所以保庇生民有司務在
誠敬奉祀壇廟損壞隨即修理毋致褻瀆
廢弛

一各處盜賊多因饑寒困苦流離失業脅從
逼迫嘯聚爲非詔書到日各該有司通行
出榜曉諭許其自首免罪軍還原伍民還
原籍各存恤一年免其差徭其黨內有能
擒捕首惡幷黨類報官者一體照例陞賞
仍量給犯人財産

一在京在外有孤老殘疾不能生業者即便
收入養濟院照例給與衣糧已收者人賜
米三斗

一詔書内各項恩恤事宜軍衛有司務在着

實舉行不許虛應故事

於戲愛敬始於家邦致一人之達孝仁恩徧於
海宇得萬國之歡心布告臣民俾咸知悉

嘉靖三年四月十九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人君爲治必本於孝道聖人論政必先於
正名孝在篤於親而名貴循其實自古及今未
有外是而能化成天下者也朕本
憲宗純皇帝之孫
孝宗敬皇帝之姪
恭穆獻皇帝之子逮
皇兄武宗毅皇帝上賓之日仰遵

聖祖兄終弟及之訓屬以倫序當立
遺詔命朕嗣皇帝位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乃以懿旨遣官迎朕入繼大
統朕受
天明命位於臣民之上者於玆已三年矣尊稱大禮
屢命廷臣集議輒引漢定陶共皇宋濮安懿王
二事爲據至再至三而其論未定朕心靡寧蓋
伯姪父子乃天經地義豈人所能爲乎況漢宋
二帝在衣裳垂御之日嘗爲立子而朕則宮車
晏駕之後入奉
宗祧實與爲人後者不同今以爲繼嗣亦非我
聖祖垂訓初意是豈徒禮官之失而亦朕冲年未能
決擇之咎也朕祗承
九廟尊養
三宮正統大義未嘗有間惕然此心夙夜不忘惟
恭穆獻皇帝
章聖皇太后朕之父母也劬勞之恩昊天罔極雖位
號已隆而名稱未正因心之孝每用歉然謹已

告於
天地
宗廟
社稷稱
孝宗敬皇帝曰
皇伯考
昭聖皇太后曰
皇伯母
恭穆獻皇帝曰

皇考
章聖皇太后曰
聖母各正厥名揆之天敘人倫情旣允稱而禮亦無
悖焉猶慮天下臣民未能知悉特玆詔諭以申
朕拳拳孝親之誠夫孝立則篤近舉遠而家邦
四海咸囿于至仁名正則言順事成而禮樂刑
罰各臻於至理朕蓋庶幾於古帝王之盛也顧
惟昔者孝未遂於尊親事多拂於天性君臣之
際未免少乖舉措之間或多違戾今彝倫攸敘

大禮告成朕方欲同心以和典禮之衷敬事以
建臣民之極爾內外諸司百僚務宜體朕之意
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凡舊章未
復弊政未除人才未用民生未安邊備未飭軍
儲未充一切有俾於政理利於軍民者其一一
條具聞奏朕將舉而行之期於得萬國之歡心
致天人之佑助以成至治以全大孝則朕之志
於是乎可慰矣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嘉靖三年九月十五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惟人君奉
天明命統御萬方作人君長朕以菲薄之資起自宗
藩入繼
祖宗大統夙夜孜孜罔敢自豫惟敬
天法
祖親賢圖治以福斯民然必賴左右輔弼文武羣工
協心贊助以匡不逮夫自即位以來災變頻仍

而去歲之災尤大且異豈非政化未臻民心積
怨上干
天和朕深用驚懼寢食靡寧究其咎本實予一人所
致而內外文武百官亦不無責輔導之臣不能
盡誠贊襄部院之官不能協力任事居言路者
言非忠讜職宣化者澤不下流弊政多端欺上
虐下民心怨咨無所控訴朕深居九重四方民
隱無由盡知特令部院科道各陳所當興革事
宜開具上請朕與輔臣采其切實可行者行之

凡爾文武官員當痛加省戒深體朕畏
天恤民之意各盡乃職各修乃事爲下爲上爲德勉效忠
誠爲下爲民加意撫恤務期道洽政治民心忻
悅上回
天意導迎休祥陰陽調和民物康乂以成熙皥之治
勿得視爲虛文欽哉戒哉所有寬恤事宜條列
于後

一凡兩京并在外文武官員均有分理天工
之責內則五府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外則

都布按三司至於府州縣守令并衛所官
居文職者務盡匡弼寅亮之誠任武職者
必思禦侮折衝之略舉用才能懲戒貪汙
務合公論掌錢穀者足國裕民培植邦本
典邦禮者和神人明風化司邦政者選將
卒安邊鎮理刑者務刑罰平允司工者務
營造及時管軍官當愛如己子牧民官當
視如己傷宣布德澤勿壅遏而不下流出
納命令勿蒙蔽而不上達一洗昔日之非

勉效方新之政以贊朕一人上承
天命下保民生倘若苟且玩愒稔過不悛因事有犯
決罪不宥

一天下諸色軍民人等各要孝親敬兄教子
睦族勤謹生理惇重人倫勿作非爲干犯
有司勿以衆強欺虐良善勿得暴殄天物
淫近非神勿得聽信虛誕自廢人事當遵
朕言人人奉守庶幾身不遭刑家不貽禍
上光祖考下保子孫世世爲國良民豈不

美哉

一內外問刑衙門見問囚犯該徒流笞杖及
枷號者悉宥其罪官吏監生生員承差知
印陰陽醫生校尉行止有虧敗倫傷化及
軍民人等有犯各例該帶俸調衛爲民充
軍等項仍照例發落其未到官者仍提問
擬明白俱照前例發落原奉旨勘問者奏
請定奪

一各處實徵戶部稅糧馬草農桑人丁絲絹

布疋絲綿花絨屯田子粒及甲丁二庫贓
茶銅漆銀硃鹽課戶口食鹽等項一應納
官錢糧拖欠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奉詔蠲免者撫按官委官淸查不許重徵
正德十六年以後嘉靖三年以前一應未
完幷帶徵等項錢糧但係小民拖欠者盡
行蠲免巳徵或被人侵欺者仍舊監追准
照原價折納其監至十年以上家産盡絕
者具奏定奪正犯身死無業抵補者卽與
除豁若有將巳免者重徵巳徵揑作未徵
及家産未盡朦朧除豁者許諸人首告從
重究問

一在外軍衛有司受理詞訟止照律例歸結
不許輒令供討遠年無干事情因而濫罰
銀錢紙劄其應該贖罪紙穀仍發倉備賑
仍置立循環簿登記明白以備查考有仍
前濫罰者查訪得出或被人首告照例起
送問發

一京送二倉糧運掛籌例該追賠有經年比
併淹禁不得完結者自嘉靖五年以前每
石幷蘆蓆等項量准折銀類解太倉以備
官軍俸糧後不爲例

一宛大二縣各行舖戶先年編有牌甲冊籍
今後遇有內外各衙門一應供用買辦物
料等項順天府查照原冊挨名派撥納完
之日卽行給價不許縱容報頭人等指稱
科歛虐害小民違者許被害之人指實陳
告照例枷號問擬發落

一各該問刑衙門有計贓擬罪徒流人犯所
追贓不及一兩監追三月以上者及紙穀
未完監追一月以上者悉皆宥免各照原
擬發落

一德州常盈庫收納山東河南各布政司解
到花絨每年給散眞定等一十八衛官軍
爲因地方隔遠委官關領其弊多端今後
本部會派之時查照每衛該領布花若干

就令各大戶運赴各該衛分附郭州縣上
納以便給散
一各處起運京庫戶口鹽鈔今後每鈔一貫
折銀一釐一毫四絲三忽每錢七文折銀
一分計鈔一塊共折銀四兩大戶不得分
外科歛侵欺入已
一兩京法司及在外問刑衙門受理詞訟不
許聽犯人展轉攀指以致淹禁枉濫及酷
刑拷打致傷人命有故違者在京許科道

官在外聽撫按官訪拏查照律例從重問
擬發落
一強盜人命等項死罪重囚有曾經法司及
巡撫巡按審錄等官奏請矜疑幷人命辜
限外身死未得寬免及行再問者覆審是
實俱免死發邊衛永遠充軍篤疾犯該死
罪見監者悉從宥免其強盜追無贓仗年
久不得結正及人命無屍檢驗累訴冤枉
者各具實奏請定奪

一各處軍衛有司管解逃軍軍丁赴衛違限
一年之上解人例發附近充軍軍丁發邊
衛充軍者俱從宥免解人發回原籍逃軍
軍丁發回原衛着役
一各處撫按等官遇屬官不職事發先拘緊
關干證人犯從公審勘供招明白然後指
實叅拏如事涉風聞未得詳實者毋輒叅
奏其所屬官亦不許擅行奏辯
一各處災傷地方清軍御史暫且取回待後

另行奏差
一內外問刑衙門今後問擬囚犯罪名律有
正條者俱合依律擬斷無正條者方許引
例發落亦不許妄加叅語濫及無辜
一內外勢要之家不許霸占關廂塲集橋梁
渡口煤窰陂蕩及開張店鋪販賣鈔貫勒
要牙保出店過路水面窰口籌錢等項侵
害小民違者許巡城巡按幷該管地方官
員叅奏究治

一凡奏訴枉問罪犯者俱各行調隔別衙門從實審勘務在平允毋得仍行原問官司以致寃抑不申

一問刑衙門有因正犯在逃累及家屬監久者宜從保放正犯情罪深重者仍挨拏完結

一易州山廠府州縣佐貳官管運柴炭被攬頭誆攬侵費多致不完有正身已故又復拘繫家屬連年責併不得回還情甚可憫

着備查各官若原無侵分情弊係攬頭花費者俱於攬頭名下追賠故官家屬給文釋放

一順天府論地養馬近年以來地多歸于勢豪之家其馬仍令本戶餵養瘦損倒失責令追賠甚為貧民之累應天府所屬論丁養馬近因備解駒馬每年止解備用馬價所養種馬或有倒失仍復責令買補民亦不堪着兵部通行議處以蘇民困

一衛所屯糧多以管屯官貪汙闒茸或侵收入已或追徵不時以致累年不完軍士月糧欠缺數多着撫按官嚴督管屯副使僉事等官巡歷催併坐委附近府州縣能幹佐貳官公同各管屯官及時追徵如次年三月不完各衛所管屯官聽管屯副使僉事叅提問罪五月以後不完撫按將按察司管屯官一體叅究

一農衣食所自出今天下百姓不肯勤力田

畝者實多江南等處各該撫按官宜通行所屬府州縣原設有治農官處不許營幹別差責令着實修舉本等職業專一循行田畝勸課農種原無官處定委佐貳見任官一員帶管果有實效聽具奏旌擢如或因循廢職作罷軟官罷黜

一各處俱設有養濟院但有司不能用心稽考衣糧柴薪不得以時關給今後撫按上司督責有司務將境內鰥寡篤廢之人照

例收養應得柴米不許缺少在京雖有養
濟院止是收養宛大二縣孤老其各處流
來男婦篤廢殘疾者多無所歸啼饑號寒
坐以待斃感傷和氣莫甚於此工部量出
官錢於五城地方各修葢養濟院一區盡
數收養戶部議處於在官倉廒每名日給
米一升錢二文仍着五城巡視御史提調
稽考毋得虛應故事

一各處雖設有預備倉多無積蓄遇有饑荒

無從賑給撫按二司督責有司照依見行
事例設法多積穀米以備救荒仍依倣古
人平糴常平之法春間放支以賑貧民秋
成時月抵斗還官不取其息如見在米穀
數少各將貯庫官錢并問過贓罪折紙銀
兩趂秋成之時委的當官員糴買比時估
量添二三文庶來者輻輳易於收積府以
一萬石州以四五千石縣以二三千石爲
率明立簿籍查考一遇凶荒減價糶與窮
民仍禁約奸豪不許隱情捏名多買罔利
事發重治

一各邊鎭及腹裏地方設有兵備官員專爲
保障地方防禦賊盜禁革奸弊有等不知
事體官員本等職業未見修舉往往濫受
民詞提人監禁中間多有與巡守官行事
相背者觽官難以遵承往復呈請淹滯人
難又有將各州縣民兵涉遠數百里之外
調集團操妨民生理及有私立大漢等項

名色在官聽候甚非事體所宜撫按官通
行查禁今後如有仍蹈前弊不行改正者
具實參究

一下民嗟怨由於賦役不均有司官員受財
聽囑或又信憑該吏里書那移作弊以致
輕重不均撫按官嚴督有司各要從公編
派務令高下均平起運之糧務儘上戶上
門拖荒折布金花銀等項專爲輕減上民
不許受財聽囑及做人情奉承勢要鄉官

之家如違許人戶具告撫按官追究作贓
治罪
一各州縣里甲之設專爲催辦錢糧勾攝公
事近因人戶逃亡里無完甲戶在甲首困
苦不堪有司官不得人見年里甲本等差
役之外責令輪流直日分投供給米麪柴
薪油燭菜蔬等項遇有親識往來使客經
過任意攤派下程陳設酒席餽送土儀添
撥脚力甲首日加賠累今後撫按二司等
官務要痛革前弊着實查考犯者拏問罷
黜若二司官員容縱不舉撫按就做罷軟
官開報
一朝廷遇有災傷輒行蠲免但各該官司奏
報稽遲及行覆勘文移往來耽延月日覆
勘未報一面徵收及至蠲免文書到日民
善小民懼怕刑責多已典賣折膽運送到
倉徒遂糧里侵漁之計今後遇有重大災
傷勘定分數即便出給告示曉諭人民知

悉姑停徵待明文至日施行庶愚民不爲
姦人所欺
一太常寺光祿寺厨役有逃亡者先年該寺
奏准要將在冊餘丁揀選補役免行原籍
勾擾最爲兩便後又中止仍行原籍勾丁
騷擾鄉良民津貼盤費小民憚爲應役未
久即逃有損無益禮部查原奏事理將逃
故厨役冊內果有壯丁堪以替補者准令
收役免行原籍勾丁若餘丁數少不敷照
舊清解
一各處水衝沙壓坍江坍海地土節有事例
除豁但所司多不奉行又或信憑下人作
弊將有錢有力加倍開除無財力者不與
分豁且所開地土稅糧不免攤派人戶包
賠年久數多不無靠累今後凡告前項衝
壓坍沒田地撫按務委廉幹官員親詣查
勘明白方與除豁所遺稅糧各照本地方
見行事例改派折減輕則上納庶不重累

小民

一近年在外衙門多有添設官員其間奉公守法者固有其不才者非惟無益而反害吏部通行各處撫按官查近年添設官員果係緊要職務不可缺人方許存留但無益冗員具奏裁革

一各處民壯有先年額設者有近年添設者本爲防姦禦侮今承平無事大半供有司私役及倣人情送人使用又有豪猾之徒

承批下鄉騷擾良民勢如狼虎撫按官通行各府州縣查照原設之數應減省者量爲減省其存留者分爲上下兩班一班務農一班在官操練武藝委佐貳官一員管領提調俱不許承批下鄉及私家使用若有重大賊情方許通調操候事寧仍舊輪放違者罪之

一朝廷設立登聞鼓使匹夫匹婦凡有抱抑皆得自盡以防壅蔽近來司鼓官多不肯

接受軍民冤抑無所控訴以致擅入闕下懷狀自刎者有之今後俱照舊例凡擊鼓者不許拒阻

一近京地方差徭浩繁人民十分負累如糧草養馬里甲驛傳等項皆照地起科量戶審編乃是常額近年以來常額之外每畝復徵銀兩有白地錢買地錢甚至無地之家亦派出錢民何以堪戶部行巡撫官通行查明除常賦外其新添白地買地等項

銀兩應停革者即便停革以甦民困

一錢糧徵收律限具載收成之後小民麥穀在家官司嚴限徵收易爲辦納近來有司玩慢夏稅延至七八月秋糧延至冬深春初方纔開倉小民將所收糧米費用已盡雖嚴刑追逼不能完納今後務照律限開倉徵收有延緩通期以致民難輸納上司提問治罪甚至作罷軟官罷黜若司府官不早會計實徵文冊下遲以致過期不得

開倉者責在上官
一各州縣書手之設初爲書寫文冊磨算錢糧其久慣應當者事體既熟作弊得慣往往受奸人賄賂將本戶稅糧飛走灑派於別戶內名下藏躲影射弊端不一不才貪官其或與之交通營利小民虛陪糧米致累家產今後撫按及二司官務要嚴加禁治敢有仍前違犯許諸人指實首告問發邊衛永遠充軍得過贓銀儘其財產追完

入官給主官司容縱不舉作能軟官黜退有贓者以贓論
一京城內外人戶爲應當總甲火夫所苦多有賣屋逃往鄉村各處避住其見存者差役繁重出錢數多愈加賠累今後除應優免之家外其餘排門逐戶俱輪流應當常川在鋪專一隄防火盜潔淨街渠不許該管衙門做人情送與官豪勢要之家擡扛修理等項使用及不許黃夜令火夫執打燈籠往來護送如違聽緝事衙門訪拿參究其打卯止照舊例於錦衣衛奉敕巡捕街道官巡城御史工部街道官處每月一次及有事呈報其餘別項衙門打卯拘管等項盡行革去巡視點閘官校人等不許索錢擾害違者該城御史兵部官指實參拿究治
一民間差徭不均多由飛詭稅糧爲害有等姦豪富民大戶田地本多賄囑官吏里書

虛捏名字花分詭寄一人之田分爲數戶規避重差又有將田地隱寄鄉官勢要之家托稱典賣假立文券勢家貪其厚賂田主利於免差作弊多端以致賠累小民困苦日甚今後撫按衙門各轉行司府州縣出榜曉諭若有前弊速令自首改正其有不行自首改正者許諸人訐告或體訪得出從重治罪
一近年上司喜事官員多要舉行丈地均糧

之法但有司官員不能沿坵履畝逐一查
勘丈量其勢必委之里書姦人賄賂交通
遂致那移等則增減分數作弊多端且民
間版籍已定一旦紛更變亂田米及均而
民被其擾官司終年造冊里甲日費供給
戶部通行各撫按衙門轉行各司府州縣
官民間田地悉照冊籍應當糧差查出姦
弊即爲究治改正不許一槩丈量改科自
立新法生事擾民

一朝廷每遇災傷江南起運糧米改納折色
本爲優恤小民近來不才有司多將折色
派與官豪大戶以作人情貧難下戶依舊
辦納起運糧米甚非恤民本意今後上司
官員嚴加禁約遇有災傷折色糧米務令
均勻分派使小民得沾實惠

一近年上司官員多以訪察拿人發與所屬
官員問罪既無原告又無指證逼令犯人
自行相像供招中間固有得實者而被誣
者亦多甚至有枉問死罪充軍者姦人乘
機報復私讐刁徒緣此肆行誆詐承委官
員奉承意向明知虧枉不敢辯理今後撫
按及兩司官員問理詞訟止據告發提問
若果訪有土豪大戶害衆成家欺隱田糧
暴橫鄉人實跡顯著者方可拏問毋得偏
信傳聞之言不論虛實輕重一槩訪拿其
近年訪拿問遇犯人已發落者除輕罪外
事干死罪及充軍不係告發事無證佐者
許其訴告即與辯理勿得拘泥成案見提

見問未結者即便釋放

一各處州縣糧長之設專爲徵收解納錢糧
先年人多樂當近來一當糧長無不破家
蕩產蓋因僉點之時官吏受財聽囑將富
豪之家指以納粟監生納銀王府官員義
官等項除免止將善良之戶僉充應役之
後州縣正官一應公私應用多令其出辦
甚則令備土儀貨物紗羅段疋等項餽送

往來勢要管糧佐貳官又復索要常例銀
兩又有被鄉官勢豪不肯依期納糧過違
期限上司督責虛文完報只得代伊輸納
撫按官宜嚴加禁約今後糧長除應免官
員外其餘務從公僉充毋令賄囑脫免應
役之後專一徵收錢糧不許科派出辦分
文錢物及接受常例銀兩違者俱坐贓論
勢豪之家不肯依期納糧依法究治

一各處有司多有假以修理為由動支官庫
銀兩科罰小民財物名為公事實濟其私
上司信憑呈稟往往許其設法措置不免
巧取於民今當民窮財盡之時宜嚴加禁
約除城垣坍塌不得不早整理其餘公館
學舍驛遞一應屋宇非十分損壞不許擅
自興工以勞民力敢有指稱修理科罰民
財者縱不入已亦照科罰事例起送降用
一今天下驛遞廢弛各該衙門不論事情輕
重輒起符驗關文或平頭關文所差人役

多將口糧改為廩給脚力改為馬疋又有
賫執該管上司批牌迎送親戚故舊所至
索要飯食下程嚇取折乾銀兩過關米糧
往來官船多有索要人夫至一二十名夫
役有限應付無窮驛傳焉得不廢撫按巡
河管河等官務要痛革前弊有關文者照
關應付廩給口糧馬匹脚力無關文者不
許一例應付親臨上司亦不許擅給批牌
迎送往來其有司接遞夫役不拘大小官

員所坐船隻止照舊例上水二十名下水
十名敢有倚勢多索縱容下人賣放撫按
管河等官先將船家拿問干礙職官指實
參奏前項弊端若上司官縱容不舉許被
害人員奏告處治
一各處逃亾人戶拋棄故土流離他方皆因
饑寒所逼或錢糧負累私債逼迫情非得
已然安土樂業無不歸之願奈何有司不
知存恤聽信該管里老有復業者就令認

賠攤欠稅糧承當重大力役逼迫無奈只
得復逃田地經年荒白見在人戶愈加靠
累今後逃民有復業者除免差徭三年里
長不許勾擾其荒白田地無田小民豈無
願開墾耕種者亦因官吏里甲逼其認糧
當差不敢承種有司即便出給告示曉諭
但係久荒田地許諸人告官承種亦免其
差徭三年三年之後如果成熟方纔量納
輕糧如有不遵官吏里甲人等一體治罪

各州縣官有設法勸諭招撫流民復業數
多及招人開墾承種荒白田地數多者俱
作賢能官保薦擢用
一江南財賦所自出水利所係至重近年所
司官往往忽而不講旱澇無備一遇凶荒
稅糧無措浙江設有水利僉事帶管南直
隸地方各府縣又復設有治農通判縣丞
等官上下因循坐視廢弛已往不究着巡
撫官督令水利僉事往來巡歷着落府縣

治農官員將槩管地方水利講求議處何
處水源所當疏通何處經流所當挑濬冬
末春初將池塘壩堰溝塍圩岸趂時協力
挑濬修築使高低之田俱有所備不為旱
澇所傷夫役取諸得利之家若工程浩大
量起臨境人夫互相幫工合用錢糧巡撫
查取先年導河夫用剩貯庫銀兩及贓罰
無礙官錢應用不許虛應故事
一運糧船隻經由儀真瓜州二壩盤剝顧脚

所費不貲儀真設有攔潮閘一座春三以
後潮長之時可以過船近年工部委官偏
聽壩上脚夫店家之言指以泄水為由不
肯開放管河官查照建閘初意上河水少
自難開閘若潮長河溢不拘軍糧民糧官
民船隻一體循次開放無故阻當者罪之
一鹽利乃民生所須近來官鹽阻滯不通鹽
價高貴民食甚艱而濱江濱海鹽徒與販
無忌私鹽船隻多至數百往來大江張打

旗號捕用火器兵器停泊地方食利之徒
公然替伊轉販遇有商民船隻因而劫掠
卽令江南各府民間所食多是私鹽官引
阻塞着巡鹽巡江御史督令各該巡鹽巡
捕官司將鹽徒上緊設法挨拿務要盡絕
仍根究官鹽何以不通私鹽何以盛行應
自處者徑自處置事體重大者奏來定奪
務使官鹽疏通鹽商得利課額不虧邊儲
有賴若鹽徒勢衆原設巡鹽巡捕人役不

敷巡撫巡江都御史酌量緩急調兵擒捕
毋令滋蔓以貽地方之害
一內外文武大小官員不能持廉秉公或剝
削軍士或侵害小民或占奪莊田或擅作
威福或把持民利或濫受民詞或交通關
節或鑽投倖門以致政體紊亂人怨天怒
文官着吏部都察院武官着兵部內官着
司禮監嚴加查訪責治罷黜果有害人實
跡聽科道官糾奏

一皇莊及功臣田土該徵錢糧照例折銀中
間有應分豁者卽與分豁原徵本色租擾
其後一槩徵銀三分比舊加倍者宜照舊
徵租糧安陸州莊田租銀亦照附近則例
量爲減免
一各處解到糧料草束白熟粳米牛皮銅漆
薪職等項俱係小民脂膏收受官員不肯
體念糧米則加倍多收又有歇家車脚錢
大賊小賊錢木板蓆苫錢各庫銅漆等料

亦各索取常例京通二倉計石科取茶錢
以致解戶大戶及漕運官軍借債添賠輕
則破產傾家重則妻孥累死小民之害此
爲最甚今後有仍前故違分外需求科擾
及監收官不行查革一體治罪
一守令之職實民生休戚所關但其間賢否
不能一律必須上司鼓舞振作有所懲勸
然後人肯盡力民得安生今後撫按官務
要督同守巡官常川巡歷州縣查考各守

令政務有無修舉緊其賢否實跡果有循
良昭著者不拘進士舉人歲貢吏員量其
年資深淺會本旌舉或先與誥敕或降敕
奬勵或增職賜金待後不次擢用其貪酷
罷軟有顯迹者亦即依律照例問擬發落
相見之際務須待以禮貌不得非禮凌虐
一在外司府州衛衙門或因公務往往差遣
千百戶舍人承差知印吏典陰陽醫生旗
甲人等下屬催儹未完行提人犯凡到所

在官司延住日久需索無厭各州縣亦輒
濫差皂隸兵快下鄉勾攝公事擾害小民
無所不至今後撫按官務要嚴加禁約違
者從重治罪
一救荒積荒拋荒田地遺下稅糧派民賠納
者所在官司須出榜召募不拘本府別府
軍民竈匠儘力墾種照數出與由帖永遠
管業量免稅糧三年三年之後照奏准事
例每畝止徵官租瘦田二斗肥田三斗永
免起科加耗及一應田上差役其縣原
賠稅糧即以所徵官租歲報巡撫衙門照
數扣減
一鹽場滷丁在濱海者照丁清撥草蕩或處
置量與攤曬灰場在水鄉者照例止令納
折鹽米及原撥草蕩價不許再令僉補缺
丁鹽課
一臨邊城堡居民先年被賊虜去一時得脫
到邊來降者守邊將官及守墩官軍不許

誘殺報功以冒陞賞違者撫按官查究重
治
一各處軍衛有司巡捕官多不得人盜賊生
發不能及時撲滅問獲真盜又輒受賂脫
放反容令攀扯平昔有讐良民刑追贓物
冤抑難伸今後撫按守巡官務要嚴加禁
約凡遇選委巡捕慎擇操持公正官員不
許濫用
一軍士養贍止賴月糧各該指揮千百戶等

官指稱出辦官錢百端剝削未知已滅半
揭放將給則盡數扣除在內兵部在外撫
巡幷分巡官務要嚴加禁約許被害軍人
指實告理從重問罪革去管軍管事各處
軍糧缺乏之多因官司追解遲延以致倉庫
空虛無從支給今後各州縣派納各處倉
糧務要布政司總理管糧官立限比併有
過限者州縣官住俸提問
一嘉靖元年至四年終各處拖欠牲口巡按
御史委官備查其未徵未解果係小民拖
欠者照數蠲免若係均徭總徵者酌量差
銀內牲口項下該銀若干扣算蠲免
一在京官員及夫人病故止與該得祭葬其
齋糧麻布一體裁革不許奏討
一民間利病所當興革詔內該載不盡者各
處巡撫都御史巡按清軍巡鹽巡茶巡馬
巡捕御史等官會同司府州縣等官宜祇
承德意備查

祖宗成法與歷年詔旨所當舉行者逐一舉行限半
年以裏將行過事宜開具奏報以驗勤惰
之實其事情重大應奏請者徑自奏聞區
處
一吏役到部免其罰班吏役冊雖未到亦准
暫撥辦事待行查至日果有過犯量事情
大小究治其辦事再免半年即撥當該三
十六箇月內亦革去俸糧半年以存省國
儲
一宛平大興二縣爲京師根本項年戶口消
耗遺下糧差貽累貧戶賠納其各處軍民
人等附住京師內外不下數萬俱各遊閒
影射絕無差役宜令戶部議處行令巡城
御吏嚴督各該兵馬司官逐一查審除浮
居客商外其餘居住年久置有產業房屋
鋪面者責令附籍兩縣一體當差仍暫免
三年以示存恤若有冒假衛所籍貫者行
勘發遣其該城官吏人等亦不得因而科

害

一國初畿內地方人民稀少原奉旨儘民開墾永不起科當時勳戚之家亦有欽賜莊田以資養贍迄今百六十年生齒日繁開佃無遺縱有曠閑多係水衝沙壓不堪爲業除已賞莊田地土照舊亦不必查勘今後再不許聽信撥置動將有主之田朦朧陳乞以致小民窮苦不得安生敢有故違聽該部該科糸究處治

一京城舖戶各有本行如酒醋局織染局及轎夫三行多取中產開舖之家應當差役優免本戶近年姦商人等躲重就輕投入其內遺下重大差辦累及貧窮其通州舖戶亦多投入部廠轎夫身役影射數多宜令工部議處在兩縣行巡城御史在通州行巡倉御史各照原額查審收留公用多餘之數退回州縣聽當別差

一雜犯死罪准徒五年及例該枷號發落者今後五年一次差官審錄有犯該前項罪名徒五年者減去一年枷號者就行釋放

崇文等門外原有漏澤園近年多被勢豪侵占以致貧民無地瘞埋宜令有司清查各圖邊界責令選官及查近城相應空閒地土增置義塚仍行五城兵馬督率有主幷有地者令其安葬無主者官爲掩埋不許焚寄仍出榜禁約及通行在外衙門一體遵行

一各處司府州縣官員多有專事虛文不惜民力往往因公擾民指一科十若造冊畫圖及修理書院起建祠宇刊刻書籍搨摹碑版等項勞民傷財以作無益宜行撫按官痛加裁抑甚者坐贓究治

一兵部抽選軍丁充實營伍不拘軍民人等但在京師附住年久俱准投充若順天府所屬州縣民戶自有本等民差若避重就輕投充軍役者查審治罪仍發當民差

一各處衛所官員人等置買民戶田地往往州縣催徵不服拘攝以致糧差累及糧里賠納宜行撫按衙門幷管糧等官申嚴曉諭今後官軍置買民田糧差一體坐派仍聽有司拘攝務使軍民兩便

一山東泰安州香錢每年類解布政司除補支王府祿米及官員俸糧折鈔外其餘收貯在庫稽考明白聽補銀差如京班皂隸及馬夫柴夫齋膳夫不及之數免致重派

小民

一各鎮遊奇兵調用防守經年不得掣回比之正兵尤爲勞苦宜着鎮巡官議處遊奇兵有警照舊征守無警掣回原衛或與正兵輪流撥用以均勞逸

一今日之弊患在賄賂公行請託無忌以致職戎伍者剝削軍士司民社者剝削編民上下交征貪饕無厭閭閻之下十室九空宜着都察院轉行各處鎮巡及文武職官各宜守分若有仍前貪緣納賄者在內從科道官在外從巡按御史及按察司糾劾

一各王府分封既久宗枝日蕃民間地畝所出有限而祿米歲增未免供用不給以致各府往往赴京陳奏宜行撫按衙門通融區畫或事體重大奏請議處

一易州山廠止供柴炭一事先年原設司府州縣等官俱有額員其後隨革隨留惟順天府二十七州縣止留通判主簿各一員

足勾管理其餘八府尚未減革循至於今見任者七十一員近已有旨一應柴炭俱許招商上納前項官員似涉多餘工部便會同管廠侍郎查照原額并各府州所屬夫多者量留二十四員兼催錢糧外其餘後來添設四十七員之數應否裁革別用再加議處務期經久可行不至悞事

一國朝設立衛所置屯田令軍士耕種納其餘糧以充歲餉近來法久人玩姦豪官舍

軍餘人等霸占者多兵部便行各該巡撫
督率管屯方面等官查勘某衛某所屯田
若干分屯軍若干名其在官舍軍餘名下
占種者係年久故軍之田仍與領種代納
糧草如軍見存無田者即令退還本軍為
業其領種故軍之田一人止許一分一戶
止許二分其餘亦令退出以給未領之戶
新附之軍內有修成廬舍植過園林願賣
者亦聽平價贖買管屯官仍將查過退還
緣由并增出糧草數目造冊送部以憑稽
考

一疑獄未明人情所苦近來各處問刑衙門
監禁強盜人命未決及充軍追贓人犯有
疑似不明眞僞未分者蓋緣起初原問官
司或執偏見或肆貪酷不加詳慎有以刑
逼坐贓者有因同名誤坐者草次取供遂
成卷案豪猾者反以僥倖脫網良善者仍
以無辜受禍以後歲月漸遠官吏屢更拘

成案者不肯與辯避嫌疑者不敢與辯結
憤牢獄實傷和氣都察院便行文與各處
巡按及審錄官各秉至公勿拘成案勿避
嫌疑的見冤枉即與辯理情重者奏請定
奪以雪民冤

一各邊軍職有因繳冊遲悞限期催徵不逮
原額馬疋不及分數一切住支俸米十乃
八九遠者已愈十餘年近亦不下五七歲
父母妻子無所顧養以致嗟怨之聲上干
和氣兵部便與查議奏請凡因公事住俸
年久者候命下之日悉與關支違者治罪

一內外逃軍該部不論遠近一槩發冊清勾
內有丁盡戶絕原籍官司已經回答四五
十次者有之二三十次者有之勾攝之時
特資吏胥里老之弊而已以既絕難繼之
軍擾平居無故之民於軍無益於民有害
兵部即查原籍行勾曾經回答戶絕十次
以上者不必濫開以致擾害

一正德年間軍職冒濫陞授數多已有詔書事例查革但恐承委官員奉行大過致將例不該革與詔書開載不合者一槩混革未免人心嗟怨且無以激勵後人兵部查議明白若果有例不該革之人開具事由奏請改正不許一槩混開以滋冒濫之弊其各該人員例應減革而朦朧比照陳乞奏擾者該部該科糸究治罪

一詔書到日所在官司務要着實奉行仍刊

布傳給使戶曉人知若官員乘斯添減返害小民許被害之人奏告治罪

於戲應
天以實必上下之交修視民如傷合遠邇而一致當
春陽發育之候施同仁曠蕩之恩庶幾化洽於
人和用以培植乎國本詔告天下咸使聞知

嘉靖六年二月十三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聞聖人之孝以尊
親為大人君為治以孝敬為先匪恍情率意之所敢
私實古聖帝王之要道者也朕以藩服仰荷
天命奉我
皇兄遺詔遵我
聖祖兄終弟及之文令朕入奉
祖宗大統自即位之始首命禮官會廷臣集議

稱號等項奈何左右大臣謬主非禮之議春曹卿佐妄考不經之言謂父子可絕其親執後世為人後之說是以統嗣無分紀綱頓失人倫幾至不明考議幾於聚訟當是其時朕徒存追報之誠見聞罔有所得上賴
皇天眷佑賚我賢良大名大倫已各正其天序
尊稱
尊號尚未合乎彝章是非奸黨所能為實由朕冲昧
無知之所致也今追惟我

皇祖妣孝惠皇太后風事
皇祖勤儉齊莊其
尊稱未盡我
皇考恭穆獻皇帝玄德昭彰寬仁純粹
聖母章聖皇太后靜善淑哲克裨内治
誕育朕躬
深恩罔極慕
鞠勞訓誨之無可酬肆
洪仁

峻德亦冒以頌追報之忱既莫能伸揄揚之誠又未
少罄茲復叅稽典制爰據輿情遣官祇告于
天地
宗廟
社稷於今年七月初十日恭奉
冊寶追上
皇祖妣
尊號爲
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佑聖太皇太后加上

皇考
尊諡爲
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十二日恭奉
冊寶加上
聖母
徽號爲
章聖慈仁皇太后大禮告成所有應頒恩賚條示于
後
一兩京文職官員未及三年考滿但到任歷

俸一年之上無過者俱與應得誥敕封贈
父母後不爲例
一文職官員五品已上以禮致仕在家者實
年六十以上者各進階一級考察等項革
職冠帶閒住者不許濫其一品以上致
仕大臣年八十者有司備彩幣羊酒問勞
九十以上具實奏來遣使存問
一各處王府應得祿米各該巡撫官嚴督有
司查催完納毋致缺欠

一湖廣安陸州地狹民貧今
陵寢所在供應浩繁以後除辦納稅糧外其餘雜辦
差徭悉與除豁
一各處軍民人等有五世以上同居不分爨
者有司勘實奏請旌表門閭仍免一應雜
泛差役以勵風俗
一各處小民有衣食不給流移他鄉者詔書
到日各還本土有司務要加意撫恤俾務
生業仍免雜差一年

一各衛所軍士月糧多有經年累月不得關
支所在撫按官嚴同有司查催應納未完
稅糧陸續補支如有不敷將在庫堪動銀
錢量為處補
一宗室有年七十以上各賜米十石絹十疋
凡一應禮儀有衰病不能自行者子為代
行以示優老之意
一各處學校廩增生員有親老無人侍養願
告侍親者聽親終復學其累舉不第年五
十以上願告退閒者許與衣巾終身仍免
本身雜泛差役
一軍民之家有年七十以上者許一丁侍養
免其雜泛差役年八十以上者有司給絹
一疋綿十斤米十石肉十斤九十以上者
倍之其男子八十以上有為鄉里所敬服
者加以冠帶榮身
一義夫節婦孝子順孫有司即與保勘具實
奏聞照例旌表其已旌表年及六十者男
子冠帶榮身婦人照年八十以上例給賜
絹帛米肉

一在京內外有鰥寡孤獨廢疾不能生理者
即便收入養濟院照例給與衣糧毋令失
所
一武職應得誥敕多有請給年遠未曾撰給
兵部會同謄黃官及中書舍人查數查出
先儘誥冊收貯見在者上緊撰寫給散其
有應該停授并查理未明者兵部查議奏

請施行
一各邊鎮總兵副參遊擊等官受任一年之
外曾有斬獲軍功係署職者俱與實授守
備官歷一年不曾失事無過者亦與實授
職銜其指揮行都指揮事但係領敕官員
亦以一年爲限無過者量與署職以便行
事後不爲例
一宗室節年因事減革住支祿粮者除敗倫
傷化打死重情外其餘詔書到日全革者

准支一半減去一分二分者俱准照舊全
支以資養贍
一在京在外軍職但因公事住支俸粮者詔
書到日俱與關支以資養贍
一在外衛所武職官員有年老殘疾及故絶
母女正妻無人替襲者俱結勘明白申達
撫按衙門照例優養不許衛所官吏人等
刁難阻抑
一養種馬山東河南所屬州縣每人丁五丁
養兒馬一匹十丁養騍馬一匹南直隷所
屬州縣每十丁養兒馬一匹十五丁養騍
馬一匹中間如有祖父母父母年及七十
以上者府州縣官免其養馬及卽准除一
丁侍養不許僉派醫獸等差
一在京武職除近選軍政幷會保將材其餘
有告願調改外衛者該部查勘相應具奏
改調仍聽撫按官照例考選等事
一在外在外緝獲强盜妖言姦細等項事情
各該問刑衙門務要從公研審的確果有

寃枉卽與辯理
一問刑衙門有因正犯逃故累及家屬干連
証佐監久者從宜保放正犯情罪深重者
仍挨拏完結
一雲貴川廣連年用兵採木宣大延寧擄賊
侵擾浙江湖廣直隷等處水旱相仍盗賊
竊發軍民疲憊工部坐派一應料價幷輸
班人匠工價自嘉靖元年以前已徵在官

者差人解部果係小民拖欠及起解中途偶遇水火盜賊未完欠班者勘實悉行停免以蘇民困

一浙江江西山東河南山西湖廣福建四川各布政司蘇松常鎮徽寧池太廬鳳淮揚等府及廣德州各處歲造段絹有自正德初年至正德十六年止全無解部者多因各處地方頻年災傷小民困苦徵解不全或經收人等侵欺以致文移催徵殊無了

時著撫按官嚴督有司從公查勘自嘉靖元年以前各處一應拖欠段絹若係侵欺者照數追價完解果係小民未納料銀者悉與蠲免

一御史給事中職當言路凡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病許各陳所見明白具奏言有可採該衙門即與覆奏施行不得顧忌緘默以長欺弊

於戲立孝尊

親俾示追崇之道推恩睦族誕敷大賚之仁自親親以及於恤民愛長長以至於愛物尚期賢佐共致雍熙庶副朕所素願用光

祖考之休詔告天下咸使聞知

嘉靖七年七月十九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惟正家爲萬化之源朝廷乃四方取則

故君聽外治以正其陽綱后聽内外以修其陰

教此古今弗易之大政也朕以非德仰承

天命統御乾綱近因坤儀缺位恐内外失修乃遵

兩宮累降之命納羣臣忠藎之誠謂中宮之位弗宜

久虛當早繼立以匡内治朕謹循

祖典茲以今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祇告于

天地

宗廟聞于

兩宮皇太后遣文武大臣持節捧冊寶授順妃張氏

繼立爲皇后頼其共承

宗祀事養

兩宮禮儀既成特以朕意詔告中外俾悉聞知

嘉靖七年十二月初二日

皇明詔制卷八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遵

太祖高皇帝敬

天之制恭建

圜丘于南郊於今十一月二十二日冬至祗行

大報之禮朕惟人君上奉

皇天而作之子下主億兆而作之主是以上古聖帝

明王咸克上奉于

天下勤于民者乃以其祗若

天心勤恤黎庶洪惟朕

皇祖高皇帝當夷狄亂華之時稱

皇天之眷求乃挺立紀綱掃氛除垢復建人極重修

五典于是奉

郊

廟

社稷有儀文之可推有憲章之可法用昭假于

神祇

祖考允爲創世之首務萬代不刊之巨範也朕以藩

服仰荷

天命作厥辟于萬方顧其寡昧深懼弗勝兹恭率

祖之攸行用欽

昊穹之眷注上賴

皇天垂鑒

祖考蔭翊以及左右勳輔賢良矢心殫力之所贊成

者也於朕則無一得焉所有寬恤事宜條示于

後

一自嘉靖九年正月初一日以後十一月二

十三日以前官吏軍民人等有犯除十惡

重罪不赦外其餘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

未結正罪無大小咸赦除之敢有以赦前

及限前事相告言并妄引希欲免罪者各

以其罪罪之勿使小人反獲其幸有妨

上德

一官吏軍民人等自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

二日以後有爲事問發充軍除原係眞犯
死罪饒死及事干謀反黨逆失機强盜人
命并大禮大獄情最重者不赦外其餘放
回原衛原籍寧家隨住若有赦前逃回不
首原係眞犯死罪饒死充軍例該照依原
擬處決并原係雜犯死罪以下充軍例該
枷號改發極邊衛分者免其處決枷號改
發仍各發原充衛所着役

一除有限赦有罪犯外前後不及開者還着

在內法司會官在外法司差官并錦衣衛
官各一人前去各處會同彼處經該官員
審錄罪囚如果有冤抑經年不得伸者即
行開具情節作速奏報發落勿得視如故
常

一各處應有該祀
神祇帝王忠臣孝子功利一方者其壇場廟宇務令
修葺依期齋祀勿褻勿怠

一言官職居言路往往未聞利民實語不過
徇私適已嫉人自伐抗上好爭而已朝廷
豈可容納聽受今後務要果裨君之德除
民之患公正之言陳列不許假託賣直畏
忌之意終日緘默以爲君過

一
天之立君本以爲民今天下之廣兆民之衆爲人君
者豈能人人而加之惠哉惟在內外大小
諸司得人任用而已我
祖宗朝雖定科舉歲貢之法猶有薦舉之例並列三

途自夫科舉之法重而尤以偏用進士爲
重而歲貢之法遂輕薦舉之路已盡塞矣
夫三途並用則無偏重而人才有餘由是
懷才抱德之士斯得顯於世非特求之文
詞之徒而已今舉人無九卿之望歲貢禁
方面之陞田野絕保舉之路有一員缺必
求進士出身者斯得推補以致人尚浮詞
不修實行甚至修於家而壞于天子之庭
欲求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者卒未易得也

今後着吏禮二部即便考求
祖宗以來舊典備細開具奏請定奪務要科舉歲貢
薦舉三途並舉但有眞才實德者不拘近
年資格一體不次擢用庶忠義𠍣風浮薄
改行內外大小諸司各得其人以爲惠民
致治之本
一親王郡王年七十以上者寫書幷賜羊酒
綵帛存問鎮輔國而下年八十以上者有
司備米十石絹十疋綿十斤特往存問以
示優老之意祿糧有累年不得者着查處
補給不許稽滯
一宗室犯罪見在高牆幷各處郡王將軍中
尉有因事革減祿爵及寘鐇宸濠之變貽
及累有奏辯情果虧枉者所在巡按御史
即與從公勘明具奏定奪
一軍民之家有年七十以上者許一丁侍養
免其雜泛差役八十以上者仍給絹一疋
綿一斤米一石肉十斤九十以上者倍之

一兩京文職官員未及三年考滿無過者俱
與應得誥敕後不爲例
一各處武職官自嘉靖九年十一月以前有
因公罪納米納料納鈔運石運磚運灰運
炭貧不能完納以致經年不得復職支俸
管事者詔書到日即與除免
一嘉靖十年秋漕運糧斛四百萬石內除山
東河南照例折銀一十四萬石外其餘本
色幷南京各衛倉米一百二十八萬二千
二百二十八石一斗五升七合俱以十分
爲率量准五分每石連蓆耗正兌米折銀
七錢改兌幷南京倉米折銀六錢其內外
倉厫不分邊方腹裏起運存留該徵折銀
者俱照原數每石減銀一錢以蘇民困係
王府祿糧者不減
一各處盜賊多因饑寒失業委係脇從嘯聚
除首惡不赦外詔書到日各該官司通行
出榜曉諭許其率黨投首悉免其罪軍還

原伍民還原籍各存恤一年免其差徭其
有能擒捕首惡并竄內首告者照例給賞
如有因其投首乘機邀執希圖功賞者治
以重罪

一內府各監局銀料及段疋等項小民鋪戶
上納使用耗費比之正數尤多往往託之
攬頭誆騙負累不勝其苦自嘉靖十年為
始合照戶部事例通行科道部屬官一體
監收禁革宿弊以蘇民困

一在京在外緝獲強盜妖言姦細等項多有
貪功圖利及無賴狡畨之徒妄拿誣陷冤
抑無伸着問刑衙門從公研審果有冤抑
即與辯理不許拘泥成案若干礙妄拿報
功人員照例從重究治

一京師三大營及十二團營官軍其樁朋銀
兩自嘉靖九年十一月以前拖欠者悉行
蠲免仍免徵以後年分朋銀三年以蘇軍
困以後仍照舊例徵收

嗚呼
大報既成庶遂欽恤之懇恩澤遍布以敷
洪造之仁尚賴忠賢匡朕一人之不逮期臻至治用
光
列祖之休嘉詔告天下俾悉聞知

嘉靖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聞承祧主器必在元艮繼位嗣服惟宜
傳長故曰君之儲貳是謂今昔咸同朕以支人
仰承
皇天洪眷纘嗣
皇祖不圖即位于今已訖一紀大婚去後又越十年
每思傳繼之久虛若履薄冰而戰懼上塵
聖母佇望之深下遺臣民引領之至朕心震惕朝夕

匪寧昨歲元輔建策慎選淑女以備妃嬪之御
用廣嗣緒之求朕請于
慈命闡于
祖考卜吉納九氏以用資繁衍之祥助烝嘗之職者
乃於今年八月十九日
皇天降祉
祖宗鑒蔭朕第一子生屬麗嬪閻氏出是皆
皇考
聖母鍾祥積慶而衍及孫謀者也茲用播聞中外誕

布寬恤所有開示並宜奉行
一自嘉靖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昧爽以前
官吏軍民人等有犯除謀反叛逆子孫謀
殺祖父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家長殺
一家非死罪三人採生折割人謀殺故殺
蠱毒魘魅毒藥殺人強盜妖言奸黨失機
并事于邊方夷情及人命十惡至死罪者
以及大體大獄至惡情重不赦外其餘已
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罪無大小咸

赦除之敢有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
罪之
一各王宗室屢以貧難奏告情甚不得已各
該有司全不與處置輕視朝廷欺辱國姓
以致困苦饑寒無門控訴自詔書到日即
便查處補給敢有違慢者許各親王具奏
治罪
一各宗室年七十以上者有司各給米十石
絹十疋綿十斤庶人年及七十者一體給

米五石絹五疋

一宗室子女有年二十以上未成婚配者各該撫按等官卽便督令該府長史輔導官限三月以裏保送前來以憑禮部覆請

一鳳陽高牆庶人或因祖父數十年前得罪遷發子孫至今淹禁或夫男已故遺下妻妾人等仍未放回者累有詔旨欲行寬釋所司入貢視之如故紙通不查議法司備查節年遷發高牆庶人原行卷案分別輕

重等第中間情犯可原拘禁年久及子孫妻妾人等連累淹禁議奏定奪

一宗室有因事革住祿米者俱與照舊關支

一先年江西逆賊宸濠謀逆干連人眾累有旨令與分豁奏請久不奉行自詔書到日卽便查復

一兩京三品以上文官例該廕子未及三年考滿者俱准與廕一子入監讀書

一兩京文官未及三年考滿者幷在外七品以上歷任三年果無過者查奏俱與應得誥敕

一武官應得誥敕已經請給年遠未曾撰黃者謄黃官卽與查撰給散

一武職官除失機重情不宥外凡一應干累詿誤及有司官因小忿爭陷虧枉革職者俱許具奏聽與分理

一文官五品以上武官四品以上署職試職者幷試職御史俱與實授仍與應得誥敕

一公侯駙馬伯幷內外文武官員旗士人等有因事革去罰住祿米俸糧者照舊關支

一官吏軍民人等有爲事問發充軍除原係真犯死罪饒死及事干謀反黨逆失機强盜人命不赦外其餘放回原衛原籍寧家隨任

一兩京文官自四品以上有因事致仕年力未衰才識可用者吏部查訪疏名起用冠帶閒住者與致仕爲民者冠帶閒住

一嘉靖九年十二月以前各處軍民人等拖
欠除王府祿糧仍舊催徵外其餘稅糧子
粒草束農桑人丁絲綿門攤商稅戶口食
鹽米鈔諸色課程鹽課魚課等項除已徵
在庫及已經解戶人等收受者詔書到日
各撫按官作速分投差官查明截數起解
原定衙門交割各造冊奏繳查考其未經
收受者盡數蠲免敢有將已徵捏作未徵
侵欺盜用者許諸人告首拿問重治嘉靖

十三年稅糧內除漕運糧斛四百萬石外
其餘不分起存以十分爲率俱免五分以
蘇軍民困苦

一在京各管在外各邊幷順天府南北直隸
山東河南各處軍衛有司騎操孳牧寄養
走遞馬贏驢牛幷種馬騎近年以來虧欠
倒失被盜等項幷有例停候買補者悉與
蠲免以蘇久困若有已補在官者照例押
發交收該管人員若有通同欺隱作弊者
事發治以重罪

一山東河南南北直隸各該牧馬草場子粒
租銀連年災傷以十分爲率自十三年以
前各免五分以蘇民困

一軍民有年七十以上者許一丁侍養免其
雜泛差役八十以上者與冠帶仍給絹一
疋綿二斤米一石肉十斤九十以上倍之

一內外各衙門見監死罪重囚內有情可矜
疑曾經奏請未得饒死者復審是實俱免

死發邊衛充軍其見問重囚若有情可矜
疑及毆傷人延至辜限外身死情真是實
照例仍擬死罪者强盜贓仗不明人命無
屍可檢幷一應重囚監禁五年之上累次
稱冤有詞應合辯問者在內三法司在外
巡按御史公同三司官各會審明白具奏
定奪

一內外各衙門囚犯該追贓物係還官給主
銀貨至五十兩以上幷入官至一百兩以

上監追一年之外及正犯身死拘禁家屬
各勘無家產堪以變賣賠納者開具所犯
情罪奏請定奪其不及前數監追半年之
外及正犯身死各勘無家產幷例該追罰
馬牛等項悉與宥免查照發落其有正犯
在逃未獲監禁家屬證佐不係事干叛逆
劫盜者悉令保候歸結

一在京在外緝獲強盜妖言奸細等項多有
貪功圖利及無賴戳番之徒妄拿誣陷重

罪累有詔旨禁例多不遵守今後問刑衙
門務要從公研審果有宄抑即與辯理不
許拘泥成案若干碍妄拿報功人員照例
從重究治

一各處學校廩增生員有親老無人侍養願
告侍親者聽親終之日復學其廩膳及曾
經科舉年五十以上行止端莊不願進取
者許赴該提學官處告明給與冠帶榮身

一兩京各衙門歷事監生及承差各免歷事
辦事三箇月吏典二箇月後不爲例

於戲主鬯得人允副
慈懷之怡慰承家有繼寔昭古我之通情爰法舊章
用覃大賚詔告天下咸使悉知

嘉靖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惟大婚爲王敎之始克謹於初閨門爲
政化之原其終尤愼是以易著家人之訓詩昭
窈窕之稱二女妻于舜乃致風動四方之休一
德配于周而爲關雎二南之美凡有天下者豈
不想慕之未若其時也朕以宗人作承
明命纘嗣不圖方得紀元之初已舉好逑之典始配
以疾而崩繼立作嬖而廢矧歲時相我
宗祀不可無人而左右承養
慈顏豈宜少后弗正厥名而定位焉能贊治以承乾
乃卜今年正月望之令辰祇聞于
皇天后地請命于
列祖
皇考白于
聖母遣文武重臣持節奉制冊立德嬪方氏爲皇后
贊朕內治統職陰柔率敎六宮母儀四國於戲
天施地生大本藉茲而是建乾剛坤順洪基由

此以隆典爰斯申立之禮成用播三辭而遍諭
敷悉臣民咸宜知之
嘉靖十三年正月十八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惟稱孝以有後爲大著在聖經人生而

望嗣則同王者特重欲

宗祀之綿綿須繼承之續續比歲朕荷

天錫元祥未久而已由斯

聖母重其懷臣民重其望朕每慮此若臨深淵而用

懼惶茲者是歲孟冬之六日仰戴

皇天降鑒幸惟

皇祖慶源朕繼生元嗣乃昭嬪王氏出焉爰循往例

申布恩宜令至所司王者卽行

一自嘉靖十五年十一月初六日昧爽以前

官吏軍民人等有犯除謀反叛逆子孫謀

殺祖父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家長殺

一家非死罪三人採生折割人謀殺故殺

蠱毒魘魅毒藥殺人强盜妖言奸黨失機

幷事該地方夷情及人命十惡至死罪者

及充軍人犯不赦外其餘已發覺未發覺

已結正未結正罪無大小咸赦除之敢有

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

一各王宗室屢以貧難奏告情甚不得已各

該有司全不與處置輕視朝廷欺辱國姓

以致困苦饑寒無門控訴先年曾有詔諭

着令有司查補祿糧通不遵行顯是抗違

自詔書到日卽便查處補給敢有仍前違

慢者許各親王具奏治罪

一各處親郡王如有謹身修行樂善好學孝

親敬長敦宗睦族足以勵世者許彼處撫

按官員具實奏聞獎勵

一宗室有因事革住祿米俱與照舊關支

一各王府將軍中尉年七十以上者各給米

十石絹十疋綿十斤庶人年及七十者一

體給米五石絹五疋

一兩京三品以上文官例該廕子在任未及

三年考滿者俱准與廕一子入監讀書

一兩京文官在任未及三年考滿者幷在外

七品以上官歷任三年無過者俱與應得
誥敕
一兩京文武官署職試職者俱與實授仍與
應得誥敕
一王府官有年老願致仕者進散官一階其
歷俸三年無過者給與應得誥敕後不為
例
一內外文職官有養病致仕及因事去任年
力未衰才識可用曾經科道及撫按官保

舉者吏部查奏起用其一應冠帶閑住者
與致仕為民者冠帶閑住係干欺情者不
在此例
一公侯駙馬伯幷內外文武官員旗士人等
有因事革去罰住祿米俸糧者照舊關支
一嘉靖十六年天下稅糧不分起運存留以
十分為率俱免三分災傷地方免四分以
蘇民困
一軍民之家有年七十以上者許一丁侍養
免其雜泛差役年八十以上者有司給絹
一疋綿一斤米一石肉十斤九十以上者
倍之其男子年八十以上為鄉里所敬服
者加以冠帶榮身
一各處稅糧馬草戶口鹽鈔門攤課程光祿
寺廚料及供應牲口幷三宮皇親功臣莊
田屯田子粒自嘉靖十二年十二月以前
但係軍民拖欠者撫按官查勘是實悉與
蠲免其已經收在官不拘多寡盡數起解

一嘉靖十六年漕運糧斛四百萬石內除例
該折銀外其餘以十分為率六分本色四
分折銀正兌米每石七錢改兌米六錢後
不為例
一天下各州縣編僉均徭有餘剩丁糧在小
戶者聽其空閑不許一槩追徵違者坐以
贓罪
一各處鹽場有因雨水損壞合廠消化鹽課
曾經撫按官奏報勘實者並免追賠

一內外倉場官攢人等有虧折糧草監追年久除侵盜虛出等項照舊監追外其有浥爛損折者悉免追賠後不爲例

一各處水坍沙壓等項田地稅糧負累人戶賠納曾經具奏者撫按官查勘明白照例除豁各處衛所有釋放軍伍遺下屯糧負累官旗賠納者亦與查勘除豁

一嘉靖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以後各處武職子孫赴部襲替照例減革至總小旗者

俱以冠帶終身後不爲例

一在京各營在外各邊并順天府南北直隸山東河南各處軍衛有司騎操孳收寄養走遞馬贏驢牛近年以來虧欠倒失被盜等項并有倒停候買補者悉與蠲免

一山東河南南北直隸各該牧馬草場子粒租銀連年災傷以十分爲率自十五年以前各免四分

一內外衛所在逃官軍人等詔書到日限三個月以裏赴官自首以免本罪復還職役差操

一在京輪班操備官軍有因地方災傷上班來遲例該罰班補操者俱免罰補

一武職官除失機重情不宥外凡一應干累註誤及有司官因小忿爭陷虧枉革職者俱許具奏聽與分理

一內外各衙門囚犯該追贓物係還官給主監追五年之上及正犯身死拘禁家屬勘

無家產賠納者悉與宥免查照發落

一問刑衙門有因正犯逃故累及家屬親隣干連證佐監久不係重情者即將釋放

一在京在外緝獲强盜妖言奸細等項多有貪功圖利及無賴𢧐畬之徒妄拿誣陷重罪累有詔旨禁例多不遵守今後問刑衙門務要從公研審果有冤抑即與辨理不許拘泥成案若干碍妄拿報功人員照例從公究治

一各邊將領等官平昔謀勇出衆累立戰功
偶因失事革職閒住及充軍等項年力未
衰猶堪任使者詔書到日聽撫按科道官
查訪疏名奏聞兵部酌量起用
一各處學校廩增生員有親老無人侍養願
告侍親者聽親終復學其累舉不第年五
十以上願告退閒者給與冠帶榮身仍免
本身雜泛差役
一兩京各衙門歷事監生及承差各免歷事
三箇月辦事官一箇月辦事吏兩箇月當
該吏四箇月後不為例
於戲震𨚗毓祥上承
宗祧之祀離明增耀下敷臣庶之懽詔告天下俾悉
聞知
嘉靖十五年十一月初六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惟王者之政莫不以祀典為先故謂國
之大事在祀與戎而祀尤重焉夫郊所以事
天
廟所以事
先其道一而已矣未有不相關者也朕以沖愚宗末
仰叨
上帝下簡俾嗣
天位君臨四方思典禮之重大者祀為首焉每念于
茲切與長慨奈何經傳所傳亦多雜亂聖賢不
獲接緒聖經殘破莫修是以
郊祀襲合祭于屋下之文
廟祭沿異室同堂之制褻瀆之甚謂比同牢功德不
別
太祖莫尊朕乃不暇他顧祇聞于
皇天默卜于
皇祖親簡忠賢與之同力首建

圜丘方澤以事
天地明陰陽之位而不可混褻續創
昭穆羣廟以祀
祖宗彰
太祖爲當尊尊之
王復作
太宗廟于羣廟之外表
祖功
宗德之不遷以享百世之祀更

皇考廟曰
獻皇帝廟别擇吉區以避渠道大工悉成遂定五歲
大祫
禘祭之禮于
太廟以祀
皇初祖而奉
太祖配焉每特享
祖宗以立春于
本廟夏秋冬皆合享于
太廟循時祫之典季仍修
大祫禮于
太廟
皇考止修四時之祀以避豐禰之嫌奉安旣成將覃
恤典由是先致孝于
慈闈庶伸誠于
璇闕恭上
兩宫徽號曰
昭聖恭安康惠慈壽皇太后

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慶禮旣備推愛宜頒王
者遵承條布于后
一自嘉靖十五年閏十二月十二日昧爽以
前官吏軍民人等有犯除謀反叛逆子孫
謀殺祖父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家長
殺一家非死罪三人採生折割人謀殺故
殺蠱毒魘魅毒藥殺人强盜妖言姦黨失
機并事于邊方夷情及人命十惡一應眞
犯死罪不赦外其餘已發覺未發覺已結

正未結正罪無大小咸赦除之敢有以赦
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
一宗室子女有年二十以上未成婚配者各
該撫按官即便督令該府輔導官限三月
以裏保送前來以憑禮部覆奏
一慶府台滋先年因事遷居省城日久着令
回府冠帶閑住岷府彥汰先年因事革爵
已給冠帶着復原爵
一各處帝王陵寢前代名賢及本朝公侯駙

馬伯文武大臣敕葬墳墓有被人毀發荒
穢不治者所在官司即與修理照例編僉
附近民人一丁看護免其雜泛差役其塋
域所占地畝稅糧一併除豁
一京官三品以上致仕大臣年八十以上者
有司備禮問勞仍量給人夫月米
一兩京文武官自本年十一月初六日開讀
後試職署職并總小旗習前未經實授者
俱與實授仍與應得誥敕

一公侯駙馬伯并文武大小官員折俸年久
未曾關支者戶部通查盡數關給以後五
年一次關給著為令
一兩京文官自本年十一月初六日開讀後
有陞除到任者俱與應得誥敕
一兩京文官有願貤封其親者悉照舊例
一軍職總小旗自嘉靖十五年十一月初六
日以後為事立功降級調衛者除失機重
情不宥外其餘俱以原職役回還原衛帶

俸差操
一兩京各衙門歷事監生并知印自本年十
一月初六日開讀後各免歷辦三箇月
一各處起解糧草等項中途有遇水火盜賊
曾經所在官司勘明到部者悉免追賠
一各處倉場先年失火延燒糧草等項經該
官攢斗庫人等問發追陪者悉皆有免
一雲貴廣西湖廣四川等處土官告襲者部
書到日各該三司官員作速體勘明白定

名具奏暫免赴部行令就彼襲職後不爲

例

一累年充軍人犯除人命免死竊盜三犯及
嚇詐財物指稱打點者不赦外其餘原問
衙門査奏定奪其有先年正犯監故招内
無名家屬及充軍者悉與宥免

一在京法司見監死罪重囚累經審錄未決
者刑部具題請敕大臣會同三法司官重
加研審果有冤枉者具由奏請定奪

一大同軍士先年因避官兵畏死走入虜中
逃移四外者詔書到日該地方總督巡撫
官即便出榜曉諭許令回還出首復業各
與免罪仍量加存恤

於戲
郊社正而
廟制正庶慊朕事
天事
祖之心

慈壽尊與
慈仁曾允合夫人情禮情之至爰推恩恤肆及宗親
尚期臣工之協恭俾爾弼君于至治弘猷詔示
悉使聞知

嘉靖十五年閏十二月十二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惟
天眷我國家
皇祖太祖高皇帝始肇于光
皇祖太宗文皇帝戡成于後
二帝之玄功盛烈
高厚同焉朕以支宗荷
天下簡用纘
皇明詔赦 八 嘉靖十七年 三三三
寶位于茲已一十七載矣追繹我
文皇帝之功光
太祖澤蔭後昆繼惟我
皇考獻皇帝躬備聖德慶延于朕輝前庇後載籍弗
聞
文皇帝也宜有功而
祖報焉
獻皇帝也可有德而
宗稱焉庶幾仲孫子崇顯

尊親之至意適因法古典明堂之舉乃稽循
嚴考配
帝之經議命在廷百官會訂至于三再師錫之我僉
謂之同朕以九月九日躬祇奏于
圜丘敢以
大禮請
命分諸命使遍奉朕誠各請
方澤
宗廟
皇明詔赦 八 嘉靖十七年 三三四
社稷以告越二日率羣臣奉
寶冊崇尊
皇祖文皇帝廟號尊謚爲
成祖啓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
帝尊上
皇考獻皇帝廟號尊謚爲
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
帝即日恭行
皇考祔

此葉科圖配補

享于
太廟仍藏
主于原寢是月之二十一日太剛朕躬行季秋明堂
禮于大內
玄極寶殿祇
享于
上帝奉我
皇考睿宗獻皇帝配
神於戲

太享于初成馨物與民胞之意奉
嚴親而
上配答生成罔極之恩禋典忻成慶同民物凡在嵊
輿之內聞詔宜悉欽哉

嘉靖十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開洪荒草昧三才未立追厥開天闢地
於惟
上帝宰御焉載稽往元醜亂我夏於惟
皇祖高皇帝出焉次建寶圖以成
高皇之烈者我
太宗皇帝也中啓明運以光
前勳之盛者我

皇考功德焉於是慶鍾澤積至於今日朕方當童昧
之年丕受仔肩之重夙夜弗肖祇叨荷于
天眷洪深愚暗不才欽感沐于
帝恩隆大位處王公士兆之上君臨四國萬姓之尊
圖報稱于
上帝
皇祖
太宗
皇考之心終日思惟十復七歲剏人君稱皇取莫大

之名於
天又復自謂曰天子而推崇如事父之情何未之思
且賛昊旻上未盡
高覆廣徧之極是以朕特竭愚念巳於此月一日上
辰祇具
册表親率臣民趨詣
圜丘拜上
皇天上帝泰號即復恭思萬類億物皆本乎
天朕爲民物報事

天之心旣少少盡矣惟人之本則非祖何用是因追
本之誠亦實昭我
皇祖丕烈古前所無者故就一辰奉
册寶偕皇后率臣妾躬詣
太廟崇薦
皇祖聖號曰
太祖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太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
成功高皇帝
高皇后肇修陰教允輔

天德加薦
慈謚曰
孝慈貞化哲順仁徽成天育聖至德高皇后復惟
太宗皇帝克成
太祖洪業功備創守前于九月十一日加尊爲
成祖啓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
帝初以季秋
太享之典所關爲民謝福王者大事式循經義之正
特舉宗祀之章況我

皇考玄德升
聞輝前啓後宜薦
宗稱即此之十一日恭上
尊號爲
睿宗知天守道弘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
帝是月二十一日祇
大享
上帝禮于宮右乾隅之
玄極寶殿奉

皇考配
帝玆者六氣始復之辰九皋
大報之典珪璧是奉仰
上帝已垂歆祀帛是將荷
皇天之錫鑒朕衷權戴莫罄名言臣庶同情敢稽
天眖特覃大賚之恩敬布
好生之德條頒此后
一自嘉靖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昧爽以
前官吏軍民人等有犯除謀反叛逆子孫

謀殺祖父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家長
殺一家非死罪三人採生折割人謀殺故
殺蠱毒魘魅毒藥殺人强盜妖言奸黨失
機及事干邊方夷情人命十惡至死幷一
應眞犯死罪及大禮大獄首重者不赦外
其餘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罪無
大小咸赦除之敢有以赦前事相告言者
以其罪罪之
一宗室年七十以上者有司各給米十石絹
十疋綿十斤庶人年及七十者一體給米
五石絹五疋
一天下各王府祿糧多有積年拖欠詔書到
日所司務要留意查處補給
一鳳陽高牆庶人因父祖得罪遷發幷遺下
妻妾人等久罹禁錮誠可矜憫着司禮監
官一員禮部侍郞一員前去查審分別輕
重議奏定奪
一各處郡王將軍中尉有因事減革祿米者

除人命及敗倫傷化外其餘詔書到日爲
始俱照舊關支給事重者撫按官查議奏
來定奪儀賓成婚年遠不曾赴京謝恩者
免罪
一各王府將軍中尉等因祿糧欠缺往往潛
身赴京奏訴有違法禁今後有事親王代
與開奏不許仍前故犯違者究治所奏事
不行
一各處帝王陵寢前代名賢及本朝公侯駙

馬伯文武大臣敕葬墳塋有被人毀發荒
穢不治者所在官司即與修理照例編僉
附近民一丁看護免其雜泛差役其塋域
所占地畝稅糧一併除豁有司不即奉行
者撫按官一體究治

一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幷南北直隸府州縣
嘉靖十八年分除漕運糧斛四百萬石幷
解運京邊錢糧照舊徵兌其餘夏秋稅糧
馬草農桑人丁絲絹布疋絲綿花絨屯田

莊田牧馬草場子粒租銀及甲丁二庫蠟
茶銅漆銀硃等料不分存留起運以十分
爲率俱免三分以蘇民困其十七年災傷
重大地方戶部查奏量行賑恤

一兩京文職幷在外五品以上方面有司四
品官在任未及三年考滿者俱與應得誥
敕

一兩京文武官幷新舊武舉官署職試職者
俱與實授仍與應得誥敕

一兩京文官有因事致仕年力未衰才識可
用者吏部查訪疏名起用冠帶閒住者與
致仕爲民者冠帶閒住

一各衙門辦事進士選期遠者吏部查照舊
例放回依親

一雲貴廣西湖廣四川等處土官歷任三年
查無過犯者給與應得誥敕詔書到日以
前土官應襲替者各該三司官即與具奏
暫免赴京令就彼襲替

一見在兩京各衙門歷事監生免歷事三箇
月承差知印辦事官各免兩箇月當該吏四
箇月辦事吏兩箇月

一朝覲三年京官六年考察係朝廷黜陟重
典考黜者不許辨復禁例甚嚴近年考覈
不當往往假借公法擯斥善類甚傷國體
自嘉靖五年起至十一年止凡經考察能
職官員中間果有正直廉潔材器超卓久
爲公論共惜者着兩京六科十三道從公

薦舉吏部查議奏請起用以伸公道後不
援以為例
一近年各處巡按御史及三司守巡官員在
外擅作威福凌虐下司畢官所在科索民
財饋送供億及故違節年詔旨訪察害人
的三司官若巡按官御史劾奏御史着都
察院考察黜退不敘詔書到日但係訪察
犯人即時釋放
一各邊將官并各處軍職官近年以來各巡

撫都御史及巡按淸軍巡關巡倉各項差
出御史往往摭拾細故劾行參劾前來兵
部無所皂白便稱查訪相同即將革奏及
至推補却又仍用各官保薦多係在前劾
退閑任之人此不過市權要賂朝四暮三
何曾有益國事況武職俱由先世軍功大
小有數非如文官出身多途今數數更易
不常是使人無固志旦夕苟且自保不暇
豈能奮身報國今後撫按等官各秉忠謀
務持大體其餘邊將軍官宜存作養愛惜
之意不許輕易任意參劾兵部亦要酌量
事體不許一槩奏行重取物議
一兩京科道官均有言責近來全不舉職往
往遇事緘默容隱及至有言却又浮汎乖
刺不當事理有負朝廷耳目重寄今後各
科給事中及在道御史着專一舉正各衙
門欺弊糾察官邪不問內外文武大小官
員但有貪酷姦邪徇私壞法者即時指據

實跡明白劾奏
一各處地方災傷小民困苦朕思一夫一婦
皆吾赤子司府州縣官今後務要加意撫
摩愛養如有貪酷官員違例取財非法用
刑破人家產戕害人命者巡撫巡按官指
實奏來處以重典所獲贓財盡追入官撫
按官坐視不舉事發連坐
一科道官互相糾劾原非定制近年拘例塞
責往往挾私報復排擊善類甚非治體今

後不許互糾其給事中御史賢否只着吏
部都察院從公考察
一各處撫按官舉劾官員賢否極爲泛濫往
往先將陞任年淺不當衆保者綴名于前
每舉不下數十人一人保語不下數十字
及奏舉遺闕則盡境內之人並書薦剡公
私心跡覽疏較然吏部不以爲非都察院
不考其過以致臧否不分舉錯倒置今後
敢有仍前濫舉甚至當劾而舉當舉而劾

及撫按官舉劾異同者該科不行糾劾一
體究治
一西北各邊密邇虜寇安危重計莫切於斯
祖宗時名臣勇將輩出兵威振揚北虜遠遁近年以
來所在侵犯如陝西三邊失事奏功時或
相半山西三關屢遭殺虜宣大之警不時
有聞亦往往敗軍失利鎮巡總兵等官好
生有負委託詔書到日各該官員務要盡
忠謀國奮勇建功用心撫綏軍士竭力儲
峙芻糧偏裨將領并行伍士卒中有驍勇
善射膽畧過人長材大器淪屈在下者許
鎮巡官即時薦拔不次擢用爾文武邊臣
有遠猷長策邊防大計許具疏來聞
一在朝大臣庶官宜靖共乃位盡心體國以
佐予一人其或背公營私附下罔上招權
納賄市恩報怨害正醜直交通阿附朋結
阻撓煽構浮言變亂國是有一於此邦有
常刑

一內外各邊軍民大小衙門政務自有
祖宗累朝舊規及見行事例近年以來建議紛紜朝
更夕改其實徒費文移無益事體爲害滋
甚今後給事中御史凡各項差遣出巡事
完回京止許將本等奉行過事情題奏不
許開例條件別議興革該部亦不許依違
奉承一槩題覆在外地方果有應興應革
事宜止許各該撫按官會同三司官議同
奏請在邊方的着鎮巡總兵官會奏如有

仍前故違者該部看詳輕則立案不行重
則參奏治罪
一士夫學術不正邪僞亂真以致人材卑下
文章政事日趨詭異而聖賢大學之道不
明關係治理要非細故朕歷覽近代諸儒
朱熹之學醇正可師
祖宗設科取士經書義一以朱子傳註爲主誠有見
也比年各處試錄文字往往詭誕支離背
戾經旨此必有一等奸僞之徒假道學之

名鼓其邪說以惑士心不可不禁禮部便
行與各該提學官及各學校師生今後若
有創爲詭道背理非毀朱子者許科道官
指名劾奏
一內外文武官員因事謫任降俸者詔書到
日照舊關支
一內外文職官員近來添設太多柴薪俸給
不免重徵小民吏部今後遇缺塡補不許
無故一槩添註

一內外文職官員吏部銓選之時務要量材
授任久任責成不許無故更調以起奔競
一各處起解糧草等項中途有遇水火盜賊
曾經所在官司勘明到部者悉免追陪并
各處倉場先年失火延燒糧草及有浥爛
虧折等項經該官攢斗庫人等問發追陪
者悉皆宥免
一各處軍衛所官舍餘人等置買民田往往
不肯納糧當差不服州縣拘攝致累糧里

包賠着撫按衙門并管糧等官明白榜諭
今後一體坐派糧差不許抗拒違者原買
民田追奪入官
一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已經旌表年及七十
以上并軍民之家男婦年八十以上者有
司各給絹一疋綿一斤米一石肉十斤九
十以上者倍之其八十以上男子加以冠
帶榮身
一天下歲貢生員自嘉靖十八年爲始至二

十一年止順天應天府學加貢六名在外
府學加四名州學三名縣學衛學二名
一軍職總小旗自嘉靖十五年十二月十二
日以後爲事立功降級調衛者除失機重
情不宥外其餘俱與原職役回還原衛帶
俸差操
一嘉靖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以後各處武
職子孫赴部襲替照例減革至總小旗者
俱與冠帶終身後不爲例

一藩邸從龍人員歷事勤勞官至指揮僉事
以上者子孫俱與世襲
一武職官除失機重情不宥外凡一應干累
註誤及因事忿爭虧枉革職降級者許具
奏該部聽與分理
一各邊軍民男婦或被搶擄或有罪逃陷入
異域年遠走回的鎮巡總兵及管軍等官
卽與收留安插加意存恤若有誣以姦細
妄殺報功者抵死

一在京各營在外各邊幷順天府南北直隸
山東河南各處軍衛有司騎操孳牧寄養
走遞馬驘驢牛凡一應虧欠倒失被盜等
項該追價銀及買補者各處牧馬草場子
粒凡被小民拖欠者自嘉靖十七年十一
月以前除已徵已補在官照例起解交收
其未完之數悉行蠲免該管人員敢有因
而侵欺者致以贓罪
一在京在外緝獲强盜妖言奸細等項多有

貪功圖利及無賴戳沓之徒妄拿誣陷重
罪累有詔旨禁例多不遵守今後問刑衙
門務要從公研審果有冤抑卽與辯理不
許拘泥成案妄拏報功人員照例從重究
治
一兩京三法司幷在外問刑衙門官員不肯
用心講明律例詳讞獄情惟事箠楚煅煉
甚則怵勢徇情故出故入又有明知冤抑
拘於成案回護原問官員相視不與辯理

法司堂上官在外按察司官近來吏部不
循舊規所用多非素習刑名之人上下因
仍苟且不以憲典法爲重以致獄多冤民
上干和氣朕每軫慮及此深加隱惻今後
各官宜體朕意以愛恤民爲心無肆苛虐
無縱詭隨務俾政和刑清天下無冤以副
成朕平明之治如或仍襲故常無所省憚
朕將有重懲焉
一在京各營在外各邊官軍倒失馬疋應追

椿朋銀兩自嘉靖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
日以前拖欠未完者悉行蠲免以後仍照
舊例追收
一官吏軍民人等有爲事問發充軍除原係
眞犯死罪饒死不赦外其餘放回原衛原
籍寧家
一近年以來京班官軍做工勞苦其有脫班
來遲應該送問罰班補操者盡皆宥免
一內外衛所在逃官軍人等詔書到日限三
箇月以裏赴官自首與免本罪復還職役
差操
一內外武職比試過違限查扣住俸官員自
嘉靖十五年十二月以後至嘉靖十七年
十一月開讀以前原住俸糧悉與關支其
比試不中回衛與支半俸者亦與全俸照
依原限起送再比
一以上宥罪覃恩并戒勵文武臣工事宜詔
書到日凡百有位宜即悉心殫力着實奉

行以副朕代
天子民至意
於戲事
天事
帝而事
祖
考
郊大報典
室大享以同伸報

功報
德而報
生成
皇矣
天
皇矣
祖考斯竝盡慶豔神人怀極民物澤流
帝惠有血氣者其思之以
尊親言寫朕情凡見聞者宜念哉而祇繹布于華夏

播彼夷狄欽哉

嘉靖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
至尊無上固人主所以奉
親於生存
令聞不已尤人子所以顯
親於沒後揚諸
天道而不忤察諸人情而允諧爰薦
尊稱用光

遺烈洪惟
聖母大行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至性純粹厚
德含弘逮事我
皇祖妣孝惠皇后徽音克嗣於
先朝久相我
皇考睿宗獻皇帝內範聿彰於藩服勤儉之化布於
宮闈而罔懲仁愛之風敷於邦國而無間善積
深厚慶澤悠長施於冲人肅膺
寶命凡宣猷振弊與道致治亦塈

祖宗之洪業咸賴
聖母之慈訓也竊夫
壽宮頤老方逾六袠之齡
仙馭升遐遽違四海之養追攀莫及摧割奚堪永惟
不朽之圖議舉易名之典茲卜十二月二十七
日祇告
天地
宗廟
社稷恭上

尊謚曰
慈孝貞順仁敬誠一安天誕聖獻皇后於戲采集衆
論之公成予一人之孝尚慰終身之慕誕垂奕
世之休播告寰區使咸知悉
嘉靖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惟人君奉
天命而君臨天下所重者大本係焉是以自神禹至
今率遵此道用一人心也比歲朕荷
皇天俯眷元嗣誕生數歲之間疊承
洪造顧朕何人鉅膺
帝德深惟
皇祖垂裕之恩

列聖累積之大
皇考功德玄隆
皇妣善慈廣萃慶集朕躬顯受丕荷至有今日茲念
祖宗家法具在
慈囑切朕亦中冀文武群臣屢請左右元僚力贊咸
以國本之定此其時也朕亦思惟欲圖久大之
治安須蚤定立於儲貳兼以藩輔之重故同建
本而行適取明旦元吉是維今月一日朕躬祇
請

命于
皇天
皇祖分命諸臣告于
方澤
列聖
太社稷
帝社稷
神祇大須冊寶立朕元子載壑爲皇太子分封第二
子載至爲裕王第三子載圳爲景王慶典旣成

恩澤斯霈舉昭代之彝章答敷天之至望爰申
大賚條布于左
一自嘉靖十八年二月初四日昧爽以前官
吏軍民人等有犯除謀反叛逆子孫謀殺
祖父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家長殺一
家非死罪三人採生折割人謀殺故殺蠱
毒魘魅毒藥殺人强盜妖言姦黨失機及
事下邊方夷情人命十惡至死幷一應眞
犯死罪及大禮大獄首重者不赦外其餘

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罪無大小
咸赦除之敢有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
罪罪之
一各王府親郡王嫡母與生母並存者詔書
到日其嫡母准加稱太妃生母准授封爲
次妃
一公侯伯有因生母未授封而併其妻不得
封者許一體誥封
一宗室年七十以上者有司各給米十石絹

十疋綿十斤庶人年及七十者一體給米
五石絹五疋
一各處宗室及儀賓有志講學讀書者許親
王延請儒師與同該府長史教授等官考
校勸勉以資進益果有志行不苟學有成
效者奏聞獎勵
一
累朝及見在公主子孫有志向學者許廕一人送國
子監讀書

一兩京文職三品以上官未及三年考滿者
俱與應得誥敕仍廕一子入監讀書
一王府官有年老願致仕者進散官一階其
長史歷任三年無過者給與應得誥敕
一兩京文官有犯公罪充軍爲民者者查所
犯情由開奏定奪
一武職官除失機重情不宥外凡一應干累
詿誤及因事忿爭虧枉革職降級者許具
奏該部即與辨理

一文武官吏監生知印承差生員軍民人等
有爲事見發運磚運灰運炭納米及追罰
馬匹做工擺站煎鹽炒鐵充軍伴儀從膳
夫等項悉宥其罪各還職役寧家隨住軍
職例該帶俸差操照原擬發落
一在京文武官員之家除里甲正役外其餘
一應均徭雜泛差役照依正統元年事例
全戶優免如有詭寄田糧靠損小民者聽
撫按官叅奏治罪

一大漢將軍侍衛二年半以上者給與冠帶
四年半以上者授試百戶
一軍官旗軍將軍力士校尉舍人餘丁有爲
事發遣各處立功瞭哨者盡行放免復還
職役例該帶俸差操者不許管軍管事
一被災地方應免錢糧詔書到日爲始已徵
在官者收作本戶下年該納之數未徵者
照例蠲免以蘇民困
一各處地方災傷小民困苦者巡按司府州

縣官加意存恤有流移散即時招徠或爲
飢寒所迫一時嘯聚爲盜者即令自首解
散悉宥其罪仍一體賑濟安插
一各處逃軍逃匠逃囚人等自詔書到日爲
始限三箇月以裏許於所在官司首告與
免本罪軍還原伍匠仍當匠民放寧家其
各處解軍之人有因違限問發充軍者放
回寧家後不爲例
一光祿寺厨役年老殘疾者告官審驗是實

放回寧家有司照缺僉補上林院監原僉
養牲種菜等項人戶其有老疾不堪應役
戶內無丁項補者許該監官驗實具奏放
回原籍依住
一各邊方方面知府等官在遠効勞撫按官
保留不得赴部給由者吏部查訪賢能不
拘常資陞用以均勞逸
一各處倉官及收粮經歷守候二年之上放
支不盡者仍聽全支本等俸給

一內外文武官員總小旗因事罰俸住粮者
詔書到日照舊關支
一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已經旌表年及七十
以上并軍民之家男婦八十以上者有司
各給與絹一疋綿一斤米一石肉十斤九
十以上者倍之其八十以上男子加以冠
帶榮身
一天下歲貢生員見今應貢到部有年老不
願仕者與從七品散

一各處府州縣儒學廩膳生員有年五十以
上并停廩年久不願進取復學者並與冠
帶榮身
一兩京各衙門歷事監生知印承差辦事官
當該吏除前次恩免外以後撥到辦事者
監生免三箇月知印承差辦事當該官吏
各免兩箇月
於戲宜王宜君衍本支於百世錫福錫祿溥仁
化於萬方允協

神人之大猷益篤邦家之永祜徧播華夏俾悉知悅

嘉靖十八年二月初四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聞聖人之治天下也率皆以孝爲先蓋
所以教民作範焉弗孝何以上人乎朕以菲才
叨承
天眷君茲黔首主御華夷所事者人極重焉故首正
父子天倫之正復宗
考廟當有之
宗適者積愆衆淼累于

慈聖
鑾輿遐邁哀徒摧五內之傷
鳳寢再圖禮厥宜
二親之共匪自經營何慰夙夜乃於今年仲春之十
有一日
奏告于
天地
宗廟
社稷徧達于
百靈衆秩於十有六日駕徂荆楚之舊藩躬覲承
天之
嚴寢越二十有五日駐蹕龍飛內之卿雲宮齊潔肅
誠定禮備樂有五日元吉祇
奏告之祀于
皇天奉
皇考睿宗獻皇帝上
配報
生恩而拜謁

顯陵答
神功而躬祭
社稷以及道經之望徧兼舉諸王羣職迎覲獻誠
雖未如四狩之巡亦以見省方之意且朕何人
敢堯舜似秖欲伸送終之道以求夫永世之安
庶幾教天下也今
玄寢之制置既詳
親體之魄安攸定但念本根所在百姓繫懷勞擾久
時民艱當軫承天府自明年爲始特免田租三

歲湖廣地方與免明年田租五分之一北直隸
河南二處亦與免明年田租三分之一用見朕
懷恤之意期以今月二十三日還京於戲愼終
思永立愛敬以式臣民經始求臧建中業以遺
孫子尚賴忠賢匡于至治詔爾華夏宜悉知之

嘉靖十八年三月二十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惟邃古之世道隆化洽人淳氣和
君者曰堯曰舜而爲臣者乃禹乃益不可及矣
降是禹湯文武繼作而有稷契周召以佐之亦
不可尚矣下而曰漢唐宋其間誼辟英君之時
見終未若上古之休或多災害絕未有如今日
之變者也朕
皇祖高皇帝膺

天順人復夏掃穢功德之盛無前大烈朕以藩嗣當
皇兄升遐之日
命朕入繼大統朕嗣
天位十有七歲之間思報
祖德先正
太祖南面之尊備建
七廟之制加爲
尊謚用罄追崇賴二三大臣協恭力贊然非朕變更
成典實本信任古道他悉罔忌自謂報荅

本源之情少盡詎意有今日之變云也今年四月五
日夕初正以恒陽之雨爲榷當時
仁廟倏忽火起驟然暴作加以猛風四發人無措手
相視號籲莫容救護卽刻
仁廟
成祖廟
主同燬延燹
太廟及
昭穆羣廟秖存

睿宗廟安全朕自昨冬孟月患疾至今元氣未復精
神失舊食飲減首氣血兩虧一聞奏報若墜深
淵欲赴火中思無濟事且因病未全復益加癯
瘁力疾奉
慰
祖宗于
景神殿祗戴罪
奏謝于
上帝
皇祇告于
太社遣官徧祭
百神書報宗室諸王詔示天下臣庶庶使知一人之
重罪致上延
七廟之御棲按厥咎原無可吝已爰將寬恤之文頒
示圖復之力所司奉行條布于後
一嘉靖十五年十二月以前各處軍民拖欠
除王府祿糧仍舊催徵外其餘稅糧子粒
草束農桑人丁絲綿門攤商稅戶口食鹽

米鈔諸色課程鹽課魚課等項除已徵在
庫及已經解戶人等收受者詔書到日各
該撫按官作速分投差官查明裁數起解
原定衙門上納交割各造冊奏繳查其未
經收受係小民拖欠者盡數蠲免敢有將
已徵捏作未徵侵欺盜用者許諸人首告
拏問治以重罪其嘉靖十六十七年一應
該解本色錢糧除已收有本色者照舊起
解外如未收有本色准令計價折銀起解

上納

一內外倉場官攢人等有虧折糧草監追年久除侵盜虛出通關等項照舊監追外其有浥爛損折者悉免追賠後不爲例

一各處衛所官軍月糧有經年累月不得關支者巡撫官督令司府等官量爲處給以蘇困苦

一各處民不聊生皆由差役繁重詔書到日各撫按官卽查先年舊規將新增一應濫

差所在量爲裁革

一司府州縣衛所并驛遞等衙門官員中間多有不守法度科害軍民并徭役人戸供應下程索要拜見常例等項名色財物并指稱公用以一科十及徵收一應錢糧通同收頭庫役分取秤頭銀兩入已軍民無所控訴以致流離逃亡致傷和氣各該撫按官務要嚴加禁革拏問重治

一守巡兵備分守守備等項官員分駐地方除本等廩給之外索要各州縣衛所里甲旗軍供應下程設置筵宴低價强買貨物等項爲害多端着各該撫按官嚴加禁革訪察叅問

一各布政司并直隸府州一應大小錢糧坐派所屬須要奉到各部題准勘合方許遵行分派其未奉勘合分毫不許擅自科派事發重治

一十年大造黃冊乃里甲賦役所關最爲要

務各府州縣掌印管冊官員多有通同縱容吏胥里書人等受財那移里甲更改戸籍飛灑詭寄稅糧虧折糧總負累糧里包賠致起丈量之議深爲民害卽今正當攢造黃冊之年各該撫按官嚴督布政司管冊及府州縣掌印管冊官各要持廉秉公用心督造禁革奸弊冊完之日設法查對如有前弊官員以罷輭叅黜里書照例從重問擬發遣

一在京在外有孤老殘疾不能生業者即便收入養濟院照例給與衣糧毋致失所

一宗室年七十以上者有司各給米十石絹十疋綿十斤庶人年七十者一體給米五石絹五疋

一天下各王府祿糧多有積年拖欠詔書到日所司務要留意查處補給

一各處郡王將軍中尉有因事減革祿米者除人命及敗倫傷化外其餘詔書到日爲

始俱照舊支給事重者撫按官查議奏來定奪儀賓成婚年遠不曾赴京謝恩者免罪

一宗室子女有年二十以上未成婚配者各該撫按官即便督令各該府輔導官限三箇月以裏保送前來以憑禮部覆奏

一天下歲貢生見今應貢到部有年老不願仕者給與從七品散官

一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果有卓異實跡者有司具奏褒賞旌表其已經旌表年及七十以上并軍民之家男婦年八十以上者各給與絹一疋綿一斤米一石肉十斤九十以上者倍之其八十以上男子加以冠帶榮身

一光祿寺供應牲口自嘉靖十五年以前但係軍民拖欠者撫按官查勘是實悉與蠲免其已徵收在官者截數起解

一各處歲辦藥材除已徵在官者照例送納未徵之數自嘉靖十五年以前盡行蠲免

一每年各處朝貢夷使僅萬餘人彼各異鄉風土未宜寧無欲歸之念凡各夷到館之日該部凡應行事件作速查理題賞之後即行關領錢糧刻期給散各該衙門亦不許故意怠惰淹留在館虛糜供應以失朝廷柔遠之意

一順天南北直隸山東河南各該軍衛有司孳牧寄養走遞馬騾牛驢并種馬馬騍倒

失虧欠等項該追本色價銀京營各邊官
軍倒死騎操馬匹該追樁頭朋銀自嘉靖
二十年四月初五日以前除已徵外未完
之數悉皆蠲免
一京營并各邊騎操馬匹倒死數多該管營
操領班等官例應參問及解馬官吏違限
例應提解來京送問者俱各免究
一近年以來驛遞疲憊大甚良由差役浩繁
加以包攬之徒倚公侵費今後各王府并

各該衙門凡一應不急之務俱各差人類
奏以省驛遞之費在驛供役之人各該撫
按守巡等官嚴加禁革凡不係眞正關文
或人情手本一例查革不許應付及有包
攬侵費臨期躲避誤事者從重問罪以節
財用
一各處京班官軍連年借撥做工十分艱苦
其有脫班來遲應該送問罰班補操者悉
與宥免原差催軍官兵部即便取回

一各邊走回人口有被邊將藏匿殺死以圖
報功陞賞者甚傷和氣撫按官眾奏得實
照殺降例抵死
一內外武職官總小旗有因事住俸粮者悉
令照舊關支
一凡應襲武職有一二三輩未經比試例該
罰俸及起送到部比試違限查扣住俸并
比試不中止給半俸悉皆免其罰俸准全
支給俟二年之後起送再比

一內外各衙門囚犯該追贓物係還官給主
銀貨至五十內以上并入官至一百以上
監追五年之外及正犯身故拘禁家屬各
勘實果無家產堪以變賣賠納者開具各
犯情罪奏請定奪其不及前數監追一年
之外及正犯身死者各勘無家產悉與宥
免查照發落若係埋葬銀正犯見在者仍
依律追給
一各處布政司并南北直隸處所軍民詞訟

除謀逆并盜賊攻陷地方重情外其餘一
應輕重事情須要自下而上陳告若驀越
來京奏告者法司照例問罪將所奏情詞
類行原籍官司問理干碍司府衞所州縣
者行巡按御史或巡撫都御史問理不許
輒便擬奏差官提勘攪擾地方

一各處地方災傷小民困苦各該司府州縣
官如有不行撫摩愛養恣其貪酷取名違
例科罰非法用刑破人家産殘害人命者

巡撫巡按官指實奏來處以重典撫按官
亦要以身率下若坐視不舉事發連坐

一各司府先年大木解戶行至中途被水衝
泛比與侵欺不同若追賠年久至監死戶
丁者查實即與蠲免釋放

一供應惜薪司擡柴夫已經解有工食銀雇
覔自嘉靖二十年以後俱免解人以省京
畿勞費其先年拖欠未解夫銀查係小民
拖欠者悉與蠲免

一軍器除存留備用及胖襖存留本處給散
者各照舊成造外其應解工部者俱自嘉
靖二十一年起至二十五年止各照數徵
收折色銀兩解部別用以免軍民造作運
解之勞以後年分仍解本色

一節年輪班人匠除二十年以後按季解當
外以前年分有欠班未補者悉與開免申
間有丁盡戶絶節黃冊清查的實本管官
司即與開除毋得貽累里甲

一在京在外各衙門見監因犯監追贓物未
完者除侵盜官錢粮誆騙强索人財物應
該還官給主者照舊監追其餘彼此俱罪
及一應入官之贓悉免追徵

一內外倉場官攢斗級及粮戶人等有虧折
粮草及各處鹽場官吏竈戶人等虧損鹽
斤監追年久者除侵盜虛出等項照舊監
追外其有浥爛損折失火延燒并因雨水
損壞倉廒消化鹽課者撫按官勘實悉免

追贈

一各處軍民及罷閑官吏生員人等往往捎以建言爲由上書奏事希求進用及潜住京師投托勢要揑寫本詞生事害人着緝事衙門逐一訪拏送問處治輕則遞回本籍重則枷號發遣

一兩京法司及在外問刑衙門近年以來軍民詞訟不行卽時問理又聽犯人展轉攀捨以致淹禁日久因而病死者往往有之

寃抑不伸致傷和氣今後務要上緊問結毋致枉濫久禁

一內外問刑衙門一應見監見問囚犯有累經伸訴寃枉者所司明知其屈却乃拘泥成案或避嫌疑不爲辯理詔書到日果有情可矜疑者卽便審實合辯問者從公辯問如或干連逃躱事難決斷與人命無屍可檢强盗賍仗不明及年久無賍人死無証者原問衙門備開矜疑緣由奏請定奪

一在京在外緝獲强盗妖言姦細等項多有貪功圖利及無賴戳畨之徒妄拏誣陷重累有詔旨禁例多不遵守今後問刑衙門務要從公研審果有寃抑卽與辯理不許拘泥成案其妄拏報功人員仍照例從重叅究治罪

一兩廣雲南等處地方近因安南征調轉輸民力勞瘁着各該巡撫官加意寛恤

於戲仁敬孝以爲德必自今而加勉責在台躬

寅恭忠而弼亮須伊始以交修望爾有位要究夫邦興于多難之機勿便謂后勿類先王之行雖時君罔肖甲宣當念我邁德湯武共圖夾持之道用盡回天之誠敷告中外都使聞知

嘉靖二十年四月二十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惟德懋施遠禮重愼終此隆古聖王經

制崇典所以成先德者禮無不備也朕自繼統

以來尊養

皇伯母亦旣有年迺今旦夕遠追 思隱切稽行闡

名之禮具在典彝敢奉而行之洪惟

皇伯妣昭聖恭安康惠慈壽皇太后中德統備柔道

惠從事我

皇伯考孝宗敬皇帝翊理乾綱修明內治誕育

皇兄武宗毅皇帝丕承鴻業保預靈休州儀旣著徽

號式彰暨予冲人勉圖化理仰荷

慈範式我言閫一朝升遐四海咸慟祇奉

遺誥眷念朕躬以及子孫黎民三復訓辭哀切朕衷

爰考日章博采輿論於八月二十四日敬告

天地

宗廟

社稷上尊謚曰

孝康靖肅莊慈哲懿翊天贊聖敬皇后嗚呼惠德難

名徽音如在顧情文之兩盡庶罔㬻之無窮布

告萬方咸使知悉

嘉靖二十年八月二十五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孝子之至莫
大乎尊親古之訓也我國家
宗廟之制自
太祖肇基首立
四親廟其後更制同堂異室比因稽古之制用協七
廟之文是以創建式師周典迺以鬱攸不戒原
之昭穆不明用是復同堂之建實有不得已之

情爰循
更制崇構
新宮時祫祭享奉
太祖正位居尊
成祖及
列聖與我
皇考睿宗
皇兄武宗俱同堂而序享獻之節悉用往儀大工既
訖茲以七月初一吉辰敬告成事奉安

列聖神主
聖靈希安朕志莫伸維時
典禮之成宜廣推仁之惠所有寬恤事宜開列于
後
一自嘉靖二十四年七月初二日昧爽以前
官吏軍民人等有犯除一應眞犯死罪并
事干邊方夷情及充軍人犯不赦外其餘
自徒罪以下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
正罪無大小咸赦除之

一浙江等處十三布政司并南北直隸府州
縣嘉靖二十五年分除漕運四百萬石并
解運京邊錢糧照舊徵兌起運其餘夏稅
秋糧馬草農桑人丁絲絹布疋絲綿花絨
屯田莊田牧馬草場子粒及甲丁二庫錫
淶銀硃等料不分存留起運以十分為率
俱免三分四川湖廣貴州出産大木小民
搬伐運送勞苦尤甚免四分以蘇民困其
二十三年以前起解錢糧侵欺事發者限

三月以裏完覆批單照常釋放

一各處逃亡人戶流離他方情願復業者除免差役二年里長不許勾擾其山東淮陽鳳陽等處拋荒田土數多許諸人告官承種仍免粮差三年三年之後如果成熟方幾量納輕粮各州縣官有能招撫流民復業及開墾荒田數多者撫按官保薦擢用

一各處軍民田粮如有詭寄飛灑移坵換段等弊以致田粮不均虧損小民者許被害

人戶具告所在撫按兩司即與委官踏勘丈量明白粮歸奸詭人戶辦納不許奸猾之徒捏生事端將一縣一府田地不分有無規避一槩均丈以滋奸弊所在官司亦不許輕易聽從以騷擾小民違者從重究治

一宗室子女有年二十以上未成婚配者各該撫按官即便督令該府輔導官限三月以裏保送前來以憑禮部覆奏各府祿粮多有積年拖欠詔書到日所司務要留意查處補給

一兩京文官在任未及三年考滿者俱與應得誥敕署職試職俱與實授仍與應得誥敕有願馳封其親者悉照舊例

一文官除考察并犯贓罪及行止有虧外其餘有因事爲民者准與冠帶閒住

一京師三大營及十二團營官軍椿朋銀兩以前拖欠者俱准令蠲免仍免徵以後年

分朋銀三年用蘇軍困以後仍照舊例徵收

一武職除納級外原係軍功陞授署職試職者俱與實授

一在京各營在外各邊并順天府南北直隸山東河南各處軍衛有司騎操孳牧寄養走遞馬贏驢牛委係倒失被盜并有例停候買補者俱准令蠲免其已補在官者照例發該管人員交收若有乘機欺隱作弊

者事發治以重罪

一在京輪班操備已到做工官軍既有搬運木石之勞合於本身及將戸内親丁一名量免本衛雜泛差徭果因地方災傷該班來遲止令補班免其送罰

一大同軍士先年因避官兵畏死走人虜中逃移四外者詔書到日該鎮總督廵撫官即便出榜曉諭許令囘還出首復業各與免罪仍加存恤

一緝事衙門除人命强盜機密重情等項重事許其訪拏奏治其餘軍民輕犯係干有司掌行者不許一槩騷擾

一宗室有因事革減禄粮者除敗倫傷化打死人命重情外其餘自詔書到日爲始俱照舊支給

一湖廣川貴採運

廟建大木官商預領銀兩除侵欺嚴追外其有阻險出運致擬重罪追價者工部通行三省撫按官坐委守廵逐一體驗丈量果係堪用木植足抵原領官銀責令運至水次准與記收申部行文類總解京備用仍與分豁原罪

一各邊近年虜寇傷殘地方如山西太原忻州汾州宣大廣昌膳房等處俱遭慘毒良可憫惻雖曾議加賑恤未見著實舉行詔書到日撫按官通行各該府州縣等官查照見在軍民并老幼孤寡丁口蠲免該年

租稅差徭務令漸復生理其全無依倚者即爲處給衣食毋令失所以體朝廷子愛元元之意

一兩京各衙門歷事監生并知印承差當該吏見歷辦者各免二箇月辦事官吏各免一箇月

於戲

闕宮有侐鴻規既復於巍崇

寢成孔安殷薦克伸於妥侑固未副冲人之永思特

蚤慰一時之孝念也詔告天下尚咸知悉

嘉靖二十四年七月初二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 宜
祇守於遵奉無窮焉昭著光明炳然煥然如存
心儀祭祀禮儀大明集禮諸書備在禮樂制度
之宜罔不該括朕以宗藩冲昧之人以
天序入倫奉
天明命入承祖位長此萬夫深惟元后之職甚重方

嗣守之不暇敢遽爾以紛張特惟大報之禮王
者大事
郊祀之典羣祭之首稽之太古皆本諸上下之定位
陰陽之正義祀
天祭
地各有其時禮文規制亦別其宜奈何後世以來人
情不古若欲勝理危神人無一道期可神人並
一途非宜遂爲尊
天地之祀謂當同夫婦同牢之禮褻慢爲尤瀆雜亦

甚神祇鬼並祀於一時
天地人同日爲一理理固惟一分實有異程子有伸
大報之理當各從其類各用其時之言朱子有
祭定分無合之嘆斯大賢之格言非後世常
人恒士之所云者洪惟我
皇考肯定
大祀之典有
圜方二丘以爲壇之制有冬夏二至以行事之文此
萬世不刊之亦萬世所當遵行之也朕昨以二

月之吉三請卜告修復大典之命于
皇祖蒙、
允鑒焉雖卿士間有弗同亦未終焉非者或以時屆
舉盈爲戒或以民力未充爲言朕弗之顧惟體
皇祖之心爲心遵
皇祖之鑒以爲恃乃命勳輔文武重臣于五月十三
日吉董工舉事朕親奏告于
皇天
祖考建

圜丘於
南郊之
大祀殿前以每歲冬至行
大報禮
方丘於北郊之安定門外以每歲夏至行祭地禮仍
於孟春於
大祀殿行祈穀禮于
上帝
二郊俱奉我

太祖高皇帝配
神祈穀仍奉
二聖同配及築朝日夕月二壇各用其時以伸禮
神報功之意念斯典禮所關甚重近雖書示宗室諸王
使知所以然而天下之廣隩深谷豈能戶曉人
知或致疑駭以徒爲勞民之舉更張
成憲之文故特用播告以今大竣今年冬至朕
大報禮于
皇天
圜丘嗚呼惟辟奉

天宜殫祇若之敬曰子事
父尤嚴欽順之誠雖誠敬之道非可專於儀文度數
之間然起
厥乃心豈無借諸規制禮情之備矧敎民而嚴上須
盡制以協中詔告天下備悉聞知

嘉靖　年　月　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惟我
祖宗聖聖相承至治鴻功越度千古曁我
皇考大行皇帝以經文緯武之德建安內攘外之功
增光
先朝垂庇後世方幸永賴遐爾上賓特厪憑几之言
屬以神器之重朕煢煢在疚本不忍聞而文武
群臣天下耆老軍民合詞勸進至於再三辭拒
弗獲乃遵

遺詔以是月二十六日祇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即皇帝位以明年爲隆慶元年仰惟
帝命之垂貺深惟繼述之艱責倪焉自省豈所能勝
然而
先志不可不成
聖訓不敢不奉是用推類以盡義適變以時宜期愆

舊恩適弘新化所有合行事宜條列于後
於戲覲耿光而揚大烈方勉盡於孝思贊帝祧
而翊皇猷實有資於忠藎凡爾有位尚體朕心
各攄匡輔之誠共保昌熙之祚播告中外咸使
聞知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惟自古聖王其生也天下之人相與尊
而親之其沒也相與頌而思之若堯舜禹湯文
武是也洪惟我
皇考大行皇帝以上聖之德撫中興之運湛恩所被
莫不歸仁明威所加罔不震慴蓋在臨御之日
爲天下所尊親久矣逮乎
宸衷厭世龍馭遐升朕銜恩茹荼不勝擗毀而凡百
臣庶亦莫不摧心泣血有考妣之感焉茲朕敕
諭文武羣臣稽古禮文議爲
諡號博采輿論允協至公乃於正月十九日祇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奉册寶恭上
皇考大行皇帝尊諡曰
欽天履道英毅聖神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廟
號

世宗諒闇蒴方其頌而思焉之心均無窮也屬殷禮
之既舉爰渙號之用頒大仰
皇考之徽稱則必信從其治敎感
皇考之餘澤則必翊戴於邦家尚一乃心用若予化
播告遐邇咸使聞知

隆慶元年正月二十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禮不可以忘本而孝莫大乎尊親是以自
古聖帝明王暨我
祖宗列聖纘祚膺圖君主天下莫不致隆于所生蓋
天理人情之至也成憲具存在朕惟尤切焉洪
惟
皇妣榮淑康妃生稟巽明躬備坤則事我
祖妣既克嗣于徽音奉我
先皇寔贊成夫陰敎和惠洽乎九御恭儉剬于四方
委祉發祥誕育冲眇不惟保愛之曲至抑且訓
廸之周詳茲朕獲奉
宗祧紹
列聖之弘休纘
先皇之大業固皆慈誨之貽也顧音容已隔歎霜露
之屢經尊養欲伸悲風木之不待永言感慕倍
結深衷乃考舊章並詢輿論特舉追崇之典遹
隆儷極之稱于正月二十一日祇告

天地

宗廟

社稷恭上

尊謚曰孝恪淵純慈懿恭順贊天開聖皇太后於戲

至恩罔極鴻儀少展于孝思大德難名顯號但

從于節惠庶廣普天之譽用爲永世之辭播告

華夷俾咸知悉

隆熙元年正月二十七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聞古者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是以內
外和順國家理治稱盛德焉朕茲誕膺
天命君臨萬方深惟王化之成宜資女士之助妃陳
氏受命
先皇配朕潛邸徽音克嗣坤道夙彰是用祇告
天地
宗廟

社稷以隆慶元年二月初九日冊立爲
皇后正位
中宮共承
宗祀庶弘刑海之化益開萬禩之原播告中外咸
宜知悉
隆慶元年二月初九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自古帝王奉天子民思弘永世之圖莫不
崇建元良豫定儲貳所以隆國本而繫人心也
我
祖宗列聖造其續緒累洽重熙率由茲道朕荷
天之眷早錫胤祚長子　英資岐嶷睿質溫文仁
孝之德夙成中外之情允屬昨朕嗣登大寶文
武羣臣即以建儲爲請朕以子年方在沖幼未

之許也茲者禮官復稽
先朝彝典疏懇至於再三詢謀僉同理難終拒爰諏
吉旦祗告于
天地
宗廟
社稷授冊寶爲
皇太子上以奉
九廟神靈之統下以慰兆人翊戴之心盛禮既成普
天同豫肆頒渥澤覃被多方所有寬恤事宜條

列于後

一各王府應得祿米有缺少者各該巡撫都御史督率所屬查催完納

一宗室子女請名請封選婚該府查勘明白遵照新頒奏格徑自奏請禮部查果無礙即與題覆於內如有事體不明者方行巡按御史查勘其先前行查者部書到日巡按御史作速勘報以便題覆長史敎授等官如或刁蹬故違稽錯該部查出參奏治罪

各處親郡王及將軍中尉等如有謹身修行樂善好學孝親敬長惇宗睦族足以勵世者許各撫按官具實奏聞獎勵

一累朝及見在公主所出子孫有志向學者許廕一子入監讀書

一天下祀典神祇所以保庇生民有司務在誠敬以奉祭祀壇廟遇有損壞即時修理毋致褻慢其各處帝王陵寢及名臣賢士

墳墓有被人毀發者所在有司即與修理仍禁約不許樵採牧放

一自隆慶二年三月十一日昧爽以前凡官吏軍民有犯除真犯死罪十惡失機貪贓酷刑及潛住京師冒探爲奸指名誆騙侵欺一應錢糧俱不赦外其餘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咸赦除之敢有以赦前告言者各以其罪罪之

一浙江等處布政司并南北直隸府州縣隆慶二年分秋糧除漕運四百萬石南京倉糧各處屯糧起運一應京邊錢糧照舊徵完起解外其餘各存留地方者但免十分之三以甦民困隆慶元年以前年分起解錢糧有侵欺事發者限三月以裏能完獲批單俱與免罪照常釋放

一南北直隸浙江陝西河南山東山西輪班匠價已徵在官者截數起解如有因貧難拖欠者及順天河間二府有拖欠葦課者

各布政司南北直隸有拖欠年例磚價并歲辦課鐵本色黃白蔴折色者查係嘉靖四十五年以前俱與蠲免其或匠丁故絕葦地被水衝沒無存所司仍與查勘的實具奏除豁

一南直隸浙江原派藍靛槐花烏梅梔子紅花等料已該工部召商買送織染局應用今後都着免派不許有司重復科擾

一兩京文官一品至九品各給與應得誥敕先已給領者與進本品勳階一等如品同而職銜不同照見任改給署職者仍與實授試御史試中書候實授之日各補給有願移封移贈者聽若先已移封移贈今給與本身及妻誥命在外二品以下七品以上方面有司官不分已未考滿但於本任內曾經總督撫按等官薦舉二次以上者亦與應得誥敕先已給領者於本品內進勳階一等

一兩京三品以上文官未及三年考滿者許廕一子入監讀書

一文武官員五品以上致仕在家實年六十以上者各進階一級二品以上致仕大臣年八十以上者有司具奏存問其有不係犯私罪爲民者與冠帶閑住閑住者與致仕

一王府官年老願致仕者進散官一級其長史歷任三年無過者給與應得誥命

一各邊將領及各處軍職近因督撫巡按巡關巡屯巡鹽等衙門陞遷任滿循例參劾數多屢屢更易以致人無固志廢弛職業各官務要虛懷秉公於各將領軍職除失事重大及貪酷異常者不得衆劾外其餘管事未久無大過惡者宜存作養愛惜之意不得苛責輕論兵部亦要酌量題覆以服衆心其被參題未結經薦用已立有功者開具前後功罪輕重有無相當奏請定

奪不得一槩行題
一各邊將領等官有素著謀勇累立戰功偶
失事革職閑住及充軍等項年力未衰者
堪任使者詔書到日撫按科道官查訪疏
名奏請定奪
一軍職官有因班軍運糧違限參奏降級者
不拘已未問結各該撫按官查開軍數糧
數多少及所違限期久近分別奏請
一各處運糧官軍偶値風火等項損失官糧

非力所及者許陳告所在官司勘明具奏
儘其家產變賣賠補完足與免本罪
一各處武官襲職十年以上人文不到部例
不准襲但道路有遠近年力有少壯家道
有貧富一槩革襲不無有沒汗馬先勞兵
部卽便查議定奪
一各處倉官及收糧攢典守候二年之上放
支至一千石以下者撫按卽委官查盤交
與見任官攢接管起送免其守支

一各處逃亡人戶情愿復業者俱免差役二
年里長不許勾擾其自東淮揚鳳陽等處
拋荒田土數多許諸人告官承種仍免粮
差五年之後方照常辦納各州縣有能招
撫流民復業及開墾荒田數多者撫按官
保薦擢用
一旌表義夫節婦孝子順孫所以勸勵風俗
近來各處有司視爲常事富者曲爲保勘
貧者終身不得何以勸善今後不論貧富

如果事實郎中呈巡按御史勘結奏聞以
憑旌表所有敢有稽遲者罪之
一軍官旗軍將軍力士較尉舍人餘丁有爲
事問發立功瞭哨除前欵所開不赦外其
餘盡行放免復還職役例該帶俸差操者
仍不許管軍管事中間有立功未滿病故
者子孫准免減俸
一大漢將軍侍衛二年半以上者給與冠帶
四年半以上者授試百戶將軍侍衛二十

年以上者亦俱冠帶榮身
一各處儒學生員有親老無人侍養願告侍親者聽親終復學其屢舉不第年五十以上願告退閑者許與衣巾終身仍免雜泛差役
一各處逃軍逃匠逃囚人等在京限一月以裏赴通政司在外限三月以裏赴所在官司具首與免其罪軍還原伍匠仍當匠民放寧家

一在京在外緝獲強盜妖言奸細等項多有貪功網利及無賴番役妄拿拷打誣陷重罪今後問刑衙門務要從實研審的確有冤抑即與辨理毋致虧枉
一朝廷設立問刑衙門專為雪理冤濫近來問刑官多有喜立聲名故為深刻逞私挾讐誣陷良善又有一種奸民自知犯罪難免故意牽連干問人衆以致經年不決累死無辜之人今後在内在外問刑官務要以矜恤存心使刑協乎中罪當其情毋得文致煆煉以致冤抑如有以誣枉訴者務與虛心審勘從公辨理其有接受詞訟除強盜人命例應簡驗及田土例應踏勘俱各照舊外其餘止許行提緊關人犯作速問斷不許一槩拘禁
一凡政治得失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
於戲震男主器益培萬載之丕基巽命敷恩用衍一人之大慶詔告中外咸使聞知

隆慶二年三月初九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以涼德纘奉
丕圖君主萬方於茲六載實夙夜兢兢圖惟化理
惟恐有孤
先帝付託乃今遘疾彌篤殆不能興夫生之有死如
晝之有夜自古聖賢其孰能免惟是繼體得人
神器有主朕即棄世亦復何憾
皇太子翊鈞聰明仁孝令德天成宜嗣皇帝位其

恪守
祖宗成憲講學親賢節用愛人以綿
宗社無疆之祚內外文武羣臣協心輔佐共保靈長
斯朕志畢矣其喪禮悉遵
先帝遺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釋服毋禁民間音樂
嫁娶宗室
親王藩屏是寄不可輒離本國各處鎮守總兵巡
撫等官及都布按三司官員嚴固封疆安撫軍
民不許擅離職守聞喪之日止於本處朝夕哭
臨三日進香遣官代行廣東廣西四川雲南貴
州各處布政司七品以下衙門俱免進香詔諭
中外咸使聞知

隆慶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我國家光啓鴻圖傳緒萬世
祖宗列聖創守一心二百餘年重熙累洽我
皇考大行皇帝明哲作則恭儉守文虛已任賢勵精
圖治蒞臨馭六載而天下晏如四裔來賓兆人
蒙福方
燕貽之永賴遽
龍馭之上賓

顧命眇躬屬以神器朕方煢煢在疚不忍遽聞而文
武羣臣及軍民耆老人等合詞勸進至於再三
辭拒弗獲乃仰遵
遺詔俯順輿情於六月初十日祇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即皇帝位朕以涼德方在沖年惟
上帝之眷命孔殷
祖宗之基業至重兢兢夙夜懼不克堪尚賴文武親
賢共圖化理爰暨萬方黎庶與有嘉休其以明
年爲萬曆元年與民更始所有合行事宜開列
于後
一
祖宗成法至精至備所當萬世遵守近來有司不考
憲度往往自作聰明任意更變其有稱爲
祖宗成法者又多遷移出入殊非
祖宗立法本意致令事體紛紜軍民惶惑豈成治理
今後內外大小衙門官務要仰求

祖宗之意明考
成法一一遵行違者以變亂成法論其有從前更變
者俱行查復若果係時宜不得不然許詳
具事由奏請准允乃行
一自隆慶六年六月初十日昧爽以前官吏
軍民人等所犯除死罪極惡情眞及充軍
係邊將失機喇唬兇徒積年聚衆投充投
獻撥置教唆詐冒侵欺誣執良民威逼一
家二命畧誘畧賣挾制騙害并近奉

欽依矜疑饒死充軍等項及口外爲民情罪深重者
俱不赦外若竊盜逃軍三犯投匿名文書
未及害人謀殺人傷而不死并人命延至
辜限外身死審有別因者悉免處死發邊
衛永遠充軍其饒死充軍逃回例該原擬
死罪者免死仍發原衛至於犯該死罪監
禁十五年以上篤疾者免死釋放其餘一
應充軍徒杖等犯不分已未遣配已發覺
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罪無大小咸赦除

之敢有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
一宗室節年因事減革祿粮者除敗倫傷化
姦盜人命重情外其餘詔書到日全革者
准支三分減去一分者准全支以資養贍
一宗室子女奏請名封選婚者近年每以過
期參駁停閣或因錯誤行查立案積久多
致失所今後應奏請者該府即與保勘具
奏承奉長史等官不許抑勒致令失期其
自隆慶六年六月初十日以前各王府有

曾經奏報請名請封及奉有勘合選婚各
過期者并節因錯誤行查覆回到部者該
部一體勘無違碍即與題覆施行
一鳳陽高墻庶人已故所遺子孫妻妾無罪
拘繫未及放回者撫按官即與查明奏請
釋放其節年越關赴京逓回拘禁閑宅者
一體分別原犯情由具奏定奪
一軍國錢粮用有定數近來邊費浮於歲額
若不計有無槩擬蠲免後復搜括小民反

受其害今自嘉靖四十四年四十五年并
隆慶元年錢粮除金花銀不免外其餘拖
欠夏秋稅粮馬草農桑人丁絲絹布疋棉
花絨戶口塩粮塩鈔皇莊子粒各色粮價
屯田牧馬草場子粒租銀磚價匠價破柴
柴價等項悉從蠲免其二年三年四年各
量免十分之三淮安府徐州地方屢被水
灾民不堪命及廣東惠潮二府兵傷特重
除照前蠲免外仍再全免隆慶二年三年

以示優恤前項錢粮除已徵在官者照數起解若經收人役通同吏書乘機侵盜改換簿籍將已徵捏作未徵者許諸人首告治罪

一戶部召買并各處採買金珠寶石祖母碌猫睛等項及隆慶五年欽降樣式燒造江西磁器詔書到日除已買採燒造者照數起解其未完者悉行停止

一各處織造粧褟紵絲紗羅綾紬等項除額辦歲造并工部奏派之數照舊解運外其陝西蘇杭嘉湖并應天府等處差人坐守織造者悉皆停免已織完者照數起解未完者并已徵物料交與所在官司准作歲造內支差去內官即便回京違者罪之

一薊鎮自庚戌後歲調南北客兵甚多勞費不貲原欲借為防禦之助因以練補土兵乃二十年來即以客兵為用曾無練補好生欺玩除已往不究外兵部便行文該鎮

督撫等官通計本鎮兵馬總數內見在主兵若干客兵若干其主兵不足之數着實練補補得一名即當減去客兵一名每年將補得主兵若干該通客兵若干督撫等官自行奏報巡關御史閱實題奏施行若漫無所補或補不堪用及查閱不實者各治以罪

一內外文職官考滿原有稱職平常不稱職之分其復職降黜與恩典有無即照所考定奪此係舊例近來一槩考稱殊非明試之義今後各官給由兩京堂上官在外撫按官務要考其治行優劣據實開報吏部都察院仍要嚴加考覈分別稱職平常不稱職照例施行不許一槩含糊奏請

一自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以後至隆慶六年五月以前建言罪廢諸臣吏部備查中間如果情非挾私才力堪用者議擬具奏起用其以言事及各衙門官因公事罰俸

任俸者即以開去降俸者與復原俸
一大小文職官員凡致仕閒住爲民充軍但
不係考察及犯枉法贓私者吏部逐一查
開奏請充軍者放回原籍爲民者與冠帶
閒住閒住者與致仕中間如有才識年力
尚堪任使曾經舉薦者許一體遇缺推用
其有以養病違限革職者若違限未久姑
與敘用以後仍照近題事例行
一各處該納諸色課程門攤商稅魚課棗株
鈔貫茶課顏料牲口藥材等項除已徵在
官外其餘小民拖欠未徵者自隆慶五年
以前悉免今年量免十分之三以蘇民困
一兩淮兩浙長蘆四川各鹽運司鹽課司提
舉司拖欠遠年鹽課除已經開中有引照
舊煎辦給商及存積在官聽候中賣外其
餘自隆慶五年以前未經開中額數拖欠
或存積年久風雨消折等項巡按御史勘
實一體蠲免遇有納剩餘鹽或小民自行

煎辦鹽折不多者仍照舊許令本處貿易
不在興販私鹽之例
一先年加派光祿寺廚料銀兩已經戶部議
改濟邊今雖急用但前項錢粮原係額外
豈可重累小民詔書到日除已徵在官者
仍解部外以後年分悉停止不許朦朧派
徵
一各處鈔關錢鈔本折輪徵折色解部濟邊
本色解送天財等庫計今該庫見貯數多
將本色暫行停止俱令徵收折色三年接
濟邊儲如有應賞錢鈔不敷戶部另行議
處
一陝西沿邊及兩廣等處軍民田地先年被
賊蹂踐拋荒者及各處荒閒官民田地各
該巡按御史按察司官勘實具奏該徵夏
秋錢粮農桑絲絹戶部悉與蠲免仍聽本
處軍民不拘土著流來諸人但有情愿承
佃有司驗畝給撥三年之後方許量行起

科就於本處倉厫送納先將給撥過人畝
姓名目冊報戶部查考
一各處沿河沿江海洲蕩漲出田地或係先
年坍塌有主者所司查明照數給主種辦
根草或係無主新漲而爲豪强擅利者盡
數查出計畝酌量陞科卽充補抛荒所遺
正糧有司先將撥給過地糧數目冊報戶
部查考
一各處審編差役原有正數節年有司指稱

別項名色紛紛加派及一應無名供應之
類科索旣繁賦稅無出閭閻蕭索實爲隱
憂詔書到日各有司官卽照舊額速行改
正此外不得擅科一錢擅增一役撫按務
要嚴查叅治坐贓罷黜
一鰥寡孤獨及篤廢殘疾之人有司依例存
恤毋令失所見在養濟院者各給米三斗
布一疋肉二斤其在京各色人匠陰陽醫
士廚役等項年七十以上悉皆放免應僉

此葉科圖配補

補者照舊僉補內外各衛所軍人年六十
以上果有疾病不能應役聽其依親仍行
原籍勾丁補役爲事發遣邊遠充軍充吏及
充膳夫遞運所夫年七十以上及有篤疾
者悉放回爲民
一各處儒學生員有食糧年深挨貢不前者
遂成終棄今許於額貢之外順天府每學
各添貢二名在外府州縣學各添貢一名
俱於年深廩膳數內挨次考選以示疏通

止行一年後不爲例其年老不能待貢願
告冠帶者給與
一萬壽廣善二壇說戒僧人指以戒法誘惑
愚民有傷風化照舊禁革
一武官誥敕朝廷所以報功勵世近年所司
刁措以致各官不敢續黃兵部便行文天
下軍衛衛門逐一清查果有年久未續者
許本衛所保勘明白准與續黃以後襲替
必須親齎誥敕與黃選查對相同方准選

授

一京營及各處騎操孳牧馬匹倒失被盜應追負補及椿朋等銀除已徵在官外其在隆慶六年六月初十日以前未完者悉與蠲免

一內外大小武職官除眞犯死罪及事干軍機重情不宥外凡一應干累詿誤犯該充軍立功等項及領運粮完領操班完者所司查明奏請定奪其失機不係失陷城池

及殺虜至二百人之上內有年力精壯尚堪委用者許其具奏所司查實題發邊衛充軍勒限立功過限無功仍舊論死

一各處額編民壯快手本爲緝捕盜賊而設近來盡數差占或赴各兵備道團操遇有草寇竊發有司束手無措今後不許占役一人悉令放回各衙門該州縣責成掌印巡捕官操練各兵備道巡歷之日比試查驗其保甲一事尤爲弭盜良法兵部便行文各處着實舉行

一盜賊生發迫於饑寒者十之一二起於豪俠者十之七八有司漫不經心反爲隱匿不報上司以致滋蔓猖獗頻年紛紛奏報刼獄盜庫正坐此弊以後各該撫按官務要嚴督司道府衛州縣掌印巡捕等官地方但有盜賊即行緝捕務在得獲每季終各將該管地方有無失事及獲過盜賊名數中報查考敢有隱匿不行從實開報者

提究如律若撫按姑息容隱聽科道官參治

一城池所以衛民沿邊沿海尤爲緊要屢詔增飭有司漫不經意一遇冦至輒被攻毀兵部便行於各該總督提督兵撫按等官各將所屬城池逐一閱眎分別堪守與不堪守者應動何項銀兩修補原無城池者作何建立通限三箇月以裏具奏定奪

一軍役有重役不問三處五處遇有事故如

果戶內人丁消耗只併一處勾丁補役其
餘悉行開豁及有丁倒戶絕并同名同姓
被人妄報連年勾擾者有司從實體勘得
實卽爲轉達該府兵部開豁毋得展轉勾
攝剝削無辜亦不許指此爲由一槩將有
丁之家徇私賣放空歇軍伍違者各治以
罪

一畿內各府州縣節年寄養馬匹內有年齒
衰老節次充軍揀退不堪負累小民餧養

兵部行文太僕寺分管官督同該府州縣
管馬官勘實變賣價銀轉解太僕寺貯庫
湊補買馬支用

一廣東廣西等處先因賊首作耗逼脅人民
相從爲盜除已命征剿處治外其脅從餘
黨畏避罪犯逃散山林或奔遁海澳勢不
能散者與赦前罪詔書至日許各回籍復
業所司量加優恤

一中都留守司河南山東都司軍職止因班
軍違悞叅奏降調別無贓私過犯者自隆
慶六年六月初十日以前不分已未問結
悉從宥免

一內外各衙門有問完官吏軍民人等罪犯
已經奏請未曾奉旨發落應該宥免者卽
行查照發落其有監候行勘未報人犯罪
應宥免者并正犯在逃監禁家屬証佐不
係干謀反叛逆劇賊者悉令保候歸結

一內外各衙門見監死罪重因曾經撫按恤

刑衙門奏請駁回再問者詔書到日覆審
明實速與奏請定奪毋得淹滯

一內外各衙門見監因犯該追贓物除侵盜
係官錢粮銀五十兩粮百石以上并入官
銀百兩以上照舊監追外其餘一應給主
入官還官銀粮不及數并免追徵內應監
追者若正犯身死拘禁家屬年久各勘無
家產堪以變賣賠納開具所犯情罪奏請
定奪其各處官攢人等有因查盤粮草腐

朽浥爛及失火延燒虧折數多問罪監追
者果無侵欺情弊亦皆免追
一在京緝事衙門緝獲强盜妖言奸細等項
多有無賴番役貪功網利妄拏拷打誣陷
重罪今後問刑衙門如遇送到務要從公
研審的確果有寃抑即與辯理毋致虧枉
一各處拖欠工部各項本色物料如桐油蘇
鐵之類内除成造軍器供應器皿備賞賜
皮張羊毛外其餘自隆慶五年以前未徵

者悉皆蠲免已徵者照數起解敢有將已
徵捏作未徵者治以重罪
一内監取用南京及蕪湖各抽分廠竹木板
枋除年例應解者照舊起解外其拖欠自
隆慶五年以前悉皆蠲免各監不許朦朧
移文追取
一各處衛所歲造軍器并有司該造弓箭弦
條自隆慶五年以前拖欠未完者悉免補
造其收過有司物料准作以後年分該辦
之數敢有因而侵欺者治以重罪
一川貴湖廣等處先年採運大木各該官吏
軍民人等有多領木價及多用夫價監追
年久若勘無家產及正犯身故者并與放
免
一近年天下軍民窮困府藏空乏重以營建
大行皇帝山陵各該衙門工作除城垣墩臺關隘倉
厫漕河等項例該修理者指實具奏定奪
外其餘一應不急之務悉皆停止不許擅

自移文興工其在外司府軍衛州縣等衙
門非奉朝廷明文一毫不得擅科一夫不
得擅役違者各治以罪
一各處水坍沙壓等項民屯田地稅粮負累
軍民賠納曾經撫按查勘明白具奏者該
部即與除豁其各處衛所有釋放軍伍遺
下屯粮負累官旗賠納亦與查勘分理
一各處有奸猾巨惡捏寫本狀起滅詞訟把
持官府毒害良民與凡一應喇唬光棍巡

按御史着實訪拏問罪務要叅伍體察得
其眞情不許遣托非人濫及無辜
一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病許諸人直
言無隱
於戲纘大承休惟奉
累朝之成憲布德施恵用洽萬國之懽心將升大猷
在謹初服詔告天下咸使聞知

隆慶六年六月初十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以寡昧祗奉
宗祧永惟盡倫盡制之君皆有尊親養親之典益禮
緣分定而孝因心生彝典具存遵循罔後恭惟
我
聖母皇后體備坤儀翼宣化理敷遺後嗣啓佑弘多
我
聖母皇貴妃穆修壼敎克嗣徽音誕育眇躬恩勤備

至肆予小子獲嗣丕基惟
皇考之光命是承亦惟
聖母之訓育是賴崇功報德寔切朕懷宜各極於尊
稱以承綏乎至養是用博采羣議祗率舊章以
本年七月二十七日謹奉冊寶上
聖母皇后尊號曰
仁聖皇太后
聖母皇貴妃尊號曰
慈聖皇太后大禮肇舉洪恩誕敷所有寬恤事宜條

列于後

一親王生母封爲繼妃郡王生母封爲次妃舊例上於請敕知會不給誥命今自隆慶六年七月以前凡親郡王生母巳受封者俱准特給誥命又親王庶子受封後其生母例封夫人將軍中尉受封後其生母例封淑恭宜安人若果年踰七十其子孝行著聞亦許奏勘無碍特給誥命後皆不爲例

一親郡王之子有年幼未及請封其奉敕管理府事者果能保護盡心翊贊有道迄王受封不失令名許本王及撫按官奏聞降敕旌奬

一宗室有名位者年七十以上各賜米十石絹十疋凡一應禮儀或衰病不能自行許其子代行以示優老之意其爲庶人者量給三分之一

一兩京文職官員未及三年考滿者俱與應得誥敕如品同而職銜不同照見任改給署職者與實授有願移封者聽若先巳移封今給與本等誥敕

一文官五品以上以禮致仕者各進本品階一級其二品以上大臣年及八十者有司備綵帛羊酒問勞九十以上者具奏遣使存問

一各王府官有年老願致仕者進散官一階其歷俸三年以上父母見存該受封者給與應得誥敕後不爲例

一在京在外官員有以父母在疾願告終養若例候親終起用但其中或有親疾巳平分須祿養子年方壯才堪世用者并近年養病給假違限者例該罷職不敘及曾經論列致仕閑住等項原不係黜退人數事久論定年力可用者該撫按官具以名聞吏部再加查實具奏定奪地方官不許因而受賄市恩冒濫舉薦違者以贓論

一軍職官員爲事立功已滿准收全俸如立
功未滿赦回復職者仍照舊例減支抑筭
限滿方准全支立功未滿病故者子孫襲
替免其減俸
一軍職先年爲事降調兩廣等處烟瘴衛所
病故不分已未到衛子孫爲因路遠不能
赴所調衛分起文承襲許令原衛起送承
襲帶俸差操
一大漢將軍侍衛二年半以上者給與冠帶
又歷四年半以上者授試百戶其將軍年
及五十歲侍衛二十年以上者不拘在役
退閑俱與冠帶榮身
一守備備禦提調操守把總等官中間有統
軍不多止因虜由所管地方侵犯因而撲
殺人畜即問擬守備不設充軍實屬虧枉
詔書到日許於原衛所或配所各該撫按
衙門聲訴查其原犯緣由所領軍多寡與
賊虜是否相當酌擬罪之輕重限一月内

類送定奪
一各邊將領平昔謀勇出衆累立戰功偶因
失事及註誤革職閑住立功充軍等項年
力未衰猶堪任使者詔書到日撫按查訪
的實疏名奏聞兵部酌量起用
一天下儒學生員有因親老無人侍養願告
侍親者聽親終仍許復學其在學累舉不
第年五十以上者許告衣巾終身有德行
著聞者給與冠帶榮身

一軍民有年七十以上者許一丁侍養免其
雜泛差役八十以上者仍發與絹一疋綿
一斤米一石肉十斤若有德行著聞爲鄉
里所敬服者給與冠帶榮身九十以上倍
八十之賜其鰥寡孤獨及篤廢殘疾者照
例存恤毋令失所
一山林隱士如有抱才抱德卓然可爲時用
及武畧出衆膽力過人可備將帥之選者
該撫按官具實奏聞該部再加覈勘酌量

錄用
一天下祀典神祇有司務在誠敬奉祀壇廟
損壞即宜修理各處帝王墳墓禁民採樵
以昭尊崇之典
一革除間被罪諸臣忠於所事甘蹈刑僇有
死無二皆我
太祖高皇帝所儲養忠臣義士我
成祖文皇帝當時亦有練子寧若在朕猶當用之之
語是諸臣罪雖不赦心實可原朕今仰遵

我
聖母遺意褒表忠魂激勵臣節詔書到日各地方有
司官查諸臣生長鄉邑或特爲建祠或即
附本處名賢忠節祠歲時以禮致祭其墳
墓苗裔倘有存者厚加卹錄
一孝順節義乃風化所關近來有司官皆眎
爲末務往往有窮鄉僻邑終身淪沒無聞
者而富勢有力之家小有一行即爲之文
飾張大其事或其子孫貴顯自爲陳乞甚

有奸僞生徒積年猾棍裝捏行實希圖規
避者皆畧不體勘輒與具奏使虛僞者反
見表異而獨行者壅於上聞殊非朝廷彰
善闡幽之意今後各地方有孝子順孫義
夫節婦查係貧難孤苦之人有司官亟與
覈實奏聞旌表不許詭竊虛濫致亂名實
亦不許子孫居官身行陳乞其已經旌表
年六十者孝子給與冠帶榮身節婦給賜
絹布米肉

一總小旗併鎗年及三十歲十年外不到部
者例該革充軍役但地方遠近不等難以
槩革今後量照武職襲替事例南北直隸
湖廣陝西河南山東山西遼東俱限十二
年之內江西浙江廣東廣西福建四川雲
南貴州俱限十五年之內免其查革此外
再有躭延不行告併者方行革充軍役
一在京營衛并在外衛所官軍近因災傷做
工及管軍官科害因而在逃者限兩箇月

以裏在京赴兵部在外赴本衛所首告照
舊食粮差操免其問罪
一各處有司起解逃軍軍丁及充軍人犯赴
衛違限一年之上解人例發附近充軍及
軍丁該發邊衛及極邊衛分充軍者悉皆
宥免解人發回原籍當差逃軍軍丁仍發
原衛着伍
一各衛所官軍折俸月粮有經年累月不得
關支者撫按官速爲處給以甦困苦如州

縣官將應徵軍粮拖欠不行上緊完解及
司府管粮官不行催督者許撫按查照完
欠數從重叅究
一中都留守司河南山東都司京操班軍隆
慶六年七月以前拖欠罰班銀兩以十分
爲率量免五分以甦軍困查有已收在官
及侵欺者仍作速追完起解其應解五分
兵部行文各該撫按官分作二次限二年
催督解完以濟工用如有拖延查叅究治

一刑獄民之司命近來問刑衙門多不諳律
例輕棄人命羅織成獄及奏當上請止具
畧節招由觀其所犯死有餘辜原其初情
或不如此議擬一定辯雪者什之一二枉
死者什之五六至於在外有司衙門尤喜
詞訟繁多便於科罰肥已或一事而干連
數人或輕罪而淹禁一兩月使之曠廢本
業甚有連累至死者無辜徹天致傷和氣
朕甚憫之今後内外問刑官平時務將律

令講究精熟罪無輕重俱要虛心詳審問
擬務從平恕不許法外深求亦不許聽從
上司指使故意出入人罪緝事衙門不許
妄拏平人逼拷成招圖冒功賞有司官不
許濫受詞訟任意科罰笞杖輕罪即時發
落不許淹禁踰時及多拔干証貽累無辜
違者在内聽部院該科在外聽撫按官叅
究重治
一犯罪存留養親備載明律例近來此律不

行殊失朝廷優老至意詔書到日凡軍民
罪囚有祖父母父母年八十以上老疾應
侍家無次人丁者犯該死罪非極惡重情
常赦所不原若誤殺戲殺誣告人累死隨
行親屬等項及充軍并口外為民開具所
犯罪名奏聞取自上裁其徒流無力贖罪
應該發配者止杖一百餘罪收贖俱聽存
留養親務須結勘明的有納賄扶同朦朧
奏請及任情施行者以故出論

一應該償命罪囚遇蒙赦宥俱照大明令追
銀二十兩給付死者家屬如果十分貧難
者量追一半備載開刑條例近年有司亦
不舉行使苦主含冤兇人倖免詔書到日
凡軍民人等犯該人命有遇恩赦及矜疑
饒死者俱照條律施行

一內外各衙門見監人犯以贓入罪者還官
給主應追贓數原未受有真贓止是計費
折筭及各主通併坐罪不係侵肙在官錢
糧亦非強盜搶奪事情重大者即半兩以
上監禁年久節查家產盡絕難以追併者
開具所犯及原擬罪名奏請定奪

一各處解納錢糧到京內外管收人員指索
使用多於原額以致上納掛欠及在京勢
豪在外積棍包攬誆騙久之延挨侵費重
復徵解貽害小民苦累正戶今後該部申
明禁約許被害之人指實奏告及有各布
政使司等衙門積年書吏通同奸猾巨棍

將解京錢糧已行領解任意侵費遂致埋
沒有十餘年人文俱不到部者以國家常
賦養此奸徒深可痛恨詔到各撫按官務
要着實清查嚴行追併并先年該部參提
侵欺錢糧人犯限一月以裏嚴拏正身解
京問理若該司官不能自行查報撫按官
不能着實稽察者俱以罷輭論

一丈地均糧本為良法但中間肥瘠不同等
則各異槩派則田賦不均銖稱寸度則奸

徒遂得以上下其手各有司不能沿坵履
畝逐一查勘其勢必委之糧里吏胥賄賂
交通遂致那移等則增減分數作弊多端
且民間版籍已定一旦紛更田未及均民
先被擾有司終年造冊里甲日費供給徒
爲文具以博虛名戶部通行各撫按官除
民間田地已經丈明百姓樂從者悉遵原
額納糧當差如有別弊即爲究治改正再
不許妄行丈量自立新法擾民違者以變
亂成法論

一大江南北財賦所出全資水利各處設有
水利僉事各府縣又有水利通判縣丞等
官近來往往視爲末務上下因循一遇水
荒即奏乞蠲免賑濟引天災以逃責豈爲
民父母之道今後各該撫按督令專管水
利司道官往來巡歷着落有司官將該管
地方水利着實講求議處何處當疏通其
源何處當挑濬其流壩堰圩坼在在增修
使蓄洩有備旱澇無傷合用夫役取諸得
利之家毋令騷擾若工程浩大撫按官查
將先年導河夫役用剩貯庫及該府州縣
淵池魚課奏留修理堤垸等銀兩酌量動
支有司官有仍前曠職誤事及地方强豪
勢要之家阻撓壅塞專利病民者撫按官
參拏處治

一順天河間二府係畿輔重地工部額派葦
課節年拖欠之數自隆慶六年以前已徵
在官者照數起解未徵者悉皆蠲免以後
照常徵解

一漕渠爲國家咽喉之地近來黃河變遷瀕
河居民十分困苦即今河流雖安民力已
竭隆慶六年應徵椿草灰蔴銀兩俱與蠲
免以示優卹其徭編各夫代役工食原有
定額近來有司務爲節省虛名剋減過多
詔書到日河道衙門查議量加具奏定奪

一工部庫貯鉛鉄近且足用浙江福建課鉄

及河南福建收買鉛鉄俱各蠲免隆慶六年一年内扣留收買鉛鉄料銀仍令該省解部貯庫以後照舊徵買起解

一天下司府州縣課稅抽分衙門俱有定額近年以來凡橋梁道路關津有利處所私自添設無名抽取數多甚爲民害詔書到日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分巡官通行查革有司嚴加禁約不許坐視故縱

一儀真高郵淮安徐邳昭陽南旺馬路等一帶湖地節經行查未見所司回報詔到河道衙門作速查實於内果係沙水占塞准與開豁其實在所受者照舊追徵以備修河之需

一錦衣宣官馬疋走差疲苦每遇倒死比嘗操事例責限買補年終又驗印比較累苦逾深今後除倒死買補外年終止照舊例類造清冊連馬赴寺點驗免給勘合比較煩苛以甦困苦

於戲福隆名壽鴻麻祇迓於
二靈愛始邦家孝治永光於四海播告中外咸使聞
知

隆慶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聞帝王有峻德豐功昭著於當時則必
有鴻名顯號垂示於萬世斯古今之通義國家
之令典也惟我
皇考大行皇帝聰明睿智恭儉寛仁愍
聖學於緝熙攬乾綱於獨斷靈承
帝命軫恤民艱先德政而後刑威崇文教而修武備
外夷賓服中國乂安享六載之昇平垂萬年之

基緒增光
列聖超越百王功德之隆蔑以尚已不幸
龍馭上昇扳號莫逮朕以凉德嗣守
丕基方纘述之盛圖豈光揚之敢後謹命文武羣臣
叅稽古禮議薦
崇稱徧采師言協於公論乃於今年七月初三日祇
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冊寶恭上
大行皇帝尊謚曰
契天隆道淵懿寛仁顯文光武純德弘孝莊皇帝
廟號
穆宗於戲乾坤高厚固蕩乎其難名日月昭垂葢渙
焉而可仰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隆慶六年八月　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聞自古帝王紹聖祈天必隆胤祚蕃以
祗承
宗社茂衍本支邦家之慶莫大於此朕以眇躬嗣登
大寶於茲十年幸方内乂安四夷賓服庶不墜
祖宗丕構惟大婚有年熊羆未協中外人心舉深徯
望朕用是不釋於懷茲荷
皇天錫佑

列聖垂庥以今年八月十一日第一子生係恭妃王
氏出上副
兩宮聖母憂勤之念下慰四海臣民仰戴之情粤稽
舊章用覃大賚所有恩例開列于後
一萬曆十年九月初六日昧爽以前官吏軍
民人等有犯除謀反叛逆子孫謀殺祖父
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家長殺一家非
死罪三人採生折割人謀殺故殺蠱毒魘
魅毒藥殺人強盜妖言姦黨失機并事干
邊方夷情及人命十惡至死罪者及永遠
充軍人犯不赦外其餘已發覺未發覺已
結正未結正罪無大小咸赦除之敢有以
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
一各王府分封既久宗枝日繁祿米歲增民
間地畝所出有限兼以有司怠於催徵地
方時遇荒歉以致常祿拖欠養贍不周深
為可憫詔書到日撫按官各將境內宗祿
及坐派民糧額數通融計算嚴行設法徵
給如有不敷仍酌議裒益通變事宜奏聞

朝廷區處毋使貧難失所有孤親親之意
一鳳陽高牆庶人已故所遺子孫妻妾撫按
官查明奏請釋放其節年越關赴京逓回
閒宅拘住者如止係請乞奏辯別無違碍
亦准釋放
一公侯駙馬伯并内外文武官員旗士人等
有因事革去罰住祿米俸糧者准照舊關
支

一兩京三品以上文官例該廕子在任未及
三年考滿者俱准廕一子入監讀書
一兩京文武官員署職試職并試御史俱與
實授
一內外文職官有養病致仕年力未衰才識
可用曾經科道及撫按官薦舉者吏部查
奏起用其一應因事考察去任的永不許
起用其一應冠帶閑住者俱與致仕爲民
者與冠帶閑住

一近年以來四方災報頻仍民困日久一應
夏秋稅糧馬草農桑人丁絲絹布疋綿花
絨戶口鹽鈔皇莊子粒屯田牧馬新增草
場子粒租銀曆日防夫水夫民壯弓兵機
兵蘆課富戶等項除萬曆七年以前帶徵
拖欠者已有旨盡數蠲免外其諸色課程
門攤商稅魚課棗株鈔貫果品等項已徵
在官者截數起解其未徵分數自萬曆八
年以前悉與蠲免

一天下稅糧除萬曆八年九年十年照舊徵
解及陝西河南山西等處災重地方撫按
官作速勘明將本年錢糧奏請蠲恤外其
萬曆十一年各項稅糧不分起運存留准
免十分之三以蘇民困
一隆慶六年以前各省直金花銀兩查係小
民拖欠年遠難完者准與全免淮鳳等府
拖欠改折漕糧萬曆七年以前帶徵者准
免一半

一南直隸江浙湖廣節報水災萬曆十一年
分漕糧四百萬石除舊例折銀及應免分
數外其餘以十分爲率地方有災者惟改
折五分無災者改折三分不分正兌改兌
俱照萬曆七年事例連席木板楞每石徵
銀六錢其歲熟米賤去處不願改折者聽
其仍運本色
一充軍充徒并編發口外爲民及遷徙安置
人犯已到配所者俱除永遠遷徙安置人

除謀叛家屬不赦外其餘悉准放回原衛
原籍寧家隨住
一侵欠還官銀兩雖情重數多例不應免或
係嘉靖年間事犯正犯已經監故正法拘
禁家屬年久產盡者及各項追贓人犯有
係查盤坐侵訪察坐入風聞叅論原無証
據或正犯已故監併家屬累及親族者刑
部法司備細查明分別年月久近贓數多
寡將應免應釋人犯開具奏請定奪

一萬曆九年以前沿邊沿海倉場官攢商人
守支粮料草束五年之外查盤浥爛虧折
不係正數者不分正犯家屬軍罪以上開
具奏請徒罪以下俱准免追釋放
一浙江等總運粮官員有自漂流掛欠監追
五年之上產盡或身故者子孫准其襲替
照例抑俸還官如係侵盜正犯奏請定奪
其違限註誤及中都等處違誤領班各提
叅住降俸級立功者准與查復宥免

一天下各鹽運司鹽課司提舉司萬曆八年
以前額課拖欠并存積年久風雨消折巡
鹽御史勘實盡行蠲免如數内已經開中
商人赴場聽支者准於辦課贏餘場分自
行買補量於割沒鹽斤數内扣除
一天下司府州縣稅課抽分衙門舊有定額
近年各路開津貨物經由處所擅立牙行
抽稅罔利病民詔書到日撫按司道官查
係額外私設者盡行裁革違者兩京科道

官訪實叅奏
一鑄錢本以利民近因鑄造不精私錢淆雜
及不係產銅去處買運艱難領發行使阻
滯不便詔書到日各該開局鑄錢地方暫
行停止如地方錢法通行官民相安願仍
前鼓鑄者聽從其便
一各省直清丈田粮除丈派均平軍民稱便
者照今次造報文冊坐派徵收外如有短
縮步弓虛增地畝及將山陂湖蕩屋基墳

墓并積荒地土升則派糧貽累軍民者撫按摘查明實准與更正但不許槩行覆丈反增勞擾

一萬曆九年以前各處府州縣官各衛所掌印管屯官催徵民屯錢糧完不及數住俸者俱准開復補支降俸級併立功調衛者撫按官通查原欠分數奏請定奪其有司積穀不及分數住俸者俱准開俸補支降俸者復俸不補支其揑報虛數在任叅降者不准開復去任後叅降者准開復

一各處解部贓罰銀兩節年已有定額近因加增數多致問刑官故入人罪横肆科罰刑獄枉濫傷和召災自萬曆十一年爲始各撫按官贓罰俱照舊數解部濟邊如有積餘留貯各府備賑司道有司敢有故入濫科等弊撫按官不時叅奏處治

一軍職萬曆十年八月以前爲事降調兩廣等處烟瘴衛所病故不分已未到衛子孫爲因路遠不能赴所調衛分起文承襲許令原衛起送承襲帶俸差操其充終身軍已經開伍回衛年六十以上者比照爲民事例子孫准其承襲其爲事降級年六十以上子孫赴部替職者准後祖職未及六十者止許暫替所降職事其爲事立功者許令復職差操與支半俸扣至限滿全支有限未滿病故者子孫襲替免其減俸

一凡應襲武職比試違限例該住俸者免其

住俸比試不中應給半俸者准支全俸俟二年之後起送再比總小旗因誤併鎗革役者該衛所查無别碍不論年月久近許令起送補併還役

一湖廣四川廣西等處宣慰等司土舍應納銀糧替日久不能完納者照萬曆九年兵部題准雲貴事例免其納銀徑令冠帶管事以後土官襲替俱令照舊赴京或地方有事及貧寒不能赴京者其告該管撫按

衙門查明代奏就彼襲替
一畿內各府州縣節年寄養馬匹有瘦弱不
堪者負累小民餧養詔書到日各掌印官
即便勘實呈報該寺照依時估變價解寺
貯庫其節年倒死無作踐情弊准免賠補
一京營并在外各營騎操及苑僕孳牧馬匹
倒失被盜應追買補樁贓等銀除已徵在
官截數起解外其萬曆十年八月以前未
完者俱准蠲免

一南北直隸山東河南各府州縣應徵萬曆
十一年牧馬草場子粒餘地租銀俱量免
十分之三其備用馬匹除本色外萬曆十
一年派徵折色者每匹價銀免三分之一
其十一年派徵本色者于十二年折色內
亦免三分之一
一各邊將領平昔謀勇出衆累立戰功偶因
失事及詿誤革職閒住立功充軍等項年
力未衰尚堪任使者詔書到日限三箇月
以裏撫按官查訪的實疏名奏聞
一沿邊沿海緊要多事重鎮委用各營名色
千把總無實職者若係旗舍或係三科武
舉果謀勇過人效有勞績聽總督撫按官
指實奏薦量授署所鎮撫俟後更有勞績
方准實職官一體推用其軍民納授服色
者原不在聽用之列不許乘機混冒
一內外各衙門見監應決重犯今歲暫免行
刑兩京法司仍將情罪有可矜疑者開具

畧節招由奏請定奪其侵盜腹裏錢糧四
百兩以上問斬人犯如犯在萬曆七年三
月未奉新例之前者准照舊例問遣例後
罪犯追贓限滿聽決者仍准改限一年
一南北直隸浙江陝西河南山東山西輪班
匠價除萬曆八年清查以後如有逃亡故
絕人戶查無產業節累各里戶包賠者所
司勘明覈實申呈撫按衙門類奏除免其
江西福建湖廣等處應解南京工部班銀

一蠲照例查解

一浙江福建蘇松常鎮徽寧揚州廣德等府
州自萬曆元年起至萬曆八年止拖欠歲
造段疋除已徵收在官及起運在途者照
舊解納外其餘查係小民拖欠盡數蠲免

一各省直及順天真定保定三府山東山西
二布政司連年災傷小民困苦萬曆十一
年額派料價柴夫本等路費准免十分之
三其各省直額解課鈔及戊丁二庫并廠
庫軍器民弓箭弦麂狐羊皮等項應解本
折俱免十分之三

一兩京各衙門歷事監生及承差各免歷事
二箇月辦事官一箇月辦事吏二箇月當
該吏四箇月禮部鑄印局儒士食糧候糧
及納銀冠帶見在歷事者各免三箇月

於戲震符誕啓綿統緒于萬年解澤旁流沛仁
恩於九有詔告天下咸使聞知

萬曆十年九月　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纘承丕緒君主華夷內外安寧茲二十
載蚤夜兢兢惟敬
天勤民是念端居靜攝毋敢怠荒祗圖遐境乂安與
民休息何期變亂之事忽起朔方之間逆賊哱
拜哱承恩父子者本以夷種冒竊冠裳包藏禍
心素恃強很乃搆叛卒劉東暘許朝王文秀等
借言撫馭乖方糧餉虧尅乘機煽禍羣造反謀
戕殺命官據城負固妄意祿山之故事敢萌元
昊之邪心薙髮從夷僭稱王號傳播偽檄擅毀
敕書奪庫放囚搜金括帛燒毀衙舍追脅親藩
勾虜爲援毒民肆虐欲奪靈州以成犄角謀窺
關陝而犯中原九塞因而驛騷三秦爲之震動
誠神人共憤而罪惡滔天者也幸賴
皇穹厭禍
宗社垂庥大小臣工効謀於內文武將吏宣力於外
兵摧強虜水灌堅城犬羊膽寒豺狼氣奪既態

羆之罪集乃晝夜而兼攻釜底遊魚尚思奮鬣
檻中逸獸無計逃生衆士咸賈勇以先登群兇
遂就擒而授首三旬逆命未駢干羽之來六月
興師竟奏玁狁之捷遙傳露布驩動雷聲解一
方之倒懸開三面之密網論功行賞弔死扶傷
僭竊掃平地方寧靜除劉東暘等臨陣先誅闔
門受戮今檻致哱承恩等獻俘千里傳首九邊
近足以洩忠義不平之心遠足以垂叛亂無將
之戒逆天者孰能逃於憲典犯法者果何益於

身家生靈不幸以致於斯天地至仁豈樂有此
茲特宣示薄海內外九邊四夷軍民人等安分
者爲良民保身者爲常道恪遵王法共享太平
於戲除殘去暴赫彰天討之公懲往懲來聳聽
皇綸之播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萬曆二十年十二月　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以眇躬祇膺
天命嗣守
祖宗鴻緒二十有四載于茲夙夜兢兢罔敢懈惰迨
乎邇歲靜攝深居蓋周慎于保身匪宴安而厭
事百司庶務覽斷未嘗不親吏蠹民姦諸詐惟
恐不徧顧焦勞徒切于上而政令未協于中致
干天和沴形災變昨于三月初九日戌刻乾清

坤寧二宮悉被火災戴
天心之仁愛甚著荷
列祖之庇佑尤深幸朕所居不至延蔓而法宮嚴寢
一時盡灰永懷譴告之殷實繇涼德所致撫躬
自責震悸弗寧已痛加悔懲籲禱
郊
廟嘉與海內勉於維新茲下罪己之言共圖交儆之
實夫萬方之有疾苦如在朕躬一人之省[illegible]咎
愆宜令衆驗尚恪恭以承

天戒咸濯祓以分主憂大法小廉益謹奉公之節內
寧外謐朔綠至治之庥布告臣民咸使知悉

萬曆二十四年三月　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纘承洪緒統理兆人海澨山陬皆吾赤
子苟非元惡普欲包荒屬者東夷小醜平秀吉
猥以下隸敢發難端竊據裔封役屬諸島遂興
薦食之志窺我內附之邦伊岐對馬之間鯨鯢
肆起樂浪玄菟之境鋒鏑交加君臣逋亡人民
離散馳章告急請兵往援朕念朝鮮世稱恭順
適遭困阨豈宜坐觀若使弱者不扶誰其懷德

强者逃罰誰其畏威況東方乃肩背之藩則此
賊亦門庭之寇遏徂定亂在予一人于是少命
偏師第加薄伐平壤一戰已褫驕魂而賊負固
多端陽順陰逆本求伺影故作乞憐冊使未還
兇威復扇朕洞知狡狀獨斷于心乃發郡國羽
林之材無吝金錢勇爵之賞必謀卉服用澄海
波仰賴
天地鴻庥
祖宗陰騭神降之罰賊殞其魁而王師水陸並驅正

奇互用爰分四路并協一心焚其芻粮薄其巢穴外援悉斷内訌無之干是同惡就俄羣酋宵遁舳艫付于烈火海水沸騰戈甲積如高山氛祲淨掃雖百年僑居之寇舉一旦蕩滌靡遺鴻雁來歸箕子之提封如故熊羆振旅漢家之威德播聞除所獲首功封爲京觀乃檻致平秀政等六十一人棄屍藁街傳首天下永垂兇逆之鑒戒大洩神人之憤心於戲我國家仁恩浩蕩恭順者無困不援義武奮揚跳梁者雖強必戮

茲用布告天下昭示四夷明予非得已之心識予不敢赦之意毋越厥志而受顯罰各守分義以享太平凡我文武内外大小臣工尚宜潔己愛民奉公體國以消萌蘖以藻禎祥更念彫酋殫財爲日已久嘉與休息正惟此時諸因東征加派錢粮一切盡令所屬除豁務爲存撫勿事煩苛咨爾多官宜悉朕意

萬曆二十七年閏四月　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嗣承歷服式奉先猷欲人並生庶幾不擾八年以來俄煩兵甲賴
天地
廟社之靈將相臣民之力内攘外御無損國威然彼皆文告不來自投爨鑊朕甚憫之非爲快也惟此播州故有楊氏爲夷長率受我冠裳子孫之仍藉有年朝廷之覆露良厚夫何其末冑應龍

者安忍無親大逆不道當其變寵戕嫡濫刑禍民毒痛一方凶殘七姓國人皆曰可殺朕心不忍加誅因其漢官譖以戎索曲從贖死爲德甚弘而乃下愚不移肆行無忌敢爲嫚辱妄意薦寬既道重慶之囚遂决跳梁之志收藏亡命構煽苗夷震駭兩川恫疑四海朕猶時覺在宥未即移師而賊因撫成驕因驕成亂内則僭越王章無復人臣之禮外則矜詡物力有輕中國之心掩不備於綦江梗道塗於湖貴爲臣若此孰

其堪之夫帝王之道推亡固存遡者東西之故
胡不聞焉是用一勞師徒四徵饋餉天休人力
洏霧屯雲發蜀楚黔滇土著之兵下秦晉吳楚
如林之甲隻山崖門之隘平地九衢湄潭河渡
之深崇朝一葦賊徒鼠竄僞社飈焚穴擣塗窮
發高壘向猶自謂重關百仞可敵萬夫困獸千
羣堪貧一戰豈知天心既吐地險何憑死鬭不
能詐降不可百道圍而鳥飛絕九攻合而塞兎
啼突士盡而鼓聲哀雖歌悲而艷妻訣夫應龍

以極惡就經一死安贖是命剉屍傳首巽天嚴
誅其妻孥黨與七十餘人檻來闕下重者分裂
輕者鉗奴自餘在播者下傳近獄有司報治千
年守土一旦丘墟伊誰實然豈朕之意於戲漢
封遠矣代有棄置蠻夷君長人安與安惟虔劉
無度予一人實不忍於赤子亦明天地雖廣日
月無私穢無遠而不疏惡無微而不蘊苟有昏
暴淫虐蔑常亂紀朕雖欲赦如天弗容其明告
中外有土有身視為前車各戒爾徒氛慝初消

瘡痍未起師之所處荊棘生焉邑里蕭條哀此
煢獨凡蜀楚滇黔有因用兵加派錢粮及一切
可緩積逋若詿誤輕條並令所司酌量蠲宥救
乏振滯蕩滌煩苛咸與維新安生樂業布告中
外俾共聞知

萬曆二十九年正月　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蓋聞帝王久安長治之道莫重于崇建元
良我
祖宗家法相承惟長是立所以厚國本定人心也朕
長子常洛孝敬寬仁天鍾粹美奉朕諭教將敏
厥修今德器日益端凝學業日益精進允堪弘
受慰朕至懷敬入奏于
聖母諏詢今十五日吉授冊寶爲皇太子仰承

廟社之靈俯順臣民之望爰封第三子常洵爲福王
第五子常浩爲瑞王第六子常潤爲惠王第七
子常瀛爲桂王俾各守藩共維大統典禮既成
普天同慶丕覃渥恩備列于後
一親郡王及將軍中尉等如有謹身修行足
勵世俗者該撫按奏聞獎勵
一宗室子女名封選婚禮部查果無碍即與
題覆如有不明方行查勘先前行查者該
書到日巡按作速勘報長史教授等官有
刁蹬故違稽錯者查參治罪
一王府應得祿米有缺少者該撫按查催完
納
一
累朝及見在公主所出子孫有志向學者廕一子入
監讀書
一祀典神祇有司宜齋恭祭祀整潔壇宇其
帝王陵寢及名賢墳墓皆宜修理禁約毋
許樵採牧放

一兩京文官一品至九品各給與應得誥敕
先給領者進本品勳階一等品同而職銜
不同者照見任改給署職者與實授試御
史試中書庶吉士及守制給假等官實授
官復除之日補給願移封移贈者聽先巳
移封移贈今給與本身及妻誥敕方面官
二品至五品有司官正四品本等考滿有
正薦者亦與應得誥命先給領者進本品
勳階一等

一兩京三品以上文官未考滿者廕一子入
監讀書
一文武官員五品以上致仕年六十以上者
各進本品勳階一等二品以上致仕年八
十以上者有司具奏存問爲民者與冠帶
閑住閑住者與致仕
一王府官願致仕者進散官一級長史歷任
三年無過者給與誥命
一大漢將軍侍衛二年以上者給與冠帶已

冠帶又歷四年以上者授試百戶年及五
十侍衛二十年以上者不拘在役退閑俱
與冠帶榮身
一武官十年以上入文不到部者例不准襲
但有路遠家貧不無可憫量寬二十年以
內者仍准替襲
一武官誥敕年久未續者許本衛所保勘明
白准與續黃以後襲替必親齎誥敕與黃
選查對相同方准選授

一自萬曆二十九年十月十五日昧爽以前
官吏軍民人等有犯除謀反叛逆子孫謀
殺祖父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主蠱毒
魘魅毒藥殺人强盜人命侵盜御服邊腹
倉庫漕運錢粮并欽依罪犯及永遠充軍
不赦外其餘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
正咸赦除之連年會審矜疑者分別奏讞
敢有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
一內外各衙門見監應決重犯暫免行刑一

年
一免死充軍本因矜疑寬典而致累子孫爲
輕反重及補解清勾祖軍重爲里甲苦累
今後止照萬曆二十五年新例免死充軍
者發烟瘴極邊充軍終身若復逃歸仍坐
以死勾解除嘉靖以後犯罪發遣照舊外
其遠年丁盡者准銷有丁者許告清軍衙
門類題改附近衛所若有丁詐稱盡絕者
坐罪其佃戶女戶不係的派戶丁不得混

行勾解

一問發充軍及編發爲民安置家口除逆黨强竊盜搶奪人命窩訪指稱騙詐貪淫失機者不宥外若曾有功而罪可原者准行放免其素著謀勇年力猶堪驅策者撫按覈實量用有奉特旨發遣者具奏定奪

一文武官吏軍民人等有因事罰住祿俸粮米者除奉欽罰不許關外其餘詔書到日照舊關支有見罰立功運甎運炭運灰納

米拘役枷號罰馬做工擺站煎鹽炒鐵瞭哨及充軍伴儀從膳夫等項悉皆放免各還職役軍職例該帶俸差操者仍不許管軍管事文職官吏人等有犯贓罪情輕悉發原籍爲民見被提問該發立功等項者仍候歸結一體免罪發落

一武職官員有原無贓私爲應干累詿誤及因事忿爭虧枉革職降級者許其奏辯復因班軍運粮違限參奏降級者不拘已未問結各該撫按官查開軍數粮數多少及所違限期久近分別奏請

一各處運粮官軍原非侵欺偶值風火等項損失官粮非力所及者許陳告所在官司勘明具奏儘其家產變賣賠補完足與免本罪

一武職萬曆二十九年十月以前爲事降調兩廣等處烟瘴衛所病故不分已未到衛子孫爲因路遠不能赴所調衛分起文承

襲者許令原衛查明起送承襲帶俸差操其充終身軍已經關伍回衛年六十以上者比照爲民事例子孫准其承襲其爲事降級年六十以上子孫赴部替職者准復祖職未及六十者止許暫替所降職爲事立功者許令復職差操與支半俸扣至限滿全支有限未滿病故者子孫襲職免其減俸

一凡應襲武職比試違限應該住俸者免其

住俸比試不中應給半俸者准支全俸三
年之後起送再比照總小旗因誤併鎗革
役者許令起送補併退役
一各邊軍民人等或因犯罪逃入虜中或因
搶去遂爲虜用有役歸者咸赦往罪所在
官司務加存恤安揷如有率歸衆多及番
夷歸附者厚加撫邮仍具奏酌賞錄用
一正犯在逃監禁家屬日久不獲者除叛逆
劇賊外其餘悉令保候挨拏有律例不合

事難決斷與人命無屍可簡强盜賍仗不
明及年久無賍人犯無証原未成獄及已
成獄而累訴冤枉事可矜疑者即與辯理
當奏請者請讞
一各處逃軍逃匠逃囚人等在京限一箇月
以裏赴通政司在外限三箇月以裏赴所
在官司具首准免逃罪軍還原伍匠仍當
匠民放寧家其有解軍之人因違限期問
發充軍者放回寧家後不爲例

一在京在外緝獲强竊盜妖言奸細等項問
刑衙門務要從公審確果有冤抑即與辯
理毋致虧枉
一旌表義夫節婦孝子順孫所以扶植綱常
勸勵風俗政之大政如果事實有司即申
呈巡按御史勘結奏聞以旌表敢有稽遲
者罪
一儒學生員有親老願告侍親者聽親終復
學其歲舉不第年五十以上願告退閑者

與衣巾終身仍免雜泛差役
一各省直軍民逋負如金花漕折王府祿糧
除本年督催全完外其帶徵自萬曆二十
年以前量免十分之三其餘夏稅秋糧馬
草農桑人丁絲絹布疋絲綿花絨屯田莊
田子粒門攤商稅戶口食盐米鈔諸色課
程塩課魚課窰戶等項使用甲丁等虛賍
茶銀硃銅錫等料并各該牧馬草場子粒
租銀自萬曆二十年以前已徵在官已經

解戶人等收受者截數起解已經起解者
嚴併批關不許聞風中止未徵在官係小
民拖欠者分別蠲免已經徵收而有司侵
沒者事發坐贓論
一各省直賦役創爲條鞭里甲放令歸農此
定例也近聞不才有司條鞭外巧立名色
科索煩重措留里甲城中致妨農務及近
日征倭討播量有科派加增丁畝丁粮銀
今事寧已久增派如舊各該撫按官嚴行

查究禁革
一各鎮商人攢典侵欺浥壞追贓正犯已故
或親生子孫與同居共爨兄弟監追五年
之外家產盡絶者銀二百兩米豆五百石
草八千束以下者竟自豁免銀三百兩米
豆六百石草一萬束以上者奏請定奪其
餘親族與無干被累者俱准豁免
一內外監追贓犯已及三年別無家業不論
入官給主二百兩以下者竟自開豁以上

酌量奏免
一各省直等處額辦四司料銀段價班匠磚
料粿麻柴夫木柴黃麻熟鐵等項折色銀
及軍器胖襖弓箭弦條鹿狐皮活鹿天鵞
翎毛地租等項本折并額辦白麻生鐵紅
生熟銅生膝魚膠桐油銀硃猫竹水竹斑
竹棕毛蒲草麻草等項本色物料自萬曆
十六年起至二十年止已徵在官者截數
起解未徵在官者果係小民拖欠分別蠲

免
一錦衣衛宣官馬疋原係自已生長不係俵
解之數走差疲苦每遇倒死比營操事例
責限買補年終又驗印比較累苦餘深除
倒死者照常買補外年終止照舊例類造
清冊連馬赴寺點驗免給勘合比較
一順天等府州縣寄養馬疋內有發養十年
以上衰老瘦弱節次兌軍選退不堪負累
小民餧養者太僕寺督令各府州縣正官

酌量變價解寺收貯湊補買馬支用
一京營巡捕倒死馬疋應追買補及樁朋等
銀除已徵在官照常起解未完者悉與蠲
免如將已完者作蠲免侵欺加等治罪
一律載投隱匿姓名文書告言人罪者絞見
者郎使燒燬若將送入官司及官司受而
爲理者皆有罪被告言者不坐近來風俗
專以私揭匿名或虛捏他人姓名陰謀巧
計無所不至久不申飭致令四方無籍棍

徒罷閑官吏山人遊客潛住京師出入衙
門撥置指使及左道邪術異言異服扇惑
挾詐是非顛倒紀綱陵夷甚爲政蠹今後
緝事衙門不時逐驅訪拏若贓証的確者
照奇功事例陞賞
於戲長男主器益綿有道之長衆子分封茂衍
無疆之慶敷予德意咸使聞知
萬曆二十九年十月十五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以凉德嗣承丕基永惟大寶難持無時
逸豫賴我
聖母在上所以擁翼冲人者三十年于茲罔極深恩
未知所報茲者定儲分藩實稟
慈訓既咸典禮宜備鴻稱是用祗告
郊
廟

社稷率文武羣臣奉冊寶加上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尊號曰
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皇太后夫天地難酬日月
難繪豈能紓予一人之深願庶幾彰爾萬國之
歡心爰考彝章
一親郡王年七十以上者賜羊酒幣帛地方
官存問親王八十以上者具奏遣使存問
一應禮儀有衰病不能自行者許子代行
將軍以下年七十以上者各賜米十石絹

十疋庶人量給三分之一
一親郡王嫡母與生母並存者其嫡母許奏
請加稱爲太妃生母准授封爲次妃特給
誥命親王庶子受封后生母例封夫人將
軍中尉受封后生母例封夫淑恭宜安人
者米年踰七十奏勘無碍亦准給與誥敕
後皆不爲例
一勳臣公侯伯襲封見爵者俱給與應得誥
命未領者准補給

一文官致仕二品以上大臣已有前詔存問
其輔臣家居宜加優禮差官請敕存問
一兩京文官封廕恩例前詔斷自十月十五
日以前今既遇恩斷自今日以前准依前
詔例行其在任候代與見任同行取候命
及應選待鈌者補授之日一體給與父母
見存先已受封其子官職遷轉者服色許
與子同前母繼嫡母准照三母例封贈繼
妻受封已故者見在繼妻准封

一內外文武職官有淹抑下僚及養病致仕
年力未衰才識可用曾經科道及撫按官
薦舉者該部量才查奏起用
一兩京衙門歷事監生及承差各免歷事二
箇月辦事官一箇月辦事吏二箇月當該
四箇月禮部鑄印局儒士食粮候粮及納
銀冠帶見在歷事者各三箇月
一天下儒學生員准于額貢外順天應天二
府學各貢二名在外各學各一名俱于年

深廩膳挨次考選止行一年有挨貢不前
并停廩年久不願進取者許遥授儒官其
正貢不願仕者開送吏部與七品散官俱
見本身雜泛差役
一軍民之家五世以上同居共爨者有司勘
實奏聞旌表詔書到日先給羊酒奬勸義
夫節婦孝子順孫已經旌表年六十以上
者男子冠帶榮身婦人給賜絹帛肉米
一節婦旌表例限年三十以內若有苦節異

常者三十五以內至五十歲外有司給扁
獎勵仍給羊酒以示激勸
一軍民有年七十以上者許一丁侍養免其
雜泛差役九十以上者倍之其人若德行
著聞爲鄉里所敬服給與冠帶榮身百歲
者表宅優異
一犯罪存留養親備載明例律近來通不遵
行殊失朝廷優老至意以後凡軍民罪囚
有祖父母父母年八十以上老疾應侍家

無以次成丁者犯該死罪除極惡重情常
赦所不原及奉欽依外若誤殺戲殺誣告
人累死隨行親屬等項及充軍並口外爲
民開具所犯罪名奏請上裁其徒流人犯
照萬曆三年例發本處擺站做工煎鹽瞭
哨俱聽存留養親務勘結明的如納贖扶
同朦朧奏請及任情施行以故出論
一赦宥恩例以今詔下日昧爽以前有犯者
悉依前詔例行其內外見監重犯年七十

以上及篤疾者如係監禁六年以上情罪
矜疑奏請疎放問完罪犯遇恩應宥者即
行查照發落行勘未報者速催歸結毋致
淹滯果有宛抑應與辯理者酌量情罪奏
請定奪已經發配有可矜疑亦許量情寬
宥但不許將欽依及情眞罪當者槩行開
釋以惠奸惡
一國家設兵以備不虞一鎭之兵自足一鎭
之用近來軍餉不減而每遇調發輒稱無

兵俱歸何處詔書到日各督鎭撫按將食
糧冊研加揀選精壯者操練老弱者退與
虛名冒占者姑饒往罪務令改正清補其
有虛文塞責有名無人有人無用者憲臣
嚴行繩治責有所歸
一各邊衛所去府遠處一切茶鹽飾板草詞訟
倘辦于管根府佐責任匪輕不得其人或
責武職賂遺或索軍民常例攪壞邊事以
後務擇府縣舉人進士正官著有賢聲者

陞補不許將始進及歲貢監生泛濫除授
一今後撫按官劾到官員有犯贓人命吏部擇其尤甚者覆行提問追贓償命不許槩擬爲民閒住亦不許將有贓仍擬不謹不謹仍擬改調贓銀照嘉靖四十五年例年終另解戶部以資邊餉
一撫按訪察往往違及無辜止可開行不宜常行該部院仍申明禁約其衙門積年亦止懲治本犯毋許牽累多人各官有能擊

發本衙門弊役者宜作功論紀錄毋得反事苛求指爲瑕疵致其扶同護短縱奸叢蠹
一各衙門舉劾務照職掌不得仍前泛采虛名無益徵勸其舊不舉劾衙門與所舉員數不許任意濫增
一各衙門有署印候代等官不分大小內外俱要着實任事與真授見任同有功一例敘賞有罪一例降罰不許以權管護印爲辭推諉支吾致誤公事違者該部院科道撫按等官從實參處
一萬曆二十年以前修倉軍夫月米納價雇工致米浥爛虧折遺累衙官扣俸追比年久未完者准行豁免
一萬曆二十年以前凡各省直外解錢糧係攬頭解戶侵欺及鋪商領過預支花費難完已經變產盡絕參問明白正犯或已監故或已發遣家屬代爲監追者准與豁免

一近京涿州房山良鄉天津玉田豐潤及山東山西等處漸開水田往往既墾成塾被勢豪及經管地主混占爭奪以致人心不固地利不開今後勢豪再有混占許被害奏告重處地主如未受價止許改正糧站量斷荒地價直永令開墾之人就產立籍管業所在官司能加意勞來開墾數多果有成績別無虛捏情弊者撫按官具奏優敘

一各省直有滂下地土或山水冲塌不常原
經開除錢根又復首報納根查果賠累者
如已徵在官作正存留支用未徵及拖欠
者悉與蠲豁
一南北直隷浙江陜西河南山東山西輪班
人匠年六十五歲以上別無以次人丁替
役者免其辦納匠價丁盡者所司勘明類
奏除豁
一鰥寡孤獨及廢疾無依者有司照例存恤

勿令失所見在養濟院者各給米三斗布
一疋肉二斤京城粥廠弊竇多端窮人不
沾實惠巡城御史訪有尅落買賣等棍者
實拏治
於戲慶源遠濬昭百代之徽音渥惠旁流鄙八
方之徯志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萬曆二十九年十月三十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惟自古帝王祈
天永命咸曰子子孫孫至於萬年蓋申命用休惟此
為大朕以眇躬嗣登大寶三十三年於茲矣惓
惟國本至重懋建元良具舉婚儀廣生綿緒恭
荷
皇穹純祐
列聖厚培以今年十一月十四日皇太子第一子生

係欽命選侍王氏出克昌祚胤朕心載寧上慰
聖母之徽懷下發臣民之悅懌宜宣德惠以光典禮
所有條頒開列于後
一自萬曆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昧爽以
前官吏軍民人等有犯除謀反叛逆子孫
謀殺祖父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家長
殺一家非死罪三人採生折割人謀殺故
殺蠱毒魘魅毒藥殺人强盜人命十惡至
死罪者及永遠充軍并欽依人犯不赦外

其餘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罪無
大小咸赦除之敢有以赦前事相告言者
以其罪罪之
一王府宗枝日繁祿米歲增民間地畝所出
有限兼以有司徵解往往先儘別項緩視
宗糧以致節年拖逋養贍不周深爲可憫
詔書到日撫按官各將境內宗祿及坐派
民糧額數通融計算嚴行設法徵給如有
不敷仍酌議裒益通變事宜奏聞朝廷區

處通限半年以裏奏報毋得視爲故常致
使貧難失所有孤親親之意
一開宗室入仕之例與海內賢才比肩而進
分祿而食親親賢賢此意甚美業有明旨
未見遵行自今有王府省分宗學子弟入
試與生員一體編號但有中式即行登榜
不許引嫌遺棄違者監試官參處
一宗室子女應請名選婚者該府即與具奏
承奉長史等官不許抑勒

一鳳陽高墻庶人已故所遺子孫妻妾撫按
官查明奏請釋放其節年越關赴京遞回
閑宅拘住者如止係請乞奏辯別無違礙
亦准釋放
一公侯駙馬伯并內外文武官員旗士人等
有因過誤罰住祿米俸糧者准照舊關支
一兩京三品以上文官例該廕子前給者准
照今階選用已給未出仕者照例與補在
任六及三年考滿者准廕一子入監讀書

一兩京文職官員署職試職俱准實授其先
經考選起復散館各候補科道者俱塡補
實授候考選者即考選授職科道官年資
最深曾經擬陞者即與敘陞兩京科道甚
缺着照舊例行取考選充用其候補部屬
及起復等官已到部者有缺塡補無缺添
註見任官淹滯殊多合郎中歷俸七八年
以上應陞外任者擬與應得職銜授補員
外主事六年以上應陞本部者陞職管事

俱即題行
一在外司道知府官員多缺署攝官展布爲
難事多廢弛先經部擬補用者照缺與補
布政司正官布再考稱職可內轉者與陞
轉俱即題行
一內外文職官有養病致仕及降謫罷閑等
項除考察去任及求不敘用外其餘年力
未衰才識可用曾經科道及撫按官舉薦
者吏部查奏分別起用註誤拘逮者釋放
爲民爲民者與冠帶閑住冠帶閑住者與
致仕
一凡文武官員曾經敘功勘覆題允見今赴
部題補者該部查照原擬銜門題行到任
管事
一兩京各營見任操備武職係部推欽點四
品以上署職見遇頒詔者准依萬曆二十
九年例實授仍支署職俸粮如遇推陞亦
止前署職遞加

一軍職萬曆三十三年十一月以前爲事降
調兩廣等處烟瘴衛所病故不分已未到
衛子孫爲因路遠不能赴所調衛分起支
承襲者許令原衛起送承襲帶俸差操其
終身軍已經開伍回衛年六十以上者比
照爲民事例子孫准其承襲其爲事降級
年六十以上有子孫赴部替職者准復祖
職未及六十者止許暫替所降職事爲事
立功者許令復職差操與支半俸扣至限
滿全支有限未滿病故者子孫襲職免其
減俸
一凡應襲武職比試違限應該住俸者免其
住俸比試不中應給半俸者准支全俸欲
二年之後起送再比總小旗因誤併繳革
役者該衛所查無別碍不論年月久近許
令起送補併還役
一侍衛東宮官旗指揮等官量加職銜其帶
刀控馬舍人并隨侍大漢將軍二十八名

俱令冠帶
一兩京各衙門歷事監生及承差各免歷事二箇月辦事官一箇月辦事吏二箇月當該吏四箇月禮部鑄印局儒士食糧候糧及納銀冠帶見在歷事者各免三箇月工部各工效勞員役曾經題敘者一體查敘
一近年四方災報頻仍民困日久一應夏稅秋糧馬草農桑人丁絲絹布疋綿花絨戶口鹽鈔皇莊子粒屯田牧馬新增草場子

粒租銀曆日防夫水夫民壯弓兵機戶蘆課富戶等項及諸色課程門攤商稅魚課棗株鈔貫果品拖欠帶徵者自萬曆二十八年以前悉與蠲免其順天及北直隸八府連歲重災比他省直多蠲一年以恤畿輔重地
一萬曆三十四年天下稅糧除起運外其存留者准免十分之二以蘇民困鄰河省直州縣節年煩費苦累准特免十分之九其免過錢糧有必不可少者於合府內通融措處
一稅契銀兩原有舊制近因國用缺乏申飭徵解有司奉行不善重疊徵收着各遵舊例隨南北地方照畝照銀徵收解部不得重徵擾民幷虧國課
一頻年徵播徵倭煩費百姓一應錢糧有因軍興加派者撫按官查明盡行停免
一邇來民困極矣地方有司不能悉力撫綏

分別侵漁有僉報富民義民借以供應者有派當庫役斗級累年賠苦者有差遣省祭義官經歲奔走者有三名行戶鋪戶虧折價值者有於罪贖之外橫肆科罰多至十石百石者有於條鞭之外立小條鞭火耗之外復加秤頭任意乾沒者詔書到日一切禁革撫按官嚴督所司刊榜曉諭如違查參重處該部科有聞即行參奏
一各府州縣官及衛所掌印管屯官催徵錢

根完不及數及積穀不及數住俸者俱准
開復補支降俸者復俸不補支降級及立
功調衛者撫按官通查分數奏請定奪如
係軍人拖欠照帶徵民粮年限一體蠲免
京衛仍准多蠲一年
一天下各鹽運司鹽課司提舉司自萬曆二
十八年以前拖欠額課除已徵在官者盡
數起解如係商人輸納不前以致拖欠悉
准蠲免其因防倭征播加派新增浮課盡

累商民除之
一各鈔關先因倭餉增稅致難充額准將新
增銀數免其徵解
一京城內外居民比歲雨潦倒損冲壞田房
數多未盡修復其房號准免三箇月
一廣東珠池採取多年屢據撫按官奏報屢
蚌日虛不宜竭澤詔到之日卽便封閉原
差內官李敬馳驛回京原衙門應役其雲
南寶井干涉夷方軍情遠人易亂難安今

礦洞既閉着一體停止勿採
一各處解部贓罰近因數稍加增以致搜挐
士豪積役株連多人故入人罪因而所在
窩訪通家乘機中傷廣開騙局此近日地
方一大害也自萬曆三十四年爲始撫按
等官贓罰都着查照舊數解部一切新增
盡行停止若非大奸巨蠹聽從告發究治
不許輒行訪挐如有撫按在任被論謝事
候代及事故者原無問理致令新任處解

未免煩擾悉准停免
一兩廣川貴福建等處地方遼遠起解內庫
銅錫蠟茶硃漆等項到京屢被包侵勒措
以致解官久稽賠累多斃杖獄情實可矜
該部通查本色錢粮非本地土產或可改
折色者酌議奏請其各處解官及引商花
費前項錢粮如正犯監故家屬監追日久
已經變產盡絕者准與豁免
一生員及俊秀子弟有納粟入監者准于萬

曆三十四年分照近例減銀二十兩一年
停止
一侵欠還官銀兩情重數多例不應免其正
犯已經監故正法拘禁家屬年久產盡者
及各項追贓人犯有係查盤坐侵訪察坐
入風聞參論原無証據者或正犯已故監
併家屬累及親族者備細查明分別年月
久近贓數多寡酌量題豁
一沿邊沿海倉場官攢商人守支粮料草束

五年之外查盤浥爛虧折不係正數不分
正犯家屬軍罪以上開具奏請徒罪以下
俱准免追釋放
一浙江等總運糧官員有因漂流挂欠監追
五年之上產盡或身故者子孫准其襲替
照例和俸還官如係侵盜正犯奏請定奪
其違限註誤及中都等處逃快領班各題
參住俸降俸降級立功者准與查復有免
一畿內各府州縣節年寄養馬匹有瘦弱不

堪者負累小民餧養各掌印官即便勘實
呈報該寺照依時估變價解寺貯庫其節
年倒死勘無作踐情弊准免賠補
一京營并在外各營騎操及苑僕孳牧馬匹
倒失被盜應追買補樁贓等銀除已徵在
官截數起解外其萬曆三十三年十一月
以前未完俱准蠲免
一南北直隸山東河南各府州縣應徵萬曆
三十四年牧馬草場子粒餘地租銀俱量

免十分之二其備用馬匹除本色外萬曆
三十四年派徵折色者每匹價銀免四分
之一其三十四年派徵本色者于三十五
年折色內亦免四分之一
一近來驛遞疲困支應不給馬戶僕夫往往
逃亡各省直撫按官行查地方冲僻煩簡
將原額站銀酌量增加其偏僻處所有支
剩銀兩務令通融協濟仍照節年申飭事
例嚴查應付各該衙門毋得徇情濫給勘

合牌票如有多乘驛馬廣用人夫勒要銀兩擅用金鼓分外需索及夾帶騷擾等項撫按官指實參來近今礦稅已清各監空嚴加約束參隨人等毋許故違有犯如違一體拏問參處

一國家設兵以備不虞一鎮之兵凡以備一鎮之用近來軍餉不減而每遇調發輒稱無兵俱歸何處各鎮總督撫按將食糧文冊嚴加揀選精壯者操練老弱者汰換虛

名冒占者俱有往罪其有虛文塞責漫無實用者指名從重參究

一充軍充徒并編發口外爲民及遷徙安置人犯已到配所者軍除永遠爲民遷徙安置人除謀叛逆黨强竊盜賊人命窩訪指稱打點蠹緣鑽刺貪淫失機外其餘罪有可原及年七十以上者悉准放回原籍原衛寧家隨住

一免死充軍本矜疑寬典而致累子孫爲輕反重仍照萬曆二十五年新例免死充軍者發烟瘴極邊衛分充軍終身不許赦宥若復逃歸仍坐以死

一寧夏朝鮮播州雲貴兩廣連年用兵釁自外起乃朝廷不得已之役今蕩平已久屢加赦宥念當時諸務叢沓文武將吏軍民人等有因此獲罪或死或黜或繫或戍或及妻孥未被恩澤該部分別查明死者優恤黜降者議處繫者戍者有還未減釋放

以昭浩蕩之恩

一今歲熱審情可矜疑人犯即照新例發遣有詞再問篤疾釋放

一內外監追贓犯已及三年別無家產不論入官給主二百兩以下者竟自開豁

一侵盜係官錢糧問擬永遠充軍若所侵贓銀在三箇月以裏盡數通完者准辯豁

一浙江直隸蘇松常鎮等處拖欠綾紗歲段錢糧自二十三年以前如已徵在官機戶

領侵者嚴追織解果本犯已故及監追年
遠家產盡絕無從變賣者聽撫按勘明議
免俱類冊奏請定奪
一各省直拖欠四司料銀匠價麂狐皮翎毛
天鵞菉麻顏料葦課黃麻熟鐵等料折色
銀及額辦白麻生鐵紅生熟銅生漆魚膠
桐油銀硃猫水斑竹棕毛樹棕等項本色
物料自二十一年起至二十五年止已徵
辦在官截數起解未徵在官果係小民拖
欠者悉行蠲免
一内外遠年在工人役曾經侵犯贓私監追
十年以上未得完贖查果家產盡絕行原
問衙門照擬定罪名發遣原侵贓私悉准
豁免其有聽信誘哄希圖赴工侵匿妄奏
審虛監候年久未經處分者悉送法司分
別問擬發落
於戲元子元孫協震符而洊瑞永年永世流解
澤以凝祥詔告萬方咸宜知悉

萬暦三十三年十二月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以
聖母違和日夜問視竭誠祈禱願移身於朕躬恭承
慈諭內外輕罪宜與赦除災傷錢粮量行蠲免朕方
詔所司奉行
德意而
仙馭遽昇
徽音遂邈仰追

遺訓益愴于懷爰沛非時之恩用慰
在天之念所有條欵開列于後
一自萬曆四十二年二月初九日昧爽以前
官吏軍民人等有犯除十惡至死與詐傳
詔旨交結近侍通夷失機强盜人命及侵
盜御服邊腹倉庫漕運沒官錢粮并貪酷
枉法逆黨左道不赦外其餘情罪可原及
徒流以下輕罪酌量釋放
一內外問刑衙門有因正犯在逃監禁家屬
日久不獲者除叛逆劇賊外其餘悉令保
候挨拏有情罪矜疑律例不合者着各該
衙門即與辯理奏請定奪其人命無屍可
檢强盜賍仗不明及年久無賍人犯無証
具題奉下原問衙門未成獄者即比照熱
審事例清查釋放
一內外問刑衙門無論文武職官有犯曾經
撫按問明具題覆請未下者查照原議發
落其餘正犯已故累及子孫者酌量開釋

有因建言內除永不敘用外有謫戍者着
各該撫按官具奏開釋革職爲民曾經奏
薦數次堪用的准起知縣若奉旨降黜部
覆未下的着查照原擬用還都開寫奏請
不許市恩濫及
一內外監追賍犯已及三年別無家産不論
入官給主二百兩以下者徑自開豁以上
酌量奏免
一內外見監重犯年七十以上及篤疾者如

係監六年以上情罪矜疑奏請疏放問完
罪犯遇恩應宥者仰行查照發落
一犯罪存留養親備載名律例凡軍民罪囚
有祖父母父母年八十以上老疾應侍家
無以次成丁者犯該死罪除極惡重情常
赦所不原及奉欽依外若誤殺戲殺誣告
人累死隨行親屬等項開具所犯情由奏
請定奪其徒流人犯照萬曆三年例發本
處擺站做工煎塩瞭哨以便存留養親務

勘結明的不許納賄扶同任情朦朧混行
違者以故出論
一四十年四十一年兩次朝審矜疑等項人
犯淹繫日久俱照原議奏請發遣發落
一楚府宗室先因誣訐楚王毆殺巡撫已將
情罪深重者正法其餘發高墻閑宅者禁
錮日久懲創亦深念係天潢之派姑准釋
放仍聽楚王鈐束不得仍前恣肆如不悛
改叅來重治其各府禁錮宗室除人命強

盜敗倫傷化情眞罪當不赦外其餘着撫
按官查明奏請定奪
一錦衣衞見監囚犯俱開寫明白奏請定奪
一各省直災傷之處自四十一年以前有該
撫按勘奏到部内除京邊起運及請帑外
其餘應蠲應折應賑等項事宜俱照部覆
用昭優恤
一凡被災地方一應夏稅秋粮馬草農桑人
丁絲絹馬疋棉花絨戸口塩鈔皇莊子粒

屯田牧馬新增草場子粒租銀曆日防夫
水夫民壯弓兵機戸蘆課灶課富戸等項
及門攤商稅魚課蔴株鈔貫果品拖欠帶
徵者自二十九年起三十四年止查係小
民拖欠者悉與蠲免其已徵在官及經解
員役侵尅者照舊起解塩井有課無井者
着撫按官議豁先年征倭征播加派錢粮
曾奉詔書停免者今撫按官查明但不係
改作起運京邊正項着遵前詔蠲除不得

抗違

一京城內外民居比歲雨潦衝壞未盡修復
准免房號四箇月廊店房屋倒壞者查明
免租以前拖欠者悉與蠲免
一各運司浮課除三十四年免過外惟河東
兩浙運鹽長蘆過路落地生熟鹽等稅困
累商民各該巡鹽御史具奏及本部題覆
過者俱准蠲免
一近京零星重叠小稅准與歸併以省煩擾

應免者豁免
一各省直拖欠四司料銀匹價鹿狐皮翎毛
天鵞蔴麻磚料葦課黃麻熟鐵等料折銀
及額辦白麻生鐵熟銅生漆魚膠桐油銀
殊猫竹斑竹棕毛樹棕等項本色物料自
二十六年起三十四年止已徵在官者截
數起解未徵在官果係小民拖欠者悉行
蠲免
一浙江江西湖廣福建直隸蘇松常鎮等處

拖欠綾紗紙劄歲段油竹等項錢糧自三
十四年以前如已徵在官機解領役者嚴
追織解如本犯監故丁產盡絕無從變賣
及有中途火盜原取地方結狀存証者俱
聽撫按勘明議免其未徵在官委係小民
拖欠者查明蠲免俱類冊奏請定奪
一各省額進稅課每年以三分爲率蠲免一
分以蘇民困其二分照舊徵收分解進用
接濟急需待三殿工有次第即行停止

一各省直解官解戶侵費領本折錢糧并漂
流燒燬及在工人役侵犯贓私除正犯監
故外家屬代追五年以上勘果家
或原問衙門具有文移到部查明者俱准
豁免
於戲孝惟錫類普天沾覆露之恩善則稱
親薄海頌
慈雲之庇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萬曆四十二年　月　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惟禮先報本難酬罔極之恩孝大尊親
式渙恭隆之號代存成憲典合輿情欽惟我
皇妣大行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熹皇太后
毓秀陰精
寔心玄宰
含弘光大厚品類以資生
恭儉慈仁六宮因之從化風承

皇考嗣啓冲人
敬戒不忘
劬勞靡替
教自家而刑國四十年太平之業克藉
鴻庥
謀詒子以及孫億萬載有道之長咸憑
燕翼方舉稀齡之慶遽與大耋之嗟愛日有懷慕
更深於五十籲天無計恨莫贖於百身
遺詔甫頒悵

音容之已隔
餘徽尚在景
模範以難名特命禮官恪遵舊制博諮於衆勿爽
其眞擬
儷極之尊稱盛美光昭琬琰揚
配天之顯烈哀榮徧洽奕垓卜以二月二十八日
祗告
天地
宗廟

社稷恭上
皇妣尊謚曰
孝定貞純欽仁端肅弼天祚聖皇太后於戲
璇宮既閟薦遐祉於九京
寶冊常新播休聲於萬禩布告中外悉使聞知
萬曆四十二年四月 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以沖齡纘承大統君臨海內四十八載
於茲享國最長夫復何憾念朕嗣服之初兢兢
化理期無負
先帝付托比緣多病靜攝有年
郊廟弗躬朝講稀御封章多滯僚寀半空加以礦稅煩
興征調四出民生日蹙邊釁漸開夙夜思惟不
勝追悔方圖改轍嘉與天下維新而遘疾彌留
殆不可起蓋愆補過允賴後人皇太子聰明仁
孝睿智夙成宜嗣皇帝位尚其修身勤政親賢
納諫以永弘圖皇長孫宜及時冊立進學瑞王
惠王桂王各擇善地令早就藩封大小臣工務
協恭和衷輔理嗣君佐乂王室是皆朕惓惓之
至意也內閣輔臣亟爲簡任卿貳大僚盡行推
補兩次考選并散館科道官俱令授職建言廢
棄及礦稅詿誤諸臣酌量起用一切榷稅并新
增織造燒造等項悉皆停止各衙門見監人犯
俱送法司查審應釋者釋放東師缺餉宜多發
內帑以助軍需陣亡將士速加卹錄喪禮遵舊
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釋服毋禁民間音樂嫁
娶宗室親王藩屏爲重毋得輒離本國各處總
督鎮巡三司官地方攸係不許擅去職守聞喪
之日止於本處哭臨三日進香差官代行衛所
府州縣土官俱免進香詔告天下咸使聞知
萬曆四十八年七月　日

皇明詔制卷十

皇帝勅諭禮部

朕中宮皇后作配朕躬贊襄内治四十餘年仁
敬孝慈始終一德芳聲令範中外著聞忽以疾
崩逝宜有徽稱以詔乑世爰遵舊典博采羣情
茲以七月十三日告
天地
宗廟
社稷遣官持節發册謚爲

孝端皇后稽行循實朕不敢私該部便抄行天下
王府及内外大小衙門知會故諭

萬曆四十八年七月十四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維我
皇明運祚隆昌基圖鞏固煌煌
大曆
聖聖相承我
皇考大行皇帝奄
天臨民四十八載乾綱在握解澤旁流淵穆端居而
慮周海内成化久道而誠切日中方垂恭己之

衣忽陟
上賓之馭
顧命神器畀於眇躬仰遵
彌留憑几之言俯循臣庶系箋之請
宗社大計弗獲固辭茲於八月初一日祇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卽皇帝位乑惟
皇考啓佑之深茲嗣服覲揚之匪易有懷兢惕若涉

淵氷尚賴文武親賢一心一德惟是邦家彝憲
是訓是行屬茲涖祚之初宜溥維新之號其以
明年爲泰昌元年大赦天下與民更始所有合
行事宜開列于後
一自萬曆四十八年八月初一日昧爽以前
官吏軍民人等有犯除十惡至死與詐傳
詔旨交結近侍通夷失機强盜人命及侵
盜邊海腹裏倉庫漕運錢糧并貪酷枉法
逆黨左道扇惑人民爲從管幹攢剗指稱

誆騙潛住京師窺探爲姦者俱不赦外其
餘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罪無大
小咸赦除之敢有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
其罪罪之
一建言廢棄并礦稅詿誤諸臣已奉
遺詔酌量起用其有事關國本抗言得罪降斥謫戍
永錮歿身者吏部作速查開職名分別奏
請召用邮錄
一海內民窮財盡即舊額徵輸尚苦繁重頃

因東方弗靖勢不獲已加派地畝以給寧
需言念民艱深懷軫恤今後各省直加派
九釐地方准免帶徵二分加派一年者免
帶徵一年加派二年者免帶徵二年向後
酌量事勢緩急漸次議減事寧之日悉與
蠲除
一凡被災地方一應夏稅秋糧馬草農桑人
丁絲絹布疋棉花絨戶戶口鹽鈔皇莊子粒
屯田牧馬新增草場籽粒租銀樁朋防夫

水夫民壯弓兵機戶蘆課竈課富戶及門
攤商稅魚課棗株鈔貫果品等項自三十
五年起至四十一年止查係小民拖欠者
悉與蠲免其已徵在官及追完經解員役
侵尅者照舊起解作爲加派之數鹽并有
課無井者着撫按官議豁先年征倭征播
加派錢糧曾奉詔書停免者各撫按官查
明但不係題准改作京邊正項着遵

一近來有司急於京邊考成遂緩王糧或有將王糧抵京邊以充滿考者致各處王府應得祿米缺少各該巡撫都御史宜督率所屬上緊查催完納如有緩比借抵者參來重治其郡王將軍府子女有應請名請封選婚者本府即與保勘奏請承奉長史等官不許需索刁蹬以致稽遲

一天下宗藩生齒日繁歲祿難繼自本年以後各省撫按酌量原額限定若干除親王府外查其世代之親疎位數之多寡通融支給不得濫加其名封給狀仍責成該省布政司巡撫衙門類奏不得專憑五宗徒滋弊竇其開四民之業照依禮部條議通行

一宗室犯罪發高墻者除叛逆及內亂强盜人命不宥外其越關赴京建言詿誤及身故而遺下子孫妻女無依者撫按衙門查明原犯情由開具奏請

一兩京五府掌印管事公侯伯都督總兵副總兵等官錦衣衛掌衛事并管南北鎮撫司事指揮以上官六部等衙門四品以上官并學士及各總督提督巡撫等官先年俱着自陳去留取自上裁但近年人材壅滯班行寥落且五年軍政考察在邇始著用心供職其五品以下文職及部院堂上及在外撫按官嚴加督率隨事責成若有偷安廢事者部院科道不時論劾以憑究治

一朝廷用人惟求眞才今後吏部用人毋拘資格凡有才能卓異即便破格擢用以示激勸其養病致仕各官年力未衰素行表著曾經科道及撫按官薦舉者該部亦量材查奏起用但不許市恩濫舉違者治罪

一察吏安民全藉舉刺黜陟乃有劾到有司贓私人命槩置不問止照原擬降調其揭薦署考字義微涉疑似輒擬劣轉名實乖

外莫此爲甚今後撫按官舉劾及吏部陞轉優劣務求叅核詳確除露章賢能優敘貪酷提問外其餘注擬俱照考覈規例分爲三等斟酌處分不致懸殊仍須着實遵行不得視爲文具

一各處織造絨褐紵絲紗羅綾紬等項萬曆四十三年以前除造完起解外其未完者俱減去一半餘三年造完起解以寬民力其應天等府萬曆四年九年未完袍段查

係遠年一概停免廣西歲織葛布一百疋爲數不多未免擾民俱應免遠

一各省直等處額解四司料銀段價磚料生熟鐵黃白麻磚匠鞔麻葦夫荐課車價班匠柴夫木柴樵炭銀山場地租河道退灘地畝籽粒鐵冶民夫麂皮活鹿天鵞狐皮翎毛等項本折自萬曆三十五年起至四十一年止已徵在官者截數起解不許隱匿拖欠在民者盡行蠲免

一十庫錢糧各省直徵解本色與赴京辦納者充積内庫歷年已久輸者解者俱不堪苦宜遣巡視查其足用幾年除本色不足者仍解外其餘查自四十八年以前凡未解者俱暫停本色以寬民力其銀解送該部充濟邊之用

一各省直解官解户押進内庫錢粮入京多投歇家攬頭一概陷局騙相聚日久先後那補侵費以致敗露致原解官役羈囚節年

追比或有身死累及家屬無裨積逋詔下之日若五年以上未完者姑准押發原籍並歇家攬頭行撫臣勘估家產抵完拖欠果係家產盡絶准與豁免止各依應得罪名究遣

一近來民間困窮在外司道府州縣等官須加意撫循其有多加火耗濫行罰贖勸借軍民私派里甲甚而暗通暮夜貪法鬻獄者著各該撫按官嚴行訪拏禁革務在訪

確贓蹟不時劾奏後來勘問衙門亦須按
律治罪不得徇私姑息如撫按官縱容聽
兩京科道官指名条治
一撫按各差訪拿人犯屢經禁止閒復舉行
中多讐賍窩訪乘機誣搆不無冤濫今後
務遵明禁入境受事即刊布奉旨不行訪
察一條徧諭所屬以杜指嚇果有豪猾病
民有司不能治者被辜違者以不職論
一凡致仕閑住爲民充軍官員不係考察及
犯私罪者不拘自陳被論吏部逐一查開
奏請充軍者放回原籍爲民爲民者與冠
帶閑住閑住者與致仕中閒如有才望過
人年力尚壯曾經薦舉者許一體酌量推
用
一內外文職官考滿原有稱職平常不稱職
之分此係舊例近來一概考稱殊非明試
之義今後各官給由兩京堂上官在外撫
按官務要其治行施行不許一概含糊奏

請
一各處儒學生員食廪年深需貢淹滯宜加
疏通今許于歲額外順天府每學添貢二
名在外府州縣及運司衛學各添貢一名
提學官仍查貢次在十人中科舉三次以
上從來未經考劣緣事停降者考取起送
以寓選舉經明行修之意止行今年一次
俱于明年四月內廷試其有年力不能待
貢願告冠帶者給與
一武官誥敕係朝廷報功大典向緣所司刁
勒以致各官不敢續黃兵部便行文天下
軍衞衙門逐一清查果有年久未續者許
本衞所保勘明的准與續黃以後襲替必
須親齎誥敕與黃選查對相同方准選授
一內外大小武職官除真犯死罪及事干軍
機重情不宥外凡一應干累詿誤犯該充
軍立功等項所司查明來歷奏請定奪其
失機不係失陷城池及殺虜至二百人之

上內有年力精壯尚堪委用者許其具奏
所司査實題發邊衛充軍立功贖罪
一內外問刑衙門無論文武職官有犯曾經
撫按問明具題覆請未下者查照原擬發
落若正犯已故累及子孫者酌量開釋其
各省直撫按官例報審錄矜疑等項人犯
題請未下者亦俱照原擬發落
一兩京監禁各衙所拖欠漕糧等犯官地隔
千里不便追徵合押發本處糧道監禁變

産完官其有監故病等情仍令子孫襲職
限五年內或扣俸或設處每年務完二分
若過限不完照例參降
一工部鋪商夫匠等役有做過工程納過物
料已經實收到部後又減欠者原與預支
花費殊科查果逃亡産絕者准與豁免
一東征諸軍士或調或募死者暴骨沙場生
者戮力塞外優恤之典屢經廷議今宜行
邊腹各撫按查自兵興以來戰歿軍士所

有田土不論民地屯地俱係的産或因無
人無力耕種致有荒蕪者其前所遞錢糧
盡爲豁免仍查給各兵的親人丁助其牛
種待成熟後方可起科但不許各兵族人
將旁人之地濫稱兵地以冒蠲免
一東征文武道將諸臣勦奴陷沒者義氣常
新忠魂不泯身後之恤例得從優其各官
所有田地人丁生前優免者死後不得遽
爾開徵仍照各官品級應免徭銀之數查

某官于某年月日戰沒即以爲始再免六
年六年之後方可議派以示朝廷優恤勞
臣至意
一內外各衙門見監死罪重囚有情可矜疑
及人命在辜限外者覆審是實俱免死發
邊充軍其人命無屍可檢强盜贓仗不明
及年久無贓人犯無証具題未下原問衙
門未成獄者即比照熱審事例清查釋放
一在京在外監追還官人官給主贓物除係

官錢粮監守侵盜者俱照舊監追其入官
賍百兩以上給主賍五十兩以上若監追
二年之上身已故家屬代追各勘無產堪
以變賣者開具所犯情罪奏請定奪若入
官給主之賍不及前數監追半年之外正
犯身故勘無家產悉與宥免若係埋瘞銀
正身見在仍依律追給以䘏死者
一節年行勘文武職官遷延不報以致奸猾
得脫被誣者久湮詔書到日各該撫按官
通查原承行官司立限催勘奏報如仍怠

遲參奏處治
一各邊鎮軍器所需及撫賞段疋諸物承委
官多侵尅額價收買濫惡物料以致器械
火藥製造不精其緊要衣甲本路道將往
往那扣別項錢粮賠買賞用司道官漫不
經心或徇差委後務選廉幹正途府佐照
價置辦布政司及本道守巡官嚴加查驗
事竣開註有無情弊甄別賢否呈送督撫
巡按衙門以憑薦劾獎戒
一近來法紀廢弛武備不設以致盜賊生發
貽害小民有司又避忌失事隱匿縱容往
往釀成大患今後各該撫按官務要嚴督
司道府衛州縣掌印巡捕等官遇有盜賊
卽行緝捕務在得獲每季終將各該管地
方有無失事及獲過盜賊名數申報查考
敢有隱匿不行從實開報者提究如律若
撫按官姑息容隱聽科道參處

一京城首善之地五方輳集有等無籍惡少
結煽成把攘奪恣肆大爲民害亦有娼優
隷卒濫竊冠裳服飾裘馬僭分陵上風靡
俗流敗壞斯極今後五城御史密訪嚴拿
情重者盡發遼東爲民或令編伍守哨以
警奸頑
一邪術誣世如無爲白蓮紅封大乘等敎廣
布傳頭結連亡命甚至造符印擁兵仗一
呼百應莫可誰何如有奸民專以齋會進

香爲事輿蓋雕龍畫鳳旗鼓蔽日喧天違
法殊甚宜嚴緝效所會首依律究罪餘黨
解散遣來淫祠日盛緇衣黃冠所在如蟻
今後敢有私剏禪林道院卽行拆致仍懲
首事之人僧道無度牒者悉發原籍還俗
一苑馬寺所隷牧軍額設田土多被豪惡侵
占群外馬匹妄報餘丁以致馬死人逃貽
害原籍兵部行文該寺監苑官不許聽信
奸猾報丁滋累群外死馬虧欠除正軍外
不許監官移文擅勾原籍違者聽巡茶御
史參治其一切未完賠補自萬曆四十六
年以前盡數免追
一中都留守司河南山東都司所領班軍月
糧應解州縣每有拖欠致各都司官呈借
太僕寺班銀馬價及兵部扣留班軍老幼
銀兩俱未補還及免班年分應折班價并
新舊絕軍糧銀未解數多今除四十四年
秋班以前拖欠者悉免追徵以甦困累內

有已徵在官者照數補解其四十五年以
後拖欠仍各照年分追徵
一各處衛所歲造軍器并有司該造弓箭弦
條自萬曆四十八年以前拖欠未完者悉
免補造有收過有司物件准作以後年該
辦之數敢有因而侵欺者治以重罪
一各處額編民壯快手本爲緝捕盜賊而設
近來數多差占或赴各兵備道團操遇有
草寇竊發有司束手無措今後不許占役

一人悉令放回各該府縣責成掌印巡捕
官設法操練各兵備道巡歷之日比試查
驗其保甲一事尤爲弭盜良法兵部便行
文各處着實舉行
一軍戶有重役不問三處五處遇有事故如
果戶內人丁消耗只併一處勾補其餘悉
行開豁及有丁倒戶絕并同名同姓破人
妄報連年勾擾者有司從實體勘得實卽
爲轉達該府兵部開豁毋得展轉勾攝貽

累無辜亦不許指此爲由概將有丁之家
徇私賣放空歇軍伍[illegible]有各治以罪
一四十七年四十八年在京問過發配納贖
三年以下等徒罪監禁日久可抵配贖候
過寺後即准釋放
一犯罪存留養親備載名例律凡軍民罪囚
有祖父母父母年八十以上老疾應侍家
無以次成丁者犯該死罪除極惡重情常
赦所不原及奉欽依外若誤殺戲殺誣告

人累死隨行親屬等項開具所犯情由奏
請定奪其徒流人犯照萬曆四十二年例
發本處擺站做工煎塩瞭哨以便存留養
親務勘結明白不許納賄扶同任情朦朧
混行避者以故出論

一先次
恩詔各省直自二十九年起至三十四年止各項錢
粮查係小民拖欠悉與蠲免惟是順永二
府所屬州縣衛所因四十三年間旱災異
常該撫按具疏欲將四十一年以前悉爲
蠲免該戶部覆准將三十八年以前的係
小民拖欠者蠲免三十九年以後仍令下
年帶徵今各省直蠲免應自三十五年起
順永二府所屬自三十九年起各蠲七年
至於京城內外居民房屋比歲雨潦衝壞
未盡修復者准免房號三箇月廊店房屋
倒壞者查明免租
一北直隸蘇州昌平武清玉田三河東安寶

坻等州縣牧地草場新增解監銀一萬六
千有奇先年已經按屯兩臣具疏請免該
部題覆其地屬荒鹻銀係重科該監豈得
朦朧徵擾仍照萬曆十年[illegible]原額徵銀
解部其加增解監之銀盡行豁免以寬民
力
一北直隸涿州良鄉固安武清永清東安香
河漷縣通州三河等處衛京屯軍自萬曆
二十八年以後新增屯丁銀比例礦稅徵

解通灣稅監已二十年所軍苦已極四十
二年雖恩例赦減■之一而害未全除
徵納更苦今東陲未定調募日煩衛京之
兵尤當休養豈堪重累畿內遇■落地二
稅已經按臣具奏停免此項屯稅自今四
十八年爲始着同二稅一併蠲除
一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病許諸人直
言無隱
於戲監

成憲以罔愆繼述祇承夫志事同民心而出治典
釐用協於章程凡在照臨偕臻闓懌布告中外
咸使聞知

萬曆四十八年八月初一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以眇躬嗣登大寶夙夜祇懼罔敢寧居
於凡用人行政遵明
皇考遺命力疾舉行哀勞交萃奄至彌留定數未移
考終何憾但念朕紹承洪緒笲疚方新志業未
就所期纘述端屬後賢皇太子　茂質英資
克荷神器宜登嗣皇帝位其恪守
祖宗彝憲親賢勤學立政安民朝講一遵典制冠婚

擇吉舉行出入起居倍宜兢慎左右侍御務近
端良內外文武百執事之臣尚懷隱痛同心協
贊永保基圖朕從
皇考在天之靈陟降鑒觀於志畢矣喪禮依舊制以
日易月二十七日釋服毋禁民間音樂嫁娶宗
室親郡王藩屏寄重不可輒離封域督撫鎮守
都布按三司官員地方攸繫不許擅離職守聞
喪之日止於本處哭臨三日進香遣官代行衛
所府州縣土官並免進香詔諭中外咸使聞知

萬曆四十八年九月初一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維我國家受
天明命累洽重熙
列聖相承代增其德我
皇考大行皇帝
元良主器二十餘年
睿質英資夙炳靈於天授
禔躬緝性兼式穀於庭搴嗣纘鴻圖誕敷文命用

賢納諫每事
祖以攸行致治保邦若惟日之不足緊克勤與永慕
遽厭世而
上賓
顧命眇躬屬茲神器朕煢煢在疚豈忍遽聞而文武
羣臣及耆老軍民人等累箋勸進辭拒至再再情
益懇切乃遵
遺詔以九月初六日祗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即皇帝位朕以凉德方在幼冲深維
上天眷命之隆
祖宗付託之重兢憑依而攸濟在典則之作求惟茲
臨御之初宜有渙頒之號其以明年爲天啓元
年大赦天下與民更始所有合行事宜開列于
後

一
皇考德意具載前登極詔書諸凡用人行政奬誠與

釐鑿鑿明備所司務須遵承條款按實舉
行仍載入考成以便稽覈如有視爲已頒
故事應以虛文及時月稽延不行奏繳者
以違制大不敬論

一
祖宗舊制斟酌古今盡善盡美原可永遠遵行邇來
所司多任意紛更一時稱達時宜日久又
成窒礙以致人情違惑法令紛紜成何治
理今後內外大小衙門合行事宜查照會
典開載及累朝舊章着實奉行間或事久
勢窮法宜通變須明白奏請會議妥確始
行不許擅自更張紊亂成憲

一自萬曆四十八年九月初六日昧爽以前
官吏軍民人等有犯除謀反叛逆子孫謀
殺祖父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家長一
家非死罪三人採生折割人謀殺故殺蠱
毒魘魅毒藥殺人强盜妖言姦黨失機并
事干邊方夷情人命十惡至死罪者及永

遠充軍人犯不赦外其餘已未發覺已未
結正罪無大小咸赦除之敢有以赦前事
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

一戶部加派地畝錢糧兩次七釐兵工二部
加派二釐俱屬會議不得已之計先據戶
部議將加派地方免帶徵二分今議將四
十六年加派通免一年以寬民力其已解
完者准作四十七年之數四十八年仍徵
解運濟遼其四十七年已徵在官者旣難

復還百姓豈容奸吏侵漁有司官即湊入
見徵數內使百姓輕省隱匿者撫按官查
究
一宗室子女有奏報名封稍遲別無情弊者
各該撫按官督令各輔導官以詔書到日
為始限五箇月以裏保送前來以憑禮部
覆奏其的派子孫但所出不合奏例者亦
請旨准名授冠帶以示優異中有孝友行
誼輸納助官者仍照通行例旌獎

一宗室犯罪發高牆監禁者除前次詔書所
載越關赴京建言詿誤及身故子孫妻妾
無依者聽撫按查明具奏外其有侵犯職
官欺凌小民不係人命姦淫強搶人財物
者已經押解高牆久示懲創准與維新撫
按查明具奏放回以昭惇睦之仁
一
累朝及見在公主所出子孫各廕一子入監讀書如
無當廕者准於原廕武職上量加一級兵
部即與題覆
一勳臣襲封見爵者俱給與應得誥命未領
者准補給其五府并宗人戎政掌印官著
有勤勞俱量加官銜一級已加者准給肩
與
一兩京文武官一品至九品各給與應得誥
敕先給領者進本品勳階一等品同而職
銜不同者照見任改給署職者與實授試
御史中書庶吉士吏部守部進士及給假

守制等官候實授官復除之日補給其行
人司務准給本身仍照萬曆三十一年例
改陞之日補給父母及妻凡願移封移贈
者聽先已移封移贈者給與本身及妻兩
京科貢及制誥兩房官八品以下者准照
行人例行在外方面官五品以上有司四
品以上雖未考滿遇有正薦者亦與應得
誥命先經領者進本品勳階一等府佐州
縣正品官歷俸二年以上有正薦及旁薦

合例者亦准給與其有歷俸三年未遇撫
按復命曾經給由保留者俟撫按復命薦
補給其在任候代與見任同前母繼嫡母
准三母封贈繼妻受封已故者見在繼妻
准封有嫡母已經受封生母年踰六十以
上者准並封其妻亦得並給
一兩京三品以上文官未考滿者廕一子入
監讀書其已經三品考滿廕子又歷二品
俸三年考滿及二品見任在京者仍廕一
子入監讀書

一在外方面官二品至五品有司官四品以
上曾經撫按題准復職後遇考察事故不
係爲民者誥命准補給
一建言廢棄詿誤諸臣已經
皇祖遺詔酌量起用有未盡者着吏部陸續題補其
近日因言被謫尚未補官者准復原職
一兩京文武官員署職試職者准實授仍支
署職俸根如遇推陞亦止於前署職遞加

一祀典神祇有司宜肅恭祭祀整潔壇宇其
帝皇陵寢及名賢墳墓皆宜修理禁約毋許樵採牧
放
一內外文武大小職官有因公干累被黜原
不係犯職考察人數月久事明情可矜原
及舉監生使員人等詿誤被革公論共惜
者許其自辯奏請定奪
一各邊衛所營屯原有額設兵馬足防虜患
乃地方文武官員偷安忘警平時通不操

練軍多占役馬多虧損及至虜寇闌入百
無一備以致殺掠人畜失陷城池深爲可
恨兵部便通行各該衙門即將原額兵馬
嚴加查覈常行訓練務俾戰守實用其原
有城堡年久坍塌者上緊修理原無城堡
處所應該增築者查處堪動錢糧增築如
或奉行不力虛文塞責督撫按官據實參
奏治罪
一各邊將士戰功往往以勘覆稽遲賞不足

勅都察院便行文各該巡按御史將萬曆四十八年九月初六日以前未勘報功次俱限三箇月奏報如有遲緩即行叅論其宣大薊遼等鎮多有奸民冒認錦衣衛舍丁及陣亡軍人子侄濫陞官旗又或一人而數處立坊一時而兩三處立功均爲違法兵部兵科逐一清查奏請降革

一邇來民困極矣有司不能加意撫綏分外侵漁有僉報富民義民借以供應者有派

當庫役斗級累年賠苦者有差遣省祭義官經歲奔走者有立名行戶鋪戶虧損價值者有於罪贖之外橫肆科罰至十石百石者有於條鞭之外立小條鞭火耗之外復加秤頭任意乾沒者詔書到日一切禁革撫按官嚴督所司刊榜曉諭如違查叅重處該部科有聞即行叅奏

一民間照丁納銀原有定額顧生聚日繁戶口日減緣隱占者多即編審一法非增減於紙上則勒報於里甲遂致有丁已耗盡而冊載纍纍者方今募調之令悉索閭左而復使民納無丁之銀深爲可憫撫按官嚴行有司各照保甲細查丁口但有幼未成丁老未役免與逃亡空懸之丁悉與豁免

一有司職司民牧開荒種樹積穀三事尤民生國計所關以前俱未有實舉行捏報虛數反爲民害今後各撫按務委查盤官親

詣各境驗其墾田種樹實有若干坐落某山陂村落積穀在倉者的有若干有無科罰擾民必有實效方許陞考其仍前捏冒者與查盤官一併叅治

一東宮通事舍人勤勞月久量陞一級管領指揮等官優加職銜帶刀控馬舍人併隨侍大漢將軍直宿巡緝旗校年深者俱量加職級其鑾駕庫夫見在三十二名供役貧苦准照校力例月給米一石

一大漢將軍侍衛二年以上者給與冠帶又
歷四年以上者受試百戶年五十侍衛二
十年以上者不拘在役退閑俱與冠帶榮
身其退役將軍兒男見在守候大選襲替
者免其守候查照其父歷役年月久近准
與襲替旗校力士若年分未及與例未合
者不許冒濫襲替
一王府官年老願致仕者進散官一級其長
史歷任三年無過者給與應得誥命

一歲貢出身艱苦廷試後准冠帶不願仕者
遥授職銜在外撫按類奏劄付發布政司
分給所在有司一體禮待優免歲選兩貢
入監者仍多優選以示風勵儒學生員有
願告侍親者聽親終之日仍許復學年五
十以上者許告衣巾終身有食粮年深挨
貢不前者許告給冠帶免本身襍泛差役
聽選監生正歷十五年雜歷二十五年者
先給冠帶吏典兩考已滿無過不願赴京
者准遥授省祭官冠帶免本身一丁有司
不許差遣
一兩京十三省衛所指揮千百戶等官嫡長
子孫多有貧窮不能保勘起送襲替却被
旁支遠房有力者朦朧承頂甚或賣與異
姓冒名襲替深失朝廷酬功本意兵部便
行文曉示許其據實告明所在官司即與
查明申呈撫按衙門奏聞
一軍職爲事降調兩廣等處烟瘴衛所病故

不分已未到衛子孫路遠不能赴所調衛
分起文承襲[illegible]原衛起送承襲帶俸
差操其充終身軍已經開伍回衛年六十
以上者比照爲民事例子孫准其承襲其
爲事降級年六十以上子孫赴部替職者
准復祖職未及六十者止許暫替所降職
事其爲事立功者許令復職差操與支半
俸扣至限滿全支有限未滿病故者子孫
襲職免其減俸

一遼東地方軍民人等或先年逃入虜中或近日擄去住彼日久遂爲虜用間有欲率領親識還鄉者又慮官司追究前罪不敢自歸殊爲可憫兵部便行該鎮總督鎮巡及將領等官務要用謀示信多方招徠如有率衆來歸者厚加撫恤仍具所率人數奏聞以憑酌量賞錄宣大山西及陝西三邊一體施行

一近來驛遞疲困支應不給馬戶夫役往往逃亡各省直撫按官行查地方衝僻繁簡將原額站銀酌量於偏僻處所有支剩銀兩通融協濟仍照節年申飭事例嚴查應付毋得徇情多給人夫馬匹其過往官員人等不許勒要折乾擅用金鼓夾帶騷擾今稅監盡撤各處原因稅監添派供應夫馬站銀都着一併蠲豁不許仍前混徵貽累小民違者撫按指實參處

一各省直織造紬段羊絨地方出產有限機戶困于杼柚商販窮于展轉營利幾何乃有指稱行戶名色攫取無厭仍縱衙役乘機需索有辦納一物賠累至倍者相應嚴行禁止違者聽撫按官參處有司官亦不許借立行戶名色抑買貨物賠累商民

一浙江福建南直各府織造歲改段疋每疋段價內扣羨四錢始于萬曆三十年間與礦稅事同一體不論遠近年分亟行蠲免扣解者補給未完段價以蘇民困

一四司料價等項除前詔寬恤外相應再蠲拖欠二年以寬民力

一各省直稅銀原爲協濟大工而設今奉明旨一槩蠲免但恐官吏欺蔽中有加派地畝坐派行戶人丁甚至攤派間架者小民不知仍行輸納官吏扶同網利相應嚴行禁止各地方官有不行更正者撫按監司訪出參奏重治

一近來私揭公行變亂是非搖惑觀聽奸人

得志善類含冤至有屬官揭害上官軍民
誣蠛本管甚非法紀已經屢行禁止如有
仍投遞者各衙門不許受理舉發治罪其
交關窩訪假捏贓罪恐嚇官民挾騙財物
者但有實跡該撫按官即便嚴拏正法重
者問擬具奏
一太醫院見差供事冠帶醫士准照監儒事
例免役四箇月內殿供事者加免兩箇月
其候缺吏月曾經考試支俸者准令預授

止許支俸不支柴薪亦不得扣滿原係預
授三年以上者准令實授遇有本科員缺
仍照原題挨次銓補不浮於額外其有被
誣革職年力未衰術業精通者該部准與
辯明奏請復職
一兩京各衙門歷事監生及承差各免歷事
二箇月辦事官一箇月吏二箇月當該四
箇月禮部鑄印局儒士食粮候粮及納銀
冠帶見在歷事者各免三箇月

一兩京商人有三年一編者有五年一編者
有經應役破家折產每遇僉報如蹈湯火
今原係三年者准減一年以二年更換五
年者准減二年以三年更換
一稅契原因遼餉缺乏廷臣會議將漏稅者
免罪補稅法未嘗不善今聞有司奉行過
當不分已稅未稅一槩拘追致增煩擾已
後民間買賣田產許照舊例納稅用布政
司及本府印信契尾其四十八年以前凡

已納在官者起解濟邊漏稅未納者許其
自首不必一概窮究
一各監局鋪墊有司徵解原有定額邇來增
索日甚解戶苦于賠累將來何所底極以
後如有仍前額外苛求許被害諸人告明
參處
一兩京各省軍民鬬毆致死人命除下手最
重一人應抵外其餘共毆之人有致命重
傷例雖充軍然必有執持鎗刀等項兇器

爲例所載者方擬充軍如木植磚石之類
俱係他物不許濫擬充軍詔書到日即請
查釋放以後刑部都察院撫按官常行申
飭務查照例文遵行違者以故入人罪論
一內外各衙門見監應決重犯今歲暫免行
刑在內法司及差出恤刑併巡按官仍將
情罪有可矜疑如正犯脫逃解役及家屬
監禁五年以上朋謀共毆人命爲首及下
手人已經監故爲從及稱主使喝令者准

與辯明開豁
一近京各州縣及各省開墾水田往往既墾
成熟被勢豪及經管地主混占告奪以致
人無固志地利不開今後再有前項情弊
許被害諸人奏告重處地主如未受價止
許改正糧站量斷荒地價值永令開墾之
人就產立籍管業所在有司能加意勞來
開墾數多著有績者撫按官覈實具奏優
敘

一各省小民拖欠錢糧近奉
恩詔自三十五年起至四十二年止悉與蠲免惟順
永二府所屬因四十三年旱災異常題將
三十八年以前蠲免訖今次蠲免自三十
九年起至四十五年止其保河等六府徵
兵措餉召買草料豆粟視外省更爲煩苦
許自三十五年起至四十二年止亦與蠲
免以寬轉運召買等項偏累之苦
一京城內外房號除前次

恩詔已將雨澇倒塌者准免三箇月外今將內外小
民窮居再免二箇月其年久空地無房猶
包房號者查明盡行蠲免俟修復之日另
行起徵其京城廊店房屋見徵租銀者自
四十二年起至四十七年止凡拖欠入追
不能完納者悉與蠲免又通灣店房已經
罷稅不許奸徒假捏橫徵地方官不能奉
詔禁止者以不職論
一北直文安定興青縣三縣災傷子粒俱照

按屯御史原疏題請事例折徵

一直隸永平府每年解納惜薪司本色棗一萬五千五百餘斤近據順天巡撫奏稱進解鋪墊地方賠累■改折色銀三百九十兩每年五月中差官管解前銀自行買辦以省地方賠累之苦其西山一帶曾

旨■回稅監留黃樹園轆轤港鏡兒窰等窰因委石歷代進煤炸因而假借騷擾地方盡行撤免原用煤炸無多該管官另行設處毋得

仍前私免以擾貧民

於戲繼述覲揚勉率循於無斁翼爲明聽尚匡弼之是求所賴文武親賢殫乃心力輔朕不逮以成我

皇考未竟之志培爾萬邦無疆之休布告遐邇咸宜

知悉

萬曆四十八年九月初六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惟恩隆一本尊崇式備夫上儀禮逮

重闈徽懿適光于顯號敷天並戴永世同辭恭惟我

皇祖妣孝端皇后柔順含章安貞厚載配二儀以發育合萬物而化光石鸞銜文巳鍾靈于芳族軒

龍耀釆遂

正位于椒塗奉

兩宮而齊思媚之賢承

九廟而篤逆釐之慶佐

一人之宵旰道贊垂衣弘六寢之休嘉慈均佩觿位奠承華之主器德並恩勤祥徵興慶之含飴勞

深啓佑

萬年作述謀燕子以貽孫

四紀昇平教刑象而化國方祈愛日遐謝長秋我

皇祖感故劍而典懷肆冲人撫遺捲而增慟非藉恭

隆之典曷伸

罔極之思爰頌美嫄特重閟宮之報詩稱文母亦登

淸廟之歌爰命禮臣式稽成憲博參輿論共謂
懿章萃愛戴于臣鄰誠遹覕丈摹芳徽于琬琰禮備
榮哀卜以九月十三日祗告
天地
宗廟
社稷恭上
皇祖妣孝端皇后尊謚曰
孝端貞恪莊惠仁明媲天毓聖顯皇后於戲
瑤牒恒新賁幽光于有赫
鴻名不朽緬英爽以如存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萬曆四十八年九月十四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惟孝隆所生詒穀逾追夫聖善禮返自
始尊崇式協于情文維盡制以盡倫自率親而
率祖榮哀駢萃
淑懿光宣恭惟
皇祖妣溫肅端靖純懿皇貴妃
粹稟貞姿
柔嘉令則恭愼贊
中闈之化黻效雞鳴婉愉奉
長樂之慈歡承燕喜備坤儀以毗
乾御培
震器而叢蒙功王邑觀成既參勞于翼子合飴隆
愛旋受祉以詒孫方期介慶于無央倏爾栖眞
而莫待屬
鼎湖將祔期展孝思乃
玉几俄遺尙稽成事肆予渺躬奄紹丕基維水有
源似續永懷乎啓佑謂地參厚

慈徽莫罄夫揄揚特命禮官博詢輿論爰遵
末命克舉上儀
儷極升華象服儼長秋之御易名飾惠
鴻稱昭永世之辭卜以九月十三日祗告
天地
宗廟
社稷恭上
皇祖妣尊諡曰
孝靖溫懿敬讓貞慈參天胤聖皇太后於戲大典承

予
先志在天昭
聖孝之隆徽音播爲休聲率土慰
毋儀之節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萬曆四十八年九月十四日

泰昌元年大統曆敕諭

朕惟
皇考嗣登寶位甫逾再朔奄棄臣民善政徽猷靡可
殫紀父作子述著代爲先正始受終得統爲大
維
先帝之隆恩湛澤永結於人心宜泰昌之建號紀元
昭垂於萬世於以明繼承之顯序彰
啓佑之洪庥明發有懷方深軫慕再覽廷議實獲朕
心其以萬曆四十八年八月初一日至十二月

終爲泰昌元年並載大統曆庚申紀年行內禮
部通行天下一切章奏文移遵奉施行欽哉故
諭

泰昌元年九月二十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惟在昔聖帝明王德盛化神臣民頌戴
繼統之君鋪揚休烈昭薦徽稱光于四方垂諸
萬世于以顯親崇孝典至重已恭惟
皇考大行皇帝
聰明天縱
仁孝性成
震潛勵就將之功
皇明詔制十二　泰昌元年　四十五
離照章繼述之美任賢若渴下令如流發帑金以
給軍輿撤稅璫而拯民瘼
休聲四洽
湛澤旁周雖
照臨甫閱旬時而俄頃同流天地治平之効日異
月新夫何
諒陰未幾
上賓不待率土均喪
考之痛冲人切紹庭之思維纘序之不忘詎追崇之
敢後謹命文武羣臣博詢輿論叅協彝章僉言
旣同
上儀肇舉乃於今年十月十六日祇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奉
冊寶恭上
皇考大行皇帝尊謚曰
崇天契道英睿恭純憲文景武淵仁懿孝貞皇帝
皇明詔制十二　泰昌元年　四十六
廟號
光宗於戲
帝德難名卽揄揚之未罄
皇建有極惟昭示以永存布告萬方咸使知悉
泰昌元年十月十七日

追謚悼懷太子敕諭

皇帝敕諭朕第二子誕生念承首亂嗣緒攸關已頒
行恩詔布告萬方不意未週旋殞深悼朕懷追
按舊章應加隆典爾禮部其擇日告聞
祖廟追謚爲悼懷太子仍頒行中外咸使知悉故諭

天啓四年七月初六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國家累德存仁聞馨受祉天必錫子亂嗣
以昌世衍祚于無疆朕即位以來夙夜祇畏罔
敢怠荒冀圖所以崇昭格而大庥美幸賴
玄穹垂祚暨我
皇祖
皇考丕顯之靈以今年十月初一日誕生皇子爲容
妃任氏所出是日寳曆初頒千官拜舞而慶從

天錫喜自內傳知爾萬方普同歡悅特援舊典用沛
新恩合行條例臚列如左
一自天啓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昧爽以前官
吏軍民人等有犯除謀反叛逆失機子孫
謀殺祖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家長殺一
家非死罪三人採生折割人謀殺故殺蠱
毒魘魅毒藥殺人強盜妖言奸黨假印假
官十惡至死罪及永遠充軍不赦併終身
軍有事干封疆侵盜軍餉違禁通夷詐爲

諸衙門文書誆騙財物亦不赦外其餘已
未發覺已未結證罪無大小咸赦除之
一宗室一應名封合例者速與保奏不合例
者量准名糧及旌善邇罪俱如前詔例行
其長史司及守備衙門各奸棍人等該管
官務嚴加禁戢無令勒掯使各沾恩以彰
親親之仁
一管理擇賢硯論親論爵論齒尤足風勵其
間奉法無害者仍舊管理勿得紛更

一宗生應舉勿拘定數其場中試卷須與民
生一樣糊名易書毋另編宗號登名之日
即止其宗祿以後選除勿限外任使天潢
有志者咸知奮勵
一宗室犯罪發高牆庶人已故所遺子孫妻
妾無依者撫按衙門查明原犯情罪開具
奏請釋放
一各王府分封既久宗支日繁祿米歲增民
間地畝所出有限兼以有司怠於催徵地
方時選荒歉以致常祿拖欠養贍不周深
為可憫詔書到日撫按官各將境內宗祿
及坐派民糧額數過融計算嚴行設法徵
給如有不敷仍酌議裒益通變事宜奏聞
朝廷區處毋使貧難失所有孤親親之意
一宗室封婚止以過期致經科參未經奏請
者查照靖江王府擅婚之例二十年以外
革祿三分之二十五年以外革祿四分之
一准其封婚如已經另名久礙名例者不

許妄援奏請
一親王年八十以上者其奏遣使存問親郡
王年七十以上者賜羊酒幣帛地方官存
問其有衰病一應禮儀不能自行者許子
代行將軍以下年七十以上者各賜絹十
疋庶人量給四分之一其無祿加給米如
平民八十之例
一旌表義夫節婦孝子順孫所以扶植綱常
勸勵風俗政之大本務有司苦坊價措遂

使幽芳不揚今詔書到日有司務要仰體
朝廷德意遍加咨訪如果事實即申呈巡
按御史勘結奏聞以憑旌表敢有稽遲者
罪之其子孫自願捐貲立坊有司給與扁
額聽其自便不許編派擾民
一順天應天二府及二府所隸州縣見年歲
貢生照舊例改恩貢生以示重首善德意
餘府州不得援爲例
一京師近年因差役繁重生員與平民一體

報僉殊失令甲優免二丁之例今查生之
家果係父子同胞兄弟一應雜徭准與豁
免
一勳臣襲封見爵者俱給與應得誥命未領
者准補給其五府宗人戎政掌印官兵部
查有歷任年深勤勞無過者酌議題加官
銜一級
一兩京文官一品至九品各給與應得誥敕
四品以下本品已領給者給與執照轉官
之日補給試御史試中書庶吉事各衙門
觀政進士在京候選者候實授陞官之日
補給其司務國子監博士助教學正學錄
典簿典籍翰林院待詔孔目仍照萬曆四
十八年例改陞之日補給父母及妻凡願
移封移贈者聽舉人中書願會試者准先
給父母誥命凡恩廕尚寶中書未任者准
照試中書例科舉從本州縣起文赴兩京
吏部考試入場候到任日補給應得誥命

在外方面官五品以上有司四品以上各
歷俸二年州縣正官歷俸二年以上有正
薦者俱與應得誥敕到任遲限無正薦者
不准
一兩京文武官署職試職及總兵官帶都督
僉事銜曾經陞俸一級者俱准實授
一兩京各衙門歷事監生及承差各免歷事
二箇月辦事官一箇月辦事吏二箇月當
該吏四箇月禮部鑄印局儒士食糧候糧

及納銀冠帶見在歷事者各免三箇月
一天下田賦因比年東西未寧軍興費重額
供既難寬緩加派尤爲緊急小民困累極
矣其免天下宿逋一年以稍紓目前新舊
併徵之苦除南直隸及浙江等十三省萬
曆四十四年已前北直隸保定河間眞定
順德廣平大名六府萬曆四十五年以前
順天永平二府萬曆四十八年已前各先
經蠲免外今將南直隸及浙江等十三省

萬曆四十五年分北直隸保定等六府萬
曆四十六年分順永二府天啓元年分各
未完稅糧馬草農桑人丁絲絹布疋棉花
絨戶口鹽鈔民屯牧地草場莊田子粒租
銀蘆課窑課富戶曆日防夫水夫民壯弓
兵機兵課程門攤商稅魚課褒株鈔貫果
品等項不分起運存留除已徵在官者照
舊起解外查係小民拖欠者盡行蠲免各
該有司須體朝廷德意即諭小民知悉不
得背詔重徵違者聽撫按查實參究
一漕糧改折銀兩即抵放官軍折色月糧不
容逋欠但前詔已將萬曆四十五年已前
蠲免訖今姑再免四十六年一年
一侵欺在官錢糧律例最重不容蠲免但正
犯已經監故正法家屬拘禁年久家產盡
絕無可追處者姑自萬曆四十年已前事
犯者悉與查豁
一天啓元年已前沿邊沿海倉場攢商人守

支糧料草束五年之外查盤浥爛虧折不
係正數者不分正犯家屬軍罪以上開具
奏請定奪徒罪以下俱准免追釋放
一浙江等總運糧官員有因漂流掛欠監追
五年之上産盡或身故者子孫准其襲替
照例扣俸還官如係侵盗正犯奏請定奪
其違限註誤及中都等處違悞領班各題
參住降俸級立功者准與查復有免
一天下鹽運司鹽課司提舉司萬曆四十六

年已前額課拖欠併存積年久風雨消折巡鹽御史勘實盡行蠲免如數內已經開中商人赴場聽支者准與辦課贏餘場內自行買補量於割沒鹽斤數內扣除

一天下稅課抽分衙門原有祖宗舊制其各路關津監口商貨經繇處所曾經萬曆二十七等年設立徵榷者近因新舊兵餉詘乏至極暫議開徵責成廉明有司經管務期通商裕國於民不擾此外倘有擅

立牙行私抽稅錢網利病民者撫按等官嚴行查革參奏重治

一各處贓罰銀兩先因額外加增數多以致刑官故入人罪橫肆科罪殊爲民害前次恩詔已將加增銀數蠲除自天啓元年爲始一照舊額解部以昭朝廷卹民之意各該司道有司敢有如前故入濫科等弊撫按查訪參奏重治

一京師居民差役最繁苦累尤甚乃房號銀兩一項又天下所並無京師所獨有者其量免今年十一月十二月及明年正月三箇月以示喜惠都民之意

一太醫院內殿供事有勞官士量加職級見在供事冠帶醫士准照監儒事例免役四箇月內殿供事者加免二箇月其餘缺吏目曾經考試支俸者准令頂授止計支俸不支柴薪亦不得扣滿原係預授三年以上准令實授遇有本科員缺仍照原題挨

次銓補不得浮於額外四夷館譯字生曾同館通事官亦優免四箇月

一湖廣四川廣西等處宣慰等司土舍應納銀襲替日久不能完納者照萬曆九年兵部題准雲貴事例免其納銀徑令冠帶管事以後土官襲替俱令照舊赴京或地方有事及貧寒不能赴京者具告該管撫按衙門查明代奏就彼襲替

一凡應襲武職比試違限應該住俸者免其

任俸比試不中應給半俸者准支全俸候
二年後起送再比總小旗因誤併鎗革役
者該衛所查無別礙不論年月久近許令
起送補併還役
一兩京京衛指揮千百戶等官係祖職功陞
署試職級者准實授銜仍支原俸其例應
請續黃誥者與京營實授各官一體題給
一大漢將軍侍衛二年以上者給與冠帶已
冠帶以歷四年以上授試百戶年及五十

侍衛二十年以上者不拘在役退閒俱與
冠帶榮身其退役將軍兒男見在守候大
選襲替者免其守候查照其父歷役年月
久近准與襲替旗尉力士若年分未及與
例未合者不許冒濫襲替
一武官五品以上致仕年六十以上者各進
本品實授勳階一等若父係武職子孫文
職見任其父應受子封而職高於子者雖
係署職亦進本品實授勳階一等

一各衛所指揮千百戶鎮撫等官侍直多年
有試署職銜者准實授支俸
一錦衣衛堂上掌印僉書南北鎮撫司掌印
僉書理刑弁東廠理刑官各陞一級仍舊
理刑管事及巡捕提督京營副將亦有勤
勞量加職級都給與新銜勳階撰文誥命
一畿內各府州縣節年寄養馬匹有瘦弱不
堪者負累小民餧養詔書到日各掌印官
即便覈實呈報該司照依時估變價解寺

貯庫其節年倒死馬匹勘合作踐情弊准
免賠補
一內外各衙門見監死罪重囚有情可矜疑
及人命在辜限外者覆審是實俱免死發
邊衛充軍其人命無屍可檢强盜贓仗不
明人犯無証原問衙門未成獄者即比照
熱審例清查釋放
一犯罪存留養親備載名例凡軍民罪囚有
祖父母父母年八十以上老疾家無以次

人丁者犯該死罪除極惡重情常赦所不
原外若誤殺戲殺誣告人累死隨行親屬
等項開具所犯情繇奏請定奪
一犯徒流編發口外爲民及遷徙安罪已到
配所者除謀叛家屬併奉旨人犯不赦外
其餘悉准放回原衛原籍寧家隨任
一在京在外原係還官錢糧監守侵盜者俱
照舊監追如正犯已經監故正法拘禁家
屬年久產盡者奏請定奪其入官贓百兩

以上給主贓五十兩以上監追年久身故
及不足前數監追一年之外勘無家產悉
與宥免
一鋪窩夫匠車戶人等拖欠錢糧果係家產
盡絕身已物故累及子孫者自萬曆四十
三年以前悉與赦免其有做過工程上過
物料已經實收到部後因減欠者原與拖
欠預支姝科查果年遠人亡產絕者俱准
豁免

一浙直木商舊欠監追年久正身物故家產
罄盡累及親屬代賠者許各該撫按官勘
明具奏除豁
一浙江福建蘇松常鎮徽寧揚州廣德等府
州縣自萬曆四十三年以前拖欠歲造段
疋除已徵收在官及起運在途者照舊解
納外其餘查係小民拖欠盡數蠲免
一前此覃恩陳乞冒濫合行一槩停止今次
詔書俱於頒行到日止以後遷除推起各

官及事在詔後者俱不許援引瀆奏各衙
門不得徇情濫題其詔款開列應當遵行
而有司官阻撓寢格者俱以違制論
於戲周嗣振振敢忘仁厚之訓堯天蕩蕩用成
雍洽之休恪爾奉行服我新政播告中外咸使
聞知

天啓五年十月二十五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書言堂構詩咏似續朕自臨御以來未嘗
不寤寐深惟之也邇
列聖相承在宥之宸居迫
世宗肇錫皇極之嘉號爰及
神祖運值更新乃物力雖豫于儲胥而垂工尚稽于
制作留厥鉅典昇在朕躬追念
先猷敢後經始乃者精我

宗祊
社稷之休貺與爾卿士庶民之胥從六府鳩工百靈
受職襄茲崇構還乎舊觀朕用諏于九月二十
五日肇稱殷禮告成
祖宗蒞見羣后於戲役非得已永思志事之遺居豈
求安式副纘承之重顧名思義建極敷言俾余
一人嗣有令緒亦爾萬邦之克有成勞也特渙
明綸用昭盛舉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天啓六年十月初十日

追諡獻懷太子敕諭
皇帝敕諭禮部
朕第三子誕生念係國本攸關已下
詔加恩所在均慶不意未週旋殞深愴朕衷撫
舊悲新應同憫卹茲特追諡爲獻懷太子爾禮
部擇日告聞
祖廟仍頒行中外咸使聞知
天啓六年六月十六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以眇躬仰紹
祖宗鴻業七年於茲深惟
皇考取法堯舜之訓兢兢業業不敢怠遑邇者三殿
告成光復堂構夷氛屢挫邊圉漸安方銳意治
平與民休息不謂秉賦虛弱自青宮已然及臨
御以來東西多警朝夕在念益用憂勞多思傷
脾遂致綿惙今乃復觸夙恙嘔血陡發憑几彌

留殆不能起有負
先皇顧託之命朕用薰傷若夫死生常理人所不免
惟在繼統得人
宗社生民有賴全歸順受朕何憾焉皇五弟信王由
檢聰明夙著仁孝性成爰奉
祖訓兄終弟及之文丕紹倫序即皇帝位勉修令德
親賢納規講學勤政寬恤民生嚴修邊備勿過
毀傷內外大小文武諸臣協心輔佐恪遵典則
保固皇圖喪禮依舊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釋
服毋禁民間音樂嫁娶宗室親郡王藩屏爲重
不得輒離封域各處總督鎮巡三司官地方攸
繫不許擅去職守各止於本處朝夕臨哭三日
進香差官代行衛所府州縣土官俱免進香於
戲兄弟大倫幸
社稷之有主君臣至義期夾輔以爲忠尚體至懷用
承末命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天啓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我國家
列聖纘承休烈化隆俗美累洽重熙遠垂萬禩我
大行皇帝仁度涵天英謨憲古勵精宵旰銳意安攘
海宇快覩維新疆土勤思恢復萬機總攬六幕
從麻方啓
鴻圖忽賓
龍馭爰脟
皇明詔敕　十八　天啓七年　六十五
顧命及予眇躬驚聞
憑几之言稟念承祧之重而文武羣臣及軍民耆
老合辭勸進至於再三辭拒弗獲乃仰遵
遺詔於八月二十有四日祗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即皇帝位以明年爲崇禎元年朕以沖人纘承
鴻業
祖功
宗德惟祗服於典章吏治民艱將爽宜於通變咨爾
中外文武之賢諧予股肱耳目之用光昭舊緒
愈懋新猷所有合行事宜開列于後
一天下宗藩生齒日繁歲祿難繼自本年以
後各省撫按酌量原額限定若干除親王
外查其世代之親疎位數之多寡通融支
給不得濫加其名封結狀仍責成該省布
政司巡撫衙門類奏不得專憑五宗徒滋
弊竇其開四民之業照依禮部條議通行
皇明詔敕　十八　天啓七年　六十六
一宗室犯罪發高牆者除謀叛及內亂强盜
人命不宥外其越關赴京建言詿誤及身
故而遺下子孫妻妾無依者撫按衙門查
明原犯情罪開具奏請其有侵犯職官凌
虐小民等罪已經押解高牆久示懲創准
與維新撫按查明具奏放回以昭惇睦之
仁
一兩京五府掌印管事公侯伯都督總兵副
總兵管官錦衣衛掌衛事并管南北鎮撫

司事指揮以上官六部等衙門四品以上
官幷學士及總督提督巡撫等官先年俱
着自陳去留取自上裁但近年見任官員
俱係
先帝澄汰拔擢姑着用心供職其五品以下文職及
在外兩司方面官先年俱會同考覈但今
大計非遠俱著策勵供職無得因循怠惰
曠廢職業各部院堂上及在外巡按官嚴
加督率隨事責成有偷安廢事者部院科
道不時論劾以憑究治

一凡緊要奏章奉旨下部者該科登記時日
該部依期覆奏該部咨行各撫按文移應
回報結款者亦定與期限如有時日稽延
不行奏繳該科部一併查參
一各王府分封既久宗支日繁祿米歲增民
間地畝所出有限有司怠於催徵及已徵
在官而故稱拖欠以致養贍不周深爲可
憫詔書到日撫按官嚴行設法徵給如有
不敷仍酌議妥確事宜奏聞朝廷區處毋
致貧難失所有辜親親之意
一公侯駙馬伯幷內外文武官員旗士人等
見有因事革去罰住祿米俸糧者准照舊
開支其干係內供邊餉錢糧住俸者不在
此例
一邊腹衛所武官每有失誤各巡按官考察
遂致住俸貧窶衛弁有數年不得沾俸糧
一二分文者今查果無別犯止以候考住

俸者准一槩與其開支
各省逋欠本折錢糧念小民困苦已極免
宿逋一年特與分別明白俾有司便於遵
守小民得沾實惠凡南直及浙江等十三
省天啓元年分北直八府天啓二年分各
以前未完夏稅秋糧馬草人丁鹽鈔民屯
收地蘆課竈課富戶門攤商稅魚課棗株
貫果品等項折色起存錢糧除已徵在
官者照舊起解外查果欠在小民者悉與

蠲免其內供顏料蠟茶芝麻棉花布疋絲
綿等項南直并浙江等十三省萬曆四十
六年分北直真保順河廣大六府萬曆四
十七年分順天永平二府天啓二年分并
與蠲免各以後年分照舊徵解有司務要
體朕恤民德意即諭小民知悉不得背詔
混徵違者撫按參處
一加派地畝錢糧原爲遼餉計非得已但念
民困堪憫亦應量蠲凡天啓元年分以前

未完查係小民拖欠者即與蠲免其已徵
在官及天啓二年分以後未完者照舊徵
解仍示諭小民俾知朝廷不得已之意
一各省直未完金花銀兩除天啓三年恩詔
內將萬曆四十一年以前蠲免外自今四
十八年分以前已徵在官者照舊起解查
果小民拖欠者悉與蠲免
一各地方永折及災折銀兩自天啓元年以
前果係小民拖欠者准其豁免如原銀已

經徵收在官者不許朦朧報免其餘年分
嚴限徵解以備應放折色之需
一民間丁銀原有定額年來生齒日繁戶口
自應日益奈何侵占者多版籍日削即審
編一法弊竇叢生致有富厲上戶隱而不
入耗絶貧丁反苦追徵殊可憫惻撫按官
嚴行有司細爲清查凡有幼未成丁老末
豁免等項悉與豁免
一邇年加派徵輸民力已竭凡在有司當加

意軫恤倘有分外侵漁重科罰贖秤頭火
耗等項朘削小民者撫按官嚴行禁諭違
者從重參處以昭朕愛養元元之意
一各省直運糧官員有因漂流掛欠降級監
追五年之上產盡及身故者子孫准襲原
職照例扣俸通官如係侵盜正犯奏請定
奪其違限註誤及中都等處領班遲悞各
經題參住降俸級立功者准與查覆宥免
一漕運錢糧有侵盜銀三百兩糧六百石以

上俱照侵盜本律仍作真犯死罪係監守
盜者斬係常人盜者絞奏請定奪今准寬
限半年以內果能完納者照常發落原盜
銀兩不准議免
一官解侵費在官錢糧凡自萬曆四十八年
分以前發覺正犯已經監故正法家屬監
禁十年以上查果家產盡絕無從追比者
准與豁免其有官解因爭損失等項坐賠
錢糧監追五年以上查果不係侵欺者亦

與豁免
一凡解官解戶有解到絹布不合新式者果
係未奉改機明文之先所造者准照舊式
驗收免其改造以省小民賠累
一兩京各衙門商役有三年一編僉者有五
年一編僉者編僉之日如赴湯火今三年
者減去一年以二年編僉五年者減去二
年以三年編僉以蘇商困其柴炭鋪商尤
稱苦累原題四年准減一年以三年更換

一各邊鹽商中引納糧凡有勘合到准舊例
每引先給引價一半餘候內商交易還因
淮庫將銀那解別用以致邊商守候踰年
資本無歸每將鹽糧告停告減虧損邊儲
今後巡鹽御史務要照舊設處庫價隨到
隨給以蘇商困
一在京商人車戶等役各該衙門并經管官
員務要從公審實的係殷實民戶方許着
役不得循情賣富差貧其有祖父原係文

武官員曾經宣力於朝者不得恣行僉報
以存國體至於應支錢糧并應給工食務
要次第及時查照給與不得壓欠日久以
致賠累
一各處儒學生員食廩年深需貢淹滯宜加
疏通今計於歲額外順天府應天府每學
添貢二名在外府州縣及運司衛學各添
貢一名提學官將通學食廩生員考取起
送以寓選舉經明行修之意止行今年一

次俱於明年四月內廷試其有年力不能
待貢愿告冠帶者給與
一邪術誣世如無爲白蓮紅封大乘等教廣
布傳頭結連亡命甚至造符印擁兵仗一
呼百應莫可誰何夠有奸民專以賽會進
香爲事輿蓋旗鼓喧鬧違法殊甚宜嚴緝
教師會首依律究罪餘黨解散邇來淫祠
日盛緇衣黃冠所在如蟻令後敢有私創
禪林道院卽行折毀仍懲首事之人僧道
無度牒者悉發原籍還俗
一宗室子女奏報名封稽遲別無情弊者各
該撫按官轉令各輔導官以詔書到日爲
始限五箇月以裏保送前來以憑禮部覆
奏其的派子孫但所出不合奏例者亦請
量准名糧冠帶以示優異中有孝友行誼
輸納助官者仍照通行例旌獎
一祀典神祇有司宜肅恭祭祀整潔壇宇其
帝皇陵寢及名賢墳墓皆宜脩理禁約毋許樵採牧

放
一太醫院見差供事冠帶醫士准照監儒事
例免役四箇月內殿供事者加免兩箇月
其候缺吏目曾經考試支俸者准令預授
止許支俸不支柴薪亦不得扣滿原係預
授三年以上者准令實授通有本科員缺
仍照原題挨次銓補不得浮於額外其有
被誣革職年力未衰術業精通者該部准
與辨明奏請復職

一兩京各衙門歷事監生及承差各免歷事
二箇月辦事官一箇月辦事吏二箇月當
該四箇月禮部鑄印局儒士食糧候糧及
納銀冠帶見在歷事者各免三箇月四夷
館譯字生優免四箇月
一京省中式舉人除關節顯然文體乖謬者
仍照原議罰科外其情有可原者禮部査
明具奏准其會試
一軍職萬曆三十二年以前爲事降調兩廣

等處煙瘴衛所病故不分已未到衛子孫
爲因路遠不能赴所調衛分起文承襲者
許令原衛起送承襲帶俸差操其終身軍
已經開伍回衛年六十以上者比照爲民
事例子孫准其承襲其爲事降級年六十
以上有子孫赴部替職者准復祖職未及
六十者止許暫替所降職事爲事立功者
許令復職差操與支半俸扣至限滿全支
有限未滿病故者子孫襲替免其減俸

一近來驛遞疲困支應不給馬戶夫役往往
逃亡各省直撫按官行查地方衙僻繁簡
將原額站銀酌量於簡僻處所有支剩銀
兩通融協濟仍照節年申飭事例嚴查應
付册得徇情多給人夫馬匹及過往官員
人等不許勒要折乾擅用金鼓夾帶騷擾
一凡官吏軍民人等有犯除謀反叛逆失機
子孫謀殺祖父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
家長殺一家非死罪三人採生折割謀殺
故殺蠱毒魘魅毒藥殺人强盜妖言奸黨
假官假印發塚丟骸十惡至死罪及永遠
充軍不赦併終身軍有事干封疆侵盜軍
餉違禁通夷詐僞諸衙門文書誆騙財物
亦不赦外其餘已未發覺已未結證罪無
大小咸赦除之
一沿邊沿海緊要多事重鎮委用各名色千
把總無實職者若係旗舍或係三科武舉
果謀勇過人効有勞績方准與實職官一

體推用其軍民納授服色者原不在聽用
之例不許乘機混冒
一武官五品以上致仕年六十以上者各進
本品實授勳階一等爲民者與冠帶閑住
閑住者與致仕若父係武職子係文職見
任其父應授子封而職高於子者雖係署
職亦進本品實勳階一等
一在京在外强盜妖言奸細等項務要嚴加
緝獲贓證明確法司衙門依律究擬不許

稔猾積番之徒貪功罔利妄拿誣陷違者
查出治以重罪
一內外問刑衙門無論文武職官有犯曾經
撫按問明具題覆請未下者准照原題發
落若正犯已故累及子孫者酌量開釋具
請其各省直撫按衙門等官例報審錄矜
疑等項人犯題請未下者亦俱准照原題
發落開釋

一內外各衙門見監死罪重囚若有情可矜
疑及人命在辜限外者覆審是實俱免死
罪發邊衛充軍其人命無死可償强盜贓
仗不明及年久無贓人犯無證或誤殺戲
殺原無造意重罪或首犯脫逃問擬次犯
具題未下原問衙門未成獄者即比照熱
審事例清查釋放
一內外文武大小官員有被參處罪名贓私
應聽彼處撫按看明情真罪當者就近勘
擬追贓其有事涉疑貳未有確據者許該

撫按查明代題昭雪
一侵盜錢糧問擬成案已經追比完納者應
依科減等
一死罪存留養親備載名例律凡軍民罪囚
有祖父母父母年八十歲以上老疾應侍
養家無以次成丁者犯該死罪除極惡重
情外其餘許開具所犯情繇奏請定奪以
使存留養親

一天啓六年七年在京問過發配納贖等徒
罪監禁日久無可抵贖即准釋放
一在京在外監追還官入官給主贓物除原
係官錢糧監守侵盜者俱照舊監追外其
入官贓百兩以上給主贓五十兩以上若
監追二年之上正犯已故家屬代追各勘
無家產堪以變賣者開具所犯情由奏請
定奪若入官給主之贓不及前數監追一
年之外正犯身故勘無家產悉與優免若
係埋葬正身見在仍依律追給以恤死者

一單民人等有犯人命擬抵秋後處決監禁年久老疾廢瞽者許查明矜疑開釋

一凡內外文武犯官追官贓私追久未結者查果家產盡絕無可追比應查明具題請旨開豁不得波及無辜

一凡在監人犯招案已定希圖展辯輙扳扯多人查初案原無姓名審確果宽即與開釋

一舖窑車戶人等拖欠錢糧果係家產盡絕身已物故累及子孫者自萬曆四十三年以前兩經恩赦宜過與查明題豁其有做過工程上過物料已經實收到部後因減欠者原與拖欠預支蛛科查果人亡產絕者俱准豁免

一浙直木商舊欠監追年久正身物故家產罄盡累及親屬代賠者許各該經管衙門查明報部題豁其萬曆三十五年以前派辦浙直鷹平等木因殿工未果木來經收三次漂没追補水脚未完者果係人亡產絕俱准豁免其湖廣等處木政銀兩着該撫按查明具奏以憑裁奪

一承辦三殿大工舖商車戶夫匠等役勞苦最多以後各衙門不許再行僉派誤報者即與除名其兩窑柴戶尤爲疲累查產盡身逃者許找完欠價盡行豁免另行僉報殷實上戶

一浙江福建蘇松常鎮徽寧揚廣等府州自萬曆四十八年以前拖欠歲造段疋除已徵在官及起運在途者照舊解納查係小民拖欠者應否蠲免該撫按奏請定奪

一各省直等處額解四司料銀段價磚料生熟鐵黃白蔴磚匠𦶜蔴葦夫葦課車價班匠柴夫木柴焦炭銀山場地租河道退灘地畝籽粒鐵冶民夫麂皮活鹿天鵝狐皮翎毛等項本折自天啓元年以前徵收在官者截數起解不許隱匿拖欠未徵在民

者盡行蠲免

一各省直解官解戶折進內庫錢糧入京多投歇家攬頭藥限局騙相聚日久先後那補侵費敗露致原解官役羈囚節年追比或有身死累及家屬無裨積逋詔下之日若五年以上未完者姑准押發原籍并歇家攬頭行撫按勘估家產抵還拖欠果係家產盡絕准與豁免止各依應得罪名發落

一今後在外在京文武衙門大小官員俱要勵端慎廉靜之節去虛浮怠玩之私上報國恩下保名位一應正務詔書開載未盡者陸續查議條奏其凡可以正士習糾官邪安民生足國用等項長策仍許諸人直言無隱

於戲際茲景命維新嘉與更始鑒于先王成憲庶永無愆若乃宣布詔書俾阻深之咸耀匡扶不逮使次第而可行惟爾百司與朕一德播告天下咸使聞知

天啓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惟恩深鞠育孝大尊親自古帝王曁我
祖宗列聖膺圖纘祚莫不致隆所生蓋以昭罔極之
報而敎民孝也恭惟
聖母光大合弘幽閒貞靜輔翼
皇考誕予眇躬勤顧復之洪慈劬勞靡替廣啓迪之
懿訓諄篤有加朕茲獲以幼冲寅承大寶聰惟
兄終之及實繇
慈慶之鍾至德難名尊養靡及爰稽哀榮之典式昭
追報之思彖稽禮文尊崇諡號乃於天啓七年
九月二十一日祇告
郊
廟
社稷奉
冊寶恭上
尊諡曰
孝純淵靜慈順肅恭毗天鍾聖皇后光昭祉于九京

播休聲于八表於戲至哉坤元詎模聖善之彷
彿濵茲大號用昭祥發之根原布告華夷咸使
知悉
天啓七年九月二十　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聞坤順承乾兩儀迺以奠位内治贊外
六合斯以蒙休王化攸關典禮是式朕荷
天眷命序纘洪圖深惟儀刑於萬國宜首崇位於母
儀妃周氏受命
先帝配朕潛邸含章體順懿範克紹前徽率禮蹈謙
淑德允稱作合是用祗告
天地

宗廟
社稷以天啓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册立爲皇后正位
中宮於戲佐一人以王化弘開有道之長叶三
靈以永綏益衍無疆之慶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天啓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帝王盛德弘施昭懿範於當時者皆有顯
號令名祔諸
廟享傳之萬祺恭匪獨表章前休正以永垂後美也
恭惟
皇兄大行皇帝仁孝承先憂勤勵治
兩朝聖德經闡繹而炳若日星三極宸居善繼述以
垂茲堂構

王道正直挈綱準於朝端
聖武旁昭暢威靈於遐域蓋惟知人而善任以致外
攘而内安
御宇乘乾于茲七載攷休徵之疊至謂曆數其未央
何期
一人宵旰之勤竟貽率土扳號之痛頓予涼德肇纘
丕基念在耳之遺言愴囚心之難報適追前烈
用率舊章協衆論之僉同薦
鴻稱於不朽乃於今年十月初七日祇告

天地
宗廟
社稷恭奉
冊寶上
大行皇帝尊謚曰
達天闡道敦孝篤友章文襄武靖穆莊勤悊皇帝
廟號
熹宗於戲
賓天之駕雖遥敢忘陟降
懿德之名無斁尚見羹牆布告萬方咸使知悉

皇明詔制 十二 天啓七年 八十六

天啓七年十月初八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嗣承大統丕煥新猷凡厥典章必稽
祖制爰溯
世宗入繼之始特崇
莊肅皇后之稱友愛篤於因心芳聲昭於圖史聿懷
前烈豈敢或愆敬惟
皇嫂皇后發祥瑶室正位椒宮道合靜貞性鍾仁孝
先皇久資內助
宗廟夙享馨香陰教用章徽音嗣美是用仰稽舊典
修舉隆儀以正月二十日祗告
天地
宗廟
社稷恭上尊號曰
懿安皇后於戲道
龍馭於鼎湖式重俔天之配光
鴻名於玉冊永垂奕世之庥布告四方所宜知悉

皇明詔制 十二 崇禎元年 八十七

崇禎元年正月二十二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惟帝王膺天曆而奉宗祧首重元儲尤
隆世嫡朕以眇躬嗣服丕基夙夜祇念我
皇祖
皇考集慶發祥源深緒遠佇昌嗣續仰慰貽謀茲荷
上帝居歆
宗祊垂佑以今年二月初四日第二子生係
皇后周氏出中闈開冢亂之先萬國慎元良之祝肆

頒渥澤覃被多方所有恩條臚列如左
一自崇禎二年三月初九日昧爽以前官吏
軍民人等有犯除謀反叛逆子孫謀殺祖
父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家長殺一家
非死罪三人採生折割人謀殺故殺蠱毒
魘魅毒藥殺人强盜妖言奸黨失機假印
假官人命發塚丟骸十惡至死罪及永遠
充軍不赦併終身軍有事干封疆侵盜軍
餉違禁通夷詐僞諸衙門文書誆騙財物
亦不赦外其餘已未發覺已未結正罪無
大小咸赦除之敢有以赦前事相告言者
以其罪罪之
一各王府宗支繁衍歲祿日增各州縣坐派
民糧原有正項有司不行督徵或那移別
用以致常祿逋欠養贍無資詔書到日撫
按官行布政司嚴限催徵將崇禎二年全
祿按季完給其三年以後查照題定限祿
法酌議裒益通變事宜仍行長史司啓王

裁定撫按參酌奏聞區處務使經久可行
稱敦睦展親之意
一宗室婚封奏報稽遲別無情弊者各輔導
官查明保送該部即與題覆准其封婚其
未請封婚所生之子不合奏例者查係嫡
派宗枝具奏前來題給名糧冠帶以示優
派
一宗室節年因事減革祿糧者除敗倫傷化
姦盜人命重情外其餘詔書到日全革者

准復半減革者准全復以資養贍撫按官
彙奏定奪
一勳臣襲封見爵登極未領誥命者准給與
應得誥命
一兩京三品以上文官例該廕子未及三年
考滿者俱准廕一子入監讀書其登極巳
廕幷先經考廕詔後續陞者俱不准削奪
起用者准復原廕亦不再給
一自奸黨首倡奪情倫彝幾至澌滅宜獎孝

行以弘風勸凡中外諸臣有終養在籍者
量加散官一級親年八十以上素行無虧
者有司官量加旌異其不係特疏請養及
告歸斥歸者不在此例
一兩京各衙門歷事監生及承差各免歷事
二箇月辦事官一箇月辦事吏二箇月當
該吏四箇月禮部鑄印局儒士食糧俟糧
及納銀冠帶見在歷事者各免三箇月
一各省直本折夏稅秋糧馬草人丁鹽鈔民
屯牧地蘆課竈課富戶門攤商稅魚課棗
株鈔貫果品漕折輕齎等項起存錢糧及
加派地畝遼餉前議天啓四五兩年停徵
今悉與蠲免催徵自六年起其內供顏料
蠟茶芝蔴棉花布疋絲綿等項南直幷浙
江等省俱蠲免至天啓二年催徵自三年
起北直八府蠲免至天啓三年催徵自四
年起巳徵在官者照舊起解詔書到日撫
按卽行各屬將蠲免年分大書刊碑豎州

縣大門外使百姓通知如有違詔重徵卽
行參處提問有司官因天啓四五年以前
遠欠參罰降級住俸悉與移文吏部知會
各該撫按槩准開復逋欠六年以後者不
准
一遠年錢糧奸頑侵耗者多良民逋欠者少
雖經蠲免慮小民不沾實惠卽本年派蠲
恐巳未完納不均茲照萬曆三十三年例
將崇禎三年天下稅糧除起運外存留者

准免十分之二以蘇民困府州縣預行刊
石曉諭使百姓通知
一省直解納京師折色銀兩遠年掛欠未完
今應分別甄釋有本解追比身故者即與
豁免如解官已經罷官羈留不得還家者
減免一半兩直取該道各省取該布政司
查實申文為據應免者照例請免應解者
刻期補解其係崇禎元二年新經掛欠者
不在此例

一起解錢糧途中失盜原盜已獲贓追未全
致累州縣地方賠補五年以上者准與豁
免其一盜未獲及近年者不得援例
一京師居民差繁役重苦累偏多房號銀兩
貧戶更難措辦應照例量免今年三月四
月閏四月共三箇月以示嘉惠輦轂之意
一畿輔為天下根本古徙富民以實京師近
因僉報鋪商抑勒賠累以致逃亡相繼今
後一切召買各項錢糧務要確查時估速
給預支見價加意優恤毋得虧累壓欠用
昭恤商之仁
一省直地方多有審編無法致令殷富之家
隱匿壯丁及將貧絕戶丁磨苦賠累者撫
按嚴行所屬清查一應老耄稚齒悉與豁
免
一鰥寡孤獨及廢疾無倚者有司照例存恤
在京在外安插官房應給糧米以時給散
不許棍徒包攬侵費致令失所

一順天應天二府及所隸州縣見年歲貢照
舊例收恩貢生加惠芹善其餘州縣不得
引例以致冒濫
一太醫院內殿供事有勞官士量加職級見
在供事冠帶醫生准免役四箇月內殿供
事加免二箇月四夷館譯字生會同館通
事官俱免四箇月
一兩京五府掌印僉書及宗人戎政掌印官
查有勤勞年深邊疆著績登極

郊祀未經加恩者准與題加一級

一大漢將軍侍衛二年以上者給與冠帶已冠帶又曆四年以上授試百戶年及五十侍衛二十年以上者不拘在役退閒俱與冠帶榮身見役隨伍將軍查果劬勞二十年以上亦准與冠帶其退役將軍兒男見在守候大選襲替者免其守候查照其父歷役年月久近准與襲替旗尉力士若年分未及與例未合者不許冒濫襲替

一上直二十衛掌印指揮千百戶侍直守衛多年原係實職者量從優敘有試署職銜者准實授支俸

一武官襲職十年以上人支不到部者查有家貧子幼等情量寬至二十年自崇禎二年起至四年終止再選期者方依常限革發

一武官誥敕續黃所溯祖功兼稽世派近緣所司留難多致停廢兵部便行文天下軍衛衙門有年久未續者本衛所保勘明白准與續黃以後襲替必須親齎誥敕與黃選查對相同方准選授

一各邊將士戰功賞不踰時用鼓敵愾向因勘覆稽遲動淹歲月甚有本身已經物故子孫無力自明者兵部行文各該巡按御史將崇禎二年以前大小功次久未勘報應加陞賞卹錄者勒限奏報其邊腹衛所多有奸民賄買世職絕黃冒認軍人嫡派

濫襲陞敘者清查奏革

一湖廣四川廣西等處宣慰等司土舍應納銀襲替久不能完納者照萬曆九年兵部題准雲貴事例免其納銀徑令冠帶管事以後土官襲替貧寒不能赴京者具告該管撫按衙門即與查明代奏襲替不許縱容官吏抑勒需索

一浙江等總運糧官員有因漂流掛欠監追五年之上產盡或身故者子孫准其襲替

照例扣俸還官如係侵盜正犯不准
一畿內各府州縣節年寄養馬匹有瘦弱不
堪者負累小民餵養詔書到日各掌印官
即便覈實呈報該司照依時估變價解寺
貯庫其節年倒死勘無作踐情弊准免賠
補
一京營并在外各營騎操及苑僕孳牧馬疋
倒失被盜應追補樁賊等銀除已徵在官
截數起解外其天啓五年以前未完者俱

准蠲免
一內外監追還官入官給主贓物問擬成案
已經完納者依例減等發落其正犯監追
已故家屬代禁財產盡絕者開具所犯情
罪奏請定奪係給主贓徑與豁免
一內外衙門見監囚犯有情可矜疑及人命
在辜限外者覆審是實比照熱審例俱免
死發邊衛充軍
一軍民罪囚有祖父母父母年八十以上老

疾家無以次人丁者除犯死罪重情常赦
不原外若誤殺戲殺誣告人累死隨行親
屬等項查照犯罪存留養親名例律開具
所犯情繇奏請定奪
一各省直等處額解四司料價段價氈價生
熟鐵黃白蔴氈匠綠蔴葦夫葦課車價班
匠柴夫木柴焦炭銀山場地租河道退灘
地畝籽粒鐵冶民夫麂皮活鹿天鵝狐皮
翎毛等項本折未完者天啓元年已經赦

免今再免二年催徵自四年起查天啓二
年以前徵收在官者截數起解不許侵匿
未徵在民者盡行蠲免
一柴炭鋪商係重大苦差若再役
陵工重困難支不得更派兩窑柴戶其應過
陵工舖車夫匠等役各衙門亦不許再行僉報誤報
者即與除名
一工部商匠車戶窰夫等役拖欠銀兩果有
年遠人亡產盡追比已久無從補償者自

天啓元年以前應與赦免

一前此登極覃恩陳乞月濫今次詔書即以
頒行及開讀日爲限官論見職事論叔前
在内吏部等衙門類題在外該撫按官類
題不許自行陳乞及事在詔後者俱不許
援例賫奏其赦過罪犯遇錢糧該撫按
官於年終奏繳使民沾實惠如詔欵開列
應當遵行有司阻撓寢格者以違制論
於戲宸祥肇毓坤元贊乾始以凝庥渙號鴻宣
解澤履巽申而布命誕告中外咸使聞知

崇禎二年三月初九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惟自古帝王嗣大曆服長治久安莫不
首重建儲所以定宗祧隆國本奠
天眷而繫人心也我
祖宗列聖相承德祚綿洽率繇茲道以裕詒謀朕祇
紹丕基兢懷付託乃荷
皇穹眷祐㴱嗣蕃開長子慈烺孝託坤元祥鍾震一
中外起敬承之頌天人表協應之符昨日文武
臣民疏請再三奉行册禮而朕以子方襁褓謙
讓未遑茲屆青陽載仲之辰正值蒼巽誕彌之
月禮官復申前請衆志誠難固違爰考舊章式
諏吉日祇告於
天地
宗廟
社稷授册寶立慈烺爲皇太子以仰繩
累葉無疆之緒俯慰兆人胥戴之情大典告成寰垓
同慶所有寬恤事宜條列於後

一各王府宗支日衍祿米歲增有司每藉口
民窮徵催獨緩或那移借抵以奏考成或
聽憑吏書勒索常例致各處王府應得祿
米缺少養贍不周殊失篤厚懿親之意詔
書到日各該撫按嚴查各州縣舊派祿糧
額數已徵者何故庫留不發未徵者何故
不行查催分別叅處務使支給無虧至應
請名封婚祿俱要依期具奏不得稽延致
累貧宗

一親郡王及將軍中尉等有行誼克敦孝友
著聞者該撫按官具奏旌表宗生旣開仕
籍有志進取者提學官宜加意振作科場
試卷與生儒一同中式不得另立字號拘
限名數

一自崇禎三年二月初十日昧爽以前官吏
軍民人等有犯除十惡大逆眞犯死罪及
永遠充軍幷終身軍事干封疆侵盜軍餉
違禁通夷詐爲諸衙門文書誆騙重大俱
不赦外其餘不論已未發覺已未結證罪
無大小咸赦除之

一省直本折錢糧雖項欵出入無一可緩而
軍需旁午災祲頻聞眷念民生殊深憫惻
今特分別蠲免兩直十三省夏稅秋糧馬
草人丁鹽鈔民屯牧地蘆課竈課富戶門
攤商稅魚課棗株鈔貫果品等項本折起
存錢糧自天啓七年以前除已徵在官及
那移別用者俱照舊起解抵補外查果小

民拖欠准與豁免其內供顏料蠟茶芝蔴
棉花布疋絲綿等項係南直幷浙江十三
省者俱蠲免至天啓三年北直八府俱蠲
免至天啓四年其已徵在官起解在途者
不在此例以後年分照舊徵解詔書到日
各該撫按通行各該有司刊榜諭免不許
朦朧混徵其應徵年分務要速徵速解毋
得延捱觀望

一兩京文武一品至九品各給與應得誥敕

先曾給領者晉本品勳階一等品同而職
銜不同者照見任以給署職及試職者准
實授庶吉士給假等官授職復除月准補
給願移封移贈者聽其先經奏移者今仍
准給本身及妻在外方面有司二品至七
品歷俸二年以上查有正薦者亦准給應
得誥敕先曾給領者晉本品勳階一等
一文武官員五品以上致仕在家實年六十
以上者各進階一級二品以上致仕大臣

年八十以上者有司具奏存問
一各邊將領有素著謀勇累立戰功偶因失
事革職閒住年力未衰猶堪任使者撫按
科道官查訪疏名奏請起用
一太醫院職司保和供事勞勤掌印官量加
一級其見在任事官士冠帶醫生各准免
役四箇月內殿供事加免二箇月四夷館
譯字官生通事官俱免四箇月
一戚臣自
皇祖以後
母后之家慶澤綿遠宜加特恩查果嫡親弟侄卽帶
有府銜者量陞一級以示優厚其年久疎
遠幷妃嬪戚裔不得濫及
一兩京五府掌印僉書及宗人戎政掌印管
領大漢紅盔將軍叉刀圍子手幷錦衣衛
堂上南北鎮撫司掌印僉書理刑等官著
有勞績者量陞一級給與撰文誥命其原
任掌印僉書等官兵部查有勤勞年深亦

與優敘
一兩京武官署職試職及邊方總兵帶府銜
者曾經陞俸一級俱准實授其巡捕提督
京營副將等官効有勤勞者量加職級其
應請續皇誥者准與題給
一革除間被罪諸臣皆我
太祖高皇帝所儲養忠臣義士已經前詔褒表忠魂
卹錄後裔更查忠節最著者予謚以勵臣
節

一上直錦衣并旗手等二十衛掌印指揮千
百戶侍直守衛効有勤勞查其誕生皇子
未經加恩者原係實職量從優敘試署職
銜准與實授
一省直舉人貢監生儒及布衣之士中有孝
友廉潔博物洽聞或奇節至行可以勵俗
維風者巡按官訪實會同提學官奏聞以
憑徵召但不得一憑夤緣反滋弊竇

一省直生員舊例俱有恩貢近因銓除壅滯
不必再選酌於今歲解額兩京量加二名
各省量加一名以示作養後不為例其順
天應天兩學照舊例改歲貢為恩貢加惠
首善所屬州縣并餘府分及別省不得比
例其歲貢有老疾難赴試者給與遙授訓
導
一孝順節義乃風化所關近來有司漫無甄
別往往致窮鄉單戶湮沒終身而富民勢
家增飾奢美又或子孫貴顯自行陳乞皆
體勘不真濫為具奏殊非朝廷彰善闡幽
之意今後地方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有
司加意查訪亟與覈實奏聞不許偏及勢
要其已經旌表者孝子給與冠帶節婦給
與粟帛
一邪術白蓮無為等教廣布傳頭愚民無知
多被煽惑着該撫按督率地方官揭榜曉
諭多方解散查有妖邪經板盡數焚燬留
匿著本者重罪其賽會進香金鼓輿蓋兵

仗橫行藏奸滋亂所在官司依律究罪及
私創禪林道院崇禎三年以後一槩禁止
一免死充軍本因矜疑寬典而致累子孫為
輕反重及補解清勾祖軍重為里甲苦累
今後止照萬曆二十五年新例免死充軍
者發煙瘴極邊充軍終身若復逃歸仍坐
以死勾解除嘉靖以後犯罪發遣照舊外
其遠年丁盡者准銷有丁者許告清軍衙
門類題改附近衛所若有丁詐稱盡絕者

坐罪其佃戶女戶不係嫡派戶丁不得混
行勾解
一問發充軍及邊發爲民安置家口除逆黨
強盜竊訪騙詐貪淫失機者不宥外若曾
有功而罪可原者准行放免其素著謀勇
年力猶堪驅策酌量戴罪立功有奉特旨
發遣者具奏定奪
一遍因虜犯内地殘破郡邑鄉落其職官仗
義死難固當優恤亦有士民婦女抗節遇

害并宜查明旌恤以勵風化
一虜來搶掠民受摧殘賊營降兵多内地百
姓畏禍被脅暫順偷生一經污染思歸無
路若不許更新終當淪胥此後倘反正歸
鄉有司審明編入保甲收撫不得混稱奸
細槩行擒阻
一農事國家根本自郊畿被虜百姓流離今
行有司招集復業查給牛種該撫按印查
順承各屬地方曾經攻掠逃散招歸耕作
者各准蠲免見年錢糧一年崇禎四年起
仍舊徵收該撫按確勘奏報毋得濫免
一各省直額解四司料價生熟鐵黄白麻黛
麻山場地租河道退灘籽粒等項本折未
完者除前詔蠲免外今再免一年徵催自
天啓五年起查天啓四年徵收在官者截
數起解未徵在民者盡行蠲免其應徵年
分速行督解不得借延
一流俗傾陷訛言謀訐往往煽禍波及善良

該城御史嚴加禁止如有犯者緝拏正法
務使民間各安生理勿墮奸謀
於戲位定承乾恩覃中異惟嫡惟長萃全盛而
衍重熙是錫是敷保庶民以歸皇極播告天下
咸使聞知

崇禎三年二月初十日

聖諭一卷奏疏九卷

〔明〕朱東觀輯

明崇禎刻本

序
士方布衣奄跡草茇
即落度溷偕儕俗士
事或[illegible][illegible]闇獨何
可以持論英毅罥 二
好大言指陳機略為
迂闊疎放堪誹笑哉
研諷經史盤娛山谷
王
其間靜觀曠覽有㠯
寄傲興悲雖當世得
失之林在沉酣夢囈
中未始不觸緒曉端
契本知聿懽歎交會
顧眄豁如亦一勝致
也是故學莫大於尊
功亦著於能述發明

帝烈采葺謨謀通治政
之綱條贊人倫之邪
正將使碩儒所云亦
聞明聖盛德整齊賢
士大夫風概有表章下
之能黜獨刺譏而已
者驕斷義圖之不
賊隱匈流君見聞斯

亦考務察時非必荒
本業之謬事矣
今天子謀治十有六年
憂勤不怠如一日每
批答詔勅吏情民隱
洞究幽遐能使耆老
扶杖改觀縉儒之流
動懼啓纂蓋雖海內

洊多事爲
仁言治論未嘗一時止
息其自初載迄今凡
內外獻忠計進訏謨

勤防微杜漸之幾定
治標救源之畫者或
和平慷慨秉時奮會
各殊大撫彬彬多懋

經術抗名節頗效事
功早暮著矣
祖宗朝三百年來養賢
育才互礪競起未可

於今日遂嘆寂寥者
曠己也然必以人
王言責在奉銜讜論督
虜

慕謹嚴遵義不離歲月之中勒識古今可資傳聞遐識之裨矣昔人所謂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何敢區區諱坐譏讓耶未窺金匱石室之藏不辯與天下賢大

夫作史期出論正者乎夫雖前選可補後志需續異日引而申之動足無窮乃今之共事參稽者猶夫奄迹草莽遐陋僭俗之吾於遯世者觀者固安得

帝訓淵廣廷奏弘多遂
以荒略廷諫議茲
編也
崇禎癸未龍潛之月
西陵來東觀題

禎朝詔疏序

詔疏之典書隱厥號虞
廷賡拜義旣弘兼衡君
匡違始託書訓自是而
代張斯言振聵者亦深
廣之矣擢對者切危憂
之論亂以縕積著著疑
雲而集家所尊率以東

西京爲術器匪第文集
高振絕越來茲柳亦志
緒不同劉灕蘊結者奚
今

皇帝卽位十七載奸慝屏
清風施有爛起總章之
盛事格古曠於㽞裁䟽
是禹懸不移賈牘頻拾

甫别解告簽輿吾黨謀
從是役予爲捜羅摭拾
已得二三觕下澤之委
志希長組以蜚聲春華

忽零秋實未採其所遴
選半置度閣客冬全古
自長安歸出其行笥攜
所未見恭讀之下輯成

卷帙於戲昔柳州以文
章報國多屬諛辭郎龍
門以整齊勤編藏名私
槖亦有取近見之

告揚成異代於炤鑒者
乎吾藷蔗之勤勤於是
也𧏮食雞蹠者數千
而無不是美勝虞者不

言而亦非壽敬挹對休
庸抒資信是亦曩農子
進瞳之義也巳
仁和鍾越異虞氏
撰

壬戌姓籍考 因題文序目編次

倪元璐 鴻寶浙江上虞人

張三謨 日葵山西平定人

瞿式耜 稼軒南直常熟人

徐爾一 [illegible]浙江上虞人

章允儒 晉齋江西南昌人

吳　甡 鹿友南直興化人

韓　爌 象崇山西蒲州人

劉斯琜 泰登江西南昌人

康新民 莊衡四川合州人

易應昌 自修江西臨川人

吳履中 茇止南直金壇人

黃道周 石齋福建鎮海人

魏呈潤 倩石福建龍溪人

許國榮 荊岩南直太倉人

吳執御 朗公浙江黃巖人

姜思睿 嵩思浙江慈谿人

李　模 灌溪南直吳縣人

祁彪佳 世培浙江山陰人

周　鑣 仲馭南直金壇人

華允誠 鳳超南直無錫人

金星耀 南直松江人

李　倧 朝鮮國王

湯開遠 叔寧江西臨川人

曹　荃 綬庵南直無錫人

金光辰 天樞南直全椒人

王志道 東里福建漳浦人

孫　晉 魯山南直桐城人

李右讜 餘我江西豐城人

袁繼咸 臨侯江西宜春人

許士柔 仲嘉南直常熟人

賀王盛 無黨南直丹陽人

文震孟 湛持南直吳縣人

馮元飈 鄴僊浙江慈谿人

何　楷 黃如福建莆田人

鄧啓洛 銘章江西安福人

陳子壯 秋濤廣東南海人
劉宗周 念臺浙江會稽人
錢士升 御冷浙江嘉善人
詹爾選 一卷江西樂安人
李汝璨 餘齋江西南昌人
孫傳庭 百谷山西振武人
楊廷麟 機部江西清江人
徐石麒 虞求南直青浦人
邢紹德 舜友河南洛陽人

傅元初 幼心福建晉江人
張縉彥 坦公河南新鄉人
陳龍正 幾亭浙江嘉善人
劉同升 孝則江西吉水人
趙士春 景之南直常熟人
成　勇 寶慈山東樂安人
張慎言 藐姑山西陽城人
李　清 映碧南直興化人
吳偉業 駿公南直太倉人

張作楫 九虛浙江富陽人
夏尚絅 國山北直大興人
汪承紹 西源南直寧國人
涂仲吉 德公福建鎮海人
劉澤深 警國河南扶溝人
章正宸 格菴浙江會稽人
楊仁愿 山民江西泰和人
張肯堂 鯢淵南直華亭人
楊觀光 用賓山東招遠人

米壽圖 青研陝西安化人
王永吉 鐵山南直高郵人
朱[illegible]徽 遂初江西進賢人
姜　埰 鄉墅山東萊陽人
徐殷原 心木浙江鄞縣人
沈胤培 肴蟆浙江歸安人
左懋第 蘿石山東萊陽人
光時亨 含萬南直桐城人
陳純翼 醒原福建侯官人

熊開元 魚山 湖廣嘉魚人
鄭三俊 玄岳 南直建德人
汪　偉 長源 南直休寧人
龔鼎孳 芝麓 南直合肥人
方孔炤 仁植 南直桐城人
秦所式 [illegible]生 陝西三原人
辜朝薦 在公 廣東海陽人
吳甘來 和受 江西新昌人
雷縯祚 介公 南直太湖人
李邦華 懋明 江西吉水人

五

詔諭輯目

卷一

宣示魏忠賢罪狀諭
褒恤詔獄諸臣諭
撤回各鎮內臣諭
停蘇杭織造諭
誡交結近侍內官諭
禱雨諭
燬三朝要典諭
禁選制閹割諭
飭吏治諭
文華殿親政諭
勅糾貪吏慎選撫按諭
誡科道官修言職諭
勸興農務諭
議定附璫邪臣罪案諭
令羣臣勿議裙襪諭
諭科道吏部司官毋得濫歷京堂諭

一

卷一

二卷

奏疏選目

卷三

奏疏選目

卷四

奏疏選目

疏選目

奏疏選目

卷七

奏疏選目

卷八

卷九

聖諭卷一

錢唐朱東觀恭輯

宣示魏忠賢罪狀諭

朕聞去惡務盡○御世之大權○人臣無將○有佐之炯戒○我國家明懸三尺○嚴繩大憝○典至重也○朕覽諸臣屢疏○陳列逆惡魏忠賢滔天罪狀具已洞悉○切思 先帝以左右微勞○稍假恩寵○忠賢不思盡忠報國○以酬殊遇○專一逞私植黨○怙惡作奸○盜弄國柄○擅作威福○難以枚舉○罄數其罪○ 皇兄懷寧公主生母成妃李氏○假旨革奪○至今含冤未雪○威逼已封裕妃張氏立致棄生○雖死九泉○其目未瞑○借旨擅將敢諫忠直之臣○羅織創奪○慘毒備至○又串同心腹○酷刑嚴拷○誣捏贓私○立斃多命○他若寒諤痛于杖下○忠良苦于立枷○臣民重足○道路以目○而奸惡身受三爵○位崇五等○極人臣未有之榮○通同客氏○表裏為奸○當 先帝彌留之時○猶復叨恩晉秩○無有紀極○今賴 祖宗在天之靈○海內蒼赤有幸○天厭巨惡○神奪其魄○二犯罪狀○次第畢露○朕又思忠賢等不止窺擬名器○紊亂刑章○將我 祖宗蓄積貯庫○傳國奇珍異寶金銀等物○朋比侵盜○幾至一空○何物神奸○大膽乃爾○本當寸磔○念梓宮在殯○姑置鳳陽○仰將二犯家產○着錦衣衛同五城及緝事衙門○親詣住所○一應家貲贓物○盡數籍沒入官○其原籍違式服舍等項○有司清查確奏○如有隱匿朦蔽等情○許據實糾參○一併連坐○亦不得株連無辜○其冒濫弟侄親屬○俱發烟瘴地面永遠充軍○嗚呼○大奸脫距國典用彰○苟麗于辟情罪允孚○特諭○

褒恤部獄諸臣諭

朕承祖宗洪基嗣服大寶夙夜思維銳精治理稔知巨惡魏忠賢等切先帝之寵靈擅朝廷之威福容結羣奸矯誣善類稍有觸忤肆行慘殺年來誣衊削奪不知幾許幽圄蔽日沉累彌天冤抑所積上干玄象以致星隕地裂歲祲兵連不可謂非惡逆輩所致也今魏忠賢崔呈秀天刑已殛臣民之憤稍紓而詔獄遊魂猶鬱錮籍除毫未伸豈所以昭朕維新之治乎爾該部院并九卿科道將以前黜害諸臣從公酌議採衆定評有非法禁死情最可憫者應褒恤卽與褒恤應蔭卹卽與蔭卹其削奪牽連者應復官卽與復官應起用卽與起用尚有身故捏贓難結家屬被累猶羈者應與開釋勿致久淹傷朕好生之意嗚呼天網恢恢無奸不破王道蕩蕩有側宜平朕茲覺結解鬱滅與那滌瑕之匪頑以後諸臣惟以國事爲重毋復躡落蘭黨前轍累平明之治乎欽此

撤囘各鎮內臣諭

朕惟軍旅國之大事也必事權一而後號令行人和協而後勝算得然勢敵則交諉力均則相擊自非將一以期何繇出令制勝先帝於宜雲薊遼東江等處督撫而外分遣內臣協同鎮守蓋亦愼重閫之意而一柄兩操使尋滋弊比來內外督臣意見參商嫌隙萌構彼此自命城稱贊員得且相蒙失且相卸封疆事重其能堪此劄官官觀兵古來有戒朕今於各處鎮守內臣一槩撤囘一切相度機宜約束吏士無事修備有事却敵俱聽督撫便宜調度無復委任不專體統相軋以藉其口各鎮督撫諸臣及大小將領務殫竭忠藎以副朕懷諺曰明君委任以責成功功成有重賞不成有顯罰爾兵部卽馬上差官傳與各鎮知道諭到之日各內官都着作速馳驛囘京將原領在官器械馬匹如數交與督撫分給諸將以備戰守開清數目具奏其自備器械馬匹携帶囘京毋得阻撓

停蘇杭織造諭

朕自御極以來、孜孜民力艱苦、思與休息。惟是封疆多事、征輸重繁、未遑蠲豁、乃有織造錢糧、雖係上供急需、朕痛念連年加派絡繹、東西水旱頻仍、商困役擾、民不聊生。朕甚憫焉。今將蘇杭現在織造錢糧上緊成造、着地方官解進梁椽、不必候代、即着馳驛回京。其改織錢糧、仍入歲造內應用。織造員缺、暫行停止。朕不忍以衣被組繡之工、重困此一方民、稍加軫念、用示寬仁。俟東西底定之日、方行開造、以稱朕敬天恤民至意。

誡交結近侍內官諭 元年二月

朝廷設官分職、內外各有攸司。人臣守正奉公、交通甚為非法。朕覽大明律一款、凡諸衙門官吏、若與內官近侍人員互相交結、漏洩事情、夤緣作弊、而扶同奏啓者、皆斬、妻子流三千里安置。祖宗深知治亂之源、邪正之辨、以此為後世臣子鑒誡、至為明切。昨逆璫魏忠賢、崔呈秀表裏為奸、把持朝政、變亂祖制、貽禍生靈、業已殛誅。人臣苟無私心、何必巧營別竇。若夫特立獨行之風節、自可上結主知。天高聽卑、朕方廣諭博諮、達於躐階歷位。爾後官各愛身名、倘有故蹈前轍、交結作弊者、甘為禍始、因傾正直、朕必究治如律、斷不姑息。仍許科道官不時據實糾參、務臣積習、用肅官箴。爾等其慎之哉。

禱雨諭 元年五月

朕惟三農之所望者歲而百穀之所資者雨太平之世雨暘以時稼穡用登家給人足郎國用咸有賴焉朕甚嘉之踐阼以來敬天勤民夙夜罔息所冀上帝降康樂有豐年乃者春夏之交雨澤未降業傳諭祈禱雖靈澤稍沾而澍霖未足至今五月正嘉禾方長之時伏爾連旬亢旱炎燠難堪將不稼得無致傷而小民終歲將何以為計也爾禮部便可擇日仍前竭誠祈禱各衙門辦事官都令着實修省勿得視為故事務期甘雨沾足慰朕軫念民瘼至意

燬三朝要典諭 元年五月

朕惟 皇祖 皇考洎於 熹皇止慈止孝炳若日星載之實錄自足光照盛美乃復增三朝要典一書原不能於已明之綱常復加揚闡徒爾刻深傳會編敘不倫朕無取焉可將 皇史宬內原藏一部取出燬之仍傳示天下各處官府學官所有書板盡燬不行自今而後官方不以此書定臧否人材不以此書定進退惟是 三朝原無遺議紹明前烈注意編摩諸臣各宜捐去成心勿滋異論務襄朕清平之治欽哉

禁閹割諭

朕覽會典有宮禁例一款民間有四五子以上願以一子報官閹割有司造册送部院收補月選用敢有私自淨身者本身及下手之人處斬全家發煙瘴地面充軍兩鄰歇家不舉者治罪我祖宗好生德意眞至周密故立法嚴明爲此近來無知小民希圖財利私行閹割恐傷和氣違稚不堪多至隕命逆禁戕生深可痛恨自今以後且不收選爾部可宣布朕意多列榜文自京師五城及省直各府州縣藩封處所窮鄉下邑遍行曉諭諭到之日爲始敢有

犯者按法正罪十六以上罪坐正身及下手之人十五以上罪坐主使及下手之人其主使除嫡親祖父依故殺子孫律科斷如係伯叔舅親戚人等與閹下手之人必殺無赦仍許諸色人等當時首告本地官司奏聞賞銀十兩里老鄰右欺家不舉從重治罪有司知而不禁併行究處布告中外確行遵守體朕如傷之仁共躋仁壽之域

飭吏治諭　元年六月

朕惟人主代天理物首重民生朝廷爲民求牧必先吏治朕自御極以來早夜兢兢非不日求民瘼而職司民牧者恬不加意百姓何時受福朕昨召對閣臣并九卿科道等官於平臺見輔臣鴻訓奏近來天下官員更調甚速皆不舉行久任之法終少實效又奏海內差煩賦重民力已竭自今以後萬萬不可加派朕切思之更調速則民受擾官久任則課功成績進蓋其一官自秦越其赤子官徒自便民豈聊生剜肉醫瘡勢所必至張官置吏之初意等之弁

髦用二用三之厲政役爲嘗試民困派繁端必繇斯朕痛心焉令後藩臬郡縣等官務擇以地相宜遵炤　祖宗舊制俸期一日未足不許朦朧升轉銓除之後不許鑽刺改調其間或有不肖者聽撫按劾法糾令致民但有遊任無幾條調地方汲無撤加衙者料道官即嚴參奏以憑參問彼邇治銓曹撫按官罪決不輕恕近見言官薦舉人才不無憑私市恩眞僞失實者詎是登明選公之籍今後吏部將一切薦疏總覈一辨厥後所薦人才術試之用効及題職偵事者節贊出當日舉主一併連坐再照遴黔兵事難

未結局前此[illegible]派業巳不少果能精核虛冒軍興自足該部即將新舊兵餉的數各造細明清冊以備朝夕查閱在外撫按宜亦編冊清查州縣官有私派分毫者即參劾拿究不得瞻徇情面貽害地方三尺具在朕所不貸至于司農一官尤係軍國命脈非精操心計之臣豈勝厥任所薦畢自嚴經濟素裕才品兼優戶部尚書員缺速行推補朕既軫念窮民爾等大小臣工為國愛民請命以付朕嘉惠元元至意

文華親政諭 元年八月

朕自御極以來夙夜焦勞惟茲封疆民瘼圖廻在念而邇循積馳閣久因臣工相沿尚牽情面政事奉行不實徒誇紙上虛言故屢召平臺時廑商確期振積錮之弊一新明作之猷第召見以時則情意未洽咨詢有間或參酌未詳朕欲與大小臣工日相晉接共籌庶務而諸司各有職掌辦理各有公署宜召頻繁恐滋曠閣惟是輔臣職任朕肱寄膺心膂票擬封駁之要領獻納關厥政之權輿呼吸連通斯為最切今後除盛暑祁寒之外朕當時御文華

一切章奏與輔臣面加參詳分別可否務求至當爾大小臣工各宜精白乃衷靖共爾位有言責者罄竭悃誠無昧自心而悉勤說其事關奏對論宜剖斷者仍候不時單宣面垂詢察核舉劾以稽勤惰核是非以辨貞邪奉公有特備徇私有顯罪一洗欺玩頹靡之習共收奮庸熙績之功爾等欽哉

勅科貪吏愼選撫按諭 元年九月

朕嗣宅丕基。君臨宇甸。念國家無一事不倚籍經猷。無毫忽不取辦小民。惟此胼手胝足之儔。實係九邇庶府之命。勞苦最甚。淋煥宜先。所賴郡邑有司。矢志循良。殫心杏撫。而比年已來。官方罕課。吏治日非。貪墨被遂。廉風絕響。敲朴視爲故事。農桑盡若罔聞。掊斂橫征。徒縱壓發之腹。鋪行里甲。半供結納之需。吾民之罹于虐政者。亦既水火不啻矣。其地方撫按司道。有察吏之責者。又皆狃首積習。倒置官評。樂逢縉之可親。佻倩白之與已。抑或狠狥情面。姑示調停。科甲正官。雖貪婪尚從寬典。明經部佐。即彈劾僅取備員。甚者夾裂陡防。弁髦風憲。巡訪尚就沉溺擁傳。而繁徵求。骩自敎猱。人謂則象。如此弊風。更僕難指。朕痛之根之。所以然者。皆爾部院躬勸先馳。紀綱不立。節鉞重臣。罷同郵傳。豸驄法吏。用及匪人。卒作有成。不問附民之實效。復命考核。徒循稱職之虛文。功實懸斯蠹。驛民生困而重困。茲特諭爾吏部。今後推用巡撫。務選諳練周知民隱者。昇以保釐之寄。治有成績加銜。久任其品足表儀。才堪卿寺者。無妨存歷淸曹。不必內外頻遷。以節鉞爲遞傳之舍。巡按各差御史。于考選時。即加精劾。在差事宜。悉係糾劾總約。申飭舉行。回道之日。爾部院嚴加考察。有不稱職。奏請處分。勿得樂填稱職。以寬綱爲相沿之故套。仍嚴諭撫按官。今後有司貪酷害民者。不待境滿之期。即時參奏。嚴核無枉。朕處以祖宗之法。其論劾事情。列款備載。無騎詞而失實。無參重而處輕。無擬豹虎而問狐狸。論劾之後。在內部院衙門。即時遵守。在外撫按衙門。近者一月。遠者三月。以內。欽奉施行。如或仍蹈弊風。空文塞責。朕當于省覽立便稽查。該科有詳覆奏。即行糾參。以溺職治罪。嗚呼。根芟蘗除。嘉禾滋植。非還累朝熙平之盛。庶釋一夫不獲之憂。朕與諸臣。皆有令聞。欽哉。

誡科道官修言職諭 元年九月

朕惟 祖宗設置科道。上爲主德下譬官邪。衛耳目之司。廣總明之用。其爲國家耽衛甚重。慨自逆黨用事。屠戮忠良。一時直言敢諫之士。動遭斥逐。令諸臣忠懷莫吐。鬱懣有日。思一發舒。譬之川然。壅而必決。勢固然也。朕即位以來。宏開此路。諸臣條奏。不但再三省覽。日御文華。講求商確。發奸指佞之疏。朝上夕下。多見施行。乃諸臣抒忠體國者。固在朕鑒。沽譽營私者。未盡無人。薦舉屢戒無濫。輒累牘以市恩。糾奏每諭嚴真。或游移而飾實。初閱封章。佩然忠讜。及朕詰問。諉之風聞。至不辨忠邪。槩行論劾。使大臣不安其位。誰與共理。甚非朕虛懷樂諫。推誠薦納之初意也。今朕特諭爾諸臣。以後務捐積習。各偕大道。一秉公忠。敷陳條奏。必鑿鑿可行。勿剿襲而徒紛聽覽。彈奸劾佞。必事事有據。勿逞臆而盡抹生平。諸臣身膺風紀。尤宜先自祓濯。處于無瑕之地。其有任意誣捏。籍口風聞。甚或挾持己不職官。皆先製者。朕得鑒察。定下部院。勘實嚴處。論人不當。按以反坐之條。決不少貸。獲居言路者。誠無錯雜之是非。豈惠司官守者。猶混淆之名實。治亂在茲。各宜悉

係欽哉。

原缺第十五葉

令群臣勿議捐俸諭 二年四月

朕覽文書。見部科條議理財。內有一欵。欲令內外文武各官。自七品而上。俸止一切俸薪。朕思此係諸臣急公沐忱。朕豈不鑒。但設官所以圖治。給祿所以養廉。朕方[illegible]已奉公望諸臣。而滿廩盡捐。豈此外更有入孔乎。諸臣果能真心為國。興利剔弊。朝廷更受無數稗益。省無數耗棄。何必捐俸盲助朕。今與諸臣約。國家自有經制。自有正供。諸臣能為朕嚴核侵冒杜絕滿屆。清慣風遁。復完[illegible]額。則[illegible]倉儲自盈餘。司空何處告詘。若諸臣大小事情。俱從君父起念。必忠必力。無圖身家之利。而貽公家不利。此卽禍國經邦。策一上。朕又安庸鰓鰓憂財用乎。倘猶是沿習不變。情套相牽。而朘削民膏。肥植私橐。欺侵公課。修婚贈遺。此不忠之尤。病國之最。朕覺察所及。定寘重典。以儆積偷。惟爾諸臣其懍悉之。

諭科道吏部司官毋得濫陞京堂諭 三年九月

朝廷設官。原為治國。因分敍爵秩。優任才能。近來人心日競。銓政詭、隨。卽如陞、轉、京堂。本以酬勞獎賢。今則科道吏部司官覷、為、固、有。不、論、賢、否。循、例、必、浮。至于監司知府。體統官階。均屬隆重。祖宗時特選制臣有才望者為之。何以今日。輕鄙若此。背違舊制。恬習頹風。莫此為甚。若不亟加。挽正。濫觴日久。又將輕覷京堂。希營卿貳。矣。今將添註閣、陞、一、槩、停止、以後科道中、及吏部司官、果有才品兼優者、准、陞、監、司、其或操守無疵、風力稍遜者、准、陞、知、府、若才品勞勳並茂。及司道卓異特著者。准做正陞例。與陞京堂。部院該科。永遵為令。敢有朦朧奏行。必置重典。其考選科道。及推舉吏部司官。必須慎擇于先。方便後來陞轉。不許輕徇濫用。混列淸華。令後科道吏部。有不稱職者。着該部院特行糾參處分。毋得姑與量陞。別滋藏垢。各令力行。愼勿玩違取咎。

賑陝西饑荒諭 四年

朕覽章奏陝西延綏等處屢報地方饑荒小民失業甚有迫而從賊自罹鋒刃者誰非赤子顛連若斯誼切痌瘝可勝憫惻今特命戶工二部共發銀十萬兩差御史前去會同該省撫按相酌被災處所次第賑給必須躬親料理實惠小民不許委官吏胥役侵漁仍責成府州縣有司多方措處設法資濟以贍窮黎果能實心幹辦奉行得宜准與奏薦如有違抗闒茸及乘機染指者即行參劾還著大賑曉諭。開導愚民朝廷軫念饑貧特行賑貸嗟爾百姓何故不安本分甘作非為即已被脅從誤入賊黨若肯歸正便為良民亮與維新一體收恤其差去御史者遵體朝廷恤民戢亂之意用心相機行事以副簡委復命之日即事稱否為爾功罪其欽承之

停止開納事例諭 五年十二月

朝廷分職設官原以任賢用能非可別開倖濫其典制所載納粟輸貲並與選授止為科目正途之外未盡之才因以此鼓舞俊秀招徠急公立法未嘗不善乃十餘年來軍務頻興羣議足餉計臣屢經條奏事件從此頻開雖俯從士民好義之心少助國家蒲從之費然而一時倖屬權宜事久必滋弊竇吏途紛雜名器混淆有貲即可博官才品俱在勿論甚而儇然民牧掊克取償借屬亢為不堪朕方欲慎稽流品撫恤痌瘝而開納不除則源之不清流何能潔茲特論爾戶工二部從今為始將近年新開各樣事例盡行停止其以前曾經納過者准與照例序選此後不得再行援納仍將議停款目開列明白奏請裁定傳示吏部遵守不許朦朧影借致滋銓弊

致治求賢諭（六年二月）

朕制設科取士專爲致治求賢近來士習日偷貢舉失當人才鮮少理道不張此皆該督學司教各官董率乖方培養無術盡失舊制初意以致朝廷不獲收用人之效朕思士子讀書進身乃人才根源必宜首重德行幼學壯行如生平舉係孝悌廉讓自然臨民時不貪不欺盡忠竭節何必專工文藝按會典及提學勅書內敎尚行誼以勵頹俗不專論文優劣關載甚明近來通不遵行至小學諸書及州縣各有社學原欲養蒙育德敦教儲才近則全不講究典舉其士子自童時入塾以迄應試登科只以富貴溫飽爲志竟不知立身修行忠君愛民之大道如此教化不明士風吏治安得不日趨卑下朕惟

祖宗廟求才用人原不盡拘資格科目至考試文藝祇遵

祖制起衰還醇童子必以小學遴試先查德行自童儒以及鄉會須有實跡方許入場其有敗行考官按論倣古準今宜有法則規條須布遵守又教官爲士子師長化導最親舊制甚重近來以貲廩充數教術全廢此尤士風不正之源今須設法與起着吏禮二部同都察院及該科詳議具奏至四海之大豈無潛修碩德積學弘才清正廉方實堪大用者更宜特拔一二以示風勸至科道不必專出考選館員須應先歷

推知并着酌議來行

察親民官弊端諭 六年二月

近來民窮多盜皆繇親民之官貪殘所致妄取民財彌縫上司打點京要所以舉劾不當用舍大非貪人得志小民愈苦若撫按官甘心欺罔終亦難逃法網邇聞近畿州縣未征錢糧先比火耗又于火耗之外巧立查叅公費名色又聞不論罪否槩加罪贖取民物不償價值或因民間小事故大其罪以便嚇取或聽胥役顛倒是非任意剝詐甚至逞忿貪功酷斃無辜種種害民難以悉數即着巡按御史速行體訪不論見任離任據實具奏不許但憑道府營庇隱徇朕如別有所聞一體究論不饒前項弊端省直俱同都察院即通行傳飭

嚴武階劄付諭 七年七月

國家崇重武階非功不授近來劄付加銜一事係朝廷名器導宵小鑽營妨賢滋偽麼廩尅軍大非法體雖曾察禁未見祇遵着兵部通行各督鎮嚴加飭核如克堪技勇着有軍功的確可據量與給劄職銜至僉書守備而止又必將給授緣繇開具明白即時奏報以憑稽考其餘罷閑職斥猾衿胥等項營弊徇私冒濫冠裳者俱一槩汰革仍責追所給劄付塗毀如有隱匿招搖恒擾市里者訪拿究問其按道等官不許擅劄各着永遠遵行

諭獨收稅糧諭 八年五月

邇來歲歉盜滋生民塗炭特于國用匱竭之際詔免五年以前錢糧又查兵荒最甚之處將六七八年分分議蠲徵但得實惠及民庶幾朕心稍慰誠恐貪猾官胥偏思乘機蒙混或將詔書故意沉延或暫掛旋收致窮鄉下邑無顯知曉甚將已征者通同分肥未完者照舊苛斂及紳衿豪右預行包攬徒飽婪橐種種欺弊皆是病國戕民則奸全在撫按令合再嚴飭責成着于所屬各省直地方不拘山水荒僻俱大書刊示張掛執牌傳諭仍一面設法稽查察

行體察如有前項諸弊有司鄉紳指參重處衙蠹豪惡立法拿懲務使民實沾惠以稱朝廷軫恤之意若違玩隱狥事務定以溺職論治決不輕貸

討賊恤軍諭 八年十月

朕以涼德纘承大統首圖除逆擬限平■與天下更新用還祖宗之舊不期倚任匪人遂致■猖寇起夫■賊本我國■流寇原吾赤子若使撫御得宜何敢逆我顏行以全盛之天下文武多人倘肯實心爲圖何難滅此朝食無奈奪詐月聞實功罕覩■乃三次入邊寇則七年不滅師徒暴露黎庶顛連國帑匱詘而征調未已閭閻彫瘵而加派難停中夜思維業已不勝愧憤及至今年正月伏至上于皇陵祖恫民隱實實在朕于是集兵措餉勒限責

成佇望執訊獲醜庶幾上慰下對又不期諸臣失策再令潰決猖狂甚至大將辱于小醜兵民敢于無上地方伏遭蹂躪生民又罹湯火痛心切齒其何以堪若不大加勦除宇內何時休息已再留多餉調勦兵立救元元務在此舉惟是行間文武主客士卒甘苦饑寒深加朕念念其風飧露宿朕不忍安臥深宮念其飲水食粗朕不忍獨享甘膏念其披甲冒險朕不忍獨衣文繡於今十月初三日居武英殿減膳撤樂除典禮外一以青袍視事以示我與行間文武士卒甘苦相同之意尚期文武官員各省察往過

淬厲將來上下交修用回天意馳諭行間仰體朕心共救
民命密約聯絡合圍大舉直搗中堅力殲勁寇盜賊數雖
多真賊原少勁者就殲餘自解渙但防埋伏更番不可孤
軍深入勿得貪取遺物縱令奔逃仍須畏糧相繼勿致中
途缺食有失機會賊中除戎魁禍首必誅不赦其脅從由
蠢須開與生路預行曉示投戈散解准免追求或來間來
歸即與安置救回難民不許冒功併充降寇本地官一體
拊循嚴禁侵傷庶可上答　祖靈下紓民恨功成凱旋不
吝懋賞總督承疇已奉尚方總理象昇亦許便宜行事着

戎政太僕光祿三衙門共發銀十五萬兩內庫發大紅及
各色蟒段綢布三萬疋分解各路軍前充賞應賞者飛疏
奏聞有罪立行正法應奏者飛疏糾參巡按御史及監軍
監紀詳行稽核速建奇勳勿少玩遲自甘顯戮

招撫赦書　九年六月

朕仰承天道撫馭萬方念此軍民誰非赤子止因官貪吏
殘年歲凶荒以致饑寒所迫甘作非爲始於一二無知漸
至脅從遂衆數年來無辜被戮不知其幾矣朕痛心惻念
寢食靡寧自今在豫者已困餓深山在陝者已零星竄伏
行將大兵加勦必定玉石難分向雖諭肯撫須指示生路
猶恐各官奉行未善若輩猜懼多端或疑將領討誘殺降
或疑有司分別看待或慮日後姦棍詐害或慮目下生業
銷亡種種隱情良可矜憫爲此再頒赦書遣官馳諭著各

該撫按大書榜示從俗開導如有悔罪投誠棄邪歸正者
即補救回難民逐一查明籍貫在本地者編入保甲在各
省者分起護歸有舊業者清查給還無生計者多方綏恤
使安井里之樂永消反側之心道府有司即以難民收復
多寡安插得所爲殿最違者指參重治其或才力出衆願
向督理軍前効用者聽其圖功自見一體敘錄如若執迷
不悟怙終罔悛彼既自外生成豈得復容覆載督理各撫
即務勵將士合力夾殲務期盡絕根株無滋餘孽撫順剿
逆朝廷法實無私出死入生若等機不可失併告遐邇咸使聞知

招恤難民諭 九年九月

賊■不道。深入肆逆。狡通之時。難民難婦。驅掠出口者。不知其數。是皆中國赤子。一旦淪染腥羶。受其百般凌辱苦役。虐使臨陣驅迫向前。代受鋒刃。如彼兇暴。其何以堪。且誰無祖父墳墓親戚完聚之想。奈盡被賊■剃削頭髮。卽欲自脫來歸。猶恐各邊將領哨丁。或執爲奸細。或斬級冒功。愈使歸正無門。投生無路。朕每思及。痛加惻憫。爲此特頒諭旨。着薊遼宣大登島各督監撫鎮。刊刻木牌。選擇勇幹撥丁。編插於邊哨之地。多方接引。不論新舊難民。哨丁

能接引一人者。賞銀二兩。婦女並幼小每口賞銀一兩。各路將能招來百人者。加升一級。至千人者。蔭一子。接回之後。除形迹果有可疑者。另行詳詰奏奪外。其餘査明籍貫。卽給以回籍印票。沿途州縣。准動倉米。沓給行糧。原籍有司。仍加意撫恤。不許地方奸棍借端詐擾。逼着恪實奉行。仰體朝廷拯救軫恤至意。

誡訓勲戚諭 十一年八月

戚臣皇親駙馬之家。姻聯帝室。祿享天家。金玉輝煌。富貴全備。回視閭閻光景。不啻天淵。亦云足矣。彼仁人君子。當此遭際。必下心守分。不負國恩。厚德養徧。以保身名。乃可嘉尚。乃有不安分義。蔑棄禮法。或濫爽官府。或妄覬朝權。甚至縱令積惡遊棍。魚肉小民。收受無影投獻。硬貼告條。乎白覇占。或虛寫文契。或擅行鎖拷。京中科道。聽徇溺職。不肯糾參。在外有司。畏忌存心。反爲護衛。聽彼執執小民。含冤抱恨。惟詛祝呼號而已。不知天怒降殃。國法罔貸。幽

則後嗣斬絕。顯則身受刑章。人鬼交責。卽將心自悔。嗟何及矣。朕念此已久。欲教未及。茲簡舊帙。見我 宣宗章皇帝外戚事鑑一書。分別善惡。各有報驗。其禍福之于善惡也。如影隨形。眞足示勸戒者。特令刷印班賜。凡我戚屬。時切省覽。勉力爲善。亟去惡端。毋不干法紀。卽是尊君不愧害人。卽是積德。倣效前賢。以爲後嗣之計。仰遵 祖訓。以貽門祚之安。不出月席尊俗之間。卽獲悠久和平之福。在國恩禮無虧。于己身名俱泰。何其美也。欽哉。

軫防邊士卒嚴飭諭 十二年十一月

國家制馭夷狄。惟是慎守邊疆。必內外文武。無日不飭戢士卒。實圖修備。而後可銷瑕窒隙。得保無虞。自報■警以來。東西沿邊各各關隘等處。防守調援。已歷兩月。日久恐生怠玩。糧艸或致缺乏。且時入深冬。官吏將士人等。勞苦饑寒。深軫朕念。着戶部多方接濟。而司接餉給於督臨撫鎮按道等官。并着申嚴紀錄。務期[illegible]中民相安。其主客兵將。一切偵防應援機宜。着各將守信時刻儆備。不得少弛。如有供應不繼。使朝廷之德意[illegible]嚴[illegible]

過因之綢繆未固。國法具在。決不姑息。其糧料有無缺少。紀律果否申明。兵民果否相安。設備果否嚴密。各該督臨撫鎮據實具奏。仍將諭旨徧行宣布。務令兵將通知。

風霾修省諭 十三年二月

今春幸得雨雪。農事有望。不期連日風霾大作。田地亢乾。麥苗將槁。甚至傷折樹木。雖天心仁愛。警示頻仍。必由君臣積愆叢過所致。朕不勝警懼。焉或因政事多失。或貪縱肆。或刑獄失平。濫及無辜。而致冤抑莫告。或豪右侵凌。善良受害。而貧民失所。諸如此類。大干天和。所以咎徵疊見。茲許官員人等直言。各務直陳利弊。有裨時政。如得實情。立行升賞。但不許因而懷私借題。以取罪戾。爾大小臣工。各宜痛加省察。實圖消弭。同誠感格。共享和平。仍着該衙門。即行擇日祈雨回風。以安兆民。

撤回各鎮內監諭 十三年三月

各鎮內員察飭已久兵馬錢糧器械等項稍有改觀但戰
守防援事權未能畫一今將總監高起潛陳貴馬雲程盧
維寧分守邊永清許進忠謝文舉魏邦典牛文炳武俊陳
鎮夷推進楊顯名并所屬中軍把牌俱撤回京另用中之
秀除去總監字樣仍以守備察飭本信護守陵園崔寧徐
去兼察起存錢糧俱專理監務勅書另行換給武俊仍依
工完回京還將兵馬錢糧器械及任內整飭過事宜開明
具奏凡邊務一切錢糧兵馬邊防勳禦等事都着督撫鎮
道一意肩承共體時艱各懋猷略殫力練防務期戰勝守
固酬朕倚毅悉昭諭欵立行若有疏虞五案大法具存必
罪不貸其總分見統兵馬應歸督撫鎮下該部即日議奏

大赦中外詔 十四年二月

朕自御極以來事無大小皆親自裁決是以積勞成疾諸
症交侵且際時事多艱閭閻彫敝無告困窮已極目
前更望飽得甘霖百姓蘇生倒懸可解況今畿南山東河
南等處流土倡亂兵民殘殺幾無寧日甚至人人相食朝
不保暮如此情形深堪惻惻又兼氛未息議調多兵勢必
措餉然催徵原非得已惟恨貪官蠹吏借此作弊額外朘
削有限之民力其苦何堪至於倚上凌下民受冤抑無所
控訴或官吏行酷暗害民生或讞獄不平灸民顛倒或御
衿土豪驕橫侵覇或藩王宗室暴虐恣睢或勳戚及內外
官員肆行擾害或犯法罪人情輕因官吏勒索不遂故意
延捱不結竟至瘐斃或情面囑託一味行私多方出脫而
大姦漏網或文武各官不實修職業惟營一己之私武蒙
蔽隱狥朋庇作姦罔念軍國之重種種情弊有一於此皆
足仰干天和昨又值天示儆戒黃眚為災豈非多惡積於
下而天變飭示於上總緣朕涼德寡聞明不足以辨姦德
不足以格物誠不足以動天信不足以孚人是以百司失
職災異與民遭塗炭安枕無期朕徒忝風化君師之位

竟無建極表正之實。每一言到思及。不勝酸心愧赧。朕病今幸稍愈。哀此黎庶。教化未洽。而兵荒相繼。以致犯罪罹法者日衆。朕仰體天心。敬遵　祖法。大赦中外。併今歲暫免行刑。特赦兩京省直經管官。將已結未結重輕等罪。凌遲、斬、絞、流、充、分別減等。徒配杖笞。酌行寬釋。贓多者、酌量減。豁。贓少者、分別釋放。俱照後開條例。定限於季夏終旬。內外通完具奏。敢有急慢。川入等弊。定治重罪。務期刑獄平。允。姦良制白庶幾稍消怨愁之氣。免致干和。至如勳戚紳衿。藩王宗室。內外官員。有仍前作姦橫肆。陷害善良者。著科道緝事衙門。及撫按官一體察切訪拏。參奏。朕恪遵祖憲。立與重典。決不輕宥。特此遣官分行。詔告天下。咸使聞知。

表章宋儒六子諭　十四年八月

朕覽我　聖祖。命儒臣纂輯五經四書大全。其中作述傳註引証等項。惟宋儒周子、兩程子、朱子、張子、邵子、爲多。可見理學大明于宋。而周程等諸子大賢哲大學問。大有功於聖明。已昭然天下萬世矣。然與周泰漢唐等諸儒。並稱先儒。以朕愚見竊爲不安。但位次題稱。遵行已久。有不可輕更改者。茲欲特加崇隆。是否可行。着禮部翰林院太常寺國子監禮科等衙門。會同詳愼覈來看。

推關擇人諭 十四年九月

邊患方殷軍儲告急司農仰屋無措官胥侵沒公行而蠹弊最深侵尅最甚者無如推關各關舊有額稅近以邀勸等例少有增加擬取盈于羨餘非苛求于商旅乃婪官奸胥濫科充橐假公潤私朝廷當加課之虛名司關享侵牟之厚利神販因而裹足儲倉遂致空虛蠹國病商深可痛恨以後各關差缺南北工戶二部不必拘定司屬衙例差委着兩京大小九卿翰林科道及在外督撫巡按各舉至清之官不拘係何職銜在京如各衙門司屬中行評博等

聖諭

官在外如監司府佐推知等官但係行已端潔清慎無染之人聽其坐名保舉授以推差加意稽奸剔弊儲年滿所入不限舊額分文登簿解部充餉不另派商賈分毫使當額之濫數自饒立與超擢清華仍破格叙錄以儲銓選之用保舉官一體加升如仍橫征苛斂徒侵羨贏或仍保私橐者各該撫按體訪得實即疏參以憑重治保舉官一體連坐其從前已任之官既經考成姑不追咎除臨清河西經舊差委俟差平另議外其北新滸墅蕪湖九江荊杭等差但遇缺出即另舉擬用仍暫帶部銜并受該部考成其

未盡事宜着戶工二部會議具奏

議開裕國足民奇謀義勇二科諭 十四年十月

朕惟足國之道貴在阜民強兵之策要惟在將方今國用日頻民生日困朕心甚切如傷乃廷議每言足用則必取之於民及言恤民則又慮詘于賦而所入不供所出幾使國與民無並足之方矣至如建牙設鎮不知凡幾然于城未覩桓糾無聞椎鼓徒勤登壇罔效抑又何也豈以天下之大人才之盛而竟無人焉明習心計經理備輸可以不事朘削催科而使朕支京坻有陵陳之積者乎又豈無人焉謀裕折衝力能超乘或沉識而握奇制勝或驍悊而蹈陣推鋒如古所稱智勇將之選者乎朕拊髀側席旦夕以之未獲一遇意者所為較求之術未盡其道也朕今欲特開科目一裕國足民科一奇謀與勇科使海內人士望的而趨有以自見至于訪求考驗徵辟選舉更須良法盡善務期鹽美必售厩鼎毋投豪傑傾心弓旌生色以稱朕破格旁求至意所有設科事宜該部科會集廷議詳酌規則來看

勑內監局毋干外政諭 十四年十二月

官常典制內外攸分本職之外豈容侵越我 太祖高皇帝酌古式今嚴近習之防勑內官毋預外事一時朝政清明法紀整肅拔本澄原意甚深遠朕纂後追前稟持 祖訓自今神宮等監及各司局庫等衙門或典禮繕戎或鳩工莞鍮或司繕服或辦文書都着勤慎小心料理本等職業庶黔飭的極力匡飭應節裁的加意節裁務要專精供事守法奉公不許違越 祖制干預在外政事違者即以亂政希拿處斬不貸該部監仍察舊典將各監局職掌逐一開列來奏

嚴廷臣交結近得諭 十四年十二月

朝廷分職。自官府不同。臣子守官。並容瞻奏作弊。況析圭。擔爵之義。宜無私交。而防微杜漸之開。尤先近侍。恭聞太祖高皇帝諭侍臣曰。爲政必先謹內外之防。絕黨與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肅。大哉聖謨。最爲弘遠。朕欽承祖訓。不敢懈怠。日望群臣。率繇斯道。無奈世風日下。士氣遂靡。雖奉公守法者固多。而行險徼倖者亦有。爍媚交歡。勢相羈就。爲阿大夫之借譽左右。被掃門士以趨秩顯榮。有路可通。無脛而走。宛搖泄漏。視爲固緣。依艸附木。好生可惡。除已往不究外。以後內外大小諸臣。有再蹈前轍者。憲典具在。朕不敢私。你每部院及科道官。有澄敍激揚糾彈之責。若有見聞。着即指實奏來。不許狥私容隱。亦不許風影誣捏。審出交結真情。定行依律處斬。三尺森嚴。决不姑貸。

敬禮輔臣諭 十五年正月元日

朕以渺躬。仰承天眷。君主萬方。十四載于茲矣。深慚德行淺薄。才識庸菅。恐忝君師之位。思古來聖帝明王。皆崇師道。今日講稱先生。猶存遺意。卿等即朕之師也。股肱心膂。臣哉鄰哉。經曰尊賢也。敬大臣也。禮應尊敬。朕此舉。原不爲過。故于正月元日。繇是而求。諸先生不必謙遜。今而後道德惟諸先生訓誨之。政務惟諸先生匡贊之。調和燮理。奠安宗社萬民。惟諸先生是賴。古來君臣。志同道合。而天下治平。朕於諸先生有深望焉。特諭。

命輔臣清理刑獄諭 十五年二月

三法司刑獄所繫甚重。法貴一成。朕每加意詳慎。有批駁以期允當。乃法官不能仰體。不肯執持。始多失之輕縱。繼輙務為深文。疑擬游移。率歸緩斷。或因犯人孤獨無控。竟置囹圄。不讞不提。經多累月。或因追贓未了。證犯不齊。淹繫牽纏。剖脫無日。又有一等事理已明。訊局可結。乃胥役故為抑勒。借端生枝。仍行拖累。以致獄案叢積。貫索幾盈。釀沴干和。深可警惕。茲特遣元輔周延儒前去會同三法司官。將大小一應獄情。悉心清理。除事干重大案已確審照舊監候外。其餘戍遣配杖等樣。俱着詳審招案。依律定罪。請旨發落。至於犯證關提未到。贓銀追比未完。亦當酌量事理。或羈或保。不得一槩淹監。倘有事係冤抑。情可矜疑。雖在重罪。不妨特疏奏請。候旨裁奪。總期隨滌理雪。據法得情。予以應得之條。留其再生之路。庶幾惟明克允。可望獄簡刑清。縱使舉失不經。猶是矜頑宥過。尚其殫可詳慎設誠。力行以稱朕好生欽恤至意。

賑山東就撫百姓詔

朝廷大法。勦逆撫順。汝等就撫之民。原係醇良百姓。向為巨寇所脅。或迫饑寒。罔昧鋒刃。出不得已。朕所憫鑑。茲賊渠李青山等。既已就誅。汝等仍是良民。可各歸本土。務農耕作。有精壯願為兵者。着該撫鎮及所在將官。分領收伍。朕念汝等再需王化。窮困未舒。特發內帑銀二萬兩。解來山東。着撫按官編給汝等。以資安生。務令均霑。毋得遺漏。不許吏胥指勒侵沒。違者即行嚴拏重治。仍責各有司。隨宜安插。汝等務令得所。各處鄉紳富室。有能捐輸資助者。該撫按即行奏薦。以憑旌獎。特頒明詔。咸使聞知。

論軍犯贖刑諭 十五年三月

舊制各衛所軍人多係壯健良丁每能奮功樂業所以冊說官吏軍民可見軍還在民之前後方以罪犯充之漸失初意且按律止有流配原無軍罪正條今皆引例充軍是否成憲近因年荒道梗開都督府差官押解軍犯其窮苦無告者多致途斃尤非定罪時減等生全不念今俱着悉心商酌詳議良法來看又據近日條奏多言贖罪一欵朕講讀尚書見舜典呂刑俱以贖刑欽恤垂訓古先王行此必有深意今日可借此為各犯稍開一線以遂朕惻隱之意此須折衷情法斟酌時宜行而無敝乃善并着議奏候奪

聖諭 卷一 論軍犯贖 卅六

勑群臣共圖撥亂諭 十五年四月

朕以凉德御宇十五載於茲求治之心非不甚殷致治之方未得其要施之政令未免失宜是以念雖切于愛民恩不能以下暨漸致閭閻重困蔭害頻仍■寇縱横中原塗炭忠臣良將蹀血流沙赤子蒼黎脅投異類痛深扼腕憯極傷心此孰非朕德化不敷聲靈不振之所至也今欲治理維新廓然更始布罪已之詔施養民之仁而又思實惠宜周空言無補且軍興繁費日損民腐縱欲極困甦蘇不知何道爾各部諸司凡有可以利民之事救時之方裨助

聖諭 卷一 勑群臣 卅七

政治之規條攻補朝廷之闕失者須實質開列項欵遞閣彙奏朕將采入詔內見之施行不得以迂誕冗浮泛陳亂聽至于中外大小諸臣亦當痛自猛省服官擔爵各有職業何乃全無匡濟竟乏挽回任兵食之交窮忍邊腹之茲急終未見有確然良畫奮起擔當雖忠義俱有同心乃堪定將誰屈指甚非朕之所倚望于諸臣也自今為始亟宜洗心殫力惟日孜孜交儆克艱共圖撥亂以稱委任分猷至意

核兵餉銷逋欠及與屯明法諭 十五年四月

朝廷竭天下物力以輸各邊養一兵期實得一兵之用也及按籍有兵征調無兵近來邊卒逃亡缺伍不知其幾而餉額不惟無減且日告詘虛糜濫耗誰非瘠赤脂膏者戶兵二部徹底清核將各鎮從前兵餉額數今缺宜減若干務逐一察明以便酌量獨緩與民休息且到處糧料歷欠數多舊逋未補所欠蹤跡日積月累迄無底止今議以何日爲始將向來一應掛欠截然勾銷核月解給毋仍虧欠即酌議確妥具本來奏至于與屯一事全書開載甚詳各

邊果能如法實行不得備報虛數私派取盈各督撫鎮道司都着一體申飭若夫鼓勵忠勞全在信賞必罰今伏節死義之臣未見作何優異倡逃陷陣之將幾人立正典刑如此瞻狗游移何所懲勸着即詳加察議應推卿者並與推卿應分處者速爲處分用使邊臣儆奮克奏有功

愼選言職諭 十五年四月

朝廷聽言納諫必須言路得人欲得人必嚴考選公絡愼嚴辯言試功抑競獎恬留眞去膺此原是部院職掌昨面諭已明着即悉心詳議條列良法具奏又舊制試御史必先試以小差果能稱職歷事經年方准實授近因員缺一槩徑差巡方及至回道又未見嚴加考核殊失愼重風憲之意今着該院堂上官執法綜稽申明舊制試御史必須分別去留不得循資推數槩題按差致有不堪貽誤地方所有未盡事宜也着具本奏奪

命直省清理繫獄諭 十五年五月

朕法天好生矜全民命深念刑獄一道堪哀甚多今在京刑部等衙門已結未結各案人犯特命元輔會同清理業已有緒其北直南京及各省一應大小罪囚着該撫按責成道府州縣各官道行質審所有軍徒杖笞各罪應釋放者卽與釋放應減等者卽與減等有訊鞫未結拘提牽累監禁逾年者通着速問結或成招立案免提註銷都一一淸楚不許一槩混監其大辟重罪雖已來有定案若有情矜可疑及年久有疾等項卽一面減擬保候一面請旨發落凡追贓人犯除軍需庫藏起解京邊錢糧侵欠奸弊應追不饒及就中仍聽酌議外其餘贓罰罪贖給主徵逓等項都着察明寬免或減半或全豁不許仍前覊繫敲比至于佐貳等官尤不許擅受詞訟經送監舖違者拿問治罪各撫按官須遴委精明道臣風力推官分行各府俱親詣獄監審理疏豁一應減罪減贓都悉心詳酌分別年分久近事情輕重以爲差等務期一淸淹禁盡滌煩冤庶不失經勿入非罪以稱朕愛民愼罰刑措囹空至意該法司還察照道里遠近分立限期與各撫按官去如有奉行不實玩視虛應者槩出從重究治其凜奉之毋忽

發帑貯穀諭 十五年八月

朕頃集廷議嘉惠興屯已有酌定規制次第舉行念明春耕播急需籽種事屬創始不忍重累民間今歲事當成畿輔河北一帶在在豐稔正可及時收糴預儲特發御前銀十萬兩為買籽種之貲爾戶部即發檄行該撫按分給州縣責成印官召買嘉穀收貯倉廒完日報數備察俟設有專司就近支動該撫按推廣朝廷德意必須設法措處多方積貯歲豐既可平糴穀賤不至傷農公私兼濟莫善于此其差官解發未盡事宜爾戶部還詳議條列來看

聖諭　卷一　發帑貯穀　五十二

諫官務明言職諭 十五年閏八月

朝廷設立言官以為耳目止樂聞讜論俾助政機若緘默不言與言而無當皆非所望甚有以言為名挾私逞臆循雄附和爭勝把持其失職更甚于不言近因時事多艱亟資忠益兼收並納朕意甚殷乃言官不能仰體雖應個可取者固多而乘機慫妾者亦不少或將擿太濫或糾摘過苛或已經處分而追論紛紜或事宜慎重而啓口騰播致任事之臣啟競倖之端抗威福之權失獻替之義此于朕求言圖治之本懷甚為不符昨召部院及科道掌印官面諭傳飭并著該衙門頒示憲綱俾各遵依今特再行申諭除已往不究外以後如再不改前非乖違職守負朕闢門求言之意定加處治

聖諭　卷一　諫官務明　五十三

蠲租息民詔 十五年二月

朕以涼德撫臨萬邦念甚切軫愛民而澤無踰以下究總
因年來軍興繁費加派頻仍賦愈重而民亦難出既多而
入亦倍痌瘝日甚展轉堪哀茲者特頒赦宥之仁大布蠲
徵之令其自崇禎十二年以前一應存留起解供本折錢
糧盡行蠲免加與百姓休息不許有司重徵濫派其有司
曾因十二年以前舊欠參罰者俱開復令其盡心撫字一
意牧民所有應蠲款項開條于後古今治平無異術首須
本固邦寧億兆有同心全在上仁下義增兵派餉原係取

民以衛民蠲舊徵新豈日得已而不已佇望廓清大定之
日即爲征輸盡緩之期庶幾四海爲家永保一人之慶布
告中外咸使聞知

蠲免殘破府州縣稅糧詔 十六年六月

朕以眇躬祗膺天命嗣守鴻業十六載於茲宵旰圖迴惟
弗克負荷是懼廼自■匪茹闖入內地畿南山左一帶
極目丘墟驅勦雖已遠奔荼毒實爲可憫至流賊原我赤
子亦復矯命銜行逆陷藩封震驚 陵寢豫楚江北半被
兇殘重以天災洊告蝗旱頻仍奸吏貪官專工掊克橫徵
暴賦不顧凋疲以致禍結兵連遷腹交困老羸轉於溝壑
丁壯耗於干戈萬姓何辜遭此異慘皆朕不德所致也捫
躬內省憂悼良深是用減自創艾嘉與海內更始特下罪

己之詔弘敷發政之仁念加派賦重久應蠲除新屬用兵
勢非得已除河南五府被陷地方已經蠲免外今將省直
殘破府衛州縣自十六年爲始一切三餉各項錢糧蠲免
二年其未經殘破而村落灰燼可憐者該撫按仍確察分
別差等速奏以憑酌量蠲緩又念向來每頒恩詔雖經榜
示而官胥盡弊重派私徵甚且不遺豈能盡曉該撫按榜
示即行梓布分給各府州縣坊里人等及衛所官旗各一
張如有朦溷前弊聽被害人等登聞立行拏究加等正罪
其餘各地方官還要勸課農桑招來流徙革禁耗羨寬恤

征徭。務使窮民均沾惠育。百爾有位。都著洗心易慮。協力分憂。各殫極救之方。共濟艱難之運。庶幾寡昧賴追愆尤。所有應蠲免地方錢糧。條列於後。於戲萬方罪在朕躬。敢忘馭朽之懼。舉黎偏為爾德。宜沛解懸之恩。惟本固則邦寧。亦內安而外靜。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錢唐朱東觀全古選輯　同郡鍾越吳庭評閱

息邪伸正疏　元年正月　編修倪元璐

臣聞持世不平則陰陽之戰起論人失實則邪錯之道乖
頃者宗社之靈篤生
皇上生知而濟以學問乾從而妙
乎從容大奸霆驅徹獄颷發天如再闢人若更生生平以
堯舜爲極軌今乃知有過之者臣非敢爲佞也臣又仰窺
聖人無我深嫌門戶之名異命重申勵以人才爲念純王
之心較然天下矣然而皇衷自著其公虛廷議猶存乎我

見臣竊惑焉臣以典試復命入都從邸抄見諸章奏凡攻
崔魏者必引東林爲護案一則曰邪黨再則曰邪黨何說
乎以東林諸臣爲邪人黨人將復以何名加諸崔魏之輩
崔魏而既邪黨矣向之首劾忠賢參題呈秀者又邪黨乎
哉以臣虛中之言合之事後之論夫東林則亦天下之材
藪也其所宗主者[illegible]稟清挺之標而或繩人過刻樹蔽
明之黻而或持論太[illegible]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猖
不可也其所引援爲朋者[illegible]氣魄之偉才幹之傑其
閒卽不無非類要可指數而盡耳[illegible]則又有泊然無

營倚乎自遠謝華膴其如脫付黜陟于不聞徒以聲氣心
期遞相推奬此其人尤所謂澹漠寧靜純乎君子者也今
而曰邪黨則無不邪黨者矣且天下之議論寧涉假借而
必不可不歸于名義士人之行已寧存矯激而必不可不
準諸廉隅後之君子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而於是乎彪
虎之徒公然起而背叛名義毀裂廉隅矣於是乎連篇頌
德匝地生祠矣夫頌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呼
嵩而人猶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嗟乎充此無可
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然而今之議者能

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亦所
謂悖也以今大獄之後陽火僅存如西江西秦三吳三楚
之間什九名賢多冷豪傑參之理數決無沉埋況奉恩綸
屢伸酌用而近者任事諸臣似猶以道學封疆四字將爲
徵案雖或嚮從嚮被未清力引同升夫原諸臣之心或亦
深防報復之事而臣以爲此過計也水落石出正人相見
總爲推魏之異已郎罰朕外李爲倒心況平年來之借東
林以娟崔魏者其人自敢御不需東林報復若其不附崔
魏又能收爾著之諸東咏既已喬者矣雖百東林烏能報

從之哉事理甚明疑者不恠臣所謂冥頑未化者此也臣又從邸抄伏讀　聖旨有韓爌淸忠有執朕所鑒知之論深仰天聰曠然知人則哲如此而近廷臣之議殊有異同可爲大怪爌之相業光偉他不具論卽如紅丸議起舉國沸騰維時與事大臣僉皆蓄縮閉默而爌獨侃侃條揭明其不然夫孫愼行君子也爌且不附況他人乎迫擬奸表衷逆璫大張爌以申救抵觸所然後細讀其陛辭三疏字宇秋霜一時以爲寇萊復生趙鼎再出而今推轂不及點灼横加則徒以票擬熊廷弼一事耶夫封疆失事衆衆有

徒而當時之議乃欲獨殺一廷弼豈平論哉此爌所以閣雖也然究竟廷弼不死于封疆而死于局面不死于法吏而死于奸璫則又不可謂後之人能殺廷弼而爌獨不能殺之也又如詞臣文震孟正學强骨有古大臣之器其鄉人月旦比於陳寔王烈三月居官昌言獲罪人又以方之羅倫舒芬與臣同年同官、偕嘗憚其方嚴不敢以雁行相書而嘗其去國飄然聳身天際臣等自覩則猶糞土也有人如此雅稱千秋而今起用之旨再下謬悠之談不已甚有加之竊盜之名者豈以其數十年前有共凡文從龍不

遑之事乎夫人知有從龍之不遑以爲之兄而不知有文徵明之特行文彭之至德以爲之祖父且賢愚相越舜象已然世不聞柳下惠膺盜跖之誅司馬牛受向魋之罰震孟何罪遭此嫌議將無門戶二字不可重提耶用更端以相逃抑乎臣所謂正氣未伸者此也總之臣之論東林不主調停而主別白臣之論韓爌文震孟不爭二臣之用舍而爭一時之是非伏乞　皇上以臣此說申諭諸臣凡于持局用人之際雖不可無薰蕕區別之法但不當存形跡芥蒂之心要本公虛以消偏黨其韓爌雖廷推未與而登

恭鑒知之旨何難特命召還文震孟雖俞旨已頒而院來不簡之言尚煩溫文獎勵于以破方隅而伸正直之氣道無出此者矣正言朗議持虛酌平明時開治之第一疏也

力斥群陰疏 元年三月 御史裵三淡

臣欣逢 皇恩。復置言路。日夜思維。仰圖報效。念非關于
世道人心之大。剝復消長之機。不敢首瀆天聽也。大者在于
明忠邪。審擧錯。然 皇上聖不自聖。不得不與群下議之。
乃今日群下非他。即强半事魏忠賢。媚崔呈秀。敗壞天下
一流人物。度其情勢。必無不媚魏阻撓。以是爲非。以邪爲
正者。蓋晝伏之爪忠明。震場之光宜夜。其心固不欲世界
光明也。臣請得備言之。蓋自楊左開罪逆璫。逆璫必欲甘
心。日與舊輔魏廣微比謀殺戮。卿貳臺省。一朝盡逐。乃取

平日卿怨楊左諸人。遍置津要。明使與爲伏殺。又招新進
爲功。彼時群懷應募。各出死力。借一網打盡之心。爲徹底
澄淸之說。以天下大事。盡爲諸臣罪。以天下名夫。盡爲諸
臣黨。緹騎四出。搜按逮捉。諸臣身亡家破。是者流滴開者
變鼻可以已矣。無奈騎虎之勢已成。獵然之懼轉甚。百計
防閑。强勞四注。遂令朝無帖席之人。家無安枕之士。臣夭
此時。察此輩之心。非獨甚毒。良亦甚苦。恭鄙夫患失。無所
不至。又不得不擁戴逆璫。以思長保富貴。于是諛言日聞。
生祠滿地。彼逆璫恩威因而不測。雖以素列邪媚。稱箇中

人者。亦或觸怒。不免于是群小益相驚駭。必思逢迎獻諂。
將成篡戴之擧矣。此則年來殺人媚人欺君賣國之定案
也。今者天開 聖明。夙夜斯至。臣意魑魅自當潛形。乃山
鬼終存伎倆。罪樞崔呈秀。論死將誅。遂可解嘲塞責矣。自
非 皇上神武。廣開言路。並徂虎彪不除已哉。臣觀此輩
反覆布置。熒惑百端。必欲使楊左不爲忠臣。鄒趙盡爲邪
黨。請凡犯辦黨。究嫉使經論之。臣不得與厥薄被逐。遡差
會推者。同登啓事。而登訪舉究舉王。幾于威劫天下。仍是
逆璫舊日餘習者。其故何哉。蓋恭其意。自以原被厥薄斥

夫者。本屬黨類。可意引爲同調。至于會推差處者。猶可歸
罪逆璫已耳。獨過首被摧折之徒。皆彼昔皆合謀并力以
攻之者。而卿不及者。言猶在耳。諸臣若來邪正雜糅。因不
得不擧王安爲對影。借李三才爲葛藤。同市井之白蝦顛
左右而言他。必欲使比滑事主之徒。盡藉口陳平閹勃狄
仁傑輩。而尚恐衆意猶疑。旁觀未厭。遂言澄汰已淸。紛
纂可禁。其藏固欲結深之固。而徽 皇上之聰明也。鐙
不循是向者圖案之根未群。將爲一手障天。三人成虎之
計者乎。嗟乎。徒見其展患太甚。愈增狼狽者矣。夫自逆璫

殺雖名役用諸人。實諸人陰用逆璫。又各用之以報怨爭寵。其壞盡一世人品心術。陷於半啖食人。今縱能禁錮全林往日諸臣。而必不能使匹夫匹婦消議。憑吊不黙抑。諸臣爲賢。若必索垢尋瘢。謂諸臣爲不可用。枕一定之案。據相尋之轍。示稱魏氏忠臣。長作崔宋孝子。豈不悖。故且當今公道昭明。言路勢將大闢。諸人旣不能洗心滌慮。任過謝罪。猶復改頭換面。文辨飾非。藤葛支離。今逅悖逆。倡悠謬之評。習倖譏之說。聖明在上。洞若觀火。亦何益矣。爲亦改過自新。息閉邪說。踊久錮之人心。還淸明于天地。

忠者頗近。良者遂。於以各修職業。庶幾人情洩而天怒平。不致天下與有君無臣之嘆也。肇力無厲。詠濟諮謀。曲匝盡致。使邪佞之徒。畏同秦鏡矣。

私書當毀疏

倪元璐

臣觀挺擊紅丸移宮之三議。鬨于淸流。而三朝要典之一書。成于逆璫。其議不可不兼行。而其書不當不速毀。請許其說。著當事起議。與外庭互訟。主挺擊者力護東宮。爭挺擊者計安 神祖。主紅丸者伏義之言。爭紅丸者原心之論。主移宮者彌變于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以爲忠則皆忠。以爲明則皆明。見總在逆璫未用之先。擧小未亦之日。雖甚水火。不害塡篪。此一局也。旣而楊璉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興。于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群小求富貴則又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于先皇。猶夫頌德稱功于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有遺孽。勢極重而或要其翻局。于是崔魏兩奸。乃始創立私編。纂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黜此而觀。三案若天下之若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豈案有三案。要典自要典。今爲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深思。若夫翻則紛囂。改亦多事。如臣所見。惟有毀之而已。夫以閹豎之權。而屑役史臣之筆。直

廷弼至遼始親截集除新經略臣今日剿過節王從王家
潤食將一人曰陳倫又擁潰新逃兵數百人而軍心帖然
無敢缺者豈非事理必當如是耶而經略安在臣發之
子儀李光弼之討史思明從既與九節度之師同潰殊
收拾潰兵扼河陽橋勢必不能以河陽橋一塊土為之生
之柱坐受思明肆糧今計自斷歸而西僅山海一門限
廷弼不趨扼何猶且能於此五千人不敢至大凌河而村
化貞正與慕容乘虛三岔獨奪事正相類豈得與化貞之
獨握兵馬而誤用西虜誤信永芳以致潰敗者同日道乎

何謂勞有足矜當三路初陷時關鐵比關相繼奔潰兵遊
民逃將哭道哭帷餘遼陽一空城矣廷弼經理不及一載
餓而進衆奉集播散餓而進屯虎皮驛餓而迎拒敵兵于
横河之上又于遼陽城下包甎鑿河列柵埋砲屹然树一
金湯令稍稍見所施何至奉集關以外拱手授人而其如
廷議羣噪不得使少安其任何而今俱抹殺不論矣又當
廣寧再潰將試俱在廷諸臣數人留拼獨任守關諸將
數人敢言日關外乃當關者盡遣家瓣潛入附關三百
衆心洶洶廷弼至關輸勸御刀馬在外謝別驗放凡二百
八十餘萬人今當時鎮督無人分處無法致此二百八十
餘萬帶刀乘馬蜂擁入關不知此日關上風聲鶴唳之兵
作何景象在廷不留眷屬諸臣作何鎮定而今又抹殺不
論矣乃其所繇必死則有故矣才既籠蓋一時氣又凌厲
一世人望之辟易獨辯紛紛致攖衆怒是則所繇必殺其
軀之道耳然夷考當年為廷弼鳴冤闕下如閣臣韓爌部
臣周嘉謨科臣惠世揚臺臣周宗建等皆濟濟名流也至
督臣朱燮元亦西南勞臣聞廷弼梟斬輒歷吁慎長歎曰
臣昨為屬吏耳聆最眞而聞廷弼被勘被逮時　天日無

光此足觀近臣所主遠臣所為主上下　帝天之怒下灰
將士之心矣今恢遼久無成績疑正坐此伏惟立賜昭雪
為勞臣勸

掣任事之肘不行其言而多方阻撓以致大誤封疆復
加之顯戮焉眞慘哉乎勞臣有含冤地下而已遼事迄
今靡知底止不能不三歎於此疏

閣臣冢臣忠告疏　元年八月

都給事中章允儒

臣至愚極陋、不足與伏節死義諸臣之末、而猶爲罪輔欽恨、逆璫深讐、四年錮逐、無日不足以死、乃蒙　皇上拔之削奪之餘、與以簡用舊臣之旨○惟願　聖明無缺○自甘虛靜忘言○但私心跼蹐○尚有未安○謹圖所以報効○則以　皇上天也○閣臣代天宣化者也○冢臣代天生物者也○敢爲閣臣忠告者三○冢臣忠告者三○從來內閣票擬必有專屬○凡有得失○六科得而駁之○自魏廣微交結逆璫、專擅票擬、一時輔臣、依阿澒滃○而中旨奪封駁之權、任黃立極專取易者與已○雖者與人○而票擬乃發○後遂爲固然○假令票擬未當○甲乙可移○臣等又何據封駁乎○臣謂目前韓爌未至○宜專責居前者○擔當而更不廢參酌○庶一者出而是非曉然○輔臣亦不得交諉○則機宜○一也○　皇上親裁庶政○動法　祖制○輔臣當取　祖宗典故○禮樂兵刑○用人理財大端○一一講求○凡遇　召對○如叩洪鍾○毋以不知仰謝　明問○蓋輔臣平章軍國○苟云不知誰當知者○昔姚崇事中主○尚能設○十事以堅上意○況遇　聖明○可無條略所爲重救時之相○則議宜練也○先臣薛瑄爲御史○三楊爲相○求識面不可

得、若是乎、言路之不敢與政府親也○猶憶臣昔與試入報罪輔廣微、令人至臣寓、求臣往見、臣堅拒之、乃買試錄于禍○今寶封具奏○自矢勿欺○術例送揭○已非古道○況可踵門乎○即或未有此事○然漸不可開也○願輔臣以集思廣益爲心○勿以疎亢而抑嘉猷○勿以親近而增爽、賓○庶幾作忠鯁之氣○披吐握之誠○則心宜虛也○臣所爲輔臣告者、此宜從五年、　諭吏部尚書郭進曰、朕以用人之權付卿○卿宜爲朕擇材）大哉王言○眞吏部之冢鑑○自王紹徽推正人以媚璫○精神專用以知邪人○周應秋則專知媚璫納賄之人○而已然、亦彼、邪、媚、之、夾袋材館也○至今日而杜庶大明○冢臣宜取眞經濟、眞氣節、眞清恬者○以風厲天下○以應　皇上求舊之思○而確有所見○眞足服天下之人○便宜即登　啓事○不必游移變動以起譏搶之漸○則見宜定也○周禮天官、冢宰、掌邦治而均邦國○夫各省有各省之才○用之皆　皇上之才○於各省之中○各拔其尤而作平等之觀○眞才既得○圖事有賴、人情自平○若爲近水之樓臺○則爲一不陽之衆谷○天地生才賢難○[illegible]聖淵灝瀾不溯涤○何可令偏鬱○則用宜均也○逆璫初發難時○斯遠者盡皆若子○及其後○璫意不

淛有因媚得處者。又有人自應處非關璫事者。一槩蒙曰忤璫。至以啓事及來白簡。孰若嚴之未起之先。而又有濁亂之時。既居要地。清明之世。復踞崇班。何其人之獨耐官爵乎。則辨宜精也。臣所爲冢臣告者此。伏乞 皇上特勅閣部秉當料理。毋使上有堯舜之君。下慚姚宋之臣。使至負衡憂社稷也。

提綱挈領之言。音古正衛和声。

奏疏 卷一 閣臣冢臣 七

除奸察吏法典不可混疏 元年十二月 御史 吳甡

臣以終養家食五載。橫遭羅織之禍。例推例奪。今蒙 恩賜環。一身恩怨。可置不言。請言其大者。臣慮京察在邇。奸邪伏莽。實繁有徒。恐察處難盡。又恐有借察以掩其奸狀者。 國法未明。關係匪細。按我 朝舊制。六年京察。三品以上。令之自陳。聽科道掌察者糾劾。而其餘則考功黜幽。有貪酷不謹。罷軟浮躁。才力不及之名。而處以革職閑住。致仕降調之罰。此爲諸臣職業不修者而設。各衙門定有額數。不得增減。不過千百中摘處十一耳。若大奸大惡附

奏疏 卷一 除奸察吏

逆害人者。不在此例。如 先朝劉瑾之敗。一時附瑾用事者。或誅或戍。或削處降黜。皆不待六年京察。以此輩罪大人多。考功之法所不載也。魏忠賢竊柄數年。奸邪蝟集。忠賢之兇逆倍于瑾。而助忠賢者之罪惡。亦甚于附瑾之徒。臣約指其狀有四。如提勤 國勢遍封 三王虎彪義等上公封爵。名曰佐逆。如借題殺人。屠戮忠良。門戶封疆。一網打盡。名曰[illegible]正。如積頌功德。建祠聚歛。引若邪類。要與締盟。名曰[illegible]黨。如躐遷雜勞。冒濫魏崔編 旨加銜。一歲九遷。名曰連花。此四者。人或性如梟獍。不知有 朝

甚若父或行賄求業甘心作弊致虧孤貪好官自爲……
由他或以欲人賄賂不顧如是者豈無聰明才辨之士
然名節掃地國法不容有已經參處者有處分未盡者
有經論而部未復者有未經參論而奔避者有業而在任
者有覥顏歸里者若不徹底澄清斬斷根株零章瑣奏恐
煩 聖聰若混入察典則名目不合額數有限枉一漏萬
何以示懲而職業不修者將何安置似非法之平也伏乞
皇上於附璫諸奸 勅部院科道將前所列四等罪狀槩
列官銜職名各註事款實蹟限考察之前合疏請 旨特
奏處

賜處分務摘其附璫營私之實爲分別輕重之等勿拾其
曖昧風影之言開展轉飾辯之路其不在此四等者各令
自新量加寬政則 國法明而人心服矣至六年以內職
業不修者照常處以察典應革職閒住者革職閒住應致
仕降調者致仕降調各就本等罪案行其幽黜天下曉
然知附璫諸奸終難逃于 國法而邪類爲之一清職業
不修之官不與奸邪混處挽方者尚可歸見鄉里降用者
猶可懲創未路自痛快法無溢于此者不然濫網多則
國法不行邪正混淆仕路不清名實淆則人心不服如此

所望盛平之治未也
唐肅宗制僭賊官以六等定罪李峴所謂洞春秋之法
兼懸仁恕之道也此疏斷義不惑使國法知有權衡過
崔器呂諲持論遠矣下此何足責焉

遵奉　聖諭欽定逆案疏　正月十七　大學士　韓爌

臣等切惟尊無二上人臣首戒無將國有常刑天討所彰有罪　祖訓內官不許干預政事律重交結近侍官員於以防內外而肅官府杜奸萌而窒亂源法至嚴已逆璫魏忠賢狡譎多端兇頑無忌始焉小忠小信祇便身圖繼而作福作威漸干國政內則妖媾客氏關說禁密結爲腹心外則逆臣崔呈秀過露機情助其羽儀　宮妃而戮忠直詭竊藏而弄兵權已微無等之三封濟議倍尊之九錫盛關　潛邸追遠宗城建生祠以卜人心逆沟鎮而連邊

將陰謀叵測盤勢顯成磔辯已服上刑爰書具列逆狀誠如　聖諭所謂首逆之罪於先正者也頃　宗社有靈聖明御世乾坤旋轉雷霆合章爵元兇已就誅夷凡黨附安嚴叵測若乃官聯瑤瑚人類豺狼懷私欲借兇鋒拱手聽爾魁柄或首發大難禍始孜孫或倒身怙終勢成騎虎有如動搖　母后倡和逆封鐵券金章殺題恐後腴用甲第請給爭先或亂聖經以從逆中傷或藉吏職而抹殺直筆羅織朝紳恐壯羅魁縲絏錄勦獄與詔獄修匪賊以殘軀命不難殺人蟻附供頤挨而效爪牙總是酬恩報怨至

於一人而創祠幾遍一事而賦頌連章祠省直祠遍鎮祠京都未已也而且祠之國學頌碑文頌奏章頌鄉鎮未已也而且頌以絲綸此則　聖諭所謂首開諂附傾心擁戴及頻頻頌美津津不置者也而又有徑竇旁通網羅密布腹藏鋒甲楷背蠅貝錦之讒意慘鍛鍊釀白馬青流之禍仰占風望氣莫可端倪而覆雨翻雲難逃指視斯又潛施鬼蜮之毒而更有遞虎彪之名　聖諭所謂雖未祠頌而陰行贊道者也以上諸人罪案各殊法捨亦異或已經議遯不盡厥辜或謬附推揚營追贈謚明　聖諭據法依

律無枉無徇期服天下後世之心三尺無私　大誅不貸四兇畢竄國憲用申惟是大懲罔赦之條而小懲寬開自新之路臣等備細頒及部院閣來諸臣或事關題覆公廨列名或身在封疆委蛇濟事或城守全於將禦或編摩効有剩詞而又或生平材具自優歷歷勤勞畜著　聖諭所謂事本爲公而勢不得已素有才力而隨人點綴須當原其初心或可責其後效咸與昭雪免臚姓名固明罰勅法之嚴條兼赦過宥罪之寬政也臣等祇承　諭旨共矢公慎就事論事參畫一之刑書以人治人肖本來之面

日中消矜升畢麗於科商販兵民姑置之外倘幸無掛漏可永示誡懲與亂臣賊子之心抒正氣忠魂之鬱三章既約金石不渝一面宏開葛藤永斷閑奸謀而安反側明刑政而裏治平端在是已若夫加銜加廕濫被　恩施殿工邀功尚需嚴核最可恨者　先帝當彌留之日多官徼橫拜之恩其天啓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大工謝恩併寧錦敘捷廕鎮告成　三殿之國所有敘勞秩廕悉宜聽部削除尚寬觸者之推求用廣原情之德意併用附及以俟　宸裁

聲義激揚嚴簡盡法漢奏中詳人罪惡多纖悉曲到此則又兼燦麗矣

乞容懇臣以開言路疏二年二月　御史吳甡

臣恭遐召對　皇上命翰林官宣讀御史任贊化論禮部尚書溫體仁一疏廷辯良久已而　諭各官修職業臣等退而思維　朝廷設官各有職業惟御史爲風霜之任彈糾不法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天下之有敗法亂紀伏慝蒐懲者皆得白簡從事是糾彈者臣等職業也荐牘閭疑市恩条陳亦係塞責非職業之所急也宋臣蘇軾言臺諫許以聞風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　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夫臺諫未必皆賢所言未必皆

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將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然則臺諫之職業關係亦不小矣任贊化素者狂直其論溫體仁自謂職業當然祇因激于忠憤有入告　君上之言不暇飾于文詞致稍違論奏之體　皇上責其藐褻罪亦何辭而因言獲譴遽加降調臣等竊有未安夫忠直者人臣之大節鄙褻者論奏之細過未聞　聖明之世以言語文字罪臣下者也古者建鐸求言止葬受諫開納獎勵尚恐不至語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巷語里諺不廢間察豈取夫利口喋喋以娛聽聞也哉臣等恭誦

疏言爲贊化惜爲體仁惜尤爲　朝廷惜何也贊化冷
面剛腸矢忠圖報屢有建白亦屢蒙　採納今糾論大臣
不吝以進退之義廉恥之大而指拾缺行至今忠悃格于
褒詞不得其言而去故爲贊化惜也體仁讀書中秘三十
餘年豈不知古之大臣一被人言則杜門引退是非聽之
公論而爭辯不休致興議叢生葛藤紛起言官被斥何以
自安故爲體仁惜也　皇上弘開言路優容直諫乃前爲
體仁之疏削章允儒降房可壯鑑式耜今又爲體仁之疏
而黜贊化一摘再摘班行削色褫之游內批之史册似非

美事故爲　朝廷惜也然而臣等尤有慮焉凡建言者非
不知容容多福坐積俸資可躋卿寺而頸爭觸邪義難緘
默故有得之見聞採之咨訪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寧結怨
貴罪而不自顧惜者總以爲　國家而非職業也今被論
者指論人之以人口爲謀報復及至　召對又疑所論之事
曰出于訐誣而攻擊所難政事之所反爲諸臣爭論是
非之地臣恐今後言官多所諱忌即有得之見聞咨訪者
躊躇瞻顧因得無涉於報復嫌乎誣訐乎則中道廢止矣
凡被言之人巧詞讒譖皆加以報復之名而戇直之士
吶于奏對反且受夫誣訐之罪設有大奸大惡而言者拄
口結舌以贊化爲戒此小人之利非國家之利也　皇上
聰明天縱豈不慮及此乎邇者恭遇　皇嗣誕生普天同
慶歡忭鼓舞仰頌無疆之福切意　聖德覃敷必有優渥
之恩無如　召還言官一事爲今日美政請自贊化始則
聖度如天眞可媲美堯舜矣

古誼淵宏圓珪方璧縝密以栗儼乎如玉之章

言路漸輕宸斷宜速疏 四月 工科給事中劉斯埭

蓋聞英主受言取象于轉圜流水而末季拒諫恥詘于犢石拔山夫人主豈有不慕受言之名而甘為拒者或偶因猜而府疑遂積疑而生厭稍豫之過未免開停閣之端此誼辟所以慎其初而忠臣必防其漸也我　皇上育哲者選之額以開言路而又勤　召對以通下情可謂求言若渴矣然積輕之漸因不無總總過計者則以惟言之日煩也流言之日滋也辨言之日囂也聽言之未盾而納言之未速也何也台諫之設以糾駁為義以斛邪為職其下兵

奏疏　卷一　言路漸輕　先

刑財用之屬惟察其舉否而自簡縟之庭祇不相代也今任者少而議者多章滿公車強半借條陳為職掌矣而皇上亦若認職掌在條陳諸如套疏瀆被溫綸豈以此娓娓者真足濟時艱而奏安攘乎臣以為有治人無治法條陳而當任者未即議者之心條陳而非議者反掣任者之肘試觀年來紙上之兵權口角之節省畢竟無濟于璇中之變而况乎類　上意之所向借祭奏為遴選者且比比也議論多而成功少所謂虛言日煩者此也言司廣尹各有司存而獨台諫稱言官此豈惟明職掌亦以杜紛

囂之漸今乃廢弁而輕瀆　天聽貴賤而妄奏空談冷署閑曹而時生見事之風謀出位之政不可訓矣甚有嫉賢妬正索瘢無從遂爾編造歌謠揑成單款無頭帖子遍布于街衢匿名揭文暗投于宅巷覽之則鑿鑿有據按之則語語無端欲何為者想不過二三小人謂　皇上明目達聰妄意得流傳大內便可當射影含沙耳雖　皇上觀明見遠萬無旁循之聽而此市虎之紛紜抑豈帷幄之下所宜有耶所謂流言日滋者此也昔稱言官指及乘輿則天子改容言及攻府則宰相避席豈以君相之勞遂為言

奏疏　卷一　言路漸輕　寸

官屈哉亦以糾劾不避職在則然而開言引嫌道固應爾乃今彈文甫上朞未下于高擲刺日高張狠反横于當道或以有據之事敢于後日而爭亦有自認之辛究且支吾不應此糾一事也而彼且牽藤引蔓別尋節外之枝此論一人也而彼又東搜西羅至欲空人之國朝端同于聚訟黑白聽其淆清且厭揭有進密疏以惑　聖聰而中傷善類者雖道路之口虛實不可知總之醉羊結舌而與戢鼓喙成何世界也所謂辯言日囂者此也任賢勿二去邪勿疑固哲后之芳規而舉不避親劾不避讎乃諫臣之職掌

乃今推鄭莊之報者不曰為賢為國而以為市恩劾屬讎
之逐者不曰除惡務盡而以為背誣欲補牘而再請既有
狹私求勝之嫌迨不約而相同又有隨聲附和之肯是容
聲敵口盡結擬圖而梧被稍仁背盡蛇足恐非推心置腹
之誼也所謂聽言未虛者此也至于 皇上勵精求治一
應章奏批發從不逾時而今亦有遲至旬日漸至數月者
矣向猶許諸臣催請而近且有暫留詳閱或有不應批發
之旨矣夫議論無過是非兩途偏 聖斷亦止從違二字
言而是自應虛受以彰都俞之休言而非亦當抉出以成

吁咈之雅若但束之高閣漫不剖分徒長局中之葛藤更
生事外之揣摩況揣之為呼吸不應久之將蘊弊叢生我
皇上魁柄手操要終原始慮其慮不及此而猶曰姑以
此神不測之淵池所謂納言宜速者此也臣非不知 睿
斷自有權衡于言官未嘗厭薄但防其積漸勢必至此且
此時人面汨顏以人情日競身營眾縮者尚披顏冒而請繫
臧之纓冤足嚴驅者又借精卿以當愈病之藥向使自閘
有靈遂敢解馬謙恐而至此哉臣憤此頑鈍之成風而
益傷言路之徒設望 皇上之力行之也

文詞斐亹似唐陸宣公手筆所陳言弊於今乃益滋甚
固知其規感深切誠黼座良銘誡也

申飭紀法疏 二年五月　大理寺卿　康新民

臣備員廷尉稱天下之平每遇審錄重犯多方詳慎雖有平反清夜省心惟恐天下有冤民也罪從一冤民已不堪命若大辟一冤則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其關係更重矣在愚民固有以他故羅辟者然多爲人命盜犯人命自有冤對猶易訊斷惟盜犯真似微曖極易淆錯外郡縣盜情猶有着落而京師盜情益多縱枉蓋失主被盜之日須先投一失狀於官司預報失單逐項開明記號如首飾金銀分兩有無珠翠衣服顏色或紬絹紗羅布絮下至

一帽一履亦必註一製樣嗣後擒賊追贓令番方爲真盜若果審真即驗首何贓若無確證輒以懸坐至盜已到官須立地審取口詞無得日後妄攀以殃林魚令京師賊犯全恐番役緝獲每當未經官時先于城外冷空廟寺非刑苦拷逼使供招利其攀指以爲奇貨至真盜真贓未必不隱縱脫去其供招成獄者或云不知名失主或云過路人不知姓名即指有失主認識贓物然當問原未投失狀未開失單安知今日盜犯果係其家失物至有一種神奸與番役穿鼻每遇盜發或當官認爲失主而贓物則私相瓜分若然則天理漸滅而王法甚屑越矣城番獲賊係各兵馬初審營番獲賊係巡捕把總等官初審夫審盜非聰明不能得情非清正不能得情非寧耐不能得情而欲以此三者必之各兵馬把總等官其將能乎不過隨番役所寫供單爲渠作謄錄耳即此便爲初案矣已而兵馬所審轉解巡城御史巡捕把總等官所審轉解京營提督巡視京營科院中間固有嚴究漏網亦有開釋無辜者參送刑部審定招詞堂屬幾經推敲大獄訂有成案及過臣等閱招始末虛心鞫問其爲真盜真贓甘認無辭者十之

三四其嘵嘵轉辯稱曰于番役之苦拷逼供者十之六七也真者自應執法以正三尺稍有可疑必駁審以期于當然計事犯之日以至復審則不知耽延幾許月日矣近有盜情一起牽連三十六人陸續監斃兵馬司者三十二人臨審病故者三人止三人聽鞫其中即有一二可疑者駁從末減然前二十四人中豈盡無平反者可待平反者俱已混登鬼錄矣言念及此安得不痛心疾首也臣欲自今以後除長途卒遇嚮馬不及呈報外凡京師居民若有被盜者各就五城所依投一失狀隨開失單如前式粘狀

依歲犯既獲庶有所據以定眞假卽獲有各營亦必關原
狀以爲確證其審役止許嚴緝不許若彼不五城掌印兵
馬多係考廉前途尚遠如遇審盜必分明就寔情節關別
細審果同行上盜亦須將姓名年貌住址物迹一一剖悉
不得止報混名致難緝捕審畢一一親筆註定用印鈐記
不得辭勞分委致滋弊端其各營巡捕把總等官亦須念
及究報盡心審確毋輕信番役私相猜忌其各城御史暨
巡視京營科當不時誠諭專以審賊之當與不當定各兵
馬各把總等官殿最若故出故入卽令覆審既明將初審

奏疏　卷一　申飭審決　三五

官題參依律懲究且盜情一發卽須速結將解參送法司
不得耽延月日使無辜斃于狴犴其緣衛理刑官亦求
皇上明旨申飭凡遇審盜務須眞得情毋輕枉縱至京城
一種拏訛棍徒往往捕風捉影捉人而食騙詐所及家貲
一洗甚有羅織傾命者致使善良赤子日蹈于橫禍則
妄拏誣陷尤當嚴爲申禁以安根本之地可也
獄情難詰莫弊於盜尤莫弊於京師之治盜誣陷究結
良可痛傷得此仁明萬世之疏何異路溫舒緩刑之奏
凡有治獄責者宜各諦省于斯文也

淸吏治奠民生疏（三年六月）　右僉都御史　易應昌

伏覩我　皇上聰明睿智旣縱于先天惕厲憂勤尤純乎
上聖臣猥在草野紛讀邸報爲宗社無疆之慶伏荷　聖
慈徹覆不遺起臣田間擢授都憲見謝恩後伏見交戰之
內諸臣相對語語頻　崇明嚴功令蓋仰我　皇上日月
之鑒雷霆之威從此幾明移之風矣乃若交戰之外天高
法遠尙若朦朧積痾沉須煩苛慈者今天下州縣吏治
是也大無吏治卽無民生　皇上惻惻民生亦旣諄諄吏
治矣然而強半因循如錢糧之蒸條詞訟之濫鍰其病於

奏疏　卷一　淸吏治奠民生疏　三六

民最深爲此三病難除而百蠹從之有在官之民爲民蠹
者有在民之民爲民蠹者有亦在官亦在民之民爲民蠹
者民之先圖利于官之貪官之貪亦苦於民之先糾纏相
倚爲害無終何謂在官之民曰吏也書也門也皂也壯也
捕兵也獄卒也初按此官便打通衙內漸食其意則鼓弄
掌中脩倒營規津津獻媚捕風捉影欵欵投歡故效小忠
施張之以市重裝成模貌實借之以行欺緩則日肩肩潛
背騙官騙民之實急則披頭裂面總售私售怨之端沾著
收支則侵那任意把持原役則局賺無端因拏賊以逞

沿里沿隣甚而闔縣闔州羣興飛以食肉更誣良以作賊
縣告縣詐甚而換告換証深山無處聊生使嗷嗷之民不
畏官而畏役畏鄉之衆役兼役而蠹官于是有所爲在民
之民乘爲民蠹者曰欲家也訟師也窩家也豪僕也拳棍
也賭棍也市魁也鄉虎也在處横行强食乎弱之肉開場
結穴嘯負而衆莫攖擅生是非皆杖徒流不顧捻憑財勢
覔眞黑白誰分包夫包馬包錢糧剩有三身作幻勸田勸
屋勒妻子居然百足不僵造無頭之詞揑假死之命撮合
衙奸爲其招應竊窺官醜轉復縱横于是又有所爲亦在

奏疏　卷一　清吏治眞　三七

官亦在民之民乘爲民蠹者曰老人也總甲也小甲也黨
正也黨付也保長也甲長也衙名在官得以搖其唇舌播
惡于衆仍得護其身家非無捐好之人不作姦而不免保
閭有華公之擧少如法而則多貴法因公斂衆不水生波
好頑猾德稱功惡則飛謡走揭又如窩訪紳號通家巧借
腹心實根乎不能令州縣官奉如驕子因而武斷鄉邪更
令州縣官畏而避可稱怨陰持長短諸如此類名爲民蠹
實皆吏弊藏頭露尾表裏爲奸甚至明不能抉其陰而不
公不能生明甚至威不能斷其根而不廉不能生威其在

有聰明有識力之人剔骪從頭勞斷者十之一耳然而或
煩難或冲疲之地精神不免減半者奈之何哉況夫庸碌
之官遭此陰柔之手既卽粗知詞讀何甘頓喪生平而懸
入官方不免姑隨左右少吞甘餌旋受巨魔甚則此輩充
囊十七而官之染指僅十三又甚則官且本倜合儀而此
輩叢神告飽蠹臣起家爲令二十年之內所聞吏弊月異
歲殊有歷任已滿尚未州知爪輩有縱棠其敗尤然認作
功臣何怪乎無事而官不知民民不知官有事而官不顧
民民不顧官也以至于今寇賊頻興兵戈内閧昨見秦撫

奏疏　卷一　清吏治眞　三八

報賊疏奏　明旨有云潤草膏原皆寇亦哀臣讀之不覺
淚下今日流寇不獨三秦民窮盜起固從古而然恤死貪
生亦人情必至無知赤子轉相屠戮州縣官平日撫綏不
恩箝束不威及民不堪命又收拾不早安集不力以至決
裂非亦何所辭也臣謂及今勦撫之法自撫鎭而下監司
道府互分其責而尤無如巡方諸御史蓋其一年報命事
竣迅雷一郡巡行人皆聳目峩豸冠之肅颯奏　天子之
寵靈糾問豺狼動搖山嶽既不類監司道府之分方坐鎭
或委于横衙又異乎撫臣之兵馬錢糧或分其綜理頊

皇上不時參劾之旨亦至再至三矣臣愚以為不時參劾
之中請督巡方御史以時時申飭之法不但入境有告按
部有諭一州有蠹遍飭諸州一縣有蠹通申屬縣務使天
下之大州縣之長處處凜 聖明在上嚴功令在爾皆恐
自簡之際則環視顧指之人皆備吾白簡之靑皆吾斧鉞
之及則悚然阿堵之物皆遍吾斧鉞之機粥蠹必從其身
潔身必勤其民庶日月之明沉於無不照雷霆之震無夢
無不惺 皇上肯堅治乎其有日乎若撫臣久于其邪赫
辟羅靈昔後驅車之直指而監司道府各貞其憲根綱挈

領恪共繡斧之澄清此在從前明旨其嚴不必臣煩瀆矣
伏望 聖慈賜採通行頒諭吏治幸甚民生幸甚
洞陳民閭弊蠹真可謂纖委畢至矣以公明廉威責望
州縣有司而綱維尤在巡方御史誠弭亂致治之本

天變修省疏 三年九月　御史 吳履中

本月二十五日雷雹大作人情驚恐記曰仲秋之月雷乃
收聲雷二月出地八月入地是八月已不宜雷矣今九月
杪而雷大震且繼以雹豈不謂非常之變哉夫陰陽相薄
而為雷此天之怒也陰陽相脅而為雹此氣之沴也天有
非時之怒而沴氣應之然必人事失于下斯天變動於上
未有有其象而無其應者伏覩 皇上勵精求治天心寵
畀而嚮順之即祈雨一事詔旨方下甘澍隨淋捷如影響
有明懲矣今者忽然震怒非常臣所莫解既而循省近日

一二大政似奉行未必皆實而擬議不免失真妄意天譴
繇是徵祈 皇上加意振飭慮中轉旋以為消弭之一助
蓋近日者曾禁餽遺杜情囑矣而未絕其源流終難遏今
試執銓司而問之日既無餽遺既無情囑則何以容俸在
前應轉者不得轉咨俸在後未應遽轉者輒先轉乎又何
以考定在前閱三四年而不得選考定在後曾不逾時而
輒選乎彼必無以置對矣臣以為餽囑有互取之效則直
禁之而更巧於曲投餽囑為無益之舉即明招之而自底
於陰絕莫若 勅令吏部每於季首將內外各官咨俸及

期者總造簡明一冊先呈御覽隨刊布各衙門異日或
越次而推　皇上可按冊重繩言官得據冊糾劾若科員
事例三考等職亦須以到部日期取錄名次納銀先後列
爲一定之序一倣前法行之則僥倖之門不禁自戢而秀
趨既息正行必謹勿論在內在外職要職莘胥以其精神
用之實事而治功從此起矣此用人爲安危治亂之源未
必非天心所震動以待　皇上振飭者也近日者議增加
派矣　皇上惓惓於開節大計以賦加民困爲念眞經國
之深慮愛民之至仁也卽向來急催科嚴券罰開事例裁

奏疏　卷一　[illegible]

額款皆不得已而爲之臣下遂以其心力全用於此百姓
遂以　皇上所急事在乎此而德意幾不見於天下矣國
家歲入計一千四百六十餘萬而遼餉五百萬不與焉梢
助罰贖事例等項豐課稅額所增復不下數百萬而尚不
足則安能於天下之外再得一天下之物力以取其盈乎
臣謂財之生數至此已極自有遼事以來取諸民者已濫
於制而覩患賢稷梧之術復無所不至以至今日眞皮骨
俱盡之時不惟加派不可行下催督更當緩不惟開之苦
於無術而節之尤病其失經營青衿優免歲不過十數銖

急培養士氣賴此一幾而摧折之何以爲勸士之耕農
工食猶官之有祿乃以養廉而併裁之彼安能裏糧奉公
而不至橫噬百姓也凡爲此者皆權宜苟且之計非盛世
所宜有臣此時非中國得志之秋雖衞霍將兵未能窮追
遠討以僥成功但宜爲固守計蓄積糧草訓練士卒伺察
虜情嚴烽火整器械謹斥堠以備之兵精則不必務多餉
省則不憂財匱昔句踐之沼吳曰十年生聚十年教訓
皇上春秋鼎盛如日方升長轡遠馭久道成治何必計旦
夕之功竭天下之力以事一隅萬一民窮才盡外患未寧

奏疏　卷二　天變修省　[illegible]

內盜蜂起何以處之莫若甦息民困固結人心以爲久安
長治之圖進取恢復之本此所謂民生有强弱枯榮之勢
未必非天心所黔結以冀　皇上憬惺者也近日者復朝
審獄因矣今日之獄因非尋常比騎首棠項率皆公卿大
臣淮南子曰庶女叫天而雷下擊景公臺隕漢書載和二
年六月乙卯雷震憲陵寢屋是梁太后聽兄冀枉誅喬也
蓋用刑一失其中則邪氣積蓄陰陽繆盭妖孽滋興不可
不愼古者人君不親刑獄而悉付之理官書所謂予曰辟
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蓋恐喜怒有所輕重

於其間以致刑失其中也向者　皇上見人情玩弛日甚
積習難破大加懲艾嘉興更始誠救寬以嚴而化枉爲直
之妙用乃法司所上獄狀一奉　嚴旨不敢執奏改輕從
重輾經屢更　皇上益以法官所擬原未蔽罪若留餘地
以俟駁勘遂致堅于從重而訊鞫之際又多有所觀望以
希合　聖意不能無枉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聖人
好生之本心如是也　皇上敬天勤民間符堯舜臣下奉
法無狀乎反失宜上干天譴所當矜疑解網以施法外之
仁此則刑罰爲生死斷續之關未必非天心所惻惻而示

皇上以微權者也澤水微予六事自責臣聚　皇上以舜
禹之心爲心務有以弭災患而興治平也
卓辭見本之言簡審斷以和婉衍文渾然布郁

尸素多愆疏 三年十二月　　簡討　黃道周
臣執筆九載未効纖塵猥以編摩分光桂海臣退而感泣
思人臣致身自一命而上皆有微勞足塞瘝曠而臣獨無
有又流覽古今有一代主臣必有二三遷謫炤燿中外而
今諸臣亦皆無有是臣所慨然興歎也嘗閱舊史稱臺省
諸臣自劉瑾擢折而後不敢言事者一十餘年然而大禮
議起百寮廷爭不避鼎鑊雖人無灼見而[illegible][illegible]任各自
可觀未有一往莫遠大小收聲共託默容至于今日者也
臣素泥古初出山不知世上經權何似不知孝臣值　明

主辨阿何故竊觀比來逮繫舊輔錢龍錫爭楷鋃鐺對簿
法庭稽首獄吏羣臣相視啞無一言此自書傳以來所未
經見也尚古不具論秦漢而下宰相有犯坐清室不過數
日是非大逆或戮或原人主未嘗不爲引痛也今舊輔所
坐昏庸疏率爲罪督攀緣耳督臣受劍制閫外忘親忘君
僨事誤國雖磔裂莫贖閣臣坐綸扉過度邊事不知能否
成敗涙涙叩頭此于鬼薪城旦奚加乎先是輔臣張居正
嘗以邊功得蔭錦衣堅辭不受曰吾身未嘗至疆場而受
上賞即一旦有敗何所逃誅臣疑其言以爲不忠豁今而

觀未謬于先見也凡疆場事最難言勝負何嘗一彼一此
令閫臣以邊事坐誅後之閫臣必顧盼躊躇不敢任邊事
又令邊臣得以瑕釁閫臣後以邊臣有事必撫閫臣隻語
單詞爲質則是使紛厖之內劃邊墻爲殊域也自古宰相
生値明時無大故而伏斧鑕者惟漢劉屈氂乃先朝夏言
耳漢武帝決意北伐心疑丞相阻撓利之師故一旦破法
而戮屈氂 世宗決意棄河套心疑開釁撓玄修之事故
一旦破法而誅夏氏今東疆之閫未有定策恢復之計上
下持疑未有一男子據鞍而所騎墻之衮者而獨斷然快

意于一槧輔槧既無欽碁引杯之致廷臣又無蹴弱齒馬
之嫌遂使二台夙溺于貫城斗柄銜光于理勢每見衣冠
相語以目不曰安敢言則曰那得歸天下人心衰颯若此
誰復爲擔安攘之畧者乎爲治無多端大要不可使外輕
內下慢上賤破貴今巷議謬悠謂殺槧輔爲毛文龍報讎
朝廷自爲入神撫憤何嘗計一故弁然物情既如此則邊
將必驕邊將志驕則閫臣權絀故殺一閫臣爲毛文龍報
讎猶可爲劉興治樹幟則不可借一閫臣爲邊臣今日示
前車則可爲政府異日開後門則不可且自 陛下御極

以來輔臣負重譴者九人矣六代之間寧有幾宰輔而三
年聯翩逾下至此當堯舜盛時岳牧皐餘貽禍滔天浮沉
九載寧無往來放共之餘未聞岳牧係傑頻皐陶之聽也
人主事主自以堯舜爲師秦漢而下有何足法 陛下鄙
欲整齊羣臣敷求言功不過做虞廷故事令諸廷臣懸自
陳者各陳時政考詢屢省因而澄之何材不服卽欲威柄
獨運操縱海宇但乘輯瑞之期綱舉數条別貴賤輕重
親漁德音則項刻釋滯嘉與更始使天下曉然諭如天之
仁神不殺之武何必因國僨盈孤卿駢首令四夷傳者咸

謂 天朝獄吏甚貴士紳甚賤乎今天下漸多事人心漸
散彼此顧望咨怨一方臣閉戶半生獨立無徒于萬物無
所呼莫臣而不言誰當言者臣于槧輔未有三樹之投一
揖之雅然度其人庸人耳殺之不足明威而徒損于國且
東江方驚決無謝毛帥以鼓劉弁之理倘天下遂無才臣
請以鉛刀剿■野之頸倘槧輔遂不可贖臣請歷疆場視
要害誓當橫原草並限三年約束東江收拾遼廣築壁
全河携■獻歸會皇太子出閣與諸臣執經相遇一雪
詞林之恥臣不自揣量然不忍容黙負堯舜使後世讓士

笑明時無人。臣手疏盡瀝肝膈，席藁待命，不勝戰栗之至。
忠悃篤摯，文情相爲委折，古今治體內外殷憂，俱貫達
於言表，足使人諷繹無窮。

直述前疏未盡疏 四年五月　　備討 黃道周

臣聞明主可與忠言，有道必多危行。入臣致身明自洞達。
下不負所學，上不負堯舜，如有詭詞庾語，支吾左右，不獨
斧鉞在前，即衾影亦不自饜。臣今歲十月以前，奔走闕越
上下萬餘里，不悉纍輔罪案前後，但前月念六日與纂修
恩，隨安禮部，而纍輔適以此時下請室。臣私謂吾輩微
勞受榮施，纍輔亦嘗爲總裁，念之惻然，歸不成寐，心意
陛下聖明，必自有解網之日，而廷臣讞獄，已具無八議之
意，恐纍輔一旦瘐死，使後世不察謂 聖上有殺輔臣之
叅疏 （叅一頁述前疏）
名。故冒昧瀝血，是臣前次具疏之繇始也。臣愚前代戮輔
臣皆非嘉事。自征和以來，至嘉靖千六百年，僅再見漢武
帝以英偉之略，決意開邊，動若風霆，不三十而呼韓稽顙；
世宗以玄穆之識，決意寧民，動侔造化，亦不二十年而[illegible]
雖懷音。故當時雖有芟夷，不損大業。今 震疊方數，拯拔
未及，養兵多年，物力已殫，謀臣顧慮，未有一決，即殺一纍
輔，無益于邊計，徒墮壯氣，而傷大體。臣誠不忍以堯舜之
朝，數見誅殛之事，故感曾銑開釁之累夏言，念崇煥啓欵
之累龍錫，悍怔于心，是臣所回奏而有未盡之事也。臣又

亙古今威厲之朝其大小臣工皆有愛股肱重心膂之意故靜則時閱法言動則共收茂賞昔晉人欲殺林父而士會以爲再克楚人不肯得臣而文公喜其再敗今■孽以一小醜蹂躪我畿輔 陛下赫然爲誅督臣繫卿貳斥郎曹已當矣而閣臣又且不免旅從拊對叩頭頓身無復伏波朱勃趙主貫高之誼卽國家緩急何所賴此主軀捨口爲者臣故不自揣欲歷疆場觀要害一當權原草爲勲輔減罪嗣林雪恥恢恤于心是臣所回奏而有諸之情也臣書生最懦弱多貌不能動人然實法古不敢隨衆齊聲於

奏疏　卷一　丸述前疏　十一

市憶去秋在山中傳底報見毛郎橫死衆咸快心臣獨撫膺以爲關門之禍必自此始旣至浙江聞徹諸道兵臣驚愕以爲如此■鄉得退當時諸臣無一人言者至事後乃敢吸言之臣怪諸臣善道智長守死智短事後之謬巧不如事前之愚拙惟邇言是聽惟邇言是爭此志士仁人所以掩抑也 陛下欽明博通今古曾見居平唯阿無陳力之能而一旦勵勤奏底定之畧者乎天下未嘗無才但牽于情面避于文網戀身家者十九畏艱難者十七稍以仁禮發舒道義感激之心骨旣明眉宇自見今東疆之事

諸臣所囁嚅不吐不過兩語耳不前則必歸于戰不戰必歸于款有討而後可制戰有戰而後可制款諸臣皆云復遼陽則難爲守守遼陽則難爲饟夫守遼陽而難于乜百之外不愈于守薊門而難在尺五之內饟遼陽而難于登萊之海不愈于饟薊門而難于通淮之郊乎且不復遼陽則東江之師終不可用不收寧則山後諸夷終不可撫漢室最近邊亦六七百里今門庭不四百里而近三韓箕尾之墟 太宗受命歲星所在安可使昌明之世逾杞不復臣始爲應宮將遼瀋陷未二年臣嘗爲用遼復遼之

奏疏　卷一　丸述前疏　十二

說而中涓未深外患姑存去今十年遼人已偷遼土已靡更復數年壯者已老老者已彫河東稚子無復識其版章者矣而國家議論之臣猶未有決故決三年之力可以集百年之事持十年之事不可成一日之功老子曰以道輔人主者不宜用師嘗用之莫知果易曰果行育德是臣所以近感 世宗之明遠推漢武之武也臣本意事情具藏于此不敢爲大言高論以動 上聽亦無復能詞飾說以犯物議區區此心但爲國體邊計士氣人心留一段實話生平治精誠不能去感臣死有餘懼矣

闡奇葩旨連卷多風道力靜安尤見詩書美善之用。

奏疏卷一終

儉以惠民。蹴遴法以宣化。却撫按之捐貲以振公廉之風。庶幾哉悅民心以達天氣。道無出此者。所謂清不經之費何也。閩之關外。舊兵十八萬人。額餉七十萬餘。今兵僅十萬七千三百有奇耳。合之新門援卒。非溢原數。乃加派五百九十萬之外。新增[illegible]四十餘萬。而猶岌岌乎庚癸之呼也。豈非以兵徒不籍。餉周常乎。昔晉王閭攻之損益傳成對以各處虛立單版。無益衛府。陛替策修遴曰嚴賞罰之典。以考成。則爽秋威懷。近報[illegible]竟嬈河腥塵蔽天。爲邊吏者。不日何奴未滅。非臣子言功之秋。而小捷頻聞

奏疏　卷二　三

往往躐升府衛。坐擁尊貴。其門客廝養。詭名戎籍者。不啻而升。各有無名之俸。每一搜剔。援級月貲。厥數不貲。假如國初王保保之戰。生擒將士八萬四千五百餘名。馬萬五千條匹。雜畜稱是。將帥以賜之何。貲以賞之乎。夫爵賞陽也。豈於陽則有[illegible][illegible]之。惠臣懼其不可繼也。則法官清費一二亟也。所謂恤[illegible][illegible]之苦何也。記曰。天久不雨。兵役相仍。百姓勞怨。洪範傳曰。言之不從。厥罰恒暘。鄭符之有增餉也。議免編之。以蘇民困者也。自太倉告匱。借充修防之費。溯內輸歸漕。沘金餘。夫役去太甚。剩猶在民也。遂鄉縉

若夫馬止有此數。晝一以裁之。不幾脈絡扼塞。爲需澤來流之一徵乎。臣懼其塞之。而或以釀亂也。則和增抵餉復額。惡窮一亟也。樊準曰。調和陰陽。實在節儉。是故魯僖遇旱。下鍾鼓之縣。休[illegible]治之官。而時雨自降。引開江淮赤地千里。五湖之間。游浙[illegible]稭谷不成。[illegible]未熟。上供之織造。其可停否。臣惟有[illegible]惻。其空之。嘆而。皇上不得而聞也。則所努節儉以惠民。與珩曰。官吏者。功朝廷之教化者也。銓法壞于事例。類多椽吏爲奸。科貢正途。蹉跎長安。漸成淤滯不通之象。壯年不售。而老大晉之朝。氣不用。

奏疏　卷二　四

而進。幕用之。臣懼其智竭于碁短。徒廢鞫小民以干天地之和也。則祈蹴遴法以宣化。范祖禹曰。天地生財。自一粒一縷以上。皆出之民力。然後上得而用。比來撫按之捐貲盈篇累牘。將索之私家乎。抑索之民間乎。若征自民間。正宜申明。祖制。爲閭閻倫賑之法。而損下益上。修張急公。臣竊其上蒙而不足以下潤也。則祈卻捐貲以率廉臣恭擇　聖諭。不敢剿泛條陳。以重罪戾。望　皇上于對越之際。察其狂直。特賜施行。將見仁政行于朝。甘澍沛于野。萬世與桑林比美矣。

筆若然以入古類左雄黃瓊諫疏稿徙猶西京之氣

皇仁宜擴疏 四年五月　給事中 許國榮

往年皇上因旱致禱甘澍應期如響答聲邇者恒暘不雨服素頒疏日夕焦勞又下罪己之詔釋纍臣之囚廣開言路條奏應行事宜政莫善於此宜乎霖雨立應四郊霑足乃向猶細雨纖微旋見驕陽熾赫翹首雲漢憯目傷心疑天道之不可問茲復恭承祈禱之諭臣民莫不感泣仰頌皇上為萬民請命至不惜邦斧步行之勞如此而玄穹猶不昭格雨師猶不效靈臣不信也臣待罪言路妄讀明詔中夜徬徨冀竭其愚顧有人所習言而未必行郎行而未盡暢者又有舉朝知其當言乃禁口而決不敢言者為皇上陳之大率雨露之情與刑殺相避與和祭相迎故解網之疏雖滿公車而臣不嫌再瀆蓋以近時獄底非比昔年史稱詳刑之世囹圄草緣今則有一部縲紲之證嘆地窄而人稠矣甚而股肱大臣三木囊頭五體墮地屑朝廷而羞當世矣然氣之所蒸結于和特甚邇者五臣之釋皇上布一分德意上天即降一分膏澤皇上欲釋而未盡釋是以上天欲雨而未即雨機相須也臣請皇上乘今熱審時將繫獄者悉行法官覆鞫分故犯誤犯二

姓其贖重二律以請　睿裁弘開一面俾株連者不至
累與情者不至同律之死而致之生歡聲上達於天此實
皇上之特雨也方今東西並急之時縣言免加派停預
徵勢或不能第思數繁小民既輸現額又供預徵且索舊
逋一年而新數年之催一人而責數人之逋也之所入決
不足抵所出甚則賣妻子以償至焚轉死命於敲朴之下
者蓋不知凡幾矣此不足以干天和乎臣竊謂加派預徵
仰不能立時報罷至於舊逋除金花京邊標[illegible]兩三項外
其餘斷自崇禎以前凡欠在民者一切蠲免年來參罰極

參跪　卷二　皇仁宜擴

嚴其未完者原以無幾此時不完斷無完日何如嘉與更
始之爲快乎頃緒一清墨吏不敢藉口以肥私橐風逃旣
除贊賦亦得併力以輸正供此養民命召甘霖之一端也
追贓一法乃懲貪捷訣然而糾參者或得於風聞或憑據
單款贓列甚具未必一一着落也總之本人自作之孽本
人自受之足矣不則其親暱分受之可矣有司畏罪苟可
取盈妄分無辜產盡人亡未已也而派坐於親友因親及
親因友及友未已也而板累於絕不相干之人是以毅嚴
一番追比便須增數十萬鞭撻一人贓追便累了數

十姓身家中間累死奚止萬千此不足以干天和乎臣竊
謂本人尚有家產自應盡法嚴追如家產已絕性命已亡
便當從公請豁不得展轉究累號呼無路此亦保無辜消
沴逆之一端也今日踵寬驛之說斷非　皇上所樂聞蓋
動心于幾十萬之節裁覺利不見害耳不知驛站之設謂
其便　皇華之絡繹之乎言驛卽謂其通天下血脈亦未
足盡驛　祖宗建養濟院所以養疲癃殘疾獨無告之
人設驛站所以籠絡強有力之人使之有挑背負耗其精
力銷其歲月糊其口腹使不敢爲非此可使繇不可使知

參跪　卷二　望下就擴　人

之妙用也止須汰其冒濫足矣乃爾剗意裁削　皇華之亭
氣象消索究然冷廟驛夫一切遊手遊食之人必餓不過
不得不驅而爲盜流寇遍妖半此輩也節減金錢不足抵
泥沙之擲殺掠屠戮特增藉耳況驚紳之輪蹄雖減而軍
興之供應不貲額供不敷勢必仍出私諸郵堠驛卒交害
兩病闔所在驛遞痛恨同官劉懋呼其名而詛呪之圖其
形而叢射之卽懋易簀時深以此事爲恨此不足干天和
乎所幸驛站規則正推敲未定之際伏乞　皇上敕令該
部酌議長便之策寬一分以惠窮民留餘地以恤驛卒使

太和景象復覩今日勿貪[illegible]小利而忘大害也凡此者皆
人所習言而未盡行者也試問今日爲阱於長安舉朝畏
禍不敢言者譏聽則事件一節是從來嚴衛之設原以訪
機密非以供羅織酷遣璫欲藉天下之口假爲此說居戮
無第貽禍至今　皇上之所信在此而借以蒙　皇上者
亦即在此若巧宦容容易合何難喚事件爲薦誰而正人
落落難投未免借事件爲彈壓威福不在　皇上而爲此
輩所竊矣又有走空惡少假充嚴衛之人到處嚇詐凡士
商身挾幾金借端攫去矣各衙門凡有常例饒其欲壑矣

謂修省切實要務當不過此伏望立賜施行天下幸甚
囹圄滿繫冠紳加派帶徵備久追贓比累親友傷傲國
體殘削元氣可爲長嘆息矣重之以裁驛站使窮民無
所聊賴驅而之盜　祖宗美意蕩然況夫事件羅織京
邸幾重足而立乎畏禍者不敢言微言者不敢盡詳覽
斯號真同古賢風烈也

所幸掌厰守衛之臣嚴加鈐束有敢即懲不則流毒何所
底耶臣竊謂事件果確不宜以聞聞之小察而傷陋聞之
大智事件妨誣奈何矣小人之伎倆而熒　大聖之聰明
伏乞　皇上勅下厰衛清査民役嚴禁假冒除機密大事
竊盜重情詐令採實以聞一切猥務勿問　至尊俾使萬
世傳之史冊謂堯舜之主爲事件一節所累也此目前第
一言腐疏幡然報罷而指謫不宜應者無是理矣臣疏一出
此輩計將羅織臣禍出有淵然罔程　皇上之焦勞回天
示之雨露一[illegible]居樸忠自矢不敢借題濟擾謬

遵旨同奏廠衛疏四年五月　給事　許國榮

臣不揣任愚妄摘時政蒙　皇上勿加譴斥而商酌于道
論之是否稽核于確據之有無大哉　王言不忍以爲民
者固而病民緝姦者緣而作姦臣具有一腔熱血敢不披
瀝以對追贓裁驛二則諸臣交章甚悉臣前疏敷奏頗詳
不敢再贅以瀆天聽謹就廠衛一節畧申言之廠衛緝事
舊制所載爲巨姦大逆偶一行之至變而爲事作則失立
法本意而近于告密告密非盛世風也臣請先言其理而
徐及其事　皇上或以爲事件設而天下無遁情臣竊謂

天下從此政多隱情　皇上或以秘訪所致得于獨聞不
知若輩正借此爲招搖之榜樣納賄之便門其受　皇上
重託而幾其不欺者止掌廠衛之臣耳勢不得不轉寄
耳目于役長檔番此輩復展轉旁寄豈盡忠肝義膽見利
不搖者乎其初亦效小忠小信採幾實事以取信　皇上
因而審窺　意旨揚示靈驗以震讋通國遂畏之如虎況
止有廠衛緝事之人而無緝事廠衛之人彼能顛倒人之
是非而人不敢操其是非何憚而不恣所欲爲或準賄之
有無以繪人之妍媸或因賄之多寡以裝事之輕重　皇
上之威靈陰爲所竊而不覺此臣泛言流弊必至之理也
然今日肆毒無忌者不盡在眞廠衛而在假充廠衛之人
蓋以廠衛二字爲破膽之霹靂而把棍惡少遂假爲嚇詐
裝頭敢就所聞錯陳其槪如紬商劉文斗行貨到京奸棍
趙瞎子等日稱廠衛捏稱漏稅擒於崇文門東小橋廟
內因搜其底帳載有舖戶羅紹所李思孝等十餘家亦行
拏拷共詐銀二千餘兩矣長子縣教官排門縣令忽有數
棍擁入其衙日稱廠衛指爲營幹得來詐銀五百兩矣某
市戶魚行酒館違禁罷市忽有奸棍劉科等日稱廠衛排

其戶指有宿醞魚腥各詐錢數十貫矣山西解官買辦黑
鉛焇數交足衆棍窺有餘剩在潞網舖內日稱廠衛指尅
官物捉拏王舖等四家各詐銀千餘兩矣蘇州預監生秋
數百金爲加納資衆棍窺其愚稱可啖日稱廠衛拏人壓
刦其貲一鬨散矣醫士楊四盈買紗絹衆棍疑有積蓄日
稱廠衛因告行拏鎖禁張兒衚衕廝搾其囊而後釋放矣
此猶肆許于城市者也風聞前門孔道假偵邏往來如
織如玉田馬戶項福等先經有四棍假稱廠衛索騎于前
未幾而踵至索騎者復有多人一日之內兩被驛騷窘詰

之始知價爲則其假詐邊方未經敗露者不知幾何人矣凡此特千百中之一二也至於散在各衙門者籍口客探故露蹤跡紀言紀事筆底可操禍福書吏畏其假弄風波不得不酬金賂餌之遂相沿爲例而莫可問矣總之眞廠衛之壞事廠衛之臣得而懲之惟疑眞疑假觸處設阱被害者吞聲飲恨而舉朝又畏言發禍隨始俟其自敗臣恭死爲　皇上陳其大畧伏乞　勅下該衙門益加嚴懲此後敢有假冒務遵諸法即有稱不容已之役亦須愼擇而使存緝事之舊制去事件之苛條俾小民安于里商賈安于市于　皇上平明之治未必無小補矣

申陳廠衛流弊益從簡言明曉至歷數假充詐害羅事迹瑣細亦如左史記法徵實不誣非同他疏謾筆矣

奏疏　卷二　遵旨回奏　十三

一　請修水利疏 四年六月　　給事中魏呈潤

臣聞農者天下之大本也泉流灌漑所以育五穀也是以川澤通氣天地收其成功雨暘示徵王者因之增美比者滹沱諸河乾可步涉東光等淺轉滯若石近京數百里一望赤地假十日不雨哀此勞民多稼少穫何以御歲臣聞雨者天地之和氣顆潤上騰而後雲游澤解洋溢頃畝是以山居知雨非山之能雨也山必有澤燥濕相蒸而變化生高下相感而雨水成夫天下之水自足滋天下之田而斯若干不能用天下之田自足給天下之生而斯若干不能穫周禮曰幽州藪曰貕養其川河泲其浸菑時冀州藪曰楊紆其川漳其浸汾潞言水澤至伙也國家定鼎于燕用幽冀以爲畿輔負重山面平陸奧衍之利甲于東南若疏其上源自涓滴傳而致之何詎不充何憂不蓄惟北方不知蓄水聽其自旱自雨自溢自涸而莫之均節故潦蕩則遍地巨浸炎烈則滿眼砂礫一遇饑歲比室如懸民之凋敝極矣昔舜命禹治水至千百年獲其利而考其言曰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也此之謂水政即農政也溝洫之政也自秦開阡陌廢井田而溝澮之制始湮漢唐而後

奏疏　卷二　請修水利　十四

并受河決之害夫以數丈之河狹五六月之霪霖而無有旁地以停蓄之其潰軼也固宜此潦害也潦時不收之爲利一或天靳其澤地屯其膏遂至焦爍而無所措此旱害也夫聖人在上水旱不能爲之災其將治河之水無一分不疏如血脈是以沿河之地無一畝不化爲膏腴今近畿州縣之間自守令而上水利河屯等官各有司存矣請勅下撫按分責所隸監司務以疏濬水土爲事凡地形高霪之勢源委分合之宜古今通塞之故與夫興作之緩急工程之多寡一一循行而斉度之然後編冊以聞曰某處

委蛇 卷三十 諸儒論水利 三

可復爲大渠達于漕河某處可復爲中渠達於大渠而小渠則諭令自開濬也冊已陳矣其力役之費不盡需之官帑亦不盡需之民關需之官帑者則以付之罪人操舂補而往從之徒群里而杖計丈不然則常平之積可開給焉需之民間者將水之所利而用之利在一井則役一井之民利在一邑則役一邑之民利及鄰邑者鄰邑助之利及鄰郡者鄰郡助之皆官預爲會計而民不苦于追求則無不趨事之太亟趨事衆則水利廣總其全功既可以致遠分其餘力兼可效顯稱矣昔管仲之相齊也其說曰聖人

之治于世也其樞在水是以自修封修界以至于修制寸仞見水不大潦五仞見水不大旱蓄誠急富國而盡地利也襄者月食差度皋止既治曆明時法克之關天茲雨澤愆期皮禱方應臣愚以爲皋土亦當濬川導泉紹舜之闢地誠及此時舉地利而經理之富民不能供貧民之役必轉募田間而資于排者得食于上一利也旱則蓄其流澇則宣其溢瘠產化爲沃土施長漸次復業三利也水道與用疇相通譬咽喉之氣達于肺臟靡不虛而咸通潛非可以旱濟三利也北地種殖既多即聚米芻茭俱將輸

委蛇 卷二 諸儒論水利 十五

之天府遠可省額外之徵而近可蠲召買之役四利也原野之間有滯有防高下自成天塹窺關探丸之盜不敢援兮而馳馬五利也夫不費太倉之金錢而坐獲此五利何不可爲也濩以潞防濟渠之法不獨衛輝真定以南濟寧以北可爲漕運計而已天下無不可用之水無不可用水之地如史起之用魏也引漳水溉鄴而河內富鄭白之先後用秦也秦齊決兩涇水一石其泥數斗而關中沃李冰之爲蜀守也鑿離堆穿二江通舟楫而諸郡徧溉今遺跡具在若乃吳越州郡則引太湖苕霅諸溪之水故有九

江引淮東海引鉅定太山下引汶泗州西南若汾若沁灌
可刻注為農田至小渠者不可勝紀也蓋舉之有序不至
或與或廢委為不急之務則無地不耕無人不屯水之為
利當與天澤上下同流矣傳曰雨者水氣之所化然則水
利修又所以致雨之術也臣遡學寡識敢因霖雨而效微
忠若此
如讀河渠書穿渠溉田經緯使人栽思識花家必始此

論盜賊疏 四年七月

給事中　吳執御

臣伏覩近日延安盜賊流入晉陽事勢頗獗致　皇上隱
念臣謂盜賊與夷狄異治盜賊與治夷狄亦異戎狄豺狼
而盜賊則我之赤子其族異也夷狄虎劉性生而盜賊則
迫於饑寒其情異也夷狄嘯聚而武臣得安心制其死
命而盜賊則弄兵潢池縱之不戢服心之處誅之貴切焚
林之痛其為害愈異也唐虞阻饑而民不甚亂然盜賊姦
宄已與蠻夷猾夏同戒但當時廣付之明刑士師不與有
苗同觀兵焉則所以治盜賊可知已漢世渤海之氣遺龔
遂治之其言曰治亂民如治亂繩願假臣便宜行事至以
單車解甲成帶牛佩犢之善化也魏有西兗州之亂高佑
選才任事謂宋均立德猛獸渡河卓茂行化蝗不入境盜
賊入池奚難降伏其信至今稱為確論此二臣者雖錚錚
擅各於末世儻亦得唐虞治姦宄之遺意乎我國家深仁
厚澤黎民允懷超越前代然　憲宗時有李胡子之亂
武宗時有齊彥明之亂　世宗時有王鏜之亂其時皆攻
城殺將但旋起旋滅未聞甚煩六師張皇今日西賊始禍
於饑與前諸賊頗稱相似且崇　皇上議兵議餉因應滅

此朝食矣臣竊以為治盜賊止有安之與勝之兩法安之
之法合　勅吏部亟選賢能守令為拊循計盜開中三歲
不登兼以丁役為瘵此時得循良一喚咻之誠有如饑渴
易見德者即以治盜論莫善於得人防禦則先臣許逵之
守樂陵其前車也至勝之之法雖更僕矣或懷德推誠俾
如飛鳥之依人或據險扼要俾如枯魚之游釜或購賞以
開其腹心俾禍變中起或說僞以解其脅從俾窮援外孤
若秦晉之交宜申畫一之令盜治夷狄者竊之境外而已
若盜賊而論境是以鄰為壑也故一處失事兩處撫鎮以

下俱宜一體以議罰庶幾協力勦撫不至滋蔓難圖臣又
考李胡子之變都御史項忠設水榜入山招諭解散歸農
一百四十餘萬人然後進兵討其殘固一舉而殲滅之此
正今日撫按相機勦撫之律令也更有吃緊要着則在亟
亟議賑當此三空四盡之時待賑於朝廷是望波西江以
活涸鮒也善乎先臣程文德之言曰救荒莫便於近莫不
便於拘宜勅秦晉郡縣除三年逋餉三萬准留外凡有
見在起存及雜項錢糧應解罪贖地方花利俱聽便宜支
動設處糴買事完銷算如地方鄉紳富民宜委曲勸化不

拘粟黍菽麥等様俱聽捐助仍籍其數俟平賊之日查多
至千擔以上者鄉紳特勅旌奬富民或表章宅里以勸如
必有好義恐後者矣昔我　太祖高皇帝之言曰治民如
治水今既有以安之復有以勝之善良既馴姦宄自塊所
謂神禹行所無事不過如是矣必築京觀封積尸斯可奏
廓清之功乎更有為臣慮者因西賊逃兵為主非止饑民
臣竊謂兵猶民也兵之不得已而逃而為盜亦猶之民也
以安之勝之之法治兵非孫子所云不戰而屈人者哉是
在撫按力行蚤杜蔓延豈獨秦晉受福臣所謂紓宵肝之
勞者以此

智慮精妥足概想儀于條犟盜蔓延幾徧南北詳思治
略孰能愈此疏之明斷

天下五大弊疏（十四八年） 御史 姜思睿

臣觀今天下有五大弊。爲人不敢言也。號小利而爲大害。各節省而實浮糜。搜剔愈清而頭緒愈亂。徼悉愈甚而頹廢愈多。操之愈急而應之愈緩。夫天下未有有利而無害者也。利十害一。智者猶勿爲之。乃利則輕如羽毛。而害直重于丘山者。無如加派一事。爲此說者曰。一畝數釐。百畝之家。數錢耳。不知百姓當情所不堪。雖一毛一絲。視之甚重。且窮鄉一聞額外之征。無不怨恫。怨乃離。離乃生亂。即今流賊縱橫。蕩搖秦晉。總由窮獸之搜迫而起。臣恐一

方有事。雖以數省加派。猶不足用。若使窮民思亂。在在若秦晉。更執何民而議剝之哉。今不從額內清厘弊。而乃從額外歛衆怨。是剝民以養兵。適驅民而爲盜也。所謂。就小利。而忘大害。此類是也。方今爲節省之說者。無所不用其極矣。所以持論。假若可喜。而究之絕無一得。試觀節省之名。一倡。何處何事。曾留絲毫餘地。然而弊藏愈細。又何處何事。曾稽絲毫節省之力哉。即如裁減驛遞。實以清汰冒濫之弊。厥名甚美。乃徒使冠裳負販雜居旅店。而所謂罰農者有幾。若以郵民爲號。便宜。舉此項支費還之民間。今

減派之令未遽見之施行。而各驛。民千百爲羣衙往控。以續命者。俄餓待死。散而爲盜。見在官不得裁減之用。在民又不受裁減之惠也。所謂名節省而浮浮糜者。此類是也。大凡搜剔吏治者。必須深入其中。身歷心解。衷于民情土俗。糜所不通。故其說持之不敝。而行之可以無敝。今天下。諸古知今。關中得九者幾人。即如更定賦役全書。皇上本以周知天下。存留起解正項雜派之數。使貪吏不得橫征。猾胥無從影借而乘行者。不得其法。茫茫然概議裁減。夫萬方風俗不同。贏縮緩急而倍蓰無算。即同省同郡

已自絕不相通。而欲編兩直十三省之齊操並懸斷取其已定者而更張之。雖使隸首持籌握算。勢亦不能百不失一。況未覽新冰各有前有。而必經天子之裁定。無論大見瑣屑。亦愈以紛天下之觀聽而已矣。所謂搜剔愈清而頭緒愈亂者。此類是也。自練兵之說爲延虜或有手是議兵者。競籍清稽而喜增置。而迄不得其用。夫兵爲不練。何貴有兵。官多不能練兵。何貴有官。即如通昌二鎮兵各五千。此不過一兵備專司。奈何以兩司馬贊疣其間。虛糜冗浮。莫此爲甚。臣以昌平爲陵寢重地。及黃花路一帶單薄難

特以重臣鎮之不為過若通州則去侍郎留總兵以其兵聽津撫節制焉事權既一費亦不貲矣舍此而千羊九牧多指亂視臣未見增兵之愈于汰兵也所謂愈棼愈甚頹廢愈多者此類是也自功令森嚴屢頒申飭正以徵虛責實耳乃傾異太過者轉務為苛孔蒙朧之計支倍目前而地方稱脊脊多事即秦晉流賊漸捕者有限而焚劫屠戮聲勢縣橫臣恐可憂不在■■也願且勿以有盜絕其罪狀而姑以彌盜厚其責成庶志得意展防勦有機或不至退沮失振予否則一籌未施切責且至安知無互相蒙蔽故侍譽寬者所謂操之愈急而應之愈緩者此類是也凡此五大弊其初未嘗不從振刷論治一念展轉而係誠紛頻張弛兩繆支離苛細究竟無益于治故人日不足于征財日不足于用時事日分而難理民日窘而生心此臣所謂慶值　神聖獨嚴明慮中懷迫切不敢不以[illegible]一之[illegible]正大之獻也

文如千將鎮鎁銳利不可逼禦惟其幾務明[illegible][illegible]綜微故能指陳不惑也亮哉　[illegible][illegible]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三[illegible]

奏疏　卷二　八十九

撤内鎮疏　四年十二月

給事中魏呈潤

臣讀孔子之訓曰君使臣以禮禮者所以體下而考職也亦所以防微而杜漸故其敘九經也曰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言體下之禮也其係坤初六也曰履霜堅氷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氷也言防微之禮也是故耳目風憲之職於國體攸關而左右近習之前其防閑宜嚴我國家設御史巡關九邊以身代　天子之威靈其秩至微而其統至鉅　天子所改容而聽納者也近有巡按宜大御史胡良機因監視太監王坤題匿稱有司可疑一疏奉　旨革職待王坤等究明幾毀緣繇參奪此固　皇上振飭邊務之極思威無錯貸非臣下所能測度者然臣謂良機在先朝時曾忤魏璫以致削職直聲素著於世邇亦以禮法自持非謂事權貴者流幸遇　聖天子與賞忠直出之罪籃之中界之風憲之任測良機亦披心瀝膽矢茲一人此其時矣今以稽籍之委頗苛以通同業發自中官之手必有倫有脊臣何能懸為臆解獨代巡之事籌[illegible][illegible]名碎如蝟聚使良機果有混昧或出於詿誤則同道考核以直枉俟之　聖鑒其何辭之有今王坤在鎮良機亦在鎮而臨

奏疏　卷二　撤内鎮疏

以光明癸奪一付中貴良機俯堅如矢之概乎知其不以危改節以私易公唯內臣之所榮辱萬一百鍊剛腸化為繞指與寵貨宅轉為經貨不亦羞朝廷壞士節令後來斷窓以往者靡所展其才猷乎今九邊事勢之破壞士卒之窮愁不獨宜鎭為然軍無見糧衣不蔽體者比比而是失在於十羊九牧一瓠百喫既有將帥又有監司有督撫有巡方又有監視每一官至則增一官之費一事出則益一事之累與隷廝役皆軍士膏血焉況中貴之命方新赫奕又復十倍人見紀綱之司諮訪之使一旦授庋中貴而莫

能自必其命乎銅分符誰復敢以國事抗者與其日 皇上即欲問九邊之動定設監視之善惡奚從知之夫權之所在即威之所集也 聖祖之訓曰內侍不許干預政事兵刑者政柄之大端也今總理提督監視分鎭淩尋乎職兵若彌紛歷勃一在其握則又浸尋乎職刑履霜堅氷不意有其漸矣可不慎哉臣伏覩朝廷欽差公務遠以歲計近以季周今各鎭之監視已將三月餘茲可以報 命矣淹留不撤臟資儲滓底足徵擾臣恐大小邊帥爭圖獻媚以為朝廷所倚毗在此耳何則聞有劾於內臣不聞有劾內臣者也其勢不夠庸營私不止矣春秋傳有云犯上干主其罪可恕乘侍權貴禍且不測臣恐長此不已九邊之軍師必輕憲法四夷之耳目亦漸陰蒙 皇上此時雖欲求一興同之臣不可得矣是以君子畏其究也語云君仁則臣直臣逢 神聖之主事無諱之朝敢盡言以借國體防微漸豈一良機是庇亦豈一宜鎭是為所恩危而盧患者深耳伏願 皇上勅下各鎭監視諸臣刻期報竣漸次撤回專以邊事責督撫按俾敢公罷俾則有三尺之法在轉圜崇朝以示 聖人之無我將各鎭之受事也其不敢

不借自一心以褻厥職而至良機之是非曲直廷議自明并乞普浩蕩之恩趣召回京使聽職於部院之手不使仰息於中貴之門所以養士行培廉恥實所以尊天憲也此事雖關係中貴啓齒易至招尤臣所恃者 明主可為忠言必有灼于筆舌之外者矣

一監視四兩誑誘者不能靜止盜樣地之恥也至巡方使臣聽監視究明國體蕩夷矣即以是疏獲罪猶然風燃不足貴乎

放行謝恩疏 五年二月

右中允 黄道周

臣具疏請門奉旨放行又命將本內所指明切具奏臣捧
讀感泣不圖今日陛下猶念臣言臣思天下明切之言
隨試輙効者無如用君子去小人使用君子去小人而猶
不効則無貴明切者矣臣生迂愚未洞當世之務然觀邇
年諸臣所目營心計無一實爲朝廷者其用人行事不過
日推求報復而已自庚午春月以來盛談封疆實非爲
陛下之封疆不過爲逆案而翻封疆使諸㚣翻逆案者無
端而陷封疆之內至於封疆之要塞利害區畫布置無一

言及之自辛未春月而後盛言科場實非爲陛下之科
場不過爲傀儡而翻科場使諸素無瑕隙者無端而陷科
場之內至於科場之源流淸濁扃拆雜易又無一言及之
夫封疆之有破壞觀其所用之人科場之有情弊觀其所
行之事或順或逆或淸或濁布在衆目非有權勢者所得
而飛箝也而諸臣皆用之以推折搢紳潤澤善類陽奉
陛下之意而陰以滿快其意推其波瀾以爲參罰比較毛
末騰沸而本領不舉凡在朵人看詳條例之司今皆奉爲
勵勑安攘之具臣觀古之聖賢日夕經營不過兩事外攘

夷狄內進小人故夷狄不共則大臣焦勞以憂夷狄小人
不遠則大臣危慄以憂小人今獨以此二憂遺之陛下
而大臣夷然自托於催科比較之末用事而事失則曰事
不可爲用人而人失則曰人不足用獨以默舌波撇隻句
單辭欲斥周孔之學廢聖賢之道是臣所仰屋而竊歎也
宋臣富弼嘗言北有契丹西有元昊衆朝不攻而獨攻一
王益柔今有[illegible]不討有師不御必罰之法無所復施而獨
施之書生今科場封疆議幸且息矣而催科比較參罰開
復葛藤株連終何了期臣素迂愚以爲本領不舉毛末終

不可修毛末催求藤葛終亦愈起東江不平亂賊不靖背
賦繁刑終無停日是天下所欲其明切而未得明切者也
至如登師之亂臣欲南收鹽徒北防寧錦上貫津保下聯
淮濟靜濟西之民動兗東之衆非諳遼卒獵得能走千里
踰沂汶爭扼吭之事也臣觀登州地形陸出海外舟師四
游與風翺翔自石鎮而北舟出沙門東風稍南可趣灤河
遞西至於直沽自艾山而南舟入過沙東風稍北可趣海
州通南至於淮甘[illegible]下河五百里信宿可至今賊已破黃
縣徵糧福山裝理舟艦此其勢非安坐者又今二月東風

巳發島夷倭寇處處可勿使諸賊借[illegible]離之勢上下分馳舟楫方馬聲息相資雖倭夷不動而鎖堧之事去矣臣不懼青州礦徒能越膠河以應亂卒誠懼淮上鹽徒能從舟楫以應登兵故登楫不給以淮爲屢齊師不力必以淮爲壑登卒之取食于淮猶淮卒之取食於登齊師之遺寇于淮猶秦人之遺寇于晉今獨仗青萊之卒益以淮保卽合兗濟之東萊宴舊租而大師遂集舳艫已開恐終不能使田橫之骨瘞于城南盧循之屍横於島上也又使淮保之間一有疎虞則鹽瀆上流匆皇易動且寧錦一帶大九孤城付一巡撫遵薊督師鞭長難及空以孤豚餌於猛獸故臣欲輯島民而不借其力厚寧錦而加毖其防非謂登州亂卒又能尋故道走二三千里出豐玉之東也天下事亦難料此賊北來卯知虛實不救凌河必有洗凌河之心不護寧錦必有輕寧錦之意是臣所欲立限三四月理舟楫脩方馬速制亂賊之命者也天下之大何患無材陛下必欲得伊呂方召則非臣所知如一面之任巡方樞銓自當知之何至煩朔旨撫髀乎臣立朝任淺素無交游實不敢輕量天下士然以臣所學識藉聽記覽直剛方必爲

君子脂韋荏苒必爲小人仁閑寬弘必爲君子賜騖狡險必爲小人樂善聞過必爲君子好諛悅佞必爲小人難進易退必爲君子貌榮固寵必爲小人非道不隨必爲君子他途借進必爲小人持此五者衡量天下十不失一宋儒有言邊帥之材卽不可得當于縉紳流輩有識中求之臣覯萬曆中年林下諸臣如鄒元標趙南星等二十餘人淪棄十九釀成門戶之禍今又無故取諸縉紳稍有意識者舉網投穽卽緩急何所得半士之用凡絕餌而去者必非鮪魚戀棧而來者必非良馬以[illegible]諸取士則所取者必市利之臣以策楚驅人則就驅者必駑駘之骨今諸臣之心事材具陛下備知之也備知小人而又以小人矯之則無以正君子之功備知君子而又以小人乘之則反以張小人之燄詩曰彼疏斯粺胡不自替維今之人不尚有舊天下總此人材不在廊序必在林莽用其材識皆可相資必如樂葛之倫恐當斯世不可猝遇凡天下人材祝於若相事業成就祝於廟謨今帷幄未有定謀閫外徒沿故習師久而逃逃必而叛勢有必趨非法所禁 陛下必欲鼓舞人材成就事業崇敦尚廉節礪廉恥近文章勿使諸鄙

婁小人輕辱道德仁義之士臣疎逖病癈不宜復與人事
然誠不忍當　聖明之朝坐視禍亂黙黙而去陸贄云怨
莫大于有冤而不訴蘇軾云極泰之朝細民得以上通極
否之朝禁近無以自達臣幸逢　堯舜下採芻蕘雖廢棄
就道猶仰承　德音臣之所遇遠過蘇陸而才識迂疎交
知寡少按圖而料東土不盡東土之情億度而得師中未
定師中之品務得攬擧臚胘再三是臣所欲其明切而未
得明切者也天下尚沿模稜之習　陛下樂聞明切之言
臣雖三黜寧不自禁臣無任感激

奏疏　卷二　放行謝恩

昌言斐諭剴切弘深可媿鄙邪可壯忠讜至於規畫案　三十七
形衡量人物鑒鑿乎皆經濟名言寳爲龜鑑非尋常所
啓也

立政責圖久大疏　五年五月　御史李㮨

今天下之患渙切莫如東[illegible]被猖莫如流寇剽悉莫如叛
兵臣以爲皆標病也先事無備今之謀臨事爲不終日之
計武治標者過也若夫綜覈名網維繫人心日鬱元
氣日凋憂乃在本不端本而齊末如理亂絲愈亂愈棼臣
總總慮之謹據愚臆惟　皇上裁擇焉一在崇簡嚴以持
政體唐臣崔林曰萬目不張舉其綱衆毛不整振其領從
來治術未有不簡而能嚴者是以瑣衆脞屑煩苛亮工必
祇叢脞若乃事無纖鉅科察罔遺幾有緩急詞硋務盡得

奏疏　卷三　立政責圖　三十四

毋擾　廣慮而象　王言乎稍近細攬總要則下肅而上
尊矣一在明分誼以振紀綱漢臣賈誼曰天子如堂羣臣
如陛衆庶如地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
是以定志貴乎辨分識畔移在防微邇者小加大賤凌貴
首尾衡決惕然嚴霜若嚴繩其上而寬治其下則統馭失
權恣雎罔忌冐上亡等長此安窮見形察影所宜急爲裁
制者矣一在略詿誤以養人材漢臣劉向曰論大業者不
責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竊人之才性與時升降長養
則茂遂摧抑則消沉茲者大臣屢奉嚴詞小臣動干重譴

俾其踊躍震厲必至周章職業故陳奏偶誤假應徵示吁
咈開其引咎之思責守備乖假應量施董懲予以省改之
路則人人廉隅自勵展布有地而雷霆之威亦以不褻用
而愈昭矣一在集衆謀以佐廟算漢臣中屠剛曰雖有明
聖之資屈已從衆故慮無遺策舉無遺事況當此內外交
訌之日而可使分猷念者作局外之私論乎今那擧策
以借司馬之一箸　大聖人將衡而折衷之中則洛採其
籌不中亦可姑存其議至所在潰決情形各得隨其見眞
聞據以入告寧惟疏廷臣抑塞之氣更可杜外臣蔽飾之
端矣一在秉欽恤以平刑罰漢臣陳寵曰先王之政賞不
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無濫近者幽繫充塡殆無假
貸而抵罪觸忌日益繁多則有敘之道宜亟也雖御慾飭
弊寧容過寬顧庶獄關兼務要覈典惟順　皇上之體道
用法矣一在別超拔以收實用宋臣眞德秀曰古之用武
者不急於治兵而急於擇將斯何時也決勝之略必資爪
牙苟得其人即致斧受鉞不爲過隆至夫蒙世蔭而習紈
袴手不嫻弓矢目不識韜鈐禮義罔聞鴟張易失儀槩覺
其繩約則凌官暴民其所必至使武人低首匠受抑罔不

而使輕獨聽目而扞罔其可乎愚甄其茂異而嚴駁其闒
茸則可以專其成功矣一在敦教育以培士氣漢臣董仲
舒曰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學校
爲敎化之原矜縱乃人才之敎如使廉尚無祗苟免行與
其日服官必無建立宜　敕督學諸臣嚴洞弊竇顯示旌
別崇實行而畧浮華優清節而黜流競風聲所遠儒效自
彰又如優免一節獨恤恩浸愛養意深　祖宗二百餘年
遺澤定宜仍舊以見國家待士之恩則敎養兼渥士習聿
新矣一在酌催科以恤窮黎唐臣陸贄曰明君不厚所資
而害所養誠以反裘負薪慮在邪本也議獨停於今日勢
誠不能然閭閻脂髓之竭於加派再竭於額徵所可仰丐
德意僅存皮骨者惟有稍緩之一法蓋多邑賦額大要京
邊雜項與本處存留捐半徙司收者柴洗陋習先急正供
緩議支發則上洞不愆期會下可少舒旦夕其有忽撫字
而專嚴皺朴者即劾索究額特行參處示戒是亦科率中
之仕術也至秦晉凍饑災荒處所拾室久空宜亟　敕撫
按勘實具奏暫停說徵毋坐懸追比之令庶孑遺可甦流
離可復矣

範古趙雅有臣銜各永遠凰

定一時勝略疏五年六月　　御史　祁彪佳

臣惟軍旅忌險、隱情以處兵機之不可輕洩固也。易曰幾事不密則害成。臣恭繹　聖諭申飭科臣有曰事關軍情遲慢漏洩為誤不小。仰見　皇上神謀淵慮超越千古。蓋有見於不密之為害也。然　聖諭又不嘗以某本不妨抄傳某本不應抄傳令科臣看詳乎。臣愚以為不應抄傳者幾先之秘。密事之謀。制勝出奇呼吸萬變者是。不妨抄傳者強弱之分。順逆之勢。去來之狀。勝負之常。疆場情形一彼一此者是。且以言乎塘報。則將士上之督撫。督撫上之

奏疏

皇上夷賊之中尚可得於偵探。豈禁錮之下不宜公之瞻聞。以言乎章奏。則　皇上下之該部。該部下之督撫。疆閫之外尚必見諸施行。豈朝廷之前不許共相昭揭。今各科臣惟漏洩之是虞。致臧藏之過密。略涉軍務槩禁抄傳。即偶有之。又於小勝則彰。大潰則掩。令人覺昏昏然。既是任耳。都屬傳疑。臣於是亟抱杞人之慮矣。當此四郊多壘。人切同仇。自抄傳禁而消同謝覆隔若面墻。欲借箸而箸曲折之未諳。欲請纓而纓繻之未真。即樞筦堂司果足以了天下之事。而使大小臣工於[illegible]信軍書皆似無似

有疑非疑是於胸中則揣摩臆望之念多而奮迅協和之
象寡憾去秋大凌之築敗隙先開乃以倉卒謀成無從昌
言阻執宼之資糧士馬盡委賊中蓋以叛將逃兵流毒無
已先事之萬全之防致臨敵貽決裂之禍此蓋其一徵也
然臣所慮不止此也邇來盜賊縱橫人多訛言亂自抄傳禁
而訛言四起紛效百端賊未來也而謠以爲來兵未敗也
而謠以爲敗流從緣之栽道草澤亦且生心鶴唳風聲徒
張賊勢狐疑狼顧自驚軍容甚且彼已情狀有臣下不知
道路及悉者好誇自口夫誰禁之憶已巳■震都城臣鄉

兩何卽報不通謄傳日四五至猶係制勝之略未曉暢於
天下因而潰逃之病反中入於腐言此又其一徵也然臣
所慮又不止此也大凡封疆任重欺蔽易生自抄傳禁而
專閫之馳奏俱不得揚言於在廷言路之糾彈遂不敢懲
聽於局外敗形勝看總屬渺茫我策賊情隨其妝點倘有
鄙臣猾帥或掩敗以爲功或飾小以爲大誰與逆折其萌
華直發其隱覆乎日今晉撫舉上首功忽而賊踰十萬洊
平之交所在充斥輝濟之界亦切震鄰使當時早爲案駁
亦何至玩寇若斯地方之失事莫胆遝臣之罪案矣明此

又其一徵也要之聖諭昭明而奉行未免太過伏乞
敕下該科申明不妨抄傳之旨忠蓋以收群疑以戢壅蔽
之漸以杜奸矣然臣又不能無請於密封之本焉　皇上聖
神文武折衝不出樽俎之間非臣下所可測識萬一乃臣
伏讀　高皇帝有酬應天下兼聽廣詢之諭再覩先臣劉
大夏有揭帖密進不若與衆共之之言在　皇上獨持魁
柄更祈廣運無方且如議勦議撫言戰言守出之于臣下
不過爲敷陳必勦必撫定戰定守採之於宸衷始成爲
廟算若既定之廟算固宜密斷於淵深而方上之數陳不

妨於廊收其參酌伏乞　皇上於諸凡塘報奏疏苟非密切
機宜外廷必不可預聞者沛發明旨俾營科抄自是詔令
炳於日星而赫聲濯靈震疊遍照臨之下矣然臣又不能
無望於召對之典焉當此　皇上立極之初首御平臺商榷
機務　聖謨洋洋法萬禩令鉅典聞舉止及三四輔樞
諸臣　臣伏睹不誠週召胡濙等諭諸將進言而虜穴以搗
孝宗召劉健等訪求邊將材而炎氣以靖此　皇上已
符之盛美更願舉擬照況東西多事之時正獻替靡遑
之日乞　皇上遴大臣參幾偏召九卿令之從容陳說有

若古之史日錄且以奏對再復記注令之所見必書有
若古之右史記言左史記動并及科道令之因事糾正有
若古之中書議事諫官隨之自是交泰洽於天地者定在
指顧之頃上以廣明目達聰之用下以開弃奏禦侮之忠
而廣天下于蕩平正直之路矣
抄傳禁則譌訛起羣疑交結謀策益疏害政之大者也
開示客日以杜讒偽實行召對以廣忠益皆佐時輔治
要言

請卹建文死節諸臣疏　五年六月　南禮部主事　周鑣

臣惟國家養士百年而後收一日之報忠義之氣作之則
奮摧之則靡自古及今未有人棄廉恥毀節義而天下能
治平無事者也當　高皇帝初定胡元首以忠義激厲
天下元臣危素娓其不臣使司香余闕之廟放禁于英俾
從元主於和林失以夷狄之主猶欲其為之臣者不愆君
臣之大義若此故名分素明而民志定也況于本支一姓
之相承者乎夫　建文君乃　高皇帝之長孫而　懿文
太子之長子也在位四年恭儉仁慈未有失道之甚也其

一時謀國之誤或當日諸臣不能盡辭其失然臨難不避
忠之善經也之死不移臣之大節也今所記殉節諸臣有
就刑戮者有殺水泳赭菊收冊妻子同時例捌而從容無
變色者有以十人而及九族或五百人八百人者有稱瓜
蔓誅而村里為墟者又有棄官爵變姓名混迹于緇流樵
決而間關萬里不忘故主至于市哭牽衣幽吟削壁者彼
其氣何烈情何悲而志又何壯也至今讀其遺跡想見其
為人未嘗不神慄膽悚慨太息而忠義之心不能自遏
嗟乎此非人心所藉以猶存而綱常所賴以不泯者哉今

天下士氣亦既靡矣往者土木之難距革除年間方四十
餘載其變有甚于前矣而如南朝李侍郎其人者曾不槩
見識者已謂此忠義摧殘之應況至于今禮義愈微風俗
愈衰逆璫之亂也在廷之臣莫敢發一語■■之横也當
爲之衆歷年之久未聞建一奇抗一節其所謂假子義孫
剃髮進女者則皆紳冠矜帶號爲士大夫斯已足嘆矣又
如近者宦官復出而堂司共受其惡陵寺官一建而上下
同歸于獄黙發城失守而大小官屬盡效偷生甚且靦然
航海爲從來史冊所未載將使千秋百世而下謂當盛明

之世既多俛首吞聲之士復少死綏赴義之臣風教之美
逮不逮于三季嗟乎豈不愧前朝而辱當世也哉此臣所
爲感舊念今欷歔流涕而猶致嘆於忠義之風日就澌滅
竟不可復振也夫奬往所以勸來褒死所以勵生我　皇
上鋭精求治側席思賢不可謂不勤矣然作天下以忠而
不應風天下以廉而不應日求勇智功名進取之士痛懲
全軀債事之臣而亦不應將求之而未有其人與抑亦前
者忠義之報未盡伸而風勵之化猶有所遺闕也臣觀諸
臣之死一身不顧一家不顧九族朋黨不顧此豈有意求

名號譽於後世哉顧其貞烈湮鬱之氣不能無所托以
自存則常與荒烟蔓草凄雲凍雨共存亡滅沒于天地之
間以待　聖明之主爲之表章而發起然後死者之氣盡
平而生者之氣亦震貞魂毅魄必且告之上帝而下生人
間以明崇禮忠良之報今見夫靡骨粉族之士近閱三百
年而不能與持祿善宦之輩爭一易名之寵此義勇之氣
所以日賤日衰微論倖人皆士懷忠而不肯試卽上帝亦
大痛忠臣之血肉一時狼藉于古衰涼而不令其輕生于
世此自靖難以後求其矢心國事甘死若飴如先臣楊繼

盛許達一二人外恭未易多指屈也至于建文事蹟往者
附載洪武之後自　神宗二十三年允禮臣范謙之請始
有追復年號之旨然寔錄編次多失倫序且紀載乖實遂
使死難諸賢之美闕略不稱臣恐正史不早裁定則稗官
野史益易以緣飾附會傳之萬世尤非所以光　祖德而
揚盛美也臣愚以爲是時欲昭盛治莫若命詞臣重修
建文實錄上考金匱之藏下稽輿人之論將所載建文朝
事蹟及諸臣死忠始末諸書咸得采錄刪其蕪辭存其大
義傳之將來以見國朝節義之盛有非前代之所可及削

不獨鼓臣子忠孝之忱。并所以顯 高皇帝作人之化。此
尤 皇上發緒之大典也。
昂舉忠椒妙在列。今頹風以生憤激。對此浮白看劍。知
文筆之能起幽貞生氣儼揚簡端也。

直陳三大可惜四大可憂疏 五年六月 華允誠 兵部員外

竊見三四年來。皇上焦勞于上。羣工執事。鞅掌拮据于下。汲汲孜孜。日不暇給。而法令滋章。臣民解體。人材蕩盡。根本受傷。此臣所謂可惜可憂者也。以 皇上聖德。加之厲精。何難手握太平。坐躋至治。乃當事者。借 皇上剛嚴。而佐以舞文擊斷之術。借 皇上綜核。而騁其訟逋提笄之能。遂使和恒之世。競尚刑名。清明之朝。浸成叢脞。以 皇上圖治之盛心。爲諸臣闘智之捷徑。可惜者一。人臣共幹展采。止此精氣。今但以窺瞷微指。爲盡心抉擿細瑕。參駁爲快意。乃至率厲大僚。驚魂于間奏認罪。封駁直臣。奔走于接本守。科直指。風裁徒徵事件。長吏考課。惟問錢糧。遂使官守言責。止歸牒牘之繁。吏治民生。盡成鉤較之務。以多士修職之精神。爲小夫趨辦之能事。可惜者二。今何時乎。非大小臣工。同舟遇風之時乎。而廟堂不以人心爲憂。政本不以人才爲重。四海漸成土崩瓦解之形。諸臣但有角戶分門之見。意見互鬨。議論滋煩。遂使倪劉倪撫等。于築舍。忽用忽舍。有若弈碁。以興邦啓聖之日。爲郎舉從昧之舉動。可惜者三。國家所據以總一天下者法也。今當

霆所及幾莫知其方矣喪師誤國之王化貞何以與楊鎬異辟潔已愛民之余大成何至與孫元化並逮甚而一事偏誤一言偶咈輒訊隨之反使輕猾者不以桁闊為懼而矜矯者且以對吏為榮刑罰不中鈇鉞無威可憂也國家所恃以為元氣者公論也今直言敢諫之士一鳴立斥指佞薦賢之章非訐則黨不惟不用其言并錮其人不惟錮其人又加之罪遂使諸臣相戒拱嘿喑聚求容是非共蔽忠讜互淆可憂也國家所賴以為防微者廉恥也今大臣握重權大官而有從隸之心小臣惟望氣占風而鮮特立

奏疏 卷三 三大

之操近者中使一遣妄自尊倨與之伉衡者僅二三人耳其餘奔走朝會惟恐後特諂曲趨承猶虞獲戾 皇上以為近臣可倚而不知倖竇已開以為內臣可惟吾操縱而不知其屈辱士大夫已如此矣貪競成風羞惡喪可憂也國家所藉以進賢退不肖者銓衡也古者宰相之職實兼今之閣部權太重而易以為奸國朝罷設丞相于是用人之職吏部掌之而閣臣不得侵焉今次輔與冢臣以同邑為朋比惟其邑之驅除閣臣兼操吏部之權吏部惟阿閣臣之意線索呼吸機關首尾造門請命夜以為常統均大臣其作承行之吏加膝墜淵惟其所欲黜陟大柄祇供報復之私鄉二美官兩手握定而私人遍布脈絡通乎南北封疆重寄一味游移致覆轍相尋憂獨遺于君父甚至庇同鄉則逆黨可公然保舉而自偭斷為罪案排正類則講官可借題逼逐而虜刻遂作爰書 皇上惡諸臣之欺欺莫大於此矣 皇上怒諸臣之擅擅莫甚於此矣 皇上厭諸臣之黨黨莫固於此矣威福不移舉錯倒置奸焰薰灼正氣消靡可憂也臣區區之心願 皇上尚德緩刑用賢去佞勿以至聖至神之資為臣下所議勿以治人治

奏疏 卷三 三大

法老未為嫌間所學勿遽用舊而使士氣人心日趨于頹靡勿偏為保薦而使各流黨類承錮于清時使臣言得行即加臣以出位僭言之罪亦餘榮矣

振筆直詆總無顧忌非遇不諱之朝何能建此讜議乎

千古艷宣熾塵流傳所不磨也

擴蕃載培靈長疏 五年八月

錦永衛指揮 金星耀

臣按陰符經曰、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危哉斯言、蓋極言殺機之不可發也。況 皇上爲天地臣民主、而殺機之不當輕發、又不言可知已。臣伏覩 皇上御極以來、每按大小臣工罪狀、不問輕重當否、意多過求。此非 皇上之殺機乎。古者治獄三宥致愼、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恭重哉。 皇上輕視之、不大傷蕃載之度、大干天地之和乎。語曰、水太淸則無魚、人太察則無徒。此言雖鄙、可以類推。又嘗如雷霆發止

亦自有節、儻曰轟然徧索天下、幽隱微細、而斃之無已、威不褻乎。請觀年來萬國九州、不亢旱而焦金流石、即淫雨而漂海漂山。天地生物之心、已失其常、而殺機在額之外。又多加派、四方之財盡矣。苦無資生之策、四方之民窮矣。大有思亂之心、流賊蜂起、在在肆毒。且日月迭蝕、雷霆冰雹、地震陵崩、變異交作、此天地之反常也。反覆之機、於此見其端矣。賈誼所云當痛哭而流涕者此也。 皇上可盡諉之百官、而不必分其咎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又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旨哉其言乎。臣不避斧鉞、敢懇

皇上引咎自責、痛加修省、培養生意、以鼓賢才向用之心。曲赦小過、以寬有司展布之途。力去殺機、以全天地好生之德。凡治刑獄、務法成湯解網。大小臣工、各有其體、得其情實、又必從事三宥以愼之。創法所不貸、法大禹泣罪、加之哀矜、而示以萬不得已之意、使皇天后土鑒在 聖慈而轉移之、則所全者多矣。臣又嘗讀傳曰、明王賞諫臣。書曰、臣下不諫、其刑墨。是三代有道之王、懸賞以旌敢諫、立刑以威不諫。今日敢諫之臣誰仰 皇上堯舜其主、願效朴忠者、而 皇上動加嚴譴、以塞敢言之路、與三代有道

之主、狀不侔矣。提督[illegible]所宜有事哉。臣父竭忠殫慮、勤躬盡瘁、[illegible]自愧。 聖恩高厚、素餐無補、敢不[illegible]死[illegible]。 皇上恕臣、加之斧鑕有光。臣狀[illegible]行。臣民幸甚、社稷幸甚、天下萬世幸甚。[illegible]老[illegible]不阿之致、於金吾世職中得[illegible]也。

禮重繼序情切顯親疏 五年十月 朝鮮國王李倧

臣祖昭敬王諸子中長曰臨海君珒廢疾不得立歿且無嗣次曰光海君琿是爲廢人次曰定遠君琈即臣之父也光海父子既以罪廢則宗祀之托合歸臣父而不幸先逝臣以昭敬王長孫承昭敬王妃金氏之命入紹祖統而請于 朝廷得完封典感戴 皇恩銘骨難忘第惟臣既受命 皇上悉有王號則所生父母合有應行典禮而緣值場多事未即據例奏請稱位有缺殊稱不加人子至情豈敢一日自安臣竊考古禮傍支入繼謂之爲人後以孫繼祖謂之爲祖後爲人後則重在人後故不敢顧其私親爲祖後則父雖早卒而得列于正統之序此乃生人之大倫天地之常經也凡人有祖然後有父有父然後有孫如曰受國于祖而不禰其禰以祖當禰則名實各與倫序不明何以爲國謹查成化十一年臣先祖康靖王以其本生考懷簡王爲世子早卒遣陪臣金碩具奏請封 憲宗皇帝嘉其誠孝降勅褒美須賜誥命東土之人至今榮之况臣有所後祖而無所後父尊父承祖乃所以尊其祖也名正而言順事當而理直情禮俱申恩義兩全實在此矣臣叨

守藩服效莅涓埃而又望推恩之典臣之愧懼於此實多而仰倖天地父母之仁輒敢專差煩瀆伏乞 聖明命下該部遍查舊例參考禮典寵錫爵諡臣母具氏並賜誥命以廣孝思以敘天倫茲實 皇朝之寵典而小邦臣民之至幸也

高麗世恭藩職秉禮尊王文辭爾雅足錄有如此者懷遠柔來之恩使人讀此興感

奏疏卷三

錢唐朱東觀全古選輯　同郡嚴沆子餐 孫浤思嘉客 評閱

茂安擬之續疏 五年十月　河南府推官湯開遠

臣聞君猶天也父也臣猶地也子也顧天地雖懸崇卑之分然必躋降和而後施生著焉父子雖判橋梓之形然必慈孝合而後作述隆焉皇上覲祖揚宗追堯軼舜真今古間出聖主矣乃宇宙之內氛氣充塞又似有聖主無盛治此何繇哉則以皇上獨勞於上無諸臣以輔之也皇上勇於求治諸臣救過不給臨御以來明罰勑

法與工米相濯磨自小臣以至大臣自衆共推舉之臣以至親簡拔之臣無論為故為青俱褫奪戍配重譴之不少貸甚則頻下禁獄執追搒掠幾於刑亂國用重典矣皇上凡以求治耳臣謂天下固[illegible]治也而以已治之心治之不治也朝廷猶未甚亂也即以已亂之法治之又自亂也報以體而重勞以說而忘諸臣萬不敢行市道於君父然當奉公營戒而慮及天威不測夢魂亦驚舊章難恃耳目俱熒此而欲鼓豪傑之氣奏精勤之理不亦難哉夫媚於天子盛明之象也慄慄畏咎式微之微也至如阡陌幽陰之地未一繫外微瓊裘之屬而數以罷中罪冠帶之倫析揚慘毒之具不盡加之亂臣賊子而徧以施之任士勞人臣竊痛之臣竊恥之且諸臣之接迹蒙譴者皇上或以薦舉不當疑其為黨為徇堯之時四岳不薦鯀乎績用弗成初未并四岳殛之也不特在薦鯀也凡銓司一應選擢為聖慮所周果循資配望皆當令其啓事如故庶譽髦無積薪之嘆而似黨似徇亦解矣皇上或以執奏不移疑其為藐為抗漢帝不從廷尉之請乎亦以釋之曰法如是止耳不特在法吏也凡諸司風紀成憲為明問所及

者果引例據典皆當令其修舉無廢庶小人無倖逞之心而似藐似抗亦逭矣皇上或以屬官之失并罪堂官然今之為堂官者難矣堂官之外又有堂官焉故公忠之屬既願以一鳴斥而端亮之長且欲以引疾去何如遲其堂屬之常可一事權而課来曉也皇上或以官守之失并罪有言責者第令之有言責者難矣言責之中又有官守焉身垣掖而驚諸曹情力既苦並營舍封駁而勤差委輕重不又倒置乎何如專其言責之司可定功分而廣忠益也皇上以策勵望諸臣於是戴罪者多然秉鉞之吏節

制之體統係諸將帥使激揚之故非創於大不開以道
功之路而僅以寬罪嚴之藏罪正無已時矣　皇上以詳
慎望諸臣於是懲罪者衆第臣誠當歸過於已而蓋恩亦
待主之察若晰其懲罪之心而槩以免究寬之并認罪亦
成故套矣債誤封疆之罪無數之宜也正恐法紀易伸情
面難破以今之建牙者豈盡感主爵為知已哉　皇上當
時廉邊臣近狀如人地或畸便亟為議更封疆有限庸撫
無窮在不以輕任為輕戮耳使欺糧餉之罪吏逮之宜也
正恐夷孫之侶不啻韓范叔來而我師當盡以呼庚癸者

往哉　皇上宜稍寬訣吏出從聽其蒐繕厚私士募死間
又在不以清吏絀能臣耳至三時多害實人有難供之道
五方交警瘠贋無幾入之求乃諸臣林於參罰之嚴帶微
歷徵報正報餘將無艮矣民窮則易與為亂　皇上寬一
分在臣子即覺十分在民生又可不再計決者也如此諸
臣幸無罪矣臣尤望　皇上官府之際推諸臣以心進退
之間與諸臣以體律令中例法司勿畏勿休惟慎惟平至
獄案繫獄罪有瘐罪有死不可以人埋測者必不入而謂
大小臣工尚可徵循請賴哉　皇上茂積安攘者未之有

也臣愚無能竊聖康萬一然臣父先臣贈光祿寺丞湯顯
祖迫事神宗皇帝以星變陳言謫尉嶺海居恒敎臣事君
無隱臣佩服無敢忘今蒙聖恩除臣司理中州夫司理刑
官也謹操三尺奉揚聖慈臣之份也臣又思三代享國長
久莫如成周姬公於畏典獄命太史識之曰以長我王國
大一典獄敬刑尚能佐休明之曆況　聖天子神武不殺
賡颺喜起有不太和翔洽乎　皇圖於永永無斁乎臣用
是不識忌諱畢罄其忱伏乞　聖明裁察
慈母有敗子嚴家無格虜深督輕罪以拂世靡俗此申

韓之術進而踰溢斷弊滋弛漢宣綜核名實所辯用者
丙吉黃霸于定國蕭望之諸賢皆寬和敦大修仁義以
佐中興猶稱誅矣此疏感諷　明主音義明朗而發自
外僚下吏為沐臣者何媿哉

備察羣情疏 五年十月 吏 祁彪佳

臣惟帝王乘乾膺籙凡大臣小臣文臣武臣外臣內臣皆使之各安其位而後有以各盡其心使之有不相惜之事權而後有可獨責之成績若越俎而問庖便曠官而怠事君瞻顧于官守之外便廚缺于官守之中臣竊慮之敢畢其說臣聞書稱克艱詩著靖共蓋匪弼是在大臣而曰儆曰禮則信任屬乎君父邇來大僚諸廨或令再推或黜陪推在 皇上原出愼重用人之意在臣下不無未蒙見信之疑至于六卿九列之長詰責時聞引罪日見因而覺有

奏疏 卷三 備察羣情 五 祁

急遽周章救過不遑景象即不謂盡掌飭以解罪亦未免欲脫卸以潔身近日原任憲臣陳于廷以四朝遺老旦被嚴譴疲驢破帽夕出國門矣雖進退予奪盡見天心惟是稍于國體有傷不無人情微鬱且竊恐嘗事諸臣皆怵于嚴旨冀以迎合揣摩善保名位則未得振勵之效反滋怠忽之圖臣所慮于大臣者此也諸司百執事皆 皇上所薪標進之令其奔奏禦侮者也乃諸臣過誤相仍自武闈數案以來或沉孤影于山林或泣寒風于犴狴漸至人多畏事不知厚祿之爲榮念本避難反借高名以激去此世

風之極弊士氣之堪憂者夫人材有限中下半叅非藉 皇上感發其忠義則鼓舞以功名今有一二考之方伯尚滯迹于外藩十餘載之臺員竟懷憂于維谷甚則餉司輪遣差規欲改夫三年劇郡久處曹郞竟難于一轉而司道有司又或以欽件之波累由人錢糧之轉解未到降級住俸十居二三臣子精神才具必其稍有餘地而後可以展布發舒若復迫于功令必至苟且支吾急功赴名之心不勝其掩罪匿瑕之念矣且也自便之私固宜去止足之義亦宜明今一番陳請一番論留究之請者若無解于託詞

奏疏 卷三 備察羣情 六 祁

留之亦將仍爲格例遂有眞苦眞病不得省予含而正首丘者矣臣所慮于群臣者此也我國家武功造邦高出千古然當時如徐中山輩皆讀書守禮有儒者之風而諸凡跡趾不羈之士則必謹其銜勒而後使詐使貪皆得其一脣之用 皇上聞鼙而思將帥之臣寤寐求賢同符二祖倘得眞正英雄即推轂設壇夫豈爲過但骯髒負俗決不肯俛仰司馬之門若必依序循資則雖冒濫之竇可清似亦獎拔之術未盡至于軍國所關莫漕運爲大目前舊漕既竣新運方行而流賊漸入中州蠢動更憂曹濮一綫

躬奉旨監追仍圖謝脫狃將賢援勢如烈火雖有收累塗面不認復從而手製之徵而又徵訴亦莫訴若抗之則原係本官又是廢弁營如縱因於外擇人取償鮮不畏之葢有司猶知惜體統若輩何堵迷心廉隅弗顧即鷄豚皆負之去耳至于假名丈量審丁爲害尤甚凡田各有畔或七十畝五十畝三十畝不等　高皇帝業有分授迄後清查陞科并勘出還官餘地固已毫無遺土天下新墾田地原少豈既起科之田復令起科至于軍丁原有定額其中逃故不無遷改臣查會典開載凡內外軍人或有死亡戶

絕陞調起發等項行移衛所保勘明白許令除豁即於多餘軍內撥補夫有軍則有田正軍逃故則餘軍撥補軍隨田轉錢糧操點逐年挨順朔無荒歉亦皆註有定期查審百姓以安靜爲福撩何劃起意中營行擾害衛官空閑無事鑽營差委富[illegible]全[illegible]破[illegible]并役飽腹闊并吞聲卒于朝廷冀補隨闕爲今日計除有山坡開荒水堤蕩洗各方地土規則不其外墾荒遷混報丈量以藉發端無令貪弁藉端竊詐罪審丁則遵照嘉靖元年奏准每五年一次攢造編審文冊亦定于某年一審合宜[illegible]紛盡杜紛囂不得無風生波詭稱審丁致滋多弊臣又查嘉靖十二年議准各該撫按官選委指揮千百戶催督屯糧其掌印巡捕領操等官不許朦朧管侵盜仍選有司佐貳官一員協同收支互相覺察毋得和同侵尅今宜師此意每季衛官徵糧完日繕定二冊一留備查一送該管有司用印鈐葢以便覺察稽考如違坐罪庶重徵雜派故智難行而識字旗伴不致通同作弊矣臣仰體　皇上軫念百姓至意覩茲軍民交困因思國家經費百出何一而非民力綠林竊發何在而非民窮留有餘于蔀屋正以留有餘於朝廷欲入爲

皇上守其疆土何如人自爲守其身家俯仰時事敬循職掌思之灼見察吏莫先安民安民即以戢盜端不外此也捐助搜括巧取媚趾吏胥交竄民不聊生致盜賊徧中原雖有善者亦無如何言之良可扼腕强兵無策在察　高皇帝立軍屯之意而修復之此則軍田軍丁所宜猶加惠者是疏誠治本篇論矣

明體持平之論風規般切不愧憲御史大夫

奏疏　卷三　輔臣失職　十三　王

遴才受言疏　六年三月　給事中　孫　晉

臣竊觀自古聖帝明王所與共天下者不過此賢士大夫而已未聞有厭棄一時而欲借才異代者慨自中外諸臣弗稱任使我　皇上不得已而乃特爲糾虔士習未破士氣先靡國事無濟國體已傷識者致嘆今日有君無臣凡屬衣冠能無疚心雖然才難自古言之　皇上於被罪諸臣或云降罰示懲或云使過勵後即近日銓臣發單咨訪何莫非仰副　皇上求賢若渴之意而以觀於今日之人才何如哉始猶詿誤見於庶僚今且幽囚及於九列人徒

見其有可念之勤勦而共時叢詿之故倘未能薄海共知將毋令勞臣任士聞而解體乎且夫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或因偶涉之謬而遂累其生平惜才貸錯其謂之何昔高皇帝論用人之道曰人之才智或有長短因短棄長則天下之才難矣若雖覩其小節未覩大端而輙置之乃有天下無賢之嘆是故聖帝嘗顧侍臣曰君人之道犯極惡則不宥有小善亦不棄人就無過論小過而廢大善則爲善者怠煌煌　祖訓炳如日星用能闢億萬世久安長治之基若惟知以督責神鼓舞曾不欲以愛惜爲培養則此

人始終安能逆覩且省皆難自必誰復爲國家奏功者夫
至大臣無戀主之思小臣有投閒之念雖非諂所恐言然
而禮忠之訓不可誣也願　皇上之愼思之至若言者爲
國家之血脉榮衛賴以流通嘗聞之使言猶恐不盡郎
皇上於建議諸臣亦率許優容乃延王志道以太吏而膺
顯黜遂覺一時顧忌之念重而諫諍之意衰不顧爲鳴鳳
願爲寒蟬此無他以　皇上之喜怒爲言路之通塞耳臣
竊處之古人一言出而能令天子改容大臣避舍雖其上
之重言亦言者之有以見重今則庸庸若此又何怪乎衆

議之禮臣至比彈章如蟬鳴蛙聲而莫之忌耶此臣願
皇上於省繁言之中更有以作敢言之氣而併以是爲諸
臣一正告也抑臣愚猶有進焉竊觀虞帝知人則哲蓋惟
其知賢是以任賢勿貳惟其知邪是以去邪勿疑方今
聖明當務之爲急者得游在茲乎故臣誠不敢謂師濟盈
朝祖宗　皇上不得深於其中擇而任之果使貞邪各見其
眞自然賞罰互試其是若斯纍纍而竟無一可信之人無
一可聽之言以及退而罪之冥鴻在野誰作藉圃之望損
斥方新且有來褰之虞是必則有以稱上使者然後可固

知聖明在御萬無他慮第恐宵小伺隙頃刻未忘如逆案
之李桂芳且以身試矣此又陰陽剝復之機不可不深慮
也

宏雅和正不傷詭激入告之善章也

退。欲寄心膂[illegible]矣此臣救之疏斷斷[illegible] 盛明所宜諱也。

維廉恥振氣節疏 七年二月 山西提學僉事 袁繼咸

臣待罪禮曹、督學晉省、實有磨厲士習之責。顧微臣兢兢守科條耳。紀綱風勵、全藉廟堂。捧誦 明綸、惓惓首崇德行。大哉 王言、千古作人之的、無逾此者。臣思士德行無他、須以廉恥、氣節、爲端。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孔子亦曰、行已有恥。明乎士自待貴知恥也。又聞事君有犯無隱。宋儒亦曰、直言敢諫之士、必仗節死義之臣。明乎士事君貴直節也。蓋有廉恥、然後有風俗。有氣節、然後有事功。明主知其然。故爲之委曲以養其心、多方以作其氣、誠以

廉恥道喪、忠諫弗聞。天下事有不忍言者。臣竊嘆 皇上禮士最優、求言若渴。天下之士、不能仰體 聖懷、棄廉恥墮直節也。故敢申 德音于天下。臣觀數年以來、士大夫風節掃地矣。獨頼 皇上主持于上。一時所廢放者、非媚璫之道、既即降滂沱之赦。臣敢明以廉恥風示天下、使洗心滌慮、共躋休明。不意至今猶有可異者。如總理戶工二部內臣有觀官廨冊之令。臣度 皇上允內臣之請、所重特在清理宂務、剔釐奸蠹、藏滿。非欲羣臣屈勝內臣也。乃此一出。雖然從風、內臣既以此示重、大臣不能以此力爭。

人是使 聖朝父子母后兄弟之大倫皆缺而不與晦而
不辨也臣所謂不可解者此也或者爲之解曰 皇上之
誕降 聖母之發祥在 皇考之錄雖不書而萬曆三十
八年 皇第五孫之生當必書之也臣則曰自仁率親上
而至於祖自義率祖下而至於禰祖廟尊而遠何若
禰廟親而近以明明天子不大書於禰廟皇子之列
而附書於祖廟皇孫之列此何可爲訓也又或爲之解
曰 皇上之誕降 聖母之發祥在 皇考之錄卽不書
而天啓初年 皇五弟之冠婚冊號當必書之也臣則曰

父子相傳之謂世兄弟相傳之謂及總錄一本之繼體須
辨兩宮之各乳況冠婚冊號乃成立以後之典禮誕降
發祥乃哲命初生之本原本原丕已不著典禮何自而加
以 明明天子不丕揭其天錫岐嶷之始而雜見於籓邸
婚封之列又何可爲訓也若此者其在當日筆則筆削則
削果無之耶抑有心耶其無心也是玩 帝系而輕削之不
可詞也其有心也是褻 帝系而故削之是可恐也孰不
可恐也今原錄雖不藏史宬然聞當日之史臣嘗挈而藏
之閣中矣 皇上試命典籍搜取詳加 睿覽此段紀載

原錄有是乎無是乎原錄而有之則原錄宜復也原錄而
無之則改錄何以不補也況原錄之成在 皇上潛邸之
日而統系之詳愼如此及改錄之成在 皇上御極之初
而統系之慢忽如彼將何以傳信天下萬世也抑宮闈更
有大典今日不容不著明者 考元貞皇后 皇考之元
配也遡青宮承飾之春則當以萬曆三十年二月書大婚
以正其始迨副褘掩綵之冬則當以萬曆四十一年十二
月書辭御以正其終而今錄勿書也天下後世考 皇考
元配之始末者將何徵也 孝和皇后 熹廟之所鍾慶

也在承華懸矢之辰業已於萬曆三十四年三月書封號
以著有初至景殿驚薨之夕亦當以萬曆四十七年三月
書辭御以著有卒而今錄又勿全書也天下後世考 熹
廟鍾慶之始末者又將何徵也至 孝純皇后之辭御日
月已載諸祀典而其年亦不著於錄中此又所當詳載者
也臣所謂總祀之欲其備分紀之欲其明者此也總之今
日之錄本紀編年之意微而提綱振目之法泯義例不問
所重輕筆削不衷所緩急而臣于 皇考實錄尤獨註詳
者則以 列聖實錄祗取當年之行事分著本年之條目

而遂可備一王之書 皇考實錄必以一月之紀載備舉
四朝之大綱而後可以成一代之史此臣所以積慮于中
欲陳已久不能不爲 皇上備悉之而仰祈 聖裁者也
事係 帝王統系言之不得不詳臣不勝激切戰慄待命
之至

昭晰典核文筆嫻從一字不苟史臣之偉製也

請詳攷補續以效史職疏 七年 右諭德兼侍講 許士柔

臣前有 帝皇世系一疏仰祈 聖鑒按取原錄詳加叅訂
以定信史奉旨 實錄體裁自有 累朝成例不必復滋煩
議臣恭繹 明綸敢不敬懼奉持無容再瀆然臣中夜思
維乎且憬然竊有不得已而言者則臣嘗攷之 累朝實
錄矣臣未暇全舉即以我 太祖高皇帝二十五子 憲
宗純皇帝十有四子其最盛也而實錄中書誕書名書婚
書封 母后著焉 仁宗昭皇帝十子 世宗肅皇帝八
子亦最盛也而實錄中書誕書名書婚書封 母后著焉
次及 妃嬪 公主以至冠婚典禮莫不燦列昭如雲漢
是 帝皇世系未嘗纖毫不具錄中此成例也從未有以
不書世系爲成例者也但我 皇考在位止是一月其世
系書法既不能如列聖條析於編年之中自當挈要提
綱統列於總紀之首而臣閱改錄掛漏殊甚即我 皇上
聖母孝純皇后並未紀載其餘可知且臣迦此錄告成之
日在 皇上元年三月是 皇上登大寶既四年矣我朝
列聖 帝王生 二帝而我 皇考一帝而生二帝則爲臣
子者以 皇考總紀之首編紀 皇上龍興之盛事自是

臣業已具揭閣臣無容贅瀆 聖聽也臣職在史局叨祿十有餘年外無疆場汗馬之勞內無民社崇城之績惟是討論故實次第編摩以供史職庶無瘝官故敢不辭數瀆
仰祈 聖聽
實錄爲昭代正史使纂修多疎畧何以示法萬世其間宜載者不詳則有不宜載者妄錄矣非敬共恪慎明體識要奚足與此職乎此疏具微勸焉矣

一 論中官關部疏[illegible]

兵部主事賀王盛

竊惟中官監視之撤不容躊躇閣部輕重之權關乎治忽頃臣昧死陳言[illegible]而區區之愚猶有未盡者蓋臣之請罷監視也願 皇上以 世宗皇帝爲法考嘉靖之世羣胡方強島夷數動其時天下非無事也然各邊各省鎮守中官相沿于正德之舊者自嘉靖八年以後用輔臣張孚敬及本兵胡世寧言悉以裁撤 皇上英明神武同揆 肅皇追獻歲發春之時臨御亦八年矣作述相承恰在今日如謂欺玩非璫不清查飭非璫不可則聖如 太

祖不必有典兵預政之防斷如 宣宗不必有恃寵作威之禁而 孝宗皇帝四與內閣劉謝諸臣審議于暖閣平臺欲奪內侍權盡復 祖宗舊者何勤勤懇懇若斯之銳也且如 肅皇在馭邊防曷嘗不有憤壞邊史曷嘗不有欺玩既寃難而才難似當以權宜剔弊爲務而 肅皇守此斷之無疑誚非所以招來茲而履霜之漸不可不深長思也故雖[illegible]如[illegible]賢如覃吉懷恩陳準之流[illegible]皆昇其職而況此中善類百無二三 皇上至嚴明此權歐而威寵之至不測也而閣思印先聲所

陳制實八策疏 七年十七月 右庶子倪元璐

臣所謂制實者。慮失之一瞬。後必難爲。故先言之。蓋最急莫如離虜交。昔漢先零羌與諸羌解讐交質。趙充國以爲至秋必變。今[illegible]挾勢并虎。翼飛食煙鎬之事。慮在來春。宜勑樞臣秘遣邊吏。乘茲方合。伐其本謀。凡古離交法。惟用間。陳平之離項范。燭武之離晉秦。魏武之離韓遂馬超。慕容廆之離宇文高段。並能挖膠漆爲水火。俾疆境危而復安。今獨何爲。播足摸胸。坐承禍患。一也。其次曰繕旁邑。[illegible]用兵無他。長而微知。聲擊潛虛之法。向以吾備關。即不趨關而趨口。今知吾備口。又不趨口而趨雲上。度其再來。必不趨雲上而趨薊。又必不還京城。而抄旁城。其抄旁城。必不先乘堅而乘瑕。今嚴鄰雄州。或亦猶知守。計誰近畿玉田三河豐潤平谷等邑。土瘠低頹。可超而越。有如[illegible]入。因此爲糧。即使遊奕逍遙。我亦坐困。宜急 敕各處及時增庫繕薄。大修守具。庶可以堅壁清野。奪其久持。二也。其次曰勵守兵。頃者宣大之役。不禦不追。罪録將吏。要城力守勞在師徒。今嗣狩賞。稍匡應沙中。從此偶語矣。臣查守兵月糧。未及戰糧五倍。今京士完師而還。賞不踰時。援卒驟遷不前。猶然爭椿相捉而論賊。似不平。昔唐郭寧兵衆。以神策賞殊。怨讟生。河爲殷鑒。謹條二議。一曰量給賞資勵其守氣。一或措贈驊頗責以戰功。猝有邊烽。遂可不煩征調。三也。其次曰靖降夷。夫收夷非計。而既云不拒。則江統從戎之論。又非可拘。于今何則。以今歸來。皆散丁零。衆非如魏晉五部氐羌雜畢之比。近者譁逃。即繇我人挑誘。惟慮羣端已見。終善爲難。調馭之方。存乎權智。蓋不在主將甘苦與共之情。而在行伍蕃漢不分之跡。使得各無猜貳。或聽互爲婚姻。覦夔猶肉。羝亦何害。否則突厥九成之變。勤可憂虞。四也。其次曰盛寇餉。秦晉流寇。蔓延日滋。荷圖必勦。勦必可得。惟擬餉匱。每來疾呼。臣惟竭天下以奉遼左。不以爲厲。今秦晉自急。還使自餉。又曰非宜乎。請聽兩省以舊賦之半。新賦之全。留輸行間。以茲小移。必有大省。五也。其次曰備邊才。夫變才難辨。北于隔垣而觀。正使有之。何容易措。匯惟甚習。消繇交投。餘材皆本習成。練習之勁。自非一日之猶。精兆延遴。縣令實部設法選掄。科責精詢推求。蒙戴賞著爲令。激倖遷速。三年見能。即陞本道而自涂渠。擬壟藩。踐恐亦懷。與成績。臧倖加銜。本方節鉞

兵亂驕縱襲豪武將以錄[illegible]宗厚必錄於官玩洩
要終之論則名將易制而兵難制豪紳易制而亂民難
制文吏易制而武吏難制有司易制而宗潢難制抑揚
操縱宜有權衡若稍偏過不懼貽後累五也其次曰服激
勸凡郎死之典皆所以勸生自劉之論以庶常片語而
佐樞王來聘以武第踰年而乘驟遭被非常安能不死要
在二臣之死亦有難能之論彼敵嬰凶來聘先登遇害法
應殊郎顧反寥寥天下皆謂舉上驟貴無功之人而薄
酬死事之節負氣之傑因志沮心請自今茲懲弘斯義怒

蛙駿骨俱可致功六也其次曰厲名節孔子疾沒世無稱
詩曰夙幾夙夜以永終譽古之聖人期人以名如此也今
或見人表異輒詆好名臣愚惟懼世不好名所以每多敗
名之事又況人惟事者所以名隨者其事之無可名豈得
好之而可得乎羊於衽衽雜才皆因猾彔飾嚨昔人求將
略於犯顏敢諫此非虛言原夫畏敵之情無過畏死斧鉞
之與鋒鏑其為不畏豈有殊哉氣至則膽安膽安則智出
摩厲之術必擇其原也也其次曰明駕馭督撫大吏古之
所稱連帥全省成重彈壓諸州若其不任或至僨轅更置

何難就速亦易惟當受事臨戎之際小形過差此可鄭重
責成勿事頻加呵譲誠恐氣失沮喪硯臨將吏非招五日
京兆之玩即懷鬼朴又來之疑勢必倉皇亂謀苟且救過
八也凡此八者苟得行之臣妄謂可以興世正俗定治成
功伏候聖裁

進諫根本言言弘卓誠定治之訏謨匡時之毅策也宋
璟蘇頲傳中未見有此偉奏

原缺第五一葉

設計招徠即有請求無厭其使惟厚要信誓能絕奴又爲我堵截予牛賞更斬獲獻功者盡給如舊以此餌摘即以此疑奴是即間也其又或可爲者臣聞■性殘忌得我遣人不能用又虐使之其遇捕衆虜亦猶然果爾二憾在彼如得客通遣將使勾誘摘衆叛■來歸成則坐漁其擎即覺露亦使相猜自賊此鷸鷹螳鼠之術也其又未盡者惟在邊臣相機制變陰陽施設廟堂所不得授謀豈臣所得慮乎臣所慮者以今邊人皆不知用間今之所爲間者皆非間也凡間之道有如伎戲變幻化巫吞刀浴火非有情

實要自難明是故陳于惡草蕪容牛酒察其所持皆不可以欺三尺童子而卒使項莊乖其魚水高段棄其牲書者非徒其策多謀速也亦繇其行間之人與其事會猝忽爍閃移情飾態使見者不覺觸之懼心今則不然名爲用間甚于正告如項之役堂堂正正走一介之使持尺一之書以招麻貤此豈可得麻貤有銖黍之信奴衆有銖黍之疑乎哉誠得邊臣竭其計數傳以神明又多募飛趨敢死游談出沒之輩飛長耳目偏廣腹心間必可行謀必可伐故臣以爲凡攻守募練備禦調間之計專責邊臣無有撓制

封疆之事則猶可爲也臣觀邊臣之不効始于牽掣終于依附牽掣能者之要依附庸人所樂是故監視之遣可以暫嘗不可久持者也二年以來邊臣之情枝往已異往猶負氣欲明骯髒今則能盡中沮歸命單容無寧與成爲恭寇至推諉百出陰幸藉力逃罰陽以號于人曰吾不自繇此臣所甚歎也　皇上神武嚴明著于天下今但厲責邊臣以囹圄圖功而信賞必罰以持其后欺玩自破何若以其近習之人試之鋒鏑躬冒不避適予邊人以徑又使藉口迄用無成哉始　皇上曰行之有緒即撤令行之無緒

益宜撤敵因　明問推原及之伏惟　睿明裁察用間在於餌捕邊臣失謀致奴坐大智謀之士惟有長嘆息而已然此要非筆舌所能傳事在慎擇將帥哉

奏疏卷三終

奏疏卷四

錢唐朱東觀全古選輯　同郡吳黍裔無黍　俞龍友雲君　評閱

皇陵震動疏崇禎八年二月　大學士文震孟

頃者流賊不靖、毒流五省、至侵犯　皇陵、焚燒祾殿、真古今未有之奇變。臣辱臣死之秋也。臣嘗博覽史册、參觀理數、天縱聖明、勵精求治如　皇上、而紛紜擾攘、寇盜相尋、民不樂生、世無寧宇、如今日者、斯其說在易之蠱矣。蠱之敗壞、易世而後見、故爻皆以幹蠱爲詞、明前人養其疾、必至後人始受之也。皇上御極、於乾綱解紐、國步幾危之

日、一番振濟、日月重光、深得先甲之維新、而於後甲之丁寧、似稍畧焉。蓋戊己之際、靡籍諸臣、彙征連茹、而謀國罔効、醜■陸梁、以致[illegible]聖衷懷疑、羣邪伺隙、沿至於今、謬種漸芽、蔓延滋長、孤腸蔣弱於陰曖、砥柱莫挽於狂瀾、魍魎武跳舞於離明、狐鼠且縱橫於城社、逆氣足以召逆、妖氣距以戕妖、此致亂之源也。堂陛之地、欺猜愈深、朝野之間、刻削日甚、縉紳罹靡騁之懷、士子嗟束溼之困、商旅咨歎、百工失業、求猶[illegible][illegible]之海、渠澂見無聊之景色、譬諸人身、飲食起居未改常度、而神情恍然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此又致亂之源也。邊事既壞、修舉無謀、兵不精而日增、餉隨兵而日益、餉益則賦重、賦重則刑煩、仰屋難籌、點金無術、復乘之以天災、因之以饑饉、父母凍餓、妻子離散、悲啼慘泣、所不忍聞、而守令惕功令之嚴、參罰之峻、不得不舉鳩形鵠面、無食無衣之赤子、而管之禁之、琅璫而桁楊之、使愁苦之氣、上薄於天、冤痛之聲、下徹於地。皇上雖有恤民惠下之德意、而九重深遠、此等悲楚、何能上聞。下民無知、直謂有司虐我、讐我、令而後得反之也。此又致亂之源也。盜賊四起、羽書交馳、調將徵兵、無地不有、而將

無紀律、兵無行伍、淫汙殺劫、慘不忍言、所掠婦女、荆布者徒步隨行、錦繡者乘馬擁泣、尾賊而往、莫敢奮臂、所獲之級、盡是良民、所報之功、毫無實績、民間遂有賊兵如梳、官兵如篦之謠、民安得不爲盜、盜安得不日繁、此又致亂之源也。具此亂源、而當事諸臣、不能憂國奉公、反躬省巳、一統之朝、强分畛域、偶居之世、日尋戈矛、加膝墜淵、總繇恩怨、張羅布網、費盡機關、試觀幾年以來、所謂振綱肅紀者何事、推賢用能者何人、安內懷外者何道、富國强兵者何策、即如流賊一事、飄忽已久、先事無堵截之謀、臨時無決

也。托票擬以誘獦當而陰行忌刻。國事日敝。其奚責焉。

此疏良爲要論。

禁地不宜黷武疏（八年三月）

給事中何楷

臣愚不識忌諱、指斥輔臣、荷蒙聖恩、僅從薄鐫、感激鴻私、誼難終默、憶臣先年、爲臣父營葬地、頗讀葬書、有云、木華子春、衆芽于室。又云、銅山東頹、靈鐘西應。此喻骨肉一氣之互相感也。臣心未甚謂然、于今始信。當先帝時、魏忠賢用事、營建慶陵、苟圖就緒、旋致寶頂海墁滲漏閃裂。皇上赫然震怒。論誅內外經手諸臣。爰乃再用役書、重興畚鍤。聞者懍然。皆以震動玄宮爲慮。曾幾何時、而今春遂有皇陵破壞之變。此感、彼應、理非、偶然。因思孔子甚母于防、遇雨復修、泫然出涕、蓋非以體魄所藏、神靈攸寓、貴在安靜、不利動搖者乎。從來災異變怪、史不絕書。未聞震驚在陵寢。似皇上憂勤思治。仁孝動天。惠廸召祥。豈宜有此。昔在漢世、遼東高廟便殿火、董仲舒以爲應在貴臣。孝宣帝杜陵園東闕災、劉向以爲應在內臣。臣不能茲擬精禮。未敢牽文比附。獨于先後諸臣所共指陳、其不便而似與今日之災變大相關切者。則無如內操一事。猶記茲啓四年、臣應貢入京、守廷試日、忽聞霹靂之聲、旋繞不止。一時同輩驚仆欲絕。初共訝爲不雨而雷。

已乃如是內操砲響萃莘忠愛臧私謂 至尊在上方將鍾鼓怡神戲績養耳且左有 太廟右有 社稷豈堪終歲連朝受此驚撼徒以分居微賤莫敢訟言然當時抗章自不乏人如憲臣楊漣儒臣蔡毅中科臣劉懋等非不援引利害有脊有倫無如忠賢廣樹爪牙窺竊神器意實有爲而莫之聽也在易有之離爲火爲甲冑爲戈兵春秋傳曰兵猶火也不戢將焚自內庭弄兵之後果未幾而王恭廠災矣未幾而朝天宮又災矣兵能召火此其明徵今日之事意者亦天心仁愛九廟有靈姑藉此以示當改絃易轍之意乎臣又聞古軍禮之制也出國則前刃入國則後刃懿之也是以律文不許向 太廟及宮殿射箭放彈投磚石亦猶防微之道也臣繙閱 會典於內操事例從無開載第聞萬曆十二年爲 聖母謁 陵扈駕計始選兵三千操演內庭維時言者紛紛至十三年三月內蒙 神宗皇帝聖諭內操原有 祖制向緣扈從南北郊及 皇陵恭祀以嚴內外之分但演教稍知進退即已而言官不知妄引非倫亦是職分之責姑都且不究今已停止欽此天下咸頌 神祖從諫如轉圜而爲萬世 聖乎神孫慮至深遠也 神祖罷之忠賢復之沿習至今將成永制臣願 皇上斥忠賢之謬以 神祖爲法責成京營四衛精嚴操練以壯 皇靈撤內操用清禁地則不貲之費可省意外之虞可免策之上也如慮守衛單薄即將內操餉賞選募勇士以實四衛亦其次也萬不獲已果謂內兵堪用或出之于四衛或屬之于京營一體訓練另隊操演駕出則從毋使戈矛挺于蕭牆火砲伏于肘腋又其次也詩云噲噲其止噦噦其冥君子攸寧 皇上誠過聽臣言而賜採納焉于以妥 祖宗之靈迓 玄穹之貺消沴氣而享萬年端必繇此矣

唐府兵敝而輕變爲彍騎至方鎮擅强天子務爲自重分立禁軍號南北衙兵於是觀軍使縱橫浸淫至不可救今之內操豈非區區欲自爲捍衛計乎憂深言切其必屬之京營精團練選將帥復抱操庶幾京兵不致冗弱而後可也

民賊未除疏

御史鄧啓隆

臣聞趙宣子舉韓厥爲司馬厥以軍法戮宣子僕左雄薦周舉爲尚書舉劾雄不應選貪汚若令戶部尚書侯恂舉臣者也臣爲國爲私而後古人寧敢三緘請悉數其罪可乎大學稱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夫子三千之徒其鳴鼓而攻者惟有冉求聚斂孟子稱三王懲狩惟掊克在位則有讒從古聖賢惡言利之人如此其至也自流賊發難以來於今六年而無如客冬今春之烈所至之處民無不望風相迎甚有望其來而恐其不來者何以故則以

困於徵斂與其饑死不如盜死計秦晉楚豫鳳廬之焚戮寧啻萬萬此萬萬之命誰殺之恂殺之也罪一也流寇乎日之垂涎淮揚金陵耳鳳陽之焚燎賊亦稔知無奈方圍潁州而鳳之窮民遠幾百里相邀具以冊授賊某家富厚其處無兵於是賊遂權梟焚劫震動　祖陵試問誰使發祥重地一旦化作煨燼偷釀之也罪二也　祖陵既震咸愴　聖懷在外諸臣方勤干振討招撫薄海內外延頸企踵仰慰宸衷之詔令而恂且劾江浙渠楚各撫按任係稀罪使扶杖觀聽之老幼僉訴寬恤之日何有此督責之嚴

盛典爲之不光罪三也人才者天地之所鍾毓　祖宗之所培植得之甚艱摧之甚易今海內科甲强半守令勿之所學壯之所行誰肯不以撫字爲政者而恂不論地方不分豐歉嚴立叅罰或前官之拖欠累及後官或地方之瘠疲累及守令有七八年不得行取者有降至二三十級者於是卽有馴雉集鳳之賢不得不化爲碩鼠猛虎之毒使海內之人才壞於叅罰之苛酷罪四也語曰利不百不變法又曰知者作法愚者制焉昔龎尚通博考精通袁世振講求鹽法十年方奉特遣淸理故一變法而信從恂不學

無術妄意紛更不規疏理之舊懸定取盈之額舊票銷至十年逾寧兩項俱增紙上之虛易塡庫中之實難輸商人愁怨載道司計擢遷求脫牆自詫曰寬其積逋導其壅滯將誰欺乎罪五也　皇上所嚴禁者賄賂也內外諸臣無不洗心滌慮恂陽假考成陰規厚利考滿要無叅罰考選要無叅罰省直錢糧那移挽懸或已解司府而未到者或止欠二三十兩者差役齎文入京道阻且長往返維艱不得不稱貸營求賄屬開復竣事不得不稱貸備禮杜牧所謂不敢言而敢怨者也罪六也其他剝靑衿裒餘減有

與可否關公家之事總為公家計斷全非徒取銷繳於一時也臣觀大凡見有所未明學有所不及有未必然而不得於行者則姑從而申之有非其剩於行而猶冀其然者則無遽難以阻之今也有一于是乎貴臣之議其何以議之臣部諸務經理 宗藩是其大端故有善必揚有請即覆者職掌之宜也雖臣之愚視篆三月名封婚婚惟恐後時施獎 郡議惟恐缺典條議恩卹恤貧矜罪惟恐不盡而獨為此換授一事私憂過計反復躊躇以告同官欲以入 告者屢矣又恐萬有一分涉離間之嫌斧鑕不

足贖罪然臣忝侍講筵仰窺 睿聰雖至迂疎無當之論側涉忌嫌尚且傾注不懈矧茲事件斟酌遠大實非輕易故寧冒昧竭其狂瞽毋寧晝諱以旁勸模稜於兩可欺此心以欺 陛下異日將請臣在事之久有所知而不言言而不盡猶斧鑕不足贖罪也臣鄉之先達輔臣梁儲當武宗皇帝[illegible]引避之時代草秦王牧地一詔竟以回天而事遂寢臣每歎息當日感格之奇轉成下濟光明之美況今[illegible]之主乎事即少異所以防微杜漸之意則一伏惟 陛下俯賜採納亟罷前議藩規銓政所全

良多國家磐石之顧於爲永安 祖孫繼述之隆亦爲盡善臣愚幸甚如或微誠不足以乎鑒謭識無當于遠猷則請 勅下五府大小九卿翰林科道等官各抒其議以愚裁斷武俟保舉知府州縣之法行之有效然後推倣其意以保舉宗才亦未爲晚敗衍冗長有踰限式更望 聖慈寬宥臣不勝悚切祈懇之至

應舉既開故禁仕宦不阻濟要則宗才楨幹可進換授雖 祖制乎適足以滋僥倖而叢弊端亦非宗生所樂也及覆深長言之有似賈長沙之筆

痛憤時艱疏 九年二月 工部[illegible] 劉宗周

臣嘗讀史至唐德宗一再播遷天下之勢幾于萬艱措手而其臣陸贄所以啓告其君者獨本之六經仁義爲一時英明自用之藥率以再造唐室乃知聖人之道可以治世雖其君庸主也而其臣用之效不旋踵況聖明在御之日乎臣是以慨然竊有請也今天下外夷內寇相繼十餘年于茲矣乃者勤寇之局聚天下多兵多餉馳驟五省之地竟不能一挫狂鋒而且南窺江北犯河至煩聖天子焦勞于上前後減膳撤樂爲修弭計庶幾天心有厭亂

之日乎然臣聞之治亂之幾係乎事始 皇上而誠計及于封疆則廟堂之上有先受其弊者矣不幾前非之所以失不知後事之所以得而苟不亟銳治理之原亦何以握騁亂爲治之術臣請因 皇上修弭之意而諭言之我皇上以不世出之資際中興之運即位之初銳意太平直欲躋一世而唐虞[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盛心也而至于二帝三皇所以治天下之道備求其至詳求致施爲次第之間多有未得其要領者浮是首瀰意乎恢遠而賦臣遂以五年減[illegible]之說進是爲漸胎巳巳之役赫國無良東氛孔熾震及

宗社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之心自此耳目熒於近侍觸心膂于干城治術尚以刑名政體歸之叢脞天下事有不覺日底于壞者故自廠衛司譏訶而告訐之風熾自詔獄及士紳而堂簾之等夷自人人救過不輕給而欺罔之習轉甚自事事仰承獨斷而諂佞之風日長自三尺法不伸于司寇而犯者日眾自 詔旨雜治五刑歲躬斷獄以數千計而好生之德意泯自刀筆治絲綸而 王言褻自誅求及瑣屑而政體傷自參罰在錢糧而官愈貪吏愈橫賦愈逋自敲朴日繁而民生瘁自嚴刑與重斂交困于下而

盜賊蜂起自總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自監紀遣而封疆之責任輕自督撫無權而將日懦自武弁廢法而兵日驕自將兵懦驕而朝廷之威令并窮于督撫自朝廷勤限盡賊而行間日殺良報級以幸無罪使生靈益歸塗炭事急矣 天啓聖衷一旦撤總監之任重守令之選下守推之樓收酷吏之贓維新之政次第舉行方將與二三臣工洗心剔慮以聯恭變而不意諸怪相遇之難也得一文震孟之賢而竟以單辭報罷使失距決和衆泛譴得一陳子壯之忠而又以過譴坐尊使朝宁無吁咈之風此其所關乎

國體人心又有鬪壞解散者求治愈殷紛更四出致市井雜流咸得操其觚翰投間抵隙以希進用而國事愈不可問凡若此者在皇上不過始于一念之矯枉而積漸之勢釀爲厲階遂幾于莫可收拾則今日轉亂爲治之機斷可識矣夫皇上之所以治天下者法也而非所以法者也所以法則道也如以道則必首體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而不徒倚用夙雷則必深念祖宗監古之制以率祖而不至輕言改作則必法堯舜之恭已垂裳以簡要出政令法堯舜之舍已從人以寬大養人才法堯舜之

從欲而治以忠厚培國命并法三王之發政施仁亟議祈循以收天下判渙之人心而且還內廷以掃除之役杜後世倖官之數正儒帥以決律之誅杜後世藩鎮之禍慎宗賢以收職之途杜後世宗藩之禦除此三大蠹而國家苞桑之業已在世世反河漢爭淅黃內寇顯此蚩蚩潢池言剿言撫總非定算皇上但下尺一之詔痛言前日所以致寇之繇與今日不忍輕弃斯民之意乃遣廷臣齎內帑巡行郡國徧招撫使以招其無罪而流亡者一面陳師險阻堅壁清野鵜其窮而自解來歸誅渠之外猶可不殺一

人不損一兵而畢此役自今四夷知 中國有聖人將聞風慕義之恐後而又奚賴乎觀兵乎哉此聖人以道治天下之明效也抑臣聞之有天德始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故聖人之道非事事而求之也臣願 皇上視朝之暇時近儒臣聽政之餘益披經史日講求二帝三王之學求其所爲獨體而慎之則中和位育庶幾不遠于此而得之至于用人誠係當今急務猶在致謹於好惡之原以決用舍之路若武生新授吏科給事中陳啓新者片言投契立置清華委稱一時盛事第本生言有大而近誇情似要而

有挾未可遽定其品請 皇上先令以冠帶歷事黃門稍如試御史例俟數月之後果有忠言奇計足以折大姦斷大疑決大計然後與之實授未晚不然將如名器可惜何古之聖人刑一人而必使千萬人知所懲爵一人而必使千萬人知所勸操勵世之權者猶不可苟焉以處此也夫以我 皇上天縱聖明卓卓具有希堯法舜之志而一時爲之臣者不能以道事君徒取一切可喜之術以熒主聽使國論愈紛治效愈後臣竊痛之伏惟 皇上斷然以堯舜爲必可爲而求之於堯舜之道則上有好者下必有

甚誠使天下皆同心嚮道以事一人而天下有不治者未
之有也若云法制禁令而已短長之效已見于今矣伏念
臣塵病餘生一旦蒙 恩起自田間擢置二卿雖捐糜何
圖報稱茲當受事之初不禁 主憂臣辱之義輒敢效此
款款極知迂腐無當高深萬一而堯舜其君之懷不敢自
後皆賢惟 聖明少垂乙夜之覽儻臣言可採得以立見
之施行即與臣以出位之誅臣雖身膏斧鉞亦所以畢報
稱之職分也
仁義道德躬修己素其數之於言自粹然一出於正誠
奏疏 劉
所謂真儒之學醇乎其醇也靜思詳繹使人撫身伊周
間矣

申對揚之忱疏 九年三月 工部右侍郎 劉宗周
臣方席藁聞擢即用綸仰見 皇上虛懷盛節雖於微臣
之言出於狂瞽之極者猶然不廢採擇至逕事商求藹若
家人父子之告語而且許臣以硜硜之能臣乃不覺撫心
欲絕繼之以輾展迴環而猶不容已於對揚之忱也臣請
遂以堯舜之道進夫堯舜之所以爲聖者非以其事業之
巍煥也與哉而本之乃在十六字之傳不過致謹於人心
道心之辨求其所謂中者而執之繇是以之官人而知人
則哲以之治天下而安民則惠極其效至於黎庶風動蠻
奏疏 申對揚之 劉
夷率從堯舜之道所爲約而易操者如此我 皇上英明
不世出又生而遠乎聲色貨利之習固已完具一堯舜之
心矣惟是人心道心不能無倚伏之機纔出於人心而過
不及之端已授之敗事之地即求治而過不免於害治者
有之而吾故稱自知心者時而提醒之曰得無與亂同事
歟此決念對揚道心爲注 皇上已[illegible]而堯舜矣今曰
堯舜事業能蔚顯落沒諸邪自甚託爲何也無乃徒求之
事業遠者揣擬疑其他歟夫事業至堯舜而無以加矣
然夷考其時洪水滔天以昏墊阻饑遍天下又蒙之以有苗

之亂當不減於金元之禍而堯舜不以其故貶聖亦止悖
此執中之心法勢於求賢而用之以坐待昇平計其時已
不啻數百年久矣 皇上而誠以堯舜之心為心政不必
預期其事業而轉生一退託之心以為不可幾及也惟是
有君無臣千古同慨若 明諭所云貪欺成習貞不能自
逭斧鉞而臣以為轉移化導之權終不外人主之一心漢
臣賈誼有言覩之以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視之以奴隸
彼將奴隸自為也然則視之以股肱心膂彼未有不股肱
心膂自為者也雖堯舜之時豈無巧言令色孔壬其人而

願以為不足畏二時君若臣為賡歌喜起於一堂之上而
已流寇之為中原毒也原其初固朝廷赤子也語曰撫我
則后虐我則讎 皇上但以堯舜之心耳不患寇之不還
為吾民也即四夷非我族類而兵革之威終不如聲教之
訖 遐邇但以堯舜之心耳不患四夷之不終歸我我祖
也陝來秋必有宗藩方鎮宦官之變而夷狄之禍實
始[illegible]若君若臣構起黨[illegible]之議勢不得不加賦病
民於是君子[illegible]之不得而譏論與空國之禍
[illegible]實於金人而宋遂南渡

此所謂開門揖盜也自此韓侂冑恢復國勢奄奄猶賴朱呂
諸大儒道學一綫相與維持國脈延南渡之業幾二百
年至航海之後文信國陸秀夫扶三百年已絕之綱常
一時人心風俗之厚又有如此者則亦千古得失之鑒也
今天下自 皇祖以來不幸有朋黨之說崔魏之亂首殺
天下之學孔孟者而一網空之謂之門戶自此人人知利
祿不知廉恥知身家不知君父士風之壞有繇然矣今
聖明在御漸開蕩平之路而葛藤未斷媒孽時聞終致人
才之落落屈指 先朝遺直無如惠世揚一人而受錮與

朝者十年而後用若鄭鄤雖建言之病也而用孫淡行之垂死
也而用猶恨其用之不早則此外可類推矣 皇上誠鑒
及宋事請必以堯舜之道率天下使天下皆學為孔孟永
杜朋黨之說於[illegible]起廢之途開薦舉之格并絕天下希
旨生事紛紛[illegible]諸[illegible]之風泯變而國事可圖也總
之天下人心之治亂從本源上為之則事不勞而功集自敎化中
流出則神不殺而[illegible]此其於事業所以上下與天地同
流也故夫君志[illegible]之始成天將以 皇上再開
唐虞之治惟是[illegible]若微臣識本迂踈未諳時

務仰承天語戒飭敢不夙夜黽勉以期進於自誤誤國家
之譴統祈 聖明鑒察
諄諄忠告一本孔孟微言不負所學古語於今不誣

一 微臣職分肴議疏（九年四月） 大學士 錢士升

昨蒙 發下武生李璡致治在足國一本 御批改票此票
乃臣所分擬愚昧鹵莽無當 聖心臣不勝悚愧當即隨
首臣商酌另擬恭進矣乃臣原票實出血忱有不敢不爲
明主忠言者臣惟自流寇蔓延所在蹂躪 皇上憫生民
之憔悴懲吏治之貪殘因陳啓新之言擢置省闥豈眞謂
其言遂爲確論哉毋亦借此以磨礪縉紳動其愧懼耳乃
比來借端倖進者實繁有徒然未有如李璡之誕肆者本
內言縉紳豪右報名輸官而欲行首實籍沒之法此衰世

亂政載在史冊目不忍覩者而敢陳于 聖明之前小人
無忌憚一至於此眞所謂詖說殄行震驚朕師不容于堯
舜之世者也其曰縉紳豪右大家大者千百萬中者百十
萬以萬計者不能枚舉臣不知其所指何在就江南論之
士民富家數畝以對大澤以百計者什之六七以千計者
什之三四以萬計者千百中一二耳江南如此他省可知
而乃動稱千萬百萬即敵國之富不應至此何誕妄也且
所惡于富家者爲其兼并小民魚肉鄉里耳然郡邑之有
富家亦小民之利也何以明之凡富家必有莊田有莊田

必有佃戶佃戶力田完租以便富家辦納糧稅而因收其
餘以養八口至于稽事方興青黃不接之際則富家出母
錢以貸之而商賈之擁厚貲者亦以貿庫應民之急且富
家之用物也宏凡養生送死賓客游觀之費百工力役皆
仰給焉則是富家者固窮民衣食之源也不寧惟是地方
水旱則有司檄令出錢儲粟平價均糶以濟饑荒一遇寇
警則令集莊客繕器械以助城守捍禦之用卽今日因糧
輸餉富家居多而潁州士民李栩彥謙以家丁一千協力
捍賊事猶較著故富家者非獨小民倚命亦國家元氣所

關也周禮荒政十有二保富居一焉今乃以兵荒之故歸
罪于富家之脧削議括其財首實而藉沒之此秦皇所不
行于寡淸漢武所不行于卜式者也有是理乎今天下自
秦晉楚豫以及江北郡邑土寇竊發已無寧宇未蠢動者
獨江南數郡耳卽被寇地方所與有司共守孤城者僅一
二縉紳及民之稍有身家者耳若此議一倡在在生心是
使無賴亡命之徒相率而與富家爲難也是使海內之縉
紳豪右富商大賈盡化而爲奸民也不啻天下之民胥爲
流寇不止大亂之作必自此始矣我 皇上圖治恤民方

將比隆堯舜而小人進言乃欲與亂同事臣竊痛之且從
來盜賊刼掠必借富家爲口實而後疾貧害亂之民從而
禍之或疑此輩爲流賊心腹倡此橫議以搖動人心則其
包藏禍念寧直借端倖進已哉臣所陷心膂似不必有言
且又不宜獨言但此事關係治亂不小而看詳分屬臣手
故不敢不盡其愚以犯後言之戒伏望 皇上聽臣血誠
屏絕橫議毋使小人因陳啓嶄之進以言利竊朝廷則人
心定而亂萌消實宗社生靈之至幸也

禍國消亂之書寧言之如此懇至因昔賢愛君之誠不
獨大臣風采也

輔臣以去明心疏（九年四月）　御史詹爾選

頃臣具疏駁陳啓新因而責備冢臣與諸輔臣蓋爲大臣擔荷不力徇默不言而發也乃延閱邸報大學士錢士升有微臣職分看詳等事一疏奉 旨詰問臣不勝驚異及得輔臣與李璡疏合觀之而後知輔臣有不忍不言之情且有不得不疾呼之勢也俄而輔臣引咎求斥矣俄而遽奉回籍調理之旨矣明乎輔臣之以票擬去執爭去也夫大臣所以不肯言也其源在不肯去耳今輔臣肯言矣去矣上可對 九廟之式憑下可質後世之清議隱以去就

悟明主顯以氣節風百僚臣實槩之而獨不能不爲朝廷惜此一擧也蓋 皇上所不滿於輔臣者爲其以心膂之臣而致疑於聖明之主耳臣則有說焉孔子曰君有諍臣父有諍子夫臣子之有諍皆從疑起也不疑而又何諍古來一德之世孰如唐虞維時皐陶矢知人安民之謨而禹颺曰惟帝其難之然則千古以上之能疑其君者莫如禹而舜未嘗以此貶聖且鰓鰓焉惟恐禹言之不盡也故從順處諫者小臣之事也而從疑處諫者是謂幾諫此眞大臣事而不意其以過慮無當於 皇上也且輔臣所言者

爲何事乎李璡不識 皇上爲堯舜之君而敢導以非情之法荼毒富民鄉紳從來庸主所不屑爲之事此關一錯大亂將興正輔臣憂心如焚之時而忽又奉有改票之命因是揣摩未當亦繇驚懼愈深遂不覺抗章之汲汲耳竊謂輔臣此擧差强人意 皇上方加許以示鼓舞之不暇顧以爲相疑以爲要擧耶夫人臣無故而敢疑其君非忠也若乃全不敢疑謂吾君爲萬擧萬當以是爲信其君者恐只容悅之借名亦非忠也人臣而習於沽名義所不敢出也乃人主不以名譽鼓天下使其臣爭爲尸位保寵習

成寡廉鮮恥之世界又豈國家之利也況今天下疑 皇上者恐亦不少矣何也以天下人對 皇上皆中材以下之品也知嘗而不知變知平而不知奇知法後王而不知遵遠代如尙方劍不靈將卒驕惰日甚 聖意恩禮感激威於斧鉞也而人見億萬之生靈徒以供穀餉之逗遛貪員則戒疑過右武穿扎與操觚並課非是者弗錄 聖意取聰明才伎分注於騎射以助武臣之不振也而人見賣牟而買馬細德而齊力徒使强寇溷跡於道途而父兄莫必其子弟則疑綏於敷文免覲之說行 上意在暫甦民

困臣亦以為甦民困也而或疑朝宗之大義不值數萬路
費之金錢駁問之事日煩 上意在痛懲姦頑臣亦以為
懲姦頑也而或疑明啓之刑書能當幾番加等之紛亂其
君子憂驅策之無當其小人懼陷累之多門明知一切苟
且之政或拊心愧恨或對衆欷歔種種隱情有難殫述輔
臣不過偶因一事代天下而發憤耳而竟齎志以去也輔
臣之去也以言而自後之大臣恐無復敢言矣大臣不敢
言而小臣愈難望其言矣所冀與 皇上言者惟此苛細
刻薄不識大體之徒似忠似直如狂如癡售則挺身招搖

奏疏　卷四　輔臣以去　言　詹

敗則潛形遁竄駭心志而煽耳目毀成法而釀隱憂天下
事尚忍言哉伏乞 皇上以遠大宅心以簡靜率憲責大
臣弼違之義作言官敢諫之風嚴敕內閣下部院大臣不
得以去輔士升爲戒寧獻可替否無藉口 聖明獨斷擁
皇上之謙沖摯進禮退義無藉口 君恩未酬飾自家
之濡滯務期上下交格志氣聿新於以覩廓清平治之猷
成綱紀風俗之美庶幾有日矣
英議高峙霞舉玉立如曉鐘晨發朗鏡孤懸使見聞者
咸生省悟

纂朝信史宜成疏 七年十月　給事中馮元飈

臣待罪禮科與聞掌故每見鉅重諸務類多廢弛習為固
然莫之省究如謚法五年一舉所以風世也今或有再舫
而無一報曆法終古不易所以未天也今或持各是而滋
大疑積怠成荒蕪難枚舉第以四郊多壘未敢一切具陳
至若實錄一書則萬世是非之衡亦一時勸懲所恃也凡
禮樂沿革征伐次第刑政施設群臣功過四夷朝貢之類
莫不具載 太祖高皇帝曰國史貴于直筆是非善惡皆
當書之使後世觀之不失其實 世宗肅皇帝曰史之可

奏疏　卷四　纂朝信史　三六　馮

否一出于公非公則鬼神亦察之在 祖宗之世重史若
此而又慮其書藏之金匱副在秘書人欲見之有不可得
更就其事斷爲寶訓以傳於天下使天下賢者有所勸而
不忠不孝之臣有所畏至盛典也故歷朝以來雖御世長
久事蹟繁重實錄之成無踰至數年者今 熹廟之政前
後七載實錄故事以月繫年總其成書不過八十餘卷耳
夫古之修史者或訪諸故老或採及稗官故其編次至煩
折衷匪易若我 昭代則法制既詳官事畢具在翰林有
起居之職在六朝有章奏之抄在內閣有票擬之籍纂輯

磨對豈待九年何徇何疑坐成廢闕此固非一政一事之蠹蝕也臣嘗誦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天啓之間是稱陽九其爲忠逆殆亦多途法誠所陳至非渺小徒以實錄未上寶訓弗傳遂使衆志紛營猶思擾溷保奸舉逆蠅集兎爰外患未寧其漸方長臣所竊竊良抱深憂非敢過執硜迂徒于奮武之秋漫作揆文之論也伏乞

皇上毅然獨斷即勅所司將實錄寶訓立行竣役如寶訓頒而是非曲直有不合匹夫匹婦之公者許　廷臣據實糾正按治如法如此則人心自定政體肅然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史籍不昭是非邪正無以推究端委所關實鉅匪徒文章曠廢也亟修成而頒示之即艸野亦翹望焉

微臣身切時艱疏（九年十月）　工部右侍郎　劉宗周

臣因病乞骸奏旨回籍行次天津始知逆虜入犯首衆陵園遂被昌平而南臣不禁摧心欲絕者久之因臥疾津城月餘經賊鋒往來南北所過州縣無不殘破伏惟皇上上廑　列祖之痛下切萬姓之警當不知如何焦勞日與在廷臣子新膽共誓臣又不勝痛絕比聞賊勢飽颺漸思北遁臣乃稍稍解維離津城而南駐交河地方回瞻天表愈增馳戀敢遂芻蕘一言爲當宁獻臣惟我　皇上注意邊防自巳巳以來無日不綢繆未雨而夷狄之禍一

至于此追原禍始張鳳翼小有才而器識不足久已溺中樞之職矣一日賊[illegible]闌入偵探無聞調援不速動成束手行間之任益非其人[illegible]又從而嘗試之卒至于敗事不聞政府有[illegible]將[illegible]有封駁則當事諸臣有不得辭其責者而臣以爲此非以一朝一夕之故也往者已巳之變坐誤國[illegible]人其他不過爲法受惡耳有小人者競起而修門戶之怨舉朝士之異己者概坐以焰黨因日中[illegible]或興或削轉去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illegible]用事而外廷浸疏于人主馴至人人解體事事

規卸文法日繁欺罔轉甚朝政日紊邊防日壞以有今日
則今日之禍實己巳以來釀成之也且夫以張鳳翼之溺
職中樞也而與之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死以下魁楚等之
失事于邊也而與之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諸鎮巡勤
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幾何人而不聞以逗遛蒙詰責何以
服耿如杞之死而今也幸以二州八縣生靈結一飽颺之
局則廷臣之桀桀若若可幸無罪者又何以謝韓爌張鳳
翔李邦華諸臣之或戍或去覺昔之一一爲異己驅除者
今不難以同己互相容與乎臣于是而知小人之禍人國

無已時也昔唐德宗謂群臣曰人言盧杞奸邪朕殊不覺
群臣對曰此乃杞之所以爲奸邪也臣每三覆斯言爲萬
世辨奸之要故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我皇上聰明不
世出之主也其于賢奸之辨何有不燭照數計然臣觀頻
年以來皇上懸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皇上錄清
節而臣下多似曲謹容悅皇上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
以爲恭皇上尚綜覈而臣下積屑吹求以示察凡若此
者正似忠似信之類窺其用心無往不出于身家利祿一
皇上往往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于朝而　皇

上亦有所不覺宗社人才之不競也非無才之患而無君子
之患也人人知有身家而不知有　君父知有利祿而不
知有廉恥則亦相率爲全軀保妻子之計而已矣此今日
國事之所以敗也今天下郎稱乏才亦何至讙出一二中
官下而　皇上每當緩急之際必倚以大任此在前日已
成覆轍方亟亟更絃之不暇而乃者三協有遣通津臨德
復有遣益又重其體統等之總督中官總督將置總督于
何地總督無權將置撫按于何地是益以封疆爲嘗試也
且小人與中官每相比以相爲引重而君子獨岸然有以

自異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而終無黨比中官之君子
皇上誠欲進君子退小人爲今日決消長理亂之機而猶
復用中官以豢制之此明示以左右袒也當是時乃有明
于治理者起而爭之則亦天下之昌言也臣意　皇上即
不遽用其言亦何至并逐其人而御史金光辰竟以此一
事逐若推恐傷中官之心者猶非所以示天下也嗟嗟言
官亦何負于國乃者詹爾選拜疏而動　主亦有思徐生之
徙薪者乎大帥擁兵而不戰亦有問李勉之尊朝廷者乎
其他觸邪正抗禍倡之匡防者亦自不乏其人而往往

逐之以去遂至天下相顧爲寒蟬結舌之狀平居無犯顔
敢諫之臣則臨難無仗節死義之士此天下事所以日壞
一日而不可爲也至于近日刑政之最舛者成德傚吏也
而以臟戍何以肅懲貪之令申紹芳千餘年監司也而以
莫須有之鑽剕戍何以昭抑競之典至鄭鄭久于鄉議而
杖毋之獄或以無告坐何以示敦倫之化此數事者皆爲
故輔文震孟引繩批根卽向者驅除異己之故智而廷臣
無敢言者 皇上亦無從而知之也嗚呼八年之間誰秉
國成而至于是臣不能爲首揆溫體仁解矣語曰誰生厲
階至今爲梗體仁之謂也仰惟 皇上念亂圖存首以進
君子退小人爲挽回世道張本於是柄人才以資幹濟開
言路以斷大猷仍請急罷三協通津之使專一責成中外
諸臣各修職業不致再以人國爲僥倖則宗社生靈實式
憑之而體仁所以爲桑榆之收者庶幾在此于不然而徒
計出于苟且縣令之道無變今之俗一日戎心叵測捲土
重來天下事尚忍言哉伏念臣羸病去國之身非不知緘
默可以自全然熟念今天下安危呼吸之間雖江湖滿地
總無投生之路卽臣不言又誰爲 皇上言之者臣寧言

奏疏 卷四 微臣身切 四 劉

而冐斧鉞之誅終不忍不言而坐視國家有危亡之禍也
臣無任激切望 闕呼天哀控之至

危言正論憂勤懇懇忠誠所至自不覺其痛切淋漓讀
之涕泗欲垂直以爲過孔明出師表也

奏疏 卷四 微臣身切 四 劉

慎喜怒以回天䟽 十年閏四月 右中允黃道周

臣坐狂瞽自廢五年不圖 殊恩又逢再造去歲秋盡驚聞■警匍匐入都萬里載途經冬始到自謂七尺殘軀已非臣有頂踵可効不敢自存然自元正見 朝以來依阿澳恣遂歷春夏出無一語可報 聖明入無一言可對衾影還顧往年自請使鮮經理東江之事俱成孽夢渙然淚下細觀自古忠藎之臣竭力致身有懷必盡未有自欺其心以欺其 君頑鈍不肖如臣今日者臣自度血氣已衰學問不進利疚咸怵事事劌心忡忡之餘遂成痼疾正擬

呼籲乞身自投溝壑而雨澤未降雲漢其勤方 陛下宵旰殷憂之時羣臣修省惕厲之日臣雖無知安敢自絕然觀邊圉洊驚寇掠式內廉恥道衰人心盡喪非有獨立不懼有質無貳之臣必無以灑發肅心滌除暮氣而諸臣過自懲艾苟免朝夕無敢爲 陛下昌明其說者勿論其他即如近者中外齊宿爲百姓請命冀一沛澤以成麥秋即釋滯囚斷庾獄繪盥罰宼錮㵎寃柔之請猶未足以上叶玄載下慰蒼生而五日之內繫獮潛蹤紳昨得道路鳴邑未聞有一臣察覈申洗之疏者又安望其徵亂除兇蠲冤解闡贊浩蕩之恩成霖雨之業乎以 陛下寬仁優容言路纔且如此蓋自三百載 十三宗以來未有士氣不揚臨風芽靡至于今日者矣臣觀天下災祥繫人主之喜怒人主喜怒係天下之安危古之聖人喜氣行于臣隣則臣隣興作怒氣行于邊鄙則邊鄙廓清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之喜怒皆以撥亂故爭于其大不爭于其細今大猶不爭細故是廢朝無一可喜之臣則臣無一可起之事邊無一敢怒之氣則亂終無一遄沮之日威順反施貴賤倒治是以奸昏互煽叛逆錚起四方

潰決漸不可收亢陽之極至爲旱災而大小臣工猶結舌不語使 陛下焦勞于上百姓展轉于下諸臣袖裝其間稍有人心宜不至此也臣非言官默不違道然受 特恩起自草莽雖不以言自居天下猶以言責臣遠有韓愈陽城之嘲近有孟軻蚳鼃之諷自顧惕然無以自容其一二高識之士猶以臣前者開政府諉卸之端後者堅詞林緘默之路負恩藏拙違媿古人臣何知言知有臣之心而已臣自欺其心則何以事 陛下惟立賜罷黜以激素餐之恥以發感恩之忠以垂有懷不盡之戒臣擊壤衎樂沒齒

慾謹此奏聞

一靜氣醇音如香在未煙之際著當無色之時可以玄對徐味也

瀝陳回天四要疏 給事李汝燦

臣歷觀往牒遇災而懼之主亦此此有之然引咎多屬彌文求言亦鮮實事未有如我皇上露禱之實惟切反躬祈天之誠直厠民瘼凡內外大小臣工暨天潢勳戚咸與鍵從淪義餅慮省心如郤群臣直言又何聖不自聖如此也臣恐無長慮然備位諫垣何敢嘿嘿竊絲今日之早慮今日之變殆非尋常災異也黥夷猾寇遼陵盤噬十年所矣天下財賦之地已空其半而濁需財賦之事猶不止僅望其全又值此驕陽赤地吳越楚豫燕齊之間不知幾千萬里是所未盡空者殆將并盡矣夫以空國御孑遺當燕廱揺寇呼吸安危在此際是可不凜凜寒心哉臣日夜思維天心降害惟皇心用極可以默回則有執中之說在合則將荷曆數失則否將困窮堯舜相傳夫豈欺我今民窮極矣敵罰非決中之漸積今欲拯民窮矣可武忘允執之冰兢請自大廷以至深宮目無偏視耳無偏聽心無偏主事無偏持無偏則無危可以轉禍可以合聯蓋天下大器猶舟也舟平則安偏則危譬舟者實右而虛左舟不得不幾於傾覆願我皇上警之天下最苦不足至於飲慾

千和者。非財用乎。財用則無足法。獨恃有政事。國朝酌軍民定經制。千古稱善。不圖後之變法者。不念下民。卒瘁但云急當治標。自軍不用。而兵設。民始不得安其身。自屯不耕。而餉與農。始不得有其食。自有兵不練。輒又增兵而餉愈難。措自有餉不核。輒又添餉。而兵愈得。間卽今核實之使紛出。而抽丁兼鹽。屢開清派之令。日嚴而占兵冒軍未減竭有盡以養無用。至於形窘勢窮。而窩穴竟不得問。蒙徇竟不可問。可謂有政事乎。若不亟簡公忠幹辦之臣。力求清核。以救其弊。協求長便。以復其初。竊恐斂怨干和。當

捲疏　卷四　回天　李

又不止如今日者。願 皇上遠慮之也。若國家忠賢實爲元氣。元氣薄。則邪氣襲而成病。忠賢挫則鬱氣結而干和。故古賢君遇災。必求賢良方正直言。或起公忠威望之臣。輔政立事。乃今何如也。催科迫而廉惠不汙者。輒蒙禁訓矣。法網密。循百慎一諫者。動遭波逮矣。告密開而高門撤罹妖謗。端士難免含沙矣。參劾訛而清修輒被蛾斥。職陷長呼獄底矣。又有獄准忠直盡言不阿如魏呈潤詹爾選李化龍劉宗周等。皆以一鳴輒斥。致言路競效括囊。元氣鬱挫鬱否。今幸我 皇上下詔蠲滯獄。求直言矣。其蒙被斥諸臣。且蒙。當復見天日。無容再贅。獨是直臣所係更重。所得實難。當給從泄。速其爲公起見。不墮革靡如前諸臣指不多屈。蓋迂儒激其前愚狀之左右。則君過聞而德業必有所賴。朝廷壯而亂賊必不敢窺。其爲直言不愈多乎。寺能南不畏怯。岸而憚汲黯。憩市無負人國自古如此。惟我 皇上信行之也。若夫輔君德以交修。總庶官以康績。猶在相矣。相者。中外安攘。賴其決策。 祖法朝綱兵權國體。賴其匡正。會推內降。賴其執爭。有技彥聖。賴其休容。邪黨讒訛。玄黃亢戰。賴其力挽。大旱賴其霖雨。今俱

捲疏　卷四　回天　李

泯默未有聞也。旅進旅出。朝夕乾乾。遂足稱早叢乎。隻字出爲絲綸。片語皆關治忽。必使擬議之際。眞足諧至德而符天心。康幾批敷之餘。乃足愜輿情而興化理。不然者。此瞻彼顧。依樣葫蘆。抑陽扶陰。莽忘偏黨。其貽害人國何可勝道。蓋自啓元年鬨哄。冢鄉之事。始於揆端。搆於四海者。不知幾許。況何怪天旱地坼。日食風霾之屢見哉。 皇上而欲求消弭攻擊之跡。增不可不深維之也。沐浴[illegible][illegible]册實給深捷治要之私作也。

疏卷四

錢塘朱東觀全古選　同郡黃光發青天衢光評

清理軍屯疏（十年閏四月）　延綏陝西僉都御史　孫傳廷

臣維人臣苟有報君父之心必無難擔任之事苟恩濟國家之事必有可久大之圖臣本碌碌 恩授鉞拜命之日即聞秦中兵馬錢糧俱在延寧甘固四鎮而西安等府凡臣所屬地方素稱腹裏從無額兵額餉臣遂冒昧具疏以兵單餉詘仰瀆 聖聽蒙 皇上召對平臺諭臣以此時措兵難措餉又難宵旰憂思溢於天言比部覆臣疏蒙 聖恩准臣標兵三千名給臣餉銀六萬兩奉有以後兵餉該撫自行設處之 旨臣陛辭而西夙夜凛凛殫力搜剔恨不於無兵無餉之時勉尋一足食足兵之計及臣抵任查得西安四衛原有額設屯軍二萬四千餘名因未嘗無兵也何以有兵而若無兵臣竊謂此必原額屯軍尺籍徒存餞糧莫措有兵無餉故不可責以征操及查屯軍額餉則每軍約給贍地一頃個未嘗無餉也何以有兵有餉而竟無兵蓋累積此必原給贍地非砂磧藪澤本不可田即易主轉售已不能問有地而不足抵餉故不能責以騰[illegible]

及查國初墾撥屯軍用率皆膏腴墳壤而相沿[illegible]本軍自行耕種着伍外或有轉典承種則本軍着伍而種地之人每歲每畝出辦典銀一錢付本軍充餉或有豪右隱占則不出典價無兵着伍衛所里官不敢復問而但於撫按司道操閱之時覓遣市[illegible]家僕支應片刻旋即散去然屯地則猶屬公田未敢私鬻隴畝阡陌固歷歷可稽也第非隱占即典種本軍自種十無一二隱占者既種地無軍而典種與自種者亦尤而效之以避賦爲固然故雖日取該管把總等官繩以重法而錮習已成欲招種地之額一一責有實在之軍勢必不能即聞有實在者亦止於偶一查點唱名應名已耳或查點稍頻已竊竊詛怨蓋彼視所種之地久爲固有反若未嘗給有官糧胡以相苦如此況欲實加操練驅之使蹈敵當鋒効死用命乎故地養之軍竟成紙上之軍養軍之地亦成紙上之地而皆若爲籍矣臣因博攷故牘洪武年間每軍額地一頃歲徵正糧十二石餘糧十二石盈衍收貯屯倉以正糧按月支給本軍以餘糧支給官軍糧俸餉不煩轉輸而倉廩充實兵不煩召募而士卒精强法至善也迨永樂二十年奉 部減免

餘糧六石。然正餘一十八石。猶然交倉投支。法猶未變也。至正統二年。以正糧十二石免給本軍充餉。免納免支。止徵餘糧六石入倉。而屯法大壞矣。至後不知何時。復將餘糧六石。改為正糧。一併免納。而屯糧既不入倉。屯地幾成私產。於是投獻侵剝。姦弊叢生。遂至莫可究詰矣。臣痛憤國用匱乏。不得已嚴畝稅。架務責好義。輸事於朝。不保夕之民。而朝廷額設軍屯。反為豪右侵隱。致使全陝賊躪數年。欲剿寇則苦於無兵。欲募兵則苦於無餉。蠹國。養寇。皆繇於此。因於去年十二月。檄行西安府推官王鼎鎮

從頭清查。復榜示通衢。明白曉諭。而舉事之初。阻撓百至。武有為臣危者。曰屯之必不可清久矣。且隱占屯田皆豪有力者所為。一行清查。必觸其怒。彼能以蜚語肆謗而又實煩有徒。太可畏也。臣思民間私田。苟為大姓侵奪。其家幹之忠誠。為主者猶為總官申理。况豪右亦　皇上之臣民。臣謬典秦封。即為　皇上之家幹。彼之理。倘於臣。而臣避權重於彼徒。臣畏避譏讒。隱忍狥縱。有臣如此。將焉用之。且張等各有身家。即能布散流言。誣微臣之身名。必不能別發難端。抗　皇上之斧鉞。苟有利於國家。臣以身徇。愚癡迂之性。生而已然。又何畏焉。推官王鼎鎮卓有同心。力行稽覈。除右護衛名隸　秦府應另議外。先將左前後三衛占種逃亡及嘗追免補各地。查明。備造格冊。詳註原軍祖名原地坐落及種地人戶籍貫。一一申報到臣。臣酌古準今。推情定法。示以不深究已往。不追奪原地。止按地起課。即責辦於見今承種之人。亦不重派多取。臣遂依倣　先朝減定之數。區別屯地等則。以為起課差次。而裒益多寡。總以民間見行典地每畝一錢之例為準。每上地一頃。徵糧十八石。中地仍量免三石。止徵十五石。下地又

免三石。止徵十二石。每石折銀七錢。每頃上地納銀十二兩六錢。中地十兩五錢。下地八兩四錢。大抵中地居多。而上下地俱無幾。總計三衛占種逃亡嘗追免補各地。已清出者。共該起課地三千三百二十七頃零。徵銀三萬五千餘兩。查民間之田。責租佃戶。歲入不啻數倍於此。今止照此數上納。別無科擾。蓋猶輕於私租遠甚。自示之後。人始知寬平易從。無不翕然相安。臣復行王推官各照屯地坐落州縣。清造徵收文簿。發西安府監收同知孟道弘。轉發各州縣徵收。是役也。不呼籲以窮大農。不加派以厲遺子

帳是力破情面不避怨勞遂能於餅餉釐趾之日歲取三萬五千餘金於饕餮久壓之吻所裨於因機加旅兵荒交困之秦殊非淺鮮然臣未敢以此自足尚期殫臣駑劂之初念徹底澄清務使軍無一名虛冒地無一私侵隱而後已再查每歲四衛額派延軍各邊班軍一萬一千餘名約該給軍屯地不下一萬二千餘頃卷查十年以來班軍俱未赴邊每名止解班價銀一兩二錢夫延寧西安總係皇上土宇而畛此注彼遂使十去其九亦可嘆也臣請於清出地租內動支解抵班價所餘班軍屯地聽[illegible]有

奏議　卷五　清理軍屯

課其地內丁條布價馬草等費皆於課銀內取給所有贏餘召募精健入營應兵分別戰守二項每守兵一名約歲費中地一頃之入戰兵酌量增加但求有濟實用不必取盈虛額即以三軍屯地之所出養戰兵二名未爲不可外有各衛門入役承種屯地者容臣盡數查出照例起課即係必不可裁之役亦止每名歲給工食銀七兩二錢所餘盡佐軍需至於本軍自種屯地臣次第確查凡有途邊不願應兵及老弱不堪征戰者責令照例納課如有不願納課實係精壯堪以應選者仍行簽伍與召募之兵一同征操如是則有一兵即可當一兵之用挑選訓練但得勝兵萬餘愈於二萬四千有名無實之軍多矣而餉又不煩另措將見畢置立輔爲富強居恒則用以建威銷萌潛弭不軌之謀有警則用以摧陷廓清力剪方張之勢何至如向來屑火貽憂養癰致潰無事而釀成有事一遇有事遂次裂敗壞而不可收拾乎倘臣仰荷皇靈克底成績提三秦治安之要圖開萬世永久之大利於臣頂戴天恩捐糜圖報之區區亦可稍酬萬一矣至於屯地屯軍屯糧各項名色紛紜頭緒龐雜臣不敢屢數以瀆宸聽臣惟有

奏議　卷五　清理軍屯

飭節清查陸續奏報而已

清屯以足餉使兵即爲軍而軍復爲兵合而練之兵精餉裕此復祖制之第一急務矣若邊腹盡如此疏行之中興太平可指日俟也管夷吾復生何憂寇盜爽秋哉

求言省刑疏 十二年六月　　　　　　　　　　　　黃道周

臣自計此生應死不死應黜不黜曲荷生全者再四矣旁皇彌月欲求一靖獻不可得凡懷疏欲上中止者三非獨謂言非其職亦深知建言之難也懋懋昏病沉眩二十餘日時科臣陳昌文與臣同病竟死今臣當月死則亦死矣縱有忠言誰爲白者臣迂戇蒙恭特於中外大計無所復知所懇懇欲以空言明報者誠以天下神器爲之有道簿書刀筆非所以繩削天下之具也古之聖人設爲禮樂以治方內設爲征伐以治方外禮樂不足以治其內始有縲紲縲絏纏於君子征伐蔓延以治其外始有揭竿裂帛縱於小人周宣王中主耳自文王至於宣王亦二百六十年而後中興宣王感旱魃而修行是爲雲漢之詩其詩曰王曰何辜今之人言宜匡御身閥下之至也感玁狁蠻荆而修政是爲六月江漢之詩其詩曰王猷允塞王心載寧言宜畏憂思謀畧之遠也宣王內以至仁愛其臣庶外以至明至武莫其封疆提以吉甫召虎之倫皆以儒生躬贊大業專有太平者四年今 陛下則皆見之行事矣而天下大勢未可頓回人心未可頓收夷狄寇攘未可頓服所當深維其道講求其故故證詩書以鑒其後驗覽瑱人安足其圖大計乎古之聖人愛人以立體知人以致用其所知者不過數人其所愛及億萬人知之道無他亦曰能愛人安民而已共工伯鯀身亮天工使水土不治人民不治雖明神之胄不保幽羽之戮今 陛下寬仁弘宥有身任重寄七八載罔効尚擁權藉自若者夫以風動之時人心尊圖能牝作犨不足以亂天下故寬假以允載之績今生民塗炭朝不及夕一夫晨呼百臂齊奔而東西慦忽若此是有道仁人所衝膺而廢著也臣觀 陛下毋値天誠輒避殿省躬率先群辟此自古聖王所未嘗有而股肱心膂竟未有得當以報 陛下閒有陰陽災眚兵戈之害則率云是郡邑無狀所致郡邑州縣猶之全土所應不過百數十里之內何足以廣名教兼蕭望之以御史大夫欲應天變上猶薄之何況州縣承流象指者凡天下風化轉移陰陽若否皆視 當宁之心氣 當宁之心敬則天下皆敬靜則天下皆靜 當宁之氣和則天下皆和平則天下皆平 當宁之心氣既以敬靜和平而天下猶有不敬靜和平者則二千石老當劾責自厲甚何使草土臣庶

市其怨色乎積漸以來國無是非無枉直郡邑長官苟且
了事誠可憤痛然其視聽一繫於上上急催科則下急賄
賂上樂欽服則下樂巉險上喜告訐則下喜誣賴令天下
巉險誣賴之徒群聚京師烏聲獸聲白晝相呼縉紳俯首
屏息以伺動定皆曰是有繇來孤危之臣兩足而立幸逢
陛下好生下詔求言省刑清獄如清枕學臣俾復原官
中外鼓動此革稍稍斂戢然方求言而建言者擯斥方清
獄而下獄者旋聞臣恩自古致治之道惟此二端清獄之
端出於惻隱惻隱爲仁引而充之仁一人即可仁天下小

奏疏 卷五 求言有詔 九

民雖有納溝之痛縉紳猶多難離之壁求言之端出於是
非是非爲智引而充之知一事即可知萬事君子猶有畸
偏之談小人豈有虛公之論今 陛下仁智端竟甚明而
大臣引伸擴充不力昔 太祖在干戈搶攘之中尚日與
劉宋章葉講仁義究道德以爲戰勝之術今公卿即多暇
而■■東蟊流迸西沸江淮之間不合如礪昨張仲山甫
處此未遑舍六月而歌清風奈何與市井細民申勃稽之
談修睚眦之報乎臣自少迄今五十年孤蹤塞咒不言人
過然私誦聖賢之言以爲清忠易許仁孝難知故有至道

必讀至人盡起以然係友陛下惡者自風動海宇豈必
令二十年前閭巷養驕無綱乳之犢 陛下敕臨即雍乎
上下豈必令二十年前縉紳矜執無傾軋之嫌且以時事
如此人心如此輔臣雖甚賢甚良甚清甚謹寧保天下四
海無一蹴躁齒馬之事目下伏莽將狙凜秋且至寇要者
在安慶羸師猶餉立限稍恭狂奏鄒之賊勿以若撫若
勦談之道謀救急者在寧錦訓練六師三軍預爲截伏擒
堅之策勿以若乘若存復滅死法處便者在固士氣方朝
開兵衡州縣另爲選舉俎約賊乎許以雄職勿以掣篆分

奏疏 卷五 求言有詔 十

地長其倖心最切者莫起廢籍此謀强項之臣使爲秦豫
襄廬諸道監軍俎約賊乎破之勸獻勿以別戶分畦銷其
壯志又最不可緩者應詔直言之臣被許無譁之士悉
以一面解其頰說行此五事使天下凄風苦雨盡爲祥雲
寸短尺長畢獻大處諸臣之華嶽河以不解自融朝廷之
洲滅可以衡指不用然後以上歌卿撒下誦天保講律度
明禮樂與周道殿武禦叛無彊臣將長往沒齒無怨又臣
自未病前觀五月朔以後熒惑與日同在鶉首參火之分三
辰皆火也又以朔炎在火宜修乎火政稍節威光使火不

爲厲明春熒惑在於大火非徊氏房心尾之墟宜愼火器遏裝戎務濮臣益敷曰慾在於外而內陳兵黷則不武陛下洞燭曆理深明天道握要以御四方求仁而蘇百族樽俎之內勝算自饒何必使衆朝精神敝於兵衛刑獄之下乎臣菲躬受 殊恩無可報稱又被病瀕死思一報所懷非敢一毫感慨聽談時事惟 陛下垂鑒憫其孤危惓惓冐脉乞 賜生還與遂首丘臣無似感激之至

哲謨偉畫敷以書卷之精華日光玉潔周情孔思誠奏

疏之僭事

特舉清望之臣疏十年十月

編修 楊廷麟

臣庸駑下材遭遇 聖明冐列史職毋圖稱塞深媿無能効此犬馬復蒙 恩命以臣充 東宮講讀官臣惟 靑宮妙選備者至榮臣得與供事竭此愚誠實出萬倖旣退而思之 皇上聰明天授愼擇端良其爲慮深且遠庶幾必得清剛讜直博學多聞之士以充斯選而臣碌碌材質疎淺拙劣自愧且以臣所知伏見司經局掌局事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臣黃道周學術貞醇品行端慤在

皇上已鑒其清望卽賢者久敬爲人宗愛國之忠出於誠懇自其始仕迨今十有六年守身樂貧書史之外室無長物又博覽群書究心經務古今諸大典故靡不推研體察洞貫本末方之古人眞德秀胡安國之儔也使得與講讀之列必有正言正事之効以臣方之萬不逮一臣不揣冐陳乞 皇上察臣至愚准臣辭免願以臣所任別簡道周必能進仁義陳堯舜以無負 皇上愼選至意卽遣周受之天下以爲不媿臣愚謬力推能人臣之義僞讓市名臣必不敢深念 元良天下根本而正人世所難得如臣下劣與濫淸班徒使大儒未獲實用名實之際臣實愧

心。備數　恩聰臣所請宮寮得賢良之効。微臣免竭駑之
誠。實臣大願。臣備僚謀能。幾在為國。非為道周也。臣又考
祖宗朝。有洗馬司直司諫清紀等官。所以陞副貳之儀。
廣正直之助也。　皇太子端位儲宮。歷有歲年。謂宜廣取
備員。以敬贊典。義養儀範。功稱高深。四方聞之。後世法之。
率祖敬德。於古有光。伏乞　聖明留察。勅部臣酌議。別選
充員。萬年有道之長。為益不小。臣凡有勞勤。義不卹私。自
搢材分宜。謀名賢。區區之愚。仰與　聖明省擇。
務讀古史。遇昔賢爵選相讓之章。輙慨然欣慕。嘆今世
之擾攘如市。傾軋交構。為足悲也。此誠空谷音矣。

佐萬世治安疏　二十年十一月　河南府推官　涉開遴

臣聞。　皇太子。天下本也。而尤以豫教為急。蓋者　皇上
允諸臣之請。以春仲出閣講學。豢養賢始聖功。子述重光
父作。千萬年長治久安。皆繫於此。豈非今日第一盛事哉。
乃微臣芹曝之獻。以為今日　皇太子論學。不必遠有取
法。　皇上法　祖。太子法。　皇上足矣。　皇上從來言教不如
身教。諸臣以經書為開陳。是以言教也。　皇上以金玉為模
範。是以身教也。父子之氣脈最親。朝夕之觀摩尤捷。故諸
臣進千百至言。未必發前星之聰。而　皇上行一二善事。

已足為少游之宗。則今日身教所宜加意。臣謹列其人者
望　聖明垂聽焉。其一在見天心。　皇上敬天一念。千古
無兩。不謂邇來氣祲頻見。　皇上日勵寅工以修省。然臣
以為人臣修事。人主修德。修德則慎獨是也。　皇上誠於萬
幾之暇。時時看未發氣象。覺我心天心渾然無間。則喜怒
自平。用舍自當。中和致而位育臻。使　皇太子見之。亦於
此處操存涵養。他日參贊事業。取之隱微如皆。　皇上
教之也。太祖高皇帝。論博士孔克仁等曰。教之道當
以正心為本。心正則萬事皆理矣。苟導之不以正。其害不

可勝言。卿等宜輔以實學。毋徒效文士記誦詞章而已。大
哉王言。夫正心必先誠意。此天人合一。內聖外王之學。決
非耳口可證。在 皇上亟以身默示之而已。一在卹民。窮
今天下苦於寇。苦於兵。苦於水旱。如臣所屬中州之災。故
南直之英霍。赤地千里。遺民之不去為盜者。惟延捲待斃
而已。臣向為中州乞賑。業奉有旨議蠲。臣以為遺民骨髓
都盡。其蠲之固蠲也。即不蠲之。又安有升斗以應追呼。與
以蠲之虛名。不如賑之實惠。 皇上宜乘此大剿之時。亟
發帑金數萬。特遣廷臣分道散賑。庶以大肅 皇仁。使知

有生之樂。又以收拾民心。使無從寇之憂。計未有便於此
者。使 皇太子見之。他日念切如傷。世稱愷悌君子。則我
皇上教之也。昔 成祖文皇帝聞 皇太子發粟賑山
東饑民。喜曰。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舟濟其父之故舊。
況百姓吾之赤子乎。則今日議賑。所裨儲養民生。非淺鮮
矣。一在優大僚。臣觀年來三事九列。逮擬相踵。雖其蒙譴
各有本末。然或一時偶誤。而經年累月之勞。未可盡泯。又
或卒屬偽蹤。而立身行己之大。未可盡譏。則量從寬政。以
示恩於稚恭。節彰教於鶉裘。俾 皇太子見之。必且尊師

而重儒。庶講幄開陳。不付之漠漠。即今日之受益已多。書
成祖文皇帝。諭 皇太子略曰。文武群臣皆朕所命。雖
有小過。勿遽折辱。聽 聖祖式穀數語。且不欲後人輕其
臣。又豈肯自薄其臣哉。一在容直言。 聖上撫如天之度。
聞以言事蒙譴者。亦次第他用。然尚有礙奈經年。环賜宜
亟。如以宗選為却顧之論。其實意專於為國。如以召對多
過激之談。其實心存乎報主。又如以請郵涉溢美之辭。其
實情迫於為父。諸如此類。臣未敢枚舉。當此愼簡宮僚之
時。儻各還故物。或叅講讀之班。或厠侍從之選。使 皇太

子見之。知 皇上不難受直言如此。 皇上之雨露風霆。
無成心如此。他日以至聖臣直媲美。則皆 皇上敎之也。
昔 太祖高皇帝諭 皇太子略曰。汝宜親賢樂善。以廣
聰明。逆己之言。必求其善。順己之言。必審其非。如此。則是
非不溷。理欲判然。天下之事。可得而治矣。夫言有順逆。而
治忽關焉。則聽納豈獨為諸臣地哉。一在寬抑。亦往來外
吏轉陞。以三年為率。近日郡縣有司。以錢糧叅罰。遂多淹
延五六年不遷者。臣以為有司而果不肖。即宜速去之為
快。何得以連賦久任。聽其年復一年。猴冠虎噬。有司而果

賢也而處萬難奏手之地才力既無可施精神亦復不振於地方寧有濟乎臣以爲宜勅銓部將有司見經參罰者查係爽正兵荒地方爲核其官評分別陞轉毋使不肖者終年肆毒而賢者促促靡騁至人地兩誤也使 皇太子見之他日不以催科政拙遂絀良吏則皆 皇上教之也昔 太祖高皇帝諭 皇太子曰武帝任張湯而政事衰光武褒卓茂而王業盛此事甚明可爲殷鑒夫吏治以兩漢爲最如卓茂輩其不以催科先撫字明矣一在游言利今日軍興旁午司農籌目至議加派議開採亦不得已之計矣臣以爲理財者議生於額外不如核實於額中今天下之財不在 皇上亦不在民大半爲貪官墨吏所有以幾千萬之金錢供不戰不守之兵以加二三之火耗養肥身肥家之吏則今日清冗從罷斷宜實實加裁而此外一應內供之可緩者或暫停或暫減而以全力注之軍需庶賦不加而用自足總之人至即常至窮至迫之時仍宜存不盡利以遺民之意使 皇太子見之他日亦不以外末先內本成一代清心令德之至皆 皇上欲之也昔 太祖高皇帝諭 皇太子曰凡一切居處服用之間必念農之艱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不至於饑寒方無爲上之道若復加之橫斂則不勝其苦矣臣以爲今天下幾無民矣寧獨饑寒尚堪此額外誅求否一在疏滯獄屢勤 明旨而淹繫仍多甚至累累告斃則以爰書屢經聖覽而問官又苦訊鞫再三詳慎無可加推有覬望淹延以俟 天威稍霽今時值三陽開泰萬物向榮臣謂天下在處皆春惟獄無春疫氣盛行死亡枕籍方春在獄爲甚 皇上儻於一應訊鞫早爲俞結使無頗連秆猝至如近日士夫逮繫或中毒於詔楇固當立解網羅之慘或發憤於去輔亦宜弘遐解網[illegible]令人嘆天地之春有窮 皇上之春無窮使 皇太子見之他日不以詳慎累生全皆 皇上教之也昔 成祖文皇帝諭 皇太子曰前命兩覆審重囚奏今貸其死覺甚惜人命然實惡不可宥其餘雜犯死罪[illegible]聖祖於雜犯死罪尚樂從寬宥況罪不至死者乎況此皆[illegible]者也 皇上既以身爲[illegible]臣以書生管窺妄效芻蕘不識忌諱伏[illegible]聖明採覽

儲訓原本身教條舉八端規切弘遠善陳之正志文筆亦翔茂矣。

乞回聖怒疏 十二年二月 右通政 徐石麒

臣備員留京奉箋入賀間關馳驅頃瞻周道見大江以北千里既脫畿輔以南三時不雨澤鴻滿野量鑒幾半入饑以來知我 皇上精心察禱仰格玄穹而雪不封條而不濡軌竊意 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天道太上而不及下濟法不得而地道太卑而不能上行亦不得而茲之亢旱意者 皇上威名峻極臣子奉職無當漸成釜鬵之形致有變攸之應與正欲以博德緩刑霽顏納諫仰塵 天聽然後陛辭乃本月初十日伏見刑部尚書鄭三俊奉 旨提問下獄臣旅次驚聞未詳本末因思三俊受恩眾朝致位正卿 皇上授以執法之官分宜竭忠報稱一旦仰觸 宸衷自干嚴譴此必職業所係輕重出入之間有負 皇上之任使者雷霆所及斧鉞何辭既又伏而思之三俊昔事 神祖厯著勞勩迨事 皇上亦已十年於茲矣一生風力屢挫奸鋒四壁蕭然素標清骨臣親見其為南戶部時力恭不職司官精覈錢糧蠹竄皆夙掌 皇上鑒知不知何以精氣耗磨今昔頓異一至於此恭繹抄傳之明旨真有不能不責備于三俊者惟是朋謀朦蔽巧行欺罔

爲人臣者寧死於斷當腐爛毁三俊雖老而耄諒其性樞
懸忠不敢出此令爲河魚僅僅斂衣一偸饑烟不繼下理
之日奸胥罪役煎酒相賀羔羊素絲之風尙可想見雖一
胼膠守成例往復移會似屬稚誘罪誠有之至於朋黨歟
同臣敢剖心代明以祈 皇上始終保全而矜宥之也三
俊聞命之時卽囚服束身自拘司敗擧朝動色行路吁嗟
謂此亦會偸 皇上股肱大臣之末者朝而冠裳暮而犴
狴嘗諸犬馬會不得蒙蓋帷之賜焉凡在三事九列亦何
嘗之與有當亦衎心而自憐矣臣又回思三俊六年考滿

叅批 叅上乞回遷總

時人皆以得進助階爲榮而俊獨以匙筋未珍爲愧乞身
再四遴巡歲餘不蒙俞允懼闕考成箚就道向今此時
得蒙 皇上俯從其請賜之骸骨爲三俊者今日尙得與
田夫牧豎歌咏太平優游耕鑿豈不爲熙朝優老盛事高
尙美談而竟以遷秩之隆恩醸戕法之罪案三俊之辱請
大臣之辱也亦朝廷之辱也且自 皇上御極以來先後
諸臣麗丹書者幾于圜扉爲滿卽使其人盡皆情法允協
[illegible]陰景色猶恐上戾天和下召地變而況閒擬惕于威嚴
之下者有將順而無挽回有揣摩而無補救株連蔓引九

死一生於刑期無刑之意竟何當焉書曰與其殺不辜寧
失不經傳又曰失出臣子小過好生人主大德今 皇上
以輕擬之故深督三俊恐將來必有承順風旨以鍛鍊爲
能事以鉤棘爲精神而反負 皇上法天愼獄之本意矣
陽和已布幽草猶知向榮嚬蕩無期纍臣未逢祝網伏乞
皇上念三俊砥礪畢生過誤一事特從寬釋以示優容
或姑許在外席藁候訊俾國法凜然仍無妨於國體 君
心廻焰卽仰合於天心臣卽受出位妄言之誅獨彰 皇
上轉圜從諫之美矣

叅批 叅上乞回遷總

申救之章貴衍情體不亢激而和平善委婉而盡意以
對君父以引罪恕以安品節以達端委纓紛筆墨之閒
感動話言之表此其情體兼至之疏也

補牘陳言疏（十一年二月） 少詹 黃道周

臣生當盛世五十年在詞林十七載未嘗一近細旃親聆

天語昨幸從經筵之後得逢 召對月牀陳言臣實創覩喜懼交迸神情飛越不悉所懷仰荷 聖慈覆共荒陋凡臣所言而未明明而未達者容臣一二再剖以識遭逢

臣初隨班承 清問人才俟次條答臣言人才如樹木須養之數十年始克一日之用近來禮樂未脩教養不脩人才遂不及古又經霜雪摧殘之後元氣未復須十分培養勿折其萌芽譬如養火亦要惜薪然後光氣完全發得透

亮我朝人才當 世宗時稍稍摧折然或朝行謫逐暮即還是以人才鼓舞不倦臣之區區伏候 聖裁及既復班又承出班奏事之 旨臣周牀越次言立朝之才存乎心術治邊之才存乎形勢 皇上先年齋居數月措餉百餘萬立限西討而流賊不滅者以諸督撫皆未講於形勢要害浪言勦撫隨賊圍走耳事既不效則謂餉不足其實新舊奏餉約千二百萬可養四十萬之師今寧錦三協亦有十六萬之師似不勞別為摟求以供勦寇之用也臣又言東疆之形勢存乎寧錦西土之形勢存乎夔峽寧錦誠得大師八九萬實圖搗■之策■雖巨猾護本巢必不敢西過宣大京窺榆關夔峽若得一賢道臣東連荊襄北通房竹則楚賊必不得西旋蜀賊必不得東下臣又言事欲大創勞欲永逸先年禁旅之出宜為三軍推轂告 廟而行則實大聲弘凱旋較易今以爪牙一軍聽於總理似有未宜又言張任學為巡撫則制人為總兵則制於人皆詞意未明欣聞 天語以邊餉有多寡之不同張任學為擔當之激勵臣不勝感奮又言近日諸臣治流賊者大意在撫凡撫賊之法須令斬捕自贖得渠魁者與一裨將得

小酋者與一隊主使行間自効或先其一股使攜諸股要領所在因而肢解之還收其衆統以元戎使就屯牧以實塞下不宜泛泛以收為名以留為實僥復無策令釋散地一入鄖陽山中終為中原腹心之疾也載承 天語示以勦撫原自兼行操縱自有妙用臣感愧無言然臣意以■■甚於憂寇故未又言寧錦練大師八九萬終是要着■■醜不驚則流賊漸必自滅以寧錦治■醜以鄖襄治流寇以郡縣之糧治郡縣之兵誠不煩別為徵召而足耳臣槃膺 黼扆神膽未定脊文未晴如大師夔峽斬捕等語

皆上煩 顧問又或出 明旨之所已頒殿陛之下何縣
畢達然臣迂愚實以近者稍報未聞■歷欲爲不得不舍
誠正之本談圖匡捄之標務至於帝王隆理先內後外先
本後末誠得人才畢收人心必奮一舉一措天下威服雖
指顧之下懸奴首於藁街佩旒鏃以牛犢未爲不可也臣
又從班末聞 皇上徵採黄蕪胙之言有重晉清正老成
鄭三俊之心及 召問余煌講章似尚有舊講姚希孟之
語涓涓仁澤漸決江河臣以徐生親見堯舜無復一言一
事可佐織塵則亦無用讀書爲矣惟念舊輔文震孟一生
奏疏 [illegible]
蹇直半途損棄不及延視今日之盛言念感然臣懲艾已
深捫舌日久豈敢重干 嚴旨肯蹈私交然私計天下人
才生如鄭三俊殺如文震孟姚希孟求其影似未可多得
幸逢霽光繆聞曾說推 皇上仁覆群生栽培庶物念錢
穀易求人才難得錢穀一散可以還收人才一折不可遂
復 皇上誠愛士英如愛已成之士誠理財莫如理有式
之財當此衆溢之勝稍弘李孝之一古使廉夫立士有以
自振亦收拾人心消減奴寇之一大機也
此疏奉 旨固詰再疏有云敢諫之外必無人才朴正

之外必無學術知言之外必無治法又云潔已之臣雖
不能釐弊而弊實尚淺不潔已之臣雖終日釐弊而弊
實愈深皆忠款誠切因機正對足裨聖治之言

天下無廉官疏二十一年二月　　題授江西御史邢紹德

竊惟則壤成賦者處下之仁急公終事者戴上之義凡民
有心誰敢背違臣初入江右即察江右之風以為士瘠民
貧俗淳事簡士民有恒心無越志絎質行無崎思其君子
謀學明倫以道德仁義相砥礪矯烈而矢忠貞其小人安
分知足以農圃生涯相勸勉自愛而重犯法天下之元氣
存焉清議出焉豈其不明于急公大義而遺親後君也乃
細察所繇實堪流涕俗漸趨于奢矣人漸近於頑矣塵棍
假宗饑有兇黨妖民寓至到處生心加以年來貪婪成風
州縣絕少愛民如子畏天明威者正額之外復有額正派
之外復有派火耗加矣又以馬牯加添搭加矣又以酒筵
加種種名色追呼皆敲骨擊髓民是以見青衣里正搶地
呼天無所控訴也兼以署印之官計日為年打算扣留那
移關支不顧正餉歷年既久漏滑多端支吾閃爍旁漏愈
多正額難清察叅法民止設毋下妻子執執八口脈脈二
時至有秋告成竟不得快十飽以樂室家夫安得不逃夫
安得不盜呼擁纍聚窮兇淫繫實存者有形貌而無精神
有靦息而無情色倘有奸究細人積年老猾交通衙蠹結
遞里甲影射飛洒那移乾沒百姓已納十之五而起解竟
無十之三尤令人裂膽摧肝無可奈何為今之計惟有嚴
懲貪黷一節足以清本澄原要莫亟于親民之州縣令矣
如能居心似水持法如山不加火耗不取罰贖不行濫派
不折硝黃不誣奸盜不賣人命不傾富室以催科為家政
看綴急為調停要歸于為民請命為國儲餉如是而令有
不行禁有不止期會有不應者臣不信也萬一慳頑難化
積習難返勢要抗違孝廉挑唆富室包攬監生青衿詭寄
飛洒指名申臣衙門具疏入告即處以如律之法俾臣得
借天寵靈以洗滌貪惡激發士民心志斷不敢令欺隱
之徒猶或縱橫無忌也臣矢心不辱君命不屈心於強
禦不諱指於面情不敢通一字於長安要路非出勞怨修
明職掌如不能實心任事庇護貪婪乞皇上先處臣以
曠職之法而後及司道府官與所宜處者庶幾大小相戒
防維相成百姓急公之義可激江右仁義之俗可興矣

攬轡澄清此誠直指使風烈要言

論開洋禁疏 十二年三月

傅元初

臣竊見中國之財天產地毛悉以供西北邊之用出不復返兼今軍需孔棘徒求之田畝加派編戶此亦計之無如何也然利害有宜剖晰府勢有宜變通有閉之乃釀隱禍而開之足杜姦萌者則如閩中洋禁曾奉　明旨然臣閩人也謹查先臣何喬遠曾有疏議謹詳其概則又未始不可採行者臣請得披論之萬曆年間開洋市於漳州府海澄縣之月港一年得稅二萬有餘兩以充閩中兵餉至於未年海上久安武備廢弛遂致盜賊劫掠兼以紅毛番時來倡亂船貨官府以聞朝廷遂絕開洋之稅然語云海者閩人之田海濱民眾生理無路兼以饑饉薦臻窮民往往入海從盜嘯聚亡命海禁一嚴無所得食則轉掠海濱海濱男婦束手受刃子女銀物盡為所有為害尤酷近躋鄭芝龍就撫之後屢立戰功保護地方海上頗見寧靜而歷稽往事自王直作亂以至於今海上固不能一日無盜特有甚不甚耳海濱之民惟利是視走死地如鶩往往至島外甌脫之地曰臺灣者與紅毛番為市紅毛業據之以為窟穴自臺灣兩日夜可至漳泉內港而呂宋佛郎機之夷見我禁海亦時時私到雞籠淡水之地與奸民闌出者市貨其地一日可至臺灣官府即知之而不能禁禁之而不能絕徒使沿海將領奸民坐享洋利有禁洋之名未能盡禁洋之實此皆臣鄉之大可憂者即當事者諱海上事亦未能詳悉以生利興害之計告於我　皇上臣知而不言誼所不敢出也蓋海外之夷有大西洋有東洋大西洋則暹邏柬埔諸國道其國產蘇木胡椒犀角象牙諸貨物是皆中國所需而東洋則呂宋其夷佛郎機也其國有銀山夷人鑄作銀錢獨盛中國人若往販大西洋則以其產物相抵若販呂宋則單得其銀錢是兩夷者皆好中國綾段雜繒其土不蠶惟藉中國之絲到彼能織精好段疋服之以為華好是以中國湖絲百斤值銀百兩者至彼得價二倍而江西磁器福建糖品果品諸物皆所嗜好佛郎機之夷則我人百工技藝有挾一技以往者雖徒手無不得食民爭趨之永樂間先後招徠東西二洋人貢之夷恭謹信順與北虜狡悍不同至若紅毛番一種其夷名加留巴與佛郎機爭利不相得屢雖經撫臣大創初未嘗我怨一心通市據在臺灣自　明禁絕之而利乃盡歸於奸民矣夫

利歸于奸民而使公家歲失二萬餘金之餉猶可言也利歸于奸民而使沿海將領不肖有司因以爲奇貨掩耳盜鈴利權在下將來且有不可言者竊謂洋稅不開則有此害若洋稅一開除軍器硫磺焰硝違禁之物不許販賣外聽閩人以其土物往他如浙直絲客江西陶人各趨之者當莫可勝計即可復萬曆初年二萬餘金之餉以餉兵或有云可至五六萬而即可省原額之兵餉以解部助邊一利也沿海貧民多資以爲生計不至饑寒困窮聚而爲盜二利也沿海將領等官不得因緣爲奸利而接濟勾引之

禍可杜三利也倘以此言可採則今日開洋之議洋稅給引或仍於海澄縣之月港或開于同安縣之中左所出有定引歸有定澳不許竄匿他泊即使漳泉兩府海防官監督稽查而該道爲之考覈歲報其餉於撫臣有出二萬餘之外者具冊報部以憑吊用臣鄉弁鄭芝龍屢立奇功既受延世之賞仍責以海上捕盜賊詰奸細使人與船無恙計年量加陞賞其麾下士卒向聞係芝龍散金以養之故所向有功今其麾下之餉或可就此酌給無責令久出財力爲公家幹事之理是又一利也竊考有宋之季市舶司實置在泉州載在舊制可考其時郡守諸臣有爲海舶祈風之詩此亦前事之可據者廣東香山澳亦見有稅額閩廣一體耳此非臣一人之言實閩省之公言也伏乞勅下閩省撫按查洋禁果否盡閉開洋果否無害有利廣詢泉漳士民着爲一定之規庶奸利可杜兵餉可藏矣

國佐軍需民通衣食商饒什息開洋亦閩所利於今止今日聒耳言利之疏集中多不採入此則庶幾存焉

今日□伺於外寇猖於內兩者皆急而財竭於農力屈於兵則十年之寇為患更深且以為欲靜外氛先蕩內患必然之勢也賊蔓六省動號數萬然其黠者皆秦人也其能號召命衆者皆延人也臣辛未七月即知陝西延安府清澗縣時清澗四面賊巢白骨如山流血滿地為榆林咽喉北堵流寇南通運道臣守陴巡警無日不與大賊格拒解散安插無日不與降丁為伍二載有半延寇稍平賊掠西安撫臣疏調臣於三原自任事以至入覲賊逼城下者十有七次隊伍之相逐匹馬之奔馳凡三年矣用是臣雖書生於兵情賊勢親見有素亦能稍知其所向可以施其究而言之也臣請舉以往事若滅賊之忽焉蕃賊之得勢在流而賊之失勢在止賊之長技在分而賊之短技在合賊之乘時在夏秋而賊之失時在冬春賊之得計在以塘馬戰而老營避在以次光近而眞營遠賊之失利在行營不知備截殺不相救昔大賊王加徹破河曲據其城延綏撫臣洪承疇率曹文詔等兵奪門砍殺而加徹燒李老柴破中部據其城撫臣練國事道臣張福臻督兵攻圍而老柴擒斬一元破寧塞據其城左光先費邑宰等與戰而一元死譚雄破安塞據其城王承恩李卑等攻圍而譚雄誅此皆守而不去之賊故速死也是以過天星老廻廻混十萬等賊破城邑無算或本日即出或一二日即出官兵未至已奔走逃遁此皆流而不居之賊故緩死也賊自入晉豫以來分頭成夥多其名目在秦者西安延慶鞏平漢興商雒既無處不被賊而汝雒開歸麻黃潁亳以及江北又無處不被賊豈賊眞有數十百萬蓋分股以牽我兵故見多也若可天飛之賊合于鐵角城則盡驅不粘泥之賊合于西川亦盡滅即前撫臣陳奇瑜驅天下之賊盡合漢中出棧道開大□突敢可一鼓而滅乃以招安敗逐至不可復收古人以火洞而平賊數萬者利其合也夏秋之間糧芻盡有場圃苗泥供馬食冬春非破城攻堡不能得食官兵從之則洗湯涸澈滌積剝不利也臣在三原閱過兩賊屢踪其地勢全測塘馬數百疾如風雨出沒不常逼近城合殺民衛兵官兵無從測其老營而後擊而不知老營已在數十里外幾渠其夜之行營則焚近城處合火光敞空而老營亦在數十里外則燃燒潛在官兵望火光襲之每墮

其討此賊之狡也欲走將必焚其營發烟火使人不知所追若乘勢要擊定然狠狽雖有殿後馬賊亦不戀戰以少殺衆端在此時臣嘗率鄉勇蕭應魁等冲擊殺其多級奔獲西慶平鳳監軍道原失欽降關防救出鳳陽府原擄翰林程正揆之子俱經題敘在案蕃亦攜其情而倖中也賊不難殺在亂其所長而使之短破其所得而使之失直截以攻之挑好馬尖兵三四萬為頭敵分為兩軍一以追擊一以敗馬更番迭出即有大賊當之必破自携刀斗帶烘炒馱粟物緊跟追追絕滅一枝則羣賊皆震擒一魁則

奏疏　卷五　剿撫　三十五

餘黨氷消蓋賊之股雖數十而所觀望先倡不過一二枝當日秦中督撫有闖王之擒群賊遂竄伏息者二三月及過天星一挫官兵而賊復無忌則殺一股以威衆賊固斬截之法也今豫楚之撓音屢至誠可旦夕以塟剷平臣以為東逐西奔歲月愓虞覦類已竭更可深慮計不如以一股賞給十將量其兵力之足以相死刻日誅渠雖登山入險不可歇手盡一股則論賞不必事平叙緞一股則論之罰不許報級塞責賊不望風而靡未之有也至於撫之之說原非對勸而寄以剿耕必則之撲亦剿後必收之效卿有及側不嘗亦可以招安而漸消其烟然而解散安插乃兩層事也今延慶隴右荒地空穴一望千里攻古人募民以實塞下之時矣若以回籍開耕因勢利導法未有便於此者也臣嘗奉文入賀恩賢衛守科劉文秀賊窟中選其強壯編入榆林營伍本地脅從為之立里甲予田土他縣被虜給票歸籍一時散者米綏清三州縣降丁共七千二百餘名自此所賸眼始化撥往度今賊情不甚相遠解散之方安插之地必再經一番處置而後妥耳總之賊之求撫者緩我也而我不可自緩我之撫賊者緩賊也而正當

奏疏　卷五　剿賊惡策　三十六

急之以剿若自蜀入秦之賊咸名素著如秦撫者誓師南指政其時矣督臣逐之於後撫臣扼之於前鄖豫二面亦當以精神照應盡此一股全局可結不然流毒未可量也練兵有制用多不如用少責効無難報多級不如了一股此臣就所親見備述情形以為立刻蕩平之助非敢拾唾抄襲也

指悉賊情形勢畢見非逕度億論疎略不詳者比

特闢授職疏 十二年六月　中書　陳龍正

本朝不設宰相。然今之輔臣。上效啓沃。下備寅恭。職無不統。世廟寶訓云。此官雖無相名。實有相職。洋洋聖謨。至矣哉。古人每言如某者宰相才也。夫明相職然後可辨相才。相職云何。居恒則位置六卿。有事則謀察大將是也。英宗皇帝諭輔臣李賢曰。今六部尚書。股肱皆得人。蓋知天下治安。繇六卿。而獨與賢商正。謂賢之職事宜與聞乎此也。他日又曰。吏部乃天下人物權衡。命舉左右侍郎。賢遂舉姚夔崔恭。是則六卿稱職。皆賢之能使當年六卿有不稱。而賢猶顧惜而不以入告。皆賢罪也。故位置六卿者。授職也。世宗皇帝諭輔臣張孚敬李時曰。六部須要得人。吏部都察院尤爲緊要。因諭諸臣才品。他日又因吏兵二尚書缺。與時及翟鑾面議其人。遂以汪鋐居冢宰。王憲居本兵。蓋深明致治得人之綱領。而獨與輔臣議者。以輔臣次吏兵部院綱領也。下至群僚賢否。草野遺才。皆輔臣所宜留心。而不得專以票擬章疏。遂足盡帷幄論思之職業也。所謂謀察大將。亦以近事驗之。正嘉之間有楊廷和張孚敬。則能信本兵王瓊。能一再起用王守仁。而南昌定。思田平。諸苗邊寇。萬曆初有張居正。則能委王崇古專制。而俺答帖尾數世矣。能委戚繼光修守禦。而諸邊十八年不聞警矣。故能識定大將。然後可以爲輔臣。史遷云興聖統在擇將相。特爲孝武言之。其實天子之事。惟在擇任輔臣。輔臣得則謀諫大將者。亦輔臣事。而天子無煩拊髀也。孚敬告　世宗皇帝云。人君以論相爲職。謂此也。頃者輔臣嘗數人。不爲不盛。然未聞有以搜訪異才。足民裕國。安內攘外爲己任。而分　至尊之憂者。豈真無心報主。退然甘讓。古名臣亦多謂票擬之外無他司。習慣而安耳。臣愚以爲今後凡遇卿貳專閫員缺。會推既上。宜各以保舉之事責之。俾得各出目力。各吐赤心。并其平日胸中所識。不拘大小文武山林隱逸。但係真才。悉令分別行能。堪任何事。堪居何職。隨時開奏。歲月之間。皇上總計其所薦孰當。所當孰多。多稱職。即某輔也。賢多膺官。即某輔也。不速將得人而兵戢寇弭。即某輔也。功將非才而兵驕寇熾。即某輔也。昔宋儒程顥言天下治亂責宰相。而孚敬疏謂今之內閣。宰相職也。宜流德化。必始自內閣。謂此也。至於他事小有得失。未足以定輔臣之優劣也。如此不惟

朝廷可得多才又可因薦才以別輔臣不惟已用諸輔分量因茲較然卽欲求良輔於方來亦可以此法豫試而儲之矣取人圖治豈不至簡至要歟所謂謀定大將亦須先辨大將之才將才有二要能戢士也能用間也夫士卒戢之平時甚易臨陣驅之必死甚難誘其易而能其難萬不然之數也今客兵所過淫殺慘於■寇豈兵眞不可禁耶將不能禦耳故今日將才以戢士爲第一義至於軍中機要則在用間年來我屢爲■寇所間而我曾未聞一人能間■寇者敵爲客而反明我爲主而恒暗潰師失守咼足

奏疏 特開揆職

惟乎蓋知己莫先戢士知彼無過用間所謂智仁勇信嚴與一切因時因地出奇合變之道舉包其中輔臣與樞臣掄辨將才爲推轂之綱領惟宜精考於斯二者或曰本朝權歸六部邊擬吏部事推舉將帥兵部事執政冒侵官之嫌不知擬推文武原出銓樞但所推當則宜人告爾后允而行之不當則宜入告爾后駁而更之惟夙昔泛心臨時始能辨其當否設銓樞所推終謬雖輔臣自舉所知可也更議銓樞亦可也至會衆之更議之而必無不當則非古人之論相所云正心正朝自明者孰能堪其任哉褎密

勿忠國家惟斯事爲最大不然以用人得失直委銓樞輔臣一身超然長立於是非擔當之外盡思蒙鑑獨滌受恩數獨隆其於報禮酬知究竟所主者何事耶伏見我 皇上十餘年求治謀兵謀餉萬端竊謂宜且勿憂餉而憂兵兵精則餉自省又且勿憂兵而憂將將良則兵自精又且勿憂將而憂輔臣輔臣賢則銓樞部院多賢而良督撫良將帥自出故特開揆職以爲 明主聚精會神地而治效可歲月計矣

位置六卿謀定大將天下一日萬幾可優游坐論有餘

奏疏 特開揆職

此誠賢宰相職也然非本之學識充以度量雖人主倚以心膂鮮克任矣絶大宏文誠可銘勒 黼座

再闢撰職疏（十年六月）　中書　陳龍正

竊惟票擬一事未足盡輔弼大臣之職而今日輔弼大臣果欲就票擬一事以盡厥職則亦有道焉凡諸司章奏其言非當則進其事非可卽否其意非私卽公未有介於兩者之間茫無定持而可低昂二三其斷者也所籍於票擬者正為設誠觀理折衷求平使票擬果當雖偶値發改亦宜究悉數陳某事的合如何 天心至虛必能轉圜是則票擬之中具有啟沃之道若隨發隨改至於再三謂原擬者非耶豈其始有未竭之心謂原擬者是耶繼何以不堅

其信 皇上孜孜求治無間巨細槩期精詳所以一再奪者不過欲事理得平曉然見其斟酌處分之故原非必盡更初擬始可允愜 聖懷且以外間事理論之郡縣詞訟申報撫按其稍重大者撫按必一駁再駁蓋亦致詳致愼豈欲槩翻初招郡縣抱公心持定見者覆報明確原招允行十回八九以 聖明天縱豈有輔臣能覆申前說果平如權衡洞若指掌而不適然樂從者乎說命曰后從諫則聖 皇上於群臣芻菲時賜裒收況委以股肱心膂之重論道經邦又非若親臣小臣補闕拾遺之難為力者耶唐

宰相李絳有云知而不言臣負上言而不用上負臣今穎諸輔臣皆以絳之志為志可也頃自行人司司副倪元珙疏請閣臣票擬各自註名料今日諸輔已無不殫厥心之患惟念可否有一定是非無屢遷謂宜深體 聖明發改之心求至是於初擬矣至誠於復奏則諸輔品議各可自見而 皇上亦得洞見諸輔之能明是交孚歷事康哉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臣以堯舜期君臣以益稷期輔臣今一日而再致責難之說固臣所以致其恭也若乃 本朝相業首稱三楊三楊當日惟以保舉衆才商榷六卿為

務如長院劉觀貪士奇與榮劾去之而舉顧佐代卒為名臣自後楊一清翟鑾共舉胡世寧掌院而請罷原擬王時中費宏亦舉姚謨為兵部尚書總制三邊 世宗卽傳諭行不待部推是輔臣之克舉其職者于中外大僚時時仰贊廟斷固非止票擬為司明甚而況或少曠於票擬之內其可哉臣再惟 國初罷中書省 歷朝止稱閣臣欲名與事相符也邇者閣員有缺廷臣章請恒借枚卜為名詳稽禹謨枚若指大功臣卜者謀及龜筮非謀及乃心卿士也與今推點閣臣事體非類語稱舜湯選於衆舉皋陶伊

尹帝典曰使宅百揆於此參酌其間因義定名自有攸當或云選輔猶稱在帝心之義也或云命揆猶僉往汝諧之義也或徑云推擧閣員則爵人衆共之義也務使名與事符以仰追 聖祖不設宰相本意并備末議供採納焉

票擬之失有三迎合揣摩懼獲罪戾一也挾持私意喜怒陰行二也恐拂衆情兩端浮游三也其惟賢能能去此三失其本又在明大道端心術乎

召對補牘疏 十一年七月

少詹事兼侍讀學士 黃道周

臣聞下士而享要道逾於太牢褐夫而披至言榮於文繡臣少而恨不得登洙泗之堂老而幸得覩勳華之澤自前月十八日 召對以來臣欣然會心氷解凍釋謂自精一垂訓而後古今儒臣未有與領奧妙如臣今日者也臣是日從諸臣後覆陳數言略舉天人之義粗剖精明之旨初無所中於要會俾於治化至煩 陛下特達開論以謂清任和之清乃學者造道之基知仁勇之仁乃聖賢完德之局臣退而服膺尋繹此論饑爲忘食疲爲廢寢蓋自古帝王與諸臣上下議論文皇之力行仁義仁宗之心存忠恕未有洞徹簡盡一至於此者也又自諸賢論道以來始基造詣各有其方先儒之言正言修近儒之言良言靜自孔門而外未有得其次序究其始卒若 聖諭所云者臣自惴竊恐得天者淺或粗得其入門不知究竟或謬窺其堂奧已忘其入門至今日乃獲披雲日而覩窗羨有以泝上古之傳有以開來世之學有以造就天下之人才有以匡維宇宙之治化臣自是是矣臣當日即宜有所颺言猶恐人謂臣畜之不深撥之太早今既踰旬矣臣思古今學者

皆可以爲聖賢所患造道不力於樹立古今聖賢皆可以爲堯舜所患成德不收於完局造道之始不本於淸雖言修言正言良言靜終有曲謹之蔽槁寂之非完德之終不歸於仁雖言智言勇言武言明終有權謀之非霸術之蔽夫使人主有霸術權謀之心人臣有曲謹槁寂之事則天下之治者必歸於亂亂者必不可治泰者必歸於否否者必不可泰而撥回匡持之說皆已矣

陛下今日妙啓道心遴言顯示於爛兵燹餘之中出此精神振屯散鑠之外宣茲肯綮欲使天下後世之爲臣者皆以淸爲本淸則其

性情淸學問亦淸好惡淸賞罰亦淸銜鑑淸流品亦淸倫敍淸紀綱亦淸因而淸之四方之流氛濁膺冠襟奸宄無不淸者淸則何物可做何非可遂恐其歸於曲謹槁寂而已而

陛下又策勵之使其當任則任當和則和則是天下竟無有不任事不和衷之淸也必使天下後世之爲君者皆以仁爲歸仁則其生賞仁殺戮亦仁容保師錫仁流逬放黜亦仁因而仁之四方之湯火塗炭愁嘆傷離無不可仁者仁則何功不集何利不溥恐其雜覇小康不諧於純王而已

陛下又策勵之使其合勇於智合則於武則是天下竟無有無智名無勇功之仁也所以然者淸爲天之淑氣君宜專受之而分以與臣臣又澄徹焉以佐天明之用

陛下宜患爲臣者之不淸不患爲臣者徒淸而無所補於君仁爲天之本心衆所分受之而獨以與君君又翕聚焉以立天明之體

陛下但慮爲君者之未仁不慮爲君者徒仁而反無以御其臣予思子爲仲尼血孫一生以誠明爲本誠出於淸仁出於誠誠立則明生體淸則仁立是皆上天之精神卽爲聖人之妙用

陛下旣以洞達精微擧而行之以正人心以汰邪說以鑒別人才以澄淸

天下何難之有仲尼之論陳文子淸而未仁惡其不能强諫養亂潔身至於夷齊仲尼所謂仁者孟子直以淸當之是則聖賢所至天下可知矣無識之士挾其權術以濁亂天下栩栩見多自

聖从聽之何足以當樵枇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堯舜之君極於欽明堯舜之臣極於寅淸惟明與淸天下歸仁臣旣以親聞堯舜之言親覩堯舜之心尚未敢有隻言辭道以成吁咈之謨則又何貴於癃瘵羨墻守先待後者乎宋臣李綱曰天下之理誠與明

疑與瞞二者而已誠則明明則愈誠自誠明而推之可進
於堯舜疑則瞞瞞則愈疑自疑瞞而推之其忠行不可勝
言者如李綱則可謂知道也今天下尚可治人心尚可收
人才尚可求以 陛下之清明宣昭道化本至誠以御天
下擇賢才以成功業彊勉力行大則三年小則朞月昇平
可致也諸雜霸權謀用之一時非久輒敗何所當於道化
而收之至於諸臣淑氣已分聖學未脩或有偏至之人偏
存之論不妨包荒以照 帝德誠無取於遜心莫進不求
諸道而已也臣禀氣衰薄僦居秋隘月暑執筆不開朝夕

遂成血癖恐遽奄忽不能以而稽至道闡繹精微猶意
召對所陳畢不足錄儻附記註使後世史籍得睹 聖王
學問之精以及微臣闇知之實細繹無窮雖文飾太半實
自謂過之臣死且不朽
評道明治本用實治敗辭宣義周達衆美極福稱指陳
八時政育成文章功合世務者尚難之況其爲理道之跡
格格爲一家儒者自漢宋以來多見所謂矣斯誠卓然
爲 謙明之傑作也
終

錢唐朱東觀全古選　同郡丁殿應 渤聯 丁任觀之 評

論推督臣不拘守制疏 十一年七月

少詹黃道周

臣觀古今治績，其典章法度，雖曼於先王，詎不敢至於事窮理極，亦將通變以盡其神。惟綱常所繫，為臣敎忠，為子敎孝，垂憲萬世，本於民彝，不可易也。禮三年之喪，君命不過其門，兵革釁凶時出戎右，不施於士大夫，宋時武弁如田況、岳飛，皆絫乞終制。皇太祖以劉基、宋濂帷幄之任，特聽其奔喪嗣後，雖有奪情，終遂物論。嘉靖中年，以北虜孔棘，起楊博於宣大，還翁萬達於本兵，然其時，楊博且禫矣，又以夙歷，移近雲中，翁萬達以尚書降左侍郎，棲遲不十日，墨衣視事。世宗心非之，卒罷調以去。蓋自是非終喪不稱起復也。張居正以不守制，損其勳名，是後七十年，士夫守法，邊鄙亦無事。天啟末年，袁崇煥哥起於右屯，崔是秀覥顏於樞府，身膺斧鑕，貽嗤西市，去今幾何時，而士大夫聚面喪心，營推營復，嗟乎，天下無無父之子，亦無不子之臣，銜開方不省其親，管仲至比之猳狗，李定不丁繼母憂，宋世共指為人梟，今遂有不持兩服，坐司馬堂，如

楊嗣昌者，臣前三月在經筵見其吉服，應召疑以終制，今乃未然，自嗣昌秉樞，亦垂兩年矣。不知其何時居喪，何人推轂而頓越至此，自有嗣昌，而海內無行蒙垢貽譏其親者，皆擲塊投杖，思擁節鉞之柄，嗟乎，人心之喪，亦遂至此乎。陛下克己省躬，以禮樂忠孝治天下，過有小小災眚，輒減膳撤樂，素服避殿，以勵群臣，所以然者，陛下為天之子，天有違行，三辰不斷，猶之父母溫凊不寧，則人子為之引痛，不櫛不沐，不食不寢，以俟父母之平復。陛下之減膳撤樂素服齋居，所以敎孝也，又況於為人臣

者，其家父母不幸，委棄而儼衣冠，擁輿從，飛揚叱咤，抗顏僚友之前，此豈人理之所應有也乎，今宣大督臣盧象昇父殞載途，不視含殮，越心飲血，以俟奔喪，而廷臣動推潤遂雖移之人，以幾其事，臣見邸抄象昇所請附近撫臣權攝其事，於理可通，今又忽有并推在籍守制之說，夫使守制者可推，則是聞喪者可以不去也，聞喪者可以不去，則是為子者可以不父，為臣者可以不子也。陛下以月掃經星，辰薎犯，煇氣遂和，尚下詔求賢，引躬克治，明示天下以君臣父子皆受於天，禮樂政刑之所從出，不可

替而人臣以哀毀不祥之身決裂馳驟彼此相婦以玷
陛下仁孝之治于天地綱紀之常是不宜使天下四夷聞
見之也天下人材固自不乏疆場中外尚可料理即使人
材甚乏疆場甚迫當旁求中外誠信不貳心之臣而用之
奈何使不忠不孝者進苞引類種其不祥以穢天下乎治
天下之道無他不過正綱紀齊法度汰濁揚清舉直錯枉
當於民心而已民心當則天心悅天心悅則陰陽調風雨
時雖有戎狄之警如豺虎逸於原田田父秉梃而射之矣
不得已相其要害齊力注之使忠臣孝子鼓厲四方衆志

可挽也諸志君親嘗竊責射生刺飛者豈有毫末利於朝
廷而建官以餌之耶況人遺其親必不利於君壞於家必
無成於國語云千人所指無病而死楊嗣昌在事可二年
張綱溢地之談欺所樂天之說才智備肆矣更起一不祥
之人與之表裏指鹿指馬說夢捕風猶狼狽之獸倚借俱
徒無從施其鞭策深何益於負重乎 陛下事事欲卓越
今古文以經學飽圖縉紳家庭小小物稽尚以法治之而
冒喪歟論諸臣獨謂無禁臣雖至愚竊以爲不可也臣於
此事曾草具疏皆以遂事中止抱愧於心近見 明旨已

數日而封駁未聞誠恐有不祥之人勾連欲起轉盼之間
復成遂事則言之昔晚悔之無及臣爲萬世惜此綱常爲
聖明惜此治化至於一身進退有何足存如使此世果
有此事臣實無顏以述經書乞先 賜罷黜徵臣以爲隱
恐苟偷之戒

天下至正快論雖愚夫童婦莫有不願聞者誠以忠孝
出於性生有所不能奪也士大夫幸睹此疏不獨仰先
生高節亦尚幸 朝廷有人名教主持終未墮也

論宣大督臣奪情疏 十一年七月 少詹事兼侍讀學士 黃道周

臣於數日前閱邸報見推宣大督臣有并推在籍守制之旨臣於陛下憂邊至急求才甚殷廷臣不任驅使破格及於凶人臣竊痛之然度必有寡廉鮮恥喜榮利忘君親者鑽刺營競以成苞蘗之固然後陛下得而知之廷臣得而舉之及本月二十八日晚乃知有會推陳新甲之事臣不知新甲為何如人然聞其丁艱猶未終制又聞其走邪徑託捷足天下即甚無才亦未宜移借及此也臣觀古儒臣專閫自効能任弘鉅垂竹帛者率皆本道德敦行誼根柢甚茂而後枝葉生焉三代而下如趙充國皇甫嵩羊祜杜預裴行儉高仁厚韓琦范仲淹韋皆卓然自盡纖毫不苟然其所成就猶未造於古吉甫張仲之流今邊困久偷夷氛方惡才士盡於斂身通人樂為緘默 聖王焦勞十年於此未有發策而應者卒不得已欲舉不祥之人拂拭而試之以觀其成功責其後効稍使無根之樹發餘抽條臣雖迂愚竊竊以為不可也凡論人才觀其所難則知其所易自有載籍以來品諸人才批龍鱗之難難於履虎尾冒斧鑕之難難於冒鋒鏑今諸負氣節直言敢諫之臣既半棄不錄矣而欲使諸軟美容悅者叩頭折枝以建非常之功垂不世之業又豈可得乎臣觀比日寧錦所探[illegible][illegible]終未越邊而宣雲警報輒云九營十營衣青蟒者無數且如宣雲議賞明揭未有實情而中樞首謀輒云義州馬市可權昇以款邊中外譁張幾易鹿馬之形表裏吹聲盡假叢神之意 陛下三思諸臣豈復為國定遠猷謀實効者乎而空破非常之格以奉不祥之人而諸臣嘈嘈又方以白圭韓雍馬文升張瓚諸賢以為口實諸賢生當孔棘之時羽檄交馳勢不得拔足而去今 陛下明武洞矚中外雖帷幄諸臣勤真成矣仰承之不暇何所賴諸叩頭折枝軟美容悅者洗濯其不祥而用之乎傳曰天子守在四夷文曰王者有征無戰誠使禮樂攸明舉錯各當忠讜在朝貪佞在野以此守則何不固以此征則何不服今終日怕賊而畫地盲守未嘗覩寇而畫紙言戰乍言戰乍言守守者亦是戰者亦是至於王者所征所守之道則未有一是也游說於彼[illegible][illegible]於此君乎古之王者重其爵祿今之爵祿既可以虛致則功名亦可以偽飾兆伏節鉞擁蟒玉攬權蔑道者以數由毀消讒構已與其輕爵祿而言破格毋寧

逛爵祿而杜倖門與其輕破格以飾功名毋寧愼倖門以
飾道德古亦多有忠臣孝子無濟於匡攘之用者然決未
有不忠不孝而可進於功名道德之門者也今天下亦多
人才而漸習已久氣骨太細其智者畏言禍難其仁者喜
談精微臣則以爲禍難自天而得禍難則靜言詭隨之中
亦有禍難精微自性已得精微卽干戈矣石之下亦自精
微　陛下敬天勤民日愼一日闢門延訪以居天下天下
蒼生立出湯火退園諸臣陰受其福而不自知罪纈據其
功微諸臣亦誰不能者卽使天下無才臣願荷戈以撐宣

奏疏　卷六　請宣大祭

雲之衆凡東疆要會在寧錦而不在於宣雲　陵寢周防
在宣雲而不在於錦義古之患在西虜則輕寧錦而重宣
雲今之患在東■則疎宣雲而密寧錦專避其所重而中
其所疎則宣雲之被患必數矣試使寧錦與宣雲合心■
出而搗其虛■歸而截其後則宣雲之關正所以致■而
取之也今東疆新餉自二十年來已七百餘萬而宣雲兵
餉視嘉靖時不十分之五誠酌新餉十分之二以濟宣雲
總宣雲分撫之力以斷寧與探三衛之腹心折東■之右
臂及今爲之雖獨石可以不嘗開平可以不築但得數年

之內貴人不掣其肘廷臣不鬪其隙　天謫草木有太甚
之色也臣雖儒屬然自二十歲躬耕手足胼胝以養二人
四十餘削籍徒步荷擔一二千里不辭勞瘁今雖踰五十
然非有妻子之奉婢僕之累所蓄數卷書已移月可畢
札千牘均爲報恩何殊之有天下卽無人臣願解滿華
以執鎖鑰何必使被棘負塗者稼不辭以功　皇化哉方
今焚戢漸次箕尾是爲燕分於十月交當南斗日是雖有
道儒者之所不談然恩慮預防聖人之所垂戒新甲間報
崎嶇秦蜀發表東裝慶須百日又六七十日載道赴宣已

奏疏　卷六　論宣大峪

垂半載蜀雪可消邊草已綠虜象升空以覬執歸說之身
待其遲遲援琴之道盈廷發憤良所謂乞河神而濡突火
也臣荷　恩再生躬耕垂老辛持筆窮侯一日咕嗶細栴
之前奚忍遽自菲薄然思古人經術盡爲綱常聖賢治道
獻歸名教使綱常不墜則古人安攘皆可馬上不事詩書
況今天下驛騷人情洶洶非背之業決不在亂背之人誠
不忍以　陛下仁孝垂成之治爲諸臣權宜之所汚辱語
曰舟車無仲尼覆舟無伯夷臣雖不才受　皇上殊恩猶
將安舟車之側泝流覆舟之下耶惟　陛下垂察焉

以下原缺

八

扶綱植常。不能不剴切正告。總非爲區區新甲說法也。
昭誠垂訓。眞世道人心之雷月哉。

綱常大義疏　十一年七月　　修撰　劉同升

臣備員侍從。待罪三年。每見皇上至孝永慕。廟祀敬誠。須行孝經小學。風厲天下。聖人心思。上同堯舜。臣仰窺淵源。宣弘敎化。竊惟中國所以爲四夷觀望者。賴有倫紀以爲之維也。是謂大經。原本大經。變通其制。使倫紀之立萬世勿墜。是謂大權。夫權者權乎其經。未有離經而言權者也。是故孝子有終身之喪。而聖人制三年之禮。非過於情之禮。而不及於情之禮也。縱有非類。必無毀制而忍於其親。天性然也。臣於楊嗣昌。有不忍言而不容不言者。

敢昧死爲我皇上陳之。臣官史官也。依阿腆慝。以附閣臣。則媿良史。上負聖明。下負所學。日者策試諸臣。簡用嗣昌。良以■訌寇擾。宵旰焦勞。如人亟欲疾去。雜試諸方。以冀一效。聖明之用心。亦甚苦矣。都門喧傳。謂嗣昌縗絰在身。姓名不辭。非若軍旅。可以凶事行之也。臣所以隱忍未發。意嗣昌亦人子也。良心不沒。父死謂何。必且哀痛惻怛。上告君父。辭免綸扉。庶幾善承聖意。曲盡輿情。夫邦政之權。亦非輕於發地也。辭綸扉而掌邦政。亦可效於時艱也。何乃循例再疏。遽入辦事。服緋安忍。叛禮滅

視垂之史冊萬世唾罵傳之邊徼四裔竊笑以謂國家之
人如此大臣自處如彼何以彈壓鎭衷之長折服犬羊之
心哉夫人有所不忍而後能及其所忍有所不爲而後可
以有爲臣於嗣昌以其所忍覩其所爲嗣昌之心矣而智
短也臣已逆知其後矣何也成天下之事在乎志勝天下
之任在乎氣志敗氣餒鬼神瞯之必有非恒之災動乎四
體之病則爲狂魄已先奪如此其人卽欲有所用於天下而
必不能有所用於天下明矣嗣昌淸夜平旦試一捫心何
以對其父鶴志氣餒敗不知何如卽延辯飾非蓋昧不心

而淸夜平旦亦必痛心疾首悔其志之短而心之失也嗟
乎彼其之子自忘其父而臣猶責之亦不足責之甚也且
嗣昌自號聞人豈其見不及此無奈伎倆已窮苟且富貴
兼樞部以重綸扉之權借綸扉爲解樞部之漸和議非他
票擬繇己將與方一藻高起潛數輩結連邊撫欺罔功
掩敗爲勝幾靡金繒養患■■立心如此何所底極獨不
見堯舜在上共讙誰欺而欲以袁崇煥之故智用于今日
不見 皇祖處崇煥不動聲色而忽奮乾斷乎髮自
皇上切責和戎而嗣昌尙可以爲臣今又一旦忽易墨縗

閣臣不可以爲子若猶附和黨欲緘口全軀不惟臣以
爲不可天下後世皆以臣爲不可臣不及遠引古昔近如
李賢奪情人望頓失張居正奪情身名不終夫物未有本
實先撥而傾折不隨之者也茲非志敗氣餒已事之明證
哉國家亦何賴焉當賢居正時抗言而犯其鋒者先臣羅
文毅倫鄒忠介元標是二臣者初入班門直節報 主臣
生二臣之鄕志二臣之學嘗言不言顧面何施且臣念及
先臣應秋而不禁哽咽沾臆也先臣起家及第五載講幄
四疏納忠爭冊立請冠婚東封議起力排和戎後先忤奸

輔申時行趙志皐遂嫉羣小陷以不測 皇考深憐忠直
皇祖特鑒淸操得免身家之危卒至憂憤而殞伏遇
皇上登極賜謚文節臣以一介書生欽蒙 皇上特恩親裁
進士第一寵錫隆盛感激涕零父母髮膚粥蓋恩報臣之
一家 皇祖所保全之一家也臣之一身 皇上所生成
之一身也兢兢勵志惟恐有負知遇欲尸默充位義之所
不敢出也瀝血拜疏冒犯新恭罪無所逃然生死榮辱皆
是致身之地臣亦遑恤其私也伏乞 皇上俯擇芻蕘析
衷典禮勒令嗣昌終喪守制庶幾綸扉不玷倫紀無斁

扶名教諭儲才疏 十年七月 編修 趙士春

臣草茅賤儒世受國恩蒙 皇上拔置上第授臣史職二載於玆感 恩自勵中夜以思今時事多艱人情積玩外奴內寇餉匱兵單豈獨一時諸臣才力不堪驅策哉良繇功名之計愈工而忠孝之性未至故也樞臣楊嗣昌墨縗莅事拮据罔效苟 皇上特達之知簡入綸扉使嗣昌而猶有人心者當念代言非金革之比 累朝有糾正之條聖經賢訓昭布森嚴自應力辭新命以報中樞乃讀其勉承恩命一疏計較於歲月久近之間絕無有哀痛惻怛之念遂儼然服緋到任聖人之言曰食稻衣錦于汝安乎臣于是歎嗣昌之胸無天倫目無清議而忍心害理悖亦至此也伏誦 聖祖六諭必先父母 皇上初政首關孝經在閭巷猶欲敎以人倫豈端揆可先容其掃棄臣又考之 祖訓國初惟六部尚書正二品以中書之事分隷之是今之尚書猶古之相也 景廟之朝于謙 孝廟之朝劉大夏倚毗親切兼寄以東閣處之蓋以六卿之職既有餘名位未嘗不足故也今卽使嗣昌而果才也刮焉之望儘堪報効何況紙上勦撫無救民生局中欵賞坐傷國體

業於封疆無補發交議務河務將來要務為重必交部議
疆可卸從以擇榮之計遂其卸擔之謀既無以責嗣習之
成功又無以作滿朝之忠孝臣所謂不如還樞臣之職以
維名教者此也然臣於是更有進者仰窺我 皇上軫念
時艱求賢若渴不得已而破格用人奪情起復者實繇人
才缺少之故然臣以為天下未嘗無才而皆向來大臣不
肯實心講求之過也夫無事不講儲才有事輕言破格終
身之職業未見他奇而一旦之機緣已蒙倖進此豈可謂
用人無弊之道哉臣謬懷管見不避詳舉敢以一二為
皇上陳之今將事最急無過兵餉僭指中外但得數十人
而天下之事集矣督撫者治兵之人也得其人以聽之本
兵則鎮戎道將可然策勵也布政使者理財之人也近來
視為監司嘗然而不精求其選詐無誤於此誠得其人以
聽之司農則出應繁劇可縣實舉也凡此數十人者其始
薦舉責成太察然後舉而又非泛然舉之也宜倣古周官
六計分其科類而辨論之如所謂廉而辨者理財之選明
而決者治兵之選是也得其人而眾皆曰賢付之中外職
掌仍從將其條而不敢輕信與也則俱羅之班行時賜接
見敷奏明試深觀而熟察之嘗使所儲之才多於所供之
職又安用此線經之夫宜勞王事乎於是明著令甲永禁
奪情綱常名教昭然白日豈非 大聖人立法超出尋常
萬萬哉臣所謂亟應講儲才之法以禁奪情者此也臣布
進孤立何敢輕瀆 宸聽惟是結髮受書臣父隆美嘗教
以臣祖先臣用賢當 神祖初年輔臣張居正度奪情起
臣祖慨慨建言為鄒元標諸臣之倡幾斃杖下冊其殿內
以示子孫臣雖愚陋敢背家學而忘先訓乎如今者坐視
樞臣蒙面人直綱常掃地而囁嚅不言是上負堯舜之主
而下忝所生矣有臣如此又安用之目昧愚悃罪無可逭
伏乞 聖明垂鑒焉
力維正誼以經術維行其間委任六卿儲治兵理財之
選庶無權宜驅使以蔑倫貽譏綸扉所論風艮遠矣

論張獻忠必叛疏〈十一年〉　給事中　姚思孝

向以張獻忠招撫一案、中外疑信相半、臣獨謂爲慮者、非過計也。實以奏報彌縫、人言嘖嘖、疑盜甚、荊襄可憂。臣自五閱月以來、望理臣疏不得、望治臣撫臣疏不得、即豫中警報紛傳、覓其隨軍調遣之兵數、亦不可得、昨始得按臣林銘球一疏、諄諄代懇其加銜給餉、且云徐窺其意、願防守鄖陽荊襄、而征勦之役、俟其感激而後出餘力以圖之、嗟嗟、荊襄何地、保障何事、獻忠洶洶傲倩不可測、按臣皇皇入告、不暇致詳、安見防守爲全力、而征勦爲餘

力耶。又安見赦死贖罪、種種布置、俱不足供其感激、而必須爲鄖荊襄安插肆志、而始恣降將之欲心耶。獨不憶當日受降之時乎、獻忠原以精兵萬人爲言、理臣面訂爲兵三千、彼兵亦三千耳、取前籍雜册、詔狀可據、今曾一兵一馬聽理臣之說、而受其節制、所謂其不信者一也。郡邑申文、亦謂給餉事理、必俟查勘之後、方衍開支、以數萬金錢、未有風[illegible]隨[illegible]勸便[illegible]給[illegible]在呼籲[illegible]聞、尚非聽[illegible]縱[illegible]中[illegible]其不信者二也、就其源[illegible]開通[illegible]道與民交易、救死之後[illegible]修完[illegible]一全功、今既數月矣、一則曰散賊安插未必如前、再則曰單騎主廣德寺、入人驚謂輕身入虎穴、夫降營猶稱虎穴、是風鶴尚在人心、所爲帖心聽命、服罪輸誠者、誰乎、其不信者三也、況師行糧從、原有定額、必奉調遣之檄、始爲庚癸之呼、乃未離襄一步、而先借口於兩月之餉、不知兩月何日起、又何日止、所應調者幾何人、應留者幾何人、則是未奉調也、而以月餉爲詞、既隨軍也、恐又以劉國能不協爲詞、將浮飾四營、誇張七十級之一捷、遂謂功高必酬、而指荊襄爲勝任而愉快耶、夫荊襄天下重地、往代爭雄之

要區也、秦豫蜀交會於斯、糧艘兵餉絡繹於斯、近聞楚寇造船百餘、沿江而下、即使人心底定、詎言繁興、尚當選才量能、以重虎豹當關之勢、而降丁未效一戰、未建一奇事、事懷疑備詐、躊躇恣驕、乃畀以天下要害、倚爲一方干城、此言胡爲來哉、使其出於要挾牽制、計無復之、而不得不應也、則其害不可言矣、天下有如是掣肘、如是迫脅、而尚可幸撫乎、伏乞　皇上速詰理臣、獻忠曾訂四千從軍、何至今不受調遣、治臣數月安插何營、無奏聞、按臣原開歸農所籍從征之數、何尚無確數、併近日情形、立限諸臣詳

悉星夥寄奏備再遲疑蒙混粉飾代請究竟水落石出必有受其咎者國憲具存狀因何所逮罪勿謂撫事一結無與吾事也

料畫疑叛情形灼若蓍蔡智略炳偉有折衝制勝之優矣

倫常萬古爲重疏　御史蔣道成

臣竊惟天地所以不毀者人爲之維也人類所以不絕者禮爲之維也故記曰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聖人作爲禮以敎人使人知所以自別於禽獸者禮而已矣禮莫大於倫倫莫大於君親未有不知有君親而可以齒於人類者也今夫繩樞甕牖之子匹夫徒步之人有人焉指之爲無君無親則怫然作色何也恐不可齒於人類也況儼然秉國之軸四方是維天子是毗者而肯蹈其名乎臣謂欲避其名當無其實苟責之有而名是避又

從而稱人之口廟堂即不議之草野得而議之薦紳即不議之庶人得而議之當時即不議之後世得而議之白簡之糾彈可稱青史之斧鉞可稱乎臣始謂輔臣楊嗣昌不知有君親之人也固不致以忠孝責之今見嗣昌疏中有仁不遺親義不後君之語及覆辨論無非避不忠不孝之名是嗣昌猶知有君親也猶可以忠孝之言告也臣不敢勦襲他人之說但就嗣昌之疏以詰問嗣昌可乎嗣昌謂古之君臣列國之君臣可得而繼今之君臣一統之君臣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蓋年之喪可行於古不可行於今也

不知嗣昌所引者何古所指何臣所據者何代之經所遵者何國之典豈非 聖諭所謂另一邪說者唐虞三代未聞奪情起復之事固且勿論漢唐宋皆一統也有宋去今未遠卽以宋言之遵禮經而不起復者富弼劉珙也循故事而起復者陳宜中賈似道也嗣昌將以富弼劉珙爲忠乎抑以宜中似道爲忠乎嗣昌雖巧文辯慧必不敢以富弼劉珙爲非而以宜中似道爲是宜中似道固無所逃於天地先得嗣昌之所同然矣不知富弼劉珙當時安所逃乎信如嗣昌之言是天下凡爲臣者皆不當終三年之喪

參疏六　參六 倫常萬古　三元

終則爲後君爲不臣先聖之詩書可焚先王之典禮可廢不舉人類化而爲禽獸不止也留一嗣昌而生天下不臣不子之心何如去一嗣昌而樹萬世爲臣爲子之鵠嗣昌之妄爲附會而不讓謬爲飾說而不辭者豈自以一身之去留係社稷之安危而爲天下所無乎將嗣昌之學術天下無耶嗣昌之經濟天下無耶嗣昌之品貌天下無耶忠孝之言不明無關其學術矣秉樞兩年一籌莫展邊警頻告流氛披猖無關其經濟矣清議不畏名教不畏經典之訓詞不畏萬世之公是公非不畏無關其品望矣嗟嗟嗣昌去則所全者大既盡子道亦完臣節不去則所失者亦大既爲今日之賊子而敢於排羣議必作他日之亂臣而敢於變舊章最可畏者嗣昌既不知有親矣又挑衍子之誼事程國祥三十年者何也豈非爲其父之同辭乎讒行讒坐何此時猶知有親欲廢朝廷之禮以伸其私情也政孟子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者此臣之所大惑也臣極知言一出而禍隨而不恐嘿嘿者臣蒙 皇上特恩收罪言路是以言責臣也若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事關綱常倫理者不言更有

參疏　參六 倫常萬古　三卄

可言者乎此臣寧罰犯 天威以明受祿不誣之誼不敢承順意旨以長指鹿爲馬之奸臣不識忌諱出語戇直罪鈇斧鉞臣所願甘伏惟 皇上鑒其狂瞽

居言職而戇直不避則埋輪請劍之風古人有足貴矣

斯文斯筆殆亦凛凛可畏哉

田盡歸軍治之罪而勒其原價國法所在彼亦何辭然田
非止一畝也人非止二三也承爲世業已非一日驟奪而
置於法恐生事端且非人情又況奉行不善其間追呼拷
較凌虐需索又奸民規壞所怨田產指非屯爲屯又以屯
爲非屯天下眷眷多事豈宜復開此亂端乞 勅令諸臣
講求其故不必別設官僚但以本省撫按司道於原勅內
添此一款嚴切責成撫按下之該道該道下之府縣一道
即清一道之屯足矣軍之有屯而不能耕也如收蕩之子
其祖父貽以千金之產不能守而鬻之他人即使族之長
者贖其故產而與之已而又復蕩盡今日之屯使贖而盡
歸之舊軍決不能守贖則價無所出奪則情理亦無
但清核其原屯之數在某縣某人者於民田之外另置冊
籍照民田之例而增其賦若河南山東等處其徵賦僉馬
諸額皆計田而派民之所以利種屯者以有民田之利而
無軍甲之雜差且賦額較輕今或視如民田或稍加焉
民之便而樂趨之可也但此是不得已之計而 祖制衛
所軍屯之法無復有存者並之勢然臣生居僻野不習衛所
之事勅令諸臣[illegible]變則通通則久既無失

壞於 祖制而又便於軍民兼可以權今日之急亦便計
也
復流移止逃亡則開墾可漸致若夫軍屯已敝不若竟
均之民存虛名而濟實務固亦宜思變通也

鹽法疏

張愼言

近議鹽法者亦既多言繁稱矣然計天下之鹽法河東不同於長蘆長蘆不同於兩淮兩淮不同於兩浙乃其要領則可一言而盡曰恤商而已國課之所以不虧者鹽之行也行鹽者誰商行之也商之所以能行者以有厚利也故商得重貲而鹽自行非官能使之行也鹽行而課自足非徒嚴刑峻法可使之不虧也故曰在恤商而已雖其間科條不一而大指總歸於是猶之足賦者在盡地之利欲盡地之利者在得農之情而農得竭其力欲得農之情而竭

力在去其農之害鹽法亦然欲課之無虧者在得商之情而去其商之害故策鹽者不必官別尋一整齊之法即以行鹽之法仍曲詢於商若何而行若何而可以經久若何而可使私販不禁而自止因其勢而利導之即有奸商積弊但去其太甚使之樂而喜從事自下令於流水之源矣蓋鹽商與他賈不同皆携數萬之貲以求什一之息重廉恥而惜體面以故多一官則多一害稍加陵虐即行重賄以圖苟免無可柰何稍解散以去即以一切法繩之亦止得一二年之利而其後商散而賦遂以不繼此所謂竭澤而漁也猶記萬曆末年有袁世振者行綱法行之半年新舊之引帶銷而課之解大倉者幾倍於曩時其後法既敝而世振誤用羣小敗人去兩法已更矣其所謂綱法者臣不知其詳然淮之父老必有能悉之者其時世振爲官另設於運使之外令但重運使權而愼其選令御史提綱於上訪世振之法而輕重布之不必再設多官足矣但法雖具而不能如世振之善行則法如人何矣若以錢法行鹽法此必不可行之數也況於揚州設爐三百座又使所在皆鑄可乎錢者利器也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使刀布之

權不操於國人人得而操之無論制錢益壅而不可行私錢布滿天下雖日取犯者誅之不能衰止天下之事皆當以無事行之非眞無事也因其特便於民固有事若無事耳若禹之行水決汝漢排淮泗豈曰無事而孟軻曰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殆因水之勢而導之但覺其無事故曰法曰政曰利曰禮皆以人情爲主語有之王道以人情爲本至哉言乎是在計臣條畫之也

鹽政道在恤商雖榷關亦然然恤商非潔己者不能彼思侵牟漁商者以鹽榷爲溪壑而已順因無事尚亦賢乎

請定開國靖難慘死三案諡典疏 十一年九月 李清 給事中

臣伏讀 皇上所訂記註天語諄諄舉先師孔子為言夫孔子春秋一書定二百餘年彰癉令者諡法一事亦有二百餘年未結之勸懲焉在 皇上一昭定之臣要略其說厥有三端可使時日之諡核無稽而瞭於開卷翕於素論若則其一為 太祖之龍興泰運也勳名所聚也其一為 成祖之龍飛革運也忠義所勳也其一為 世廟與 皇上之龍潛毒霧方濃離明未耀蒙運也鉤黨所起也則所號為開國與靖難及慘死諸臣三案諡典所宜急與定者矣以言乎開國時屬草昧於諡多缺當奉 太祖之成言以補缺謀略無便文章第一非 御對所以褒陶安乎傳一廖二非 御製平蜀頌所以美傅友德廖永忠乎敎忠致死每念不忘非 聖諭所以悼韓成乎此四臣者均宜首諡若葉居昇以建言償獄則一訓導耳丁普郎以選元執兵作戰闘狀則一樞密同知耳諡一訓導而後此直被樓鳥竄蟬蛻而伏馬鬣者可愧也諡一同知而後此橫玉珥貂宮中闈而躲下伏者可愧也從茲遞推如章溢馮勝孫炎輩不過十餘人而可以定開國諡典矣以言乎靖難時屬革除於諡猶疑當奉 成祖 仁宗之定論以破疑練子寧若在朕當用之非 成祖追宥其愚者乎國家養士三十年惟得卓敬非 成祖深惜其才者乎方孝孺茲皆忠臣非 仁宗重嘉其烈者乎此三臣者均宜首諡若龔翊之不負城門一慟則一衛卒耳王良黃觀妻之投水與胡閨女之毀形不嫁則三笄流耳諡一衛卒而後此效頭換面身冠裳而心市井者可愧也諡三笄流而後此罷雨翻雲貌簪纓而行巾幗者可愧也從茲遞推如鐵鉉陳迪暴昭三尚書輩不過二十餘人而可以定靖難諡典矣若夫慘死一案其經諸臣屢陳者近時人耳然以天啟之末參正德之季則如御史蔣欽指揮張英以及陸震孟陽何遵等皆諫而死者也合之左光斗萬燝黃尊素等可共作一慘死案蓋强項之挺骨鐵漢之嘔肝皆撐持世運一鎖鑰也撩虎牙者固封章可採尸釬穴者亦姓名可稽而哀褒未備何處可蘇馬鬣芝蘭朱雞誰人為乞龍章此弔古憺今者所與感于蠹簡零編流烟斷隴而欲代為呼籲也伏乞 勑下禮部將三案諸臣臚列大槩刻期上聞至于去取予奪一聽 上裁與日書之史册曰崇禎某

年謚開國諸臣若而人又謚殉難慘死諸臣若而人甚盛
舉也盖所舉止十餘年曠典而所括乃數百年遺案知非
明斷並出之 皇上固不能立定此善與善謚耳若夫李
善長忕勲而驕耿炳文隆戌而耄然前功自不可掩宜予
中謚可也胡廣始忕厠是修約而有媿死友維負解縉子
婿而有慚生女亟奪原謚可也陳瑛蛇吻蝎尾肆螫逢于
辛無逃於好還徑加惡謚可也此又推惡與惡謚之旨而
分別言之將 皇上旌善癉惡昭往勸來之書與孔氏春
秋並昭垂不朽矣

表跋

表勲顯節忠義道彰即邪頑媿感若此三案謚典尤我
朝一代盛事所存然欲審覈定擬彰舉不惑無有如此
疏簡明矣

圖勝伐謀疏 十一年十一月 編修 楊廷麟

今■患孔棘彌月矣外報秘不復傳舉國褎如充耳私意
用事之臣或能自悔前失深思贊決以危爲安臣即縕憂
如惔不敢輕言輒聞寇兵日增我軍相持四十日戰不戰
猶未有執議也 陛下有桓武之志大臣無禦侮之才謀
之不臧以國爲戲甚者樞督內外持議異同苟有心知不
寒而栗夫今之諸酋覘國然後動非彊于昔也我將士非
必弱於已巳丙子之際也始時■未佗塞高起潛方一藻
曰當款楊嗣昌亦曰當款吳阿衡曰款必可恃嗣昌亦曰

表疏

款必可恃表裏翕謀宣情泄弱大言張虜恐喝國中以抗
聖諭四夷聞之咸有傷心一日東西從約墻嶺失守款
之誤國遂至于猶豫不斷以此極也然則策今之■且曰
必不可戰戰必不可勝者非其才不足爲則其設謀不忠
以臣度之今之可憂在外者三在內者五敢昧死爲 陛
下畢其說幸少裁察何謂外憂■每入寇必攻名城今翔
徊懷順且驚且伏以待後隊之至必當一軍牽我通州然
後偏師選銳攻遵永渡灤水逼津西阨白關以東八城
援絕往巳巳之役■實潰之終委以去者幸 陛下誅罰

有罪。屬決進取。舊輔臣孫承宗能得關士心。塞外諸部。未
盡■屬耳。今或不然。夷有內間。又諸酋逆附。是師悉撤灤
西以北。清河以南。無有後顧。可憂也。其次一軍。走雄霸北
連通薊。則左臂危。一軍擾輦南。趨良涿。則右援孤。我分應
之。則潛師疾薄都城。捺我不意。我數動則疲。力分則寡。往
丙子之役。■嘗入保關。破旁邑矣。終于東道者。以孤旅深
入。努短計淺。又時無周元忠之徒。泄我形實。豕鹿一戰。疑
懼以生。今或不然。距口不百里。進足與援。退足與徒。又我
旁小環。漸有奇望。可憂也。其次拔壘堅壁。大治攻具。豫道
羞恥。

諜者潛伏郡邑。用言增賞。察我勇怯。或我貴國之臣。從堅
言勿戰。挾■以中前議。倪傍紛稱。日爲己功。不幸而成。即
無言國恥。不復蔵物艱徵也。未及一年。邊吏相戒無動。如
罹祝。雖今日約成而明日發。難危至。若機可憂也。此三憂
者。即善治之。之不足爲患。所難治者。憂先在內耳。何謂內憂
聞■之始入。緣山揭竿。步卒什六。馬卒什四。其在■者什
不敢三。自潰騎而外。疲人彫甲相望也。失此不擊。■一■
以生兵乘其後。我欲戰不可。欲不戰不能。事機之來。間不
容髮。良可嘆惜。今言重持。已持重矣。言壯氣。已壯直矣。臣

不知。兩年之中。治兵何人。所治何事。條議猶在。謬言欺人
可憂也。凡御將之能。事無遙制。則功易成。閫數月以來。悍
臣盧象昇。以養寇禍國。屬責樞臣。言之痛。或不忍聞。夫
南仲在內。李綱亡功。潛善兼成。宗澤閒恨。臣恐戰不戰兩
議觝觸。他日即有機間。動見掣肘。樞臣方首尸怨。快公勇
私。楊熊前事。念之心悸。可憂也。寧錦一旅。率云勁旅。今高
起潛擁兵自固。可戰不戰。人人疑之。又道路所傳。衆無紀
制。淫掠四出。百姓長此怨不敢言。術此不治。恐我之亂衆
彼之銳。必有內禍。且入城之衆。降夷錯雜。可慮也。凡兵之

道。先聲後形。我能拒■。亦以威寇。詩曰薄伐獫狁。蠻荊來
威。言威自西訖。則南服不及也。設我大臣寡謀。懾形于色
不能一矢加■。小寇闖之必輕。朝廷服者必拔。強者不
服。今冰堅防在河北。獻忠久入襄陽。南北之衝。能一日靖
乎。又踏蝲劾尤。宜灃陵急。向可憂也。古云不密害成。亦謂謀
之洩也。我不當使敵知之耳。今塘報宜自外口。虜之所知也
而獨不令洞室之人知之。人情洶疑。非可法禁。或有奸臣
以此自擬。罪潤衆衍亂。臣恐出但有急。舉國不知。四方
勤王之師。相習爲然。以爲無事。備循勤守。如夢不醒。可憂

也此五憂者不急除而圖之天下安危未可知也治之之
道蓋在自立臣觀方今廷臣治兵亦多兼才難難尤有同
恥獨以且戰且否□聖志卽立而大臣不足任耳誠及此
時 陛下赫然一怒明正向者首款之罪使將士知法之
所在無有二心召見大小臣工咨以方略使諸臣議之
陛下斷而行之又諭督臣集諸路援師別其強弱以分險
易因其能否以分芸勁使地制將使將制士乘機趨時不
從中制有不受調遣者誅無赦或■勢大分則以寄撫趙
光汴佐之又或檄秦撫孫傳庭佐之三臣之才自足辦此
豪亮 [illegible] 余大[illegible]戡謀 [illegible]
及今一創必將東竄後隊聞之不敢再犯其次在擇士察
廷臣嘗與賊鄰敵者分任諸門部署協守募敢死之士以
待緩急或能斬獲首■擢卒爲將可也又檄諸道自豫楚
外各薊驍師屬伍稍勢疾馳入衞其次在據勢橫山以東
燕山以北地險節短可以伏襲這要害我所習也又■吳
夜驚蓋伏械機必將趨避其決雅用間壞覓 明詔開念
難民許其歸路甚善也但敵伤在內宜令有司從之南
方編籍安置其不堪難近者已以津要甚或有才辨之人優
而遇之待其人■將我降將並亡而約期斬■自歸待以世

爵卽說不行■必內疑疑可走也陸贄有言立國之安危
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今國有安勢而事鮮任人如嗣昌
之言■■必不可敵洛邊諸臣必無能爲聞人語戰未敵
色變繇此立志何以致功卽嗣昌經理關永者三年督師
陽和者嘗及周矣未聞尺寸之利一戰之功也嘗田可爲
而不爲猛士可致而不致善事貴人逃責且多■至則引
巾幗自覆耳繇此自棄何以責人凡天下之功不成于智
而成于愚愚者之才不生于巧而生于學今人患不能愚
故誠不足致其明市朝之刑無以使之畏法而死敵卽復
張䝉 [illegible] 余大 圖勝伐謀 [illegible] 吳
不學故恥不足振其勇四郊之辱無以使之因敗而爲功
師之上六旣濟之六三聖人戒之曰小人勿用今大敵未
克出險用衆 陛下以安危所在付之二三庸人之手可
爲寒心昔諸葛武侯之言曰集思廣益自古聖王必稽人
謀伏望 陛下毅然兩斷於志先治其內以治其外使諸
臣以學自衞以愚衞國宣據之章叠曰之人乎臣受 恩
榮近秘班橫戈無力試職儒書親見 至尊獨憂大臣覆
餗遂使寇準奔絡不見今週洞執之痛夙夜刺心冒昧一
言冀益 社稷區區狂愚伏惟 聖明省擇

原缺第四七葉

西漢奏疏美絶後代者以其從質疎朗無一浮筆也若使才詘於博覧氣詘於正告智詘於觀時鮮或能幾矣此眞西京絶隆之作

遵旨條奏疏十二年正月　　編修吳偉業

臣伏見皇上命科臣所請博諮羣議徵臣雖智能淺薄不足襄大計奉明詔然不敢不有以獻也臣竊惟事勢謀不應卒不可以圖功計不預定不足以善後策■者曰■行盜侵殿得城不居其勢必走臣憂其未也濟南去巢遠畿登州之困輙棄之耳近邊諸鎮遇賊門戶設有不戒必將生心且今日阽危極矣百姓塗炭愁苦無所告訴皇上當下哀痛之詔憫人罪己思脩懼災卹死恤忠賞功禁暴使父老子弟悲憤同讐人心勃然戰氣自倍更申前論渝洗汚脅之民自拔者衆賊心亦疑夫臨清一州耳買人千金購士輙用破賊今以京師之大公侯貴戚之盛皇上召之便殿忠義激之共捐家財以募死士國家再出空頭告身數百道縣鎬有功使入賊營燒其輜重焚其水草臣以為■氣已懦陛下威靈四暢賊必遁逃但賊甚已殺亦勞而遠處耳今日之計急遣知兵大臣挑選九邊精銳再益以川浙兵各數千人預防今歲盛秋然後大更法制上下軍民日夜以■為事■不過中國一州之地其所用叛人降將非盡知兵也但■之飲食長技皆與兵

合我之飲食長技皆與兵[illegible]安智故曰毋勤爲
大耳是以坐困苟非蕩然盡變其俗至如仲[illegible]不能以片
歲爲安矣今夫河北天下勁兵處也彼淵[illegible]孫長藏
三十萬其地視今撫臣三之一耳撫臣以西鎮節制總標
兵不過二三千人斬賊一級賜芒太半矣撫臣[illegible]鎮營
臣慨然以郡縣削弱欲救其敝李綱請以三鎮置師寨兵
祥請以四關分郡統制命非皆之原不可驟開然衛所者
高皇帝所以修郡縣之備也事久寖微虛糜廢弱今宜
清覈軍甦用世職其不任者汰之以授有功 特令大

奏疏 案六經旨條奏 五十

臣典護一省衛所許其徵辟藩僚收召義勇互相脣齒以
壯干陬且民兵法壞極矣宋時河朔西路被邊州軍百姓
相結爲弓箭社韓琦罷籍脩以爲用後雖廢弛知定州蘇
軾覈爲內弓箭社猶得三萬一千餘人即今定保安肅地
方其民固在也兵燹之後百姓投死樂生得藉將佃募團
結訓練數歲之內可成勁兵若夫備邊之道在乎[illegible]守
國之道在乎足食今將試武科令出精而[illegible]通
龐材誠倣保舉之制於州縣訪求人材神者[illegible]者若干人州
縣以上之府府以上之撫按其[illegible]能誠不暇難 奏

或舍年斜償兵部錄而懲罰之說有不稱殿坐舉者禮數
既優士樂爲用矯矯虎臣端出于此夫足食則京師根本
矣臣見外地富人大丘小坻都城甲第金羨粟微小民買
差使以分公庾大姓持釜鍾而問市價張順待飼賑之可
虞 皇上下積粟之令公侯貴戚於山東河南遣人收糴
預備取乎貴粟平價毋致傷農私第既充畜積足恃今天
下郡邑社倉積穀徒具文書臣請長吏賦鍰盡輸米粟
私折銀者罪無赦漢人有言曰數石之重中人弗勝此法
一行上官之符不能取下吏之債不能充緩急凶荒其有

奏疏 案六經旨條奏 [illegible]

備矣臣踈淺迂固不知軍事敢據所知若此妄謂可以補
偏救倣思患預防惟 聖明裁擇施行

淵思朗識驅敵善後之謨一言足包百議投沙家令文
筆直絕千古

論縱敵恤民募土著勇敢疏 十二年正月 張作楫

今日之大計莫先正縱敵之罪以申軍法下恤民之詔以收人心募土著勇敢之士以壯兵聲何以明縱敵也如[illegible]之初入口也使檄薊密二鎭合力策應猶可倚墻而戰堵之後出豈牆路之攻圍已越五日而各協之援師不聞一至卒令將殞而城亡此其縱敵者一乃賊猶未敢長驅直入而樹柵設營于牛欄之山則賊兵未厚而賊膽尚怯已可想見使宣大援師追之于前關寧援師躡之于後眞不啻穽中困獸也詎以戰爲險着以擁兵城下爲持重任賊優游月餘覩我兵之無一敢與爲難也逆橫逆而排出此其縱敵者二然賊分三路以南夯我獨不可爲十面之伏與之背城一戰乎乃猶曰將以避其鋭也豈提十萬餘之勁旅尚以避鋭爲得計而獨恃一二千之民快爲能擊鋭以固圉乎繇是名城相繼陷没而子女玉帛悉供飽掠所謂飼餓虎之法固如是耶此其縱敵者三可專罪之行閫諸臣也哉則軍法當申者此也何以明恤民也一在恤死難之民人心洶洶幾成鼎沸或靦顏以事虜或厚餽以賂虜似不復知中國有 至尊而有能不惜身家不顧妻子甘首膏虜刃者是不當下詔以旌節義以鼓激勸乎一在恤逃難之民一聞風鶴舉國驚逃或僅保身命而不復有室家或幸全室家而不復有衣食贍足之資牛驢耕種之具方其悲離亡將誰與生聚是又不當下詔以示蠲賑以廣招徠乎則人心當收者此也何以必募土著也今日邊兵非不如雲而如雨也然非潰則逃非逃則疲且間有爲賊作護持而使我哨不敢前甚有爲賊送餉而使我兵不欲追以致督鎭恇怯不前皆坐此病何如以土著之兵衛本土之民則同仇之志切而効忠之願眞似當速檄總河大臣暫那河工錢糧召募曹濮徐兗之豪傑五千以爲義兵而與督監分頭截擊再檄應浙兩撫各募精悍鋭師三千繇徐淮而入以爲佐援雖[illegible]之長技在弓矢而中國之長技兼銃戟刀鎗更佐以京營之火器固自必勝之策何難办掃狂氛哉則兵聲當壯者此也此兩目前急着而所謂經國大計俯勝機宜諒亦不出此伏乞 皇上垂察施行封疆幸甚生靈幸甚

避鋭不浪戰樞輔所以開督鎭之觀望也紀律不嚴縱兵淫擄監臣所以怒民而使虜得誑城殘破也此疏上

而再奉　旨褒獎然正議自是而昭矣

改官練兵事宜疏　十二年二月　工部左侍郎　張慎言

臣恭遇　聖上俯允副將楊德政疏、各於府州縣改官練兵、此誠建威銷萌、安民戢亂之策、但創制之初、當觀究竟、大綱之內、尤有科條、若不斟酌劃定、蚤絕其紛紜滯礙之端、此亦天下大利大害之關也、臣謹略陳管見、乞　勅該部從長斟酌、須上有益於國、下無害於民、庶可經遠、不負銷萌戢亂之初意、臣先以一縣論、先止以兵一百名論、每兵一名、日給銀五分、一年當得一十八兩、弓箭腰刀胖襖快鞋、復歲得三兩、是一兵非二十一兩不可、今有兵須銀

二千一百兩矣、過則倍之、遞過則遞倍之、況復有火藥神器撫賞旗幟等費、又約得銀多寡有差、止以五百名計、已費萬金、有齊此項錢糧、未知議之丁糧乎、地畝乎、抑富民士紳也、兵荒之後、丁糧地畝、既當酌議、士紳復有貧富多寡、有無不等、甚至一邑之中、並無乙榜、借令有之、何以定其多寡之額、恐徵斂不敷、必勢不可支、此錢糧之當酌議也、郡縣兵數定多寡、遞增少則無濟於成敗之數、多則錢糧當漸增於一萬之外、且此兵未知議於戶口抽丁、抑招募也、若抽戶口、恐窮鄉下里、不識此舉原以安民戢亂、役

懸慮有征調之役百計規免不朋游手應募無事糜餉有
事恐其掉臂此抽募之當議也此徵派錢糧抽募兵丁中
間綱目滋多果盡委之把總以上抑兼之以郡縣正官也
兼則有一柄兩操之患若盡委之把總等官則儘徑里甲
皆郡縣守令之事恐彼此齟齬事理難行把總等官徑行
派抽亦恐士民不肯帖然此事權之當議也且州縣已如
此矣至府中守備其所抽募者仍是縣中之里甲所徵派
者仍是縣中之士民里甲士民既已應本州縣之抽募徵
派役能再應府守備之抽派乎此郡與縣之當議也且守

備等官官新而事創任大而責重驟膺此任非諳練老成
者此不知果用武科抑遴之各衛所世職也更練兵之役
錢糧至數千金人至數百名以上非小役也中間紀律訓
練之方若才不足以齊立致僨事此選用考核之當議也
臣閱吏部覆疏意將盡革天下之府判州判主簿等官臣
再四思之未必槩天下之府州縣皆改官練兵也且如真
定府已有巡撫保定已有鎮臣昌平已有鎮道等官則此
三處者或盡改之抑不必再添於鎮道巡撫之外也推之
省直皆以此類具詳之又如府已改府判為守備矣附郭

縣似不必再改也此府州縣有宜改不宜改之當議也且
各邊有要害緩急不等邊徼且然況腹裏乎當確議各省
直郡縣有必可改者有必不盡改者三輔重地易見也如
閩廣吳越滇黔之地水鄉澤國及僻遠險絕郡縣為夷寇
所未至者果盡改練乎抑不必一例也又郡縣有大小肥
瘠之異物力亦且不等百名數百名之額亦未可以槩定
此郡縣未必盡改兵數未可槩同之當議也且有事之時
夷寇猖獗此改練之役尚存見少若已無事矣郡縣之中
聚此數百帶劍挾弩之衆無田可耕無傷可槊散則不可

聚則安可使之無事而食如近者客兵鎮將尚不能禁其
譟刦況守備以下乎且訓練之初此官此兵亦當明告以
無事安養將為有事用以敵愾禦侮待征發之期安家行
糧各有措處庶有勇知方臨期得用若不明白申說倉卒
征調必致譁譟否則逃潰此久與暫之當議也以上諸款
皆改官練兵中綱紀節目之繁必該部確有成議畫一可
行使受此責任者遵守御而奉行之庶不致紛紜滯礙矣
辯言亂政古今通誡若不就其所建白討論難行行必
貽弊則正議多阻退矣委婉周悉事體明晰可杜紛更

曉人不當如是耶。

誅首惡以絕亂源疏 十三年二月　給事中 張縉彥

臣閱山西撫按揭帖，見平陽營兵鼓譟一事，不勝感慨。邇來將士驕馭無法，處置失宜，以殺掠爲故事，以喧嘩爲泛常。數月以來，保定、固安之兵，沛梁之兵，左鎮之兵，賀將之兵，叛逃無虞月，今平陽營兵又見告矣。而寇招撫未開解散之實，東■需餉，尚有叵測之形。我國家大栅厚賞，養軍百年，政欲用軍一日，乃一經征調，肆然而諱備，如兩陣相當，決機一旦，呼吸之際，慨我兒小觀前顧後，可勝寒心。況在今日，我用兵之日，政長則必行之法，當講臣久宦秦中

於行伍，情形頗熟，聞兒鼓譟十事，亦每得之目擊。其因缺餉脫巾者十無一二。蓋初起實有根因，而招撫[illegible]苟且譎爲　皇上陳之。或有因調赴大敵，心懷畏懼乘[illegible]生事者，或有因耿馮安坐，賭賽赤手，窮極無聊者，或有扣尅行糧，門下吏役，怨恨掊臂者，或有因居民酒食不稱其意，構鬬突起者，或有因地方肴蔘金銀彩繒觸其食心一往不顧者。其舉念作惡，必始于一二人，不敢顯言糾衆，必於酒肆神廟，或無人處所，三三兩兩偶言賠會，甚或所血誓死，約定號頭，必于夜靜後，騎馬束裝，持弓刀出。糾

錢塘朱東觀全古評選

同郡 章士斐洪上 陸彥龍驤武 評閱

功罪關封疆疏 十二年十二月

都給事中 張縉彥

竊炤■■之禍至今日凡三深入矣數年已來國家竭物力以養兵盡帑藏以給餉建高牙大纛以用人乃自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入口以至今日出口盤據五六越月破壞五六十城甚至省會陷沒親藩蒙難爲三百年來所未有及飽颺而廻輜車接軫馱馬盈途又未見痛創擒馘一渠以雪憤恥天地爲之震怒神人爲之怨恫閭閻爲之飲泣

皇上赫鑒在上行間功罪洞如燃犀已經因事切責逮款處分然■未出口諸臣或身履行陣或料理地方猶量期其後效不驟加以顯刑而今已盡出口矣懲往毖來有不可易之法有不可貸之人有不可緩之時臣等職掌攸關不敢不言不敢遲言謹將一應塘報章奏公同僉議矢心無欺擇其大者分爲五案發■陰陽閃爍有何難伐之謀口外殺擄見端竟無堅壁之守乃破正關乃陷營城乃逼石匣乃潰陽山此一役也戰有戰之罪守有守之罪分信有分信之罪總督則吳阿衡總兵則吳國俊總監則鄧希詔道臣則黃裳吉至聞警夜潰則援寄總兵王承胤皆爲功罪一體之人阿衡身中九刀心腸迸出其死至慘吳國俊已經正法而其餘尚未勘結者則當論其防援稽其進止以差次其罪案者也其一爲青山續入之案牆路告急已遲偏師之進青口再闖忽悞本信之防乃言兵單乃言撤防乃低徊於將軍石乃失事於提城中此一役也援有援之罪守有守之罪分信有分信之罪巡撫則陳祖苞總兵則陳國威分監則孫茂霖道臣則李挺皆爲功罪一體之人所當確核分信細查逗遛以差次其罪案者也其一爲殘破城邑之案東路西路承認既已分明輕率遲鈍設施各無寸效修練儲備之

明旨守臣視如弁髦眞保齊魯之城邑強半化爲灰燼蘆溝不扼趙堡疎防賈庄喪師曲周失律此一役也援則有援之罪守則有守之罪分信則有分信之罪緩兵總督則盧象昇總監則高起潛總兵則王樸楊國柱虎大威侯拱極贊畫則楊廷麟守臣則巡撫張其平總兵劉光祚總監方正化分監陳鎭夷道臣李九華劉在朝王之楨吳鼎而津撫則杜三策總監則盧維寧總兵則劉復戎道臣則蔣慕皆爲失事地

方之人所當討其戰守分其殘失以差次其罪案者也若賈莊之敗象昇身中二刀四箭其死至烈而王樸托名颺去楊國柱虎大威潰敗逃歸及李重鎭劉欽之不死皆當加等處分以爲失帥之戒者也其一爲失陷潞封之案守德守歸既畫地以借口防究防青及兼顧而莫支雖有調援之將領一矢未加更怪南歸之大帥千里巧竄致百年之桐封一炬煙飛海岱之上游拱手而破此一役也援則有援之罪守則有守之罪分信則有分信之罪援兵則督察劉宇亮總督孫傳庭總監高起潛及調發不進之將領

李績祖寬郭進道楊振匡鳴臯徐成友唐朝相劉伯祿李得威等而守臣巡撫則顏繼祖總兵則倪寵藩 吉駐省則巡按宋學朱司道則張秉文鄧謙周之訓翁鴻業都司則馮琯董正誼齊致中吳應科李將關進使則唐世熊而武德東昌道臣張湛高捷則同爲地方失事之人就中有死事者有未知下落者仍候確查定奪而見在各官通當按其主客別其遠近以差次其罪案者也其一爲飽颺出口之案驕聚通津轄屯宝澗人疲馬餒雨雪泥濘威抄賊前或擊賊後倒頭汁書催塘報撫乃大兵四集幾同河北

之道逆青山再闖覔開一面之羅網此一役也援則有援之罪守則有守之罪分信則有分信之罪援兵則督察劉宇亮總督孫傳庭總監高起潛總兵劉光祚王樸曹變蛟楊國柱侯拱極祖大壽虎大威贊畫則楊廷麟守臣則巡撫楊繩武總兵陳國威分監孫茂霖道臣李鑑皆爲功罪一體之人所當查核戰守分別勇怯以提衡其功罪者也以上五案在邊首論入口則墻路更重在腹首論失陷而潞封更重若出口則罪有差等而法無寬恕者也摘封疆之大吏而守令以下當按考功之成法指揮

之大帥而副叅以下當聽督撫之叅擊則又不必槩煩臣等之白簡者至按臣劉呈瑞張懋熺持斧于戎馬之郊應磨厲乎甲兵之氣職方趙光抃孫嘉績受事各有久暫之分禦侮未見折衝之效臣等凜奉 明綸不敢遺漏若夫樞臣楊嗣昌爲 皇上任軍國大事機密利害盡出其手九邊動靜關乎一身乃幾甸破殘落封告隕此豈尋常小變故督監鎭道之罪分而專中樞之罪合而重爲法受過事理必然臣觀樞臣席藁自陳與 皇上嚴旨切責者皆封疆之大關臣等靜聽 皇上處分至綸扉諸臣佐

皇上調燮元化制馭四夷均與有責而責首輔尤重如劉
宇亮在內不見安攘之功在外秖取鹵莽之笑反之慷慨
初心為疚多矣臣等雖職在糾彈然請纓無能安邊無策
負高厚而羞同列為罪滋大乞　皇上大奮宸斷先賜處
分以為不能盡職之戒則中外凜如而國法允彰至在廷
諸臣騖於浮談浮說不肯實心實事精神全懈職掌不修
致胡■橫決慘害至於如此懲前毖後必痛洗肺腸逆力
實做不可謂■一出口便是太平便可優游養安獨以憂
貽　君父大事庶有濟乎如臣等所言不謬祈　勅下各

奏疏　朱之功罪關封　五　張

部衙門再加核議將五案之中詳査實跡分別情罪仰請
聖裁立賜處分應正法者正法應遣配者遣配應褫削者
褫削瘢鐵案井然天下共見共聞後來知懲知戒矣雖此
五六月中內外在事諸臣勞苦不可不念零級小捷不可
不錄應聽兵部酌量折贖然■道未停大敵仍在臣等正
不敢為之請寬也至於總分監臣鄧希詔等原非臣等所
敢渠議然原奉有受任封疆功罪一體之　旨應聽　聖
斷處分臣等不敢不為指列再照邇一指名糾叅舊時公
疏頗無此嚴但臣等凜奉　功令不敢避嫌避怨以負職

掌統綀　聖鑒裁奪施行
敘罪之疏難於敘功何者寬嚴殊科整齊不亂尤戒文
致罔內也若此分案立斷條次井辨有倫有脊情法咸
貫自當衆服平察矣

請停河工疏 十二年四月　給事中夏尙絅

臣聞興事揆力、謀始慮終、度其勢之難易而求可求成、酌
其財之盈縮而議、因議創此不易之經也。頃因逆■狂逞
之餘、爲懲患預防之計、沿城濬河、相度高下、詎非固圍深
念哉。但此非小役也、濶必以五丈計、深必以三丈計、延袤
以若干丈計、度非費億萬工、百餘萬餉、無以襄厥事而告
成功。且地多沙礪、源非巨浸、穿堤引流、勞傷無算。目今邊
儲如洗、司農仰屋、脫巾之變、時聞撙財之術、已盡而復於
輦轂之下、興浩大之役、鳩工庀材、捉襟露肘、與其作之而

若不繼、何若先求其河、繼而後經始。且京城創自 成祖
皇帝、建都經野、從古未有之勝、使河須再求深廣、則當年
物力極盛之時、必先爲之。嘉靖庚戌之後、始增外樓七座。
臣愚以爲益其止渚、消紫墉之固、故 世宗皇帝毅然爲
之而有餘、浚其下者、際無穿鑿之煩、故 列聖仍之而不
致至於雖脈陳雖斷際、就遭桑麻廬舍、毀損非少。 皇上
衝抑興濕、當必宥陳條說中者矣。或者爲牖戶綢繆、不妨
邊慎、然與其廿之門廛靴、若垮之藩、雖連年奴騎入犯、營
因藩籬決守、致潰而門庭固無恙也。若使一壕塹水足距

■馬、則去冬長驅所過、如通德滄濟、其爲廣川巨浸、知復
凡幾、而揚鞭飛渡、如入無人、則知控扼緊要、在人不在險
明矣。假使老熊當道、豈容狼奔至此。而目今爲從新整頓
計、與其擲此百萬金錢於水濱地面、又孰若移而用之於
嚴疆要害、使■騎不敢闌入之爲得哉。春秋書昔濬明城
惡者棄險之非也、書浚洙明勞民者非固本之道也。若不
察戶口殷耗、歲時豐歉、而遽勤民興作、使濬之而河流通
猶慮所損已多、矧又河高流淺、盈涸不時、斥土粗疎、旋淤
旋壅、窕無當於險阨之用乎。臣愚謂商理財之道於今日

議生必不如議節、而節之最大而最得已者、莫如此河工。
商防患之道於今日、地利不如人和、而地之不足爲利、徒
以疲民耗財者、亦莫如此河工。臣即至陋劣、詎不願高深
增壯、然蚤夜思維、不勝惴惴之慮、謹冒昧上陳、願 皇上
熟計而議停之也。

王公設險守國、道所不廢、然此疏審度本末、有敢直之
風、固大雅之正議也。

國體宜遵夷謀宜伐疏 十二年七月 御史汪承詔

慨自■■犯山左 德游蒙塵數天同讐凡有血氣心知義不與此■共生共存之一日也然竊伏思之爲德藩者上念宗潢之如何崇重體統之如何尊嚴碩令犬羊孱我乘輿猩擅糜我族屬靜念及此則引決自裁以上告二祖列宗之靈當無俟青山膓出之日而已然矣日閱邸報伏見遼東叅將夏成德塘報內稱廣寧十里鋪臺哨遇達賊四五百騎擁送濟南被虜德王下內官二員王朝進張福祿都司一員徐文獅又有書文一包遣人送至大山等情

則是德藩雖播越穹廬氊帳之中而猶然生矣存矣又見該監督撫合詞具題乞 聖明睿斷施行臣以爲斷此何難夫亦思■■之劫王與而去今復挾王之疏與簪而來也彼將有所畏於我而爲此乎抑爲王所感化而爲此乎是殆不然臣度■情甚狡虜計日深彼不過居爲奇貨而姑借此簪疏以窺我中國與王相關之輕重厚薄何如未幾而且將質之以遂其要挾之情未幾而又且將逼之以恣其嫚侮之態我中國稍不慎重勢必墮此狡謀臣再四籌度此疏之來與內員之遣決不出自德藩本意今其書

本臣無從得窺大槩爲■■所逼勒而成者宜火其書勿令傳外王朝進等三人宜編置遠方毋令浪傳■中雜語以搖動人心斯爲得之萬一 皇上展親之念篤而招徠之情深也亦宜別遣貪賞邊夷量賫用物俾往往巾 朝廷德意若曰王不造失守社稷遠播沙漠歷幾戎狄侮禍隆禮有加王宜優游口外以終天年如使夷德無厭要挾不已王亦宜引義自裁無久辱且朕已撫王嗣俾紹舊服茲雖冲年尙能自記姓字生辰其聰明特達蚤已具見俟其長養成立當使自將待邊以洩王憤毋或隱忍聽彼顚

指自權天讐以此往諭庶彼略知朝廷大義所在決不肯以私恩廢而又知德藩猶自有子必不敢以外侮加而後一可以絕其垂涎之端一可以杜其凌侮之漸又況■秋之性變燥無恒急之不可得緩之或自來示之以無意生存德藩之意而德藩反得生且存於龍荒絕域之表在兵家亂獄取姑與之權機夫猶不可做而行之乎臣未覩部覆如 睿斷而懲擅幾之臣再墮陰謀重傷國體故不揣愚陋冒昧陳言亦欲以入倫 王法昭揭天壤聊藉以奪逆■之膽以寒叛逆之膽焉耳

國君與社稷存亡古今通誼也屈首就擄與逃竄偷生
皆爲不達義命故始無能與有司協力繼不能與有司
死守推厥耻辱如德藩者良可嘆息此疏維體持義防
鑒誠遠

天心轉圜疏 十三年十一月 國子監生 涂仲吉

臣草茅書生何敢妄言況當 天威震怒誰甘以身試法
第讀書師古有志效忠每觀古忠臣義士捐一身以成君
父之德如孔墇代請於李邕郭亮伏鑕於李固皆志本於
誠死生所不顧臣覽古論世未嘗不痛哭而起今適當其
事正臣效忠之日故匍匐萬里請死明志幸 皇上察而
誅焉日者黃道周因薦被逮、廷杖之日臣工飲痛竝嫗
墮淚以 聖怒方殷無敢鳴其無辜幸一不怕死之葉廷
秀昌言申救蒙杖一百天下聞之益爲驚心此豈 皇上
從來未有之極怒諸臣從來未有之極痛自此人人自危
竟無復有敢言之者矣夫人臣事君猶子事父母父母怒
撻之至死而不敢怨然父母至極怒終不忍死視其子觀
其籲楚哀號之狀未嘗不興憐而思痛駒 皇上好問好
察過於古先哲王又銳意太平勵精圖治思得一眞正人
才而用之乃有一黃道周而摶執僇辱置之必死之條甚
非海內之所想望也臣觀道周通籍二十載半居墳廬自
躬耕樵採而外惟古著書晨夜不輟宗黨憐其貧鄉里推
其孝孤踪獨立門無雜賓其一生學力止知有君有親幸

已遭過　聖明亦欲發抒所學雖其言皆過戇而其志實純忠當酷暑萬里銀鐺就逮時囚服草屨飲水啜蔬士紳挽縶幾不得行道路見者莫不悲嘆今聞喘息僅存猶且讀書不倦未嘗不以囹圄圜圜爲　皇上教育之恩雨露雷霆皆天地栽成之德此天下之大小臣工至于兒童走卒莫不知之莫不傳之非獨臣草芥之私言也惟是　天威方嚴陽和未布大臣緘嘿以需時小臣畜縮以全軀使　皇上所以教育栽成之意不能大白於天下此臣不爲道周惜而爲　皇上天下萬世惜者也天下所以不治皆繇臣子不清不勤墮其職業不忠不孝墮其家修　皇上方嚴典刑繩天下之不清不勤不忠不孝者若道周至清至勤眞忠眞孝而一旦顛躓受禍至此豈不傷天下讀書之心灰海內爲善之志乎今天下之人謂殺道周以激脅樞輔而樞輔未必可奮殺道周以緘閉諫臣而舉朝久已卷舌　皇上必欲誅獨立孤介之臣則道周是矣　皇上必欲誅結黨匪類之臣則道周非其人昔唐太宗恨魏徵之面折至欲殺而終不果漢武帝惡汲黯之直諍雖外出而實優容　皇上方欲遠法堯舜奈何翻出漢唐賢主下臣

讀史見漢唐宋之衰也其賢人君子皆受黨人之禍蓋惟君子有辭氣不謀而應其求不儔子人類者則從而誣之三季之主墮小人之術皆以此權士氣失民心我　皇上方振中興昌明之運斷不宜以黨人輕議學行才品之臣伏乞　聖明詳察道周鑒其苦節赦其無辜保全淸忠消除朋黨無蹈晚季之覆轍爲小人所快心卽殺臣狂妄實得死所矣臣家有垂白之母堂有未葬之親殺身求仁雖死何恨將以愧天下之立朝行道見義不爲者識席蘗頗從葉廷秀之後惟　皇上幸炤察焉

非妙筆不能抒此暢論非　盛世不能有此奇人激切淋漓而忠悃之思正復篤至宜　聖明之終賜優容也

懇取原奏賜覽疏 十三年十二月 太學生涂仲吉

伏惟
聖德累故極務蒐之言未嘗不樂聞而採擇焉臣不自量
皇上好問好察過於古先哲王惟恐一夫失所爲
以前月十五日具奏爲明主可與忠言草野義甘受罪
懇祈天心轉圜以償天下萬世一疏中言黃道周至清至
勤真忠真孝及其言戇招尤因薦被逮廷杖殘息加以圜
幽切謂 皇上必欲誅結黨敗類之臣則道周非其人必
欲誅孤行獨立之臣則道周當死此通國至愚所共心傷
非獨臣草野之私見也臣聞 嚴命俯俯萬里願從葉廷
奏之後冒請天誅使臣疏得上達 皇上震怒殺臣杖臣
繫臣俱甘如飴不意通政抑臣之疏三格不封若有所爲
而然者不曰臣疏不當封而曰寬以侫之可也不曰臣言
無當而曰惟存此議論可也是可臣良心未泯亦未嘗以
臣言爲謬但畏罪耳從激切懇封而司臣辭色俱厲至
令衙役辱臣不許臣進夫臣書生雖微志願以古人自任
亦成均教育以爲異日効忠於朝廷建不朽之業者芻蕘
爵位雖尊不過患得失保祿秩耳以一朝之權而阻千秋
之論豈不輕朝廷羞當代之士耶況臣所言有禍無福有
死無生是天下所心哀而不敢出口者非敢效一班衣冠
敗類及紛紛市棍之徒藉上書希圖倖進者比司臣何不
之審耶嗟乎在廷懼罪不惜賢才而使書生冒死惜之爲
大臣者當慚愧無地反以出納之寄而撓忠義之心使
聖代闕門明目達聰之典壅閉實甚然臣頭可斷臣疏不
可抑也伏乞 皇上取臣原奏賜覽即立殺臣臣無所恨
矣亦無虛臣犬馬齒二十七讀書報國之志也

膽烈英震如撼山搖嶽更勢絕塵使讀書者若幽夜見
日湧著聞雷不禁快心忭舞

擬遣黃道周等戍疏 十四年十二月 刑部尚書 劉澤深

看得黃道周之罪、前議烟戍、議永遣、總不足以蔽斯人之辜者、則以道周爲人僞學無補於時、妄議足災其身、 聖明在上、崇正息邪、固難容此堅僻僞辯之徒也。叅仲吉解學龍葉廷秀薦之救之、事雖不同、而曲比道周之情則一、與馬思理董養河等各炤原擬等因、案呈到部、該臣詳誦 聖諭、仰體 聖心恨不卽速擬爰書之爲快也。第道周沽名弔譽之矯情、迨 旨蔽賢之深罪、臣前兩疏已痛切嚴責之矣、到此只有一死、死生之際、臣不敢不慎也。緣我

皇上自御極以來、所論死諸臣、非封疆大事、則貪酷大罪、從未有以諫言誅、大小一臣者、而今以此加道周、是道周無封疆貪酷之失、而有諫言蒙戮之名、於道周得矣、非我 皇上無不覆無不載天地之全體也。且 皇上所疑者黨耳、黨者見諸行事、相聚訟言、乃爲植黨、道周自上一疏、空言無當、 睿炤一臨、肝胆寒裂、試看如某等者、始未嘗不相與、而今且斥之短之、周亦不與之較、而日惟禱祝 聖壽、怨艾無已、烏有所謂絲毫黨氣、而煩 聖明之震怒、動朝廷之大法耶。昔孟子之論生殺也、不敢決於左右諸大夫、而窮情於國人、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今道周國人皆不以爲可殺、而臣論殺之、豈確察乎。臣仰見我 皇上於去年行刑時、卽負罪深重之人、而猶忽然傳 旨停免、滿城老稚、舉手加額、祝頌無極、今 皇上豈有積恨於道周、萬一轉圜動念、而臣已論定、噬臍何及、所以當此生死之關、不敢不存一難慎之心、亦惟是恩威出自 皇上、聖意淵微、有非微臣淺識所敢窺測、故躊躇再四、仍以原擬仰候 聖裁、而非微臣之所敢必也。解學龍薦章妄謬、委屬乖謬、但疏舉循例、非敢創行、

烟戍足蔽厥辜、叅仲吉等昏昧庸愚、冥行取怨、仍炤原擬、至若某等項背相接、比有事至、豈無臭味相關、一當利害、反面攻擊、若將浼焉、翻覆變態、薄似秋雲、縱不相干、亦非良士、亦炤原擬、以示薄懲、

委婉執據、得告君之禮、盡引義不回之情、周曲而篤摯、可謂敬慎之至、名手絶作

忻聞下濟疏 二十五年正月　給事中 章正宸

嚴端肇慶拿宋呼嵩有喜　天顏忽遣中使宣閣臣入殿一時鴻驚感愕貽爲希有盛事引莳良久導篇導表同官班散臣始竊聞梗概不勝手額曰有是哉端冕以臨之折節以下之調和以望之師保以稱之股肱心膂以托之志同道合以叮嚀之學焉後臣帝王盛軌而不世遭逢也顧閣臣何德堪此以矢報我　皇上哉今事勢最大且急者兼裕公私澄清吏治內平流寇外制東■孰非閣臣仔肩能不亟商辦此四者之法而訪求辦此四者之人乎若夫

感孚　帝衷贊襄廟謨宏開言路收拾人心此四者不繇閣臣身親爲之更繇乎誰以漢陳平猶知理陰陽順四時遂萬物之宜鎮撫四夷諸侯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爲相務也而況親見堯舜者乎昔商宗之命傅說也首言啓心沃心今閣臣所造膝請者必無敢有祖述刑名娟嫉之說勞劉聚歛之文者矣而夙夜靖共共果激身以恕乎從來先格君而後事功可建亦必先積誠而後君心可格何以故凡人臣罪薄左班朝士必因外廷無一人一事足稱意旨者能不與中官作緣不遲恩怨起見不以寵

利害成功不以爵祿私親暱而任一二大事不驚料一二大事不惑自是以起　皇上敬信敬信則官府通委任專而百事辦矣閣臣辦事總在知人呂公著見士大夫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所聞參互考實以達於上王淮問楊萬里先務萬里曰人才因疏朱熹以下六十八人虞允文爲相嘗籍人才爲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是圖計邊防非不喫緊探之用人似猶第二義而所用之人惟吏兵兩部尚書最亟如得賢也則閣臣當與同心共理有不賢者則必更置之何悠悠忽忽爲也其次講官其次

諫官其次督撫其次提學其次總鎮至於文選職方兩郎須精擇而久任焉更得賢掌院注意巡按御史嚴爲殿最則州縣長吏孰不化枉爲直若是者然後百姓親附羣才畜庸而諸事就理矣以今晨守配義軒之德祉城絕狐鼠之緣時路道行躬逢日聖作賢平章而與協和俾天下猶有鴻溝饑溺閣臣豈不抱恥實欲式酬天獎惟在以人事君豎伊呂之勳躋皋夔之軌奏太平之續斯眞萬世一時也臣旁蹶駮精疏闊爰有感於天人遇之際焉是夕也同雲忽合雨雪載塗道路歡呼稱年噉和氣致祥於茲徵信臣

惟日祇　皇上以天自處下濟光明而已

閣罪除該隆遇能無雅思報稱然深計所以克副大畧

盡之此疏以人事君知人實重惜乎未易言也

論寬緝事止遣緹騎疏 十五年正月　御史 楊仁愿

臣讀　勅諭申交結近侍之律義炳於日詞烈如霜中外臣僚孰敢不遵微臣拜颺之餘因稽　高皇帝設官之初無所謂緝事衙門者不法之事祇於明糾無陰訐也後來以肅清輦轂則有東廠然如　神宗皇帝享國四十八年合天下臣庶登之春臺緝事之門鞠為茂草而亦未嘗有奸宄之滋故元氣日培士氣日張郅隆之業焉有過哉今幸我　皇上聰明聖神卽委任緝事亦無有炫日月之熖者臣復何贅獨臣待罪南城所見詞訟多爲假番郎假稱東廠則寬魄俱授況其眞者乎此繇積重之勢然也所謂積重之勢者如比較事件則番役卽懸價以買事件甚至誘人爲奸盜而賞與番役則誘者獲利挾仇忿以首告而誣以惡棍則挾者逞志廠臣豈不三令五申禁之然比較事件而又欲令其不買事件是吹薪止沸必不得之數矣嗟乎設阱布罟以待魚鳥人猶哀之況餌人以陷禍桲人而肆噬惟恐其不爲惡又惟恐其不卽罹吾網羅挨之皇上泣罪解網之心豈不傷哉臣今冒昧一言亦恐禍機不測而臣不暇顧也伏願　皇上先寬東廠事件而後比

較可緩比較緩而後實事件與實事件者亦息　皇上勿急於求彼亦不必急於得　皇上惟恐其究累彼亦惟恐其波及此自然之理也如是而積重之勢稍殺匪惟聲斅蒙樂利之休內外關通之事且不期自息矣抑臣復有請者如臣子獲罪國法難貸　皇上勅撫按以檻車送詣闕下未為不可踐土食毛罔非人臣春溫秋嚴皆為　聖恩固安所逃哉若緹騎一遣有貲者家門破散無貲者地方官歛餽衛臣又非不三令五申禁之然而　天威所遣跋涉遠來彼自為長途計又安能已如使其罪可贖則留彼餘財以贖罪如不可贖則妻子衣食賴之自非剸惡　聖明亦豈恐籍沒哉故養無事之福以臻仁壽所有害之政以雜治平惟我　皇上聖德天縱微臣拭目望之矣

明刑慎獄二端最大言簡意徹寬仁裕福之奏也

請還言事遷謫諸臣疏（十五年三月）　御史　張肯堂

臣聞自古帝王之資大抵皆繇天縱然未有不因從諫而聖者也無論懸鞀置鐸設保詔師求言之途惟恐不廣若乃官刑之儆不臣是懲遒人之徇不恭貽誡乃知三代以前但有以不言罪者必無以言罪者此治理所繇隆也後世見斥一鳴武同仗馬而寒蟬縮蝟之流紛舉不闕及得席膴升華舒翹滿路言官之失其職也久矣恭遇我　皇上炳日月之明擴山藪之量御極以來下詔求言不一而足然而朝上夕可實見施行者則惟于今為烈是以一時

言路諸臣無不各抒讜論競矢危言以副我　皇上遜聽虛懷而　皇上亦且嘉納優容恒如不及藥言獻尊康衢共酌斯直于戟一時已臣于是竊為在廷諸臣慶遭逢而轉思前者因言降謫諸臣為可念也在諸臣率意數陳罪止咸于狂戇在　聖明薄從降罰法姑予以閑衙臣皆于邸報中讀其封事或議徵求之宜緩或陳刑獄之宜寬或所糾者行間功罪之淆或所爭者朝端名節之重或抨彈巨奸于氣焰方張之日或抵牾近習于威權忠竊之時雖其言未必皆當然亦臣忠愛則固天日所共鑒也偶經推

析便作逐臣沉埋下僚擯棄于謫蕩天門外者亦既久經歲月矣伏蒲有心造膝無路至不得與新進諸臣比肩共事當亦 聖慈所深憫也雖盛世原無棄人何官不可自放然使之遐翔中外聽浮沉于部司何如 特加環召賜復原職之大快人心乎譬諸草木幽崖寂歷忽煦陽春未有不欣榮怒生者況風霜摧損之久其勁挺貞拔之槩又特異于尋常者哉諸臣已離原職未敢妄擬簡除尚有微官又不得並徵起廢非苟 特恩難還禁闥倘蒙 聖明過採臣言止須勅部開具緣繇請 旨錄用所召不過數人而朝宁已改觀矣其雖爲言官而去國不關建白者不得輒引此例此又愼重名器之一端也

建言外謫人臣盛節召復諫官人主美事此疏婉愼有體無虛設之字句洵昌言雅製也

敬陳正心之學疏 二十五年二月 右諭德兼侍講楊觀光

臣聞上下任法馳騖而不足君臣任道坐運而有餘豈非以道則簡而是以法則繁而難哉夫道之大原出於天徵諸民章程布於祖制樞軸筦於君心正君心以法祖收民心以敬天治道無他說矣近者 皇上釐賦省刑納言起廢一切朝端大政力率傳章人謂此 皇上安民之規也臣謂此 皇上正心之本也夫心之爲道上帝下民一念可以呼應庶徵皇極一摘可以提攜是以郊天而乾象清祈穀而瑞雪降摘青山則罪魁授首籌中州則大梁解圍致大協和天人響應道在則然耳且隆道崇儒納科臣主敬之說以六子格言命儒臣編撰大哉 聖言固求治於心求心於道也臣謹約六子治心之言以備 皇上心法之採更折衷六子之學於堯舜以安民一言備 皇上治法之要則子敦頤之言曰十室之邑教且難及況天下之大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張子載之言曰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程子顥之言曰舜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爲能充其道程子頤之言曰心主於敬則自然不紛

稷又謂君道以人心紀綱爲本邵子雍之旨曰聖人能立於無過之地者偏其善於事心也朱子熹之言曰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莫不本於人主之心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事莫不正失心以撤爲主以純爲體以大爲量以死爲功以善爲養總之以正爲極從來天下之平必本於君心之正君心正則刑名法術之人無從進縱横權詐之說無從授喜怒偏倚之念無從繫威福僭濫之端無從生究之天人一致上下一德君民一體皆一於君心之正耳失正心定國言本孟子孟子願學孔子者也孔子祖述堯

叅疏 卷七 正心之學 楊

舜者也堯舜傳心圖治不過曰在安民蓋民安則禮樂教化可以徐圖民不安則法制禁令皆成中格外安民無學外民安無道此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而六子之言皆殊途而同歸也我 皇上正心以觀人有一臣不從安民起見者即不可以謀政不可以事 祖宗 皇上正心以察政有一事不從安民結局者即不可以對天不可以對 祖宗 皇上正心以知言有一敷陳一條奏不從安民立意者即得罪於天得罪於 祖宗蓋天心全繫於民心之安民心全繫於君心之正正心以爲學則心即六經之精蘊

心以爲治則心即萬化之源體天愛民之心則實求萬物之得所而徹天不以文體 祖宗勤民之心則實求四海於無事而法 祖不以迹民心得而合海內以圖苞何苞不平民心得而合中國以攘夷何夷不攘聖人無二道曰正心而已矣儒者無空談曰安民而已矣此六子之格言孔孟資其羽翼者亟當表章而一心之傳道堯舜見於羹墻者在挹要領居敬行簡歸之無倦而道無遺蘊矣臣叨列講員與聞 君德當經筵之將開謹獻芻蕘伏惡 聖慈鑒宥

叅疏 卷七 正心之學 三六 楊

析衷心學挈要表宗內聖外王風尚於今不墮將類斯文

直陳郡縣練兵之害疏 十五年四月　　御史 米壽圖

臣惟今天下共苦者莫如練兵。皇上本欲保障疆土安衛人民甚盛心也奉行幾三年矣寇至而城輒陷兵增而餉日糜利賴不聞騷累已甚臣目擊其事實有十害敢為
皇上陳之農之不能兼兵久矣今農為兵則農業廢故為農者憚于使之為兵自練兵事起令地方僉報里甲挾取重賂賣富拘貧愚民惶駭奸胥私肥害一也游惰踵至倚藉兵勢欺凌平民而練總庇之有司莫能撿害二也土著不足未免招募足額流移投充黨入奸細害三也守城莫如土著今此輩無室家田園可戀及至有事不潰逃則內應往事可鑒害四也平民作賊易置之法此輩公然截刼不敢詰究如陽武之練兵鬨城挾餉焚掠本境以及隣邑害五也至練餉或派地畝花戶支給稍有遲滯即糾衆鼓譟勢同叛虜害六也裁衛官設練總衛官原受縣官鈐束今練總屬情面委用不敢統轄且多劣生棍徒鑽營冒濫影權制官扣剋兵餉希圖自肥害七也甚且縱兵盜掠坐分其贓武假兵名目結黨縱肆牽告平民以圖索詐害八也縱縣官才有短長然練總率皆奸劣闖門迎寇守城而反以獻城害九也守城捍賊專權貴一既有縣官復有練總則令權不專互相推諉城之失守令受其罪而實則練總敗壞之害十也當設練兵之初意豈知其至此哉是多一法反滋一害及今不罷害將日深臣思
祖制各府州縣多有衛所世官軍皆祖居其地亦有丁兵民壯歲有晉食若實清核教練可無逃潰之慮奸細之憂增餉之費此外如保甲人自為守家自為戰本屬良法但在有司推誠勵精訓練之耳臣任河南新鄉縣用前法簡練民兵增以民壯皂快于十三年十一月鄉境土寇萬人蜂起臣親督民役與賊打仗斬賊目順添亾等首級一千二百餘顆申報撫按不費公帑不用練兵而大賊即時勦盡即令行取河內知縣王漢與臣皆行此法勦馬頭寨濟源山土寇故河內新鄉一時稱為戰寧皆民役戰守之效也今衛軍保甲諸法俱在何苦必用練兵且國計告乏而練兵之費不貲罷之又足裕無窮之餉以佐邊需尤為急着伏乞
皇上勅部議罷練兵亟將衛軍保甲與修儲備三事相輔而行天下幸甚

徵調客兵則道路紛擾郡縣設練則本境先騷累兵之

爲害至今日極矣復衛軍治民壯立保甲選良有司以
牧民亟去兵可也

東省平寇安民疏 十五年五月 巡撫山東都御史 王永吉

竊照東省爲水陸咽喉目今第一要務有三曰防漕曰護餉曰安民而總之止有一事曰平賊倘此一事治則三事不煩再計矣然欲平賊必先安民民安則現在之民斷不化而爲盜即從賊之盜行且化而爲民盜與民判然爲二民日衆則賊日孤然後勦撫可得而施也但安青登萊之民與安濟兖東之民又各有異務焉青登萊民已憔悴歲尚薄收但能訪拿貪酷清覈私徵革除火耗減省詞訟懲創衙蠹酌議召買一意撫綏與之休息便成小康若夫濟

兖東三府屢歲奇荒千里蕭條人烟斷絶空城殘署破壁頹垣賊多民少賊飽民饑賊衆民苦民已日思從賊而有司復痛加鞭笞以驅之民雖欲不從賊亦不可得何以驅之曰錢糧止徵現在之民是也如每一州縣原派歲徵銀若干者是盡一州縣之戶口一州縣之田地合力以供之者也今十分戶口逃亡八九十分田地拋荒八九而仍徵十分錢糧原額勢不得不責現在之民矣止責現在則逃亡之戶日多逼迫日急則叛亂之志日堅勢必驅此現在一二分之戶口全然逃竄現在一二分之田地淨盡荒蕪

爲通山王第七子孟㷿爲通城王第八子孟炤
爲景陵王第九子孟燿爲岳陽王蜀王第二子
悅燿爲華陽王第三子悅熔爲宗寧王第四子
悅炘爲崇慶王第五子悅㸅爲保寧王代王長
子遜煓爲代世子第二子遜焿爲廣靈王遼王
第二子貴烚爲長陽王第三子貴燮爲遠安王
第四子貴燰爲興山王第五子貴煊爲巴東王
第六子貴烑爲潛江王第七子貴爕爲宜都王
第八子貴炘爲松滋王寧王長子盤烒爲寧王

世子岷王長子徽㷩爲岷王世子第二子徽煣
爲鎮南王谷王長子賦灼爲世子第二子賦熻
爲醴陽王韓王長子冲㦸爲韓世子第二子冲
𪸩爲襄陵王第三子冲㷆爲臨汾王秦王長子
志均爲秦世子晉王長子美圭爲晉世子於戲
治法前王統承列聖內外相維保
宗社萬年之福華夷同樂亘古今全盛之基布告天
下咸使聞知
永樂二年四月初四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聞帝王之道立愛惟親爲子不祗不及
於父朕
皇考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
帝
皇妣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咸有一
德克享天心創業垂統傳之萬世朕長兄懿文
皇太子降年弗永從子允炆幼冲嗣立昏愚自

暴顛覆舊章崇信奸回戕害骨肉舉兵攻朕必
欲咸刈俾無噍類天下蕩然社稷幾墜朕惟
祖宗積德之勤
父皇母后創業艱難不得已而應兵頻
天地之祐內難肅清允炆罪惡貫盈闔宮赴火諸王
臣民同辭勸進朕以
宗社爲重勉徇輿情君臨大寶長兄諸子允熥允熞
允熈仍錫王封不意允熥允熞弗知省躬自生
疑慝朕以長兄至情不忍譴責免爲庶人以保

示懲舉一二真廉其能以示勸其庸陋鄙瑣者奏請定奪即行更調別選賢才併望勅部于推陞及過堂之日加意察訪必其才品精力堪任山東道府州縣者方登啓事庶幾有一官可盡一官之職收一官之效耳盜荒盜充斥之時必得真實才品熟練敏達者方能弭盜而安民也銓選始難為工以有資格未易輕變革也至考核在撫按則貪廉賢否必實見之地方誠使撫按得人吏治何患偷敝哉亟望循吏相資為功何其明良獨優

仕路宜清人才堪惜疏 十五年六月 給事中 朱徽

臣竊惟爵祿功名者帝王之所以砥世勵俗而鼓舞天下之大權也爵祿之柄濫則名器冒而長奔競之心功名之途隘則志氣湮而沮向善之路臣謹就用人所關酌列四款敢為 皇上陳之一曰守令宜久任而減俸之行取遴濫親民之官無過郡邑久任之制歷代良規我國家有二十二年之巡撫周忱是也有二十五年之知府况鍾是也有三十三年之知州劉綱是也夫豈無躐等躍冶厭常而趨新者哉功令簡明故人心淳靜而安分循理也今天下

盜賊充斥城池失守饑饉流遺民心瓦解輒鰓鰓嘆曰是獨不得賢有司任之耳及得一二賢有司而又不然曰某處荒劇宜行取其固城池宜減俸奏薦踏至殺議紛紜若奪之惟恐不速者此為地方擇有司乎為有司離地方乎未得其人則禱祠而求之甫得其人又鹵莽而去之何其舛也請以從前咨取示鼓勞吏而爾後畫一以待瓜期庶幾兩得之矣二曰考選宜精嚴而濫職之陳請太紛先臣劉大夏初為庶常散館當留堅請試吏得兵部職方郎及轉京堂又堅請外得福建參政臣嘗嘆其恬讓休風真古

今所不及不圖邇來勢昧黨心爭積成習無有一人視忠
宣事而與起者厯遡曹郎貌視臺省若必人得所欲而并
心焉不知前之求陞者何心後之求考者又何心也將人
與以意中之物乎是臺省可以請得也非法也設不盡然
抑仍還其郎署乎是進退可以嘗試也殊非體也臣謂除
已經奉　旨下部與前例合者自當考選以信明綸而此
後濫請一切嚴禁則官各有守人無越畔所關政體似非
小也一日要地急銓除而郡縣之起廢當核臣近見　聖
旨有云起廢公典如何獨遺府縣仍着一體核舉竊以爲

聖主憐材不遺微細更非廷臣所及也今南北省直財
賦望邑往往懸缺未補動至經年恭前此制科已同拋蔓
而將來新榜又俟河清此銓司臨選嘗有乏人之嘆也乞
勅吏部亟將從前罪廢知推等官或治已垂成而被錢
糧之降革或受事未久而罹意外之株連或慷慨有爲而
致嬰憎之口或投閒置散而饒保障之能統彙成冊逐一
諮訪果情在可原才猶堪鼓者槩與昭雪酌量銓除豈惟
人懷感激樂與圖功亦且要地得才官無廢事弘朝廷使
過之典而通銓部用人之窮計無便於此一日人材須儲
養而師儒之選授宜隆人材衰靡繇士習之不端士習不
端繇師儒之不謹今之教職類苟極矣即督學之官不過
較其文藝工拙而止非有經明行修茂材異等之選也近
臺臣有廣額會場之請者臣謂宜益倍增其數每科除選
知推外凡府縣教授教諭皆除新進甲科佐以鄉貢俸滿
課其造士勤惰并鄉貢自好者一體考選如此則師嚴而
教尊教尊而德備豈猶文體士風蒸蒸向化菁莪棫樸不
可勝收且一縣之中有兩甲科相參賢者固相與以有成
不肖者亦不敢肆然而爲惡一遇縣缺即以教官受事不

致代庖攝篆徒滋奸欺送故迎新虛糜煩費是又民生士
氣兼利者也

緣俸行取往往爲一人而至棄要地是速之規避以長
倖端也若權在曹郎更求考選將必得臺省而爲之徒
以出入諷議爲榮華教勸職業之風益替矣二者實害
吏治之大端至于起廢郡縣知推選除甲科教職亦銓
政裨治之得可爲救時政碩論也

除清漕弊疏 十五年六月 巡按山東僉都御史王永吉

臣伏覩 皇上視民如傷一切舊逋恐行蠲豁至于漕糧京邊命脉所係嚴復冬兌之規挽遲爲速亦甚大不得已也倘一石止完一石灾民尚難剜肉以供乃州縣印官縱容收役擅用私斗勒餘米派使費如沂州收役富存雷等臨邑收役李三畏等濟陽收役許典邦等每漕米一石多收五六斗不等又如樂陵縣收役楊惟和等每漕米一石多收至一二石不等如此橫斂民何以堪則皆收役二字爲之祟也奸民以收役爲利數愚民以收役爲陷穽每當開報之時吏書百計擾詐士民百計鑽門及其既定而民間賄脫之費已盈百千矣所定收役半是愚民供人詐勒破家亡身半是奸民借端科斂千頭百緒凡貪官之染指衙蠹之需索所謂一兩數兩一倍數倍者無一不經收役之手爲今之計欲除漕害非革收役不可然收役作弊非弊源也弊源維何則各衙門提差是也蓋多加餘米多收使費非盡關印官之饕餮亦非盡飽收役之囊橐也自糧房糧官積書蠹快詐擾非止一端外如院司如糧道如本道如知府如管糧通判監兌推官各有經管漕糧吏書則各有額規當例未曾徵糧先行科送及至開比又有聽用舍人承差快手親丁等項人員坐提守催紛紛不一以州縣之大小糧米之多寡定當例之厚薄多者五六十兩少者二三十兩稍不遂意怠休橫肆怒呵詈辱有司吞聲忍氣茹痛含悲冠裳之倫反何身息于廝隷政體士氣于斯掃地矣有一處衙門則有幾十番差遣有一番差遣則有幾百家擾害提差取足于收役收役取足于細民雖欲不倍收不可得也利歸提差害歸收役而名總歸于有司法不行自上但責收役之科使費有司之派餘米不既寃乎況提差一到州縣止知計算飯錢逼索差錢漕米完欠全然不問前差甫去後差復來取一空文含糊回報而催漕之法遂窮矣剝削既多民膏已竭何力完漕求完反欠欲速反遲臣故曰欲除漕害必革收役欲消弊源必革提差也議者必曰既革收役漕米何人催徵臣則有官收里催之法既革提差玩抗稽延何時完兌臣則有分限認完之法既已自認限期如此荒逃缺額里長何能包賠臣則有定灾派米之法米派矣限定矣道路遼遠文移何能遽達臣則有逐節馬遞之法又謂運脚每石百里止徵三分不

見催運私貼在所不免臣則有通融本折之法更有水次兌軍加贈折耗踢斛淋尖盡會回籌曬揚順風等項使用何能獨累里長臣則有力行漕規之法法既備矣徵櫃官解之法可行也禁既嚴矣各衙門仍差員役詐害需求將若之何則置簿登報之法可行也行此八法而收役提差真可永革國計民生兩有利賴矣

里催者里長十年一輪是也今江南舊行之謂之糧長分限者冬三月分期立大小限是也定災者先定災傷輕重增減之數是也馬遞者逐節飛遞選撥快馬連夜

遞至逢縣交換填註票上如軍法從事是也本折者官率里長徵銀前往水次地方收買本色以省遠運之費是也力行者印官分投水次限同運官交驗是也較斛者每里置斛一張先較定用官押火烙之也置簿者州縣官將上司差去員役姓名填註于簿一月一繳若勒索銀錢可遞提究也治山東漕此疏爲經營最善矣

奏疏七卷終

錢塘朱東觀全古評選　同郡何革翰亦
丁應聘任之 評閱

攻補闕失疏 十五年六月　御史吳履中

皇上仁明威斷銳意幾康好學勤政敬天法祖嘉猷懿德史不勝書有何闕失尚需攻補雖然皇上虛己責躬而臣子匿心獻諛則慚負聖明之甚矣臣謂皇上之失有二一曰大奸之罪狀未彰而身為受過一日圖治之綱領未挈而用志多分 皇上臨御初年天下猶未大壞

也 特簡一溫體仁顯托嚴正之義陰行媢嫉之私凡正人君子必百計摧折以致賢士解體救過不遑使朝廷不得任人以治事而釀成大亂之源者體仁之罪狀也專任一楊嗣昌以欵撫為忠謀以四事為實政加練餉以刈割海內致使民怨天怒災眚頻仍四海困窮盜賊蠭起而結成大亂之勢者嗣昌之罪狀也 皇上所信任無如此二人二人恃 皇上之信任以售其奸欺不知如何忠愛如何匪躬以自結於 皇上迨深信不疑然後得為所欲為無不如意其所欲為者先做成一不得不為之機轂待

皇上發一意旨而遂見諸行事有執以罪彼彼不任受曰皇上自為之 皇上亦曰彼實未嘗專擅也乃益深信不疑是以二奸憪 皇上而反卸責於 皇上 皇上為二奸所憪而反為二奸代受過也失臣子為君父受過分也詎也豈有君父為臣子受過之理 皇上自君臨以來無一念不善無一事不善而奸邪輒借以濟其惡如治尚嚴明也而引之於苛刻刑欲當罪也而引之以從重 皇上念與事之善無繇見於天下而亂臣賊子無知小民遂見為朝廷闕失敢於非議而叛背之孰知 皇上因十五

年如一日哉今即下罪己之詔俾父老扶杖往觀相顧流涕亦祇曰 天子至今日始翻然悔悟也孰知其十五年如一日哉誠以兩奸罪狀暴白於天下使天下皆知 皇上為二奸所誤而未嘗自有闕失則 聖明之戴翕然無間亦收拾人心大機括也至於圖治自有綱領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世治則潤色太平為制治保邦之計世亂則幹濟屯蹇為撥亂興治之謀要惟相天下大勢緩急而輕重布之如今日者亂極當治之會也內治缺而後戎馬生民生促而後寇盜起嚮者書遑於外而政治愈棼寇起

於內而賦斂愈急是以生亂兼救亂何暇乎亂無已而益甚也逆始反其所爲省躬勵翼治有紀緒綱租解網民有生機亂源已塞急宜求治兵之人眞能舉[illegible]者任遴鄙眞能勦寇者辦內地先了此兩大事而治功可次第舉矣選賢自輔敦勉臣工司調燮者以平格理陰陽秉樞衡者以公忠董僚屬庶官恭乂百職交修漸至天心降順大有昔年便可整頓 皇猷恢張化理將國家數百年之紀綱法度廢夷而壞亂者悉行修舉于百世之基圖統緒缺畧而廢墜者從此創垂 皇上爲法令傳後之主羣工爲幹盤

開泰之臣千古盛明拭目可俟若委托非人紛絲求理臣未卜成功於何日也 皇上以天下爲一身其精神當無所不周貫以古今爲一堂其學問當無所不併包兢業萬幾間値閒暇何可用心於玄虛無益之事況釋宗道派不過爲我兼愛之源流孟子所謂無父無君之教聖人之徒所當禁而闢之 皇上愼不可惑志於此也唐貞觀中引學士番宿更休與討論古今宋亦令名儒夜直禁中不時召對益聖賢義理所以栽培此心神明之地時加灌漑則與天地民物自然不相間隔而精神默運無弗貫通時復

縮閱經史觸發理趣考證事變無事而靜有感輒通闕失無自來矣

昭舉前謨籌發後圖握要燭微思宏憂切經濟文章可云兼登上城

老成羽儀後進疏（十五年七月）　御史徐殿臣

臣閱邸報見原任刑部左侍郎惠世揚開任辭朝因慨望
七老臣感恩未報而復痛其賦命多屯也臣生也晚不
及見世揚爲名諫時迨通籍筮仕而世揚已久安耕鑿矣
然其觸邪受禍之槩人能言之當逆璫煽禍世揚首觸凶
鋒如劉廷元徐兆魁等皆世揚次骨仇也百計借題一網
打盡楊璉左光斗諸臣後先告斃獨世揚受杖以數百計
備嘗五毒體無完膚及送刑部過堂更遭逆黨酷杖三十
宛轉囹圄殘喘僅屬臥起飲啖皆賴同難方震孺身爲左

右天佑孤忠屢欲復起擒廷元等惡意正欲棄之西市快
其宿忿幸遇　皇上龍飛昭雪寃誣俾得生離犴狴載德
歸田本無他望復蒙起擢佐樞此眞世揚感極涕零趨命
恐後之日矣然驟高躋厚者事君之小心難進易退者立
身之大節屢疏懇辭禮浪應爾而奸輔薛國觀竟以久不
赴任罷之噫何物小人乃敢隻手障天輕陷善類至此極
乎昨荷　聖慈垂念老成不忍終棄援使佐平邦政臣幸
接其手澤如見古人都人士無不指而目之曰此國受禍
最奇蒙恩最深之[illegible]諫耶世揚聞斯言也謂宜如何報
稱而受職以來身處司寇之堂痛定思痛回思向者天高
莫問之慘益有愴然墮淚者矣乃今竟以李日宣等議罪
未能仰愓　嚴綸冠帶閑住了却環召特恩豈不惜哉嗟
乎世揚受知而來惜其來之不早戴罪而去惜其去之太
速鏤骨何裨沒齒無怨矣臣嘗聞黃霸有言曰許丞廉吏
雖老尚能拜起重聽何傷每嘆丞吏小官尚重其廉而優
其老如此至我　宣宗皇帝之于蹇義夏原吉　世宗皇
帝之于潘府皆以歷事　先朝特加隆禮今世揚老矣臣
伏思揚左之骨已朽　皇上猶且惓惓祭葬易名曾不少

靳世揚巋然靈光空負任使尚須畧其老過始終曲宥即
不然亦乞解其部務改與南京清秩俾以祿終其身即不
然准以原銜休致世揚已矣報　皇上之日淺矣但使天
下曉然典型在望以全　聖明求舊益惟至意于以興起
人心廉立世道未必無小補也

文情委折感引劉遠韓歐序傳宗風也

宏作人之化疏 十五年七月

給事中 姜琛

臣讀易之賁卦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而其象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自古文章典獄事不多見臣聞東南文學之士彬彬盛美爰有復社之名敢云人盡才能要而論之闡明經史銳情講誦其間卽有二三之士懷古憂時慷慨持言扶進正論嗤犯盛臣者或亦規勉大義匡翼明時非盛世所宜諱也如以爲分外狂瞽宋臣范仲淹不自其爲秀才時以天下爲己任乎乃自罪輔密承衣鉢事類坑儒不曰誹謗卽曰結黨一事而株連無盡一人而毛疵必求嗟乎罪輔固未之深思耳夫所貴乎佐理機務者以其無可誹謗也事苟害治縱使緘舌亂靡有底孔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此言上下之相應也上世指佞之草猶有屈軼宋時太學諸生佐闕朝政假使大臣壅塞專固嚴猛迫促民力屈絕當時小臣不敢直言而士子代之士子不敢直言而文章代之此亦世道之不幸而執政者之羞矣大臣返躬循省豈盡無過若空言賈罪立陷阱機辛使投止望門張儉有亡魯之禍處士橫議申屠絕梁碭之踪抑亦過矣且罪輔亦知天下之事士子不留心誰當留心者布衣擔簦之時朱紱簪筆之日總此人才國家累世育養幸有經術明湛之儒指陳切隱裨益上理士苟不矜古今治亂之端當世得失之故其人之賢不肖爲何如也若慕仁義者號稱多事忤權奸者輒爲狂生幾何不輕學較而罷師儒也不獨此也學較可輕始而畏譏卩者繼而諱文事師儒可罷始而廢社課者繼而壞文臣其於　皇上豈弟作人久道化成之治不大傷哉目今鄉會兩試正人文消長之時伏祈　天語申飭俾天下之士勿以復社爲危機維繫國運不小抑復社之禍始于周之夔之誣訐張溥也張溥一代著述之手砥礪名行折衷古今不幸齎志以歿天下惜之昨見臺臣劉熙祚疏請表章聖學幸蒙睿鑒俯祈　皇上予以易名之典以重文學之臣詩曰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臣爲　皇上頌之矣

振揚士氣宣闡儒宗以熄邪說以伸正議斯疏大有宏功

議祧廟贈后不宜別立廟祀疏 十五年九月

給事中 沈鼎培

竊惟禮以祖宗所定者為尊，議以經傳所依者為正。伏臣莊誦 諭札，以祧廟贈后三位終歲無一祭，見廟繼后聖母七位忌辰不得設祭服青，孝念難已，欲將本恩殿改建殿宇二層，供安已祧 九廟帝后，而祔 三贈后于其中，及見廟 繼后聖母逢忌之日宜否設祭服青，煌煌天語，既昭示以 太廟大禮不敢輕議，而又通着部科同太常寺折衷情制，詳酌典儀，微臣拜揚 明命，敢不竭愚誠，用光 聖孝。夫禮有萬世之經，有一時之權。經者推之祖宗而準，比之經傳而符，如太廟一帝一后，奉先殿亦一帝一后是也。權者經傳所已行，而禮緣義起，經傳所不載，而儀以情盛，如別殿之專享，奉先之祔安是也。今日舍 祖宗所定之禮，而別求所為禮，舍經傳所依之議，而別求所為議，有萬萬不敢出者。臣請盡言無諱可乎。昔者無奉先殿之制，太祖以時享未足展孝思，特彷前代原廟神御殿之意，而建奉先殿于乾清宮之左，成祖率循無改，雖日用常饌，行家人禮，而太廟以象外朝，奉先殿以象內朝，凡節忌祭告，太常題知，光祿供獻，禮未嘗不嚴且重也。每室一帝一后，如太廟寢殿，其祔祧迭遷之禮亦如之，禮又未嘗不明且備也。孝宗以孝穆紀太后不得祔太廟奉先殿，別建奉慈殿薦享，既以避尊，復以尊敬，仁至義盡，千古為昭。嗣 孝肅周太皇太后崩，孝宗召內閣劉健、李東陽、謝遷等議祔廟禮，一則曰事須師古，末世鄙褻之事不足學，再則曰宗廟事關係綱常，極重，豈可有毫髮僭差，卒祔孝莊錢皇后于太廟奉先殿，孝肅則祀奉慈殿中室，移 孝穆居左。世宗追上 孝惠邵太后尊號，亦祀 奉慈殿居右。嘉靖十五年，諭禮官以三后既不祔太廟，又不祔陵殿，似黜之，非親之，命會議以行。禮官言自古天子惟一帝一后配享于廟，所生之母別祭於寢，斯禮之正。孝宗奉慈殿之建，子祀生母，以盡終身之孝耳。禮於妾母不世祭，諸子祭之，於孫則止，蓋繼祖重，故不復顧其私祖母也。今于 孝肅曾孫也，孝穆孫屬也，孝惠孫也，禮不世祭，義當擬祧，但祧義惟遷主為是，而遷祔 陵殿，歲時祔享，尤為曲盡，非前代所及。世宗從之，罷奉慈殿祭。二十九年祔 孝烈方皇后于太廟，時以

孝潔係元配持議久而始定 穆宗即位仍祔 孝潔
太廟而祀 孝烈于弘孝殿又別祀 孝恪杜太后于神
霄殿萬曆三年論禮官以 孝烈 孝恪宜奉於奉先殿
祔享部察嘉靖十五年議祔陵殿不議祔奉先殿 神宗
曰奉先殿見有 孝肅 孝穆 孝惠三后神位係我
皇祖定宜遵焒祔安不必另議并罷 弘孝神霄之祭自
是繼后贈后皆以祔享奉先殿爲成例矣當 孝宗始建
祧廟暨 世宗再正 太祖南向之位爾時明明穆穆酌
古斟今豈不念太廟既有祧廟奉先殿何無祔殿良以遠

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墠禮有不得不降情有不得不
殺先儒嚴陵方氏曰王者之于祖禰以人道事之則有寢
以神道事之則有廟天子七廟而周官隸僕止掌五寢者
以二祧將毀先除其寢事有漸故也祭神道也薦人道也
致堂胡氏曰天子七廟而已矣有祧焉不患其數盈也有
禘焉不患其迭饗也是故宗廟之禮係子孫不忘而建不
忘者仁也斷以先王之義無敢損益于其間是則禮之盡
也今欲建祧殿二層而又不在奉先殿之後將以奉先祧
殿名乎抑以何名乎無論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且前長

祧遷之神位供安何所如送陵殿無迎回大內之理若更
製焉即神位與神主不同十數世之後重取久祧之神位
而題之可不可也周家卜世三十卜年八百止曰先公之
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耳未聞
祧亦以九爲數而預計增加也昔殷高宗爲中興盛王彤
日有雊雉之異祖巳戒其典祀無豐于昵而傳說亦云黷
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子思子曰先王之
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禮稱王母
不配言有事于尊可及卑有事于卑不敢援尊也 皇上

孺慕徵於重玄孝思通于錫類然 帝后之尊卑固數郎
典祀之疏數無違在 聖母可極尊崇而不必同於 列
后在 列后宜俾孝享而孝免抑于 祖宗如魯立武宮
煬宮春秋皆大書特書見其毀巳久不宜立而輒立焉非
卽遠有終之義而哀公三年書桓宮僖宮災桓僖親盡矣
宮何以存志其災以明其復也 皇上試以 祖宗所定
合之經傳所依今日既詔之國人他年將垂之靑史可曰
內殿之禮非外廷之禮比哉況祧廟 三后但不得祭于
太廟奉先殿而陵祭遣官焄蒿之感原未嘗不申必追罔

極而事如存則立別殿以專祀　聖母孝之閟宮之文率
慈之建猶爲合禮并忌日設祭服青似宜分別久近稍避
祖宗統係　聖明詳察
韋賢匡衡劉歆議禮諸疏載在漢史貴在引斷周核篤
而不違也據典規正婉摯而藹善可爲禮家名筆

詳察密封疏 十五年九月 給事中 左懋第

臣接錦衣衛所傳紅本題逃帥楊德政奉　旨正法也臣
密緘同駕帖還之矣次又捧　御筆緘函發科者即此本
也臣又密緘藏之垣中矣然自逃帥正法西市道路之口
皆素恨此帥妄議練總以毒害天下又知其驕橫剝軍怯
猾善逃罪不容於死人人快之而　明旨人皆未見也臣
係密封皆不發抄者不請明誰敢宣布而臣思此本之爲
密封者原恐此機一洩罪帥或自引裁而不得行法今其
人已誅自當明正其罪使國人知之以昭國人殺之之義

并使九邊聞之知朝廷有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之心
也語云信賞必罰必于耳目所聞見則所不聞見者莫不
陰化豈如此可聞可見之事而反閉天下之耳目哉伏乞
勅下發抄以便遵行俯從臣愚各垣之密封似此者多
也臣愚以爲有必當密者有不必密者有可密于事先而
不必密于事後者有當密于今日而不必密于明日者如
制虜勦寇事關兵機方且動于九天藏于九地何可不密
也如虜犯何邊寇擾某地勦撫之情勝敗之事廷臣知之
以便各獻籌畫各要害知之以便共圖備禦何必密也況

邸報之抄傳有定道路之訛言無端疑揣轉甚張皇孔多
廷臣縱有所聞未免因而猜卩何可密也如制虜之策諸
臣有密奏密之可也虜已遁矣仍當使廷臣共知其何策
以制虜剿寇之謀諸臣有密奏密之可也寇已平矣仍當
使廷臣共知其何策以剿寇此可密于事先而不必密于
事後者也如逮有罪之人不密恐其人將遁人已獲矣則
必昭布其所以逮之故如誅有罪之人不密慮其人將自
裁人已正法矣則必昭布其所以誅之實此當密于今日
而不必密于明日者也蓋人臣事君原無不可使天下共

奏議　詳察密封　十五

知之言而朝廷行事更無不可使天下共知之事愼密原
爲成事事成便復昭然所謂理本相成變而不失其肯也
臣今日不言而使朝廷一時愼密之事因循沿爲故例甚
至科錄史館皆不能啓什襲之藏而筆之而一時之疑信
猶其小者後世之信史何所取裁且謂壅蔽綸綍自臣等
封駁之臣始矣臣用是皺皺然懼敢因請 旨發抄而并
及之

紅本發垣宜宣宜密在就事情詳察之所關綸綍非小
若徒循直發抄不聞封駁諫書日稀可懼滋大矣

緩選嬪御疏　崇禎十五年九月　給事中　光時亨

臣閱邸報恭捧 聖諭傳諭京城內外各衙門預進良家
子女純良清白容貌端潔者以充九嬪臣聞九嬪載在周
禮專掌宮闈重以 祖制且以毖飭夫 郊廟殿庭膳
諸禮節 皇上此舉政爲動合天人豈其或忘夙夜之箴
息荒之戒有煩于外廷小臣過慮者乎顧臣愚以爲朝廷
之事有緩有急有逸有勞明主圖其急而舍其緩趨其勞
而遠其逸是以至誠不息久道化成終厭靡治焉方今外
[illegible]內寇海內騷然而臣民猶尚帖安可恃無恐者良以

奏議　緩選嬪御

皇上親賢納諫凡 郊祀大典何一不舉行兵農大政何
一不釐覈且好學孜孜朝覽章奏夕討經史講誠正之道
爲修齊舉 青宮之毓德 二王之蒙養皆予 皇上式
觀身極是以九邊將吏四海窮黎聞 聖躬之不自暇豫
如此以爲天時人事必相感召終致泰平故雖塗肝腦以
事枕戈而不避暴骨血以供飛輓而不怨也乃于錢省漁
號屢頒之日忽傳此諭在 皇上稽諸典彙考諸往牒其
雖其愼而後爲此諭儻無稍有即安致弛之背哉但恐宦
府內外或有不善御承 聖意者將毋從此各懷窠集遂

忘列聖[illegible]史書逸樂之儆戒在
爲誤[illegible]盛[illegible]世君臣無一時一事不
交相警惕以 皇上尙符禹湯克艱厥后何刻少忘耶臣
今茲頌 聖諭有邇因中外多事未恐舉此朕登極十五
載從未進一人之諍劃 皇上前此殷憂何如敬愼討今
離朝端猜明衆正登用然中外多事仍如昔也不敢謂災
沴不現而時和年豐也不敢謂號令不行而師武臣力也
不敢謂剝復無虞而小往大來也不敢謂姦宄潛銷而內
安外攘也不敢謂野無不歸之鴻地無不耕之土而輿屯
墾荒遠有成効也有一于此即不可謂之已安已治乃十
五年未恐行者而今行之竊恐大小臣工或誤認多事之
日遂爲無事之日也昔 高皇帝大宴功臣惓惓不忘艱
難謂人之常情每謹於憂患而忽於宴安夫功成極治之
際 祖訓尙如此而況今日乎且 聖諭飭在內諸臣也
若預辦錢糧歸期應用 皇上富有天下寧惜此費顧臣
又以爲節儉之端先行自上今戰士長征饑民露處因額
賦告匱內帑之[illegible]不繼[illegible]尙恐其難繼無以極
此無衣無食之民[illegible]之士而使計臣竭蹷于

茲典禮或亦于急先務之道可再[illegible]也臣猶記天啓年間
訛傳選嬪民間子女嫁娶幾空婚配非偶後不勝失所之
嘆今 聖諭分別甚明且不過止及京城內外而傳之遐
遠恐有奸民藉此煽播兵荒流離之餘難復堪此 皇上
視民如傷嘗慮匹夫匹婦有不被澤臣有所未安于衷又
仰見 皇上不即速行尙待來春之至意何敢不明白入
告伏望收回成命俟 寇剿平之日然後舉舉則 睿慮
益勤于講幄臣鄰益惕于幾康邊士益奮于忝綏小民益
勇于供賦舜業堯競愈加昭著將震虩旣遠豫樂可成所
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更于 皇上饑溺
同民之聖衷爲大愉快矣人臣愛君必于其漸臣幸際昌
言不避之時區區愚悃伏乞 聖明鑒宥
益戒怠荒周公陳無逸防漸憂微忠臣懇懇之義不敢
不正告也旨哉是疏使我恍見古大臣風烈

罪輔未正天誅疏十五年十月 御史徐殿臣
臣聞朝廷之賞罰與天下之是非相配而行故賞一人而
天下勸罰一人而天下懼誠以功罪明而賞罰當也舊撫
陳新甲虛牌利口罔上遁■失事重大死有剩辜然臣惜
新甲雖死而未足以服其心即未足以懼天下人之心何
也罪同而罰異也新甲之死當以欺款爲定案其爲寧前
道時便與方一藻等作此鬼計然從中有主之者矣知言
款之不韙而內外相扇託名用間陰售其奸者楊嗣昌也
知僞款之不成而立意催戰幸敗先逃坐視不救者張若

麒也嗣昌之罪固甚浮于新甲新甲之死則以早于若麒
臣故曰新甲死不服也若以失陷 藩封新甲當死則前
此濟南之役中樞何人豈■破之與寇陷法應兩議耶襄
陽則亦陷于寇矣嗣昌自有死法從無衆以告 皇上者
夫嗣昌儼然閣部督師 皇上本以滅獻屬之嗣昌亦以
滅獻自任奈何對守年餘一籌莫展自撤白虎之險縱賊
入川賊勢益張不可收拾嗣昌妄聽楊卓然之言謂獻賊
難圖華左易撫覩思舍難就易撤左良玉趨皖爲言川中
參賊不足復煩大兵當是時固謂僥倖苟且可欺 皇上

也軍中咸知失計良玉探識其奸率兵竟去連發十九檄
追之不返賊復出川無一當關者矣且賊繇西北陸走襄
陽而嗣昌繇西南水走夷陵岐路相避猶敢飾稱鞭長不
及試問是時更有何賊在川嗣昌得云顧此失彼乎乃生
旣嫁禍也人死尚遺害新甲新甲死不服也若麒庸鄙小
人甘心鷹犬嗣昌信爲可托新甲倚爲同奸明知遼事必
不可支復恨京卿必未可倖巧圖出關孟浪催戰勝則居
爲己功敗則諉爲人罪航逃寧遠恐棄松山不聞再整一
旅親率赴援試問若麒出因何事逃欲何爲辱國喪師罪

狀顯著偷生至今此又新甲鬼籍中亦將嘵嘵理辨者也
是故論桐封則四藩淪陷嗣昌新甲一體也論遣事則後
先欺款嗣昌新甲同謀也論三城則始而恃款弛備終而
棄師脫卸新甲若麒均罪也今或自斃於敗後或延喘於
圄中而使新甲獨受顯戮臣故曰新甲雖死心未服也伏
乞 勅下九卿科道追論元兇速正大法以儆來者如此
而中外文武尚有玩違從事者請治臣妄言之罪抑臣更
有請者 皇上邇來新政賞功誅罪無不快愜人心唯楊
嗣昌一議盧象昇一卹似爲闕典天下拭目久矣 皇上

豈終忘之然臣向爲行人時側聞賈莊之死最眞最烈疏
求追卹未奉　明旨艮錄嗣昌私人妬忠卸罪𢑥報失實
也夫象昇厲聲罵賊血戰陣亡四箭三刀慘動天日當時
詞臣楊廷麟及撫按鎭臣原疏具在今公道大明死事必
卹而況象昇半世滿貞八年汗馬功旣未錄死極可哀不
幸爲小人所忌忠魂未慰臣心痛之伏望　勅廷臣公
議從優敘䘏使法不寬於朽骨恩不漸於孤忠眞　聖明
大賞大罰數年之憤鬱一伸而萬世之是非大定矣
文筆挺勁皎若秋旻執義誅幽儼乎風霜電目赳崖足
拷鬼魄矣

鉅典瑞侯昌期疏十五年十月　中給事　沈胤培

竊見駙馬都尉鞏永固一本奉　旨着該部科詳酌確議
臣不覺舉手加額曰　皇上修明舊章無幽不闡請謚建
文于此日眞千載一時殆　祖宗陰牖之使言而成我
皇上繼述之善也按臣祖子木爲銀臺時具疏請祀建文
大畧言建文君　高皇帝太孫　懿文太子嫡子五年御
宇統順系明生爲金牘玉牒之主沒含斷蓬飛草之怨心
竊痛之　成祖用王景議以天子禮葬遣官致祭輟朝三
日而　成祖之不欲廢其祀可知也　恩詔褒祀死節諸
臣是忠于建文者宜祀矣乃建文何獨不得祀因請祀於
孝陵高皇帝之旁或　懿文太子之側疏下部覆如議
留中不報而要非臣祖一人之私言也方弘治中禮部主
事楊循吉亦嘗請追謚建文而以　景皇帝及元順帝爲
比謂親親固當親　景帝避位尤當親順帝人皆誦其不
刊曁萬曆十六年國子監司業王祖嫡復以建文不宜革
除景泰不宜附錄並形奏辨乃景泰附錄改正而建文年
號報罷直至二十三年九月　神宗始允禮臣范謙覆科
臣楊天民臺臣牛應元疏而奉有建文事蹟著附載　太

祖高皇帝紀之末仍存其年號之旨其難其愼越今又四
朝矣推而論之不帝而何以編年不帝而何以議享存其
年號不得不復其帝統復其帝統不得不酌其徽稱與修
其祀典事本相因禮原一貫合先後諸臣之章奏　神宗
宸發之明綸已示顯號鴻名之漸矣且　成祖不嘗曰欲
法周公輔成王乎令孺子而在未必不後辟也又不嘗稱
建文爲少帝乎位號依然并未如景泰之追廢爲郕戾王
也且建文得統于　高皇帝尤非若景泰之因危擁立也
乃一則尊崇于易世之後一則泯滅于十數代之餘不過

謂表章遜國則靖難無光而不知天與人歸　成祖自不
能避征誅之迹勢窮事去　建文亦何必存揖讓之名要以
承祧有主即家君避野原無傷　太祖之心況一脈相傳
則繼體開天更遞禪　文皇之緖而何嫌何疑之有哉
皇上至仁符堯虞受遜禹遠希　憲廟追崇　景帝之規
追體　神宗褒表忠冤之意則臣有四說于此察改實錄
今建文自爲本紀無濶附以成萬世之信史一可議也祛
西山不封不樹之說而改葬　成祖禮葬之蹟因以表爲
陵園二可議也倣恭仁康定之諡法而斟酌于二字四字

之間三可議也即園爲寢而春秋二饗掌於南奉嘗四可
議也夫然後　皇上之心盡　二祖列宗之心盡而三百
年來臣民之心亦無所不盡念　祖德而隆孝思訴　皇
讀而舉廢典端在此矣
編年既正徽稱祀典義當脩復尚何疑諱之有此典若
舉亦與日史家大書特書之榮也

天恩至重疏 十五年閏十一月　少詹黃道周

臣自去歲臘月解網重生暨于今春束裝就伍仰戴日星俯循道路凡有血氣俱感　皇仁自揣殘年無可報　主但得子孫永世荷干戈禦魑魅足矣躑躅戴塗阻風澤畔六閱月始抵九江遠望辰陽尚三千里痔瘡閒發就醫蕭寺洗浙六十日摧頹老病之身談服截瘧止痢之藥遂成委頓兩膝俱枯每念　聖恩中宵揮涕謂臣廬墓十餘載乃不死于北司而死于江楚命也不圖十月朔日人從留都來傳邸報稱八月二十五日吏兵二部接出　聖諭永

戍黃道周罪所應得但其清操力學尚堪策勵已經懲創自當改過自新特准赦罪復職以昭朕獎廉尚學宥過惜人至意特諭臣驚遽墜床起借香案俯匐叩頭隕越久之念自古人臣或以文才薦席或以直戇召還未有迂愚狂戇如臣而得起斥戍籍申以　華獎者也臣少孤貧長而憔瞀不知清操力學爲何事但謂人臣子宜硜硜如此耳幸當風勵之時得粟黍須之智雖捐腥裂體不足爲報然臣癈瘵殘疾當擬年斯勸力崖健誠不自忖欲奮橫草之勞塞滄瀛之報今年垂望六體經九折百病交侵一絲未絕而欲盡蓋前愆別圖使効徒足以招訾議增悲涕而巳臣憶漢臣馬援病臥土窟中聞鼓角聲曳踵延頸見者哀之宋臣范鎮劉安世在謫績囈語猶以天下爲念今臣未即死而委頓若此即欲匍匐以親鴛行扶携而售馬仆廄聖主之風尚貫海嶽之涓埃何可得乎臣智不如蔡忠不如騾徒逢　仁閔得遂首丘偷陰擊壤能復幾時度無可報　陛下者惟願　陛下歛福錫極在宥羣生力行仁義之方捻數忠信之效擇廉幹以撫封疆重守令以靖寇攘使塵氛早清蒼赤永賴臣雖晨夕溘就草露與九原父

母共啣結無窮臣下體已廢兩臂空存感戴　高深萬逾罔極乞容遊骸骨歸附丘隴爲此力疾哀懇辭謝不勝戰栗迨至[illegible]

斐惻攻寔聲淚激楚蓋嗚咽之思充達之感忠靄之忱粕爲引慘所偽竊狂而攵俱至之作也

審知此也臣敢定計三年之內洗腸易髓足以滅■寇而有餘也若猶未也則從未聞古來買官賣國者可奏蕩平之勳攘臂乞憐者可砥中流之柱也昔楚子文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張良不愛萬金之貲報仇強秦今何勞此輩毀家但請稍留餘地亦何用此輩指貲但望少存人理臣滿腔熱血無劍可揮初入班行不識忌諱凡兵餉■情諸臣條陳之所已盡者臣不必復贅特指出病根錮習所在喚醒羣迷伏祈　陛下留心省覽并祈　敕下部院使中外之有心者共鑒焉

奏疏　參入兵餉積弊　手　陳

兵餉輩輸供鎖管入私室鎮撫焉得得人虜寇焉得不猖獗哉慷慨和斯疏實指切弊原矣文又何如古茂也

遵諭補本疏 十五年閏十一月　行人司右司副　熊開元

臣因■騎縱橫名城屢墮　聖主獨憂不勝感憤輒于
御前恭請獨對蒙　皇上允臣所請　召臣入德政殿對諸臣已退惟輔臣尚在臣復引尚書所云嘉謀嘉猷入告于內及周易所云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請摒臣暫退臣之意非有所私蓋以　皇上隆重師保賜之坐論爲古帝王盛事不欲以小臣而相指斥傷　皇上敬大臣至意又恐小人伏莽乘臣發論借端蔓引爲一網仁賢之計故願密白　皇上請　皇上虛懷博訪所謂成　君德

奏疏　參入遵諭補本　手　熊

存國體惜人才愚忠固若此也及輔臣請退　皇上不允臣不得不畧陳大義然非臣初意矣奏畢欽蒙　聖諭命臣補本臣奏對時屢蒙天語威嚴咫尺恭譯不詳不敢妄述祇就臣次第所奏恭列　上聞臣奏云　皇上天生仁聖決可以致中興孜孜求治凡十五年而天下日以亂必有其故乃延柱不以此敢入告　皇上　皇上亦不以此故下問廷臣所講求惟是兵精餉足寇平■滅不揣其本而末是圖　皇上雖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求天下之治徒費　聖心無益也何也天下之亂不始于寇與■治天

下亦不在乎寇與乎■朱子曰天下之治在人主方寸間朝廷一二人而已此一二人得人如治病而得良醫但拱手而聽之而天下之方不可勝用天下之藥不可勝用也此一二人不得人如庸醫誤人危在旦夕使主人到處求方到處求藥已爲失算而所得之方所得之藥又必與庸醫商而用之不至于盡不止矣故帝堯之時天下之亂殆有甚于今日而堯不憂惟以不得舜爲己憂急先務也夫憂不得舜何以得舜是有道焉嘗詢之九官詢之十二牧矣又必釐降二女察其衾影之安而後畀以天位誠愼之也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　皇上臨御以來輔臣凡數十人　先朝置輔之多未有如　皇上者然或得之既卜或取之立譚或板之會推不過　皇上賢左右皆曰賢如斯而已矣未必諸大夫皆曰賢國人皆曰賢也以　皇上股肱心膂之寄而任用之易如此以故庸人在高位相繼爲奸人禍天災迄無衰止迨言官發其罪狀而後誅之禍之所貽壞已不可救藥矣今幸殿憂啓聖令大小各官得不時而奏然而輔臣在左右誰敢爲異同之論

以速禍者卽使稍有異同不過兵食寇■一枝一節其于輔臣之得失未嘗敢置喙焉夫朝廷設官大小相維何以雷同遂至于此蓋昔日輔臣緊刑厚斂屛棄忠良故賢人君子得而攻之今日輔臣釋緊囚蠲宿逋起廢籍奉行德意方有功子　聖德有功于人才賢人君子皆其所引用偶有不平私相慨嘆而已孰便起而攻之臣於輔臣皆有變而無怨但目擊　宗社蒼生不覺君臣之義重于友朋故不顧死生布其心腹伏願　皇上遍召廷臣問以輔臣賢否卽以所論賢否定其人之賢否不半日閒輔臣之心事可明諸臣之流品亦別於以察吏安民則官常一肅於以誅兇除暴則壁壘一新天下之治端在于此若　皇上不加體察一時將吏相狃于情面賄賂之中雖民窮盜起失地喪師皆得無罪誰復爲　皇上捐軀報國者■今以少衆大犯所過郡縣淪沒南北路已不通守城之卒已不敢出城一步倘數月之後我糧完力敝逆■酋長另建旗鼓直指京師臣不知計將安在矣昔年■掘壕于凌河城則凌河城陷今歲■掘壕于關外四城則關外四城陷近日相傳■欲掘壕山海莫不人人震恐今畿南郡縣所

過如破竹其[illegible]之患有大于擱淺者而廷臣不之省
憂此臣之所深憾也次約廷臣藉口有四無兵無餉無將
無策臣愚不以爲然 祖宗朝邊餉五百萬未嘗缺乏今
歲取二千餘萬輸之各將而謂不足乎用臣不信也目前
之兵將以當■與寇望風而靡耳脫巾一呼何以所向無
敵今爲■上將者非我叛人乎爲賊頭目者非 皇上赤
子乎近日縱横道路者非薊州殘卒乎爲兵則弱爲賊則
强禦■則弱從■則强益賊與■未嘗以情面賄賂用人
而我專以情面賄賂用人也壞天下之人心使工于自謀

奏疏 卷八 遺論補本 壹 熙

拙于謀國此其本根之大者本根不拔徒于枝葉求之有
日盛耳卽如巡撫御史非 皇上特設以稽覈邊政者乎
餉日增兵日薄見之章奏已不一而足■雖不入口目破
金錢無算其罪已當誅今旣入口矣又破州縣不一而足
矣寧過而計誅以泄遼一督撫解任者解任逍遙者
逍遙徒使趙光抃統未練之兵操不習之器代前人驅逐
臣知必無勝者也臣亦知御史與有千之秋容有小人挾私
而上妒之督撫所忌者臣不當矣言及此但臣一腔忠憤
感事懷憂不覺言之過切實無所私伏乞 皇上俯賜憐
察存臣此言以定臣功罪如輔臣感激恩禮奮起精神修
明賞罰殄兹蠢醜使臣言不中社稷之福也臣雖身蹈斧
鑕有餘榮矣

情面賄賂牢結莫解實致亂之源輔臣之失詳繹此疏
亦和婉而不激憤奈何欲防川而重致潰也

直臣可惜疏 十五年十二月 吏部尙書鄭三俊

臣伏桃沖吟驚聞劉宗周以救熊開元姜埰倉卒之頃慈語瀆陳致干 嚴譴金光辰爲劉宗周同官之誼情急呼請復滋舛謬此皆二臣之罪而二臣之心固自可諒即
皇上亦必諒其無他也前者諸臣合鳴之詞臣實首顙今使二臣獨先蒙譴臣則何安臣伏念宗周與臣出處略同迂愚毋足貫罪於明時拙誠亦恒見原於君父昔年罷棄分正首丘臣躬耕於江左宗周課學於浙東其息交絕游一也今春起廢忽動 聖懷不繇廷推不繇會薦直盈

綸於草莽轉華要於中途臣繼宗周後其特達蒙知又一也自入朝蹐獨行蹈步華年茂質者相率視爲析人同流合汚者又爭目爲怪物羣猜滿腹冰炭難入其憂讒畏譏又一也惟是 君恩難報樹期少有砥樹不意宗周以奏對失序蒙恩罷遣而臣猶帶病旅邸孤掊無聲臣前欲求舉宗周以自代方以國事艱難容自便宗周每與臣言明主中興堯舜天下事徹壞已極須自銓衡風紀之地力爲整頓會[illegible]臂月湊齊躍方始一事未就而宗周已斥此臣所以悲不自勝尚懸 皇上召還宗周圖勉報 聖
恩於萬一也抑臣更有請者正人去留關氣運衰盛劉宗周氣質雖偏學術甚正俊正人在國以其孤介之氣吹累舉動衆籥人倫風自蒸爲廉恥俗自著於忠勸有忽不知其所以者矣況六察之紀勢若建瓴羣望所歸力如偃草者乎 皇上試留之一年而不效臣請受妄言之誅此臣所以深惜宗周之去而敢以召還瀆 皇上聽也亦深思熟計求所以代宗周者而不得也至金光辰忠孝性成擔當甚力日與宗周左提右挈修明紀綱外飭巡方之吏內振觸邪之班正氣凜如貪風一變遇事慷慨忠發自其天

性而實不知其有失於恭謹也並願 皇上俯賜優容令與宗周一同賜環以觀後效不然替移期隣旃路日熾大計伊邇誰有執法如山嫉惡如讐若二臣者爲 陛下盡心釐剔俾臣有所藉手以報命乎臣雖靦顏獨留亦安所用之伏乞 聖明俯賜採納念兩臣忠猷未竟容啟始終以後俾其深自省改益加勉奮以仰荅知遇庶感恩圖報非淺小矣

因■循獄詔求直言上者聽納否亦優容此一時也何至小臣獲譴大臣申救去位乎出處素同何能已已覽

之使人增感。

風紀需人疏十五年十二月　刑部尚書徐石麒
臣於早朝後中使宣　旨陛召諸臣忽接邸抄恭讀駁問
能開元姜埰　聖旨臣等相對失色非為二臣也蓋以■
忠方棘　聖慮焦勞纍纍諸臣未見有一人慷慨出而紓
國家之急者二臣無端狂言臆逞干　聖明怒夫風雷怒
於上恒人未有不屏息思過者父母怒於堂孝子未有不
叩頭乞哀者今日正臣子屏息思過叩頭乞哀時也遂相
約於　陛對後伏階叩首為二臣請罪臣等初意原欲紓
皇上之怒而不意宗周奏對失倫激蒙　嚴譴光辰復
奏疏　參人風紀需人　徐
為宗周轉展觸怒致與臣等同事申救者不得與臣等同
荷包容也此二臣之罪皆臣等之罪開之也顧宗周老矣
雖老臣犬馬戀　主之心無有窮時而暮年投林走壙之
思未始不切臣亦何必更為宗周請留自干罪戾竊念宗
周之進退屢矣他人去國率錄人言而宗周獨否他人啓
事率錄廷推而宗周亦否風雷之蕰蕰以　聖心之裁成
雨露之賜亦賜以　聖心之特簡此其故何也魯論有言
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三疾之中矜愚居二焉矜
者不必皆廉而廉者必矜愚者不必皆直而直者必愚故

孔子思之良以瑕璧遠勝於燕石瘦木見貴於哲工可非
可刺之中無偽忠偽信之習也今宗周一身兼此二疾其
矜愚也可厭其廉直也可思　皇上所以用而舍舍而復
用即宣聖三疾之意天下咸頌者也然則能知宗周孰有
愈我　皇上者乎臣復見往者憲度凌夷大中丞率降心
相從阿御史臺意宗周至不三月而臺規秩然各稟程度
彈一代人營計之中翰而外吏蕭聳之使望風裹足去臣
嘗與並訊大獄並會大議見其對　明旨必却坐拱立移
時不敢作徙倚狀入於朝即處暗室不敢南嚮皆前此所

未有而宗周創行之此蓋不以面從為敬而以一舉趾一
動念不忘君父之為敬也故宗周之奏疏風議間或迂濶
無當而其幾幾力行堅忍不息誠敬孤介之節自隱達顯
繇微至著積數十年愚夫愚婦信之學士大夫畏之臣度
盡其功用必能蒸變風俗移易頑倍　皇上而欲求變通
趨時之臣舉朝不乏若欲求廉頑立懦維風易世之臣則
舍宗周無與歸矣或者　睿慮淵微欲化其氣質之偏進
以中行之道俾之廉而不劌直而不徑然後用之則恐鶴
長鳧短斷之則悲續之則傷在宗周亦必不敢以之偽鄉

愿易其真直真廉以欺飾　皇上取世資也且　皇上覷
宗周之精力於往者何如哉及今用之猶可收其後效自
茲以往耄矣已矣朝端之上欲再見此正襟危度嚴嚴冷
冷之老人不可得矣不幾大負　皇上十五年培養錄用
之心深孤都人士企踵望治之念耶此臣所以迴環感結
涕泗靡從而不得不竊有請也若僉院金光辰古貌古心
本與宗周合體而知柔知剛稍與宗周異用一堂共事燥
濕相調僉謂得宜顧其華年方壯事　主之日正長斐日
友旋資父之心亦決復何敢更瀆挽留傷其趨庭之志乎

弟先臣海瑞之言有曰欲安百姓當先守令欲督守令當
嚴貪墨臣則謂欲嚴貪墨當核巡方巡方愈隨而期貪墨
絕響未之前聞必得兩憲臣與冢臣左提右挈六計弊吏
即是非毀譽皆不敢推幾成一代清明之治乃大計初起
二憲並去坐使把持積猾而猥吏得志誰為國家補懲汰
者顧　皇上熟察之也
懇歎垂至柳楊以見真品原情以決挽留又折衷時勢
以藏緩懸於古疏所不多見也

錢唐朱東觀全古選　同郡沈士鑛黨臣　汪士錫魚令　評

江防綢繆疏　十六年三月　備討汪偉

臣聞刱大業者必先立根本之基而後可以言進取定大亂者必先固根本之謀而後可以言蕩除慨自■寇交訌南北雲擾當事諸臣無能亦揚　天威蕭清小醜使逆虜內犯飲馬長淮至今出口無日殄滅無期識者已不勝杞憂而承天荊襄之報又見告矣夫承天為　世廟發祥之地荊襄據金陵上游一旦失險　祖陵關係匪大保無震

驚而留都順流並切剝膚之懼我　高皇帝定鼎應天
孝陵弓劍所在國家億萬世相傳之統　聖子神孫億萬禩鍾毓之靈皆啟承於此豈可不亟為之圖而多方萬全之策也哉臣等世籍金陵歷年已久其中情形耳目頗熟今日急務致為　皇上略陳其槩一曰布置定法一曰用人之法一曰設處錢糧之法何謂布置留都城週一百二十里竟一日之足不能遍集十萬之衆不能周是以策留都者謂無守城之法止有守江之法賊自北而來則淮為之防賊自上而下則九江為之防故禦淮即所以禦江

守九江即所以守金陵也今淮上有督撫史可法因屹然長淮保障矣九江一郡當江漢之衝儻荊襄之賊因上流之勢乘風水之便突如破竹無復隘阻往代之事如王濬之樓船韓擒虎之飛渡伯顏之不戰而入皆可為寒心也臣嘗以地形考之武昌藩蔽九江九江藩蔽太平太平藩蔽金陵武昌譬之大門也九江譬之階除也太平譬之堂奧也臣愚以為宜有重臣駐節武昌上為關荊襄修復
顯陵之本而下為扼斬黃接九江帶壯　孝陵之勢至於九江為省直要害宜建督撫如淮上之制太平采石亦

宜命南京兵部侍郎一員建牙於此作聲援而鞏壁壘若武操臣則宜駐師新江口以專一面之防文操臣則宜往來北練以備隨機之應江北浦口江面頗狹一葦可杭并宜如采石之制命兵部侍郎一員守之仍有上下巡江御史二員江防之所不及防陸路之可濟師者各宜駐守之蓋江廣難週彼謀叵測或聲東而擊西或明避而暗渡豈有不逞之徒作彼嚮導思為樊若水之所為者豈可不慮阻遏哉北江上布置之法也至若城中之守雖有軍士粗具名目而不可恃以無恐雖大司馬名為參贊於百姓尊

而不親自古城守未有不聯合人心而可保其不內潰者則府尹府丞之官所宜亟稱重其權久其任以聯百萬士民之心內增無形之金湯而分佐司馬操江之責任者此也都內地方寥濶西南稠密東北曠野臣以爲五城巡視御史衙門各宜駐該城地方庶耳目易及禍亂易定如御賜廊僻處一隅不足四應此亦易爲更移者耳尤可異者南中兵部與操江事不相涉操江欲用兵而無人兵部宿重兵而無用豈成一體聯絡同心共濟之義臣以爲操臣與兵部軍中之事宜守盟相助緩急相應若曰城之內

參政 參五 江防綢繆 三

兵部爲政江之上操江爲政功罪不相及謨之誤矣此城內布置之法也何謂用人之法留都雖逸豫成風而淸議最重議所不許雖居重位握事權貴口指而竊笑之淸議所歸雖處下寮伏草野而名家巨室想望手采爲之奔走而不可得今守江求撫督之臣守城求京兆之臣非久在地方威望素著人心向往旦夕受事者未可勝此而愉快也臣採士民之口所素推者言之如見任御史則詹兆恒莊樹聲、楊四重、舊任則郭維經、去任則成勇、舊撫則袁繼咸、方孔炤、此數人者淸眞端亮所稱不二心之臣東南需人甚急武權之卿貳以備江上督撫之選武爵其資倖以試府尹府丞之用必能實心任事而有成功臣與諸臣尚有未識一面者而私心向往則附斯民三代之直不敢昧所懷來也至於兵則大營小營水營陸營神機營巡遊營未嘗乏人督撫得人則擧才輻輳先有廢棄之將可按籍而起山林之才可側席而訪乎此用人之法也錢糧正解尚且虧額況紛設撫設將設兵設船計將安出臣謹按南京營兵舊稱十萬有餘今考大教場冊存兵六千三百有奇小教場冊存兵九千一百有奇新江口五千八百有奇

參政 參五 江防綢繆 四

總之不過二萬而挑手精操者居十之三老稚疲癃者居十之七所恃者止陸營之二千八百水營之一千七百標營之三千有奇延非其舊矣兵有舊額額有舊餉兵虧而餉不減如同流弊無將備額補足或於四十八衛老營舍餘中選其精壯補成全伍上雖不及十萬下亦可至三四萬此輩以出者之人兼有舊額之糧略加鼓舞壁壘一新江北督撫分布鎮之自可得防守之助矣江守以船爲急察新江口船舊額四百有奇今存者百十隻耳水營兵船原數不滿百今益寥寥風雨損壞日久不修即間

一修之板海釘稀不堪乘風破浪察得船隻皆有舊綱錢
擖一一淸出補足原數而新設之汛地更宜多造船隻以
備中流之擊或用有不足暫借鹽課若干或食有不足暫
截漕艘若干廣江南直浙江各處料物之本色暫改折色
數年亦不下百數十萬此亦設處之一法便而易行之事
也總論其要承天爲 顯陵重地應天爲 孝陵重地旣
往之失必圖進復將來之計必求萬全但使扁舟不得渡
江 孝陵卽可安堵是守武昌守九江卽所以守 孝陵
而 孝陵旣已保安然後 顯陵可規進取況三吳兩淮

兩浙錢糧數百萬都門待以爲命者地形又在金陵之下
一水可通所繫何如其重而皆視武昌上流以爲安危則
其圖之可不蚤而言之可不詳耶臣等熟思審處總爲國
家根本扼要起見冒昧激切 上聞仰祈 皇上槩賜採
納與閣部大臣速議施行
廟集衆思期成碩畫誠確行而速圖之長江天塹庶可
少恃愼毋坐相泄玩也

議楚撫不宜增設疏 十六年三月

給事中 龔鼎孳

頃者中樞以逆寇寇荆條上防江事宜因有增設武昌巡
撫之議中間更置新舊割隷郡邑端緒頗多意未嘗不善
而臣獨就大勢窺之竊有以明其不然者往臣嘗待罪楚
吏矣楚罹寇禍十有餘年撫是土者凡數易纓綫纓旄項
背相屬乃罷事之濟缺自如也蓋非無撫解少之爲患而
人不稱其官之患卽稱矣又弗克竟其用盧象昇方孔炤
袁繼咸輩豈不表表稱異望而或以移或以逮相率去楚
楚乃益不支比數年中民日益貧兵日益驕地日益破裂

江黃千里鞠爲蕭蓬萑葦虎巢出沒左右不聞鳴筰注箏
發簧以扼其騎突者順上遊再劉泥水乘高夏口揚波又
驚嶋負蠢不獨江北之七郡盡而江以南亦岌岌焉如懸
絲之望千鈞無完理矣再一二年賊不滅勢且無民三戶
其爲驪攏乎而今日議增官明日議增兵似欲速民之爲
賊而力驅之者臣是以謂中樞之計左也請爲 陛下言
其不可者增官則必增兵增兵則必增餉下至材官中軍
胥史與臺之屬事事刱設費且無算新撫郭景昌受命伊
始已不免於大聲之呼今又欲募至萬人餉從何出刀俎

遺子得死爲憐其誣恐開加派之口舍是又無從得食臣
恐剜剔之害究歸於民一不可也若已有兩按三撫十五
郡之閒牙斧相望藩臬諸司旣已疲於奔命今再增一撫
則是下之承令者當一而上之發號者當六也文書煩委
耳目眩瞀必且殫營竭智相爲周旋縫飾浮漾本業盡喪
多指旣憂乎亂視一柄何貴乎兩撫二不可也江北兵逋
禍結民力已匱一切轉輸供億特有江南今旣各長其人
各私其土此疆爾界呼應爭睽雖曾祈可以問鄰而楚波
安能及晉主客公私之費何策枝梧兵火瘡痍有同坐困

三不可也鄖陽一郡據豫秦楚蜀之衝地處萬山俗稱獷
瘠往者流民叢居餘風未殄伏莽之憂竊時而動矧數經
寇翦奸人生心蝟暴緩急談何容易今謂此一撫無關輕
重輙有動移脫復變起倉卒誰執其咎且聞曹見據襄宛
彼窺漢興寧容四省襟喉等諸一擲四不可也一撫一鎮
法令相繼各省皆然體統應爾惟楚地一鎮三撫旣已多
寡偏畸今又益而四之是參鉞重臣僅與監司相參錯而
專閫之帥作好軍中初旣無所重承後且規爲玩卸人情
多則不貴少乃致精豈可令開府中丞三倍於兇豎之數

旣府大體亦悖事宜五不可也夫厲兵秣馬惟賊是求者
督撫之事也扼險固圉畫畔而理者道府有司之事也若
該撫舍職言守舍統轄而言分防守土各官更效何職況
按鎮悉駐鄖土荆鄂並有道臣寧容諉各辭難不開緩急
其不必增者一疆事之壞繇於多官羣攻朝更范無成畫
卽以三協論舊止一總兵而辨今增大帥六副帥十有六
而反不辦益百里數官紛紜委咎養雞築舍斯弊甚明何
可再取備員致乖實效及今不革恐百兵置一帥數邑置
一撫而尤不足也其不必增者二至若避撫緊一方安危

中樞繫天下安危揆策當計久長論事須觀大局目下宜
急易秦撫俾辦秦賊而檄孫傳庭一意出關以掃襄鄧之
寇急擇沅撫仍舊駐荆而檄楚鄖二撫首尾夾擊以成驅
勦之功發言盈廷要歸謀斷此臣所繇效忠告於樞臣也
撫臣爲一邦司命三楚尤禍亂頻仍謂宜盡矯前非力圖
新績擇有司以拯凋殘酌蠲貸以甦民命毋縱驕兵以恥
盜賊毋養匪姓以厚豪強練水陸之軍實俾一以當千消
省會之隱憂俾鳩毋憎目一變已足何利繁多此臣所繇
效忠告於三撫也伏乞 陛下下臟章使諸臣博議萬一

可采。酌賜停罷。楚事其有瘳乎。
亮達將幾商周弊。著堅筆精思。無一言虛設。使諷讀者
起文章經濟之樂。

召對申奏疏 三十六年三月 兵部侍郎兼學士 倪元璐

伏臣遭際 聖德神武。朝政清明。海內嚶嚶。想見平治。何
意■禍不已。寇氛方張。仰厪 殷憂。不遑暇食。臣愚間警
投袂。間關抵京。 陛見之晨。還蒙 清問。減■傾寇 天
語咨詢。臣實無知。率爾而對。方稟 天威。百不憶一。過荷
溫文曲褒可採。仍令詳悉具本奏聞。聞椎啓齒。同此海谷。
臣感激懸豸。謹復申間所條。仰塵 睿覽。臣樸不學。語語
空疏。仰或可行。亦猶標計。為今本謀。存乎 主。術。力行。仁
義提振紀綱。愛惜人才。與尚氣節。定心志。一議論。信詔

令。頓誅賞。其下則竭忠畢力。惟敵是求。如此何患大功不
成。太平無日乎。臣謹申奏。■及我兵彼已情形。沿途凡遇
兵將。輒稱■實難殺而遇難民。皆云■殊可畏。蓋兵將見
形。難民見情。凡稱鐵騎精兵。綿亘數十里。衝突飄忽。所向
無前者。形也。兵將見而震之矣。凡稱真■無多。適人過多。
又■歸營散漁。疎略夜仰淫酣。簇弓懸衆。又中怯畏死。稍
失利即合營慟哭。又遠人每淩西■。心志不咸者。此其情
也。難民入■之中。故得知之。夫攻形用力。攻情用謀。今行
間諸臣。爲有能知用諜。一爲掩伏偵間之事者乎。是故寇

不可敵衆弱不可敵彊雖零捷時有而大獲無聞防守
有餘而勦擊不足非不用力勢使然也至于我兵情形惟
見單弱臣至淮上以爲此天下重鎭精銳所歸乃撫院標
兵不滿二千每兵月餉不過五分標臣史可法最稱忠勇
然常■攻淮北亦僅得畫河而守遂■南渡已耳至于濟
寧德州主兵皆不滿千山東標兵亦僅三千其月餉皆同
淮上所見應天浙江江西援兵皆無馬甲餉有不足四分
者總兵唐通今之名將其所統兵以分遣四散不滿三千
曾對臣言亦不任殺賊嗟乎竭天下之財以養兵而兵餓

奏疏　卷九　召對中奏　二

如此疑乎兵多故餉薄而兵少又如此臣誠不知其故也
今■三股分東西二路東路開皆東■臣過涿州諜稱已
至育縣大城西路皆西■及遼人臣至涿時方從定州移
方順橋稍西時說者皆言■將趨固關宜大臣曰不然度
其必俟兩幟相望西路從保定突衝眞涿轉掠過東合昔
出口以遂之見宜及■未合盡集各路大兵并攻東路勿
擊首尾避其鋒悍制前設伏直搗中堅凡■輜重難民率
居中堅猝擊衝之難民必亂首尾自離勢成破竹東路既
潰則西路自不敢過東勢不得不趨固龍二關壁于險隘

于是乃合山西宣大保定三路重兵遮追夾擊亦可得志
如此庶成大剿去不復來今賊分兵亦與俱分恐賊合兵
不得復合賊既并力奮死鄖遂翩然梳牖上遏孰復有誰
何之者乎臣度遼人做功必以奪回難民粧口張皇露布
此于九牛之一毛何損急宜傳飭方今禦寇機宜存乎足
財制用臣至濟寧風聞左良玉縱兵大掠剿賊已自捐襄
順流而下江淮震駭既而知其非實然也然今在帥忠悖
之關惟在　廟堂駕馭之法剛如及今速下流者猶漩尚
可言也如其雄踞不移收兵四顧家當一定勢大難回此

奏疏　卷九　召對中奏　十三

爲可憂實倚于■今　皇上赫怒特遣輔臣督師徂伐
聖明辟粲元老壯猷豈臣蠢愚可得仰參旁贊惟夫規模
大概妄謂宜以九江爲中權武昌爲前茅淮揚爲後勁始
事之圖先在遏之使不得下必欲進擊勦除特須兵餉厚
集力滿氣充旦夕誅功臣不敢知也又臣細觀今日大患
至于兵餉之權離而爲二師中丈人不得自制財用箸使
操舟不于之柁也以臣愚見督撫行軍宜必假之利柄凡
一切屯鎭鹺榷之務悉聽便宜所稱滿用滿錢勝氣自出
張浚視師江淮朝廷特命趙鼎爲之轉運使以此軍用沛

若所向有功又臣觀今之大將皆無餘財養士凡大將必有家丁死士比于爪牙若如千人之將必得百人與同生死此百人者皆一當十百足制千人之命千人畏此百人則不敢慢易其將自成節制責罷則進責死則死威易爲威恩易爲恩要此百人實非易養除餐豐犒十倍率嘗官財不能應之貧將無所措設呼庚呼癸于是乎不可責之赴深蹈矣昔宋邊將家屬皆食于縣官市租權從悉措予之凡將皆有黃金享士牛酒犒師終宋之世名將如雲蹶此之故臣愚故謂馭將之法宜使難貴易富貴極必驕富極必勇伏候 聖裁臣不勝惶越待命之至

智略優深才識卓越料敵談兵妙以簡靜用之所稱整以暇者更見之文辭間也

陛見補陳時務疏 十六年三月 原任湖廣巡撫僉都御史 方孔炤

臣恭承 聖問謹以臆對■賊勢分南北而制勝之道則一 皇上勵精圖治在事諸臣無不奮力勉強然尚未能寬 君父憂者時地有難易功序有先後也年來焦勞補兵與餉臣以爲剿從兵餉經營而不從原本立大規模亦費時日亦費貨財乃其源何在在于養民致賢而已漢蕭何對高帝曰養民以致賢人則天下可圖因不五年而成帝業今者欲收中興之功須做開創之意竊觀我 太祖開創于南初不交征于西北 成祖開創于北實不假借

于東南各就其土地人民拓基垂統四海既一猶不盡括天下之財無預行覇租富庶在下教訓備至樂利久長至于今日國勢人心大不同者虜寇蹂殺人無厭而貪官污吏復吸之梟兵惡將復害之水旱疾疫復殃之所餘幾何幸遇 皇上大德好生每下詔安民江湖黎老讀而感泣此以生道回殺運天下將士盜滅有期矣乃愚臣鄙見所謂養民致賢者有二請得竟其說方今已被兵燹之地有城郭盡燬者有四境盡殘雖僻字鄉爲兵馬營場者然土著之民戀土難捨每每依山傍水結寨相團如不亟求聯

絡繹化爲盜。亟宜選廉幹武略之吏。多方招捄。因其勢而利導之。勸其寨主廣立壁屯。北練鄉兵。使中州江北楚齊畿內等處。今日極殘破之區。卽轉爲他日維國之城。民自爲兵。民自爲餉。可以不煩朝廷處置。但其施爲次第。自與承平法度不同。窮則變。變則通。宜聽該地方大吏。委以事權。數年之間。自能復盛矣。其未被兵燹之地。人情泄泄。尚急催科。下怨衆携。恐蘊星火。宜亟飭督撫。察吏守令。刑清訟簡。收拾輿情。剖擊豪强。毋令賞盜。祗取正供。以急國用。悉除煩苛。民自樂輸。盜賊不起。卽如雕崇知縣萬岐鳳。勸

秦疏 卷五 陞見補陳 三五

民爲兵。結束三千。獨抵巨敵。復能移救邳州。漕臣史可法援而用之。盡如此擧。是不以兵餉煩督師也。 皇上體念遺黎。盡蠲十二三四年逋稅。又于中州特蠲三年。恩波浩蕩。然賢有司必能宣化。不肖者暗自徵收。各處錢糧未清。務宜稽核徹底。使蔀屋之下。皆沾實惠。此養民之大略也。賢者以佐籌帷幄爲上。疏附禦侮次之。然內外相助。勞逸互恤。和衷協恭。取長蔽短。獎直懲諛。勿分畛域。乃克有濟。今侍從清班。老臣疏闊。職業尚有暇時。惟封疆外吏。奔走風塵。倍加勞瘁。責任旣重。經費匱乏。或心有餘而力不足。或志可奮而機未至。尋常文法。動易牽拘。所爲極難。方今叛將驕臣。不遵節制。悍無忌憚者。繇于賢材不立。則朝廷不尊。而威令不行。此在 皇上多方鼓勸。以必得豪傑之效。則養賢之大略也。至于各路兵餉。雖有時缺。然不無冒破。誠得實心任事。姑就見在之餉。簡練見在之兵。如謂餉單兵羸。或一人併二人之糧。改弱爲强。選鋒在前。營兵居後。多而不精。終歸逃散。何如精而不多。結束部伍。爲救敵之急策也。凡臣愚見。庶幾萬難措處之中。先立規模。節次條緒而爲之。必有實效。以中國治中國。則寇自平。以夷狄

秦疏 卷九 陞見補陳 十六

治夷狄。則■自滅。我 皇上撥亂反治之道。是在今日矣。鄧禹勸光武。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姚崇勸明皇。政先仁恕。法行自近。不務邊功。以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杜黃裳勸憲宗。振擧紀綱。以法度裁制藩鎭。然後天下可得而理。惟皆審時勢之要。卓然足爲中興主計也。此疏經本緯末。撥亂持危。圖之必有效。行之必有功。其今日治安策乎。鄧姚杜之謀。足相方也。

請罷詔獄廷杖疏 十六年四月　給事中 龔鼎孳

臣諫官也職在補闕則不可無言義當責難則不敢危言
惟念生平服習者唐虞之書今日親見者堯舜之 主舍
所學而爲芹藿之獻臣實不能請仍以其學質言之 開諸
虞廷之命皐陶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 乃其大要
不過曰惟明克允以刑弼教而已若是夫刑之與教 互相
須也近者恭誦 聖諭以天氣炎蒸省釋諸獄犯復於中
原被兵之地特頒赦詔嘉與維新赤子投懷聞者歡動臣
於是舉手加額曰 大聖人仁覆庶物亦何周至而惻怛

也卽有虞欽恤曷以加焉顧小人之納溝可矜而君子之
罹尤痛其教戒之則君父之義也其生全之則天地之
恩也往臣過南都士大夫爲臣言詞臣黃道周蒙恩放還
時下體殘毀以杖助履臣爲淒然淚下夫道周之淸操力
學夙荷 主知使其當日死則竟死矣誰復能忍須臾以
待 聖慈之特注者又近者建言二縣臣受刑亦復類是
使其當日死則又竟死矣誰復能忍須臾以待 大恩之
普及者故臣竊謂朴作教刑雖盛世所不廢而笞楚鼓蹬
漆之下寧期過愼以恤羣情語曰刑不上大夫蓋將以養
廉恥使知自惜也 陛下比年來罷告密爲人變更生淸
積獄而物無冤滯惟茲詔獄廷杖尚有待乎推慈夫 祖
宗之法累代相沿敢遽云罷而不用然原其本指要以待
大奸巨憝謀逆僭亂之徒非獨爲臣子語言忤怒設也後
雖駸駸失其初意乃與要所在必以俟諸不世出之聖人
今亦舉 陛下謹所以用之而已昔叔向曰大臣持祿而
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此患之大者唐太宗謂魏徵
曰人臣欲諫輒懼死亡之禍與赴鼎鑊冒白刃亦何異哉
故忠貞之臣非不欲竭誠者乃是極難所以禹拜昌言良

爲此也夫太宗中主耳所言若此遂以成貞觀之治矧
陛下淵虛仁聖度越百王者乎乃諸臣蓄縮苟且擇便圖
安輒自爲是頃者士氣日就萎靡人心日見頹喪毋論裂
麻還詔事不敢爲卽伏閣犯顏亦云希覯不肖者樂爲阿
比而賢者亦習於緘默其始或止存乎懷刑而其後必盡
趨於持祿波流莫砥可爲深憂易俗移風是在 陛下誠
宜曠然遠覽俾士大夫滌其故心苟其罪狀難寬不妨付
之司敗至於榜笞屈辱實與蠲除允若茲則士之廉恥立
廉恥立則忠孝生忠孝生則智力畢奮純鈎湛盧亦其不

折者可使耳養乎臣同官陳𢾗襲之言曰今日之兵必非
特戢武士也天下之守道守官却金遠佞者卽　陛下之
兵每念斯語憮焉汗出鍊鋼繞柔亦在乎所以養之者矣
臣故願　陛下之廣斯至仁也極乎仁之效刑措可致而
貞士守道懲夫慕義無復詭隨佞倖之謀世道其底於醇
理乎臣懇不任犨犨之誠

建言係累未釋有識良所惻懷撫往悲來文情漣折如
波淚水立欲與烟雲交上

中州大勢孔棘疏 十六年五月 運撫河南僉都御史 泰所式

竊惟臣本樗櫟之材謬承節鉞之重黯闇成命隕越是
憂徒以生長關中頗習士馬賦性質朴厭薄虛文所恃以
報　聖明者此耳聞命以來夢魂已馳豫土地方多故不
敢少延業已于三月念五日抵任受事矣路安接壤豫境
就中情形素悉兼以抵任時訪諸道旁父老訊諸迎接官
丁叅諸道府州縣遊都守把各官之來見者中州大勢了
了臣心不敢不亟爲　皇上陳也中原腹心之地財賦之
區一旦而被闖曹蹂躪伍郡八十餘城夷爲瓦礫蕩爲巨

浸及其收合革左諸寇蹂死汝蹄江漢旬日間陷數名郡
不啻摧枯拉朽以百餘萬之衆據魚米之鄕剏帥府僭名
號刻印置官造舟鑿舡此等舉動意欲何爲且荊襄水陸
上游東制廬鳳西連川蜀北逼三秦南瞰江東數省爲禍
之烈更有不忍言者此流寇之大略也流寇之外爲土寇
自永城以至閿靈蹂死汝以抵河岸方千里內無一處非
土賊世界無一處是良民寰宇其間據山結寨蟻聚蜂屯
日日焚殺時時擄掠小者如武三翟營孫學禮周加禮周
道玄徐良臣金高等皆千百其衆無足比數至李際遇申

靖邦李好等各以萬計馬匹各以千計又有似賊非賊似民非民之劉鉉李奎鄭乾劉洪禮等各統數千之衆擅自刑殺道府有司莫敢誰何又有亦流亦土似撫非撫之小袁營馬步三萬盤踞康杞柘鹿之間殺人劫寨日以千百見告借討逆之虛名肆窺渡之實禍此土賊之大畧也游賊必須用兵兵安在乎舊撫雁變之後餘燼未及二千陳鎮水淹之餘殘卒未及四千合之卜鎮三千餘人不滿一萬或有行伍而無器械有器械而無盔甲一辦逆賊超于東一防[illegible]患於北南北河干迄無一旅此主兵之大略也

宛汝之間無官無民無錢糧無地土無城郭宮室無法度紀綱主兵既虛客兵亦無左鎮渡江而南矣川蜀鄖楚諸軍風靡而尾解矣所恃惟秦兵耳前次出關馬步三萬有奇此番重整雖多寡之數未悉然強寇坐待荊襄秦兵出關迎擊兵寡少而寇衆增兵爲客而寇爲主兵處勞而寇處逸兵以饑而寇以飽四面無一幫手後勁無一接應其勝負之勢已可逆睹矣此客兵之大畧也用兵必先裕餉餉安在乎河南函府淪沒河北強半蒿萊匯匯五十餘萬之名即全徵全完尚不足供主客之半十五年報完不滿

二十萬撫鎮附標三月匱食卜鎮食易州之餉者亦復五月枵腹脫巾召變已有可憂而況秦兵復索接濟乎此糧餉之大畧也轉餉必須以民民安在乎河南赤子經屠戮者十餘年矣譬之草菅未有芟刈十年而不盡者河北三郡寥寥幾斷人烟守城則用埰夫修河則用河夫開墾則用耕夫往來主客官員轉運本折錢糧則用轎夫槓夫車夫至于雞子荷薪老嫗鳴析靡晝靡夜墊蹟呻吟此民生之大略也撫民必須以官官安在乎按便覽則有官稽地方則無官有一年半載不到任者有隱棲河北首鼠而不

前者即使飭強趨渡而灑淚河干幾同易水之流或以救官署事或以佐貳兼攝或免出衆以棲身或托土圍以寄命慄功令于上司仰鼻息于寇盜此官吏之大畧也以如是之官吏而撫如是之民以如是之錢糧而供如是之兵馬以如是之兵遇而辦如是之流賊如是之上寇雖智如良平勇如信布亦無以措其手矣今據登封汜水鞏縣尉氏等處塘報大河以南上寇雲屯焚劫屠掠在在告急逆超尚未授首豫兵素號單弱將何以慰士民之望也嗟嗟幾人失計遺于前又幾人躧覆轍于後敗壞決裂以至

此極而始及于臣之身臣敢請無策以處之乎惟是速發內帑籌之以河北之見徵亟練精銳佐之以土寨之剿撫開墾荒田精選良吏此其為一方計者也吳會淮鳳設備于東南秦楚川鄖桿禦於西北俾秦撫振旅南防其竄犯秦督度勢相機扼其險要因以收拾土寇聯絡鄉兵多其糧糈厚其兵力重其賞格寬其時日而後乘間以揚其瑕用諜以散其黨此其為大勢計者也臣所為以恢復之策與掃蕩之計其請也臣受事之始今日不言後日必有言而無用者矣故敢冒昧上陳伏惟 皇上入集廷議其訂訏謨不至一誤再誤而後中原尚可復矣否事尚可為也

奏疏　中州大勢

中州形勢至此真所謂感目愴心王夷甫諸人不得辭其責也籌畫明決河雒其有澄清之望乎

治道無易本計疏（十六年五月）

給事中　李清

臣聞古今治亂之原往往不問天行而卜人事昔賢所以有人定勝天之論不以一時變患而易我剛治本謀以為人事盡則天行終必應之也方今 聖明在御宵衣旰食謂宜治平立臻而■驕寇猶迅掃尚稽果何緣至此臣謂不窮召釁之根則亦難堅保治之術恭自罪輔薛國觀輩不能以堯舜之道事君而務拾申商督責唾餘以煩苦天下在 聖明本欲易姑息為整嚴而諸臣遂盡化款大為苛深其事不止一端而所最病者尤催科與刑朴並行也

奏疏　治道無易

臣聞周設三征緩其二則饒秦餘十失一尚存則病往臣為外吏見有司所急者惟是京邊遼餉耳自戶部將雜項錢糧無一不入考成於是參罰日嚴徵斂日迫小民止此脂膏贏前縮後何能為國家增毫毛之潤而一時點石無金敲骨背血刑與賦俱急則民不得不窮民窮斯盜起矣盜起斯用兵矣用兵斯不得不加派矣加派斯愈不得不病民矣民益窮盜益起如圜相轉亂靡有定自非 皇上邇年以來蠲租省刑事事與天下更始何能上天降康盡殺漸登民稍甦息哉乃今廢籍起矣言路闢矣廠衛撤矣

而成者以逆■入犯城碎黎殘寇突荆襄楚凋吳震無定行仁義而不效乎琴瑟不調又當解而更張之而臣不敢以爲然也周之宣王玁狁孔棘侵鎬及方至于涇陽是以不得已興六月之師而究宣王所以能致治者見之鴻鴈之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所爲勞來安定窮民如此其勤也漢之文帝匈奴苦邊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至烽火通于甘泉文帝不得已親勞軍霸上然究文帝所以能致治者見之史臣所載[illegible]賑貸蠲農租除肉刑專務以德化民未嘗一日倦也夫仁義患不行且患行不堅耳安有

既行且堅而效不臻者臣近過汝上恩縣一帶見所破城邑雖比屋半燼而民心依依徯望終闕而歌仁風即臣邇還入長安見一時粟無踊貴役鮮飛食以視臣前在淵垣將捋腹重足人鮮生趣者若別一區宇謂非通年深信涵濡必不能至此伏乞 皇上堅持新模一切求賢綏諫輕徭解網弗以■變寇退中疑力行罔怠而更嚴勅諸輔臣協心明誼弗謂近功不奏于休養而以暫費爲小試之術弗謂邇效須期于安攘而以根本爲暫蹶之圖潔己以選貸經文而緯武下不負所學上不負吾君務使邊塞日靖其烽烟潰泄悉安于牛犢而令詞 皇上中興者竝登三咸五駕周宣漢文而上之也猗歟盛哉臣聞元氣凋于烏附者必劑以歲月之參苓而氣乃復無非順 皇上固結民心不改此行仁義之本計也

追原長亂之繇痛言簡切諷勉圖本之畧篤論翔明貫史籍而救時幾斯文其至上矣

用人貴審聽言貴廣疏 十六年五月 給事中 辛朝鴻

皇上御極以來任人圖治納諫聽言自三代而後未嘗有
也而寇■之患日深一日羣力羣策罔見實效古未有
聖明在上殷憂若此而不能削平禍亂垂紫上理者臣嘗
反覆思之豈當世遂無可用之人哉夫知人則哲惟帝其
難言貌取人宣尼猶失惟 皇上求治之心愈急則浮薄
喜事之人愈易飾詭而釣奇惟 皇上破格之意愈殷則
巧言孔壬之徒愈易乘機而鬬捷昔漢臣周勃張相如號
為長者言事吶吶不能出口然安劉却虜必屬其人呂蒙

之舉陸遜也茀曰意思深長而張釋之之阻嗇夫李沆之
惡梅曾皆惓惓以捷給為戒蓋利口之禍邦家聖有明訓
臣子任事決無不出于樸誠而能克濟時艱者然樸誠之
人多得之老成練達蓋刷歷既深自臨事不苟遠不具論
邇來督撫中所稱足任者如洪承疇盧象昇史可法馬士
英王永吉亦祗實心實做何嘗縱橫游說動求人知向令
此數人者與楊嗣昌顏繼祖張若騏等粉飾虛張爭鬬才
辯必不能遠過繇是觀之其在此而不在彼明矣況今日
口舌相高攻訐滋勝老成日就凋謝典型漸若晨星自此

以往將恐諸臣精神不用以實圖職業而用以揣摩筆端
雖 皇上召對時勤無所逃于電炤然既察其才辯又當
察其樸誠若徒以小才喋喋付之事權嘗試追悔何及所
謂用人貴審者此也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
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夫臣子連篇累牘掇拾浮詞誠易
生厭然聖帝明王輒鐸以求之者蓋舉一事欲知其利又
欲知其害用一人欲知其短又欲知其長非反覆諮詢曲
意審度終無以通達情偽深悉事理也 昭皇帝嘗以戈
謙言事過直免其朝參逾月而言者不至乃復令朝參如

故且降勅以獎厲羣臣故言雖無當終不深罪 皇上邇
來于言事罪譴諸臣屢詔賜環雖越數誡猶惓惓 聖懷
因是羣臣無不感激思奮其間即有狂瞽過當之語終可
以諒其無他即有憸壬敗類之徒終未可以槩天下要以
不求遜志而求逆耳則聽言之道斯得矣近如陳燕翼所
論中州一案臣以守汴之勞與決河之罪原不相掩在
皇上深憫之所以作勞臣之氣在言官正言之實以存萬
世之公又如熊開元本無言責而論列大臣亦可以鎖後
來雷同之漸至于姜埰量詞舛謬百喙何贖乃懲創之則

臣子之罪已明生全之則覆載之德更大況　聖明孝治
天下堡家遭虜父雖慘禍彼亦人子也臣非謂諸臣之去
留生死有關輕重但恐將來言者遂有所趑趄而不敢盡
煩囂雖息讒諭亦捐所謂聽言貴廣者此也臣四載里居
再入班行寇虜驚心一籌莫効而終以用人聽言爲今日
滅虜平寇之本故不避瑣瀆冒昧上陳
二端右得治理已思過半矣古人所爲明德懋學將養
其公虛之懷以靜制動蓄深欲于用人聽言詳致慎也

行間借題欺誤疏十六年六月　給事中　吳甘來

臣山居數載蒙恩詣闕沿途聞見怵目傷心　皇上方愁
昭賞罰用詔來者招亡賜復再造遺黎臣可無贅陳矣臣
從南方來狎㘦楚事而於借題護藩者不能無說處此
也荆襄數郡固東南要害也相繼潰陷非戰不利也非守
而糧盡矢竭也非有詭計賄乘奸人內應出我不意攻我
無備也撫道諸臣率護藩以去而名城一空遂使賊坐而
有之嗟乎藩誰之藩乎　天子衆建親親將使藩屏　帝
室猝有緩急捐私倡義爲朝廷城社民人守亦藩王職也

風鶴纔傳一朝委去匿身逃法上之不能設奇振旅圖藏
禩之功次之不能仗劍登陴効死守之義先去以爲民望
空城以待賊來猶曉曉藉衛自功則是不必濠之深而堞
之高也不必人貔虎而隊風雲也不必三年九年除戎器
戒不虞也修練儲備　明旨謂何今　天潢繡錯所在要
區若皆預擬遷移一局爲將來棠飾地將維城爲可留可
去之人郎名都亦稱守可棄之土無端播遷反資奸人得
意矣夫使守臣而藉護藩也乎居則啟掖德意調橋軍民
俾無斂怨地方有急則涕泣以告此　皇上守土不可失

也其出祿賜之餘勵將士向來捐家爲國者　皇上未嘗
不鑒之特之破格褒嘉王寧不降心相從者若使輒奉以
去進無以對朝廷退復不保家室真藩國罪人矣藩亦奚
賴此臣也且功在藩則　皇上之城社人民將誰與守
臣每痛心中外多故仰厪焦勞餉日增而兵轉瞀兵日練
而賊轉横總繇欺弊相沿蹤閃甚巧務爲恢張之聲究無
尺寸之績有一題焉可借以掩罪爲功則相率效之而事
功愈不可問今行間借題非止一端乃借之美大其各類
飾功罪爲將來害方大者則無逾于此夫是非不分則功

奏疏　卷九　行間借題　卅一

罪不著功罪不著則賞何停撤罰可倖免驅奴蕩寇將復
何時故因王示旂等而申言之惟　皇上亟章大法懲往
毖來勅令前勦援者以閗誓疾馳急王患難爲功司守
禦者以堅力固圉俛王顛越爲功餘皆無所逃罪庶幾仰
副懲亦不親覩至意不至因建藩而反付　皇上賜七子
匡勦也
賊未至荆城陸已三日矣言之良可痛嗟直名之曰借
題欺誤亦何能逃春秋斧鉞也

遵旨具奏疏 十六年六月　山東武德道兵備僉事　雷縯祚
臣因范志完縱兵淫掠具有前疏既蒙　陛下允臣德州
增兵之請又詰兵部聞見者以從公察奏時因■未出戶
聖明殷憂不敢瀆奏五月望後始聞■■過嶺舉手加
額慶　陛下稍釋宵旰臣未見兵部所察所奏爲公與否
但志完金鞍重賂傀附皇舉爲之先入桃李門墻人仰鼻
息孤蹤如臣亦惟聽彼顛倒而已惟是　陛下俯導微臣
明白具奏者則在感憤觸忌與虛文審例數語也謹遵明
旨闡發前疏爲我　陛下一一言之志完兩年僉事遂陞

奏疏　卷九　遵旨具奏　卅二

督師不聞知兵善將戰功守功徒恃歷任貪婪之物賄買
躐陞非有大黨何以至是方■■攻德不下去陷臨清越
五日而完始至聞後股破景懼欲避入德城漏下三鼓約
臣面商臣未之允乃托德州大紳及僑寓詞臣代彼轉囑
一爲謝陞因避■出居城外乘臣開門放汲於河岸立談
一爲方拱乾同完聽臣於南城古廟臣俱答以援兵非守
探之用督師非入城之官不聞薊州之陷豁於攻丁內潰
乎闔州軍民所共聞見不敢掩者此臣所謂目覩最真也
若夫座師當朝罔利代庇炙手有燎原之勢片語操生死

之權玉帶明珠懸作市賈撫鎭之囮子部堂台省半爲顧
指氣使之私人止知權臣不知
君父稱功頌德過於班
聯
君前臣名通籍嘗禮大壞
祖宗封疆濁亂天下風
俗臣私悲隱痛不忍見
陛下以廟名待大臣而大臣以
嚴嵩薛國觀自待此臣所謂感憤觸忌也語云犯上干主
其罪可赦乖忤權臣禍在不測外臣小吏乙樹孤蹤不言
不敢盡言不敢感
陛下虛懷俯納度越千古敢不避首
輔周延儒與衆國媚附之時局略進一言至于中樞主計
皆舊虛文請餉必餽常例此數十年相沿錮習通天下所

共知之大弊發餉萬金必扣三千長安故有餉不出京之
謠外之糧儲管倉總兵鎭將另有書帕折馬餽遺新練餉
司視其厚薄以爲遲速多寡比比皆然難以枚舉祇如餉
庫書辦頂首役價動至鉅金非素常例何以厚售至此近
如李邦典一事其明徵也兵部則推陞有估缺之價敘功
憑孔方爲優又不止於常例者一則木偶昏貪聽司官吏
書作弊一則深揖長跪丐科道閣部免參■猖寇獗惟以
添撫添督卸脫諉推問兵而萬名不得千名之用問餉而
入孔全無出孔之稍今日議設屯撫明日議添屯屬徒爲
破既燃灰之巧圖何有金城粟祇之實着此臣所謂皆喜
虛文請餉必餽常例也違
旨具奏毫不敢隱伏乞
陛
下憐臣孤蹤先賜褫革以謝權奸至臣所請增兵與前所
請新餉亦祈
敕下山東撫按蚤設題覆爲善後計毋令
後來道臣過警而歎無米爭肘也
時局所至能不波靡者幾人此國事所繇敗於此窟而
官邪必本于賄賂也前車覆轍相尋不已於此疏可發
浩歎

邊才儲蓄有地疏（十六年）　給事中李清

臣聞帝王義充威勝不廢征討以安華夷要在慎擇將帥而已然自古難言之是以臨敵制勝當險決機獨兵事變化萬端智勇所發恒出意表按圖索驥談何容易惟是求之有方儲之有素庶幾鄧林所植喬木必繁歐冶所鑄干將必就則豫備之法貴善耳我 皇上撫髀思將不異千金買骨之殷勤又數年前曾 詔取先臣高拱儲邊材疏嘉其言之可采乃今虜寇之患猶未盡息督撫兵備皇皇乏才不能不感拱言切當而惜未詳確施行也拱之言曰

兵係專家之學宜豫養以待用法當自兵部始以有智謀才力者遴充之如遇邊方兵備缺即以兵部司屬補遇邊方巡撫缺即以邊方兵備補遇總督缺即以巡撫補又添設侍郎二員協理部事或遇巡邊閱缺總督不煩假借那移即以其人往而與總督共候尚書之缺此其言之最簡切者矣乃邇年以來添設未嘗不備員樞屬未始不重邊一隨邊方推用何竟寂寥無拱言獨見肯于 聖明而廷臣多自號良醫不錄古方為何用抑雖用而調製增減終以己意變更是猶三年之艾不畜而希七年之病立瘳也

臣謂外之邊才散於推知等官內之邊才散於京卿等衙門而總以兵部為聚數誠於推知內擢樞曹則或因捍虜擢或因禦寇擢又或因修城隍練土著實有成效者擢要使樞曹數十員果富于儲是則邊方兵備之才於此一大聚矣誠於京卿內覓佐樞則或從現任推或從棄廢推又或從內遷之藩臬郡守稱有強幹者推要使侍郎數員咸精于擇是則邊方督撫之才又於此一大聚矣伏乞 皇上明詔羣臣精選銓除實註薦舉之人大書屏座異日有功必同賞有罪必同罰則樞曹得人何憂邊方兵備乏人乏之添設侍郎及邊方兵備得人又何憂邊方督撫之人故兵部實邊才之淵門而京卿則儲邊才之一途也今者除禮部一席專取詞林外若吏戶若刑工俱於京卿內儲用而猶叠奉 明旨必才堪節鉞方陞京堂甚恨不人人廉李齎自廣搜邊才于夾袋而奈何以兵部之專門反蒙虎皮于羊質則又安取乎兵而名之也臣見邇年行取知推其識膽兼優表表封疆者多置之臺省又或暫寄兵部旋移授臺省則是為人擇官非為官擇人也獨奈何不為樞曹討收擴俠平寇之功乎甚至巧借知兵以梯榮顯既

督節鉞思避險阻則借彈射托事端漾洋翔去而其最貪部無賴者又不憚以身名殉富貴一旦封疆事誤戮身敗名六韜三略之誇談徒供五刑三就之罪案天下事尚忍言哉臣願　皇上特勅吏兵二部及今合志直慮以聚才樞部如謂樞部與[illegible]出歷[illegible]有躬視鋒鏑之苦而樞曹又與臺省體貌殊異則宜亟酌論其未蒞之言爲特示優厚之典錦衣世蔭非係督撫敵愾奇功無以他途畀而行取卓異諸臣選入樞曹者一應在京擬視同詞臣臺省而陞遷又視他部獨優行見　皇上意鄉所重郎爲功名使天下才智之士咸鼓舞奔走於樞部如是而後有邊方督撫及兵道員缺猶嘆乏才補用是必吏部陽借其名而陰遂其實又必吏部始用于此而漸移于彼向何以鑽營茲何以規避　皇上但一按籍詰問均無辭以逃罪矣故夫臨渴掘井遇寒求衣皆難實收邊才之效而惟儲于兵部郎取于兵部總不若力行高拱之言爲善也伏惟　皇上鑒納施行

邊才誠難言也惟精選才智之士聚之樞部亦期以練習爲功與日或有當焉若巧避與倖附使之旅進旅去

又求兵備督撫皇皇外索又安貴名知兵者乎誠以是疏實見之施行則督撫得人而虜寇不足控滅眞用人濟時第一策矣

巡邊首重清兵疏十六年　保定巡撫都御史王承吉

竊照臣到任受事後督伍部署根定即督巡邊然巡邊久成故事每至一境點閱兵馬察看器具下操迎送而已將領預先傾標催人應點百計彌縫點畢閱完所經之人旋即散去而隨行員役大小不等無不飲食流連需索重叠人馬雜沓徒多一番擾擾毫無實益凡此種種使貲將領派之中千中千派之百隊百隊派之什伍巡愈多而兵愈困邊事安得不壞况餉歷多月戍卒啼饑派無可派安得不怨此譁噪之根因而嘯聚之源本也臣痛懲積弊單騎

奏疏　巡邊首重　三十九

減從禁約官役秋毫無擾犯者立梟之巡至各路各口體量山川險夷察訪屬夷部落較兵馬之強弱考器具之堅瑕申嚴哨探習練衝打督責工程諸如此類但求實事不尚虛文此皆臣心之所當盡亦皆臣力之所優為也夫目前切要務莫大于清餉欲核餉必先清兵兵不清餉不可得而核也然欲核餉必先發餉餉不發兵何可得而清乎蓋從來虛冒發餉止照原額即各鎮餉司發餉近日亦循察照冊報現兵清實則冊報現兵之內尚多虛冒領由餉銀分發各路任憑擠弁除扣稽各項名色恣意剋減督撫何從覺察兵丁亦何處訴理及遇上司察點牆地咬聳借以欠餉為名挑激呼號一唱百和全無軍紀如近日山海總兵盧天福所報十三日二更時分關門南部并海防中營等營兵丁放砲吶喊約有千餘隨委撫標旗鼓謝天爵撫諭遂留天爵為質至十五日始放回歸伍等情夫邊烽不警市肆宴然尚爾譁噪囂變大帥不能執叛卒而殺之豈有兩陣既交生死呼吸反能驅之赴湯蹈火以決一勝者哉為今之計欲強兵先核兵欲裕餉先核餉欲收眾心先服眾心而收心服心之法舍發餉以救危亡絕續之命

奏疏　巡邊首重　四十

別無他道也即令戶部派發每協每次多不過一二萬兩分散多兵不過數錢甚有求數錢而不可得者且發日見不足零星瑣碎到手成空如沃焦釜終不見德約計三協積欠每協不下數十萬何能一旦補完稍稍接濟一協非十萬斷斷不可外解杳然戶部決不能應敢乞　皇上暫借內帑三十萬候外解到日陸續補還運發三協餉司乘臣巡邊之便嚴立賞罰眼同鎮道點驗澄汰有一兵方給一餉若有包占僱替等弊實有証據參遊以下即正軍法副將以上具奏參拏在朝廷費而遂足數萬之用不患漏

尼難滯在兵下既得續命之脊復省卅逃之苦一兩已沾數兩之恩自然感激思奮矣倘有犯律千總者臣請自帶兵將盡殲而討定之以爲驕將悍兵之戒請兵在此核餉在此實守貧戰在此徵臣布惠宣威肅軍紀而脩邊備卽在此千金一刻正在此行少發遲發俱不當機也不然僕僕道路僅了廵邏格鬥虛費日時到處鶴形鵠面詐若討糧而此處報逃彼處報嘩將兵且不能尙後言剿●一洗擾掠淫汚之陋習乎 皇上既有臣過而思臣身肩當恩臣言而行臣志否則寧甘誅竄不忍隱默欺蔽僨國而負

奏疏

聖恩也情切勢逼語不擇音仰祈 聖鑒施行

以給偷核兵則役冒難隱於廵邏舉行之庶幾時含不失而恩威可兼著訓備必有實若矣

微臣責任愈重疏 十六年七月

總督薊遼保定兼都御史王永吉

題爲薊遼保定舊係兼銜近年實分三督叅督師薊州保定固鼎峙而爲三也今臣蒙 恩簡用督薊卽舊督臣趙光抃之缺而增入遼字則督師范志完之事臣兼之矣增入保定則督臣呂大器之事臣兼之矣通昌俱裁督治字樣則通治昌治之事臣又兼之矣凡薊督本無之地方一一交遍而來夫三督之責任既歸于一人則三督之兵馬自當併於一處乃保督原議練兵三萬今俱改歸撫標良涿等處併隨江督南征矣督師原議練兵二萬今俱裁調一空矣薊督原議練兵三萬今裁去八千止以二萬二千爲額矣保定三萬雖曰仍在保定地方然戰兵化爲守兵非臣所得而徑用若薊督標下總兵白廣恩戰兵約五千內有精騎二千五百盔甲弓矢人馬雄壯一可當十今乃調赴秦督臣不但少此五千精兵併少此二千五百良馬深可惜也此外則總兵馬科李輔明副將張天祿俱稱一時驍將馬科有夷漢馬丁四百餘人公天祿有夷漢馬丁三百餘人李輔明有夷漢馬丁一千餘人合之現有壯馬二千餘匹今以補湖之兵付馬科調赴江督而張天祿復

上浦口總兵入犇將盔甲與器械畢散一空舉凡三督所
本有之兵馬一一全撤而去臣不知何所措手矣况志完
光杼原用之總兵除馬科白廣恩李輔明外尚有白騰蛟
薛敏忠馮仲敬鍾鳴高劉肇基今或死或逃或陞或回部
且併其缺而裁之大帥堪用與不堪用者有營者親丁二
三百人臨陣先登爺特此輩陞少八鎮用親丁當少二千
餘名軍中豈不削色而短氣哉兵尚易招馬寔難索將更
難求伏乞　皇上自爲根本計當思邊兵不當日撤而日
藩邊將不當日調而日遠幡明兵馬機宜至極近報進關

奏疏

北人不宜於南陸兵不便於水臣曾面奏余何以有用之
馬蹋踏江干置於無用之地頓使冀北寥空至此乎部議
臣標練兵二萬二千當用總兵二員莫若即用李輔明統
現挑兵馬爲臣標左翼張天祿統所有親丁改臣標右翼
從頭整練方有根基不然西北三邊關外止有吳三桂關
內止有盧天福唐通三帥俱係鎮守則征勦竟無一人爲
一校計奕選更有何將可以堵禦耶臣非不知逆寇猖獗
江防孔亟然決當選南將練水兵沿上若失此不講但調
邊將邊兵以應之奔馳于數千里外徒兵亦化而疲弱矣
況官丁從不習水乘兒望洋兎稱爽干驍悍語言不通南
人驚而塌走擾掠紛囂適足以驅民而從賊也非關大計
微臣不敢饑口秋防甚嚴臣標無兵無馬併亦無將豈敢
隱忍欺蔽貽悞封疆據實直陳仰祈　聖明電察
籌兵畫將明明如指星月至調夷丁防南較虞非宜尤
可爲中樞借箸

保東南以稍安撫疏十六年七月

左都御史李邦華

臣近聞提督操江臣高倬塘報知楚省之陷已確長安數
日相傳獻逆之破武昌府果爲五月晦日事浮骸蔽江則
有目擊之者如是而情形逼真臣鄉岌岌爲綪矣臣不勝
驚懼敢迫切爲 皇上陳之豫章之境國小地儉然南距
五嶺北奠九江據百粵上游爲三楚重輔武昌之與寧州
猶之堂奧袁州接壤長沙吉安路通茶攸西達滇黔東通
吳越南至大庾三關則二粵八閩皆同咽喉江州孤懸一
郡水陸交沖瑞昌興國綠林接踵黃梅廣濟一葦可航但
奉旨
假道于此則嶺海障絕片帆破浪如建瓴耳此臣鄉形勢
之不足以守也殘元之季僞漢竊據武昌奄有臣廬太
祖高皇帝將欲掃除腥穢廓淸區宇則先親督徐達諸將
徑拔江州遂夫南昌皆定 高皇帝嘗曰南昌襟江帶湖
控荊引越乃襄之重鎭吳西南之藩屛得其地是去陳氏
之一臂矣遂以骨肉重臣鎭守之及諒再圖南昌 高皇
帝急解廬州三月之圍又親督舟師三十萬越援 諭諸
將曰爲一廬州而失江西豈兵家之法耶謀臣劉基亦必
舍蘇湖而先江楚故自友諒既殲張士誠亡不旋踵驅逐

不測則半壁難支雪恥除凶何日之有 皇上欲安東
南以安天下必如 高皇帝先安臣鄉始卽令獻逆踣江
苟竊不敢越武昌一步然恢伏武昌而不豫從臣鄉整頓
雖有善者無下手地也爲臣鄉今日計必增兵以扼險足
食以足兵司農司爲自當洞心諶斷仰佐玄籌而所最急
者江撫宜駐九江贛撫宜駐吉安以壯虎豹當關之勢而
往來策應責在監司如南瑞兵備道宜當駐寧州分巡湖
西道宜移駐永新分守饒南九江道宜移駐南康若南昌
瑞州吉安廣信九江等處郡守推知多缺皆宜遴選甲科
奉旨
亟爲推補庶怙恃有人殘黎不致無歸乎然臣等竊聞之
江漢民多近賊非不肖有司迫之使然何至以三百年來
仁義之民悖謬若此故欲勸盜不如使民之不化爲盜孔
子之言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切臣鄉非有可欲者官
臣之鄉亦多賢而嫺于聖訓者第恐功令既嚴吏治斯紛
誠求不中民散若毆故催科不可拙宜存撫字之心象術
不可寬應係吾民之脈此則治標而仍治本殺人以安
人弭盜之方推之天下當不外是安內攘外務如也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刪出議覆施行

控禦亂患在審形勢緩急。以夷狄視中原。則中原為內。以夷狄視東南。則東南為本。蓋皇祖帝業所基。較漢唐宋情形自異也。指畫規模。要歸安民選吏。推此以圖。得治理矣。

余肅敏公奏議三卷

〔明〕余子俊撰

明嘉靖刻本

余肅敏公奏議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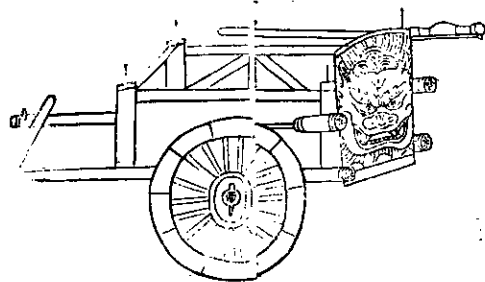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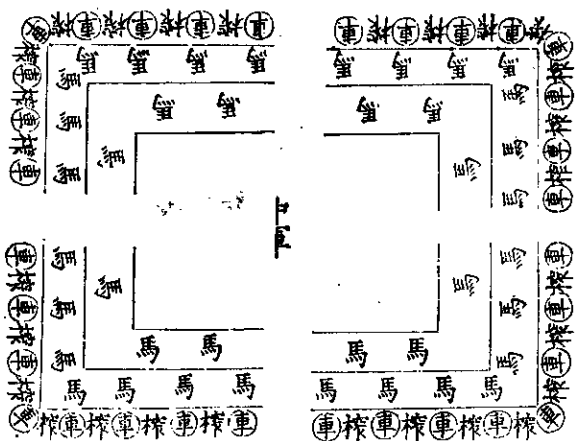
肅敏余公之卒於是三十又三年矣其嗣孫南京錦衣指揮
承恩取其奏議彙次成帙以類相從分為三卷若總督若巡
撫若本兵諸稿翰林編脩承勛進士承業又為之正其譌謬
亟以請于工部尚書李公梧山刻梓以傳尚書蓋公從子婿
也公為一代名臣正不詭俗廉不近名其功業在
朝廷惠澤在天下者夫人皆知之至其規畫之周詳奏請之委
曲非稽之奏議則或者未必一一悉其本末今去公既久而
奏議始行於世是固有待於後之賢子孫也初公之卒其子
錦衣指揮寘具公事行屬予為狀以請銘于太史氏其所述
不能十之三四時予方從事史局得摘公前後奏牘及往日
所聞於公者書之丘文莊公見之謂是足以盡公之槩予意
猶以為未足今取奏議讀之果然公嘗語人曰人臣事君當
隨事盡力凡有建樹即近且小亦須為百年之計又曰文臣
謀國遇有大利害當以身任之慎勿養交市恩為遠怨自全
之地其城延綏時怨謗紛如公不恤執之不易卒以成功人
至於今利之且頌公之德不衰因言以求其志因奏以考其
績蓋無一不相酬者信乎公之為一代名臣也予生也晚於
公無能為役而公最愛予公往年丁家艱歸取藏書分遺鄉
人之職文字者特以大明律諸司職掌畀予曰此可為異日
用公之知我深矣獨愧老且無成無以為公報耳廣雍公嘗
以鄉里前輩文獻無傳為後生之責予在閣中欲檢范景仁
張德遠二公奏議錄之以傳而未及公固二公之流也斯集
之傳予得而序之亦可以有辭於鄉人矣

嘉靖二年癸未六月上吉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華蓋殿大學士知
制誥　經筵事
兩朝　國史總裁新都楊廷和序

戰車圖

戰車營圖

總督類

軍務事臣自出居庸關歷覽宣府大同山川形勝仰惟
祖宗設武備宿重兵誠爲西北重鎮但經正統十四年戒嚴之
後虜賊播遷自遼東以至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凉諸處不
東則西實我水土擾我邊方臣等議得所在兵民委的疲敝
只合先其所急修理邊備成化十年臣巡撫延綏時曽奏起
陝西民夫五萬名相兼所在官軍因其地勢或削山築墻或
築墩挑壍民夫每名免其遠運邊粮二石給與食粮一石兩
月之間邊備即成到今十餘年虜賊不敢犯爲今之計類而
推之宣府山川比大同險處爲多若不惜小費使兩處邊備
早成遇有警急少煩客兵不数年間延積所費休兵息民實
爲經久今將修邊添官懲惡等事開坐

一修理邊備如大同中路起西至偏頭關接界去處止東
西地遠六百餘里地勢平坦無險可據會議得四月五
月賊馬多瘦以往年較之未能大舉深入除調集中西
二路征操馬步官軍并屯種官軍舍餘人等做與墩樣
從中路起隨小邊故址每二里築立墩臺一座每座四
面根脚各闊三丈高三丈對角做懸樓二座長闊各六
尺空内挑壕壍闊一丈五尺深一丈計用做工人五百

上近者十日可成一墪姑以一萬人十日計之可成二
十座一月可成六十座兩月可成一百二十座連舊二
百四十里各以十人守備非但瞭望得真多備銃砲等
器可以四面擊賊以平日試打銃砲驗之可致三四百
步今以兩墩銃砲共擊一空中停去處止有三百六十
步矢無不可孥至之理但邊人疲敝除馬隊防護外做
工人不多合無比照延綏脩邊夫例量爲優恤仍給口
粮及大同東路另起一工宣府從西路與大同接界去
處總起一工併力次第爲之優恤等項一體施行若兩
月内不能畢工附近山西腹裏人民多因連年荒旱加
以供給大同等處粮草貽累逃竄未可望其撮補乞
勑兵部從長計議比照景泰年間借用京營軍人擺堡運粮接
濟宣府邊儲事例借撥外衛輪班步軍三萬各備布袋
鍬钁等器令把總官領來聽臣分撥調度撥工完得一
墩得一墩濟若聲息緊急兩月滿日即爲放回如或稍
緩量留過久照例優恤等項不使失所或疑二里一墩
相隔太遠如候下年空内再補務期成功其偏頭關係
延綏接界之比原奉
勑諭不曾該載更乞
勑令山西鎮守巡撫等官將修邊事理徑自施行

一關防邊儲照得大同宣府屯宿重兵隨處設有倉場遞年
收受河南山東北直隷各府粮草以備供給歲用不敷
者動支戶部官銀糴買正收正支實係軍國至計本部
年例會計粮草明白俱令運納本色如十分路遠者聽
其徵收輕賫銀貨於倉場附近去處糴買本色上納務
要潔凈有司早獲通關軍民兩得其便近年以來各處
官攢諸色人等號爲攬頭預料納戶起程分投差人接
至中途巧言哄惑必欵包攬撒放沿途供給酒食加意
奉承延至倉場城堡住處明白令大粮頭主張私自許
伊乾納幾石不討價物逼令小粮頭盡數攬與上納或

撒放以至下年了結倖得價物到手任意花費或免還
宿債或代納舊粮納戶上門動輙倚恃官府情熟明則
危言罵詈暗則隱面潛藏貽患有司坑陷良民臨敵缺
乏弊源在此又有等挾勢賤買或魁減官軍俸粮不行
關支就留在倉逼挾該倉出給實收却行增價關支官
銀并攬粮過久因爲有司差官守併通關方與備辦三
七四六麄米摻和沙土進倉該倉官攢平日被誘吞餌
只得收受養軍無患弊源在此其他料草之弊千態萬
狀俱此一律乞
勑法司今後攬頭有犯重將產業折剉賠償粮價完日枷

以下原缺

軍舍餘人等杖罪以下者照常罪發落徒罪以上者廣
西充軍武職官員杖罪以下者調廣西差操徒罪以上
者廣西充軍俱押發極邊衛所納戶部運人員倉場官
攢人等不拘何罪俱照見行事例發落都察院仍請給
聖旨榜文於大同宣府都司衛所倉場并河南山東北直隷各
府州縣張掛曉諭禁約庶使奸貪警惺邊儲完足官軍
既得所養戰陣所向成功
一添設官員照得大同城內設有山西行都司管轄東西
二路一十五衛所倉場一十五處宣府城內設有萬全
都司管轄三路一十九衛所倉場三十二處前項倉場

既有巡撫都御史兼督又有戶部郎中欽奉
勑諭給領關防專一總理宜若宿弊盡革邊儲完足今攬頭縱
橫如前條所載粮草缺之致臨敵無措究其所自良有
由然誠以地臨邊境倉場隔遠政務繁難按行不易且
如遼東倉場於例亦有巡撫都御史戶部郎中山東布
按二司堂上官公同督理近年以來尚被奸貪恣肆錢
粮虛耗浥爛者二百餘萬遂致歲用不敷時常告急議
得大同宣府各宜及早添設山西按察司官二員各請
勑分投久住於東西二路督理粮草屯種禁革倉場奸弊催納
比號李報等事雖有郎中主之亦須關防以救時弊仍

受理地方軍民詞訟及照依近年遼東事例該按察司官
修邊之例一年四月八月兩次舉行修邊鎮守總兵巡
撫等官即與施行其他軍門諸事纖毫不許干預三年
之後如果倉場弊革邊儲充固皆有成蹟可以減省從
戶兵二部奏送吏部銓選有缺衙門管事若是怠忽者
延吏部徑自擬奏降調
一急缺軍餉照得大同宣府地方連年用兵荒旱糧草久
無積貯近時致撥古北口倉料豆二十六萬石京場穀草一
百八十萬束宣運通州倉粟米二十五萬石之上於大
同各倉場上納未到者多已到者少隨收隨支即今大
同止有穀草二十餘萬束其餘有十餘萬束有一二萬
束者零碎收買價比平日加增幾倍賣者僅見一二數
亦不多見在糧料不勾地方官軍歲用總是將銀准折
謄那在倉者供給各兵秋冬之間客兵大集所剩無幾
西北重鎮守臣何爲如蒙乞
勅戶部遇有南方折糧銀兩到來即爲差官運送一十五萬兩
於宣府總理糧儲郎中處秤驗交收以備緩急支用以
省尋常告急
一急缺修邊器具照得大同宣府地方不產鉄料即今修
理邊備合用熟鉄打造鏟鑿鍬钁等器兵民疲敝無從

措置見近日召募壯勇已有次第盔甲鎗刀等件官無
給領必合成造如蒙乞
勅工部量送遵化所產或南方熟鉄十萬斤前來分送兩處應
用庶幾民兵不致貽累
一急缺神鎗火藥照得大同宣府原降神鎗硫黃未到多
餘即目修理邊墩召募壯勇重爲地方殄滅虜賊至計
惟神鎗之勢所向無前大率須得神鎗一千五百餘把
硫黃一千餘斤方勾兩處應用如蒙乞
勅工部奏請
欽定神鎗硫黃各給若干差官運送前來交付兩處見在監鎗
內臣收掌給用庶幾虜賊不敢南侵
懾服勁敵事照得四夷爲患自古皆然以彼較此北虜難制
臣以百戰百勝必須神鎗多備所向無前及照各邊先年俱
各給有手把銅銃以木爲矢其長稍似神鎗一頭以鉄爲鏃
一頭本身三面搯陷類如箭翎曾用火藥點放僅去一二十
步不能遠致賊前大抵不如神鎗以竹爲翎本身兩頭不失
輕重之故乞
勅再給神鎗一千把量分大同宣府兩處監鎗內臣嚴密收用
更將手把銅銃木矢試造以竹爲翎用火藥點放果能去遠
令其多造以爲守墩一則勁敵雖衆所至寒心懾服之機或

不出此
保障地方事照得山西行都司威遠衛西南至本司朔州衛
路遠一百七十餘里地方空闊每遇虜賊入寇威遠朔州兩
衛軍馬聲勢不接比及會同截殺賊已出境去遠况山西太
原平陽等府人民年年遠輸威遠并大同左右等衛粮軍馬
匹車輌多從此路經行冒險遭害未有了期近年守臣於威
遠西南五十五里奏設平虜一衛官民十分便利已得其半
但平虜南至朔州尚有一百二十里臣近日自偏頭關巡視
東来路經古地名井坪堡北至平虜六十至南至朔州五十
五里居民告要本堡開設軍職衙門屯聚軍馬保障地方鎮
守総兵臣等會議正合下情但本堡窄小止可存留東南西
面城垣展築西北兩面於内開設井坪守禦千戶所隷朔州
衛管轄該用軍人一千之上於朔州衛摘撥一百名分為十
百戶以為老家却於朔州等州縣殷實土兵内推選一千名
土兵另選二十名為總甲一百名為小甲擬如府軍前衛幼
軍事體但令在所常川操守不名為軍仍照邊軍之例關支
月粮并冬衣布花遇有消乏死亡俱不勾丁另行僉補原免
税粮出此入彼不系原額願在當者不以此拘若前項土兵
編入所分不令原選正身應當仍以往年私下輪流以致無
益邊備者就行收罰本所永遇前軍土兵仍於本戶僉補該
設軍職正千戶一員副千戶二員所鎮撫一員百戶十員吏
目一員其軍職先儘本都司衛所多餘官員如果不敷具行
議奏文職弁吏兵該鑄井坪守禦千戶所印一顆管軍百戶
印十顆照例施行朔州守備内外官員照舊守備本所亦在
往来帶管數内臣所議會大端具在更無異同不惟平虜朔
州軍馬聲勢聯絡抑且能援乃河堡偏頭關老營堡八柳樹
堡等處地方乞
勑兵部再加詳議如果無碍就為擬奏
軍務等事驗得遼東山川險阻林木茂密地方窄狹虜賊罔
敢侵犯難於久住陝西延綏邊備頗固少見賊入寧夏持賀
蘭山之險甘肅止一線之路且屯堡數多賊人不等惟大同
宣府一帶山川曠闊水草便利往過来續未有寧歲臣奏往
修理邊備訪得宣府墩臺止用石塊壘砌不用灰泥坐縫又
無懸樓臣於本月十四日行令總兵官周玉即照原發墩樣
成造每墩摘撥操熟神鎗五把砲二箇長鎗四根并弓箭等
器共用十人守備非操熟者勿用如果懸樓長木未曾採有
及或採有丈尺不勾者或二根三根接長一根用之給還官
價及令宣府公差都指揮孫成仔細相看大同輸溝新墩修
築方法回還傳說依此而行續據京營都指揮顧剛等一十
二員管領京軍二萬到来臣酌量路遠倍勞以近就近分撥

宣府一萬三千四百有零大同東路陽和城六千六百有零
在宣府者本月二十四日上工在陽和者二十九日上工令
做輕省工役如剗山挑壕之類其餘築墩打窩勞甚之事未
曾使令近因天氣炎熱本年二月二十五日令去渾源蔚州
山場陰林採打懸樓木料每人日採椽二根木一根就山場
堆放聽候載用續報達賊近邊日遣輕騎窺伺攻墩等項臣
先機調度地方以獨石為首柴溝堡為尾軍馬以總兵官所
領者為首遊擊所領者為尾鱗次分布其一總兵官其二鎮
守巡撫官其三副總兵其四遊擊務要聲勢相援會同所在
城堡軍馬相兼防禦相機戰守其參將米登所守四海冶等
處切近天壽山又在總兵等官會議處置本月二十八日行
令總兵官周玉遵行續因宣府墩臺被賊攻圍數多行令總
兵官周玉會同鎮守巡撫官趁今賊營頗遠前項墩臺應該
作何防禦及早計處每墩該撥幾人該用何等器械不致墩
臺失陷明白回報毋得臨期推托除京營做工官軍二萬令
其將所採木料見數堆垜明白隨即放回外候邊事稍寧將
新墩閱實奏報施行

軍務事照得自古命將出師誅暴禁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
進退之間非車不可成周之世如臨衝之伐崇墉㯉車之戰
牧野罪人斯得明效足徵迨至後世如武剛車之走匈奴偏
廂車之平突厥亦皆效其遺意未嘗不成戰功仰惟我
朝制兵之法超越前古凡有征伐所向無前但承平已久正統
十四年京師戒嚴成化十九年大同失利振揚威武正在此
時追憶天順年間臣守西安曾辦車料送至寧夏成造兵車
用無不利至今賴之臣今奉
命以來熟看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宣府地方一半相等門庭寇
至車戰為宜臣等議得為今之計大車以萬人為一軍戰車
伍百餘輛每輛用步軍十人駕挽行則縱以為陣止則横以
為營營車空闕去處以鹿角柞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馱
乾粮不煩自賫别處伏兵亦以鹿角柞如車營自衞以俟若
使虜賊合衆對壘放用弓矢止有百步技能我用鎗砲動有
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過久被得分散搶掠我則隨處起其
伏兵或首追其驕横或尾擊其惰歸前項車營取便策應運
無足之城策不飼之馬以臣所見前項車兩相應成造大同
以一千兩宣府以五百兩為則計算每車用砲四箇每箇生
銅或生鉄俱用荒數二十餘斤其車頭車廂鉄捧鉄箍等項
用熟鉄一百餘斤除木料近蒙
朝廷撥以京軍採打數多儘足選用其餘無所措置大同已行
那借修造墩臺懸樓官鉄成造戰車百輛鹿角柞一千三百
餘副在官諸色人匠俱各歇手所在官軍疲敝之甚分毫不

可科擬以挫其鋭以速其逃乞
勅工部量支係官生銅生鉄熟鉄各十萬斤送至大同宣府兩處三七分收領責成守臣於寧夏山西守臣嚴顧募人匠隨其前料并各處炸碎銃砲廢銅等項成造戰車并器具若干備用如果不敷陸續另行此係億萬年簡易守邊一策令將戰車鹿角柞椿繩式樣及畫下營擺營圖本開具

一戰車式樣一輛

一鹿角式樣二副

一椿繩式樣一副 椿十二根繩十條長者四條各長七尺短者六條各長三尺

一戰車五百兩每兩轅長一丈二尺下營圖一本擺營圖一本 可禦萬餘賊之用

一鹿角柞五十副每副長五尺下營圖一本擺營圖一本 可禦千餘賊之用

一椿繩一百副每副長五丈闊一丈下營圖一本擺營圖一本 可禦二三百賊之用

一下兵車營圖 周圍用車五百兩拽車者每兩十人鹿角柞五百副有柞者每副一人俱步軍共用五千五百人之上車外壕闊深各一丈營內可容馬隊官軍一萬五千人之上可禦虜賊萬餘

一擺兵車營圖 周圍以營用兵車五百兩拽車者每兩十人每營用鹿角柞五百副有柞者每副一人俱步軍營內可容馬隊并官軍一萬五千之上可禦虜賊萬餘

一擺鹿角柞營圖 周圍用鹿角柞五百副每副有柞馬軍一人共用五百人之上營內可容馬隊官軍四五千人之上可禦虜賊千餘人

一下椿繩營圖 周圍用椿繩五十副每副椿十二根繩十條長五丈闊一丈椿繩外壕深闊各一丈營內可容馬隊官軍二三千之上可禦虜賊二三百餘

一擺椿繩營圖 周圍用椿繩五十副每副椿十二根繩十條長五丈闊一丈步車一十二人持之共用六百人內可容馬隊官軍二三千之上可禦虜賊二三百餘

預計保固地方事照得國中自古都會之地周時玁狁憑陵至於涇陽唐時吐蕃蹂踐至於奉天載在經史皆有考據國朝所恃以為固者內則國設都布按三司以控制之外則於甘肅寧夏延綏洮河岷等處屯宿重兵以分守之戰守有具夷狄長威不意西安鳳翔平凉臨鞏延慶七府連遭歲旱在在倉廩不充邊儲尤急如甘肅延綏僅勾半年以上支用其餘寧夏洮河岷等處不及前項諸處遠甚況俱係苦寒地方布花亦皆仰給訪得七府之民流徙過半死者相枕平日稍有所積之家勢孫不能自存亦皆棄業而去多在漢中并湖

慶鄖陽等處趂食漢中雖稱一府僻在萬山民粮數少供給
本處尚且不敷遇着內閣大臣多方建議救荒之策飢民若
有所望其邊儲軍餉本色用多銀兩布疋綿花次之前項七
府成化二十年起運之數無處下手徵歛一年之計已無所
賴成化二十一年縱使雨暘時若二麥既無宿根任土百穀
又無業主播種一年之計又無所賴其甘肅寧夏孤懸河外
所屬屯粮設使盡數能完各不能供給三月其他不過小補
今以前項二年邊儲不能有入將仰給於附近山西而山西
在城止有三千餘石之粮況平陽與河南懷慶等處凶荒相
等若事因循直待邊軍流徙方爲圖之不猶臨渴掘井地方
難以守外夷何所制保國機宜所當預處乞
勅戶部於年例會官議事之時將臣所奏詳議應該作何區畫
附之本內併爲裁處其今年天下豊收并徵有災傷去處仍
勅巡撫巡按三司并直隸各府官無災者及時徵歛闗過賑濟
抵斗還官年終具奏量其不完分數依律比較以立備荒之
本其凶荒賑濟去處俱嚴加責成舊任司府州縣衛所官員
戴罪供職果有明效方免提問庶幾先事有備方保無虞
災異陳言事切照去年以來陜西山西河南大旱飢民相食
并今正旦災異迭見星變有聲臣等條陳數事請自
聖裁

吏部言事

一自古遇災必汰冗官照得在京各衙門文職官員已
有諸司職掌額設定數近年以來額外添設數多及
傳奉陞授大小帶俸官員并寫經寫書等項冠帶食
粮儒士匠官通計有二千餘員名其俸粮皂隷等項
俱取辦於民不可勝數伏覩正統四年
勅諭爲因水災照永樂年間事例將各衙門多餘官員放回聽
用方今百姓飢荒粮運艱難比之於昔災異有甚合
無通行各衙門照諸司職掌額設官員存留辦事多
餘管事并傳奉大小帶俸冗官及食粮儒士照例悉
送吏部寄名放回原籍候本衙門有缺挨次查取任
用其匠官除精通藝業者量爲存留若老弱殘疾藝
業不通者一體裁革

戶部言事

一天下司府州稅比先年間歲徵過於歲用幾倍所以
存留本處起運兩京及各邊倉庫常有羨餘不聞告
急近年以來宗支益盛官爵益多災傷益重供奉上
用不足京軍布花不足外夷價賜表裏不足管待廚
料此等大端率仰給於內庫京官俸粮折色不足京
民賑濟倉粮不足邊方軍餉本色不足此等急務皆

取辦於京倉他如淮安徐州德州臨清四處水次倉
粮年例應該漕運官軍支運七十萬石以足京儲四
百萬石之數及兩京水路亦藉此以備非常已是三
年無有支運只得加重兌納即今內庫金銀錢鈔緞
布等項所積之數不爲甚多京倉料豆止勾一年以
上支用在外官軍俸月等粮并布花之類多有一年
半年全無况山西河南宗支奏稱缺食流民住無定
所且税粮本色歲徵僅勾歲用所剩不多其內外百
官俸粮官軍俸粮軍士布花之類勢難裁支若不及
早計慮臨期卒難求濟伏望
皇上留心崇儉凡倉庫錢粮除上用及額設官員俸粮并功賞
之外非
祖宗朝旨輕用者一切愛惜如此則國用可足久安長治重在
於此
一各塩運司提舉司歲辦塩課我
朝十分慎重非邊儲缺乏歲飢救荒等項重事不輕開中其
與販私塩雖皇親國戚有犯亦不輕貸近年以來多
被權貴等項人員任情奏討以致利有所歸凡遇開
中無人報納誤事不少自今以始務須事存留在官
以備供邊救荒等項之用但有恃恩奏討者許戶部
指實行科道官一體糾舉治以重罪若係內外官員
臨期發落仍以罷職緣由聞奏定奪
一在京不係額設官員止支食米一石
一在京各倉內官非正統年間舊有者取回
禮部言事
一大慈恩寺大能仁寺大隆善護國寺三處番僧俱有
廩給下程館夫等供應竊惟祖宗時因其果朝留之
京師加以館穀所以風示番夷使知
朝廷之意圖靖地方而已然先年法王不過一員佛子國師
數亦不多易於供應見今三處番僧不下千餘法王

已有七人國師禪師無慮數十况法王佛子大國師
例給金印其用度擬於王者中間多有軍民因見番
僧可以躲避差徭各令子弟從學番教非惟夏變於
夷其實冒濫粮賞合無將三寺番僧選差給事中御
史各一員查勘各番果係邊夷的於何年月日來貢
留京住坐有情願回還原籍者所司照例發遣有係
中國軍民投托者許其自首還俗敢有不行首告者
或體訪得出或被人告發定發邊遠衛分充軍如此
則詐冒少革而供應少省
一淨身人已有處死明禁因見前項淨身者俱得收用

遂各倣傚若不嚴加懲治誠恐將來無有紀極照得
各處王府缺少內使煩瀆
聖聽合無將前項充軍爲民脫逃來京及新淨身每自赴部告
擾者乞
勅司禮監量撥各王府使用惟復本部審其原係充軍爲民者
徑送各該衙門仍押發原衛原籍官司責令收管着
役如有脫逃赴部告收者照舊發遣本部仍將原衛
原籍經該官吏叅問重罪其新淨身者俱照例發邊
衛充軍今後敢有淨身者送去法司照依先次
聖旨榜例問斷庶使人知警懼不致有傷天地和氣

兵部言事

一軍職必有擒斬功次方陞一級今查得成化元年以
來諸色人等傳奉
欽陞軍職八百有餘每員月支俸粮一石歲支絹布季支銀兩
不等其指揮都指揮又有民僉皂隸辦納柴薪銀兩
所費無筭此實弊政之大者合無將此等官員除勲
戚蔭叙軍功并額設員數不動外其餘令冠帶閑住
候有員缺該部具奏銓補內係匠藝緊要不可缺者
月支粮一石照舊供事今後非因軍功陳乞軍職伏
乞
聖明留意裁處庶使名器崇重少息奔競之風

一各處鎮守監鎗守備等項內外官員除邊情緊急去
處不動外其餘腹裏地面別無重大事情及不係正
統年間原有之數合無查照取回

一在外鎮守分守內外等官於所在去處僉設皂隸等
項名色合無悉令巡撫巡按官員查發寧家以後再
不許朦朧僉報其在京在外文武四品以上官成化
二十一年皂隸停止免僉

一查得京營提督內臣軍伴一百名掌營內臣與總兵
官各六十名坐營官十五名把總官六名各處鎮守

內外官各三十六名分守內外官各二十六名守備
內外官各一十六名俱係成化十四年以前節次奏
准非祖宗舊制近年以來各項官員日漸增添營衛
軍丁日漸消耗官多軍少雖日不足況每軍一名年
支米一十二石布二疋姑以軍一百名言之每年支
米一千二百石布二百疋而總爲一官軍伴之需其
於人情事體實爲太過合無今後量爲遞減京營提
督內臣與管營內臣及總兵官軍伴各二十名坐營
官六名把總官二名各處鎮守內外官各十二名分
守內外官各八名守備內外官各四名庶官不缺人

退用軍得以充操備

刑部言事

一錢粮出納當有其度且以寶石一事言之舊例凡興
販者俱發邊遠充軍賣石入官今在京嗜利之徒輕
視國典大肆奸貪賤價收買應禁寶石巧立美名作
一切奇玩之器其價止直百兩者或關銀千兩直千
兩者或領銀萬兩此皆市井無用之物而盜府庫有
用之財伏望

陛下凡一應寶石等項悉皆屏棄不令眩耳目而役心志且府
庫所積多歸於販賣寶石之家今欲寘之于法則事
已既往不可勝追合無嚴明禁令今後如有仍前販
賣及作玩好器物者事發責主工匠俱照舊例發遣
充軍如此則國用不費而奇巧可息

一邊方虜寇黠詐狡計難以輕測聲東擊西當預為備
近來邊將遇警張大虜勢擅請禁兵且京軍先期而
去則費食粮草待報而行又緩不濟事坊照各處沿
邊俱有總兵鎮守等官設法勦捕今不專責其成功而
輙從其告急遽為發兵搔擾地方靡耗粮草偶爾遇
敵則擒斬多屬於邊軍而功次盡歸於權要合無行
令大同宣府鎮守總兵巡撫等官各將所管官旗軍
人從公揀選精壯平昔慣戰之人立為隊伍如或數
少就於官員旗軍之家募選精銳舍餘轉成萬數時
加操練一遇聲息止令本處將官調遣見領軍馬相
機勦殺如果虜勢衆大量力難支方許議奏命將其
在邊官軍亦宜重加優恤有功一體陞賞如或各邊
將帥玩寇失機必依常律誅戮無赦如此則賞罰明
信而將士用命

一刑加有罪法貴得中且如兩法司錦衣衛鎮撫司鞫
問罪囚察其原詞測其虛實依招定罪一遵常律但
人真偽不一狡黠多端雖稽貌而審言豈能盡得其
情實間有一二稱訴寃枉者所司為因事有成案詞
無添漏難以全信其枉及又有奏奉

欽依止是依招擬罪者故深寃未雪良民受誣合無今後法司
凡遇一應稱寃調問及奏送擬罪人犯情允當者俱
照原招議擬如果寃枉并情有可疑者亦與辯理具
奏發落毋拘成案其干碍原問官員悉置之不問不許妄加
恭究庶刑獄得平而人無寃抑

一朝廷設官分職皆有定額總兵鎮守本為地方邊來
政務不加多而官職日增地方本無事而鎮守瀆設
蓋生一事則有一事之害添一官則增一官之費其

問有等鎮守等官聽讒請
勅許令四品五品以下官員徑自拿問隸五品以上官員律該
奏請令許拿問非惟有違舊制况其欲自調問實欵
陽張威權陰收私賂爲弊尤甚臣等又伏覩天順八
年正月内詔書内一欵浙江江西福建陝西臨清鎮
守内外官員詔書到日即便回京其各邊鎮守内官
正統年間原有者照舊鎮守原無者即便回京不許
措延欽此欽遵伏望
皇上仍依前詔將各處鎮守等官酌量地方緩急量爲去留其
應留仍舊鎮守者務令守分行事安靖地方所有原

請
勅書即便奏繳如此則舊制不違而民患可息
工部言事
一查得先年設立直隸太平府湖廣荆州府浙江杭州府
三處抽分廠抽分木植等料專爲成造光祿寺供應器
皿清江衛河二提舉司打造粮船以省百姓派辦之害
近年以來南北兩京監局不察原設抽分之意往往
差官前去各廠坐守印烙起取日用供給沿途夫運
軍民勞擾不可勝言合無行移兩京監局如遇文書
到日即便轉行差去内官起程回京原取木植等項

除已運外其未運者存留在廠堆垛苫蓋本廠差人
看守造冊繳報備後缺用另行定奪
都察院言事
一江南人民部運白粮等粮赴内外衙門交收遠涉江
湖辛苦萬狀及至到京各該衙門官員刁蹬作難勒
要錢物所欵既遂方與收粮其收粮之時一石止堆
五六斗上納者有止准三四斗上納者吞聲忍氣莫
敢誰何上納不數加倍揭債完納債主到家官司不
推重徵只得傾家蕩產鬻妻賣子以償之興言至此
實切矜憐今後江南人民部粮到京赴内外衙門上

納除原委部官及御史監收去處外其無委官去處
合無委官一員到彼監收照例一夬一平不許多收
侵民
一每年恭遇節旦各處總兵副叅等官俱進貢馬匹中
間賢知者自行出辦其不才者借此爲名以一科十
尅減軍粮甚至有將在官馬匹竊取應用者又夾帶
私自馬匹一三十匹赴京供送人情買賣非惟沿途
騷擾粮草逼迫官司又至到京又費内帑之財給與
賞賜無益於上有損於下合無行令各處總兵等官
今後恭遇節旦止許照例進表不必進貢馬匹作弊

害人

通政使司言事

一各處軍民人等爲因家鄉户婚田土鬪毆等項小事
官府剖斷不明不得已赴京伸訴本無别情柰被在
京刁潑書寫之徒及鄉里辦事爲事等項無藉官吏
往往挑攪在家貪取財物百般教唆妄稱原来本状
情輕難以施行愚民無知聽其哄誘妄將鄉里京官
并殷實大户駕捏虚詞牽扯在内欺誑朝廷及至差
官勘問實少虚多其差去勘問官員有存心公正識
達大體者事得明白良善無冤其中有偏向避嫌不
能擔當者往往妄加参語致事誣枉者難保必無縱
有事得明白其家屬親隣被其牽連在官經旬累月
破家蕩産者有之累死人命不敢聲言者有之又有
誣告無干人命因而掘墓檢屍傷害平人骸骨者有
之似此刁風實傷和氣乞
勑法司務要嚴加問理除奏告得實者奏請
聖斷其虚誑不實者務要追拏教唆書寫之人冤罔明白徒重
發落如此則良善不被凌辱衙門不致凋擾刁風歛
息無辜得以申冤

大理寺言事

一近年以来内外問刑衙門遇有囚犯不論情之輕重
事之大小在内則行五城兵馬司等衙門在外則行
府衛州縣等衙門委官體勘以致貪鄙官吏交通賄
賂互相容隱以曲爲直以是爲非耽延日久淹禁罪
囚有一二年不完者有三五年不結者中間干連無
辜之人累死于獄者不可勝記不無有傷和氣召致
災異及至勘報原問衙門亦不分曲直是非止憑依
原来保結問擬罪名所以人多稱冤事無絶枉合無
今後除人命强盗重情應該檢驗及田地應該踏勘
者照舊檢踏外其餘一應詞訟止許行提緊關人犯
作急親自問斷果要干証之人亦就行拘面審省令
知在不許一槩監禁行勘庶獄無淹禁而人免冤抑

軍務事節該欽奉
勑諭大同宣府西北重鎮今特命爾前去總督兩處并偏頭各
關軍務仍總督粮儲各該總兵巡撫等官悉聽節制爾至彼
須從宜駐劄以時按行前項去處及延綏接界地方凡軍士
有未練者練之甲兵器械有未齊者齊之關口城堡墻垣溝
塹墩臺險隘斥堠有未完者完之務要區畫停當聽爾便宜
處置欽此欽遵臣三月初旬到彼會同大同宣府偏頭關鎮
守總兵巡撫等官議得即今歲凶人飢修飭邊備墩堡等項

邊難興工姑爲停止以俟地方困敝稍蘇另議舉行臣等率
同分守少監陸闇右叅將張薑等親詣小邊地方考藥披極
高頂上東西遠望多係聯絡高上險阻可據比之差人勘報
不同議得西自偏頭關起歷大同抵宣府俱係億萬年拱護
京畿切近藩籬必合照依延綏事體修削墩臺壕墻等項庶
幾邊方得其保障所在軍民耕田鑿井各遂安養享利無窮
除臣與總兵王薑遊擊董昇陸闇張薑趂今哨無賊營蹤跡
統領官軍二千五百員名從地名毛毛河沿小邊直抵偏頭
關相度山勢從宜定擬應修墩處修墩應削山處削山有水
口處修口等項務期他日興工不再費相度之力直欵攸從
省之功

軍務等事欽奉
勅諭兹特改爾爲兵部尚書管事但即日秋高馬肥正當虜賊
窺伺時月爾且在彼總督大同宣府并偏頭等關軍務飆諳
軍中一應戰守賞罰事情悉照前勅而行防秋後其邊務軍
儲悉付各該鎮守總兵巡撫等官整理爾須具奏待報回京
欽此臣將軍馬廢弛錢粮歷耗隨事整理益加兢惕兩年之
間未能盡效今已回京合以邊事可以久行者備陳于后伏
乞
聖覽付之有司相蘗而行

一臣上年擬奏製造兵車大同一千兩宣府五百兩今議
大同城備用六百兩用庫六連收藏東路陽和城備用
二百兩用庫二連收藏西路威遠城備用二百兩用庫
二連收藏宣府城備用三百兩用庫三連收藏西路萬
全右衛備用二百兩用庫二連收藏庫每連九間興兵
車木料俱於蔚州山場渾源州山場寧武關山場上年
京營官軍并大同宣府官軍採打木内飯用未完者止
是大同車輛三分之一并威遠右衛庫房兵部仍合責
其完報

一臣上年擬奏今年親自踏勘丈量定擬大同小邊東西
長五六百里該用墩二百一十座擺合要害見有墩五
十六座該修墩一百五十四座宣府小邊東西長七百
三十三里該用墩三百五十八座擺合要害見有墩八
十九座該修墩二百六十九座偏頭關小邊東西長七
十里該用墩四十二座擺合要害見有墩二十五座該
修墩一十七座做工官軍該給粮料銀兩盐斤并合用
木料等項俱有在官見數
勅下守臣於明年四月八月等月修築至期兵部仍行文督理

一臣以鵰鶚堡僻在腹裏遇有賊犯山路窄狹寫運艱以
水繞無數夏秋水漲冬春氷滑往往徒勞人馬不能成

功會同守臣議得滴水崖極臨邊境川面平正地土肥
饒住種軍餘數多無可保障合於此築城完日將鵰鶚
堡官軍那於本堡住守量留三四十人看守舊堡以爲
公差人員倒馬之所除井坪堡臣守備修邊攔馬墻用
圍一匝計四里四角築墩四座各安懸樓南北築門臺
二座東西築敵臺二座上蓋房屋墻高一丈闊六尺頂
上朶墻高三尺儘足保障官軍安插蓋房將完四海冶
應該展築北城已將外層排栅埋定城未興工滴水崖
堡亦如井坪堡之法先築攔馬墻安插居人已有次第
兵部仍合責其築城完報

一平虜城係近年新設最當賊衝築非其地一則水少不
勾居人之用一則夏秋雨水過多便遭患害如上年衝
倒城垣房屋漂流人畜等項不計其數居人儘欲別遷
地無善於此者除以便宜於城南東西築堤一道南北
闊十丈高一丈二尺堤南闊池一處南北闊二丈東西
兩頭至平地盡處而止若使池能滲水有助城中井泉
不爲無益使或不滲漫堤而過水勢不致衝蕩或免衝
決之患其功已過四分之三但未全完兵部仍合責其
完報

一臣近日按臨大同府馬邑縣據守備指揮谷琳知縣馮
瑄稟本城一夏被桑乾河水泛漲將西門甕城外大本
橋一座衝斷漂流止存三分之一其甕城老岸崩灘匝
至城脚稟欲相看定奪當即帶領守備朔州都指揮滕
瑄指揮谷琳知縣馮瑄相看得前項城垣係是古時修
築內有一所一縣衙門倉庫學校等項并軍民人畜在
內所係甚重必合將河道改於西關人家之西通流前
項城垣方其衝決當用繩牽量定擬河身口面闊六丈
收底闊二丈深與舊河相等長將二里之道用工甫半
月河已捨故道通流無阻但西門甕城老岸兵部仍合
責其下捲埽築以防水勢或有變遷之患

一臣以便宜上年曾令大同宣府備頭關守臣委官於各
路相看但係往年通賊要害路口每東西相去十里或
十五至或二十里去處計量賊衆可以攔障馳騁者即
挑可容三千人馬營盤一處若是止可單騎或並騎經
行者却挑可容二千人馬營盤一處周圍俱要壕闊一
丈深一丈藉彼爲截殺以逸待勞之所此等營盤挑成
以後遇有賊過未免懷疑多見遠避地土既不妨人春
種緩急又可恃以爲固兵部仍合行令守臣勿致廢弛

一大同西路威遠衛極當賊衝宣府東路隆慶州切近天
壽山俱係土城先年守臣能知所重曾撥山西民壯一

千於咸遠河南班軍五百於險處堤碑抹石包砌城垣
計工已有三分之二近年以來幹多改擬兵部責其完
報勿使垂成之工因而虛棄
一宣府地方順聖川東西二路原係牧養大馬不係屯聚
軍馬去處上年爲照地方曠闊各處無籍逃罪軍民囚
匠人等雜處於此臣與監督軍務太監張善總兵官定
西侯蔣琬議奏添設參將一員操軍以爲潛消奸宄經
年大計臣近日按臨見得官軍數多無處居住會同總
兵等官神英等相度得東城門南地勢平正應該展築
南關西城門南地多坑坎相應展築北關隨即用總率
量將居人街道倉場廟宇等項分撥停當定與基址界
限畫圖行令分守守備等官修理來免兵部仍合行文
督理完報
一臣會同大同宣府守臣於各都司貼黃冊內查得山西
行都司所屬衛所指揮千百戶等官鄧剛等一百一十
三員萬全都司并所屬衛分都指揮千百戶等官王果
等一百七十九員俱年五十九并六十以上公同驗得
筋力衰弱不能任事擬之見行事例應該致仕除行兩
都司將各官見年五十九歲者行令於明年致仕六十
歲并六十以上就令致仕有兒男者保送替職無兒男
者保送優養外兵部仍合轉行催令替職等項以免事
後作弊
一臣上年會同監督軍務太監張善總兵官定西侯蔣琬
奏將宣府順聖川團種軍人三千三百九十餘名製出
召募壯勇一千名令新設參將操用合用盔甲弓箭腰
刀等項各四千三百九十餘副俱於放回京軍數內領
用工部徑自查照稽考續該宣府總兵官都督僉事神
英手本內開收過京營等項及萬全都司季造領過之
數尚少盔一千四百五十頂弓一千四百三十三張箭
三萬五千六百七十一枝工部仍合查給
一宣府順聖川東城有隘口三處其一丁寧口其二鱉魚口
其三太峪口成化十九年虜賊從西陽河找兒嶺進入
到於東城大肆搶掠俱從前項隘口經行往來兩三月
方靖臣近按臨會同守臣計議每口只須一墩就可阻
截除已行令修築外兵部仍合責其完報
一偏頭關鄰境即延綏地方近調副總兵陳輝參將郭鏞
各於神木縣清水營等處操軍二千以俟偏頭關策應
若黃河凍後止可令其防禦本處地方其偏頭關未免
又藉大同遊擊策應大同東路又藉宣府遊擊策應兵
部仍合預先行令各該官員依擬而行

一延綏地方近調副總兵參將陳輝郭鏞各另操軍預備
偏頭關殺賊半年之上未免疲勞黃河凍後西路與寧
夏花馬池地方接界花馬池至高橋兒一帶雖有邊墻
墩臺稀踈恐難阻遏虜賊兵部合行寧夏守臣及早將
兵車修整操候花馬池策應免致重勞陳輝等人馬

一照得粮草虛耗大壞於官豪人等攬納次及於官攢人
等虛出盜賣安置無法其攬納虛出等弊一時固難盡
能覺察至於安置無法一事有目即見有耳即聞如粮
無廒座收於土窖之內草無垜基收於下濕之所該管
大小官員見若不見聞若無聞以致三年一次差給事
中御史查盤其虧折浥爛等項多則百萬之上少亦不
下數十餘萬徒費軍民膏血不得實用大小官員未見
一人無罪罪固有歸於官何益除以木成造草垜式樣
通發大同宣府偏頭關等處草場依式收草及於大同
宣府總會去處并大同西路坐守修築垜基以俟收受
庶免浥爛外戶部仍合行移巡撫官及總理郎中并按
察司官嚴加責成候明年修邊畢後將京營并大同宣
府偏頭等關官軍原採用剩木植或創修或補修倉廒
毋令於土窖內收粮及毋以弊之難察者因循放過庶
幾邊儲充足緩急有備

一照得大同左衛威遠衛朔州草場俱各窄狹無廒收草
內朔州尤甚以此四散於甕城內將就積垜除將威遠
草場西畔人家空地用價買斷歸於草場改於城外西
南角與大同左衛草場通行坐守修築城垣展築墻垣
墊築基完畢外戶部仍合行移巡撫官及總理郎中并
按察司官一體責成

一總理大同粮儲郎中張倫山西按察司僉事李蕎將本
處倉場就僉本處軍餘爲斗庫作弊害政緣由開呈前
來爲照大同民少去處倉場斗庫遞年將有抵業民人
餘丁相兼僉用中間有歲收粮草本少斗庫及借他處
有歲收粮草儘多斗庫却又減設多者帷圖私役欺人
不知少者明知偏勞畧不加意諸般弊端未可枚舉除
自成化二十年爲始將大同宣府兩處斗庫通行更互
搭配僉用外戶部仍合行移巡撫官及總理郎中并按
察司官遞年更互督理依期僉解毋因人情勢怠輕爲

沿革

一臣曾具奏借差精通算法慶陽府同知郭智前來大同
宣府清出無粮地二萬三百七十餘頃照依累次重造
賦役黃冊榜例從輕則例每畝起科秋粮三升總計起
科粮六萬一千一百石草二萬七千六百束內除大同

城址并順聖川每年各除三千石與官軍買馬其餘俱
自成化二十一年二十二年爲始徵納已行備細造冊
繳部及通發山西行都司萬全都司收照外戶部仍合
行移巡撫官及總理郎中并按察司官督令兩都司依
擬施行
一先曾條奏
勑内事理便宜處置將河南山東并北直隸各府該年起運宣
府宣德等倉夏稅秋粮内改六萬二千七十五石前來
大同各倉上納臣卽將宣府順聖川并各路城堡二十
二處屯種軍舍餘丁嚴併追納租粮一十萬三千七百

五十餘石已完六萬一千五百餘石其餘之數亦將完
報俱合准還改撥宣府前項歲用之數戶部仍行巡撫
官及總理郎中按察司官知數督理施行
一照得宣府西陽河堡城池窄小倉場不能收積粮草除
會同守臣相度展築北面城垣工已完畢及將草場築
基墊築見堪收草外戶部仍行巡撫官及總理郎中按
察司官蓋倉收粮便益
一照得大同宣府偏頭關三處小邊以衆無數膏腴地土
皆臣今年夏間經畫小邊時身親履歷所見者不比得
之傳聞除通行禁約不許諸人覇占候小邊修完之日另
行定奪外戶部仍合先期奏行鎭守總兵巡撫郎中按
察司等官加意以俟但聞小邊工完卽委的當都司衛
所府州縣官一面將前地每里埋立封堆一座如數墪
哱囉臺之樣一面召積願種者承種以爲耕守之計
陳情乞恩事臣見年五十九歲四川眉州青神縣人由進士
任主事員外郎知府右叅政左右布政左右副都御史左右
都御史戶部兵部尚書太子少保太子太保等官蒸以微功
陞俸一級竊祿三十六年近膺巡撫大同重任誓殫厥心於
夙夜之間奮驚鈍於驅策之下不意舊患頭風舉發痛不可
忍加以兩耳沸鳴左脚寒濕有時疼暈良大方蘇臣前後累

以自幼至老多病衰弱不能力疾供職緣由六次具本乞
恩披兌豈敢昧死妄言後蒙
皇上賜臣以左都御史致仕回還沿途衝冒暑濕到於成都府
仍前泄瀉二十四日晝夜不停氣體原薄骨瘦如柴用藥鍼
灸病勢反覆告蒙所在官司撥醫人更相用藥亦未平復扶
病度日間該吏部差辦事官賫捧
欽依明文取臣做兵部尚書一聞上命分不俟駕扶病起程間
舊患頭風舉發又兼右脚濕熱毒瘡腫痛勉强行到衛輝得
以上船服藥漸覺少愈及至天津水逆船澁又從陸路兼程
前來至今脾胃不和飲食少進形體銷瘦精神減少臣氣體

妄叨賞粟辱薄血氣就衰身且不能顧藉又敢再官竊祿甚
妨賢路無補清朝或致誤事臣之一身一家固不足䘏允伐
重任愈難求濟伏望
聖恩憐憫祭臣情悃收回前命賜臣以舊官致仕或者原籍地
方溫煖再可冀延殘喘以終餘日臣犬馬至情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
剿賊擁衆出撥事今將行軍號令開坐帖仰都布按三司都
指揮指揮千百戶鎮撫旗軍土達民壯人等各宜奮發忠勇
上下相體憂難在心以收百戰百勝之功以圖寸土寸金之
地敢有違悞軍法具在决不輕貸須至出給者

一官軍人等於岷州五路進兵內一路鎮守巡撫所居稱
為軍門每路都指揮一員於中軍聽受節制行事凡合
用器物不可缺一啓行之日中軍隊伍俱要疎朗不許
擠挋攙前落後鄉導之人服色務要異於大衆官軍止
許相離中軍半里一里之遠仍要三人為一小隊於中
軍兩傍離遠擺列兩行每小隊前後相離一二百步之
遠且行且哨以防伏兵駐劄去老營去處俱揀擇緊關
善地周圍設柵挑壕遇夜撥人輪流坐更轉箭但有聲
息裝塘伏路之人即時放砲使營中知覺其營中不許
燒火堅令靜以待賊相機擊之敢有喧閙自亂者先打

一百
一布按二司官員俱要分投隨軍供給及公同都指揮督
軍行事官軍人等遺失一應器物即送中軍召人識認
不許藏匿損壞
一官軍人等進攻賊巢各於隊伍內外摘一半鎮守老營
一半量帶三五日熟食前進其馬遇崎嶇林木稠密俱
要牌手居前如猱攀蟻附從緩逐步且行且哨沿途遇
賊相機擒斬到於賊巢專心平賊須要防其賺坑不許
喫其飲食水漿果有先年被虜被賣人口不許擅殺及
不許貪取財物頭畜墮賊奸計違者先打一百得賊之

後房屋并積聚粮食農器等物放火焚燒務令盡絕其
輕財物并頭畜器械一総見數押回老營於中軍交割
前項官軍人等仍行前進遠便擇地俱下哨營其設柵
挑壕坐更轉箭裝塘伏路等事並同老營之法如衆寡
不敵即便馳報軍中并各路策應縱是我軍勢衆所向
無前不必策應遇晚亦至互相取便於軍門各路通知
下營去處并賊情消息
一有名賊首臨敵之時如勢可生擒且勿斬首牢固背綁
送中軍日夜加謹看守不許擅自解放以備責問窩惡
逺族道路消息是亦進取一策不係有名賊首斬之勿

疑
一賊婦并幼小男女如臨敵事勢不甚壓迫且勿殺戮宇
固綁縛押送中軍日夜加謹看守不許擅自鮮放如事
勢壓迫即時殺戮不以此拘
一平賊之後自速旗為軍縱綫逐步且行且哨亦如初去
之法不許志驕怠忽
一行軍回軍臨陣退縮迸走并搶奪功次者自有真犯不
赦斬罪等項律例慎勿違犯
一軍中之法千條萬緒不可拘於一定隨機應變乃能有
濟

一平賊回至老營各將擒斬并俘獲功次從實開報軍門
其獲到輕省財物并頭畜器械本路止許本路官軍人
等分用別路之人毋得干預藏匿者以盜官物論罪決
不輕恕
走回人口事成化二十年八月二十五日未時據分守大同
西路叅將張貴手本呈送走回男子一名楊走軍審得在虜
營時聽得達子說稱要來邊上做賊等因備呈前來照得當
職按行大同宣府偏頭關以來凡目有所見耳有所聞心有
所得如防禦哨探瞭望戰守等事已經不次通行大同宣府
偏頭關鎮守總兵叅將等官依擬施行去後今據前因恐有

奉行未至相應再行申明及照
欽命監督總兵等官尚未到來凡行軍號令若候會議定擬或
致目下賊至難以用武亦合粗定大槩以濟所急合行批帖
前去大同總兵官處即為會同鎮守巡撫官嚴督協守分守
副叅遊擊守備等項內外官員查照依擬施行其申明事件
本處查無原行者不在此限及見行事件中間該載不盡者
即與類推而行仍行當職知會須呈帖者
一大同宣府步隊每十人駕找戰車一輛每輛繩二條圓
牌二面旗一面砲四箇車箱內安三箇虎尾上安一箇
火桶二箇每箇火箭十枚砲上合用很頭送子馬子圓

石子并一窩蜂鉄彈碎石子包定火藥藥線與凡一應
軍器不許鈌一數少其鑼鍋皮渾脫大鏃與馬隊同及
戰車行則縱以為陣止則橫以為營營兩車之間用馬
隊鹿角柞補塞空闕去處不許錯亂
一大同宣府馬隊每隊圓牌五面神鎗五把砲二箇包定
火藥及隨鎗砲火線馬子送子狼頭剪兒鏃兒等物鹿
角柞連繩五副鈌鍬二把鑁二把斧一把鑼鍋五箇皮
渾脫十箇鍘刀五把火鏃五把與凡一應器物不許鈌
一數少其客兵該備諸般器物俱同惟鹿角柞一件隨
其有無

一太同宣府將官於火藥一事尤當加意除隊伍所有外分外多帶自隨以給不足

一哨探賊情夜不收人等既不許輕事重報沮我官軍怠其敢戰之心又不許重事輕報惑我官軍中其誘兵之計

一凡官軍已定五人為伍但遇出戰綫則分左右哨左右掖兩路而行急則用前項哨掖董方督而行另行仍須旁哨及擇善地下營果有拾得我軍遺失之物即送中軍招令識認若賊正在見有營盤處所出沒就於營盤內駐劄相度賊勢趕搶不及我衆先發奇兵頭撥與戰繼發次撥策應再發正兵頭撥策應料此三次發兵未可成擒即當堅守索援另作施行如勢當進勦巧以持重為詞擬未可爽強欲僥倖自用本該策應恬然擁兵自衛軍法具在罪不可原

一凡官軍臨陣退縮逃避者先斬後奏及不許奪人爭人買人擒斬功次止將自己本等所獲功次於紀功官處審驗紀錄其所獲達馬及一應器物并被搶牛羊等畜盡數報官應進上者進之應給主者給之應勞賞者勞之違者重則自有軍法輕則自有監守自盜并不准作功又該降級律例

一凡官軍臨陣不許故放投降及被搶并走回人口以圖報功違者償命

一凡官軍遇夜營中肅靜坐更轉箭以防賊至有事密報中軍處置

一凡官軍本等該關粮料草之外分毫不許侵擾於人

一賫執旗牌人員俱要潔己奉公不許干預各處聽調將官發放軍機重事若遇前項將官與賊交戰此必相度可戰之時即為傳令督前進若果奸欺退縮等項前項將官隨宜處置一面從實附簿以防姑息此外前項將官某日交戰賊果多少曾獲何功某日未戰賊果有無所幹何事一體附簿以觀其成

一軍中果有詐係當職親戚故舊頭目書辦家人等項欺凌官軍有所求為不分真偽一體拏解前來決不護短

奏議總督類終

巡撫類

足兵備邊事照得榆林城一帶營堡原設守備俱係陝西左前後右護四衛延安綏德慶陽三衛并河南南陽衛額上守禦千戶所直隸潼關寧山二衛官軍內陝西衛分遇有不堪及逃故等項從鎮守總兵巡撫官驗實按季造冊行都按二司公同選撥精壯官軍填補不許副參等官擅出批帖擾已有奏行定例但河南衛所不曾該載及潼關衛設在陝西河南兩界寧山衛設在山西河南兩界俱各直隸都督府管轄與都按二司不相統屬雖有巡按御史地方廣闊難於徧歷凡遇勾補前項官軍未免富實者終身買閑貧難者虛名塞責延緩歲月不即完報今會同鎮守總兵等官議得守邊事重難以姑息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今後陝西河南衛所官軍遇有前項事故從鎮守總兵巡撫官公同一例按季造冊潼關衛令陝西按察司官選補寧山衛令山西按察司官選補俱要查照各衛所戶口文冊以為準則不許將老幼殘弱單丁并別處退回不堪官軍虛輳數目敢有選補不公及稽緩後期聽延綏巡撫官指實應拏問者即時拏問應奏

請者照例施行庶法令昭明戰守有備

陳言事照得所守榆林一帶營堡二十四處切近河套東西相去二千餘里原設守備官軍兩班輪流不過二萬六千餘名一遇虜寇侵犯便調客兵防禦軍餉勞費無有終窮該鎮守巡撫巡按陝西延綏等官會議合於榆林城添設三衛安邊營并鎮羌堡各添設一衛將處置緣由具奏兵部議得延安綏德慶陽等衛官軍存留守城數亦不多縱使摘調前去開設衛所不惟內虛外實抑且勞民傷財及陝西各王府官軍亦多遞撥備邊山西都司衛所內則拱護京畿外則控制大同俱難輕易摘調及清解雲南兩廣福建浙江衛所軍人不服水土天順年間亦曾擬奏收發陝西衛分後因作弊侍弊難再施行止令將天順年間陝西清出遠年無勾同名同姓連年奏告不曾着役軍人并召募壯勇各處情輕罪囚編發充軍俱於榆林等衛收伍到今一年通查前項奏告有名軍人不及千名重囚充軍不及百名今臣等議得前項奏告囚充并見今清解軍人召募壯勇無從他議及着得該部題議延安綏德慶陽等衛并陝西各王府山西都司衛所官軍俱難摘調誠為遠慮若將清解雲南兩廣福建浙江衛所不服水土軍人收發榆林等衛役處軍伍未至空虛撥之事勢不為無理伏望

聖明視河套之地里繫中原之安危及早從便增兵用圖久安

長治乞
勅該部再行計議合無將成化六年七年兩年清勾前項不服
水土軍人聽延綏巡撫官嚴督布按二司清軍官作急清解
榆林等衛收伍給與花欄由帖執照仍行原衛開豁其餘年
分不在此例於人既為有所於弁亦不雖革不敷之數徐為
別圖臣等備數守邊先事當慮若至壞廢雖罪無補
邊務事照得榆林一帶二十五營堡東西營連二千餘里窺
設官軍兩班守備每班不過一萬二千五百員名在在無險
可據因為阿羅出等熟知鄉道自成化五年以来秋冬則舉
衆為寇春夏則暫退河套近邊軍民多被擄虜近來軍民困
之不安仰惟
朝廷憫念陝西為中原安危所繫延綏為陝西切近藩籬添調
京營并大同宣府寧夏甘凉陝西等處軍馬通計數萬用勦
前賊須給銀兩起倩陝西山西河南三處軍民或償運或借
撥或糴買或預徵或品中或折打多方設法整理粮料草束
以濟軍餉軍民困苦不可勝言復議財力費耗恐致他虞止
留大同宣府山西寧夏等處并兩班軍馬相機戰守又於去
春料彼賊馬勞瘦暫將前項軍馬踈放休息以此兩年之間
根料草束僅可支持即今黃河將開臣等議得若使此賊即
日盡數過河遠去見在粮料草束已被費支殆盡萬一不去

一不惟瘡痍軍民轉輸遞勞抑且遠來客兵各露整刻乞[illegible]
勅該部計議合無趁今賊馬勞瘦比照去年事體將大同宣府
山西軍夏客兵并本處頭班官軍供於本年正月終旬暫放
休息通行陝西山西河南三布政司尚緊整理合次奏討粮
草該部仍與右都御史王越面議將來或增兵裁勦或照舊
防守至本年六月初旬賊馬漸肥之時通行星夜前來早畢
其事本官在此年久熟知虜情地方要害不宜更換劉寵以
致不知首尾難於行事若前項休息月日遇有小寇很吟本
處軍馬相機戰守若是大舉入寇不拘前驗會面催取附近
山西寧夏并大同宣府軍馬兼程前來策應亦面奏請令王
越星馳前來用濟緊急無事之時令官軍牧放遇有量支銀
兩以償草價此外預料不盡事宜又在臨期處置
陳言巡撫職掌事照得都察院設左右都御史副都御史
僉都御史職事糾劾百司凡遇刑名照依各道送問擬[illegible]
年以來
朝廷洞見邊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等處全[illegible]
官貪大肆奸貪守邊操軍無所控訴邊備廢弛外患多侵各
設都御史巡撫剔革奸弊致屢
聖諭皆係隨時便宜事理比與制書所載不同且如延綏一帶
二十五堡東西禁紆二千餘里無一印信衛所[illegible]守備操軍

皆係陝西河南直隸衛所輪班之數中間有被親管官員合
勢豪者有被扣减糧賞者有被私役種田者非法之事難
以悉舉以致旗軍操守之餘不能生理十分為率逃有三四
其巡按御史并分巡官不能親到地方管粮官有本等責任
巡視倉場關防出納臣進奉
聖諭將事輕者量情發落事意奏
臣原大槩與本院都御史奏
旨間因事體稍額作恐重事奏聞之際未免將原告証佐人等
監候巡按御史并按察司官按臨取問多則一年少則半年
是使受害無辜陷於禁綱奸貪豪横翻得僥倖伏望

五

聖明軫念巡軍皆係赤子使就安養者為定例以官既非常例
而設於事亦合隨宜而行合無今後但係巡撫邊方都御史
遇有告發奸貪軍職并五品以上民職照依原奉
勑諭輕則量情發落重則先將事內人犯自行取問招罪就將
前項職官參奏罪問惟後務要經由巡按御史或按察司官
問理求合副書之心實便守邊之人
處置邊務等事臣會同右都御史王越并鎮守總兵等官議
得[illegible]官[illegible]始則與阿羅出等向入河套侵擾邊方次則阿
羅出[illegible]亂加思蘭聚衆為患後阿羅出被亂加思蘭[illegible]散
適去今[illegible]忍入[illegible]里孩男阿扯來[illegible]前後四年鎮

累被官軍追殺終不退去推原其故因是此虜熟知延綏地
方險遠便於窺伺河套散漫易於潛住且知我軍數少分守
不敷為今之計必須多調人馬相機勦殺俾賊進退窮迫必
然遠歸但延綏二十五堡東自清水營西至定邊營俱係通
賊緊關處所馬草支費將盡安邊籌策預難定擬即目賊馬
瘦弱或難深入且自正月被我官軍挫殺之後到今離邊遠
去別無烟火所探原調大同宣府山西寧夏并本處頭班官
軍宜照上年事例暫發回還本處休息以省支費俱限本年
六月初旬前來限內若有小寇臣等設法截殺萬一大舉深
入又在隨調隨至不拘前限其王越合當乘此賊情稍寧起

默乞
勑戶兵二部再行斟酌計議行令總兵官武靖侯趙輔并參贊
軍務右都御史王越自下將見調軍馬相機戰守候合參此
賊過河自合班師若是仍不過河即於成化九年二月內就
將陝西軍衛有司該運糧草人夫內摘撥五萬名每名於本
年該納税內免其遠運過粮二石以充鹽貴又各於腹裏經
過附近倉分關與食米一石於延安綏德慶陽撥支[illegible]免
一年民間戶口食鹽鈔貫并雜泛差役少示寬恤趁本年三
月四月賊馬瘦弱各備器具營聚一處隨正統年間原定界
石埂土邊山或塹或直劃削如壁俱高丈五一處各筆[illegible]

慮或恐外患未弭內患復作臣等議得此賊今冬若不過河
又合措置明年三月起至成化十年二月終止糧料草束姑
以糧四十萬石料五十萬石計之截長補短每石俱作值銀
一兩共值銀九十萬兩每人運納六斗共用人一百五十七
萬餘名草束一千萬計之截長補短每束俱作值銀六分共
用銀六十萬兩每人運草四束共用人二百五十萬名每人
往迴大率用盤纏銀二兩共用盤纏八百一十五萬四千餘
兩若用驢駝牛載所費加倍況所得糧料軍數尚不勾用此
係一定事勢非比億度而言倘被阿羅出等又復過套濬住
我軍日見疲勞軍餉愈致不足事干地方大計不敢因循緘

身赴京候三司管糧官多方設法催運比及賊馬漸肥時月
臣等通查預將運過糧草數目開奏聽王越與兵部查照面
議延綏其城見積糧草若干可屯軍馬若干可勾幾時支用
或糧草充足當圖大舉搜勦或糧草不數當令照舊防守及
軍中機務或事有當行而難為人有可取而未任臨時逐一
聞擬奏
請定奪仍令王越星馳前來以終其事
申明律令事代觀大明律令例分八字之義其者變於先意
謂如八論議罪犯先奏請議其犯十惡不用此律之類繇此
及兵律軍政內一條主將不固守凡守邊將帥被賊攻圍城

慮或恐外患未弭內患復作臣等議得此賊今冬若不過河
又合措置明年三月起至成化十年二月終止糧料草束姑
以糧四十萬石料五一萬石計之截長補短每石俱作值銀
一兩共值銀九十萬兩每人運納六斗共用人一百五十七
萬餘名草束一千萬計之截長補短每束俱作值銀六分共
用銀六十萬兩每人運草四束共用人二百五十萬名每人
往迴大率用盤纏銀二兩共用盤纏八百一十五萬四千餘
兩若用驢駝牛載所費加倍況所得糧料草數尚不勾用此
係一定事勢非比億度而言倘被阿羅出等又復過套濬住
我軍日見疲勞軍餉愈致不足事干地方大計不敢因循緘

默之
勅戶兵二部再行斟酌計議行令總兵官武靖侯趙輔并參贊
軍務右都御史王越自下將見調軍馬相機戰守候今冬賊
賊過河自合班師若是仍不過河就於成化九年三月內試
將陝西軍衛有司該運糧草人夫內摘撥五萬名每名於本
年該納稅內免其遞運邊糧二石以充盤費又於附近腹裏經
過附近倉分關與食米一石於延安綏德慶陽閑支及再免
一年民間戶口食鹽鈔貫并雜泛差役少示寬恤趁本年三
月四月賊馬瘦弱各備器具團聚一處隨正統年間原埋界
石埂土邊山或濠或直劃削如壘根高丈五[illegible]

一處城堡墩臺照舊不動管工官員多選都布按三司并府
州縣衛所恭勤者委用不許怠忽悞事前項遠來官軍量與
銀各一兩免放休息隨處步行設柵防護瘡痛老疾等馬揹
選送回原處交割其堪中馬匹摘撥官軍送去延安綏德鄜
州慶陽環縣固原等處趁草餧養就當休歇以防此賊深入
兩月之間前項剷削邊山縱或不能俱完要害去處已為有
限止以步軍守之彼賊若不得利必將遁歸糧或不繼先此
計算措置以後事宜另行定奪候軍民息肩日積月累邊儲
充實軍馬從容遇有復寇方圖大舉如此所用人夫既比供
餉減省所修邊山又為經久利益是為計慮一策此外如賊

悔過効順求請進貢今無俯就其情姑置舊惡聽趙輔王越
一面呈馳具奏一面差的當通事往彼撫慰引領照舊從偏
頭關并大同宣府等處道路赴京庶處圖靖地方是亦計慮
一策臣等所見俱與趙輔王越計議各官因是受
命殺賊難擅處置其剷削邊山一事已曾奏准於事寧之後方
行其寧夏陝西又在彼處鎮守總兵巡撫等官各陳所見臨
期次第舉行一則緩急不悞一則軍民未擾臣等才識短淺
待罪邊塞晝夜憂思計無所出
邊務事先該臣等題照得榆林城係延綏極邊總會軍馬去
處鎮守總兵巡撫等官俱各於此常住節制東西二路參將

行事天順八年開設榆林驛衙門不設官吏止將綏德衛見
在本城操備馬隊官軍數內摘撥一百名委官一員管領專
一在驛走遞凡遇出哨等項俱免調遣所據前項官軍俱係
本土生長操練已熟慣經戰陣人數比之陝西潼關南陽等
處輪班官軍一人可當三四緣沙漠地方十分廣闊軍馬數
少無討增添臣等查得榆林驛至魚河驛魚河驛至銀川驛
各遠八十餘里其魚河銀川二驛各設上等馬五匹中等馬
四匹下等馬四匹驢十頭馬因路遠沙深常致走傷倒死驢
頭雖設不能濟用若將前項糸粮人戶不分馬驢糧數等第
總紐一處均攤俱作中等馬七十匹量路衝要僻靜分設榆

林驛銓除驛丞一員吏一名設馬二十匹照舊撥用廩給收
隸延安府管轄迤南半程歸德堡添腰站一處設吏一名馬
一十五匹不撥廩給令榆林驛帶管魚河驛見有驛丞吏典
設馬一十五匹照舊撥用廩給迤南半程碎金崖堡添腰站
一處設吏一名馬十匹不撥廩給令魚河驛帶管所添腰站
不必鑄降印記銀川驛見有驛丞吏典設馬十匹照舊撥用
廩給每站各止四十餘里馬匹雖少不致勞累但所僉前項
馬匹根數比之腹裏驛分多寡不同合將延安府納米囚人
照見行事例折收銀兩在官見無馬匹動支置買以後若遇
各驛額設馬匹因爲飛報軍情走死亦支前銀買補若停赴

減料草瘦損倒死所設馬夫陪補還官合用鋪陳亦合從儉
每二年動支前銀置買青紅三梭并綿花做造一次每驛止
置青紅綃鋪陳三副以備應付上等使客著爲常例毋擅更
易其榆林驛若似近年動調大軍馬匹不敷一時權宜量撥
陜西潼關南陽等處軟弱軍人馬匹協濟却將榆林驛見撥
走遞綏德衛慣戰官軍一百一員名退出交與把總官員照
舊管領戰守臣等所見一則增兵一則節財題奉
聖旨該部知道本部議得彼處地方連年被賊侵擾官軍調用
不敷所據原撥該驛走遞官軍馬匹相應退出戰守但其處
置前項驛站係干添設衙門分撥失役及動支官錢事理中

間恐有遙礙難便定奪行該巡撫陜西左副都御史馬文升
咨該陜西布按二司官會同議得兩驛人馬住牧年久走遞
亦慣不曾告稱艱難安土重遷民情所係又兼延安地方土
瘠民貧邊年爲事問發有力納米折銀著少增買馬匹置造
鋪陳恐不敷用一有損失未免累民況今邊方多事供役頻
勞合無姑待地方平寧另行處置馬文升議得所呈固爲有
理但前項原撥馬軍既要退出殺賊其往来傳報聲息亦當
用馬走遞必須從宜處置俾當庶得事體合宜既無民擾報
僉馬匹亦難設立驛丞驛吏況延綏[illegible]
聞亦有不堪出戰之數合[illegible]

一員管領其合用走遞馬匹行令巡茶御史收買上等茶馬[illegible]
一百匹觧送臣等處交割轉給各軍領養走遞該用料草照
例関支喂養如有委因走遞倒死查堪相剩明白令於延安
府所屬罪人贖罪銀兩内動支馬價一半本軍朋出一半收
買補数若是不行用心喂養瘦死於各軍名下追陪各處合
用鋪陳亦於本府支給贖罪銀兩置買送用㮾給照舊於横
有倉関支應付候買送茶馬完日却將原舊走遞慣戰草人
退出戰守候地方稍寧人民蘇息另行計議編僉馬匹設立
驛站庶使軍得實用事無分擾本部備行前来案候茶馬關
令該前因除緊要邊墻溝壍屯堡見行修理外照得事等處

奏前項驛站重爲增兵該陜西布按二司掌印官勘議前情
因是各官未到邊方不諳事體信意遙度公爲破調若非馬
文升從長處置茶馬止憑各官勘議何以求濟臣等切詳榆
林驛固是邊方切近腹裏原奏要將魚河銀川二驛報僉馬
驢均作中等馬七十匹量地衝要僻静分撥榆林魚河銀州
三驛及添設歸德并碎金崖二堡腰站各路止四十餘里鋪
陳等件又行從儉支給因人贖罪銀兩置辦其馬驢夫役比
舊輕省數倍所據前項夫役俱係附近州縣人民趲程逐過
百里輪流着役産業不動比之西安鳳翔等[illegible]
往乎凉蘭君等處供億[illegible]

四川等處供役江南馬匹撥彼南北直隸供役就爲邀近云
甘涼寧夏漢中等處驛站俱係洪武年間江南罪囚編發每
處一百戶所止設馬十匹或七八匹大較相幫置買走遞其
榆林驛一軍令出一馬共馬一百匹近年以来地方用兵比
之甘涼寧夏漢中等處軍站執爲勞擾緣今達賊遂通地方
寧靖乞
勅兵部再行詳議合無備從臣等所奏轉行王越馬文升勘議
仍將前項粮食馬匹以爲各驛老家應餘撥官吏者依擬施
行其茶馬候到督足暫令榆林驛協濟此外又照甘涼事例
將延安間發徒流罪囚量撥各驛擺站少爲萬一之助
武官守備事臣等議得延安綏德二衛當陝西北門之衛榆
林暌襟之地轉輓餽餉道路所經征戍軍馬根本是賴近年
官不得人城池不修軍士廢弛往者達賊在套與彼爲隣一
城生聚怨言無倚服得陝西都司都指揮使許陞右軍都督
府都督僉事劉寵生長邊方周知地理以戰以守多有成績
公論堪備偏將之選緣今地方無缺係是在京堂上官員乞
勅兵部計議合無延安綏德二處各設守備都指揮或指揮一
員通於陝西都司并所屬官內揀選每處先儘本衛守城旗
軍不敷之數選撥本衛餘丁各勾五百名餘丁照例閑支口
粮專令本處操練護守城池閑防好究撫治地方仍請

勅一道將各一加以分守名目令其往来延安綏德二處提督
稽察實效庶彼此部伍官兵時令各官聽候何處鎮守總兵
巡撫等官節制其餘官員不許擅便調遣以後地方無事果
有偏將員缺從兵部推用另選相應人員補替原設武備脩
舉地方寧謐
邊務等事先該臣等議得定邊新興安邊永濟四營堡俱係
平漠沙漠去處難以打牆挑壕賊易馳突屢實軍馬難於出
入及鎮靖堡已行奏准移四塞門令定邊等四營堡俱各移
就險而守但定邊營接連寧夏花馬池營合當照舊不動
止將新興堡移於迤南古跡海螺城安邊營移於迤南地名
中山坡永濟堡移於迤南地名上紅寺鎮靖堡不必移四塞
門都移於迤北白塔澗口以守則固以戰則利該部依擬題
准催行前來已將鎮靖永濟安邊新興四處新堡倉廒城池
逐一修完粮草蓄積動經數萬其鎮靖移出於外額設官軍
俱各搬移前去新堡守備永濟安邊新興三處自外移出於
內合將官軍俱令於新堡從新立寨就好膏腴田地且耕且
守其三處舊堡營房一様一瓦不許拆動永濟新興城小當
川輪撥官軍三隊安邊城大當川輪撥官軍六隊守護城池
門禁營房遇警或款據營按兵老家及把都河石澇池三山
三堡俱係創設官軍數少又且全無墻壕及擺邊

八百餘座器械亦無合當奏請頒給神鎗三千把以備戰守
緣令門㢓冠至往者奏奉
勑旨已定事體後議未定萬一被賊擒襲將前項城堡失陷分
守把總官員事非由己責將誰歸臣之一身固不足恤地方
軍威愈難致力安危所繫豈敢因循臣切惟才本凡庸謬司
風紀責在禁約貪暴撫安軍民及鑒別奸良訪求利病其修
理城池操練軍馬防禦賊寇軍旅等事分當勉力兼管伏望
聖明軫念萬年地方之計一覽所進圖本事勢可否瞭然在
目及早圖成不惜秘造軍器乞
勑兵部查照奏請頒給神鎗及照先年整飭邊備舊例
簡命文職大臣一員前來會同三司并延慶三府親詣前項管
堡地方審度地勢便見征戍者有無且耕且守之利訪察人
情便見轉輸者有無捨危就安之益凡地方一應大綱小紀
事宜通行整飭停當條示守臣逐一遵行事畢之日即便回
京庶使事有定體人無怨言
急缺軍器等事照得榆林城一帶營堡陸續增至二十九處
守備官軍二萬六千員名備冬屯軍一千三百員名初設榆
林衛新軍五千員名合用軍器俱該於陝西都司腹裏衛分
季造軍器內關用近年以來在逃并陣亡等項官軍共四千
五百餘名至[illegible]原關軍器俱各[illegible]
兵編伍原選之時不曾關領及屯軍與撥補在逃陣亡等項
官軍亦未關領腹裏衛分季造軍器三邊并本處操守俱各
取辦亦爲有限廷綏三衛局匠雖調榆林城成造一年之內
所造盔甲等器各不過一百四十件先該臣等查出彼時無
有軍器會奏要於陝西西安左前後并慶陽延安綏德六衛
見收軍器內揀選堪中盔甲腰刀撒袋長鎗圓牌各五千件
弩弓連箭一千副運來榆林城一帶營堡給與陝西官軍操
守如數不勾令陝西布政司會計辦料及令本司分巡官將
前項六衛局匠并有司人匠團局成造務勾前數方纔蒙批
續該工部公文開稱查得西安左等衛見支軍器足勾支給
不必成造行該陝西都司呈稱各衛軍器各邊關領殆盡止
有甲四百四十副盔四百四十頂鎗四千條牌一千面腰刀
一千把撒袋二千副弩弓四千張況西安左等三衛並無一
件解到其應該關給者又已增多臣等通查急缺軍器盔甲
等項各六千四百件除前項未解者筭做見有之數尚少甲
五千九百六十副盔伍千九百六十頂鎗二千四百條牌五
千四百面腰刀五十四百把撒袋四千四百副又行會奏要
留京營都指揮于盛等寄收軍器未蒙
俞允議得合用熟鐵等料必得會計之數方能成造[illegible]
勑該部查照定擬合無於京庫關領南京[illegible]

十八萬斤其餘物料令布政司通查廣積庫并西安鳳翔慶
陽延安四府所屬官軍一應贓罰買辦及將布匹令有司變
染及令分巡官照依天順年間兵部侍郎白圭恭贊軍務從
一宜事例起倩前項六衛局匠并西安鳳翔延安慶陽四府民
間輪班人匠共一千名候今年秋凉於八月初一日俱來榆
林城就産有石炭園局成造匠人俱支口粮成造兩箇月天
寒即放未了軍器又候下年春暖三月初一日俱來補造匠
等通僱前項未觧軍器一併給軍領用原奏討弩弓事件不
全卒難修補不便於用暫免関給
問設學校等事照得榆林城坐落綏德衛邊東二百[illegible]

卷之四　十七

邇永樂宣德年間鎮守都指揮在於綏德衛常住操練軍馬
守禦地方河東之後不時出哨至榆林城而止正統年來虜
賊入犯日甚
欽命鎮守總兵巡撫內外官員將軍馬那出榆林城常住鎮
東西二路軍馬以為久遠禦虜之計其綏德延安慶陽三衛
原伍軍馬並在[illegible]之數五丁下令餘有一戶撥取五六丁常
備考原衛不[illegible]城官軍居住即今東西二路城堡陸
續增至二十九處於榆林城管居其中近已開設榆林三衛坐
當造從子弟並多美質堪教養無處讀書况時常迎接
詔勅并進表箋撰文行禮無人供事及照軍中且遇水[illegible]

有病用藥亦各缺人雖於附近有司權宜借用終非管束勤
惰自由臣等議得榆林衛係三品衙門實當萬萬年禦虜重
地合照正統年間凉州洮州二衛添設學校事例開設儒學
及陰陽醫學各一所俱隷榆林衛管轄儒學正設教授一員
吏一名生員於本城并東西二路俊秀子弟內選充其科貢
等項事宜并該設訓導候有成效之日另行酌量增奏定奪
陰陽醫學各該官一員於民間訪保術業精通者送部考用
醫生各設三十名陰陽生减半俱於附近延安慶陽府州縣
二十六處額設數內抽取應役不必另僉乞
勅禮部詳議可否奏請開設銓官鑄印便益

卷之四　十八

監收邊儲事照得陝西延慶寧夏甘肅俱係極邊地方屯戍
重地用粮浩大先年奏准延慶邊倉輪委布按二司官二員一
員於榆林城一員於安邊營及寧夏邊倉輪委按察司官一
員於寧夏及甘肅邊倉輪委布按二司官二員一員於甘州
一員於凉州各住往來監收糧儲內延慶三年[illegible]寧夏甘
肅二年一換及照按察司額設一十五員分巡[illegible]等道官
一年一換緣延慶邊方風氣苦寒前項輪委官[illegible]北人
不同不能安習水土况或不諳鞍馬合當體念又[illegible]斟酌
官員照依寧夏甘肅事例[illegible]令二年一換不惟於精宗[illegible]
熟於[illegible]且各官不至[illegible]

有軍後恐致激變刑罰不敢擅加豈能強其承認且中
國良民但解南方當軍即如沉於死地此等土人情可
矜見合無俯念羈縻不拘中國之法從綏撫諭將伊就
近均編前項三衛當軍少資其用以八十七衛捨此之
數軍伍不爲甚缺萬一計不出此或恐徒爲勞擾於事
無益
一開設有益衙門照得漢中府褒城縣有山隘一處名雞
頭關沔縣有山隘一處名白馬關一向俱係漢中衛差
二衛每月差百戶或所鎮撫一員帶領旗軍十名前去
守把大意只在攔當往來商民盤詰賊盜照引錢物及責放
在逃軍囚縱令流民入山[illegible]潰刺取不還事無[illegible]補合
無開設雞頭關白馬關巡檢司二處各銓官一員攢吏
一名鑄降印信雞頭關隸褒城縣白馬關隸沔縣管轄
弓兵各三十名於褒城南鄭略陽沔縣僉撥專令把截
盤詰巡捕以修職業其衛不許干預則[illegible]有在弊端
可革
一開設舊議千戶所照得成化六年十二月內該陝西并
延綏鎮守總兵巡撫巡按三司等官會奏安邊鎮羗二
營堡係參將分守地方達賊侵犯腹裏多由此入擬合
開設安邊鎮羗二衛以此陞[illegible]

六百餘名鎮羗已有五百八十四名曾令榆林衛帶管
候軍人勾數方纔開設衛門緣陝西先年清軍官員行
事欠當以致民間堅意不願掛名於榆林衛帶管卻令
一般操守未有衛門統屬將校未定合無衛所人員於
參將所居去處安邊營開設安邊守禦千戶所隸慶陽
衛神木堡開設鎮羗守禦千戶所隸榆林衛管轄照例
銓撥官吏鑄降印信夜巡銅牌不數軍人將陝西[illegible]
衛分軍人五百六十八名均撥爲伍仍日積月累照見
行事例將罪因發到者一體編充補轄庶使人心始安
不再疑慮
一開設新議千戶所照得固原衛迤北地名葫蘆硤口古
城一座已修完備魏王城古城一座未經修理俱各路
通寧夏當州川原寬漫地土肥饒水草便利周圍數百
餘里內爲土達居住之巢穴外爲虜寇出沒之咽喉連
年侵犯固原靜寧隆德會寧安定等處出入俱經於此
誠緊關要害之地臣因知陝西該解南方福建廣東廣
西雲南不服水土軍人慮恐南方軍伍空缺有例不許
存留本處今查得南方前項四處該解陝西衛分軍人
六千四百餘名陝西該解前項四處衛分軍人二萬[illegible]
千二百餘名合無一名頂充一名陝西造冊[illegible]

者不必解來陝西者不必解去各將頭兒軍人就彼解發
着役其彼此不解軍人就行開豁原伍一以順其衛[illegible]
水土一以免其萬里跋涉却於前項鞏王城關設[illegible]
守禦千戶所葫蘆硤口開設鎮戎守禦千戶所[illegible]隸固
原衛管轄照例銓撥官吏鑄降印信夜巡銅牌將前項
兇各撥二千名守禦未修城垣并倉場等項衙門以次
開設補修空閑地土撥爲屯田以爲耕守之計五年後
方挨納糧內平虜千戶所就近聽寧夏總兵官節制其
餘二千四百餘名註調固原平涼軍少衛分以固居重
馭輕之本陝西軍人項兇之外照舊仍解原衛則遠近
軍人願得實用內外警急皆可應援

正名息爭事仰惟
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定鼎金陵挽回堯舜之林風汛掃胡元
之陋俗乾坤再造日月重光凡創制立法纖悉無遺億萬斯
年行當無弊欽惟
太宗文皇帝嗣位以來
聖聖相承率遵舊制文武兩途當閫外之寄者近年多以坐次
占高爲能巡撫則曰國有成法當持風憲之體總兵則曰一
方是託當尊將臣之印遂至互生嫌隙擾亂戎機延[illegible]公事
付之不理臣請以制書所載比類言之且如五軍都督府係

一品衙門都察院係二品衙門並朝次序文東武西左右都
督類如左右都御史都督同知類如副都御史都督僉事類
如僉都御史只此以爲坐次有何不可若以得掛將軍之印
官卑者坐次就合占高則鎮守內臣亦非掛印之官豈有次
坐之例臣切詳將軍印乃軍中傳宣號令之具如往年都指
揮掛印行移五軍都督府皆用呈文則官卑者非因印而尊
又有主將官卑副將品高亦多行事不令者又有被參問者
係在外風憲衙門與鎮守官雖未行移無有定體恐難[illegible]
者臣以非才謬膺重寄伺事亦有內臣武臣[illegible]
間言近見陝西地震非常省躬修職[illegible]
近邊西有大戎須固恭以哈密被殘大為設奇著在邊隱預
防正在此時欲禦外侮必先協恭協恭之原正名息爭不可
少忽謹以所見條陳三事備參
聖覽施行則文武兩途坐次之間讓者不以爲屈爭者罔敢爲
僭心氣自然相孚群小自難間阻外侮之來識而[illegible]
一各處鎮守總兵巡撫官坐次內臣照舊居中總兵官係
伯爵以上者俱坐左巡撫官係僉都御史以上者俱坐
右若總兵官係左右都督巡撫官係左右都御史總兵
官則坐右巡撫官則坐左總兵官係都督同知巡撫官
係副都御史總兵官則坐右巡撫官則坐左總兵官係

都督僉事遊擊將官係僉都御史若與宗室則照舊遊擊官
則坐左若總兵官有署職者與實授同一切僉名揭照
此例此臣比依立班坐次定擬合無
勑令禮部再加詳議或可或否奏請定奪
一各邊主將官卑副將品高者合無
勑令兵部查照將品高副將更易別處庶幾名正言順退無後
言
一各處都司管軍布政司管民於鎮守內臣處凡有操練
軍馬禁捕盜賊相關之事與分巡分守官俱用呈文按
察司糾察管軍管民之弊與分巡整飭兵備等官於鎮
臣處則具呈腳僉名手本內臣於都布按三司俱令抄
案三司與鎮守武臣各照行移體式而行前項合用手
本臣比依法司與內府衙門行移定擬合無
勑令禮部再加詳議或可或否奏請定奪
一地方事節該奉
勑朕惟武備所以折衝禦侮衛國保民自古有國家者莫不恃
此以安靖者各處地方必要其人遠見加以武勇通近邊隘防禦
處患此正其時勑至爾等即便會同巡按三司等官從長計
議彼處弭盜安民之術選將練兵之方與凡可以稗補軍機
重務者逐一條陳以聞務在竪鑒可行不許將就因循

其欽承之欽此欽遵會同鎮守總兵巡按三司掌印分巡等
官議將裨補軍機重務開坐奏請施行
一衛國之計據西安府申據咸寧長安二縣里老孫等連
名狀告陝西城池自古無水且城中井水苦鹹人吃多
病宋時從東引龍首渠水入城年久渠道崩塌土塵隨
修隨壞致水或斷或續利用日少欽補日多勞民傷財
難以紀極况城中之用不能周徧成化元年復從西郊
潏河之水自地名丈八頭起修石閘一座將河放水分
分到於西門遠有一十五里穿城而過僅勾居人之用
多餘者泄出城壕年後一年積滞遏水兩岸衝决相
等譬如人之一身水脈有出有入方無壅塞前項餘水
有入無出恐勢不待日下即有浸倒城垣淹没民田損
壞民居之患似前耗力費財勢所必至緣係三處根本
觀瞻所在不可不慮合無從本城西北角地勢低窪去
處亦如丈八頭開渠一道量泄前項城壕餘水經過漢
時故城以達於渭不過二十餘里節財省力其實在此
皆已施行等因及據西安左前後右護四衛並府衛縣
一事臣等議得前項軍民所告實為利病若候來年秋成
之後先儘操練軍餘隨其人數再行添撥城中人夫僻
工修挑不必旬日工可就緒也

勑兵部施行
一保民之計據西安府申據渭南華陰洛南三縣里老張
威等連名狀告延慶境外即係河套正統初年鎮守宗
備等官會圖地名深井圍場寬闊易於打獵水草便利
易於孳牧地土肥饒易於收種於此築城取名安邊營
以為守備之處兵實規利軼家之意多保障地方之意
少向後達賊每遇河凍踏冰過套不時入寇搶掠鎮守
守備等官不過束手閉門只聞失機未聞得捷成化年
來官軍委靡又不如前成化九年蒙鎮守分守等官計
議盡留官軍看守深井舊城以為截殺之所將安邊營
大勢軍馬那入近裏地名中山坡即深溝兒就險守備
深溝陡崖邊墻牢固官軍易於戰守軍民易於轉輸縱
有達賊在套軍民耕牧自若高城深池隨修完固軍民
慶幸如獲更生近該陝西布政司將各縣成化十三年
馬草共五萬三千四百束零起運新安邊營便利倉將
來仍要送去深井舊倉上納威等係本土百姓不堪千
年萬載之害告乞施行等因據此臣等查得先為處置
及起程間聞說延綏鎮守分守等官不肯那移前項軍
一邊務事該總兵官寧晉伯劉聚參贊軍務右都御史王
越將陝西延綏寧夏三處經久之策具題該兵部議擬

仍行陝西延綏寧夏鎮守總兵巡撫等官各要遵照該
策禦寇安邊不許推托悞事緣由奏准隨該劉聚王越
會同總兵官范瑾許寧巡撫都御史馬文升余子俊捻
延章等各照地方歷舉安邊之策內一款延綏西路舊
邊安邊二營正統初年開創俱係平灘沙窩地處難於
打墻挑壕近年因是泪去路遠於定邊東空添築永濟
小堡接伏馬一百餘匹接濟飛報軍情及鎮靖堡軍馬
原守塞門今那於地方畢家梁前項五營堡糧草永濟
且遠入多生病馬不長膘內定邊新興安邊永濟四營
堡賊易窺見虛實軍馬難於出入前項鎮靖塞門[illegible]
堆仍守塞門其餘四營堡俱各那移就險而並但定邊
營接連寧夏花馬池營我固便利彼無隣援合當那移
不動合無將新興堡那於邊南古城海螺城安邊營那
於邊南地名中山坡永濟堡那於邊南地名上紅寺鎮靖
堡不必那因塞門却那於邊北白塔澗口前項海螺城
中山坡上紅寺多是削山為城因欵伏兵放馬俱已削
城修有門禁就可搬移遂漸修理其白塔澗口就是灘
河邊南之路與河際有二三丈遠有一百餘里事成之
後定邊新興安邊永濟寧塞靖邊鎮靖龍州等營堡墩
守則固以戰則利況常年不須民間運納糧草[illegible]

戶欵彼採打野草足勾供給連名具[illegible]

聖旨欽遵外今告前因乞

勅兵部行令照依前該會官連名奏請施行

一彌盜之計該陝西布按二司呈蒙巡撫[illegible]

文升案驗據西安府邠州淳化縣三[illegible]

連名狀告本縣三十六里有先將為[illegible]

移淳化縣且如大義等一十六里該[illegible]

有零住居相離本縣二百餘里凡遇一應[illegible]

澗極多路途窎遠往回動經數日人民勞[illegible]

遇年不得完結况大義等里人民俱[illegible]

居住不過三五十里見有城垣衙門[illegible]

照告乞將大義等十六里照舊設立三水縣[illegible]

當差南府等二十里仍隸淳化庶得人民[illegible]

完行該分巡分守等官呈稱三水縣治[illegible]

親供與麻遥等原告相同猶恐未的復遍歷三水地方

勘得其地相離淳化縣一百三十里間[illegible]

先年強賊姦教書劉法師等曾在本[illegible]

為因縣治窎隔一時不能緝捕及勘得本處原有衙門

基址一座斷碑一通急遞鋪一所城垣根脚見在東至

耀州一百五十餘里西至邠州六[illegible]

百三十里北至真寧縣一百二十里山環水遶地勢[illegible]

平委的堪立縣治控治地方以為民便等因及該陝西

布按二司呈該陝西鎮守巡撫案驗行該分巡等官回

稱截自成化十三年三月十五日止勘得流民鳳翔府隴

州等四州縣三千六百二十戶鞏昌府徽州等一十二

州縣三千二百五十戶漢中府金州等一十三州縣四

千九百戶開呈前來及據臨洮府蘭縣里老連名狀告

本縣所轄五里實為甘肅陝西咽喉重地甘肅軍餉俱

給於此先年肅王之國在內侍衛有甘州中護衛群牧

千戶所長史司儀衛司守禦有蘭州衛境內番漢雜處

雖處盜賊詞訟繁多本縣衙門卑小但有會問事件及

放支錢粮修理河橋等項常被前項衙門欺壓不能幹

理合無將本縣改為蘭州就近管轄金縣一縣以示崇

重衙門之意庶幾易治等因前來臣等議得淳化縣三

水里地方切近地名石門山與鳳翔鞏昌漢中等府潘

蘭縣係各山林礦關實為藏賊淵藪前項流民多有隱

匿罪犯投雜衛士倚恃山林刀耕火種男婚女嫁已成

家業官司驅遣聚翦類如荊襄事勢况蘭縣孤藩

所在知縣係是正官猶且不及百戶品級委的行事難

與軍衛抗衡為今之計求欲衙門重實地方盜息必合

因時張弛豈可循襲故事合無將淳化縣大義等十六
里開設三水縣隸邠州管轄銓除知縣一員典史一員
教諭一員訓導二員陰陽訓術醫學訓科僧會道會各
一員鑄降三水縣印一顆儒學記陰陽學記醫學記僧
會司記道會司記各一顆其淳化縣止管南府等二十
里官吏印信照舊不動及將蘭縣陞為蘭州仍隸臨洮
府割將金縣隸蘭州銓除知州一員判官吏目各一員
學正一員訓導三員見有者就充此數陰陽正術醫學
正科僧正道正各一員鑄印蘭州印一顆所屬儒學及
陰陽醫學僧道正廣積倉遞運所等記各一顆[illegible]
照例奏銷其知縣典史教諭就於陝西所屬納粟缺調
除及正術正科僧正道正各候舊官去任方選該設吏
典從布政司僉撥前項流民照依上年都御史原擬奏
置荊襄流民事體原係州縣者於本州附籍係縣管者
於本縣附籍各丈量田地丈量從輕起科一體
給與由帖照其三月十六日以後勘報者照例發遣
不在此數其各州縣候事有定體畢分可勾全設衙門
另議具奏銓補官員乞
勅吏戶禮三部施行
一安民之計據西安鳳翔二府所屬咸寧長安鳳翔等州

縣里老連名狀告延慶邊[illegible]
外種田引惹邊寇埋立石界嚴加禁約人知遵守[illegible]
然向後官豪人等越界種田頭畜偏野達賊窺伺搶掠[illegible]
朝廷西顧重以為憂遠勞禁兵及四集大同宣府甘肅陝西軍
馬併力戰守老師費財難以數計軍餉糧草有賴此誠
徵納者有照人丁出辦者有勸借者有償運者有[illegible]
者歲無虛月家無閑丁千方百計征斂供給草料[illegible]
悔過退遁河外即今軍民瘡痍未獲稍甦未[illegible]
邊把總守備等官未奉何明文又將邊墻以外[illegible]
以衆堪種地土丈量糧差未充[illegible]
近聞之無不驚駭告乞施行等因臣等竊得[illegible]
一帶正統初年該鎮守陝西都御史陳鎰經理邊務[illegible]
立界石被時軍民依界種田不敢越出[illegible]
近年營堡多有移出界石之外遠者七八十里近者二三[illegible]
三十里越境種田引惹賊寇節該建議嚴禁[illegible]
令前項人民所告果實緣邊墻至烟墩[illegible]一帶
中間多有耕種百里者誠恐此弊一開[illegible]
萬一被把總官員將地土霸占派令軍人代種或藏有
旱澇而追租無旱澇人有逃亡而追租無逃亡[illegible]
徹今猶在目為今之計當思經久之[illegible]

成者中丑已成者還發巨等處所如山陽商南等縣亦
在屢置之數固已就緒使別處未效據地相接亦爲無
益合無仍
命廷臣一員亦如原係所奉
勅諭加重付託務責三二年內完報如此則前功不棄後患潛[illegible]
錄之
勅戶部施行
陳言事照得延慶地方實[illegible]
朝廷西北重鎮爲陝西切近藩籬地屢侵陵殆無寧歲守備[illegible]
宜千條萬緒言之非一人行之非一日今臣獨有所見[illegible]
緊關之事者臚坐于後
一照例論功以示勸照得榆林等二十九營堡各設把總
守備官一員所領軍馬多則一千少則五百內榆林城
係總兵官常住去處把總守備官以下又有一等把總
官一十餘員每員分管一司軍馬五百前項兩等把總
官不拘都指揮指揮千戶但才堪委託者往之遇有達
賊入寇出兵截殺前項把總守備官除守墩守門等項
可領軍馬止與前項各司把總官軍馬相等近該兵部紀
功郎中張謹建言把總守備官殺賊論功[illegible]
軍所獲擒斬達賊數目多寡以爲陞[illegible]

能死者擒斬忽有奮勇摸事不許把[illegible]
切中時弊但榆林城前項各司把總官不曾該載未免
人猶持疑貪功之心尚在及照夜不收雜事人等凡出
境外爪探賊情及飛報軍情等項卒然遇賊死於非命
近該監督總兵參贊都御史等官會奏比依陣亡者陞
授甚合人情經久可行但被傷者不曾該載未免人猶
顧惜敢死之心未決且如榆林城夜不收已故[illegible]
陳爲立成化九年五月十三日與同一般夜不收[illegible]
成等來爲前去嫁泉山墩爪探被賊射箭二十四[illegible]
頭臉項下七箭左胳膊七箭左脚面[illegible]
脇一箭右腿六箭砍訖左刀內腦後膊項五刀右[illegible]
一刃頭前頂門三刀各長三四寸不等左手一刀無名
指砍折此乃死中得命比之陣前被傷者情尤可憫其
魏克成等六名亦被傷重當即身死後將俱已奏報魏
克成等六名已蒙照例陞授如此
勅兵部詳議今後如延慶邊方稍有軍功合無將榆林城各司
把總官與東西二路各營堡把總守備官照依郎中張
謹建言事理一例論功陞賞其榆林城把總守備官既
是以下又有各司把總官十餘員未免成功數易合當
量加擒斬數目以論陞賞之例及將[illegible]

陳乞照依陣傷事例陞授以後俱照此例施行如此
則人人自勵成功不難矣

一分別信地以示懲照得榆林等二十九營堡各設把總
守備官一員授以一城之寄又設坐堡官一員副之中
間有守有爲盡心設備以防賊寇者固多食祿怠事苟
延歲月者不少或有達賊從本堡地方入境搶至別堡
地方遁去其賊入地方把總坐堡官論罪至死不足爲
惜往往將但係經搶地方把總坐堡官一槩論罪寃不[illegible]
從彼邊墩空內進入砲火聲息無由得知及至數[illegible]
[illegible]方纔追殺已不能及責入可將方無[illegible]

勅兵部詳議今後或有此等合無止將賊入地方把總坐堡官
問擬失機之罪其經搶地方把總坐堡官賊若數多儘
去姑治勿論賊果數少久住不行截殺量爲究治如此
則人人自懲固守信地矣

巡撫類終

本兵類

番情事照得先該四川鎮守太監梅忠題撫都御史張瓚巡按御史毛鸞題會同松潘等處副總兵堯或都布按三司等官議得松茂西坡禪定列柯牛尾巴木兒楊柳溝龍池已站等寨番蠻小則折橋放石阻絕粮道大則攻圍城堡殺傷官軍年復一年日甚一日欲要會計勦殺在松潘者聽堯或提督在茂疊威者聽參將孫昌提督待至今秋番蠻麥熟之時兩路夾攻繼以困守各處量立浮橋修砌關堡月城偏橋棧道及於四川腹裏成都建昌等衛所并播州龍州酉陽石砫平茶邑梅天全六番等土官衙門共調官軍土兵民壯鏢手五萬員名先行調集會城操練邊振軍威待候行事之時照依前擬事宜分投督進攻守等因本部議擬請

勅梅忠張瓚假以便宜之權令其總理兵事堯或孫昌令其統調所轄關堡原操官軍兼督同腹裏調集各該官軍土兵民快鏢手人等調度於東南二路往來殺賊其進止之宜攻討之計仍聽梅忠張瓚節制務圖成功倘此賊聞風遠遁不敢出沒亦須撫追首惡散其餘黨即便班師等因去後臣等切惟用兵貴速前項番夷巢穴多附懸崖峭壁今已十月中旬以梅忠等原奏七八月麥熟進兵計之過期將及兩月各官尚無曾否進兵緣由奏報若使未進彼麥既熟儘足自贍或難困守加以即今寒凍積雪盈尺或難仰攻未審各官作何計處不致師老財費合無行令梅忠張瓚堯或等遵奉原

勅酌量行事早圖成功如已進兵得捷星馳奏報定奪班師若果即今勢難困守仰攻軍馬未精軍儲未足應合假以招安爲名暫且羈縻其衆部將軍馬除成都四百里内者就於本處其餘分與腹裏有粮去處精練存省軍儲外再加措置候明年春煖相機困勦以收大功及此外別有益軍省粮息叛安邊良法俱聽各官一面施行一面具奏毋拘遙制推托悞事

地方事巡按湖廣御史吳道宏等題照得荊襄鄖陽西安漢中南陽六府州縣數千餘里皆深山大箐窮谷茂林其中土地肥美物産富饒自古及今聚隱盜賊臣徧歷所屬督修道路自鄖陽一抵西安一抵漢中一抵南陽增置舖會疏鑿險阻令商旅絡繹不絕公文四達與留居民樂業政令流通尚慮接境四川　邊南起夔州北連保寧其間所屬大寧巫山廣元等處崎嶇千里險惡萬狀物産茶塩杉鐵之利往者劇賊石和尚劉千斤皆自大寧巫山突入荊襄小楊兒輩亦自保寧潛跡漢中殃及流民勞我師旅合無行令四川鎮守巡撫等官會臣計議督令分巡分守等官通將前項接境地方

路勘體量要見何處可以開修道路鋪舍何處可以增置巡
司軍堡各照地方如法整治務使萬山之中烽堠相接行旅
無虞四通八達悉抵鄖陽遇有賊情亦要彼此開報會合應
援倘若遲悞亦聽糾舉奏抄到部參照吳道宏奏要會同四
川鎮守巡撫官將夔州保寧所管地方開脩道路鋪舍增置
巡司軍堡以達鄖陽以便弭盜一節深為有理但夔州保寧
二府地方廣闊人民稀少若將所擬數事一時並舉不無人
心疑慮難責近效合無行移撫忠張瓚吳道宏各委四川湖
廣三司分巡分守官員係四川者親詣夔州保寧二府所屬
大寧巫山廣源等處係湖廣者親詣四川前項地方接界去
處各再從宜勘議先其所急如果道路可開將該脩道路量
起地方居住人役令自備器具於今年冬末來年春初農閑
時月用工如法開修平處務闊丈五險處亦闊六七尺俱要
達於鄖陽具實回奏如或轉委屬官致事無成聽吳道宏糾
舉候人心喜見成功無所疑慮然後經畫何處應修鋪舍何
處應增巡司軍堡另行奏請定奪
處置邊務事鎮守密雲古北口等處右監丞吳雄題稱會同
巡撫都御史汪霖鎮守都指揮王榮議得密雲一帶地方切
臨虜境密邇京畿況今北虜滿都魯等合併部落逼脅三衛
(?)入犯代邊尤為患(?)細令將防患方畧具奏行間又該汪
霖王榮題亦為前事通抄到部議立前件以便戰守
一益邊兵
前件查得先該虜中走回男子傳說虜情本部已經會
官議奏團營選撥馬步官軍四萬員名
欽命太監劉恒定西侯蔣琬統領官軍二萬員名前去大同宣
府勦殺伏羌伯毛銳都督僉事李瑛統領官軍二萬
員名分定山海密雲等處防禦俱在原營操候若遇
前項邊方報到緊閑賊情至期請
勅各官統領前去策應限三日以裏啓行兼程前進探聽達賊
入寇地方督同彼處官軍相機行事去後今吳雄奏
稱彼處官軍一千五百員名應援不敷乞要量撥官
軍前來分派緊関去處相兼在彼官軍協守一節已
有前項奏行事理難再別項定奪況京師相離密雲
一日之程若有報到聲息前項所定官軍朝發夕至
其在京官軍俱係拱衛宸極之數邊方無事難以輕
動合行令吳雄汪霖督同王榮將見在軍馬用心操
習武藝整理器械及差人不時爪探遇有大衆達賊
消息一面整兵隄備一面星馳奏報以憑發遣前項
官軍截殺不許指以軍馬數少不行用心廢弛邊備
責有所歸

一練軍士
前件看得各官奏稱密雲沿邊軍士選委各該衛所千
百戶管領守把操練又選都指揮等官坐營巡守及
將頭撥官軍責委謀勇超衆官四員提督把總各在
原營操練九月中旬通調前項官軍赴石匣驛分中
會合團操一節切緣各官在邊年久熟知兵事既已
計慮停當合無行移汪霖吳雄督令王榮所擬施行
務在見諸行事不許徒事虛文仍禁約管軍官員毋
得剋削軍士

一設邊備
前件看得各官所言密雲沿邊一帶關營墩寨城垣墻
壁偏坡等項重加修飾及於境外通賊要害總括去
處隨其地勢高下設備坑窖卧栫等件令人潛伏左
右兩山常川哨瞭以阻虜賊窺竊一節誠爲修險禦
寇之良圖但坑窖易於填塞簽栫易於朽壞攔馬石
墻易於倒塌若不時加修砌未免有廢前功其潮河
川口最爲闊漫達賊入寇必先於此今不聞稱作何
設備以遏奔衝合無行移吳雄汪霖督令各關堡守
把官員將前項石墻簽栫坑窖等項不時修理務在
可以禦賊不許怠忽有廢邊備仍將潮河川口闊漫
去處水凍之後另爲設法務使賊馬不能得過邊方
足保無虞

一增馬匹
前件查得先該吳雄王榮奏稱本處原關騎操馬二千
餘匹除倒前倒死馬七百餘匹倒後倒死馬三百餘
匹見在馬九百餘匹委的數少調用不敷乞將倒前
倒死馬七百餘匹并原無馬官軍五百員名通行太
僕寺於附近密雲等縣寄養馬匹內就彼照數給領
等因爲照密雲一帶逼近京師軍馬操練防禦至爲
緊要又況前項馬匹俱係倒前倒失并原無馬官軍
既該鎮守巡撫等官會奏明白應合關給但太僕寺
見在寄養馬匹有限而各邊京營關領不敷合無量
爲關給本部已經奏行太僕寺轉行所屬附近州縣
於先次發去寄養馬內揀次選取堪中馬八百匹就
彼印烙交軍騎操去後及查得京營官軍見缺馬一
萬餘匹尚未給足今又奏要關領前數若照數給與
倘京師缺馬卒難措備若全不關給其密雲地方委
係緊要去處合無量爲關給馬二百匹本部轉行太
僕寺差官一員將附近三河密雲等縣寄養馬匹內
揀次選揀堪中騎操者印烙明白就彼給軍騎操務

要用心喂養操習騎叏遇有倒死就令買補不許似
往年倒失數多不行追陪以致缺馬騎征一槩奏討
仍將領過馬匹毛齒數目并領馬官軍衛所姓名造
冊繳部以憑施行
一陳言事南京廣西道御史談俊所陳四事奏
准除別部另行外其操備等件本部合當議立前件以益邊方
一嚴操備
[illegible] 前件查得成化二年
欽命太監懷恩戶部尚書馬昂都御史林聰查勘各營官軍及
差給事中御史點閘後該南京太監安寧等奏會同

南京守備成國公朱儀議得南京國家根本軍機密
務關係非輕令御史沈源以爲常事批發信牌遍行
各衛取要操軍數目年歲貫址面色身材開報收掌
出入況點軍御史時常當任他事不惟漏泄軍機抑
且事體不一成化六年題奉
聖旨今後操練軍馬只着内外守備參贊官閲視永爲定例在
京教場御史點閘一體革去欽此本部爲照在京并
南京教場操練軍馬俱有給事中御史點閘今將御
史革去所有給事中合無一體革去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近該兵科左給事中邪鎧等奏稱京營官軍

被管軍官員役占賣放等有積弊多端難以枚舉前
項官軍内則拱衛京畿外則威服四夷國家之事至
重且要往年差官不時赴營點閘雖不足盡革積弊
人知驚懼後因委用非人併法革去乞
勅御史等官照舊點閘等因本部切詳即目胡虜窺邊正係修
飭武備之時自革御史點閘之後委的弊病愈多合
無准奏照依成化二年事例仍差給事中御史各一
員照例赴營點閘成化十三年題奉
聖旨京營官軍還差官點閘欽此欽遵外今談俊奏乞照依在
京點軍事例差官前去南京大小教場點閘一節合

無一體差南京給事中御史點閘其點閘大要不必
與管軍大臣相見不必拘定日期不必逐一盡點但
每次出其不意點閘數隊將點脫者着實追問果得
營軍官員即爲舉奏如此則人自知警積弊可革
一愼保障
前件照得京儲賴漕運漕運賴水利自開方以達京師
舳艫千里首尾相銜無少疑滯實維儀真瓜州兩壩
蓄水之壩爲之權輿事今武職守備其地正所以明
示威武潜消奸宄柰何官軍減少不滿千人誠如談
俊所言有足慮者合無行移彼處巡撫巡按等官會

同都指揮宋剛從長計畫前項兩處要地須得官軍
若干可以防守即今見在之數某衛官軍若干某處
民壯若干不敷之數應於何處多餘官軍民壯添撥
及查軍器盔甲弓箭鎗牌等項有無勾用知或不勾
應該作何關領成造明白會本具奏定奪此實愼重
國計大端他處亦難比例紛擾毋或計畫欠精有負
委托
處置地方事鎮守遼東太監韋朗題稱照得遼陽迤東五堡
北接撫順城南連鳳凰山相去七百餘里山嶺陡峻林木稠
密兼以河道環遶人馬急不能行撫順城雖有備禦都指揮
羅雄驍勇可取謀畧少聞止可捍禦本處地方而東州馬跟
單有警亦不能備雖有右參將崔勝領軍專應某因路遥水
漲不能趨救今會同總兵等官議得帶俸差操都指揮莊鑑
曾經戰陣謀勇可取若使本官備禦撫順兼提調東州馬跟
單二堡必能調度人馬防勦賊寇而副總兵韓斌領軍在援
防靉陽清河等處往來該備截殺參將崔勝領軍在於靄佃
子奉集堡東家峪等處設備策應聲勢相接緩急得濟若
莊鑑不行守己恤下犯有貪酷罪名調發別邊立功永不録
用奏抄送司查得本部議得於各都司衛所掌任帶俸差操
都指揮指揮內除犯貪淫二次三次及平昔貪暴不準外其
三五年後果能改過遷善實跡著聞許令各處撫按官開奏
保舉管軍管事如再犯贓罪終身不録連坐舉主等因奏准
事例續該巡撫遼東都御史陳鉞奏保立功并帶俸都指揮
莊鑑等八員行查原問各官招擬到部定奪間又該巡按山
東御史王崇之奏稱遼東邊官愛軍者少害人者多言者謂
邊方多事全人難得要將軍職曾犯贓罪革去管事三五年
後改過遷善行令撫按等官舉保但恐舉用非人邊方受害
乞要愼爲進用等因本部爲照莊鑑等巡撫官恕其所短重
在邊防急於用人巡按官務求其全重在憲體嚴於戒貪雖
稱謀議未協皆出情不挾私議得各官帶俸未久合當行令
益加改悔以俟再舉續該韋朗等奏稱守備備禦官缺要行
鎮守巡撫總兵官公同定委等因本部爲照巡按御史責任
朝廷耳目所繫匪輕一年滿日即爲更代凡在外者考選軍政
在內者會議朝政必使御史執法去取近年各處鎮守總兵
等官凡遇守備備禦員缺竊自計重地方美惡以候營求合
無通行鎮守巡撫總兵巡按等官今後遇有守備備禦員缺
即於地方相應官內會推明註舉主姓名即時開奏本部再行
訪察覆奏奉有明文方許前去管事今該前因案呈到部參
照韋朗等會奏撫順城備禦都指揮羅雄驍勇可取謀畧少
聞止可捍禦本處地方東州馬跟單二堡有警亦不能備帶

俸都指揮趕鏜曾經戰陣諳畧可取要令本官備禦撫順蕪
援調東州馬跟單二堡副總兵韓斌在靉陽鹻場淸河等處
叅將崔勝在髙佃子奉集堡宋家峪等處該備一節所據撫
順係緊要地方旣稱羅雄驍勇可取可以捍禦本處合髙取
長畧短令其照舊備禦不必任情更換其趕鏜帶俸未乆旣
已節次被薦合無行令髙朗等轉行本官仍作帶俸名色後
調東州馬跟單二堡候一年之後果能堅意改過人無閒言
聽各官再行照例會同巡按御史舉保方繞去其帶俸字樣
前項分布副將叅將該備地方俱照所擬施行
添設將官事鎭守遼東太監韋達題稱會同總兵巡撫等官
歐信陳鉞等議得建州三衛夷人世受官實給與印信管束
人民先在幹木河地面居住與七姓野人有讎投奔朝鮮又
與本處爲惡被其征勦無處棲身節次赴京具奏
朝廷嘉其慕義准令都來遼陽邉東蘇子河一帶居住邉年往
來朝貢自成化二年悖負國恩糾集醜類累犯遼陽等處地
方搶掠五十餘次人畜不下數萬以觸天威震怒遂將元惡
董山等二百五十餘人俱留廣寧監禁致死勦調大軍擒巢
征勦但爲總兵等官遷延班師奏捷罔底成功逮令節次搆結
海西賊衆攻圍淸河等堡搶殺人畜若不早爲設備勦
殺不免又似昔年之患今看得分守錦義二城右叅將都指
揮同知崔勝生長遼陽頗有謀勇熟知地里下人信服乞將
崔勝命充遊擊將軍於各城選取精鋭馬隊官軍二千員名
并召有東寧等衛土人俱令本官統領前去遼陽沿邊一帶
駐劄遇有警急就便相機戰守如賊勢衆大一面量調隣近
城堡官軍分投抄勦一面令副將韓斌周俊併力夾攻仍飛
報臣等調兵應援務要謀有素定事出萬全但應軍馬數少
分調不敷廣寧原有京營調操官軍三千員名俱係本舉年
間恭天征討人數到今五十餘年近於成化八年爲因邊方
稍寧取回京操仍乞添調前來隨同遊擊將軍殺賊庶使醜
虜慴服邊境寧謐奏抄到部臣等切惟建州等衛女直本以
犬羊賤類仰荷
朝廷設官降印使在羈縻之類送往迎來以示懷柔之恩百餘
年間遼東一帶將官得人兵備整飭以時朝貢無致輕犯近
年以來兵備廢弛粮草虛耗致伊輕視漸致不臣本年自九
月到今舉衆深入淸河靉陽等堡地方如蹈無人之境人畜
被其搶虜官軍被其損折今韋達等思患預防要行添設遊
擊召募土兵誠爲地方至計但遊兵一設未免於各營堡挑
選團操以軍士一身兩處爲家人將內顧情或不堪其退回
[illegible]輸班官軍一千四百之上團操甫定又復更張恐致嗟
[illegible]無益况數目不多縱令盡去不爲輕重合無准其所

奏毋以傳報夷情爲匿言毋以近行撫諭爲足恃添設中路
廣寧叅將一員就將所舉崔勝請
勑賫與欽遵於總兵官所守地方内挑選官軍二千於副總兵
所守地方内挑選官軍一千再行召募土人令崔勝親領於
遼陽地方賊犯去處會合副總兵韓斌往来殺賊聽都御史
陳鉞親臨節制及行户部整理粮草定奪給賞土人銀兩候
地方寧靖官軍散回原處土人跡放寧家崔勝令於廣寧駐
劄以後有警亦依前例行事無警於該操時月往来將總兵
所部官軍二千提調操練備就軍士以遂安養另推叅將一
員代替崔勝分守地方惟復崔勝不動另行推選

地方事守備涿州指揮僉事孫安題稱奉
勑守備涿州提督涿鹿并興州中屯等四衛官員操練軍馬修
理城池緝捕盜賊関防奸宄欽此欽遵外查得興州中屯衛
捕盜地方與良鄉縣委官協同巡捕其涿州城内并城外鄉
村地方俱係本州槩管巡捕雖有涿鹿三衛捕盜官員緣無
分定地方不過止於南北大路往来巡視與前項地方並無
干與且本州所管地界與良鄉房山二縣相連地方廣闊不
得周徧誠恐盜賊生發查得涿州并良鄉房山二縣地方都
指揮康銳守備之時俱係本官提督今臣欽奉
勑内止開提督涿州并興州中等四衛其各州縣未蒙該載乞

勑該部合無將前項州縣地方查照都指揮康銳事體令臣提
督及將涿州城内地方分派涿鹿三衛鎮守官理城外鄉村
分爲四界令州縣委官各巡一方如各官不行用心嚴督捕
盜以致界内盜發刼財就將分巡委官并州縣掌印正官叅
提問罪住俸等賊若委官指以巡捕爲由科擾害人者許被
害之家赴官陳告治以重罪庶得地方歸一盜息民安奏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先該守備涿州都指
揮康銳奏稱先年都指揮石端鎮守涿州之時仍提督良鄉
房山二縣并興州中屯衛隄防盜賊合無今其照舊提督等
因本部爲照涿州在城軍民叅雜居住房山良鄉并興州中

屯衛與涿州地里相連係南北往来要路前項地方比先俱
是都指揮石端鎮守管理今康銳所管止是涿鹿三衛凡有
捕盜軍民相干委的不便前項地方合准提督務稈盜息民
安以副委任不許干預有司詞訟民事等因奏抄到部臣等
切惟涿州守備官員專爲関防奸宄禁捕盜賊而設涿州直
抵良鄉房山等縣地方往年盜賊已爲不少今年加以大水
重災人多艱窘饑寒所迫盜賊生發恐倍往年值此凶荒難
拘常例欲行孫安嚴督涿鹿興州四衛并涿州一州良鄉房
山二縣不拘在城在外鄉村鎮店等處通將所在軍民除官
户單丁寡稀一門不必動擾其餘二丁以上以近就近每門

編取一丁爲火夫每十名設一小甲五十名設一總甲屬軍
衛者軍衛管理屬有司者有司管理若有軍民相參軍多者
軍衛管理民多幷軍民中半者有司管理遇夜各令坐鋪巡
更果有盜賊生發軍衛有司各自委官管領官軍幷火夫人
等巡捕有司官少聽委的當老人管領公同併力務要連贓
得獲係軍者送軍衛係民者送有司中間軍民兼有者送數
多衙門收問前項所委人員俱一年一換妄拿平人者抵罪
此外民事指揮孫安不許乘機干預捕盜之時有司敢有視
非統屬怠忽悞事聽孫安指實呈部參詳究治已未獲盜賊
各照例按季奏報前項火夫止理坐鋪捕盜二事其餘一毫
不許擅科一人不許私役守備官以下果有縱賊殃民照依
見行事例住俸等項施行
保治安民事南京湖廣道御史楊成奏稱南京爲根本重地
或命皇儲監國或
勅勳臣守備切照近年以來守備等官更換不一軍威已弛而
弗張民困未甦而罔恤且儀眞九江二處雖有指揮宋綱陸
宣在彼守備緣各官執事與諸衛指揮相等但有施爲實難
節制及照南京兵部久缺尚書萬一遇事難定大議决大疑
前此數事所關實重乞
勅各衙門堂上官推舉德望素著者爲南京兵部尚書其儀眞
九江二處守備指揮宋綱等果堪委任乞照都勝事例量加
署職庶可節制諸衛如果才力未充另選都指揮二員前去
守備及轉行南京五府六部三法司等衙門各堂上官但遇
朔望議事務臻實效毋事虛文凡會官議事之時許令六科
給事中預列若有仍前因循以姑治體者聽要指實奏
聞區處奏抄送司查得近該貴州等道御史張蕙等題亦爲前
事仍要推素有謀猷武職重臣一員與成國公朱儀協同守
備庶使任用惟賢政務畢舉軍民有賴基本無虞行間又據
朱儀奏保指揮崔鉦守備浦子口地方本部議得前項守備
係都指揮責任今崔鉦未有軍功於例有禁不許擬陞都指
揮之職今欲保障地方重加委任合無令崔鉦前去浦子口
守備凡事悉聽南京守備參贊內外官員節制務須用心操
練軍馬修理城池嚴捕盜徒盜賊等項凡軍中發放調度聽
本官以都指揮體統臨之往來公文於都指揮則用手本於
所部指揮則用帖文所部指揮於本官則用呈文指揮中間
敢有輕視忽事者聽本官量情治之失機等項重事具呈前
項節制官員奏聞區處各處以前幷今後此等把總守備指
揮俱照此施行題准外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照得南京祖宗
根本重地非但各官今日論議凡有知識必先及此或謂南
京各衙門事多減省官不必備此其昧於所見承平無事固

不必論萬一事出不測乘隙襲議何所倚賴自古邊常防變
居安慮危必如所圖方免有濟及照所奏六部等衙門堂上
缺官係吏部職掌臣等於分不預至於廣東參贊守備及儀
真九江守備官員申明前項禁例并敢遲延但事體重大未
敢擅便合無會官集議廣恆與情

外夷侵占地方事總鎮兩廣太監顧恒照得委官勘過龍州
原奏安南邊境侵爭田地立營近河添兵覇守等情內稱行
拘該州目老農楊等審得本州所轄羅回峒原於江南立隘
其剝淰營傍那郡三村俱係守隘村分到江爲界地名丘沐
一帶地土交人不曾耕種三村人民先年過江私自闢耕成
業成化六年交人譚莫等在於丘沐嶺一帶沿江埋立排柵
起蓋營盤成化十一年又行栽添竹木接近江邊不曾越界
侵占三村人民只是不得過江耕田因此告爭再三研審交
人素係自守疆界別無越境侵占田地情由臣等議得龍州
邊境與安南所屬太源等州縣邊方委的原隔一河其河外
丘沐嶺地方雖境外空閒之地先年龍州官民與彼夷民往
來和好以致剝淰等村居民過河闢種田禾埋葬墳塋後加
偷竊往來招嫌致怨但安南國假此守邊之名迫近龍州之
境聚設營柵屯兵哨守使剝淰村民驚疑嫌怨構結至此合
無請

勑安南國王差的當人親詣太源等州縣邊方戒諭在邊夷民
各要照舊保守本境地方安生樂業盡將龍州所奏丘沐等
處附近羅回剝淰等村沿河一帶營柵兵守俱各撤回庶免
驚疑不生嫌怨今後邊民敢有過河越境種田牧養偷竊生
事擾人者就便擒拏解回本州痛加懲治等因本部行移兩
廣總鎮總督總兵等官公同再許都布按三司移咨安南國
王委官重複會同踏勘明白果與先勘事理相同即於剝淰
沿江彼界鑄立極大界碑數座各自鈐束人民本分營生所
有營柵盡行撤安照舊理視庶幾疑慮盡釋兩無猜嫌不許
仍分彼此奏准通行到臣會同行據廣西三司委官呈親詣
龍州所奏地方駐劄會同安南國差來大小頭目黎希葛等
添兵阻當不容過渡踏勘地方豎立碑石以此疆界未定事
無歸結乞行安南國王另委公正頭目前來會勘定奪等因
會呈到臣議得所呈與先勘報無異况此營柵有無既不足
爲彼安危亦不足爲我輕重但先行會勘止令廣西布政司
移咨本國差官前來所以勘議未結合無請

勑安南國王早差知識禮法頭目前來督率邊民將前項原設
營柵盡行撤去退守舊疆聽各官立石河邊爲界使彼此邊
防如舊而嫌疑不涉夷民相安而讎怨可解具本奏抄到部
除查前該奏行事理相同參照兩廣總鎮總督總兵等官顧

恒等奏稱乞要請
勅安南國王另委知識禮法頭目會勘一節各官既稱前項會
勘有無既不足爲彼安危亦不足爲我輕重却又要請
勅前項國王另行委官會勘事干外國非比尋常臣等議得龍
州與安南國太源等州縣壤地相接實相唇齒已經兩次會
勘皆稱原隔一河其河外丘沐嶺一帶俱係空閑之地今守
臣當此紛爭處斷之際不言境土相干止以彼當撤其河外
營柵執論未審微意所在若使果無別意勉從所請降
勅安南國王安龍州之危利彼國之奮萬一彼其強而抗言不
遜置之有損國威柔而卑辭乞憐拒之有拂夷性况所部率
皆土民順之則服逆之則去觀望從違其機當察合無請
勅兩廣總鎮總督總兵等官公同再議行令廣西布政司仍咨
安南國王大意謂爾國與本司該奉
朝廷明文各委官員會勘龍州與太源等州縣交界丘沐嶺一
帶地方不意爾國所委頭目黎希葛等固執偏見遽爾回還
以致事無杜絕難於回奏仍要別委識達大體人員刻期前
來會同各官重覆勘議候事有定體各另西奏伏乞
聖明裁處方合大中至正之道可釋羣小兼敵之嫌彼此人情
於此始定行之久遠方無後言其廣西守臣仍須撫恤龍州
官民勿致離間背叛此等事由止許摘其行令廣西布政司
仍咨安南國王以下緊關情節不許全文外泄貴有所歸
復設兵備官員事鎮守四川太監韓忠巡撫都御史孫仁各
據提督瀘州衛等處指揮使韓雄呈稱大壩山水都掌地方
南接蒙撒川部西通馬湖建昌北枕長戎九姓東抵永寧播
州况有羿羅苗子一十二種并高州花頸馬湖土獠各種相
連今大壩等處蠻夷乍服乍叛滋蔓猖獗殺虜人財今將叅
將兵備取回改除去訖今雄獨員提督毎因地方有警城池
空歷行取各縣鐃手協同操守俱屬有司抗違不發難以行
事布按二司分巡分守官地方廣闊急難周歷設若事出倉
卒不無悞事應合仍復兵備副使一員備禦撫治有警隨即
調兵勦捕等因臣等會同三司等官查得先於成化四年因
是大壩山水都掌蠻賊聚衆爲惡流劫地方
朝廷出師征勦平定之後該監督軍務太監等官議將瀘州衛
遷設渡船鋪將本衛并重慶衛前所官軍調去駐劄添設都
指揮孫髙洗運守備保京營都指揮使韓忠陞署都督僉事
充叅將鎮守保四川按察司僉事顏正陞副使整飭兵備處
置停當地方無虞續於成化十二年因是松潘東路安綿等
處地方節被勒都青片板舍等寨番蠻出沒攻圍關堡殺虜
人畜守備都指揮等官何節東青等俱因失機悞事問發降
職充軍難以保障該臣等議將原設大壩兵備副使江泝改

除安綿等處整飭兵備及將叅將轄忠取回別用都指揮同
知沈運等取回管事前項大壩地方坐委瀘州衛指揮使韓
雄提督巡視日後地方用人另行定奪近因土官黃鉞與都
掌蠻人阿告等互相讎殺連年不已雖經行據布按二司分
巡等官督同韓雄等撫理和息難保將來不復為患呈韓雄
職分既與各衛指揮頡頏各該有司又非所轄不無掣肘難
以行事本官呈要復設整飭兵備副使誠為邊方重務但松
潘安綿等番蠻出沒不常原調在使副使難以更動相應另
於大壩復設副使一員况大壩地方山水委的險峻夷性尤
恐譎詐必得久在四川熟知地里諳曉夷情官員方克勝任
不致悞事乞
勑該部計議就於四川按察司年深僉事內推一員陞按副使
查照比先添設副使顏正事例請
勑前來統領永寧瀘州等衛并附近州縣民兵往來調度修護
城池清理河道撫恤軍士兼理屯種若彼中夷情有警督同
指揮使韓雄并土官人等相機撫捕馳報臣等計議施行仍
禁治土官黃鉞用心撫安都掌及各堡守備官員若有科害
黃軍情弊俱聽糾察叅究應得軍衛有司皆聽約束夷情邊
務責重有歸奏抄送司案呈到部叅照梅忠孫仁所奏一節
但事有常變時當因革欲行吏部推選四川按察司副使一

本部請
勑一道係在京者令其親賚係在四川者令差來人馳驛賚與
專於瀘州衛駐劄照舊統領永寧瀘州等衛并附近戎拱等
縣官軍民兵往來調度器械修護城池清理河道撫恤士卒
整理屯種等項仍約束土官黃鉞善加撫治土人與軍衛有
司官員敢有刻害賣放軍民等弊俱聽糾察叅究遇有夷人
自相讎殺或糾聚為寇即為設法撫捕有該照依夷情發落
者有該照依律例問斷者務要聽受鎮守巡撫官節制及斟
酌停當而行如果勢大不服撫捕一面將沿邊一帶重慶敘
瀘畢節烏撒等處官軍人等調用一面馳報鎮守巡撫等官
處置尤須持廉秉公以副委任
保安地方事鎮守貴州少監張成照得貴州近西威清平壩
普定安莊安南普安六衛與永寧鎮寧安順普安四川府轄
地方周迴數千餘里俱在萬山之中諸種蠻夷淵藪去處自
前至今原設都指揮一員在彼守備事以預防邊患撫理蠻
夷關係非輕近年以來因是守備本處者都指揮僉事管立
聽從土官雹害夷民不能鈐制蠻賊遂致永寧安順等州所
屬西堡等長官司管下鮮豬仲家阿毛堅妻等大肆猖獗恣
行摽掠燒毀屯堡殺害生靈幸蒙
朝廷命師征討已遂削平除將此等人員另行紫究外臣今會

同總兵巡撫巡按官員議得六衛四州兵備連年廢弛已極
令地方初寧必須另得能幹都指揮一員去彼更替守備方
能振揚威武撫安諸夷其程番一府所屬十七司原隸貴州
宣慰司管轄成化十三年方裁開設府治緊與六衛四州地
界相隣係是自古蠻夷叛服不常之所亦須得人守備方免
他患今查得普定衛掌印指揮同知蔣祚性資明敏建立數
業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將蔣祚量擬署都指揮職事專令前去安莊
城內住坐更替管立守備六衛一府四州地方控禦諸種苗
猺更要添除剛果有為兵備副使一員請給
勅書專令前去普定城內住坐協同守備官員提督六衛一府
四州官軍民兵操練修理城池整飭兵備禁治文武土流職
官不許剝削軍士需害夷民遇有苗猺讐殺即與剖斷免使
搆成大患盜賊生發速加撲滅毋容積至蔓原具本奏抄送
司案呈到部參照貴州鎮守總兵巡撫等官所奏一節但軍
官要陞方面署職見有禁例副使要令協同守備從前所無
合無請
勅一道責與指揮同知蔣祚令其照依欽錄事例守備前項六
衛一府四州地方及行吏部推選貴州按察司副使一員請
勅一道令其整飭前項地方兵備俱在安莊城內長住以時往
來各城操練軍馬修理城池墩臺關隘置造軍器盔甲弓箭
撫卹士卒使遂安養樂於戰守控制蠻夷使宜土俗勿事雕
勦等項興凡地方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俱聽悉心整理及
聽鎮守巡撫總兵等官節制內副使兼管粮儲屯田詞訟等
事蔣祚於軍中事體行移俱照例以都指揮體統繇之各仍
要廉以表勵部屬和以求濟地方如或偏執已見致壞邊事
責有所歸
整飭邊備事鎮守寧夏太監龔榮照得寧夏東路先年所築
邊墻自花馬池往西至寧夏黃河東岸地名平山墩止西路
自寧夏中衛往北至寧夏黃河西岸黑山營止其平山墩至
黑山營中間相去一百九十餘里當時因工程浩大人力不
敷說者所恃黃河以為險固故此付職未築臣等切思若遇
春夏河開之時誠不足慮若遇黃河一凍前項地方平坦空
漫正係河套要害賊從此入實難隄備今欲順河增築邊墻
一道要東西接連相合以絕虜寇除總兵官親詣踏勘土脈
相應行間續准分守西路參將張翊手本開中衛地方密臨
虜境不過十數餘里該前分守參將朱榮於天順初年自迤
西永安墩起至西沙嘴墩止築墻一道因地形鹻濕人工數
少止用土塊柴草壘砌曲折通長六十餘里俱各低薄不堅
近年雖會差官軍展夫前來修築本路邊墻拖延歲月未易

得完前項舊築邊墻不暇從新改築就只接連修起令經年
久不時坍塌勞人修理終是不堅等因臣會同總兵巡撫等
官議得寧夏沿河一帶未築邊墻與西路寧夏中衛舊墻俱
係緊關應合修築但兩處地里廣闊工程浩大該用人工數
多本處官軍力難獨辦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照依先年延綏并寧夏修築邊墻事例於附
近府衛州縣起倩人夫一萬名支與口粮各帶器械各差能
幹官員管領於來春土脉融和之時相兼本處軍餘併力陸
續修築完固庶使官民易為防守地方實為便益奏抄送司
查得成化十等年本部曾經奏行陝西腹裏軍衛有司起倩
軍民人夫五萬名劃削延綏一帶邊墻一萬五千名修築寧
夏西路邊墻俱已完報令該前因案呈到部參照寧夏鎮守
總兵巡撫等官所奏寧夏東路沿河一帶未築邊墻一百九
十餘里與西路柴草等項壘砌舊墻六十餘里應合修築一
節訪得陝西今年穀麥頗收驗之往年延綏寧夏修築邊墻
儘有明効但所起人夫不怕數目過多但怕服勞過久欲行
陝西鎮守巡撫巡按督同三司等官計議將附近寧夏地方
斟酌歲收豐儉令分巡分守等官備歷應合起夫軍衛有司
親自揭查賦役文冊照例軍三民七各於上中人戶內共起
夫一萬名或七千名各備器具與寧夏馬隊官軍一半連步

隊官軍并屯田跟官等項舍餘人等盡數拘令與前項軍民
人夫相兼修築前項邊墻夏春之交做工一箇月如工未了
秋深再做一箇月人夫俱支口粮其餘馬隊官軍馬匹仍領
防禦之責其工務要堅久計慮未盡事宜悉聽襲崇等計處
詳盡而行此外果有未了些小之工本處官軍舍餘人等從緩
自做若夫地方有警明立文案待時而舉
申明舊例事照得襲封衍聖公係先師孔子之後凡赴京朝
賀等項往迴俱起中等馬匹依例廩給近因申明驛傳舊例
刊印榜文通行遵守合無本官今後赴京往迴俱起上等馬
匹依例廩給水路與站船如回還用馬快船一體量撥陸路
與車輛水陸俱與人夫皂隸等項則
朝廷優禮之意庶為全備
修舉邊備事巡撫四川都御史孫仁題稱松潘東南二路番
夷作惡年復一年制馭之策惟在撫剿兩盡而已自洪武初
年克服以來於各番開設安撫司長官司衙門擇其豪酋授
以安撫長官俾各管束所屬無非所以撫之也而未嘗不剿
焉及於松潘茂州各置一衛疊溪小河各置一所東南二路
各立關堡積蓄粮儲屯駐軍馬有總兵參將之官以挈其綱
有提督巡守之職以張其目無非所以剿之也而未嘗不撫
焉蓋於其服而不叛也不可不撫於其叛而不服也不可不

剿必撫剿兼行恩威並著制馭之策蓋爲便益茲醜類徃齒
益繁而我之邊備亦或廢弛修而舉之豈容稍緩內關堡墩
臺倒塌橋梁道路傾頹賞放軍士尅減行粮等事節經會同
鎮守巡按三司等官計議次第禁治修復不敢煩瀆
聖聽外其申明六事皆切要邊備緣責任在人乞
勑該部詳議舉行参照孫仁所言除實積粮儲一事行移戶部
定奪外其餘擬立前件開具于後
一申明恩典
前件照得雲南貴州廣西湖廣四川土官襲職定例具
在天順八年三月初八日欽奉

詔書之內應該本部行委三司御史體勘定明會奏行令就冠
帶襲職及有成化十三年二月初十日申明奏行例
照舊土官襲職六品以上者納穀一百五十石以備
荒其間有洪武永樂年間各因撫安頑民或因從征
進有功除授土官以後子孫爲因讎殺或以争職等
停革止做把事冠帶舍人等項名目停革遠年者毋
一槩納穀朦朧奏保承襲土官照舊止襲把事冠帶
等今孫仁奏稱松潘一帶安撫司長官司番人貧窮
者無米俱不承襲私自冠帶止將印信相傳掌管要
撫拘審勘應襲明白代其奏請奉有明文就彼冠帶

管事一節上以尊崇國體下以俯就夷情深得制馭
之策但恐前項土官中間多有因事停革年遠不該
承襲之數合無行令本官會同鎮守副参巡按三司
等官將前項未曾襲職私自冠帶土官通行查勘不
究已往之罪分豁某人該襲把事某人該襲冠帶舍
人無力納米某人因爲某事停革年遠不該承襲各
具不扶保結繳報就行定名會奏另作施行
一選練官軍
前件四川松潘茂州威州一帶衛所及東南二路關堡
能知地利險夷賊情虛實武藝精熟官軍止合分爲

二等頭等專事攻戰次等專備防守務令兵將相識
不許私自更代敢有故違即於戶口年貌籍貫冊內
查驗是實治以重罪勿事姑息其鎮守巡撫副参等
官往來提督征操躬親比較明示賞罰等事悉照所
擬施行
一鎮守往來
前件孫仁要將副総兵堯彧右参將傳泰務要照舊互
相往來巡視駐劄傳泰一巡直至松城堯彧一巡直
至茂州若有不遵聽鎮守撫按官參究則官軍知畏
邊備修舉况各官往來隨從并各關堡官軍動以千

數百計若將爲惡寨賊掩其不備出其不意相機設
策以攻勦之一節悉如所擬施行但副恭分守地方
界內關堡墩臺橋梁道路等項照舊各自督令所部
修理不致紊亂分守成命抑且可以顧籍所守職業
其餘往来耀武揚威設策取夷等事不許互分彼此
務須一體責成庶幾往来不爲虛應故事

一提督巡視

前件孫仁所言松潘南路歸化鎮平疊溪長寧東路三
舍關堡尤爲總要比先各添設提督都指揮一員各
帶官軍三百員名在彼駐劄各照地方往来巡視遇
有番賊出沒就便追捕截殺及護送粮運其法甚良
近年以来不知添設之由各帶家小經年累月止在
各該關堡或私役貴敎不過行文虛應故事視賊縱
横若無干涉但每處一員常年巡視不帶家小人情
弗堪要行鎮守巡撫官公同推委堪任提督都指揮
或指揮千户每處二員共十員分爲兩班一年一換
各照原定地方提督往来巡視遇有番賊出沒就便
親率巡視守備官員相機追勦截殺不許似前將帶
家小關堡住坐一節悉如所擬選委都指揮指揮十
員分爲兩班各帶官軍往来巡視一年一換若所
間有指揮聽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所部指揮敢有輕
視怠事者即爲依法治之不必選委千户致難壓服
人心

一密行間諜

前件孫仁所言各番巢寨悉在高崖深箐地險人強若
欲攻之無如行間若多擇能說番語諳曉番情乖覺
之人以爲通事或令其往彼硐寨或覘其（不）我關堡
醉之以酒飽之以食賂之以金銀布帛以接其（心）以
誘其心向此寨則曰某寨番牌欵謀官軍来將汝殺
向彼寨則曰某寨番牌欵謀官軍来將汝擒俾之自
相猜疑互生讎隙然後欲攻此則謀之彼欲攻彼則
謀之此或以其人爲鄉導或用其寨爲老營或募彼
壯健充我先鋒果或成功厚賞勿吝要行鎮守巡撫
轉行總兵恭將等官務要愼擇行間之人密施攻勦
之策及命四川布政司量支官錢送赴各邊收貯聽
用一節但攻夷間之術止可用之於一人行之於一
時前項所擬俱聽相機隨宜而行若先機泄漏對衆
宣揚爲兵家所忌矣

邊務事太監汪直奏稱遼東地方西自山海關東至開原中
間二十餘城堡動經千有餘里廣寧止有鎮守太監一員總

兵官一員其守遼陽開原等處雖有副參等官各守信地
一遇有警截殺往往顧此失彼事機不便且遼東比大同宣
府地方廣闊大同宣府既有鎮守總兵副參等官各城亦有
分守内臣每處又另有遊擊將軍一員專一領兵往來殺賊
所以易於防備乞
勅兵部查照合無於遼東地方自遼河迤西直抵山海關添設
遊擊將軍一員遼東迤東直抵開原添設遊擊將軍一員本
部要推選熟知彼處地里慣經戰陣謀勇將官二員以充其
任况彼處見有召募土人合着遊擊將軍各挑選三千或四
千員名統作遊兵專一操候但遇賊寇侵犯勢小則徑自截
殺勢衆即會各該地方將官併力截殺庶得戰守有備事機
無失奏行本部參照汪直所奏甚爲地方里計合無悉如議
處今推得遼東都司都指揮佟昱羅雄俱各謀勇慣戰熟知
彼處地里伏乞簡命二員充遊擊將軍請
勅令一員於廣寧常住一員於遼陽常住有警之時廣寧常住
者自遼河迤西直抵山海關遼陽常住者自遼河迤東直抵
開原各於遼東挑選遊兵三千員名照依所擬地方統領如
法操練遇警往來殺賊此爲克敵先鋒務要軍容整肅號令
嚴明如或遇賊勢大會合所在官軍合謀併力用期成功以
稱任使尤須持廉秉公愛養士卒振作怠荒毋或怯懦執拗

貪利虐下玩寇長奸責有所歸
嚴捕盜賊事職方清吏司案呈京城内外例有監察御史并
錦衣衛堂上官督同五城兵馬司并錦衣衛分定地方官校
謹嚴夜禁及迤南北直隸近方地方官路三處每年冬春三
箇月每五里令鋪内派撥火夫住歇晝夜防護往來官
吏諸色人等經行各路又差監察御史并錦衣衛官各一員
帶領旗校前去督理防盜之法已爲周密奈何近來京城内
外多有官民之家被其明火持刃劫殺人財殘毁旁壓近京
地方往來人等常被披甲騎馬阻截道路若不申明舊例嚴
加緝捕不無各事因循貽患不小奏抄到部臣等切惟京師
乃宸居所在四方萬國所歸人烟輳集買賣繁華實有一等
不務生理各處逃往軍匠囚徒心腹相結三五成群爲非作
歹人號喇唬迫至家業蕩盡卻乃賭博抹牌下棋打雙陸蹴
氣毬贏者得財仍恣所欲輸者費氣袖手無爲遂至飢寒迫
切發起盜心往往京師肆行劫掠防微杜漸誠不可緩乞
勅五府六部六科各差有力量屬職官共五十五員内給事中
五員會同錦衣衛堂上官并巡城監察御史督行五城兵馬
司順天府委官遍將城裏城外不分内外官民挨門不越一
家取勘果有容留賭博不務生理來歷不明軍匠囚徒等項
許於各官處出首係民者送戶部係軍者送兵部係匠者送

工部速發原管官司收候無籍貫者送五城兵馬司監候事
畢易議定奪以後再有逃來者查係今次發道之數果曾原
犯死罪遇蒙恩例得免仍送原問衙門擬以死罪隣佑寫家
今次并以後占悋隱蔽不舉俱與犯人同罪各官就行審編
火夫除例內優免本身又免户丁二丁及止優免本身一名
及官員優免本身一門外其餘大小人家不拘幾丁盡行編
為火夫輪流坐舖每夜務勾一十五名併力捕盜務任得獲
不獲者巡城御史条奏責成隣佑不行救護者就行送問獲
賊之日務要問出窩家不服審編及審編不出者果係應請
旨者具實条奏餘人就行送問其火夫文冊各官將稿付與兵
馬司類造合用書寫之人行移國子監挨取應撥雜差監生
五十名分撥書寫合用紙劄筆墨本部行令順天府支給官
錢買辦送用乞
勅禮部查例禁約官民人等本等衣服靴帽等項不許僭分過
侈以足財用以省奸盜其通南北直隸三路軍衛有司照舊
設立火夫防護道路及禁約往來人等早宿明行不許中賊
奸計如果遇賊勢不能敵星馳遍報京營差去把總官員撲
捕毋得隱匿再乞
聖旨榜文將前項弭盜崇儉事由該載於內昭示臣民以為遵
守各官此外再有所見何者為致盜之弊何者為弭盜之方
俱要條奏以候
聖明採擇施行
增重國體事武選清吏司照得四方夷狄自開國以來陸續
開設衛所及宣慰宣撫安撫招討長官司等衙門百餘年間
恩威並舉朝貢各有限期賞例各有等第懷柔之道曲盡無
遺凡四夷赴京朝貢有印者自有印信番文無印者自有白
頭番文連方物俱赴沿邊應該起送衙門差通事并官舍伴
送前來各求蓋伊忠敬
朝廷之禮訪得近年以來有等小通事自恃能專其事誘取夷
人貨財中間有不與者動輒交通來路通事并伴送官舍巧
為詞說務動其心與其捏寫番文連篇奏進及至查伊所奏
事理率皆謬妄之言只得勉為撫諭畧其罪責甚非增重國
體抑且貽笑外方叅呈到部照得通事之設本為傳譯四夷
言語以通其情有一句傳譯一句有十句傳譯十句不妄為
加增不曲為減少庶盡本等責任今小通事懷奸至此法律
不原但無指實未可究治合無將今年見在朝貢夷人求討
番文行令御前答應大通事都指揮等官督昇等會同本部
該司官督令小通事逐一當面審勘要見所進番文係是夷
人某人自寫就行給與筆墨令其重寫如其不能就行追究
何人代寫其代寫之人得到是何賍物來路通事并伴送之

人有無知情通行奏送法司問罪參詳奏請從重發落飭明
白將夷人省諭姑宥之罪今後再不許聽信交結此等奸人
哄惑如違治以重罪雖悔無及仍行遼東甘肅陝西四川雲
南貴州湖廣廣西等處鎮守總兵巡撫巡按三司等官各行
所在起送官司今後凡有夷人進貢即便拘其來路有印無
印番文用所在官司印信護封另行具本付應差通事伴送
官舍賫進候到鴻臚寺報名即便通報大通事親自番勘前
項護封番文數目相同本寺照依常例引見以後有求討大
通事仍會本部該司官同拘夷人令其當面親筆將前項事
情自寫番文大通事與其封進照例番譯送科抄出施行其
餘小通事非奉鴻臚寺并大通事發放不許私自與夷人交
頭接耳透漏事情若有私進番文仍照今次番文進究庶奸
人知所警懼夷人不被哄惑仍行禮部查照責成施行
地方事陝西鎮守總兵巡撫歐賢等題稱勘得自東山墩起
至横水川柳溝兒墩并委逺川踏勘得舊有墩臺地里俱各
相近烟火可接外及鈌邊迤北相離深河兒堡六十餘里路
逺窩遠烟火不接合新添麻子㵎口等墩四座可接深河兒
堡一帶烟火横水川柳溝兒墩迤南許家高山墩與高家高
山墩相離三十餘里烟火難接於内可添苗家墩現墩一座
及勘得八珠原北離横水川柳溝兒墩一百餘里俱通賊出
没所在其間原無墩臺傳接烟火儻或有警呈軍民同知趙利
應合添設場旗案解家原等墩八座西接米家倉墩傳報本
鉢堡北接積水川柳溝兒墩烟火實爲便益議得每墩一座
合用人夫五百名做工十五日可完及甜水舖等處挑修剷
削壕塹邊墻三十里合用人夫三百名二十日可完各項人
夫於慶陽府起派二千名慶陽衛起派一千名木植瓶瓦量
支官錢收買各委官管理務要堅完高厚其間挑劃剷甜水
舖等處壕塹邊墻三十餘里止可起倩附近山城清平等處
軍餘三百名責令守備指揮黄澤督理定限二十餘日完備
及照得陝西西安等府并所屬州縣問過雜犯死罪并徒流
罪囚俱送陝西布政司定撥黄河迤西驛遞擺站多是隨到
隨逃經年行革不獲非惟不得實用抑且奸計得行合無今
後將各衛門問過平凉慶陽二府衛并所屬州縣罪囚不分
軍民人等除真犯死罪外其餘雜犯并徒流罪名無力者解
發本職定撥添築墩臺照徒年限與附近軍民相兼瞭望滿
日疎放寧家等因乞
勅該部合無照依所擬候春煖起撥軍民人夫支給官錢買辦
物料添築挑修前項墩臺壕塹邊墻及今後除西安等六府
囚徒仍發河西擺站將各衛門問過平慶二府徒罪以上無
力囚犯俱送兵備副使處定撥新添墩臺照徒年限相兼附

近軍民守哨滿日疎怠以廢毀墩臺聯絡烟火相接及壞塹邊
墻險阻有備具本奏抄到部參照陝西鎮守巡撫等官太監
歐賢等府奏勘議得慶陽府地方麻子澗口苗家壕現揚旗
寨解家原等處應添墩臺一十四座及甜水鋪等處應挑修
剷削壕塹邊墻三十里每墩用人夫五百名做工十五日可
完壕塹邊墻通用人夫三百名二十日可完木植甎瓦等項
量支官錢買辦及要將平慶二府問過徒罪以上無力囚犯
相兼附近軍民守哨一節自古禦虜之道守備為本前項挑
修墩臺壕塹實守備之具既該守臣勘處停當合無准奏仍
行陝西鎮守巡撫巡按等官督同三司分巡分守協守等官
候來年春暖凍開之時依擬起倩慶陽府衛軍民人夫人等
興工如法修理其墩臺壕塹邊墻務要高厚深闊堅完着實
可以禦虜庶幾不致枉費財力如或虛應故事責有所歸及
行陝西巡撫巡按并按察司等一應問刑衙門今後問過平
慶二府衛所屬徒罪以上無力囚犯先儘新添墩臺次及舊
有墩臺照依年限相兼瞭守
外夷聲息事總鎮兩廣太監顧恒題據憑祥縣土官知縣李
廣寧報稱蒙令舍人晏求敬密切着落廣寧緝訪安南國與
老撾相殺之事訪得成化十五年八月初六日安南起兵八
萬差令太保東閣正議管領先去修路積倉本年九月十八
日安南又起兵六萬差令正議管領前去交陣彼處地險安
南大敗失兵二萬十月十七日安南國王親自領兵九萬從
水路去十二日被老撾起兵截殺安南失兵三萬黎主着氣
染病本年十二月二十日方回到國其安南國王委的習性
好勇自從吞併占城得勢至今常集人馬操練不論軍民一
家父子兄弟精壯者盡點為軍等因行間又據太平府知府
何楚英龍州土官知府趙源呈同前事切緣兩廣地方與安
南接界皆當預為防守會同總督巡撫鎮守總兵官議得所
報前項邊情雖係訪據邊夷傳報之言未委虛的緣係緝報
外夷聲息事理奏抄送司查得先該雲南鎮守等官奏稱差
人探得交人與兵殘毀老撾衙門殺害頭目人民見今屯兵
在此未敢聲言要征八百等處并將所得偽勅繳到本部會
官議得安南國王黎灝指以追捕叛寇為名擅動軍馬越過
哀牢攻殺老撾地方雲南守臣令次所奏得車里印信公支
若以為實終無老撾自達緣由若以為虛却有曉諭車里偽
勅兵部行文廣西布政司徑行黎灝加意省察及請
勅老撾八百車里三宣慰司并通諭
勅雲南鎮守總兵巡撫副總兵巡按三司及兩廣總鎮總督總
兵廣西鎮守巡按三司等官一體整兵加謹防禦等因奏准
去後今該前因案呈到部參照顧恒等奏據何楚英趙源李

廣寧報稱緝訪得安南攻殺老撾交陣大敗一節臣等切惟
福善禍淫[illegible]癸令外國之安危不足爲中國之利害如
何[illegible]等如[illegible]緝訪不貸委任合無行移顧恒等行令布政
司動支官錢買辦羊酒花紅令分巡分守官將何楚英等量
加奬勞以示勸戒仍請
勅兩廣雲南總鎮總督總兵廣西鎮守副總兵并巡按三司等
官勿以傳報前言就謂無事廢弛兵備仍令徧行所屬并沿
邊軍衛有司并土官衙門令知前項夷情及各照先次
勅內并本部奏行事理整搠軍馬常如賊在目前嚴謹防禦遇
有侵犯相機戰守再須時常差人緝訪無或始勤終怠責有
所歸

奏議本兵類終

余肅敏公奏議後序

鄉先達太保兵部尚書肅敏余公奏議凡三卷公之從子婿工部尚書梧山李公刻而傳焉少師石齋公序首簡委其末于瑞瑞受而讀之嘆曰質而理乎直而允乎詞約而功博其可弗傳矣乎有言者曰公何假于奏議爲也予不聞之乎少師公有言公一代名臣也公在成化中大有功于西北築墩堡千五百里邊圉固矣引灞河之水時蓄洩士民利矣造戰車置兵火器而威武振虜人不敢近矣入掌大司馬之政運籌決勝動皆中的雖群小萋斐于公公亦不之顧也蓋公才兼文武望隆中外功伐在西北者婦人孺子輒能誦之雖傳之百世可也何以奏議爲也瑞聞之曰不然天下之事可言而不必盡者有之矣惟臣之告君無不盡者而兵爲甚兵凶器也夫人能言之然防危慮患應變制勝天下至難也得失呼吸間而天下國家之治亂存焉顧不大且重哉觀于奏議切事情度時勢軍機邊務練久而處宜故其告于
上不奏成績者希矣然則奏議實公之功業所由成者也孰謂功業之盛而奏議可廢也哉公邦政之良醫也學醫者必讀仲景李明之方書而後始知醫操邦政之權者不參伍于奏議吾未見其醫國之全也奏議藏于嗣孫南京錦衣指揮君永恩類次于南京尚寶卿鄭君裕其校正則公之後孫翰林編修君承勛進士君承業南京大理評事孫君甫南京刑部主事高君第云是爲序

嘉靖二年癸未仲秋朔

亞中大夫南京光祿寺卿前翰林檢討修　國史
經筵官內江劉瑞序

臺中疏畧四卷（存卷三卷四）

〔明〕毛堪撰

明萬曆四十二年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毛侍御臺中䟽刻序

自古張官置吏凡以為民而已民有利莫能興害莫能除而興之除之〻權常寄之有司有司為民興利而或奪其利為民除害而或貽之害於是乎彈治有司之權又寄之臺使則臺使宜何如重而所關於民之利害為尤切夫世之為有司者錚〻自好豈無其人顧實心實政一意為民者常少習於偷惰而工於黨

以下原缺

滇中䟽畧序

具茨毛公舉應天試也不佞實首奉譚塵私計曰此於世必有樹非汶〻落世埶者〻何公棒檄李吉州吉州爭神明之而批大郤導大窾兩臺倚公為〻畫始定公聲㴱豫章矣數年徵為儀部改侍御請急歸

上特簡于家以六詔付公察視六詔徼外地去吳門亦萬餘里人多叱馭返聞至者多以鎮臣為心膂一入其賂俛首如命即蠍蠋跳梁不問甚至以其地為金穴搜索遍閭閻滇民控訴〻

所公至各吏洗手滌東鎮臣以
祖孫相仇貽患地方則有疏浚
民苦賦金十室九空流徙逃亡
則有疏浚二事者一疏不已至
再至三議法比數條卯置令金
科玉律中卒無以易至于亡
行之允者法在必申窮詹蔀

屋抱冤不得白者情在必白公
曰疏畧此其大畧也然公所與
全省斟酌損益拔幽理枉興廢
舉墜銘德拜澤望天祝頌者不
知其幾此疏不能載也公真
蓋臣執人〻如公
聖天子無南顧憂矣憶十年前

別公桐阜舉尊酒屬公曰今天
下腹心受病所恃四肢無恙所
以無恙者在諸賢濟〻願公以
李吉州者經營四方俾老農浮
安枕水澨山谿拜使君賜矣言
猶在耳而公采軒摭如是讀其
文深厚宏博其所底必無涯世

豈無心亢㮣心急公乎則國家所
倚毗公者無窮君家先中丞
公誰繼其武予日望之茲疏
九鼎之一臠耳屬有刻公疏
者門人高孝廉請為序敘引
其首竊附今昔心知之義

萬曆甲寅歲孟冬月吉旦通家
舊治生吉水鄒元標頓首拜
撰

臺中疏略叙

侍御毛公按滇之三年彙所條上
封事以其略付剞劂屬余言爲弁
余受而卒業焉皆三年間公所見
諸行事而形之敷奏日與余抵
掌辨當否上下議論者也語有之
繩直而枉木斲準夷而高科削故
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紬
羨齊非一民之軌莫如法若疏略
者所謂法言非耶余遂覽載籍禹
咎繇之謨伊摯之訓傅說之命周
召之誥與雅頌皆當時以臣告誡
其君之詞而後世至編之詩書以
備一代帝王之制其渾噩典則粹

然一軌于法度無以易也公忠鯁
天植誼專報上以爲百姓請命而
行事議論一依于法
天子特趍公山問持斧按滇徼公乘
單車來徧歷部界省謠俗問疾苦
懲貪墨鋤豪强疏冤滯慎筦庫簡
軍實狘山川阨塞一時風雷霜露

之所變化滇之土漢軍旿無復繩
亂者吏無復麋沸者貴家大族諸
紈褲無復虎噬者獄無復蔀覆而
鴞號者刀貝鏐鐐瀉滷之屬無復
巵漏而壑谷受者其於繩斲準削
矯失詰邪一切萬舉而萬無不伸
也公眞大有造于滇哉然則凡公

所言皆公之所已行公之言直以
入告
我后云爾夫言猶聲也人身之呼吸
通而聲振爲響上下之呼吸通而
言究爲用自虞夏盛時其君臣聚
精會神若彼而猶惓惓不忘于言
故曰諫聽于君而澤下于民言之

不可以已如是哉今
天子高拱淵嘿不復聲聞羣臣臣子
謹伺息于寸之管然而不必時報
可也夫下貢物而上無不納也下
貢言而上無不吐也言路之氣固
已約結矣矧滇介在荒服南金象
齒不脛走左藏而椎髓刻骨民隱

曾不獲上紓所恃得關其忠而通一線之呼吸于九天之上萬里之外者幸有公之疏在即不必一一報可正如都俞吁咈並存而不害爲明良之賡歌蓋余讀公疏略而擢膽抽肝赤心白意如可瀝也公豈以意爲一家言哉

四

國家稽古定律金科玉條燦焉指掌而時有所出入公參詳律例一疏不出乎人情之外而獨觀乎象契之先抉蕭曹之遺旨闡易書之秘蘊質之鬼神而可泣措之天地而不疑斯于律也深矣夫律萬事之根本而致君堯舜之術也然則援筆而書矢口而陳言所摧擊一法之所欲詘言所恢張一法之所欲伸是稱法言者非耶昔漢汲長孺執法好直諫而淮南寢其逆謀故曰猛虎在山藜藿不採今滇苦世鎮如病大腫公正色而逆折之一編之中三致意焉其言具在紫極丹扆間夫以法禁者必從

五

天子神靈不測儻一日知公社稷臣耑然嚮答罷鎮一通天下銷隱憂而惠遐徼端魄兆于此公言行將重于誓券余不佞敬荷左右囊而族之矣是爲敘

欽差巡撫雲南兼建昌畢節東川等

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督川貴兵餉
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周嘉謨撰

六

以上原缺

臺中疏畧卷三

巡按雲南監察御史毛堪草奏

議卹錄名臣疏

題爲大忠未錄大冤未伸懇乞議謚贈蔭以
風臣節以光
聖治事竊惟致身者人臣之分也旌賢者
明王之典也故骨鯁言事之臣不難捐生以烈名則社稷賴之勠躬任事之臣不難違衆而特立則封疆賴之乃有功在社稷封疆而死未常殊卹生反遭奇禍如原任給事中毛玉原任雲南叅政李先著其人者豈

非
聖世之缺陷事哉臣謹按毛玉雲南右衛人登弘治乙丑科進士官吏科左給事中嘉靖甲申年議大禮
廷杖身亡隆慶元年贈光祿寺少卿夫人臣犯顏極諫至於血塗丹地寃沉青瑣斯亦㒒矣彼所爭者
朝廷之典禮所補者
聖明之闕失忠肝義膽既與日月而爭光勁骨

香名直等乾坤而並久在
先帝褒嘉道直業已薄贈其官在朝野歎息孫
忠猶謂未酬其烈蓋本官大錘正氣寧舍
生以成仁身任綱常勝轉閫而梧主居諫
垣一十五載每言人所不敢言則夜臺九
十餘年誰死彼之得其死所謂大忠之當
亟錄者此也李先著錦衣衛籍山東人登
萬曆丁丑科進士歷陞雲南臨元分守道
參政于時適有順寧猛廷瑞與大候奉赦

構隙讐殺當事者以本官原任瀾滄兵備
素爲夷人所信服委同金騰副使邵以仁
參將吳顯忠提兵勘處犄角而進本官以
猛酋無大罪且生靈塗炭可憫堅議撫之
酋持千金請命本官詞不受其金酋不信
遂以金發充兵餉酋遣子送印爲聽撫之
贄而金騰路乘[illegible]據議徑襲擊廷瑞反誣
構本官被訐[illegible]竟死于獄夫人臣不貪
啓疆之功以全生靈之命且使狡酋不信

擦臣之屢撤而取信守臣之一言此其[illegible]
布威惠又安封圉爲何如哉而貪功喜殺
之徒乘間而下之石害能幸禍之輩操斧
而尋之柯三木囊頭天地且爲黯慘一腔
熱血鬼神亦爲鑑憐彼接踵而逮同夕而
殞者洵天道之好還而家戶有祝郡邑有
祠者尤人心之不死蓋本官一塵不染百
折莫撓柔遠來惟髫之夷掩骼無鬼燐之
哭救荒則瘡痍色起品題則多士從風疏

水利則赤地成疇憫貧寒則青衿徹福徒
失貴臣之心致于
雷霆之怒功而見罪貞而被誣所謂大冤之當
亟伸者此也近該禮部公訪謚典考訂別
白取其事功崇隆節義彪炳至重也期于
耳必徵目覩必副情至覈也而要以闡幽
光維風教體
聖明旌德之盛心存一代不泯之直道至嚴也
若玉之杖而死先著之逮而死所謂社稷

之臣誠死社稷封疆之臣誠死封疆事功
之崇隆節義之彪炳孰加焉二臣身雖往
而忠耿不磨志未酬而風勵滋遠芳名光
于俎豆公論定于蓋棺耳目之真情實之
孚孰加焉
國家旌一言事之臣而骨鯁者益勸旌一任
事之臣而盡瘁者益奮匪徒昭雪既往寔
以風示來茲禪
聖德而存直道又孰加焉蓋以滇之孤僻而有

如玉之以身殉國以仕于滇者之艱關而
有如先著之以身殉職真貞元之間值而
麟鳳之偶出者遠聽之臣咸為追悼而況
于
廟堂之上乎臣觀風茲土從公咨訪在玉則身
死之日貧無以殮今其子孫不能具饘粥
臣檄雲南府修其坊表量給祭用在先著
則一棺尚滯滇土煢煢遺孽無以儌其尸
臣捐貲助葬復檄提學道祀之名宦度臣

所可為者罔敢弗既厥心也若夫旌[illegible]
清之典非
聖明留意孰與此久鬱之公論乎我
皇上崇尚風化綜覈事功超出尋常萬萬先後
忠諫之臣如楊繼盛予謚贈蔭近且予祭
矣如劉臺贈官與玉同久蔭一子矣順掌
之役冒功殺降如陳用賓亦既赫然震怒
逮繫伏法矣
大聖人之作為寧不足摩勵一世激發人心哉

然死于戍者已蔭而死于杖者獨遺非法
之平也有罪者尚世錦衣之官而有功者
竟斃錦衣之獄非所以示勸也臣有慨于
中義不容默行據帶管學道按察使袁茂
英呈詳前來特為題
請伏望
聖明不遺荒遠一視同仁
勑下該部再加會議將毛玉予謚補蔭以表直
臣李先著即未敢遽議謚與先行贈秩錄

謇以表勞臣庶人忠可慰大冤可雪公道
明而人心勸臣節厲而
聖治有光矣臣干瀆
宸嚴曷勝悚息待
命之至

劾參議張澍疏

題爲議處病劣道臣以肅吏治以安遠徼事
照得滇南險遠仕者每巧爲規避目今司
道見任者落落如晨星僅以八人兼攝十
九人之事攫衿肘露左支右吾臣等每遇
銓補一人惟恐其不就及聞其入境不啻
空谷之足音也詎謂八人之中又有如分
守臨元道參議張澍其人者乎本官歷任
南臺剔歷邊徼頗有聲名去歲除目一下

臣方爲地方得人慶矣今歲三月聞其蒼
發于而暫任黔中已而移任曲靖境上已
而竟入新典署中據其投揭以爲外感易
痊臣亦意其計日可愈即先入署而後赴
司到任似亦無大礙者迺自五月入署以
來業經四月矣牀褥淹延湯藥不效無論
察吏安民非所望于積弛之後迺吏民即
欲一望　顏色而不可得無論正己率屬
非所望　多病之軀迺尋常標判僉發文

移盡假手于子弟親戚欲求一親筆而不
可得無論臣等與藩臬未覩其衰病何狀
即
嶽號赦詔之開讀
萬壽千秋之拜舞欲其扶掖暫出而亦不可得
有臣如此縱使閉門靜養毫不預地方政
事關防嚴密絕不容左右作奸猶難免尸
素之誚也況意其日暮途遠遂多倒行而
逆施之耶家口三十餘人人自為政無異

饑鷹餓虎飛而攫人之肉即如鋪陳既已
備辦又追原價布疋既已濫取又不給銀
銀器既已全收又索庫銀百兩各屬官下
程贄禮既已一槩全受又且爭競瓜分聲
徹于外此等行徑難以縷陳其何可久臥
郡邑之上而令衆庶見乎數月以來署州
之通判死矣州署之吏書逃矣衆州之行
商鋪户盡轉而之四方矣雖事未必盡由
本官本官未必盡知其事而誰其尸之安

所逃罪也臣等每與藩臬諸臣屢額言之
有謂其行且辭印者有謂其必將乞休者
臣與撫臣亦憐其新任遠來稍為寬假冀
其或能自裁也頃忽投一揭于臣自謂頹
瘠漸愈羸體漸强欲預定明歲齊捧之差
臣不覺喟然而歎也有是哉戀戀難脫乎
不能到任于今歲而又覓便差于來年乎
彼其心以為奉差還里便可優游養俸積
日待遷其自為計誠得矣其如誤封疆事

何其如知止知足之義何臣于是乎不得
不言矣謹會同巡撫周■合詞以
請臣非不知交代有期兩月之後即當循例舉
刺第地方缺官已久遲一日則益切叢脞
之虞本官抱病已深早一日則或遂生還
之望有不敢泄泄從事而貽邊徼之隱憂
者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即令本官
照有疾例致仕回籍遺下員缺速選精明

强幹者勅限前來供職厥幾吏民有所觀
傚而政治得以興起所關于遐方非淺鮮
矣

減金減鑛疏

題爲滇省敝壞已極鹽課欠解有因懇乞
聖明從長計算減金減鑛并議更理鹽之官以
永固邊疆事據臣奉到都察院劄付准戶
部咨內開雲南鹽課年該三萬五千五百
兩零須解濟邊之需萬曆十二年間偶因
夷酋爲患暫留餉軍此以紓一時之急何
期洽今三十餘年尚爾未歸失去邊餉八
十餘萬以致九邊缺餉軍士枵腹莿末鼓

課告急旁午倘推階禍之由滇課安得不
任于內乎相應嚴催將節年貯庫者盡行
起解其四十二年以後按年解部接濟萬
勿仍舊執留不惟考成新例在所不宥且
近奉
明旨何可悖違而誤
國誤邊咎將誰諉等因到院轉行到臣臣竊
惟邊餉告急人人知之以臣子急公之義
凡可措處當如救焚拯溺若有庫藏積餘

錢糧豈宜待該部督促而後解乎亦大非
人臣之義矣顧西南西北莫非當備之邊
也備西戎與北虜莫不有當給之餉也滇
在先年世鎮得人綏懷有法各土夷俱頫
首帖耳以奉約束即有蠢動而以夷攻夷
調遣如臂指之相使可不煩
中國也自沐朝弼以後世失其職內而
魁剝衛所官軍誅求無厭外而科派土司
貢獻殘虐有加于是乎衛所削弱已甚而

蠻夷諸酋長狡焉生心不服調度猝然有
變安得不召募客兵留鹽課以餉之哉然
以二千餘里之邊而僅僅數萬之餉養兵
幾何不過如晨星之點綴耳此滇中增兵
留課之根原也萬曆二十年間突加
貢金之額連嘉靖年間所派共五千兩此項
金價非從天降地出每年加二千金則年費
三萬價此
上所明知也又各提舉官向俱以通判知縣

陞用所科如方沆先任安寧提舉後擢
雲南提學此非久之事也近來忽開援納
之例率一年而即劣轉是四提舉司該部
每年已明摘四千中鹽工本矣各提舉鑄
缺必央託中當往往非千餘金不得選既
選而來此費能不取償于井乎是中當又
每年暗耗四千金之課矣明抽暗耗正額
安得不虧竈民安得不困馴至于今亦勢
窮理極不容不更變之時也如白井提舉
戴廷仕任數月而訃告四起臣委姚州知

州周良卜帶管額課便報清完如黑井提
舉郭登儁未十月而虧課萬金臣委大理
府同知黃廷鳳署事竈民爭先復業議者
云應革去四提舉添用三府佐一知州以
示畋竈之治其府佐亦不必誆定管鹽聽
憑撫按擇賢而委以絕鑽狄之竇豈非救
弊之要策哉夫巨區之滇錢穀出入正如
數米而炊留三萬餘金之課都添三萬餘

金之費把彼注此寧不昭然舉一滇而天
下可知也舉一鹽課而各項賦額皆可例
也近二十年來
皇上因聚財一念不知受多少逆耳之言動多
少不平之氣忠臣直士遭多少摧抑折磨
四海小民壞多少身家性命償行此道而
果收富國强兵之効
仁主猶不肯為而由今追思計算從前百樣經
營千般摧取總不過移其應貯外庫者而

貯之内庫耳帑金多則邊餉少貂璫富則
閭閻窮援納廣則正課虧目今海内病勢
偏枯光景蕭索亦何苦而為此耶無纖毫
之利益而積丘山之怨咨斂無用之黄金
而誤至急之邊計
聖主英明卓冠千古試回頭一想當有恍然自
失而急議減免者矣至于世鎮之為滇害
臣與撫臣業已屢言而不見聽然非臣等
今日之私言也不覩十八年間撫臣蕭彥

之条疏乎纚纚萬言俱切中利病中有各
莊佃僕相率為盜如向之丁苴白改猻鷄
僕喇其始不一制之終并鎮臣而叛之刦
掠横行至于動兵費餉尚不得息此可見
滇中費餉鎮臣實階之厲已又云昌祚西
行垂涎田土而縱隨蔡日以利啗之其夷
民中有奸猾者又以他人之業中之如順
寧夷府之田則曰此舊莊也而爭之其投
獻者斧鑕也又其甚者如戶撒臘撒没官

之田臣等題奉
欽依以
朝廷之命還之隴川何辭乎而林拱極蕩罕輩
串其家人浸淵該鎮又曰正德年間久失
之業也仍取隴川子粒而隴川有後言將
使
朝廷之令不信于遠人為一犬羊之性被激而
觸能不煩
天朝乎夫彥此疏發于十八年間乃未十年而

順寧果告變矣所費餉數十萬再十年而
隴川復告變矣所費餉數萬此又非鎮臣
禍滇之左券耶
皇上于事平之日不追咎始禍且加賞焉已大
廢法矣無端役增一都督僉事何爲耶豈
以一人之朘削未甚而再益之毒耶抑以
昌祚年近老成稍知斂戢而特簡少年驕
恣者代之生事耶失今不圖後來挑衅激
變兵連禍結不獨臨課邊餉之難復而帑

金之發徵調之繁且不知所究竟也臣等
惓惓請行保勘舌敝不休豈真謂其枝派
不明有礙應襲之例又豈特謂職掌當守
不可廢此一紙空文保結哉直謂勳臣襲
替例當在身終之日欲革此添設之都督
耳華一鎮而滇之困若可蘇其半不然者
以啓元之奸剛仗氣作威作福方不知天
之高地之下而于餘惡少爲之附翼如饑
鷹餓虎嚼民及髓近日需益者樂之酋各
獻重賄而思狂逞業已眷眷多事矣即其
祖一節久奉
明旨歸有司徵收在昌祚亦已帖然無說而啓
元日令黎隨即應科等四出横行略無忌
憚若有狹小其祖父之所爲而猶欲凌駕
其上者伊祖亦惟有蹙頞歎息付之莫可
誰何而已此等行徑漸豈可長近見邸報
漕運之世臣今且議撤矣滇獨不可倣而
行之耶縱謂

祖制不可驟更亦望減去其一蓋昌祚已在知
非之年或可從使過之列而啓元方當習
學之日不妨備他日之用在
聖心一剩量間而所省于滇者多矣豈獨區區
數萬之餉哉臣須爲減金一事奉
聖旨這年例貢金見今轃造各項大典錢糧钘
年例各節所用尚且不敷待足用時即行減
免還照數解進不必煩擾該部院知道欽此
夫

皇上已明示即行減免臣何敢再爲陳瀆今特
因戶部查索鹽課臣在事兩年錢糧例應
查覈況鹽法奉有
專勑當此交代將行不容不聲說明白儻
皇上俯察臣等累疏并追思前撫臣蕭彥等之
先見
勑下該部從長計議減去
貢金之額則金價所存即可補充餉之額減
去添設都督一員則殘虐稍緩即可蘇供

餉之民議革提舉而添府佐知州俾聽撫
按量才委用則漏卮已塞倖門已杜即可
復惟正之供數年之後民夷樂業解部之
邊餉庶幾不缺西北西南疆圉永固而臣
等得逭于誤
國誤邊之罪豈不休哉

雲龍州改設流官裁革五井提舉疏

題爲夷情勘處有緒流官改設爲急懇乞
聖明俯從僉議以安邊徼事據雲南布政司經
歷司呈承奉本司劄付蒙臣批據分巡金
滄道呈據鶴慶府知府周九齡大理府同
知黃廷鳳推官丁應謨呈蒙臣會牌行仰
各勘處雲龍州土舍段嘉龍被段進忠殺
死并將雲龍州改設流官裁革五井提舉
各事情蒙批雲龍州改土設流之議久矣

今土酋構怨民心皇皇當以流官彈壓誠
善第裁五井提舉割浪穹六里事須題
請必求至當布政司會同按察司從長確議通
詳蒙此該本司右布政使李齋按察使袁
茂英會議明悉詳乞定奪等因呈詳到臣
該臣謹會同巡撫周[ ]議照滇治雜夷
要亦因俗爲治今更張有漸而夷漢不驚
耳儻形利勢便而有可乘之機則增設流
官丕變夷俗豈可憚慮始之難而不爲之

圖新哉雲龍州隸屬大理界在浪穹五井之間與內地最近非他夷絕遠有崇山峻嶺之限者比其地頗膏腴民夷之所樂耕也其利近鹽井商販之所湊集也平居無事則僅供差發為逋逃難問之區設或有事則闔省震驚為肘腋切近之患向特以其地狹賦薄而段氏子孫未有顯過因世授土知州而僅以流官吏目署州印經制亦太略矣近來土官桀驁漸梗戎索土舍

段嘉龍貪昧不振縱妻肆虐益失夷心族舍段進忠因之以賄結諸悍夷乘隙而殺之其部落莫適為主莫不願立流官此正可乘之機而不容不更化之會也況浪穹所轄有山後六里於浪穹遠而于雲龍近浪穹官民既目為駢拇而欲去之五井鹽課向來貲郎為提舉目掊充入私囊而公賦積逋至數千金該井士民又視為眼釘而欲拔之今若從司道府廳所議設一流官知州兼理井事而去五井提舉併浪穹六里改屬焉一應俸廩衙役俱可不移而具地闢民聚儼然阨塞之雄州惠寵恤夷允矣胥安之樂土計無有便于此者滇中各郡邑土官管逻捕而流官掌印州如鄧川雲益府如蒙化景東縣如雲南嶍峨在在習而安焉何獨於雲龍而久憚不為更張哉除段進忠擅殺事情及土官襲替枝派另行勘結又除浪穹已裁縣丞今又議

割六里縣官例當免

覲另揭報吏部知會外既經先今司道諸臣會議前來臣等籌度再四委無異情相應題請伏乞

勅下該部議覆行臣等遵照舉行中有未盡事宜容再酌量處分總之毫無損於公帑大有益于民夷非敢為浮詞也

薦舉方面疏

題爲薦舉方面官員事臣奉
命巡按雲南事竣所有方面官員例當薦舉除
分守金滄道按察使兼參議今陞右布政
使張文燿端嚴偉望倜儻鉅才歷試不奏
膚功入
賀條陞歸志履經屢催尚未還任分巡洱海
道副使馬朴文采夜郎明月仁心甸谷陽
春履任方新規恢自別俱不敢槩叙外訪

得雲南布政司右布政使今轉左布政使
李燾心平氣和識精養粹才裕經文緯武
望隆清廟明堂按察司按察使袁茂英神
明剖決如流清立鑑衡若照公輔偉器節
鉞異材驛傳清軍道按察使劉景清操絕
代古色映人開誠民不忍欺居敬政成千
簡瀾滄兵備道右參政兼僉事今改提
學道趙世徵溫恭緩玉生輝清瑩夜珠流
照片言折獄落落驚人分守洱海道右參
政楊應鼎稷稷勁松下風沉沉絕澗中月
肅綱振紀大法小廉金騰兵備道副使郭
慶年野箐謳吟德澤陰崖篆刻勳名露潤
百蠻風清列郡分巡臨元道副使門達刑
清訟簡治郡夙號循良吏稱民懷分臬載
歌廉靖曲靖兵備道副使楊秉鐸平易近
民清勤率屬一路燄氛頓息十城吏治改
觀分巡金滄道副使張邦敬誠心爲質直
道而行聽斷不憚勤勞張弛動中肯綮以

上諸臣皆藩臬之良所當薦揚以備擢用
者也照得有舉必有劾例也臣何敢縻惟
是臣入境三月即值大計方面之掛議者
如徐準冉德升李廷謙汪若冰已去四人
臣近復論劾分守臨元道右參議張蒲病
劣之狀見今候
旨其見任及公差僅僅十人皆才品卓越夙負
時望求諸名省亦未易得臣何敢過爲搜
索以負培養人才之盛心哉伏祈

衙下吏部再加查訪將李蕭等需次擢用趙世
徽推改學道其張蒲早爲
題覆致仕庶大吏鼓舞于上而有司知所効
法小民有所怙恃矣

原缺第二六葉

蕭以裕民情洞如燭照德澤藹若春溫矜
弁歸心漢夷樂業順寧府知府李忠臣冲
恬性格愷悌肝膈澤中鴻雁思歸江外賴
魚知樂廣南府知府周仕岡英標偉度螢
方惜寄空名肅吏綏夷激淘欣臨定政尋
甸府知府趙祖應一鄉僅知彈丸匹馬常
親矢石禁奸戢暴飭用愛民大理府同知
黃廷鳳華亭獨鶴洱水文龍解糾結以寬
平端化原於清淨武定府同知袁國藩行

雲流水之才執玉捧盈之守上下倚辦鉅
細咸宜楚雄府同知鮮順祖性資警敏材
諝通明攝篆隨機有聲剸裁游刃餘地曲
靖府同知楊顯宦言實行古貌古心清白
有知此蠲肯綮甚然已解臨安府同知劉
尚德操禀簠簋之防兢兢朽索之馭清戎
令肅攝篆民懷臨安府推官盧一豸冲襟
遠志潔守精心程材人在鏡中華弊吏行
冰上大理府推官丁應謨春風着景生妍

止水遇形成照才爲國寶品是家珍楚雄
府推官陳王道獨醒獨清志操如臨如履
襟懷若篆廉平辨官精當曲靖府推官陳
時舉心切其難其愼守嚴不欲不爲秩秩
德音謙謙君子永昌府推官童述先嫉惡
如讎剛腸能貫金石視躬若浼粹行可質
神明雲南府推官楊闓賢神釆煥發矢一
塵不染之操識見精瑩鼓萬人必往之氣
馬龍州知州蔡鑑以恩信結人心以威嚴

制夷砦馬不食粟民有長城通安州知州
葦絃毖愼恤民頌陽春之有脚貞廉出類
嗟遼樹之無枝姚州知州周良士以眞寔
心行慈祥政州已民安物阜井稱近悅遠
來井勝州知州汪岠苦心撫刀起弊練才
就熟駕輕淳有錦鴻野多馴雅路南州知
州汪良四面都夷渾身是膽漸閩閭左息
警能令豪右潛蹤嵩明州知州余化龍一
腔惻隱百度貞嚴兢兢潔巳奉公肫肫與

利除害昆明縣知縣張文衡理繁治劇約
巳裕民德澤歲計有餘勤勞月惟不足羅
次縣知縣沈仰心存節愛德施謳決四郊
操勵端嚴令肅風清六察嶍峨縣知縣岳
虞官德性溫如和璧才鋒利比吳鈎擒盜
功高懸魚擧趣呈貢縣知縣田一井沉毅
公持三尺精瑩獨畏四知民有拊循政無
盤錯以上諸臣皆一時有司之良所當薦
揚以備擢用行取之選者也又訪得雲州

知州甯若愚貌若醉夢心寔下愚瘴煙與
二豎交侵意氣已昏於方寸冠蓋併三尺
罕到精神惟弊及錙銖里甲應華歸農也
陽禁之而陰用之凡夏稅每里五兩秋糧
每里六兩歲可得百念金而長夫撘箱舖
陳之雇覓胥派及焉兵餉所當節省也暗
扣之而明攬之餉未到借贓索而加息餉
旣到銷成色以抵換季可得百餘金而皂
役勾攝轎夫之應用且取給焉以李欲方

戴惠爲徵收之耳目而每里有拜見秤兌有頭銀一意聽其關白遵陋規不遵明禁十有一里之疾苦若罔聞也以潘廷禹傳朝欽爲過付之腹心而早送者量罰遲送者監追百兩任其指揮用土兵不用皁卒三十六名之工食竟安在也流民充里長年各費百餘金步許照舊管事而衙役雜費不充復勒下帖里長胡于節李春先楊思堂等安得不取償于民江南有花稅歲止解二十兩乃私收數十倍而盧子判牛各稅盡匿不報哨官劉祐劉受吳煥等因之以廣收其羨索土吏之賄則奉正送二百兩奉功送三百兩而奉國賢吏貨一投任其縱橫無忌彼反側之吏醜寧不至激變地方乎犯私鹽之禁則內眷公出燒香兩子恣行嫖宿而凡人犯先見公子方與審理招結彼新淵之民情尚安望得見天日乎此一臣者腹誰偃鼠技類黔驢前判

徽江既已怨溢閭巷今任州守復開剝盡脂膏所當以不謹例論斥者也江川縣知縣胡彥邑大如斗才拙如鳩城社窟穴太堅里甲恣咨若滯對上司則低首蹙額亦說民間疾苦及問疾苦何事漠然無能致對也談軍屯則幾千幾百泿謂都司侵收及行查覈回報茫然毫無影響也大造黃冊既已勒支官銀任書手王元勳等加派四十餘兩作何支銷徵收稅契每兩定規三分縱積役劉邦偉等多收二百餘金奉何名例文移招案不能親自裁決而悉委稿書汪文燦弄法舞文李鴞爵王佐等寃纏莫訴人命賊情不知上緊推鞫而悉聽李朝棟李夢奇索賄趙滅劉君禮陳一鳳等株累不休侯振乾非吏之最猾者乎散由票則派詳油錢造田冊則派紙張錢已經徐珍等對證贓至數十索府審明確矣而猶力求減罪衙役何親也尹諧非吏之

最很者乎許李述東二千索許陳思廉三
百索且挾張可責私恨票徵其舊糧妻巳
逼縊矣而又酷搒斃獄小民何讎也四季
支銷各報木鐸老人輸辦陪累已極若矣
每遞認役狀時必索其入豬八羊群官役
而分啖之也食之能下咽乎毋年條編比
之司發會計加倍民情咸不支矣嗔段朝
會等入公舉暗報廿六二訪三徒用重刑以周
內之也防川能不潰乎至如練兵防守食

穀幾何而升斗不與商人錫塊所值幾何
而毫價不給鎮莊子粒久歸有司徵收而
任憑鎮棍郎應科等仍舊私收竟不申報
臣衙門種種罪狀難以枚舉此一臣者四
顧權多旁落三年柄巳倒持心殊混沌形
同木偶所當照罷軟例罷職者也楚雄縣
知縣劉立材本鉛鈍性又木彊事上官謬
爲恭謹馭下役過於寬弛兵吏楊宗儒肆
奸嚇財被楊大勝等告發府審贓私較著

矣何爲力求寬庇僅以一徒結案也賓川上
李伏元索財害命與李芝之何保任等辦照
通縣咸爲不平矣何乃仍留聽差致其益
肆橫行也人命重情也李必榮許人傑等
詞既奉批聽理乃吏門李占春白可大潛
爲稟說便唯唯聽從究釋矣解于昏夜之
投相驗重事也陳佩因暴死根因既行李
典史驗相乃淵吏李和禹倚恃寵倖輒楊
楊益坐旋塲莫掩于耳目之衆徵收稅糧

不依法馬毋兩加耗二三錢里長王從順
段思宗等可問也放給站銀不照額編毋
百扣五六兩馬戶張積榮馬希亨等有口
也馬氏告產詞既准理而受周氏百金則
收繫監禁竟致瘐死于獄中圖棘有夜號
之鬼矣樊希文查盤招無罪名而聽蘇林
一語則出票追蹤至今鬻子以完納窮詹
痛生別之兒矣姚紹周挾妓遨遊何大罪
過而乃不分良賤一槩拏究楊學成等無

端延林木之災吉山寺婦女拜墳原非姦
淫而乃不問僧俗盡加科罰閻國賓等亦
且罹竭澤之網樊三姦奪生妻三十金進
而親夫李本友行夾打不已慘乎李必華
欺姦孀母五十金進而地方劉五反坐誣
告是何律也河西縣知縣趙贊化大言不
慙誕妄無忌工爲掩耳盜鈴之術初任猶
獵虛聲漸成入市攫金之謀一訪盡露醜
態人命何事也受賄率多免抵如王思夔

撻死戴吉章無端作六可疑招獄詞見證
科罰有禁也小事動至傾家如周選雞飛
入王世登屋平白各擬全有力杖人卷可
查建造營房原不許派及里甲迺穀價百
兩半抑入已仍派各鄉出肥出夫無惑乎
李孟元張恒等之有後言也防守土兵原
議有月給口糧迺百二十名止給一半每
年尅銀百十餘兩何怪乎祿嘉禎及各兵
之不用命也目入係有名賊魁何緣與之

交好令伊子寄名趙官保乎人言瓜中之
六十金進也迨何典史被提求援送銀百
兩亦以瓜進其故智慣習然矣七寨皆積
年賊巢何迺突稱歸順每年入寨撫諭乎
則以每戶一兩之飯銀在也迨出封大橋
軍屯等處復曲加庇護不許官兵進剿則
士論憤懣極矣賊首陸英已擒復縱致其
反戈拒捕殺傷官兵十七名何其慘也而
舊沙賊四百七十名各印綠布號帖上書

河西官兵通同典史賣給豈顧流害鄉封
招撫各夷誅求無已致其邀刦綁縛殺死
無辜八命亦大異矣而匡驛丞率領鄉兵
着大紅圓領來拔本官驚疑是賊又復雙
膝跪下何以覥顏民上以上二臣守俱不
檢事每尉張即褫革亦不爲苛惟是劉立
筮仕僅止二年御疲亦自竭歷趙贊化建
城効有微勞夷穴原難展布均當照不及
例降置閒散者也蒙自縣知縣王世薦頗

也各衛官無大優劣而朱家將実然萆印
王自安驟得縮符人詐憑銀幣爲予奪也
表羅等九塲各受㨾銀公費百十金雖曰
歷來舊規而中華十一年之後豈無因乎
南安等各屬不許開答杖稍力輕罪名動
稱我衙門大而相率爲詞罰之事何可訓
也審事忽拏開人似矣而開門接撿有銀
者放出無銀者毒打于萬德等六命登斃
杖下不已甚乎僧寺禁止婦女似矣而經

歷妄拏僧富者罰銀僧貧者槃杖瑞光等
四十餘僧無一免者是何例乎狀詞令訟
師供寫或口禁詎梘之風也迺李淶黃加
賓等四人給以圖書槃行推理則刀筆明
操受狀之權事情聽書皁稟囑或曰酬遠
接之勞也迺趙啟周巖仲艮等十二人站
立公堂恣行威福則虎狠且傳噬人之翼
首領稅課等官新到公于先行賀禮或出
王見胡勤揚雲漢等假冒而各官之厚謝

則實費矣商人貨重貨物一到管家暗說
免稅或出陳善道張秉祥周繼昌等詐傳
而稅司之正額則大虧矣此一臣者才非
警敏志漸厌頹城社表裏爲奸風土南非
未便所當量調簡僻以全器使者也再照
滇中險遠近來甲科絕跡而各官中自愛
者亦多錚錚濟濟未可謂科貢中無異才
也其歷俸最深且賢如推官盧一豸丁應
謨陳王道皆飭躬勵行清苦異常若得當

言路及京秩之選其表豎必自不凡又如
同知宋柱國聲昌之鈌未必不美于永昌
臣等特爲地擇官故議就近留用今署事
已將十月連疏未見部覆進退維谷實臣
誤之然臣心自可諒也伏祈
勑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王應期
等隨材擢用盧一豸等行取俊擢宋柱國
早覆留用甯若愚等分別斥降庶清濁分
而勸懲自廣有用之才不至望滇南而却

步矣

以下原缺

舉劾將領官員疏

題爲舉劾將領官員事。臣奉

命巡按雲南事竣，得代所有將領官員例當舉劾。除都司僉書署都指揮僉事施翰，博雅自是儒風，英邁允閑將略，歷俸尚淺，不敢敘列外，訪得管永騰叅將事副總兵麻鎮，力能扛鼎，功著銘鍾，韜略萬頃波瀾，鎮靜千尋山嶽，臨元叅將高應龍，果毅沉雄，妙運九天九地，澹泊寧靜，威行七縱七擒。雲南都司掌印署都指揮僉事李承選，壯志匈奴可滅，清操文吏弗如，萬里長城，一時名將。都司僉書管屯署都指揮僉事陳應鍾，碩大孔武，洵美且仁，英風足敵萬人，偉畧允當一面。巡撫標下坐營中軍吳德行，折衝雄抱，斬馘奇功，談邊口若懸河，應敵目無驕虜，蠻哈守備倪芳，裘帶雍容，韜鈐習練，馭士克威克愛，制夷知柔知剛。雲平守備金汝佐，深駐賊巢，鐵衣常披霧露，風

開將略寶劔能勁星文姚闊守備白元潔
熟識夷中形勢備嘗塞上風煙籌裕衝邊
思流猛緬順蒙守備徐高選挺挺英姿桓
桓武畧期許原白遂大歷練更稱老成隴
把守備楊永吉貌雄燕頷學富龍韜投醪
士卒同甘佐幕攉豪頓戢以上諸臣皆將
領之良所當薦揚以備擢用內李承選楊
永吉今任雖殊轉自臣屬例得並薦而李
承選以耿介之性居兩鎮之間忠言逆耳

獨醒招尤尤將領中之錚錚者也又訪得
原任都司掌印署都指揮僉事今陞福建
南路叅將梁時聘恇怯不振庸鄙可憎絕
無賢豪長者之風全是市井販夫之態吏
書叅房百般需索致紛紛告改而不前衛
所收表加倍刁難致每每愆期而誤事硝
黃火藥爲軍中之急需而每銀百兩止放
七十匠戶陳阿成初性仁等吞聲莫訴管
印輪操係衛官之本業而印索二十金操

索十五金指揮伏癸明王體乾等被剝何
甘軍丁占役多至二三百名巳大違法矣
而巧立月錢名色每月各上貺六七十索
各軍之脂膏不幾盡乎草海收孤年可三
四百金亦云厚利矣而復令催軍下鄉每
兩收貺二百五十索各佃之逃竄豈無因
乎武舉編銀八百額非不足也倡言先給
一半而鋪戶陪償安得有找領之日公費
年編九百用非不寛也就中尅落大半而

酒戶支應且常有勒價之時帶管屯道則
以比較爲名目而各伍官多者五兩少者
三兩方得免比並不知會屯田道楊聯芳
江得早王佐才等其催歛之班頭也帶管
操道則以收軍爲利媒而各新軍上等一
兩中等五錢竟白食糧並不關白清軍道
段雲龍顧應奇毛儲山等其過付之吏書
也衙役任其放肆即如寶應節趙懲吾等
攜娼公廨豪飲而各索五兩置之不究私

衛全不關防不特大粱二李先春等嚮殘
晝夜不歸而伊子梁稼亦且肆出通省襲
替途遠最為可念乃起文赴京則索三五
兩不等襲回開俸則索二三兩不等全視
官品以為厚薄三年中共一百五十餘員
無一得免者迫並衙門等道創立限單時
刻不容稽運刊榜徧示而後計無所出也
此非各弁之痛心疾首者乎六衛丁差正
額尚且難完乃伍官上納則每兩加收三

錢給放員役則每兩剋落二錢竟無薄籍
以送稽查司庫中計二千八百餘金莫可
究詰者迨臣同撫臣會牌申飭支放必詳
兩院置立循環而後奸無所施也此非贓
跡之彰明較著者乎至其奴顏婢膝膽落
于總鎮之威權厚幣甘言順指于恭隨之
虛猖致令體統大壞後人莫可振刷則尤
弁流所羞稱而儕臭恥與為伍者已此一
臣者司閫三年無片長之足採離滇一載

見百醜之盡呈蹤其贓私狼藉即提問亦
不為苛姑念年近衰遲性非兇惡所當革
任回衛以警貪庸者也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麻鎮等
隨材權用梁時聘照例𢧐序庶邦政肅清
而豪傑爭自鼓舞遐方軍伍漸可改觀易
聽矣

舉劾武職官員疏

題爲舉劾武職官員事臣奉
命巡按雲南專差所有武職官員例當舉劾除
曲靖衛指揮馮體乾韜畧豹蔚滇南射策
鷹揚冀非業經三薦巡撫標下贊畫湖廣
沔陽衛鎮撫趙煩胷藏數萬甲兵腹笥三
千禮樂業經正薦俱例候部推錄用不敢
再叙外訪得平夷衛指揮僉事李加培歛
術潛通九地筆陣獨掃千人多智若囊有
膽如斗永昌衛指揮僉事王允中技妙穿
楊令肅細柳轡潇防闗視篆風生箔歛譚
兵雲南佐衛指揮同知李孝先孝稱其名
歷練壯心正赤勞而不伐折衝猛氣尤雄
臨安衛指揮僉事劉坦骨相權奇心槩沉
毅横槊萬夫莫敵控弦九矢無虛新安所
副千戶程濂志遠常懷手印家貧不貰竇
刀一舉成名十年伏櫪雲南中衛右所鎮
撫薛繼周居家孝友部伍整嚴幾年磨歛

心雄一片請纓氣壯雲南左衛後所鎮撫
姚士奇沉毅有英雄氣閒雅得儒將風畧
篆冰清統軍霜肅以上諸臣甚擇于世職
二千餘員而收其駿者四入彀選于武科
數十餘員而拔其尤者三人所當薦揚以
備擢用者也又訪得雲南左衛指揮馬阜
張碣局爲利窟倚權門作泰山先奉委易
門劉賊迺不捕賊而虜掠良民不可勝計
已貽潇路之誚迨叅罰華事差操乃不悔
罪而投入新鎮肆無忌憚遂握闔省之權
有謂其擬置新鎮召亡納叛四出生事者
有謂其主使新鎮毒打府差欲張巳勢者
有謂其索健步餘丁八百名磕頭錢四百
餘兩係張鳳舉徐衍慶過付者有謂其泒
新進舍人六十名拜見錢三十餘兩係趙
文臣王鎔交送者有謂其指設牛叢縱容
私宰同劉恭泰私收不下二三百兩者有
謂其擅准民詞硃批鎖綁如李可臻夫妻

被害致程文忠擬徒者有謂花牌手三百
名毎名索一兩五錢方得選進王應時陳
應學張應科等可證者有謂軍件當一百
名毎名索二三兩不等方准收用時嘉謙
朱鴻孝王國忠等可證者有謂其拘拏指
揮韓維垣詐銀六十兩杻鎖千戶劉應龍
詐銀二十兩見有黃諍壽先等知證者有
謂其忌家人楊勣老成譖責三十板忌閽
者速士章忠直譖責二十板收禁監倉隨

安置遠莊漠沙者有謂其嚇礪管家并以
文王大元等銀三百兩羅和受可問者有
謂其拴同管莊王遐齡鎖綁謝堂王應學
胡登任等辱及妻子詐銀數十兩者有謂
其選戲子馬遷馬進等數十人晝夜淫戲
導新鎮以狹邪之行者有謂其離間該鎮
祖孫讒害該鎮毋子數月不相見疾病不
相問日蕩冊馳馬以糜費其財廣侈其欲
者種種惡跡耳不忍聞臣擬于考察時拏

究迺竟稱病不出希圖令子替職也尚知
有天理王法耶此一弁者盤踞甚堅播虐
日稔衣蟒招搖于城市奸徒望影以趨
磨牙吮血于小民善良重足而屏息各弁
附鎮者因非一人此最其雄長也楚雄衞
指揮僉事郭定山老奸神出鬼沒積惡百
孔千瘡原以千戶之職冒矣堵之功得陞
今銜殊為非分乃以捕盜之官作窩盜之
藪賄害逼省罪可勝誅如搭棚廠而白取

杜希聖等竹木修白泥哨而冒費官庫銀
五十兩猶其罪之輕者也縱弟郭三等告
害巡檢扶陞縱僕郭起孫等姦淫胡三妻
田氏猶其罪之在人者也梲智足以捕賊
如乍白八生頗等非不能人賍併獲而金
銀牛馬一厭其欲旋行釋放還巢周清李
高二等可問也徂詐足以掩貪如賈汗仁
姚友才等業巳私家拷索而衣物人口未
滿其望夜爾押解到官樊標熊紹祖等可

查也始而李光顯李光明不過鼠竊之雄
耳結拜定山為假父而招兵聚黨橫行于
洱海臨元數州郡之間焚掠何啻千家殺
虜何啻萬命敎猱升木者誰乎繼而李光
顯李光明已成負嵎之虎矣定山負管安
竜營而傳消遞息坐收其子女玉帛四五
年之中平居則收常例乘危則索異寶縱
虎插翅者誰乎賊虜良婦明收為妾及伊
夫陳七來認遂斬陳七以報功何其慘也

賊黨老長獻贓買命而妻女三口復私收
莊為奴婢何其橫也放兵糧而侵尅五載
積有千金借捕盜以窩藏論贓何止鉅萬
錢可通神向未敗露才能飾詐辨若懸河
臣向猶在疑信間迨擒獲李光明當堂供
吐情形歷歷如畫也豈非其真贓實犯耶
此一弁者人頭畜鳴狠聲蜂目冒功陞級
應從三褫之條通賊成家寧顧萬家之哭
各弁縱賊者固不乏人此實其渠魁也夫

以下原缺

以上原缺

條列地方行過事蹟疏

題為出巡事臣奉
命前往雲南地方巡按除欽遵接管外案照先
奉都察院勘劄為遵
憲綱以定冊式事內開巡按御史滿日將行過
事蹟開具回京復
命等因遵奉在卷今照臣巡按差滿所有在滇
行過興革利弊十九事開具款目理合具
本親齎謹具題

知

計開

一禁止參謁以肅官箴照得參謁迎
送雖上下體統遞來有司實借此
以工媚悅無論一往一來派用驛
遞里甲夫馬廩糧且長貪緣奔競
之風如賀節賀壽賀考滿賀報陞
謝考察謝陪巡謝查盤謝署印各
項名色日增月盛掌印守土之吏

幾同驛丞巡捕不特此也上下司原無可通交際之理邇今下程土儀幣帛杯盤派累里甲隨身出入即土司不收而民間騷擾已極至于人命强盗及置之不理倉庫獄囚亦視爲度外上下司非無賢者而沿習旣久莫能更新臣入境之日即用箚明告示首禁役申明刊刪頒布各官除考滿親赴投文外其餘槩行嚴禁迎送不許出郭新任遷轉不許遠行參謁有多送一菜一肉者必行叱出出郭一程半程者立行阻回夫本欲以効殷勤而反而遭斥辱臣豈好爲是不情哉人情如流水非嚴加隄防則不止幸撫臣同心力行常加申飭兩載之中即各道無敢有輕入省城者亦無一官敢至曲靖候送者庶

幾吏治清肅之一端也又如世鎮交際繁縟可厭臣未入境時奕以五百金至晉安來投臣立行叱出移書切責之嗣後一文寸縷竝行返璧如伊孫見在聽勘則束帖亦不接受盡鮮克由禮之家不容不以嚴待之此不獨滇人共知而該鎮祖孫當亦不昧其良也

分別土官以昭激勸照得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則中材之士往往無所興起無所顧忌況于土司酋長寧不灰心而解體乎滇中土司纍錯棊布環遶于二千里間向來桀驁不服考察近十餘年來先後諸按差責令聽考聽撫雖人未必盡到到未必盡如期而于羈縻約束之義亦得其大半矣顧其中强弱異致馴頑不等弱者馴者斤斤奉

令惟謹而我之汙吏奸人見其易
欺遂苛求無已毛舉細故經年對
簿牽害不休强者頑者令之不從
呼之不應甚至搆兵讎殺長爲寇
災以驚擾我邊鄙卒亦無可柰何
是我之馭夷未得其術而賞罰之
法有所失也臣入境即禁止刁民
不許生事土司出巡所至先行道
府廳官分別各官舍之賢否孰應

優奬孰應量賞孰應量戒孰應重
戒孰應功罪相準至考察之日親
加撫諭問其疾苦察其情形而輕
重布之如寧州祿厚之屢効忠勤
竭力勦賊則破格犒賞徧及其部
落又如阿迷普名聲之孱弱繫獄
保山蔣雲竣之人命被誣則立出
之囹圄而辯其寃枉凡有遠年牽
告未結及承襲文書刁勒者悉爲
註銷查給其奸民誣害槩不准行
似乎于柔遠之義有當而嚮風慕
義來投見者較多于往昔犬羊之
俗未必不懷我好音也

一追究積蠧以懲衙蠧照得衙役之
害人深根固蒂爲不可拔呼朋引
類動輒報復滇中夷人多不通漢
語怕見官府而鄉村之民什九愚
蠢畏法未見有土豪大俠爲有司

所不敢問者葢其風氣積弱使然
也臣廉得其情于入境日即刊示
不訪土豪止拏衙蠧以絕借訪羈
害之端惟于戶糧房之積役廵捕
官之積皁與夫保歇訟師之久爲
民害者令每屬酌報其尤者一二
人盡法究革其事情稍輕與小邑
偶無者不必充數其情極兇狠而
家無擔石者不追贓贖期于懲奸

惠良已耳又念向來訪犯多從輕
發落一拏之後彼且揚揚得志以
為院道之法不過如是止矣而所
在愚民亦以為官府無可柰何甘
心隱忍不敢再告此天下皆然而
滇中為甚臣因通行合省凡二十
年來以前六按臣所拏問者盡行
查報并行查盤官覆核其中有改
過務農或年衰力倦或所犯情有

可原者即為昭雪免其解審外擇
其再入衙門怙惡不悛或訪後益
肆被人告發者解院重責榜示申
明亭登名癉惡簿俾人人知官法
之不可逃而惡名之不易洗或亦
警惕于後來而犯刑憲者不至如
飲食乎

一開墾荒地以撫流移照得滇中米
貴而土曠米貴則民不聊生土曠

則盜難禁御開墾招徠似為第一
義然派糧之則太重起科之期太
迫貪官汙吏勢宦富豪又有額外
之擾無藝之征無怪乎小民顧畏
而卻步也臣入滇正當冬時展躬
春和亟為下檄所司及闔屬武弁
倡所轄軍民儘力開墾三年之內
聽其自食三年之後量與起科民
夷有願領牛種者第二年而後償

官成熟方行丈量較舊遞從輕額
異鄉者准與入籍舊業主不得妄
爭及巡歷所至查開墾數多者官
註上考人戶獎賞其官吏不給執
照及豪猾把持挾制者必置之法
經今兩年田得二千餘畝地得百
十餘塊雖未見大有成効而漸次
鼓舞十餘年後當無曠土矣夫軍
兵各保其田土禦寇自嚴民夷足

供其口食盜風自減似亦裕民弭盜之一策乎至如清丈各衛屯田前按臣所行而未竟者嚴催完報過省清出隱占至四萬餘畝兵食當漸充矣

一歸併查盤以省繁費照得滇中錢糧每歲原非難查每遇臣等出巡已委官歲盤而

欽盤勑到又另委各官查刷未免多事始而文

移往返則籍另造委官或隨巡未能即完卷案合弔去未能齊送此難在未查之先者也招成之日或此擬杖而彼擬徒或此作民欠而彼坐侵欺或一人而兩問或一事而重科兩不照應終難完結此難在既查之後者也至夫馬跋踄在委官方苦于奔馳供給迎送在印官又苦于酬應衙役因而作奸不肖乘此罔利未必有益于地方而

欽盤勑書所稱不許科斂軍士里甲者大有違背矣夫欽盤三年一次而三年之中有按臣不巡歷者乎臣擬行司道將欽歲二盤併委一官雖錢糧年分不同查明須各成一招然耳目既一心志自專有罪不至重科冊卷不至兩誤各府以次完報轉招可免遲延似為計之便者也

一操練軍兵以備戰守照得兵必操練而後為有用之兵將必練兵而後為有用之將所從來矣滇中竭本省之膏脂供客兵之饕食已為失策迺四方游棍一掛尺籍終身安享平居則結黨而横行小警則乘機而搶奪或通夷遠販而將不及知或更名私替而官不可問該臣巡歷既備兵守臨而避操委官

查盤又雇倩應名而避革餉或稍
遲卽行鼓噪一遇清汰羣聚刼略
勇于私鬬怯于公戰查閱各府獄
詞及詢全省人情無不苦兵之爲
害也今急猝未可盡汰則操練之
法可不講乎爲以此諭將領各官
動以有罰無賞衆不用命爲詞臣
隨與撫臣會議通行四兵備道卽
以餉銀爲賞罰各營將領操練定
于仲月中旬近府者府官督之近
州及縣者印官督之同詣教場操
演竟日大約營兵百名以七十名
爲中等以十五名爲上等以十五
名爲下等中等照舊領餉上等者
加餉五錢下等者減餉五錢文武
官會同分散此季操之法也四兵
道原編有操賞銀每年例該巡歷
操練驗其優列上等果係精壯者

加賞紀錄拔補哨隊長名缺驗其
三次下等果係老病者卽行汰革
另募本地土兵精壯者補之務須
一年一次此歲操之法也縱將領
私意愛憎而督操之印官自有公
道縱季操等第不當而兵道之親
閱自有定衡或亦蒐簡軍實之一
策乎又照請餉各冊每季另造其
中增減代替覆對旣難而文移往
復動延旬月各兵寧無造冊紙張
之費給領後時之苦其事故扣除
銀數零星冗雜又未必無侵沒者
臣特通行改造流水餉籌二扇送
兩院印給發營每季請餉之日自
營而廳而道各查明印鈐到院院
發司覆查同餉銀發去兵數有參
差發行有遲滯兌銀有輕重成色
一一填註仍計程立限無故稽遲

三日者吏書軍識人等提究厥乎
餉以時給而兵沾實惠也
一革除羡耗以清吏治照得羡餘之
報迺經收官吏託借名色以掩其
加收者所報上司不過分毫而官
吏書皁所乾沒者何啻十數倍臣
前任滇右推官凡查盤處所秤兑
庫銀盤量倉穀有秤重分釐量多
升斗者即行按律問罪此定法也

迺滇中查盤各官反勒派羡餘多
者每兩三分少者亦必一二分至
于倉穀亦然夫穀米盤量間有折
耗者矣何從得有加增此相沿積
弊之可笑者也在庫倉各役陪補
甚不甘心且又何以禁各官之多
收哉臣巡歷所至通行禁革凡經
收官吏如于所收正數之外勒索
火耗仍前妄報羡餘及指稱司庫

兌頭塗飾耳目者許諸人陳告以
憑參究至于收糧一節多係衛方
及倉巡驛官管開倉則官有平
米公座心紅酒席吏書有比銷造
册常例及至糧到倉場該倉攢淋
尖踢斛又索賣串小耙與小米樣
米席米上糙一石所費已至二三
斗甚至不容納米勒折乾倉買串
扣兌以致倉廒空虛軍士枵腹惟

推官處一彖署府印時力爲釐革
積弊一清臣因刊示所屬槩行禁
革然未敢謂人人奉法也
一酌議易穀以省僉報照得倉穀原
爲備賑而設貯久腐浥出陳易新
亦通例也滇中有司迺緣此爲奇
貨槩報殷實充當穀戶究至貧富
累貧強令里甲承領又有里長包
領派[illegible]編戶賠備者有倉前積棍

挖攬勒貼者有積里偷名冒領遞至追納其人始知若即此易殺一節而有司之欺已充奸胥之腹巳滿閩境之難大已盡不寧矣臣巡歷大理時推官丁應讀條陳及此隨道行串飭見今後倉穀如係高燥地方者令欠貯以備寧與緩急其卑濕地方量留兩三年備用凡積貯日久者竟請詳院道給與衙門各役作夏秋工食先書門皁禁次哨鋪兵夫再次孤貧獄囚口糧扣銀還官貯庫申報如有敢報穀戶一名者許諸人陳告官參吏革此法一行各父老子弟無不懽呼踴躍如出之湯火者此則不必賑濟而見德者也

一節省夫馬以蘇驛堡照得滇黔荒僻驛堡疲苦迴與中土不同該臣

自貴州入境目擊心傷即刊發簡明告示內一款出境入境官不許多撥重損濫用轎馬并嚴飭司道各官加意清查共為節省即還承差齎奏亦須次俱與撫臣共之其餘非緊急公文不許馬上飛遞非奉公差遣不許擅給馬牌如去冬棍徒吳德亮以行黜劣生投充新鎮用事指用勘合假充指揮賀天恩名色乘傳直至騰永夷方擅用八輪凌虐官吏至與知府爭道而馳該知府董世彥揭報到臣即行拏問重究并究一路之阿承應付者又如今春錦衣千戶朱國昌齎三十六年催象

勅諭入滇輒用大小勘合三道夫皁兵吹近百名馬六十餘匹公私需索折乾日費四五兩隨與撫臣會牌查減大

牛秤揭報兵部查究聽叅臣非好
爲刻覈也蓋疲驛堡日漸逃竄姦
一僉補至有投河自縊以避役者
何忍不爲之任怨哉即如科塲備
用紙段紙劄紡朴俱預差一官往
蘇杭江浙採買往返經年夾帶雜
貨動千數十損驛擾驛者驛傳今
改議召商領給價値貨到銷筭蓋
寧捐費司帑而不忍以擾國爲驛

也
一加意學校以興人文照得滇中人
士多抱美資而未知學問臣觀風
校閱加意品題擇其優者發題課
藝量給筆札刊其文以風厲之至
于德行之科尤函與師生詢其實
行每學奬賞一二人示勸如孝子
將愍官等甘貧若守給以月米舉
人馬逸湯德師等敦倫善俗優以

棹楔忠諫如給事中毛玉修其坊
表給以祭田名宦如叅政李先著
助其葬費祀之學宮其不肖狂逞
如李元培等斥革重處不
下數十人庶敢不矢公矢慎要於
興起文教鼓舞人心又此中學校
之制率多因陋就簡近來漸次整
頓第苦於餘糧無措臣巡歷所至
視其查勘量爲捐助如雲南府學

五十兩曲靖府學六十兩永平縣
學二十兩富民縣學三十兩平夷
衛學六十四兩零六涼衛學五十
兩馬龍州學一百兩霑益州學五
十三兩江川縣學建塔二十兩凡
力所能爲者靡不勉也若夫舍餘
之冒濫寄學化夷生之混列衣巾
目惟把持有司武斷鄉曲其爲學
校之蠹不淺臣頃有志清查而學

臣適缺當以俟後之秉憲者耳

一立限保勘以恤武弁照得滇省告襲者往往延至數十年逆例既久起送不便遂至停襲銷繳原詞臣閱之殊爲惻然細加查訪廼知一含告襲族鄰有保結之費衛所有保勘之費詳允行司又有都司公堂書吏頭班種種無厭諸費稍有不足百計刁難以致身未出門而盤費已罄路遠家窘終無入京之期查

大明會典武職襲替原有號票查繳之法久不舉行臣隨刊立限單編定半印號數發四分守道每張分二十四格每百里限二日每一衙門限五日共初塡發也自道而府而衛而所而伍各塡一格某日某時到某日某時行用印鈐蓋時刻不得而延

也其旣勘明也自伍而所而衛而府而道而院亦各塡一格或有弊駁查或無弊轉呈照前細註吏書不得而更也院准起送則都司立刻給文本舍執單銷繳或遇出巡則臬司代爲查銷違限卽行拏究惟本舍自行遲誤者免其究罪又慮各弁來搅作奸凡該道給單之日一面出示通衢有弊卽許首告計臣在事兩年先後起送者約四百五六十人一時世職似亦不虛

祖宗汗馬之勞乎又查得襲囘開俸例索公堂臣嚴禁之而不能止今都司李承選雅志好修刊榜永革自此窮弁得半菽之餉矣

一速驗屍傷以免冤滯照得人命重情在苦主一人冤斃九族傷心在凶犯名掛狀詞全家失業强者或

圖賴打搶勢同抄沒務者或不遂自縊病斃無聊富者則行財買免蕩產傾家貧者則鬻妻賣子供送獄食今賴官府早為王張審定口詞猶恐吏胥乘機生事迤滇中有司方且經年累月不一查行及至檢驗動委雜職老人糊塗塞責多至蒸換屍骸混報服毒仵作保歇變態莫測死者剖剝慘傷生者悲

哀莫訴間有赴上司告者又且怒其越訴責治收監柰之何小民得見天日也卹或勢窮理極印官親驗而骨已枯朽何從辨傷人已逃散何從質證有原被懼累而願息者有吏書受賄而減案者有道府屢駁屢換荏無定執人犯漸次斃獄而竟從捺殺者故滇之人命得具招撫按者遠或十餘年近亦三

四年招又鞫究狐疑莫可定執欲批駁則官遷吏滿難究初情欲依擬則律舛情乖終煩京駁臣每閱審冊有不勝其扼腕者隨會牌行按察司及四巡道凡遇人命查果有因即于本日或次日掌印官親行相驗驗有傷即具文通詳詳後方許削檢有毒方用銀鉋其初驗初檢覆檢三檢俱要明註年月日

期如有隱匿及延至三日不報者許屍親赴告吏書究招其圖賴服毒驗無重傷不許輒行削檢或情可矜疑罪難定擬許先具由請詳申飭之後雖未能盡釐積習然況閣者較少于在昔矣

一清理獄犯以廣好生照得臣等巡方職在伸究理枉凡在監輕重獄因俱應造冊送審迤滇中郡縣造

報審錄文冊止是成獄重囚其餘見問未詳已詳駁問者槩從埋沒未送即遇五年恤行亦止是已擬成招者方與送審開釋致文卷停閣于證累數年月既遠事多失真遂使良民終填黑獄兇犯竟漏吞舟殊不知已成獄者其冤枉僅可十之一二未成獄者其冤枉殆十之四五也臣巡歷所至先行查盤

委官詣監清理收取監犯獄詞不時刷取監簿覆查有遺漏未造冊者令其陸續補造有年久難歸結者令其連卷解審毋窮日夜之力細加檢閱時與司道府廳反覆參審期于得情而後止有疑必須辨明可矜即從寬釋司道如袁茂英趙世徵皆精明律例片言決疑而推官如盧一豸陳王道丁應謨董

述先等亦能殫精竭思共清積案通省開釋五六十起雖不敢云無冤獄而凡可求生似無有不盡心者矣又照重囚在監日久連年停遇停刑自恃罪無可加往往凌虐新監人犯索奪供送或教唆詞狀指點攀積年禁子且爲通同作孽良民之被茶毒有不可勝言者臣加意廉訪擇其尤者斃之杖下

或枷示上柙後遂有聞風自盡者則臣不敢以好生一念而廢誅鋤之法也

一力制奢靡以崇節儉照得滇中本極瘠薄之國商販稀通物力最詘而風俗喜于浮誇習尚安于侈靡家無擔石而履絲衣縞乘堅策肥者往往而是臣未入境時即預行禁約吏[illegible]不許穿紬絹衣見者必

責宴會不許殺牲擺席止取成禮巡歷自帶鋪陳凡鋪氈結綵陳設長物者提吏究治供給填街平買凡下程中火預擺牲醴者行牌切責幸撫臣躬行節儉同心申飭計兩巡巡歷從未取用寸縷尺布騷擾鋪行其指官科派如騰越知州劉洵能自行条論各屬庶亦聞風斂戢乎又照滇中絹段價高數倍

衙役刮剝異常臣通行所屬凡師生觀風官軍操賞夷酋目把之花紅支書門役□□鞋□折銀給領一毫不取辦于商戶但有一票一牌許令執赴告究又如曲靖一府最號衝疲交代巡歷未免騷擾民間臣捐贖八十金置造一應什物刑石並修永不許用里甲撫臣衙門亦自捐置總以盡臣等節用

愛民之一念耳未敢謂能移風易俗也

一減免紙贖以甦困窮照得金作贖刑雖隆古所不廢而罰懲非死民極于病亦當事所宜軫念也滇中訟簡事稀而承問之官習為深文苛法往往招擬過重經年累月追比不完其中為吏胥皂役侵漁隱匿者間有而貧窮下戶即一文半

紙難于措辦者實不少也臣每至一郡必諭各官清查減免陸續申詳其有訴改詭改的決者即與准行或一人而兩三罪或一家而兩三犯者即與查豁又如查盤招類以欠糧花戶闆衛軍丁槩擬紙價一錢雖云衆擎易舉其實牽害甚多臣槩行免科計通省之中兩歲所裁亦至千餘金蓋寧節省貴游

交際而不敢重累窮困軍民所謂
減一分下即受一分之賜也至如
近奉
詔赦于七月二十八日始到臣星夜行各司道
府及各府推官分頭查理期于小
民早沾
恩澤兩月之內所批詳者錢糧約二萬餘金紙
贖約四千金還官給主贓約五千
金擇放軍徒杖笞人犯至萬餘人

雖僻遠州縣未盡詳報通鼓舞
聖澤者殆徧全滇矣
一嚴限捕盜以靖地方照得滇中夷
賊出沒不常處處爲害而臨安南
安等一帶地方尤甚臣等輕則責
令印捕官擒緝重則調土官兵剿
捕近巡歷臨安沿途呼老父子泣
而問之則議論藉藉有謂縣官諱
賊官許官兵入境者有謂土官畏

慮掣肘徘徊觀望不實任事者有
謂武官受賊賄賂給以護身符者
有謂典史把總等官坐地分贓一
應鋪設動用皆真正賊贓者有謂
受害之家畏官不敢聲言者甚至
有謂某縣招賊數百名給以印票
每名索銀二兩者臣不勝駭嘆夫
吏之不肖以貪酷爲振然即有大
貪未必一夕抄數百家即有大酷

未必頃刻戕數十命今各官既不
能禁盜于前又不容捕盜于後則
諱賊縱賊之惡且加貪酷數等矣
隨會牌行兵道參將及各屬文武
官訪報各寨真賊各街市真窩與
夫積年巨案有名諸逋寇務要生
擒不許斬首其殺良搶財騷擾觀
望者盡法參究據先後擒捕如劇
賊李江西龍喜李光明羅順奇等

數十人次第就縛在嵋峨新平兩縣官擒獲較多酌量獎勸如河西典史何廷訓武定把總尚宗襲受贓縱賊已經拏究其玩寇殃民之尤如河西知縣趙賛化楚雄指揮郭定山見今叅論以候斥逐拏問似乎振刷一新而人心未必不警惕矣

一嚴究酷刑以重民命照得刑罰之設皆不得已而用之即正印理刑官惟徒罪以上方始收監惟奉上司批明方照枷號惟審强盜重囚問用夾棍拶指此外豈容輕試邇滇中武弁催糧則索拜見下程糧完則索驗完常例呈詳則索心紅紙劄管操則收歇役月錢偶需索不遂即用非刑拷打其府衛首領州縣佐貳鑽委管糧管捕者或違

禁受詞面勾攝拷禁或指盜扳贓而慘虐良善如夾棍眼入磁屑指拶又加腦箍竹板復用糯釘一遇假人命與影響賊情不即解報必濫刑以逞致受害者忍痛不勝只得攀累妄搭拖累良民甚至驛丞巡檢亦擅監人受狀哨官把總亦多武斷濫贖奈之何民不流離轉徙激而為盜也臣將刊示嚴禁凡非法酷刑者或被告發或被訪出定行拏問每衙門監簿止許一本監鑰止許一副佐貳首領不許另置衛印官及鎮撫司不許擅監軍人驛監止收徒犯提舉司及巡檢司眞職方許收監都司監簿每季呈院查考不許兩鎮動輒寄監兩年中文職如提舉戴廷仕州同余湘之吏目張應宿驛丞匡府翰巡

檢劉廷元等皆斥逐回籍武職如
指揮鄭宗玄劉靖寰姜起渭李運
昌百戶杜國英等皆革印參罰誠
不敢恤一家之哭而貽一路之哭
也
一禁捕指盜以安良善照得盜之害
民甚矣而捕役之害民尤甚于盜
凡皁快募兵牌票到手卽如奇貨
本名之外加以幫差多帶鐵繩響

鈴怒馬 入鄉村將鄉老村長火
頭地方鎖要領提犯證幽于店家
勒于馬前備極鞭朴嚇索滿足方
令保領纔得私保費已不貲抑或
同名別字綽號排行與夫拘甲賣
乙任從很嚇或指盜妄拏提一放
十或淫汙婦女牽累親鄰又有失
主方在苦楚而捕役勒要供應甚
至方告失狀反與逼要贓賊以致

被刦者多含寃懼累臣檄行各屬
凡奉拘提責令捕官行保甲村長
拘解不許一役下鄉查出員役究
遣其照兇緊關賊犯備開年貌住
址揭示城市鄉村凡獲强盜一名
給賞三兩獲竊盜一名給銀一兩
獲積年巨盜倍賞審實之後卽申
動官銀不許失信此法一行積年
有名案賊亦陸續得獲蓋夷人利

貨卽親戚同黨弗顧也迺滇中又
有誣盜圖賴勒人陪贓之例尤爲
可恨夫認贓定罪律法昭然柰何
曰跟蹤捕盜指蹤指陪乎但係殷
實可擾良善可欺者卽硬指爲賊
買捉互質任意裝誣百口莫辯有
未經官司而暗索以了事者有到
官刑逼而畏斷以脫命者臣張示
通衢力行禁止縱耳目有限而刁

風稍息矣

一增築城垣以壯形勢照得地方之有城如農之有畔工之有肆也城之不建守于何有即在腹裏地面猶人人知其不可況夷地乎滇中夷性好亂而邇來兩鎮並建日執敲朴以驅民爲盜爲郡邑之長者縱有長材異能恐猶不能畫地而守又何論于碌碌之流也前按臣

目擊時艱毅然以築城爲急務臣承其後會議題以贖鍰四千五百金築阿迷州廣通縣二塼城除俟工完另報外迺巡歷所至有興工而未竟者有久圮而未修者有有城而無樓有護城橋而工費不敷者隨行酌量搽助如馬龍州城助三百兩安寧州城助二百八十五兩零曲江城樓助一百十七兩零

尋甸府城助二百兩祿豐城橋助六百兩又見要害之地建哨爲急如晁東之者干哨助二十兩昆明之向華哨助三十九兩零馬龍之近城哨助十八兩零凡以爲城守之犄角而茍可弭盜安民不敢不竭力從事也至如楚雄之碍嘉縣越在萬山竟無縣治縣官皆寄住府城民夷無所紀攝臣臨行復撥

贖四百九十金著令經歷張問善建造儻從此任事者加意增築數十年當[illegible]無不城矣

禁約

爲禁止謝薦事照得巡方之職莫重于察吏莫公于舉劾劾者不任受怨薦者豈任受德迺近來沿習爲謝薦之說即賢者且不免焉劉晉川先生有言薦而受謝與賄而後薦等耳旨哉斯言本院毎用服膺又聞朱鑑塘先生按江右歸青州各屬循例徃謝一無所受因無所犒遣役資盡途遠至有行乞而歸者況滇吳之相去萬里哉本院素性儉朴食指甚少幸有先中丞之

敝廬在薄田數項聊取而儉用儘足自飽且老父庭訓素嚴兢兢清白之遺靡敢失墜各官若欲分俸相餽予則本院自有俸薪又有廪給交際公費等項業已寬然有餘若欲取諸軍民乎則疲敝之滇困苦已極兩年喘目擊心傷愧無能拯救正賴賢有司之拊循也本院方以各官爲賢而登諸薦剡各官乃因謝薦而玷此官箴所損不既大哉即如此中差役之難尤百倍于他省本院毎差一人給有應付路費且猶乞恩

另犒各官若差此遞役非派累里甲及夫頭馬戸之幇貼必不可餬口萬里怨咨載途亦何苦而多此事也爲此牌仰該司呈堂即便移布都貳司各道轉行各屬文武將吏凡係敘薦各官一體遵照切勿沿習陋規重斂民怨若違約遠來必不收受且以此覘各官之識趣已其一時司道俱素抱卓識夙號同心尤望深加體諒共相禁諭以爲各屬之表率則本院徹有榮施何啻十朋之貺不然上下司不許濫行交際入境

時業有成約豈其出境而身自冒之各宜知悉的不虛示須至牌者

差回籍告疏

奏爲親喪身病復

命難前懇乞

皇恩俯容在籍調理事臣至不肖伏蒙

皇明不棄從優擢改授西臺戊申冬月奉有巡

關之

命因母病請假旋因母喪守制又因喪妻喪子

不能起復且前壬子之夏偶承人乏叨有

巡滇之

命臣自念家難猶仍精神困敝隨即草疏控辭

迺臣堂官以大義責之謂旣奉有

成命豈容避遠辭勞禁不容上臣父亦勉臣曰

吾左目雖失明眠食尚無恙爾旣列名臺

察可終悠優家食哉臣萬不獲已匍匐而

南指据兩載未效一籌得代生還卽當依

期回道考察方慄慄貽幽是懼又何敢輒

顧其他惟是臣禀賦素弱夙有怔忡之症

興居稍煩神氣便耗三載居廬旣遭人世

未有之慘萬里行役又極天下險遠之區

便道過家見臣父年踰七十右目亦盲臣

孫煢煢五齡旁皇無倚不勝感痛殊難爲

懷旬月以來益覺虛火上攻痰嗽不止延

醫湯劑迨等調治咸謂勞苦久鬱乘間而

發必非歲月可以奏効臣于是益嘆命薄

災生非可久叨祿養也若僅僅尋例寬限

則數月之後旋至以愆期獲罪況臣起復

未經赴京滇差未經

陛辭已大非臺規矣儻今日又遷延觀望曠廢

職業不卽決意引退則壞法亂紀實自臣

始其何以居紀綱之司而糾舉百官之怠

玩哉伏望

皇上鑒念父之苦情察病根之已久

勅下該部查例給假准其在籍調理庶幾避賢

藏拙兩得其便而臣偕老父弱孫日祝

聖壽有餘榮矣除所領

勅印批文及用剩大小勘合十道具呈堂官轉

徼外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滇道將梗疏

題爲目擊黔苗猖獗滇道將梗謹據實上
聞以祈
皇圖消弭事臣項于役雲南往來必取道貴州
其山川之險遠更甚于蜀道此人人所知
何俟臣言惟是苗仲作孽魚肉官商有日
興而月不同者臣之往也清平縣城外白
晝遇各夷槍劫凡有挑擔負之商莫不棄
貨逃生其血肉淋漓者十餘人擁臣輿泣

訴各苗且揚揚嘯聚山頂自恃莫可誰何
其他經過郡邑皆蕭然喪其樂生之心在
滇兩年滇士民之受禍者不可枚舉卽如
鎮遠徐經歷之道劫殞命元謀徐知縣之
受傷去官慘毒極矣臣之歸也關堡村屯
較前似爲嚴緊而偶値撫按兩臣一時並
缺各夷益無所忌憚下役人人自危日行
僅五六十里其最可駭者當午抵威淸衛
城門晝掩俄而報兩百戶被殺矣楊指揮

被擒挾重價取贖卒死鋒刃之下矣賊營
得牛酒酣呼達旦城中號哭震天臣亦爲
之終夜不寐嗟嗟鬼方之民獨何辜而逢
此百凶哉夫人命至重即犯法應死猶展
轉於駁覆
奏苗之殺傷人動至數十命數百命甚且幾
村落爲之絕烟地方有司多匿不以報此
何說也軍官世職我
國家待之最優即徒杖輕罪必請

旨方行提問今苗賊虐執命官無異孤雛腐鼠
立刻殞數命亦無有爲
皇上言者此又何說也臣本逆旅經行不當干
預地方事然旣濟員耳目即風聞猶當入
告況傷心慘目有如是乎臣沿路咨詢父老及
延訪地方官弁有謂川湖之協濟宜議者
黔最瘠薄兵旣不可撤餉又無所出協濟
本自額派與解京解邊之銀何異奈何泰
越相視聊催檄爲故事以逋欠爲得策罔

近來兩省撫按雖稍留心而積習難更獨
令黔中爲無米之炊臣實不得其解矣又
有謂水西之縱寇宜懲者水西向與播州
犄勢相倚然兩雄不能相下猶可互爲牽
制自播平而水西兼併其地日益強盛縱
賊刼掠收其奇贏時時出緒餘餌不肖有
司遂以過路官爲委之苗仲有取之無禁
而用之不竭者此其計甚巧而禍漸深久
且爲播州之續矣播州之役竭天下之力

俾而成功猶且所得不償所失今海內虛
耗非復疇昔安可養成大患而莫爲早計
哉至于滇中開廣西路之說久矣築舍道
旁迄無成議臣初至亦未晰其路徑博採
輿論乃知便于粵稍不便于黔在滇人則
與其孤懸于一線孰若兩利而俱存譬之
居室者卽有前門當通後路此不必較其
道里之近遠而曉然易見者也然此一役
也非捐數萬之金錢非費數年之心力難

以慰始而樂成滇之帑藏臣等與撫臣加
意節省稍可措辦彌若干安心久任一方
撫當之人此則臣等所不及爲而以望之
將來者也故因議黔滇而并及之滇獨走
黔所益黔稅幾何而盜之垂涎無已滇若
兼走粵所損黔稅幾何而盜出無所稼自
當衰息所全者多矣臣竊目激中屢轉數
月終不敢默心隱黙伏望
皇上留神省覽
臺中流差　簽　九五
勅下所司從長計議如有一言足採早爲
裁酌施行俾滇黔臣且清野則貴藉黔受其福
而川湖免震隣之慮滇南免剝膚之災水
西亦或小懲大戒不至覆于西南半壁未
必無小補也臣等可目
天威曷勝悚息待
命之至奉
聖旨該部知道

臺中疏畧卷四

巡按順天監察御史毛堪草奏

銓屬不宜廣額等疏

題爲銓屬不宜廣額館選不宜参差懇乞
聖明酌議定規以一政體以平人情事邇來
皇上加意吏治因加意于銓曹凡有遷轉吏調
批發曾不踰朞以今行取留難言路蕭索
人情所趨莫不以銓部爲儁班矣然官止
十四員每員二人輪流視事非他署所敢
望頃年突添冊庫一員已非
祖制馴至于今日增月益遂至每缺三人甚且
每缺四人如陝西如江西皆近日所創見
也何地無人才何人不願入吏部此例一
開浹歲之後不將更添十餘人乎且每年
例轉僅止一人外推耳其餘皆挨次典選
翹足清卿者也既無言責又鮮年勞雍容
家食坐致華膴姑無論他署不平其如致
身任事之義何哉無添註之名有添註之
實何等要地似此濫觴誠不容不酌議釐
正者也

皇上壽考作人今科特增
制額添考官甚
盛舉也奈何議防不密鑒別失眞致令首名叢
垢已大爲缺典矣今濟濟多士所顒望者
在館選一節迺
廟堂迄無成議有謂如庚戌故事暫歇一科者
有謂如癸丑故事照舊選取者有謂庚戌
原未嘗不選止因遲至六月初旬方題人
多散去者又有謂每科留館數多後來詞

林壅塞不便者紛紛議論茫無歸着此在
閣部諸臣歸期自當裁定以臣愚見與其
追悔于後期孰若酌定于先期與其多留
于一科孰若精擇于每科且也州縣正官
自去歲九十月間離任入計迄今衙疲繁
劇之地强半缺官屈指六月大選方得銓
補若不早完館選則大選益復遲遲缺人
廢事所關非小倘得于大選一月之前秉
公選取額定每科十四人或照銓司之額

缺各依省直派定或照會場之取法酌分
南北中卷散館之日毋得派臺省而遺部
屬教習之時毋得狥北疾而啟規避庶幾
多寡適中儲養得體足爲法之平乎臣竊
事激爽義不容默伏望
皇上留神省覽見之施行俾
國家有畫一之法士子無僥倖之心于政體
人情未必無小補也臣干冒
宸嚴曷勝悚息待
命之至

萬曆四十四年四月初二日

禫除公慰疏

奏爲

升祔禮成孝思不匱謹合詞恭慰

聖懷事茲者五月十六日恭遇

孝定貞純欽仁端肅弼天祚聖皇太后禫服既

除

神主奉安

昭陵臣等隨諸臣後星馳

德勝門外恭候行禮伏覩典禮崇嚴精文備

至百執事駿奔有恪大小臣虎拜惟虔夾

道士民感慕讃歎頂禮呼號聲徹

朝野蓋爭覩周官之禮儀而遠陋漢家之制

度也我

皇上念

慈恩之罔極致易戚之兼隆行之

外朝雖勉仍以日易月之制服之

大內實自致三年一日之恍朔望必躬親

几筵齋禱務殫誠依依

聖母徽音不遠應含笑于九天而

皇上永言孝思大有光于千古矣今亮陰三祀

既

敦恭默思道之精誠郎吉維新共仰

聖主當陽之景運伏望

從禮導和

順時珍攝繹

親賢圖治之

詰慕以終身擴

赦罪恤災之恩推聯萬國以

繼述爲達孝永煥

大明于中天以

敉佑爲承漢益綿

萬曆之盛治臣等冒昧合詞曷勝激切祈懇之

至

萬曆四十四年五月十七日

請釋劉御史公疏

題爲

聖孝光天普被纍臣困極堪憐懇乞

皇上俯允矜宥以終

慈恩事竊惟去歲五月

慈寧宮

召諭之時正臣子快覩

天顏之日御史劉光復以一介小臣輒敢越班

趨前奏對失序倉卒之間糾儀無人遂致

上干

聖怒遭此不測實其自取惟是忠言未脫于口

而重譴已及其身迹雖有犯心實無他在

廷大小諸臣萬目共見亦

皇上所洞燭也特以

聖母几筵在上孝思益虔不難繫一小臣以昭

如在之敬今

升祔禮成倏已一月餘矣

赦罪恤災之恩將無所不普逈而光復之事似

亦

慈寧宮前一未了之前件也一臣幽繫舉

朝失色臣等側耳靜聽爲日已久

聖度如天何難說釋想

聖母在天之靈亦必有惻然于此者

皇上得無動念乎光復在獄每語人曰初時奉

旨拏下中涓多人群簇甚有挺杖交下者此時

若非

天語傳宣戒無亂毆必且死于立刻光復八十

老母若聞子死必且驚隕于家是光復母

子兩命得以延至今日者皆

皇上所賜餘生也

聖恩浩蕩惟有感泣臣等聞之亦皆泣下夫人

臣委贄致身無以有已則當策名之日死

生榮辱業已置之度外大復何言惟是我

皇上寬仁大度超越千古四五十年以來未嘗

輕僇一言官眞足爲

聖子神孫之法何獨于光復而經年累月長繫

不釋哉釋之此其時矣近聞光復念母情
切憂思傷脾兼以今歲酷暑獄中積穢迹
抱泄痢劇症強壯之軀頓成羸弱倘一旦
溘先朝露長爲獄底游魂是時
皇上即有下車解網之仁其有及乎頃者三輔
苦旱飛塵蔽天祈禱兩旬未見應驗臣等
蒿相視而歎謂天之難也及茲旬日之間
甘霖連霈萬物昭蘇人情鼓舞有若更生
臣等又相顧而喜回天之易也我
皇上心與天通旣已嘿感蒼穹自宜俯慰臣庶

彼暑濕之鬱蒸犴狴之求活亦何減大旱
之時雨哉假令去歲旣荒而今年復旱嘵
此小民將靡有孑遺而
皇上宜何如焦勞今天心仁愛旣不難轉災爲
祥
皇上爲天之子而臣民之天也獨何難轉威爲
福乎經年論繫一旦放生施不測之法以
肅久曠之
朝儀又施不測之恩以作敢言之士氣則終
盡神鼓舞不倦夫然後謂之善法天謂之
與不測而可以繹
萬年有道之長于未艾極天所覆
慈恩閎滿
皇上寧有靳焉臣等合詞懇
請非敢下庇同官冀以上光
聖孝伏祈
特賜矜憐早爲寬釋海內幸甚臣等幸甚干冒

天威曷勝悚息待
命之至
萬曆四十四年六月初七日

再催館選疏

題為館選法不可罷則不可遲懇乞

聖上速

賜允行以便大選以慰羣情事竊惟館選儲養

相材誠

國家之盛典而閣臣之職掌也頃者閣臣業
已具疏請士業已彈冠遐靜俟旬月尚未

得

旨臣誠不得其解夫人才之盛衰全在

主上之培植每科應選人人能言之亦

皇上所明知也諸士了離疏釋蹻正當米珠薪
桂之時變灌喻鴻無步玉登金之想遇
旅邸棲遲日復一日屈指六月大選不過
十餘日耳地方久缺正官其望新官之至
也不啻雲霓而諸士子欲選不可欲待不
能顧此失彼何去何從一件美事翻增愁
歎聞癸丑考期延至八月終旬一榜之士
選去及給假去者已百餘人矣我

以下原缺

豈其忘之謂宜此後十四人內定列部屬
二人倘有規避者另從重議此授職之當
定也

殿陛何等森嚴試事向稱多弊今試尚未有
成議而訾巧關提廣傳贅語以一門之桃
李操同室之戈矛友誼鄉情夬裂殆盡況
今朝列市販工役紛擾既不能如

殿試之時綦于禁日中又不當如往常試時
任其散坐莫可稽查倘借書傳遞果有其
人豈不為

盛典辱哉似宜申飭當事諸臣矢心天日務秉
至公考時嚴加防範令各士子分列三洞
門內各依省直凡同鄉者共聚一處互為
譏防班役悉皆屏除中涓不許混進庶人
人共見天日可憑不致背地生疑而興日
流謗所全者多矣此試法之當嚴也以上
數款皆諸臣所嘗言亦臣前疏所已言者
特稍為申明以待採擇伏惟

皇上壽考作人因將與事此等考選行之已屢
正如家常茶飯與褻久殄原非異常舉動
曠世不一見者何若遲延虧閣令人饑渴
疲困仰天嘆息而莫可誰何哉臣觸事陳
言不自知其煩瀆伏祈
皇上早
賜省覽即下閣部施行亦鼓舞豪傑興起吏治
之一端也臣干冒
威嚴曷勝悚息待

參閣臣貢舉非人疏

題為場弊處分宜明難因輔臣廢法懇乞
勑部議覆以重
大典以昭至公事照得今歲會場叢垢言者章
滿公車即臣前疏所云譏防不密鑒別失
真亦見內外簾官均無所辭責矣而無奈
主考官愈從首論者不肯引咎反迫逐事
外之言官也哉
皇上特頒
嚴旨罰及搜檢等官夫搜檢官是於五千人中
混入此一人也既無所辭于罰同考官是
於十四卷中誤取此一卷也猶不敢安其
職若主考總裁官則于五千人之中二十
房卷之內而注意特拔此為第一人第一
卷者也獨可靦顏而謂于心無愧功過相
準哉大凡檢舉錯誤必其可以改正者方
倖免究此等事可改正乎不可改正乎而
自居于功臣所不解也伏讀

大明律貢舉非其人者一人杖八十若主司共
試藝業技能而不以實者減二等律文甚
明遵行宜確仰我
皇上十三年順天誤中冒籍似與考官無預也
而主考論德張　桂改南兵部員外矣二
十八年科場文體不經各舉子僅止罰科
也而主考房考編號等官楊道賓等俱分
别罰俸矣四十年科場魁卷有議各舉子
僅擬革罰非有遺戌枷號之重犯也而主

考郭淯朱延禧等俱各罰俸且回籍矣嚴
于鄉試而獨寬于會試嚴于各科而曲貸
于今日嚴于舉子而不問及主考豈所以
爲法之平乎從前各官中豈無由詞林由
郎甲爲
皇上所簡拔者乎夫取士莫重于制科莫榮於
會元群四海之英俊極少壯之妙年其若
心焦思廢寢忘食以幾一遇者非此也耶
每科揭榜之後元魁一出無論先達後進

即落第諸生莫不傾心歎服所稱起衰
雅昌世運而淑人心良非虛語今李何擬
襲吳腐而竟詫爲神奇也很云知其文不
知其人此以論于趙鳴陽則可耳其文自
佳其行自垢誰肯責考官以瞻拉之見哉
若沈同和卷則果是矣篇篇陳腐段段瑕
疵查係丁酉丙午年間坊刻遠者二十年
近亦十餘年冬烘斬泰多不成篇在士子
已棄爲窓膓之故紙而主考忽訝爲宮樣

之新粧不特見若欲要即同和亦當竊笑
假元進則真才久剝蝕則實學荒灰彥
士精進之心資浮薄游譚之柄文體從此
將大壞極弊何以言正文體哉乃猶曰海
寶千般先取如意何其如道南意而大不
如天下人意也亦最可恨矣道南出場各
疏全是怨天尤人不曰感召異常則曰福
緣淺薄不曰科臣極詆則曰言官誣欺獨
不思入簾出簾儼然首席者誰乎座主門

生通家世好異日亟問亟餽不絕者誰乎
卽他年青史亦惟書曰丙辰科吳道南劉
楚先爲考試官取沈同和等三百五十人
而已他人不列名也今同和業已三木囊
頭暴于市曹烈日之中而取同和者尚且
殺機突橫雄據滿朝百官之上豈律例之
議獨不可加于大臣乎已不去而逐言官
使必去言官久逐久去矣而猶徘徊觀望
屢徼　温旨我

皇上天縱聖明豈不洞察道南等之不當留哉
不過謂登進之甚難故放遣之亦不易一
時優禮大臣德意臣等寧不仰體第因道
南等大負
皇上之任使臣官叨執法不容不申明律例以
請耳道南有言曰臣之休休畜成悻悻夫
休休二字談何容易道南不知自責適自
暴耶卽所稱悻悻亦去必窮日之謂也今
既致月矣無乃又不成其爲悻悻乎又照

上科一判無草猶特叅論愼之至也今沈
趙兩卷五篇雷同並列元魁竟不覺察何
其踈也夫文章自有定評各房不乏巨眼
兼聽並觀叅互考訂人之聰明誰不如我
自可完此
大典何苦執拗自用致狼狽若此哉伏望
皇上念科場之當重弊竇之當嚴
勑下禮部查照律文及節年見行事例將內外
在場大小各官斟酌輕重分別議處其沈

同和鄉場何緣得中應否追究一併勘議
覆
奏使刑當乎其罪罰當乎其心應議者取自
聖裁受罰者足垂後戒庶乎大法小廉綱擧目
振
温諭不至屑越臣工知所忌憚不特相業士風
藉此丕變而考官欲正文體之心亦不至
托之空譚矣海內幸甚臣等幸甚
萬曆四十四年七月十九日

比例請改　勑命疏

奏爲比例乞　恩改給　勑命事項者
皇上僴言路之久滯曠推恩之大典如科臣商
周祚等臺臣楊鶴等考滿俱蒙
俞旨改給
勑命誠千載之奇逢也臣自萬曆三十三年十
月任禮部主客清吏司主事幸遇
覃恩給有父母封典未改實授今職丁母憂起
復差往雲南巡按于四十二年七月內考

三年滿幸奉
聖旨著就彼復職時因拮据差務未及疏
請今父年益衰母歿已久罔想十餘年前具慶
情景彌增感慨非仰徼
綸綍之榮曷用慰存歿之想伏乞
勑下吏部查照近例一體改給庶
皇上之推恩彌深而微臣之銜結不朽矣
萬曆四十四年八月十一日

武場監試條陳疏

題爲武試防範當嚴敬陳未盡事宜以祈
聖明申飭事照得文武兩途並重而武士徑竇
尤多臣等奉
命監試所有應行規條有節年已經詳備者有
兵部現在舉行者又有臣等臨時酌量可
以徑行者俱不敢陳
竇外通近來人情變幻愈滋弊竇有出與其參
究于旣犯孰若禁止于先期敢攄一得列

爲五欵惟
皇上試垂聽焉一曰納級之宜杜也科目最公
典從來未有以貲納者自戶部開例內有
原係生員納監者加納武職准免鄉試竟
會武試已失選將之初意矣今遂有民生
納監者亦朦朧赴文而來壞法滋甚臣以
爲宜令職方嚴行清查係生員者姑准今
科會試係民生者槩不准收此後不論生
員民生盡行停止似乎鄉舉之公法猶存

也一日舊生之宜核也舊規惟三科武舉與新科許其會試昨陜西按臣稍廣其途部覆一二科武舉各聽撫按行司道考驗可用者方准起文本爲憐才盛舉今據職方司稱投文官生多係衰憊竟未考驗且有另謀執照印結及曾經叅革各官衛所混申者眞僞錯雜儻倖中式誰執其咎臣以爲凡經司道起送始准收試餘宜細加査驗毋得槩收庶免後來之悔乎一曰試

箭之宜嚴也文場監試兩臣東西搜檢點進似已嚴密猶有法外之遺奸乃武場試箭則異是矣官生旣多不得不分爲十圍臣等卽盡日之力亦僅可分校兩圍耳其餘勢所不逮監察難周雖府部堂屬濟濟多賢然下役夤緣寧過于愼臣以爲宜申飭各官倍加防檢互相覺察儻有不自愛者臣等縱不能登時糾舉定行訪實上

聞必不敢自溺其職也一曰進錄之宜進也向來武場試題往往先時泄漏致騰物議誠官之有心作弊哉良由試錄進呈卽在放榜之日多係預先屬稿以待刊刻下役耳目遂不能盡防臣以爲宜照文場例先呈題名俟旬日後呈錄則臨時擬題可杜窺伺之隙矣一曰廢卷之宜發也兵部原題馬步箭俱無及三場文理不通者卽與斥革下科不許起送法本嚴也乃省直竟不遵行摠之法未盡一未簡便耳臣以爲

宜刊准再試不准試二樣條記分送各試官於校閱之日將落卷分別擇其稍可作養者二三百卷印准再試餘俱印不准試各封發職方司候各生領引之後定期一日齊赴方司領卷司官査其准再試者卷與文引鈐一合同號印各生領回俟起文之日司道査卷引號印相同卽于卷後細塡起送緣由亦用印鈐蓋發與前來再試廢割卷可杜而文移亦可省也以上數款

似于試事有裨今入彀伊邇伏望
皇上早賜省覽
勑下該部速行查議如有可採即見施行公典
幸甚臣等幸甚
萬曆四十四年九月初三日

武場搜獲懷挾疏

題爲武場搜出懷挾事臣等奉
命監試深慮弊竇日滋謬上條陳數款伏蒙
聖明俯允部覆見之施行臣等復出示曉諭不
啻再三無非欲保全官生不致自投法網
也乃于本月十四日夜三四鼓時督率城
坊官兵細加搜檢猶有犯法者三人一係
南錦衣衛新科武舉莊文重縐襖中懷挾
十紙約一萬二千餘字一係福建鎮東衛

百戶新科武舉林雲美衣縫中懷挾三紙
約五千三百餘字一係河南商丘縣舊
科武舉沈畦衣袖中懷挾一紙約六百六
十餘字雖多寡不同皆係策論套語法之
所禁者也妄冀蝸角浮名密帶蠅頭細字
豈兵不厭詐預習蠟書裹甲之詭謀抑計
無復之甘出鼠竊狗偷之下策紙紙親供
字字罪案臣等即欲從寬其如法之難縱
何已經責發東城羈候其所挾字紙公同

知武舉官及提調等官驗明封貯職方司
案候外伏覩
大明律例一欵應試舉監生儒及官吏人等但
有懷挾文字者擧送法司問罪仍枷號一
箇月滿日發爲民其武場有犯懷挾等弊
俱照此例擬斷臣等旣經捜獲本當卽時
具疏參在場內供事今始事完見
朝謹照例具
題伏候

皇上勑下法司提問究[illegible]庶武夫不敢弁髦法
紀而將來入試者亦知所懲戒矣
萬曆四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

糾李三才各疏
題爲贓臣倖逃法網愈肆跳梁懇乞
聖明大奮乾斷以存
國法事臣等伏覩我
朝法度森嚴百工皆守縱有大奸大惡無不
朝發覺而夕寘刑章誰敢明知故犯情眞
罪確而猶肆無忌憚欺傲
皇上者則自欺自李三才始三才撫淮督漕罪
狀海深贓私山積擢髮難數卽其盜用

皇木占據
皇廠亦從來所未有之事勘問旣明會審復確
一時法司諸臣卽宜請
旨提問明正典刑廼大小諸臣素知三才兇惡
難攖鰲與强盛遂不
請提問三才僅僅罪坐奴輩從究招擬蓋曲體
皇上之寛仁而猶冀三才從此悛禍也孰知寛
人之性下愚不[illegible]一[illegible]狎弄[illegible]恩狂逞蠖
伏經[illegible]聽張一[illegible]等[illegible]滔

朝直至上凌
君父臣等讀未終篇無不人人髮指有是哉淯
平世界閙兩公行恭寬採勘疏
留中妄意
皇上終置不問也又習見
皇上靜攝日久章疏未必盡
覽可以肆言無忌也大我
皇上英明天縱如不星如陳用賓非曾在大臣
之列者乎談

國誤邊論辟無赦况盜木占廠之罪人輒敢
以倒翻世界自認大逆不道無人臣禮其
罪浮于前兩臣遠甚寧有獨寬兩觀之誅
而不終膏
尚方之劒者哉臣等竊慨近來法守凌夷小人
得志班行寥落正氣蕭條諸臣日惟以調
停爲得策和解爲穩着不知小懲而大戒
此惟可施于中人以下耳若夫窮兇極惡
走死地如鶩甘刑憲如飲食一息尚存其

[illegible]狂噬之態必不肯寧息也語云惡不
積不足以滅身此正三才滅身時矣大[illegible]
以姑息究假釀成藩鎮之禍宋以優柔忘
玩馴致遼金之寇當斷不斷當刑不刑豈
獨
廷臣犁月吞類喪氣而已哉至于通政司職
司封駁似此譫說殄行豈宜任其縱橫直
至第三疏方行駁正不已晚乎亦大失納
言之職矣伏望

皇上檢發勘疏亟提正犯問擬應得罪名併將
三才近日三疏發出會問正其詭譎欺
君轉換支吾之罪則刑一人而天下咸服從此
朝無聚訟野無橫議我
國家之法度紀綱眞與卓越于古矣臣等幸甚
世道幸甚
萬曆四十四年十月初三日

京察條陳疏稿

題爲京察届期敬陳一得以贊平明之治事竊照六年京察肅清吏治甚盛典也臣不肖預聞茲役夙夜氷兢何敢漫騰口說惟是鉅典非一人可任議論合天下始公往例可循敬列五款以備

聖明芻蕘之採一曰重職業官無大小各有攸司奉公守法儘有不易盡者今吏治泛泛悠悠日趨曠鰥而京官爲甚初選即棄冷趨炎甫選而營差謀調積俸稍逾則嗟卑歎老陞轉不驟遂怨天尤人迺問其在任所司何事歷年所効何績茫然無以置對也居平習爲故常臨察宜爲提醒竊以爲舉措失當皆當究主爵之人錢糧失額者當窮稽手之實禮樂兵戎刑名將作莫不嚴綜而細覈之然後明加劾斥與衆共去庶幾冗濫處際有所忌憚也一曰重操守昔人云一清未足以盡天下之賢一濁可

以槩天下之不肖今吏治之汙極矣日朘月削民不堪命京官者外吏之倡也賄交厚餽靡靡相誇此孰非民脂國帑哉品望虛而無據心術藏而難窺竊以爲恬澹節省正今日對症之藥其驕奢淫佚者必從居閒請托冒破侵漁中得來廉訪得實定加顯黜庶帑藏不至日匱而閭閻稍得安生也一曰重聞報各衙門之事分于各屬而總理于堂官職業操守明如觀火無柰其情牽面熟也差回考覈槩註稱職任滿給由盡從上考所恃者惟有大計耳安可復含糊兩可避怨避嫌哉即去任已久而卷案具在即在差未回而事跡可稽同寮共事參伍錯綜未有不獨照數計者惟是堂官每寄耳目于所屬而所寄當愼擇其賢者則聞報必眞不至于堂官爲人所悞而遷以自悞也至于考選候咨諸臣靜觀旁燭衙監素審外計行取業已預聞豈以

茲役而不失公矢慎盡言無隱乎諒諸臣罔敢推避也一曰惜人才全才難得自古歎之邇年分門競戶習于黨同而銳于伐異影響疑似之間摧殘多矣今幸

聖明洞燭屏斥巨奸則撓亂計典者已去而一切葛藤文臺悉可置之不問消偏黨反側之心歸蕩平正直之路此其時乎勿以寸瑕掩尺瑜勿以虛見掩實政勿因未定之浮氣遽懸斷其生平勿聽中傷之蜚語令灰心于任事勿拘舊數勿庇知交其有匿名誣揭賄刺陰害者宜

勑廠衛城坊務根究所由如法反坐庶幾陽明用事而朝政有清明之日乎一曰清冗濫京官無論散秩體統封贈例俱從優倖薪支給積少成鉅自開納之途雜而冠裳褻越中間安靜守分者難謂盡無而借差騷擾越俎鑽刺者踵相接也所納之貲幾何取償之利數倍稅棍罪孽竄入其中可

不力為澄汰乎至如通事譯字等官司賓太醫等署不納一文不識一丁止須假冒籍貫遂衣絲橫銀占為世業此尤冒濫之無紀極者此等卑官訪冊既不列名堂官未盡公道臨期奏數家惡每致漏網似宜令本衙門先期送冊臺省銓司嚴加覆核訪單之末各列所知營差越俎犯有實跡者不貸其冒籍混頂等項去其人并去其籍庶朝班不列市販而豪猾亦絕貪緣矣

以上五議率皆平平無奇人所常談亦事所可為者臣之愚技止此耳至于會計諸臣在吏部則缺左右兩侍郎在都察院則缺左副僉三都御史在吏科及各科則俱缺都左右給事中在十三道及各在差諸臣則寥寥數人缺者強半每年以大小數十臣從容料理猶不能無遺議今年各署多虛時日已迫而臣等僅僅以空言應故事語云有治人無治法則安知臣等此疏

非𦝼拇枝指乎伏望
皇上留心大典速簡當事諸臣更將臣所條議
勑下部院再加斟酌採擇施行臣等幸甚討
典幸甚
萬曆四十四年十一月　日

畿輔免稅疏

畿輔旱形可危停稅再徵未便懇乞
聖恩仍
准停免以收人心以囘
天意事照得榷稅之苦普天同之重罹徵收近
畿爲最去年伏蒙
聖恩拯念旱災
特將順天府屬過路落地二稅
准免一年
郊畿內外懽若更生儻一年之間年穀豐登
蝗蝻無警則今年自當照舊勉供何敢妄
有希冀惟是田有遺蝗麥未佈種三冬無
雪一春無雨祈禱徒勤涓滴靡應人情洶
洶咸疑今歲三輔之災當不減去年二東
之慘毒也際此情形即見徵之稅猶當議
停况已在停徵者乎即
內帑之儲猶當請發況原在民間者乎即額
數甚多猶當議豁況數止二萬六千餘金

乎此二萬六千餘金者在
皇上視之不過太倉之稊米而在民間得之可
活數十萬之生命職頃叨巡方之役披閱
兩年中積案未及三月重獄已不下千餘
起照提且不下千百人強半係四十三年
旱荒搶奪之人犯也有聚衆數百人沿村
搶糧不過各分一二斗者有聚衆數十人
明火劫財不過各分數十文者甚至妖言
動輒成群乞丐自相劫奪破衣尺布便至

殺人狗彘鷄鴨稗亦稱響馬閱招至此未嘗
不中夜徬徨閣筆而浩歎也欲出則亂風
漸豈可長欲入則饑饉大有可憐嗟乎此
孰非上天之赤子
祖宗愛養之遺黎而一旦驅之盡入死地乎民
窮則盜起戾氣足以干天和捕急則遠逃
拋荒益以聚亡命
皇上聰明天縱試一思之安有民生阽危若此
而感災召變不至重疊者安有天災洊行
若此而素服行香便可挽回者
皇仁如天民望若雨
慨發德音仍
准免稅先沛
皇上之膏澤以迓迎上天之和氣享待職詞之
畢其又照水旱荒亂不下于順天而稅止
二千二百餘金不及順天十分之一據道
府揭稱祈免不謀同詞伏望
勅下戶部將順永兩府稅銀二萬八千餘兩同

議免徵
畿輔幸甚職等幸甚
萬曆四十五年二月初九日

再催免稅疏

題爲近

畿禱雨未應再懇

准行免稅實政以召天和事竊惟民之所欲天

必從之如響應聲未有爽也今禱雪禱雨

自去冬迄今五閱月矣民愁愈甚天怒未

爽其故何也無乃禱祠者以文不以實乎

臣等之奉行

德意猶實有所欽乎

皇上固上畏

天命而下憫民窮者也民欲雨既爲之露禱民

苦稅恐不爲之停免乎臣前疏所懇

請者非有與常恩澤亦非有更端別欵不過免

此新增已停之零稅耳

畿甸者都會之旛籬三輔者

神京之肘腋巻宜從簡賦宜從輕培養滋息

宜與佚服有間乃自権稅以來寸寸羊腸

步步虎穴如河西鈔關及崇文門稅課猶

曰舊額也天津有稅監通灣有稅監寶坻

有廠監保和店有

皇稅宛大良涿等州縣各有橋稅丁字沽楊村

又各有船稅貨稅關監競陳刀俎商民迭

遭魚肉夫非新增之雜稅哉臣猶謂停止

自有日未敢遽

請撤也惟是零星各路稅之于西南紅門稅之

于蘆溝橋稅之于苑家口又稅之于河西

關口居庸山海靡不派也檐頭贏脚靡不

抽也僻村靜邑靡不包也或一地而兩徵

或數步而再徵環視水陸攫奪萬端蓋十

七八年於茲矣問其歲所入額幾何哉僅

此二萬八千餘金耳幸去春順天府臣連

疏懇請

皇上俯賜停免一年民得暫離湯火乃今喘息

未定而稅監與不肖員役又勃勃思逞矣

稅棍糾集實繁有徒沿途邀截不異響馬

響馬之爲暴也人人可執而誅之稅棍之

爲暴也貧嵋依與卽有強項吏敢輕攖其
鋒哉項見
皇上設立粥廠全活饑民頗衆饑民當此氷泮
春和亦思肩挑背負推車赶脚以糊其口
無奈零稅之復叢興也過路落地將布網
羅民將安所趂食是全活之於粥廠者終
當槁死於稅廠耳
皇上寧不爲之動念乎夫稅利一而害百利歸
於官者什之一歸於員役之手者什之九

此二萬餘金者民間之數十萬金也發帑
發粟上之所費甚夥而民之所沾未徧孰
若以民間自有之財聽其熙熙攘攘自爲
貿易坐令商貨輻輳成
帝都無外之景象哉況今野無青草黃埃蔽天
救荒之術莫如通商平糴儻商賈受此重
徵疊稅寧不益高其價或轉之他鄉乎價
益高而搶奪之風勢所必至各商聞風畏
避則閉糴之令實自上始臣等巡方之吏

入境叅不肖有司疏

題爲叅劾不職有司以肅吏治事竊惟察吏
安民按臣專責也順天四郡欽差已經二
載吏治日汙民生日困臣有慨于中久矣
奉
命于役忽餘四月因協理京察未得巡歷各郡
邑乃各官治行日夜咨詢凡文移之所叅
伍輿論之所喧傳又合之于道府各官之
開報其間不肖者似不乏人第才或可觀

守或未定臣當隨地體訪不時叅論茲擇
其尤者得三人焉敢據實爲
皇上陳之訪得原任河間府東光縣知縣今改
應天府儒學教授俞思冲淫縱無忌秪恃
墻壁之堅怙惡不悛備極貪汙之狀臣初
官江右卽聞餘干之醜聲迄今二十餘年
愈見贓私之狼籍錢糧每兩加一馬價每
匹扣六所得約四千金朱永祿楊剪毛其
科歛之役也各役工食俱扣行差地畝贓

原缺第四二葉

加三千已千餘兩韓永高周秉經其過付之人也以京債爲利媒騙朱序班五百金而朱應和緣此破家荘一鳳緣此苛罰矣以絕產爲奇貨責王監生五十板而王邦義過付半千馬仲趙仕等餽送百兩矣紫國棟捞救弁屍而仰以死屍嚇詐兩日之對斷二百多金敢不獻與曲生員自整新房而平白登門索飲半夜之流連盃盤花幣靡不納也縱衙官之受詞而每月索長例百兩乘典史之姦捞而私衙共湿飲半年天下曾有此獸行乎三被考察久應削籍而輒調膏腴大地外察薄懲已屬漏網而翻得南京美缺

國家曾有此

功令乎況其候補長安廣開騙局恃丁選郎之同門得數千金之厚賄人所共唾筆不勝書此一官者到處張羅設網只思騙錢終朝醉酒迷花久拚破甑千萬家之怨氣

難消五六任之橐裝已滿所當照不謹例閑任者也保定府深澤縣知縣汪垣初膺民社不思振衣彈冠景逼桑榆急欲求田問舍徵解不務公平而入有加出有扣銀錢算及分文造手宋南坡等可問也詞狀不思清審而罪原告罰被告追比急如星火皂隸王子盛等可證也府庫四百餘金原以經殺胡爲盤入私槖而每事科罰補數高喜曾郝景祥等果何罪乎額編二百餘金原名支應胡爲先收自用而每行科派當官劉一堯孫成武等能無怨乎邑當偏僻扛夫壯丁槩從裁革似也乃空役之工食二百餘金作何着落法嚴保甲里長鄉書時加點卯似也迺不到之炭價三百餘兩作何支銷宗人往來頻數而騎馬之外又行折乾馬戶怨聲載道矣布帛取用太多而舖價不償又累店主商賈裹足不前矣至如春秋祭祀額銀百兩非乏也而

一槩白票取用攤及闔縣真同佛面剝金
又如書院號房諸生肄業其常也而一旦
賃居客人攙取租利可謂針頭削鐵此一
官者以日暮途遠之心為倒行逆施之計
錙銖必較臃腫難前茅任尚未深過或知
悔所當降調閑散以示懲創者也順天府
東安縣知縣張燮仕本爲貧心惟在得四
封不問令與自甲飢難相安日用白米不
應累民而毎某索要三四石以大斗入以

減價出宜曹明等之不敢靏販也衙用布
疋自有平價而毎行派取十餘疋既短其
值又遲其給宜張容吾等之幾致罷市也
接取家眷夫馬已派雇矣而派剩銀兩復
收入衙江棟李朝臣等不又啓相稽乎交
催富商鹽斤已派散矣而未及半月差人
苦追康用范希哲等不吞聲飲恨乎表侄
外甥帶充六房書辦飲酒宿娼誰能禁之
淸縣皆豺狼矣柴炭秫楷嚴行捕衙追送

指一科十誰其甚之沿村無雞犬矣見徵
錢糧重索加耗猶曰常例也乃帶徵舊逋
先追火耗是遵何例哉寄養馬匹科歛使
用猶曰陋規也乃七入和息問罪八名豈
非新規哉此一官者罷府原無可觀欲富
無乃太急數月無人告狀豈是刑清各鄉
無代入城非關撫衙即共初任潦倒重怨
非苛念其自首停經遽斥可惜所當姑容
攺教以全器使者也以上三臣任之久暫

懸殊贓之多寡亦異其為荒歲之螟螣而
嘉禾之狼莠則一也伏望
皇上勅下該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俞
思冲汪垣張燮分別議處庶仕路不致有
遺奸而災民亦少離湯火矣
萬曆四十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因旱陳言疏

題爲天旱地震三輔疊災懇乞
聖明急修常政以消異變事臣於春初因旱祈
免順永小稅伏蒙
皇上俯採閣部科臣之議
准與暫停一年凡此軍民莫不懽呼踴躍謂自
去冬
發帑濟邊之後再見此恤民
德意也所免僅貳萬餘金傳誦且百千餘里臣

等叨役地方感戴益復無量惟是中外仰
望實不止此臣巡歷昌密蓟永四道無不
以旱災環訴者遺蝗徧地飛塵蔽天翹首
遐觀強半赤土焦原眞有見綠草如瑞芝
而飲勺水若甘露也據天津易州等道屬
申報災荒無虗日較尤危苦臣等議賑濟
而庫無銀議捕蝗而倉無穀議鑿井而泉
源已竭民有以蝗療饑者蝗有無草自滅
者又聞運河枯竭舟楫不通不特西北無
收而東南之漕艘亦大可慮者臣等焦勞
無計正在彷徨乃密雲以地震告矣懷柔
以地震告矣五月二十二日丑時兩縣同
時震動聲若雷鳴此非小變也
陵京重鎭逼臨虜穴可不爲之寒心哉節奉
明旨竭誠祈禱臣等齋戒修省未見應驗自冬
而夏倏已將秋縱從此大雨亦已過時收
穫必且淡薄况有不可取必者乎夫
皇上者臣民之天也用人行政者

皇上之雨也天有常度地有常形
王者有常政各安其常而時和歲豐太平立刻
可致故臣不敢望天之雨粟雨珠也祈復
其五風十雨之常而已不敢望地之產金
產玉也祈復其資生持載之常而已不敢
望
皇上之家賜人資
特恩異數也祈復其朝奏夕下之常而已試思
十數年來

朝堂之上鬱勃已極占晴度雨聊無影響若
大夫絕無春榮夏茂之態而蕭索如秋閉
塞如冬昔人所憂密雲不雨終風且暴者
奈何當
聖明之世而有此景象哉是民間之旱也僅一
三年或三數處而
朝堂之旱固已久矣廣矣
東宮輟講而學海之文瀾未沕
長孫不就傅而蒙泉之涵養未充山林廢棄

者歎河清之難俟而懟直纍臣尚欠枯手
涸轍考選候取者嗟井渫之不食而起復
候補亦未還其斗升軍政拾遺數年不點
而戚臣若鄭養性等父死未期倖蹐極品
矣部院大僚久缺不補而庸劣如吳道南
者百彈不去妄想腰玉定入至如熱審之踰
定期
詔獄之多淹禁凡此皆旱之徵也年復一年日
甚一日寧不上干天和下動地脉哉用傅
說作甘霖烹弘羊天乃雨非虛妄也伏讀
聖旨慨然以法古勤政宣鬱導和爲已任洋洋
聖謨直洞達天人感召之機析矣臣以爲復
皇上初年之勵精即古之勤政何以加焉
發部院推補之章奏即天地之太和可嘿召焉
常政舉而異災消人心悅而天意得縱爲
後時之雨露頓沃數載之焦枯易稱先天
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者于是乎在固
非若停秋之小損于金錢而

發帑之大破夫常格也
皇上何所遲疑而不沛然若江河之決乎臣敬
與
畿輔小民拭目望之臣目擊災傷不敢隱諱
于冒
宸嚴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
萬曆四十五年六月初七日

保河奇災會疏

題爲畿南疊羅奇災窮民顛危可憫懇乞
天恩大賜蠲賑以解倒懸以消亂萌事臣惟天
災流行何方蔑有未有如
畿南三四年來旱蝗疊見至今日而益甚者
也近惟四十三年大旱催臣山東幸
皇上發米十萬石賑救之凡今日孑遺之民皆
君恩之所留也次年春夏又旱二麥一顆一粒
不收者十之八九秋禾稍稍暢茂却被蝗

蝻蠶食幾盡小民望今年天麥之熟不啻
以日爲歲誰料天不悔禍災沴相尋未已
乎去年三冬無雪自春徂夏五月不雨蘊
隆蟲蟲如惔如焚河水短少溪澗斷流直
是赤地千里比前酷烈更甚矣臣等方雲
漢之是憂而飛蝗突生適與之會整若行
陣疾若風雨所過殘踐不盡不休誰其尸
之羽孽與旱[illegible]虐昊天上帝似乎
有意以降譴[illegible]六月十三纔得透雨

巳爲後時卽今煢煢小民餓者餓逃者逃
二東奇禍轉眼可見此時此際欲勸輸而
閭閻懸罄矣欲議賑而倉庫若洗矣諺云
巧婦不能作無麪湯餅臣等又安能神輸
鬼運以活此百萬涸鮒計惟有哀號
皇上速沛
浩蕩之恩而已一切恤災事宜謹會同巡撫保
定右副都御史王紀開列上
請伏乞

勅下戶部再加查議覆
請行臣等遵照施行謹題請
旨

計開

一曰發帑金邇來
內帑之
請臣子諱言亦淺之乎窺
皇上矣不嘗以中州大饑發三十萬山東大饑
發[illegible]況三輔根本重[illegible]

非二省比嗷嗷待哺之民不下
百萬何忍令其顛覆溝壑竊謂
欲急救民命非十萬金不可夫
十萬金較之今之所賚分之
則無幾保河二府計未及半
皇上自爲根本計誠必不惜此阿堵矣不然愁
怨之民心一散急難收拾環林
大盜有不爲大盜積者乎孰若
普散之爲愈也伏候
聖裁

一曰發倉米
畿南饑饉薦臻民不聊生久矣頃復遭此奇
災家家懸釜待炊斷非升斗之
水所能活也前歲
皇上曾發米十萬石一半賑濟一半平糶今歲
之災更甚於前臣等亦不敢望
之大賚只如前歲發臨德二倉
十萬石盡爲賑濟足矣此一米
也以
朝廷視之直滄海涓滴耳而散之民間粒粒皆
續命之金丹也豈其有愛焉伏
候
聖裁
一曰留監稅夫榷稅筭及雞豚是乎
實之法也臣等甚爲
國體惜罷之是矣惟是今年已徵在官者計
一年不過四萬三百餘兩半屬

類解
內帑長物也查保河二府僅二萬金
進之祗益朽蠹留之足起溝瘠輕重已自較
然況就於民者還散之民寧獨
全活饑莩抑且立收美名何惜
此錙銖而戀不忍割也臣等竊
謂留之便伏候
聖裁
一曰急罷停大帶徵之法從來已久

況當九邊呼庚之時臣等何敢
輕議蠲停然實非所論於
畿南也竒災之後更有竒災嗷嗷饑民卽本
年京邊尚且鬻妻賣子難完若
併責之九年帶徵縱敲骨吸髓
必不能完徒有驅之死且逃耳
至於死且逃將併本年見徵亦
悉化爲烏有其爲利焉今無將
四十年以前帶徵盡爲蠲免四

十年以後帶徵暫爲停徵俟明
年大熟仍照舊帶徵庶
國賦民命兩不相妨計無便於此者伏候
聖裁
萬曆四十五年七月十二日

覆勘三郡災傷并懇免新增草場租銀屯
丁差銀疏
題爲覆勘三輔災傷事奉都察院勘劄准戶
部咨該巡撫保定右副都御史王紀題稱
保河二府各被災傷緣由相應據揭照例
行勘等因又奉本院勘劄准戶部咨該巡
撫順天右僉都御史劉曰梧題稱順天所
災傷已經奉
旨又准保定撫臣王　題稱

畿南夏秋疊災緣由合咨轉行直隸按屯御
史備查各府所屬先後各報災地方卽委
廉能正官俱照本部原題則例要見某處
被災幾分某處無災某處災輕某處災重
逐一查勘的實作何拯救明白具
奏以憑覆
請定奪等因移咨備劄前來俱依奉案行天津
等道選委隔別廉能正官親詣各被災地
方沿坵履畝逐一踏勘明白議報去後今

據天津道兵備按察使景昉呈報夏災據
河間府行據興濟等縣知縣許安遜等隔
別各勘得滄州興濟靜海青縣四州縣各
被災十分見徵起運錢糧例不蠲免存留
例免七分庫內無銀可抵又據鹽山縣知
縣王會圖勘得慶雲縣被災九分五釐滄
州知州李騰蛟等勘得鹽山南皮阜城三
縣各被災九分以上四縣見徵起運例不
蠲免存留例免六分庫內無銀抵補又據

任丘等縣知縣崔鉠等勘得河間肅寧景
州寧津任丘故城六州縣各被災八分見
年起運例難議蠲存留例免五分庫內並
無別項銀兩抵補又據獻縣知縣陳伯龍
等勘得交河吳橋東光三縣各被災七分
見年起運例難議蠲存留例免四分內東
光縣查有支剩迎送民壯等銀可抵餘聽
各縣陸續處補又據河間縣知縣呂下問
等各勘得大同中屯衛被災十分應照災

重例每石折銀三錢共折銀五兩二錢
分零瀋陽中屯衛被災十分應照災重例
每石折銀三錢共折銀五兩七錢九分零
天津衛天津左右二衛并滄州守禦千戶
所各被災十分河間衛被災九分各衛原
無起解夏麥錢糧無憑議折似應賑恤又
勘得彭城衛被災十分舊例永折每石四
錢今應比例每石減去一錢止徵三錢等
因又據易州道兵備按察使解經邦呈報

夏災據保定府呈稱行據祁州知州宋應
發等隔別各勘得安州慶都深澤三州縣
各被災七分例免存留銀四分博野縣知
縣徐遵宗等勘得祁州定興新安三州縣
各被災六分例免存留銀三分定興縣知
縣陳大舜等勘得易州唐縣淶水博野清
苑雄縣完縣新城容城束鹿十州縣各被
災五分例免存留銀二分又據清苑等縣
知縣張天顏等勘得保定左衛坐落慶都

縣屯地被災七分唐苑被災五分清苑縣
完縣各被災四分保定右衛坐落清苑縣
被災四分保定中衛坐落清苑完縣各被
災四分保定前衛坐落清苑縣被災四分
安州被災七分保定後衛坐落新城縣被
災三分清苑縣被災四分定興縣被災六
分茂山衛坐落清苑縣被災四分以上各
衛本色屯糧俱奉文改折歸順條鞭徵銀
紫荆守禦千戶所復改順徵本色但坐落

地方不成災傷無容議折等因又據霸州
道兵備按察使孟成已呈報夏秋二災據
固安縣知縣田生芝勘得永清縣被災七
分以上起運錢糧難以蠲免存留鹽鈔銀
八十五兩五錢零例應蠲免又據霸州知
州孫日殺勘得文安縣被災七分見年進
宮子粒京邊等項錢糧例不蠲停節年未完
合俟豐年帶徵其官地糧銀宜從減免之
例以前逋負一併停徵又勘得大城縣被

災七分八釐見年錢糧勢難稽遲合將四
十三年以前未完俟豐年照例帶徵官地
錢糧原係備荒尤宜減折節年拖欠合行
蠲除又據楊村管河通判王照勘得東安
縣被災七分本年進
宮銀兩并京邊起運等項錢糧例不蠲停其
給爵備邊充餉并節年拖欠站銀等項合
無俯賜
題蠲又據涿州知州左之似等勘得保定縣

被災六分九釐京邊錢糧例不蠲免惟節
年帶徵俯賜停緩又勘得良鄉縣被災六
分見年起運例所不免帶徵自三十九年
起至四十二年止容俟豐年帶徵又勘得
興州中屯衛地坐落房山縣被災六分合
將三十九年以後拖欠錢糧俟豐年徵解
見年本色屯糧照例折徵又勘得武清縣
被災六分起運京邊及進
宮等項銀兩似難議蠲本年存留鹽鈔料[illegible]

備邊備荒給爵并牧馬草場等銀俱係豐
年帶徵節年拖欠稅銀馬草牧地增銀等
項合無俯賜題
請蠲免又據固安縣知縣田生芝等勘得涿州
被災五分以上起運錢糧例不蠲免請從
緩徵其帶徵未完各項錢糧通係豐年徵
解又勘得大興縣被災五分以上京邊起
運例不蠲免節年帶徵合無酌量停緩又
勘得鄉縣被災五分京邊等銀難以蠲免

例免存留銀兩合係豐年帶徵又據涿州
知州左之似等勘得固安縣被災四分以
上例免存留銀見有庫貯支剩銀兩抵補
又勘得房山縣被災四分以上其蠲免止
有存留馬草銀六十四兩二錢存留鹽鈔
銀二十五兩零支剩稅糧銀三十兩零其
節年帶徵銀兩似當停緩又勘得霸州被
災四分六釐見徵錢糧例難議蠲惟四十
三年以前帶徵未完合暫停緩再查該州

牧馬草場地成災五分九釐應照四十年
災傷例折徵銀七百五十二兩零係豐年
再照原額起科等因又據薊州道兵備右
叅政高邦佐呈稱夏秋二災據玉田縣知
縣胡大臣勘得薊州被旱災四分水災四
分存留銀各例免一分其起運京邊例不
蠲免惟照營子粒係解太僕寺金鼓旗纛
之用合准量免又勘得玉田縣被災五分
起運進

官等銀例難停緩存留銀例免二分查有庫
貯官銀可抵再照二州縣牧地草場一地
二賦民力難輸況今旱澇頻仍即正供尚
不能完又何恐敲撲額外之徵合無俯賜
題豁查照原額徵解又勘得薊州衛被災五
分鎮朔衛營州右屯衛各被災四分原無
蠲免之例應照三十五年事例屯糧米豆
照數折徵等因又據密雲道兵備副使喻
安性呈報夏秋二災據寶坻縣知縣王則

古勘得通州被災七分見徵起運錢糧例
不蠲免存留例免四分本年徵解密雲龍
慶倉民運黑豆合照例折價其四十四年
逋負并帶徵黑豆自三十九年起至四十
三年止合請蠲停又據通州知州俞孔震
勘得三河縣被災五分京邊錢糧勢難停
緩惟于秋等銀并歷年舊逋暫行停緩見
徵黑豆合請折徵又據三河縣知縣張所
蘊勘得寶坻縣被災五分起運進

宮錢糧例難停緩惟節年拖欠馬房子粒加
增銀共二萬四千九百四十六兩零應請
蠲免一半餘俟豐年帶徵又節年勳邊錢
糧合請暫緩其本年備邊給爵銀兩量徵
五分餘俟明年徵解馬房子粒加增租銀
合請蠲免并黑豆照例本折兼徵又據各
官勘得通州左右定邊神武中四衛各被
災七分正供錢糧無可蠲免惟應徵米豆
合照例折徵并舊欠屯糧暫行停緩與州

後營州後二衛各被災五分停緩蠲折合
與三河縣一體照行梁城所被災六分進
宮錢糧例難停緩合將備邊銀兩先徵一半
餘俟來秋併徵其屯糧米豆照例折徵等
因又據天津道續報秋災據河間府呈稱
行據青縣知縣楊應謙等勘得靜海縣青
縣各被災十分秋糧馬草併進
宮銀兩俱例不蠲停其給爵備邊備荒充餉
四項例應停徵存留糧草銀例免七分庫

內無銀抵補滄州知州李騰蛟等各勘得
慶雲興濟滄州景州南皮吳橋六州縣各
被災十分起運秋糧馬草俱例不蠲免存
留糧草銀例免七分各庫並無銀兩抵補
以上共八州縣罹災最重僅免涓滴存留
不足以救災黎之困苦合將見徵起運錢
糧暫行停緩俟來歲麥熟徵解其節年帶
徵錢糧自四十年以前者盡行蠲免四十
年以後者俱俟豐年帶徵又據滄州知州

李騰蛟等各勘得鹽山故城阜城寧津東
光五縣各被災九分起運秋糧馬草俱例
不蠲免存留糧草銀例免六分庫內俱無
銀可抵又據任丘縣知縣霍鍈等各勘得
河間交河二縣各被災八分起運京邊錢
糧例不蠲免存留糧草銀例免五分庫內
並無別項銀兩抵補又勘得任丘縣被災
七分起運秋糧馬草等銀例不蠲免存留
銀例免四分庫內無銀充抵又據靜海縣

知縣李從謙等各勘得天津衛天津左右
二衛各被災十分河間衛被災九分瀋陽
中屯衛滄州守禦千戶所俱被災八分以
上各應徵屯糧米豆照例每石折銀三錢
又據河間縣知縣呂下問勘得大同中屯
衛被災七分九釐應照例每石折銀三錢
五分又勘得彭城衛被災十分舊例每石
永折銀四錢今年夏秋俱災合照四十一
年四十三年災重事例每石減折銀三錢

以上計八州縣衛所被災均重除見徵起
運錢糧照舊徵解其四十年以前者盡行
蠲免四十年以後者亦俟豐年帶徵等因
各呈詳到道覆詳相同各轉呈到臣據此
除被災稍輕各州縣衛所及勘不成災者
不敢槩論外看得順保河三府為
畿輔重地連年薦災民不聊生久矣不意去
冬無雪春夏亢暘二麥無收秋復苦潦不
獨都人士所共歎息實

皇上所深知也夏災稍分輕重三郡所同而夏
秋俱災則河間為甚順天次之煢煢孑遺
莫延殘喘惟有死與徙耳臣自去冬祈雪
迄今巡歷各郡將一年矣所過地方日惟
疾苦悲號之赴訴流離饑殣之載塗真有
耳不忍聞目不忍見者邇茲凶慘殊為痛
心將逼冬春不知作何狀也所有應蠲免
應停徵帶徵折徵等項既經各道委官查
勘明實逐一議妥呈詳前來相應准從然

起運之銀議蠲既無例存留之銀抵補又
無術議賑濟賛術則倉庫節年搜括畧盡
臣等非不措贖借糴百計設處安能以升
斗之凋救數千里之枯槁乎雖文移往復
經月經時不過紙上之空文耳臣於七月
中曾會疏懇
請如發帑金發存留鹽稅急蠲停門欵候
旨數月
天聽愈高然反覆思維不敢不再申前說其順

天一府近在
輦轂之下奔走服役勞若較他郡何啻數倍
而重徵疊收靡所控訴臣姑以兩事
請蠲 一曰新增草場租銀則薊州玉田寶坻武
清東安五州縣剝膚之害也五州縣草地
原額解部銀四萬餘兩每遇荒年尚多逋
負突被奸民何大貴捏報隱占內監王昇
一槩加增共徵解監銀一萬六千餘兩扛
解鋪墊又加派不貲夫一地兩稅民安能

供試查十餘年來解監若十之五六解部
者遂欠十之五六虧部額而解之
宮中損急需而積之無用節經撫按屯差諸
臣言之甚悉則新增之不如照舊甚明也
合無下部查議自今以後明蠲解監之租
務完解部之額其有新墾應起科者併查
徵解部庶幾五屬軍民免致牽纏拘擾死
徙相望矣一曰新增屯丁差銀則附京七
十二衛及武清香河漷縣東安永清固安

涿州良鄉通州順義三河等十一州縣癬
疥之疾也屯丁艱苦向來無差銀名色突
自奸弁徐清等捏報橫徵內監張燁亦知
難措題減至今見徵三千三百餘兩一半
進
宮一半解部夫三千餘金爲額幾何而欲七
十二衛軍丁之嗟怨勤十一州縣官吏之
催科其急宜報罷甚明也合無下部查議
永爲蠲豁上不過損其所本無而下免展

轉科派之苦所利賴者廣矣當此天災流
行之時急宜爲收拾人心之計在順天一
郡誠無有急於此兩者至於河間保定之
稅論額徵雖有二萬之數而本年災荒收
不及額分解
內帑不過朽蠹之長物留賑民間實爲續命
之靈丹近見奸役冒支動逾數萬與其乾
沒于棍徒孰若均沾于萬姓哉河間一路
水陸衝疲驛遞支應急如星火進鮮各差

橫索殊狠較之起運錢糧尤爲喫緊目今
官逃吏竄夫散馬倒業已不成光景區區
一二萬金尚不足救倒懸之苦則夫發帑
發倉與六蠲停等項在
皇上定能
大沛恩澤寧俟臣言之畢哉伏祈
俯念重地不堪疊災饑民不能久待速
命該部將河間所屬十七州縣順天所屬十八
州縣保定所屬十六州縣查照各道臣勘
報分數分別蠲停其各衛所屯糧照例折
徵并將臣等會疏四款議覆以救保河之
災將臣今疏二款議覆以救順天之災子
遺幸甚臣等幸甚謹題請
旨
萬曆四十五年十一月初六日